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ZFV5/66

七六・經部・詩類

三家詩補遺三卷　〔清〕阮　元撰……一
三家詩遺説考　〔清〕陳壽祺撰　〔清〕陳喬樅述
魯詩遺説考六卷叙録一卷　齊詩遺説考四卷叙録一卷　韓詩遺説考五卷叙録一卷附録一卷補遺一卷……四一
三家詩遺説八卷補一卷　〔清〕馮登府撰……七四七

三家詩補遺

〔清〕阮元撰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儀徵李氏刻崇惠堂叢書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七八毫米寬一二三六毫米

阮氏三家詩補遺

儀徵李氏崇惠堂刊

阮氏三家詩補遺敘

三家詩亡後宋王氏詩攷始据羣書所徵引者裒輯之其不知屬某家者列爲異字異義近人范家相復有拾遺三卷繼之者則丁晏三家詩補注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陳喬樅三家詩遺說攷范丁分別家數略依王氏原書馮則概言三家亦自矜愼惟陳鉤稽子史各述師承最爲治經家所推重阮氏撰此書時僅引范氏拾遺其餘諸家晚出未見故去取頗有異同偶取陳書校之如陳書敘録齊詩据儒林傳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師丹受詩匡衡以班固入齊詩而此則列入魯詩按詩烈祖正義引五經異義云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則匡衡亦未嘗不兼通魯詩且固撰漢書藝文志有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之語則固又明明推重魯詩者知阮說不爲無本矣藝文志敘次詩家曰魯齊韓韓詩後亡故宋以前羣書所引者皆有明文又有外傳爲之左驗齊魯亡獨早言三家者僅據其傳授推之不知兩漢經師惟列傳儒林者其學皆有家法自餘諸人早晚皆有出入如班氏學出齊師而白虎通又雜采三家之說漢志又云魯最近之則其學無專師略可攷見阮氏列固于魯詩顯有志文可據亦勝于憑空肊度者陳書又据鹽鐵論以兔罝爲刺義與魯韓毛異以鳴雁爲鳴鴈文與魯韓毛異以出車爲周宣王詩與班固匈奴傳合遂以次公爲齊詩家按鹽鐵論取下篇云是以有履畝

之稅碩鼠之詩作也以履畝碩鼠爲一事與潛夫論履畝稅而碩鼠作之說合陳氏旣以節信爲魯詩又出次公爲齊詩析而二之未見有合阮氏桓王并入魯詩是也大抵三家之中魯詩最古羣書引三家義祇韓詩直引其文其餘二家僅憑推測不可爲據余嘗謂輯三家詩凡不知爲某家者皆當括于魯詩以魯詩爲初祖故也今阮氏正是此意庶無騎牆之病至于鄭氏禮注凡說詩義多與詩箋不同鄭志荅炅模以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是鄭氏初學三家詩本有明證但其孰爲魯孰爲齊則不可辨陳書均并入齊詩未免肊斷阮氏僅略採數事入齊較有抉擇固非不備也樸園繼父成書本阮氏再傳弟子所撰遺說攷皆阮氏爲之先河特阮書未經刊行故讀者昧其沆瀣耳余從京師廠肆得阮氏手稾三卷朱墨鉤乙或閒附紙簽大題下無結銜有阮元伯元父印六字朱文記以平日所見題跋證之葢六十以後之作李君洛才見而愛之且重其爲鄉先達也適刊崇惠堂叢書取爲弁冕因屬余主校勘排比謄錄旬日凡三復故得論次其得失如此長沙葉德輝敘

長沙歐陽熙耤刊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譔

魯詩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列女傳湯妃有㜪篇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鹽鐵論執務篇

葛蕈蔡邕協和笙賦葛蕈恐其先時　蕈毛作覃釋文覃本亦作蕈案儀禮鄉飲酒禮注燕禮注禮記緇衣釋文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並作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白虎通嫁娶篇

我馬虺穨蔡邕述行賦我馬虺穨以玄黃　穨毛作隤案爾雅釋詁亦作虺穨說文作瘣穨玉篇作虺隤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以言慕遠世也淮南俶眞訓

宜爾子孫

文王十子伯邑攷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者能之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于道也列女傳楚接輿妻篇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說苑復恩篇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辨毛作游

不可求思言以禮自防人莫敢犯列女傳阿谷處女篇

惄焉旦飢蔡邕青衣賦毛作惄如調飢

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列女傳周南之妻篇　詩異字異義　毀毛作燬案毀是燬之省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說苑襍事三

被之童童禮記注毛作僮僮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一既覯止我心則悅說苑君道篇下云詩之言好善道之甚也

公侯之宮

廟寢總謂之宮蔡邕獨斷

勿劃蔡中郎集　劃毛作翦案蔡邕劉鎮南碑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劃我賴其楨則作勿劃與韓同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白虎通封公侯篇又見巡狩篇

言召公述職親說駕于野樹之下也白虎通巡狩篇

召伯舍于甘棠之下為妨農務之業鹽鐵論授時篇

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說苑貴德篇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並引此注

一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賈子禮篇

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周官疏引韓魯說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雖速我獄亦不女從

言夫婦之禮不備足也列女傳召南申女篇

柏舟

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潛夫論斷訟篇

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列女傳衛宣夫人篇又衛宗二順篇　詩異字異義　非毛作匪案說文匪一曰非也今本列女傳仍作匪德輝案詩攷引無注

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于齊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困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詩也列女傳衛宣夫人篇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已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漢書劉向本傳

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說苑立節篇又見節士篇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善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

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新序節士篇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賈子容經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漢書說苑至公篇
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漢書劉向傳封事
遘閔既多漢書敘傳遘毛作覯案遘覯通釋文云覯本或作遘楚辭章句引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不及已作弗及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畜毛作勗案畜勗古通
君子謂定姜爲慈母過而之厚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列女傳衛宣公姜篇毛無兮字无作無
母氏聖善列女傳孫叔敖母篇
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說苑異義詩異字遙遙毛作悠悠案爾雅釋詁悠遠也廣雅釋訓遙遙遠也
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說苑辨物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說苑雜言篇
匏有苦葉楚辭劉向九歎匏毛作匏案匏匏字隸變字同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鹽鐵論結和篇雝雝毛作雝雝鴈毛作雁憲彈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士如歸妻迨冰未判判毛作泮
嫁娶必以春何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白虎通嫁娶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故苟有大美可尙于世則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爲累乎潛夫論論榮篇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列女傳晉趙衰妻篇又楚昭越姬篇又息君夫人篇
趙姬曰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列女傳趙姬篇
薄送我畿
薄送我畿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白虎通嫁娶篇
譏爾新婚不我屑以列女傳晉趙衰妻篇譏毛作燕婚毛作昏義並同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說苑至公篇
胡爲乎中路列女傳黎莊夫人篇詩異字異義路毛作露案釋名路露也人所踐蹈而露見也路本訓露故从省而作路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說苑政理篇
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于物也說苑修文篇
東兮東兮高士奇天祿識餘曰魯詩東兮東兮申公曰東兮官名耻居亂邦故自呼而歎曰東兮東兮汝

乃白晝而舞於此乎　東毛作簡案簡東異字同
音假是用大諫左傳及高堂隆傳作簡可以類證

毛作沸

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傳魯二　師母傳齊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姊尊妹卑其禮異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夫令與我興而一命自天降之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已然 潛夫論論榮篇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新序節士篇

其虛其徐

其虛其徐虛徐狐疑也 文選幽通賦注　惠定宇曰蓋三家之詩也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　異義

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傳楚處莊姪篇　毛作其霏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說苑辨物篇　乎毛作於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　洋毛作瀰案玉篇洋亦瀰字顏師古訓爲洋洋謂邶風無此文非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衞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朔與壽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于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 新序節士篇

髧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靡他 列女傳孝平王后篇　惟毛作維

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天帝言其德當神明 周官注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傳齊桓衞姬篇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水昏而栽築卽營室也 蔡邕月令問答引詩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傳陳寡孝婦篇　潛夫論德化篇

螮蝀在東 螮毛作蝃

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而見于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 蔡邕月令章句見藝文類聚二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列女傳　兮毛作也案此與韓同

言變色隕命也 列女傳陳女夏姬篇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列女傳衞二亂女篇

人而亡儀 漢書五行志　亡毛作無案亡無古今字漢書無皆作亡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說苑雜言篇

人而無禮不死胡俟 列女傳趙悼倡后篇　禮毛作止俟毛作何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此妻諫夫之詩也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辱共之 白虎通諫諍篇

王應麟曰亦齊魯韓之說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新序刺奢篇

何不遄死史記商君傳　詩異字異義何毛作胡案胡何同義

素絲紕之

譬猶染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也大戴禮注　初學記引魯詩傳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與毛作予　列女傳鄒孟母篇作予

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生子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論衡無形篇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為墓閒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為衒鬻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列女傳鄒孟母篇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機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于禍患也何以異于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于修德不為竊盜則為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為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列女傳鄒孟母篇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列女傳陶答子妻篇又魯公乘姒篇

綠薄猗猗釋文引石經　薄毛作竹案此漢石經也蔡所書皆是魯詩

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說苑建本篇　列女傳班婕好篇　斐毛作匪瑳毛作磋

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如琢如磨此之謂也說苑建本篇

考盤在澗漢書敘傳　盤毛作槃案說文盤槃同字

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列女傳　詩異字異義　絅毛作褧案褧褧襌也玉藻禪為絅絅褧本通中庸亦作絅釋文本作顈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列女傳齊傅母篇

覃公惟私白虎通名號篇又宗族篇兩引作覃　詩異字異義　覃毛作譚惟作維案譚姓當作鄿覃是省字儀禮經傳通解引郭注爾雅亦作覃惟維同

君子尊其君得稱爲公詩覃公惟私覃子也 白虎通名號篇

領如蜻蠐 蔡邕青衣賦 蠐毛作蝤蜻案蜻是假字當作蝤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其君者謂女君也 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抱布貿絲

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抱布貿絲而已 鹽鐵論錯幣篇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履毛作體

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禮記坊記注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傳魯宣繆姜篇

女也不爽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芄蘭之枝童子佩觿 說苑 說文同 詩異字異義 枝毛作支案說文枝木別生條也徐曰本作支故曰別生會意詩本支百世左氏傳作枝博雅日甲乙爲幹寅卯爲枝卽干支也漢楊雄傳支葉扶疏卽枝葉皆以枝爲支

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云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能行者也 說苑修文篇

河廣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鹽鐵論執務篇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賈子禮篇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說苑奉使篇 列女傳魯漆室女篇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新序節士篇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列女傳魯漆室女篇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說苑 又見列女傳魯莊哀姜篇

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說苑建本篇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 白虎通崩薨篇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乃作詩 列女傳息君夫人篇

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列女傳梁寡高行篇 皎毛作皦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善御之謂也 新序雜事五

彼己之子舍命不渝 新序義勇篇 列女傳梁節姑姊篇 又楚成鄭瞀篇 己毛作其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新序節士篇已毛作其
琴瑟任御
大夫士琴瑟御 白虎通禮樂篇引詩傳
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白虎通衣裳篇列女傳楚白貞姬篇又見張湯母篇
擇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婦人之事唱而後和 列女傳魯公乘姒篇
褰裳涉溱 白虎通衣裳篇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鄭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鄭詩出其東門
云云 漢書地理志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
願兮 說苑尊賢篇
方灌灌兮 漢書地理志毛作渙渙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方秉菅兮 漢書地理志菅毛作蕑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恂盱且樂 漢書地理志毛作詢訏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篇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娶毛作取
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遠恥防淫
佚也 白虎通嫁娶篇
婚必由媒交接設介紹所以養廉恥 士昏禮注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勞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
維莠驕驕 鹽鐵論未通篇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射勝者發近而制遠其兵短而寬長故可以戒難戒不
虞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篇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石經魯詩殘碑列女傳魯秋潔婦篇惟毛作維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傳魯寡陶篇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列女傳魯臧孫母篇
不稼不嗇 隸釋魯詩殘碑嗇毛作穡案穡古省作嗇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鄭云嗇同穡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嗇盤庚服田力穡漢成帝詔作嗇古皆省穡作嗇德輝案見詩攷
不素飡兮 飡毛作餐潛夫論作餐

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飡兮無功而食祿不爲也 列女傳齊田稷母篇
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飡人之祿故曰素飡 論衡量知篇
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先有意其所有事然
後敢食穀詩曰不素飡兮此之謂也 說苑修文篇
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
祿者也 潛夫論三式篇
寘諸河之側 漢書地理志諸毛作之案諸之義同鄭注禮中庸引此詩首章作寘諸河之干
欿欿伐輪兮 石經魯詩殘碑欿毛作坎案欿即坎字說文坎陷也故从欿京房易坎本作欿古今字德輝案見詩攷
碩鼠

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鹽鐵論取下篇

履畝稅而碩鼠作潛夫論班祿篇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新序雜事五毛第二句作樂土樂土汝作女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白虎通諫諍篇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新序節士篇毛第二句作樂郊樂郊汝作女

无已太康職思其憂列女傳密唐公母篇无毛作無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楚子發之母曰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于上雖有得勝非其術也列女傳楚子發母篇

它人是媮漢書張衡傳　地理志　它毛作他媮毛作愉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胡不日鼓瑟石經魯詩殘碑　胡毛作何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石經魯詩殘碑　胡毛作何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說苑　碩毛作實石經作實大且篤與毛同

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說苑立節篇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鹽鐵論執務篇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蔡中郎集釋誨

采苓

背宗族而采苓怨潛夫論班祿篇一本采苓作采蘽

車轔

四載漢書地理志　此二條王氏列韓詩轔毛作鄰四載毛作駟鐵案傳鄰鄰衆車聲說文轔車聲五經文字云轔詩本作鄰釋文鄰本亦作隣又作轔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並作有車轔轔四載說文作四鐵載省字也

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漢書地理志

四載美襄公田狩也漢書地理志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列女傳齊孤逐女篇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列女傳漢馮昭儀篇

在其板屋

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曰在其板屋漢書地理志

愔愔良人秩秩德音列女傳楚於陵妻篇　詩異字異義　愔愔毛作厭厭案愔厭通

如可贖也人百其身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　也毛作兮

菀彼北林周禮函人注　菀毛作鬱

鴪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說苑奉使篇　鴪毛作鴥

與子皆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　皆毛作偕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

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列女傳秦穆公姬篇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亡毛作無案亡無古今文

周武王妻胡公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漢書地理志

東門之枌

陳俗巫鬼故其詩云云漢書地理志

市也婆娑潛夫論浮侈篇

婆娑舞也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祀神也後漢書王符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列女傳楚老萊妻篇　療毛作樂案韓詩外傳亦作療韓魯同也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列女傳晉文齊姜篇　韓詩外傳同　詩異字異義　寤毛作晤案說文晤欲明也寤覺也晤寤義相近邶風寤辟有摽說文引寤作晤　孟姜毛作淑姬

彼美淑姬可與寤言列女傳魯黔婁妻篇　寤毛作晤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列女傳陳辯女篇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列女傳陳辯女篇

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列女傳陳辯女篇

羔裘

檜在河汾之閒其君驕貪吝嗇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時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列女傳齊杞梁妻篇　毛句末皆有兮字案通章皆用兮字毛本爲正

匪風

匪風冀君先敎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誰能烹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說苑善說篇　孰毛作誰案誰孰義同

荷戈與綴綴毛作祋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注不引注

荷戈與綴綴表也所表行列也禮記樂記注　孔疏齊魯韓詩也釋文同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

鵜鶘污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污其翼爲才禮記表記注　王應麟曰詩禮注不同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說苑反質篇引上四句　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尸毛作鳲案尸是正字漢書龔宣傳荀子勸學篇同釋文云本亦作尸當指魯說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引注不全

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自深結其意于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不離內質矣（說苑反質篇）

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之篤用也（潛夫論交際篇）

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詮言訓　也毛俱作兮）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戴鵀戴勝鳥也（淮南時則訓）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列女傳楚昭貞姜篇）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衞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奔晉晉侯使郤犫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列女傳魏芒慈母篇）

其弁伊綦（綦毛作騏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其弁伊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周禮弁師注）

七月

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後漢書王符傳）

無衣無褐（蔡邕九惟文）

四之日舉止（漢書食貨志　止毛作趾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獻肩于公（周禮注　肩毛作豜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漢書食貨志　曰作聿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入于邑詩云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漢書食貨志）

十月穫稻

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蔡邕明堂月令）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及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鹽鐵論散不足篇）

稱彼兕觵受福無疆（觵毛作觥受福毛作萬壽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注不引注）

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于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觵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禮記月令注）

鴟鴞

武王崩周公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於衞封微子於宋盟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周公

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 史記魯世家

殷斯勤斯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　殷毛作恩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白虎通巡狩篇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潛夫論明忠篇

狼跋其胡載躓其尾 鹽鐵論鍼石篇　躓毛作疐

鹿鳴

忽養賢而鹿鳴思 潛夫論班祿篇

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

彈絃諷諫 文選長笛賦注引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 蔡邕周巨勝碑銘

周道郁夷 漢書地理志　郁夷毛作倭遲案師古謂韓詩作郁夷字者誤也韓作威夷今定爲魯詩蓋司馬遷班固皆習魯詩也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驒驒駱馬 漢書敘傳注　驒驒毛作嘽嘽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養今迫促不得養也 潛夫論愛日篇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 說苑奉使篇　列女傳晉文齊姜篇　毛作駪駪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又入異字異義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 毛作咨謀　說苑貴德篇引下二句亦作咨謀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以言人之有所務也 淮南修務篇

棠棣之華 蔡邕姜伯淮碑　棠毛作常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言死可畏之事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列女傳聶政姊篇

昆弟孔懷 蔡邕胡棣碑　昆毛作兄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列女傳齊傷槐女篇

伐木

周德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 後漢書注引蔡邕正交論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潛夫論德化篇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淮南泰族訓

天祿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潛夫論愼微篇　祿毛作保亶毛作單胡毛作何案下文云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則祿當作保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曰誡玁狁孔急 誡毛作戒急毛作棘

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 漢書匈奴傳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之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 白虎通三軍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饑毛作飢莫之作莫知案莫之之字誤

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撫老母也 鹽鐵論備胡篇

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出輿彭彭又見史記匈奴傳　詩異字異義　輿毛作車案古車輿並通易含車而徒鄭注作輿大有大車以載蜀才本作輿詩我出我車荀子作輿此以輿爲車之證論語夫執輿者爲誰漢石經作車孟子十二月輿梁成甫田詩延作車以其乘輿太平御覽作車剝君子得輿董遇作車此以車爲輿之證

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 漢書匈奴傳　范家相曰采薇出車馬班互異蓋皆本於三家之說耳

玁狁于攘 攘毛作襄

玁狁于攘非貪土地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 潛夫論救邊篇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鹽鐵論論誹篇　列女傳齊威虞姬篇引下二句

檀車幝幝 范氏引石經　毛作幝幝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說苑辨物篇

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 讌毛作燕案讌是本字

言尊賓也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凱悌君子民之父母 說苑政理篇又白虎通號篇　凱悌毛作樂只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傳趙佛肸母篇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並引注

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賈子容經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列女傳齊宿瘤女篇　又陳國辨女篇引下二句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傳齊鍾離春篇

玁狁孔熾我是用戒 鹽鐵論繇役篇　戒毛作急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史記匈奴列傳　漢書韋元成傳　詩異字異義　獫毛作玁案說文無獫字故史漢二本皆作獫韋元成卽賢子傳魯詩有韋氏章句　德輝案詩攷引無注

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疆暴也 鹽鐵論繇役篇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

言聖人起而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 漢書賈捐之傳

嘽嘽推推 漢書韋元成傳　推推毛作焞焞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 毛作蠻荊來威

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 漢書張湯傳引劉向

蠻荊來威 漢書韋元成傳

赤紱金舄會同有繹 白虎通紱冕篇　詩異字異義　紱毛作芾並通　德輝案白虎通芾字俱作紱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又見愛日篇

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 潛夫論釋難篇

鶴鳴九皋聲聞于天 史記滑稽傳　案漢書張衡傳注文選注十三又二十四又四十二初學

（記說文通論羣經音辨四風俗通聲音藝文類聚一白帖一又九十四同唐石經始有于字）

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聲聞于天者見鶴鳴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論衡藝增篇）

碩甫（毛作祈父）

班祿頗而碩父刺（潛夫論班祿篇）

于以逍遙（蔡邕汝南周巨勝碑　毛作于焉）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潛夫論本政篇）

不惟舊因（白虎通　詩異字異字　惟毛作思因毛作姻　案廣韻惟思也因姻通字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唐張說碑亦作姻郎論語因不失其親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婚姻者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白虎通嫁娶篇）

約之格格（攷工記注　毛作閣閣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毛作維）

此謂夢之象也（潛夫論夢列篇）

朱紼斯皇室家君王（紼毛作芾）

天子朱紼諸侯赤紼（白虎通紼冕篇）

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无毛作無惟毛作唯）

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列女傳鄒孟母篇）

眾惟魚矣實爲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惟毛並作維蓁蓁作溱溱）

此謂象之夢也（潛夫論夢列篇）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鹽鐵論散不足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又見賢難篇）

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潛夫論愛日篇）

尹氏太師維周之底（底毛作氏）

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底也（潛夫論志氏姓篇）

秉國之鈞（漢書律厤志　鈞毛作均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俾民不迷

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措而不用也（說苑政理篇）

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說苑反質篇　不毛俱作弗淮南繆稱訓亦作弗）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毛無能字正作政　又淮南繆稱訓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禮記緇衣注）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潛夫論三式篇　新序雜事五）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天之于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淮南泰族訓）

民之僞言讀詩記董氏引石經　僞毛作訛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吉凶也漢書藝文志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鹽鐵論周秦篇　蜥毛作蜴說苑敬愼篇引上四句局作跼毛作局

惟號斯言有倫有脊列女傳楚野辯女篇　惟毛作維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仇仇然不堅固是不親信也禮記緇衣注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列女傳周幽褒姒篇　滅毛作烕案詩傳烕滅也今古文耳

亦孔之昭昭毛作炤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昭明也言聖雖潛居其德亦甚明也禮記中庸注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害鹽鐵論周秦篇

速速方穀天天是加後漢書蔡邕傳　詩異字異義　毛作蔌蔌方有穀加作椓案蔡邕釋誨亦同引此二句下與芽爲韻　德輝案詩攷又入韓詩

朔月辛卯日有蝕之漢書劉向傳上封事　蝕毛作食案毛傳本作朔日後漢章帝紀注丁鴻傳呂氏讀詩記皆作朔月唐石經始作日字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鞠毛作告案鞠告一聲之轉采芑傳鞠告也

彼日而蝕說苑政理篇　彼毛作此蝕作食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漢書劉向傳　卒毛作崒案傳崒崔嵬嶄之兩雖其高矣訓與此同而作卒與此同是省字後漢書董卓傳注博物志並作卒釋文云本亦作卒

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漢書劉向傳

皮惟司徒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毛作番維案番是繁之通字古讀若婆儀禮鄉射禮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注今文皮樹爲繁樹是繁皮又爲古今字

中術膳夫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中術毛作仲允案班馬字類云二史伯仲字皆作中春秋繁露引詩聿懷多福聿作允是聿允通爾雅孫炎注云遹與聿同古述字遹術同故班固以術爲允古義假借

掫子內史漢書古今人表　詩異字異義　掫毛作棸案掫聚聲相近

蔿爲師氏漢書古今人表　集韻　詩異字異義　蔿毛作楀

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蔡邕陳太邱碑　毛無天字屏毛作守案屏卽屏藩之義蔡集朱公叔碑又云不遺一父俾屏我皇

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密勿毛作黽勉案密勿卽黽勉之轉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上句不引注

詩云密勿從事不敢告勞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漢書劉向傳

密勿從事讒口嗸嗸後漢書皇甫規傳注又傅毅傳引密勿從事　詩異字異義　嗸嗸毛作囂囂案漢書董仲舒傳此民之所以囂囂不若是也師古曰與嗸同此詩傳曰猶嗸嗸卽嗸嗸韓詩作嗸嗸韓魯同也

無罪無辜讒口敖敖潛夫論賢難篇　敖敖毛作囂囂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其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新序雜事五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痛傷無罪而累也鹽鐵論中韓篇

熏胥以鋪薰毛作淪　漢書敘傳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生之刑也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潛夫論救邊篇

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漢書賈山傳　新序雜事五　對毛作荅廣雅釋言對荅也對與退遂爲韻案賈山傳引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師古曰此大雅桑柔之篇也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者何也此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荅對不見信受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此不同據顏說是以賈山所引詩統爲桑柔之篇故言今本詩云云不知賈山所引匪言二句是引桑柔聽言二句則引雨無正蓋古人引用詩書每有截搭之語若桑柔聽言則對下自作誦言如醉未聞有譖言則退者顏說不可据　德輝案詩異字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新序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列女傳雋不疑母篇

歙歙訿訿漢書劉向傳　毛作潝潝案爾雅釋訓作翕荀子作噏噏呰呰說文作翕翕訿訿噏潝歙皆假字當以翕爲正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又云爾雅作翕又引荀子噏噏呲呲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潛夫論卜列篇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邇言是聽

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者鹽鐵論復古篇

或哲或謀漢書五行志一　漢書敘傳　悊毛作哲案說文悊爲哲之或字漢書刑法志聖人既昭明悊之性五行志引明作哲哲作悊卓孟傳明悊且仁引知人則哲亦作悊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爲其無益也鹽鐵論詔聖篇

人知其一莫知其佗說苑雜言篇　佗毛作他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說苑敬慎篇兩見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列女傳更始韓夫人篇　一毛作壹案一本字壹借字箋亦作一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新序雜事五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列女傳楚子發母篇又王孫氏女篇

顧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毛作題彼脊令

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非直爲傳己而已也蓋以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潛夫論讚學篇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犴毛作岸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又入異字異義均不引注

刺刑法繁也親屬之服甚眾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刑罰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殺而已鹽鐵論刑德篇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莞葦淠淠莞毛作萑案儀禮公食大夫禮注今文萑皆爲莞

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說苑雜言篇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貍恩出于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列女傳魏節乳母篇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終身之仁也列女傳王陵之母篇

旻天已威予慎无罪无毛作無

言王爲威虐之政則无罪而遘禍也 列女傳王章妻女篇
旻天太憮予慎无辜 新序節士篇　太毛作泰　无毛作無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君子之有喜怒也以止亂也 潛夫論衰制篇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又見述赦篇
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潛夫論交際篇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列女傳殷紂妲己篇
盜言孔甘亂時用餤 列女傳楚孝季姑篇　時毛作是案時是通
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惟毛作維
匪非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

臣使君勞之詩也 禮記緇衣注
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說苑政理篇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新序善謀篇上　毛他人二句在躍躍上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史記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篇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 列女傳衞靈夫人篇　人毛作身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說苑立節篇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說苑建本篇
將安將樂棄我如遺 新序雜事五　詩異字異義　我毛作予案釋詁予我也義同釋言竝文選二十五郭泰機荅傳咸一首注引皆同

周德既衰谷風有棄予之怨 蔡邕正交論
蓼義 漢魯峻碑　詩異字異義　義毛作莪案碑云悲蓼義之不報峻治魯詩當本魯說漢碑多以蓼儀爲蓼莪
皥天罔極 漢書鄭崇傳　詩異字異義　皥毛作昊案禮月令其帝太皥釋文本亦作昊皥昊古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又見說苑至公篇
如砥如矢言其易也所履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 潛夫論刑德篇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 斯瘼毛作瘼矣爰毛作奚案華陽國志引與毛同
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 說苑政理篇
冬日栗栗 蔡邕九惟文　毛作烈烈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言忕于惡不知其爲過 列女傳霍夫人顯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白虎通封公侯篇　韓詩外傳同　普毛作溥案普是本字孟子萬章左昭七年傳韓非子忠孝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荀子君子呂覽慎人戰國策東周新書匈奴引並同
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白虎通封公侯篇　賓毛作濱案文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引李注云本或作賓今本白虎通仍同毛作濱　德輝案上及此條詩攷入異字異義
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 潛夫論邊議篇　慘以毛作慘慘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苦 恭毛作共
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返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
不易固已還矣今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
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
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

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
畏此罪苦鹽鐵論執務篇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靖治也言敬治汝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式
用也穀祿也言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禮記表記注　案靖傳訓謀穀箋訓善此注不同蓋用韓魯義也
毋常安息漢書董仲舒傳　常毛作恆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說苑貴德篇　恭毛作共
鼓鐘
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中候握河紀注孔穎達曰依三家爲說也
淑人君子其德不同列女傳蓋將之妻篇
馥馥芬芬蔡邕臨晉侯楊公碑　毛作苾苾
鼓鐘伐臯周禮注　臯毛作鼛
楚楚者薺禮記玉藻疏　薺毛作茨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注
或芸或芋黍稷儗儗漢書食貨志　芸毛作耘芋作耔儗作薿案芸耘通耔沈重曰通芋儗借字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漢書
有黤萋萋興雲祁祁漢書食貨志　黤毛作渰雲毛作雨案此與韓同釋文云漢書作黤王氏於韓詩引漢書仍作渰釋文本作興雲而以興雨爲是案隸石興雲兩我農桑西嶽華山碑文也興雲降雨開母碑文也蔡邕伯夷叔齊碑天尋興雲卽降甘雨蔡爲魯詩亦作雲可證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言不盡物也鹽鐵論錯幣篇
韎韐有赩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赩毛作奭案赩奭並訓赤音義相通

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
有赩世子始行也白虎通爵篇　德輝案詩攷不引此注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于廟堂之上
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于喪次賓客弔
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于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
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侯强足
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
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說苑修文篇　德輝案詩攷引首句在唯其有之下餘注無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新序雜事五　唯毛作維　德輝案詩攷引上句不引注
唯善故能舉其類新序雜事五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胥者相也祜大福也賈子禮篇
匪傲匪傲萬福來求漢書五行志　匪毛作彼傲毛作交傲毛作敖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列女傳漢楊夫人篇　詩異字異義展毛作辰今本仍作辰案古展字作展辰字疑相似而訛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見說苑雜言篇
言當常嚮爲其善也列女傳齊相御妻篇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鹽鐵論執務篇

一第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2 版反內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漢書三王世家景行行之史記孔子世家之毛作止案禮表記釋文云行止詩作行之與詩不合可知有作之字者矣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景行行之句

至于藩漢書昌邑王傳至毛作止止于蕃史記滑稽傳詩異字異義藩蕃毛作樊案後漢楊震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說文作止于楙至止音義並通蕃卽藩之省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言毛作人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上句云出漢書不引注

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亂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論衡言毒篇

肴羆惟旅毛作殽核維旅

肴羆惟旅肴羆食也肉曰肴骨曰羆文選典引注引蔡邕曰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

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說苑反質篇

有頍其首爾雅樊光注引詩　頍毛作頍

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袞及黼白虎通攷黜篇　詩異字異義　與毛並作予又何下無以字案爾雅釋詁注予猶與也後漢東平王傳亦作何錫與之

赤紼在股白虎通紼冕篇　詩異字異義　紼毛作芾

爾之教矣欲民斯効白虎通三教篇　毛作民胥傚矣案此當以毛爲正左傳昭六年作民胥效矣效傚効並通

爾之教矣民斯效矣潛夫論班祿篇　斯效毛作胥傚

民胥效矣蔡邕陳仲弓碑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左傳

人而無良相怨一方人而毛作人之案鶉奔人之無良之字韓亦作而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說苑建本篇

母教猱升木

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无子娣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毋教猱升木此之謂也列女傳齊女傳母篇

雨雪麃麃見晛聿消漢書劉向傳　荀子同　詩異字異義　麃毛作瀌聿毛作曰案孟子告子下章指引同麃省字聿曰通　德輝案詩攷又入韓詩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潛夫論賢難篇

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子等齊篇毛黃裳作黃黃之望作所望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列女傳周宣姜后篇

瑕不謂矣瑕毛作遐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禮記

瑕不謂矣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禮記表記注　德輝案詩攷引瑕之言胡也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新序雜事五

緜蠻

行人病而緜蠻賦潛夫論班爵篇

俾滮池矣史記弟子列傳　詩異字異義　池毛作沱案池與沱同周禮職方其川虖池山海經作虖沱禮記禮器作惡池戰國策作呼沲[redacted]古沱池本互用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潛夫論交際篇
不如勿生蔡邕胡公夫人哀讚勿毛作無案勿無義同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謂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淮南謬稱訓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列女傳梁夫人嫕篇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論衡藝增篇
惟周之楨漢書東方朔傳惟毛作維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列女傳魯季敬姜篇又復恩篇又修文篇說苑君道篇新序雜事一又雜事四又雜事五
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白虎通三正篇
自求多福說苑權謀篇
宜鑒于殷自求多福潛夫論德化篇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此姬氏所以崇美于前而致刑措于後潛夫論德化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新序雜事四淮南主術訓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見列女傳周室之母
明王者必娶大國也白虎通嫁娶篇
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見白虎通號篇
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白虎通三軍篇又號篇無言誅伐故六字無末十字
時惟鷹揚漢書王莽傳後漢十八注藝文類聚九十一御覽二百六惟毛作維案惟維屢見御覽九百二十六又作唯文選潘岳陽荊州誄注後漢吳公傳贊注竇融傳注儒林傳注引此並作惟
亮彼武王漢書王莽傳亮毛作涼案韓亦作亮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新序雜事三詩異字異義案毛公本訓胥爲相爾雅胥相也漢書注引兩無正薰胥以痛亦訓胥相也漢書楚元王傳二人諫不聽胥靡之注胥相也胥有相義故可通
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新序雜事三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氏之女也賢而有色太王有事諮謀焉藝文類聚十五引列女傳引詩
爰挈我龜漢書敘傳注挈毛作契案釋文契本又作挈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緄夷史記匈奴傳緄毛作混案緄夷正義引師古謂郎混夷從詩讀也左傳注又作畎夷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賈子連語又容經趨毛作趣德輝按詩攷異字異義引末句並注
此言左右日以趨善也賈子容經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白虎通三軍篇

彫琢其章金玉其相 說苑修文篇　詩異字異義　彫毛作追案追彫並假字依說文宜作琱

孟子梁惠王下注引同

言文質美也 說苑修文篇

亹亹我王綱紀四方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　荀子同　詩異字異義　毛作勉勉案禮記禮器君子達亹亹焉鄭注亹亹勉勉也周語亹亹怵惕韋昭注亹亹勉勉也亹勉一聲之轉韓亦作亹亹　德輝案詩攷又入韓詩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 愷悌毛作豈弟胡作遐

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無不歡欣豫悅 潛夫論德化篇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白虎通三正篇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說苑修文篇　愷悌毛作豈弟

莫莫葛虆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列女傳楚平伯嬴篇　虆毛作藟案藟虆字同釋文藟又作虆虆是假字也後漢黃琬傳注蘇竟傳襄楷傳注引並作虆

豈悌君子求福不回 新序義勇篇　豈悌毛作豈弟

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毛作豈弟

言以信義爲準繩也 淮南泰族訓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傳周室三母篇

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增其式廓乃睠西顧此惟與宅 以赫毛作有赫惟並作維此四國作彼四國指作耆睠作眷

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 潛夫論班祿篇

鑒觀四方 漢書敘傳　鑒毛作監案鑒監通

求民之瘼 文選齊安陸王碑注　瘼毛作莫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蔡邕和熹鄧后謚作求人之瘼

迺眷西顧此惟予宅 漢書谷永傳郊祀志匡衡奏議　迺毛作乃惟毛作維予作與案迺乃字同予猶與也此與齊詩同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 予毛作與度毛作宅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下句不引注

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眄以人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 論衡初稟篇

克順克俾俾于文王 史記樂書　禮記樂記同　詩異字異義　俾毛俱作比案鄭云俾當作比鄭先通三家後改從毛詩也

無然畔換 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換毛作援案敘傳項氏畔換師古注引此詩畔換強恣皃韓詩畔援武強也則作換者魯詩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 新序雜事三

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又見淮南詮言訓

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賈子君道篇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 賈子君道篇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仞

魚躍 皜皜毛作翯翯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及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

而況士民乎 賈子君道篇

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鳥獸魚鼈猶得其所況于人民乎 賈子禮篇

經始靈臺

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 白虎通辟雍篇

王在靈囿

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 穀梁傳注引魯詩傳

於樂辟雍

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 白虎通辟雍篇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 慎毛作順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不引注

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淮南繆稱訓

文王受命

非聖不能受命 白虎通封禪篇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說苑　新序雜事五　鹽鐵論繇役篇　雍毛作廱

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 說苑修文篇

文王底德而懷四夷 鹽鐵論繇役篇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列女傳陳嬰之母篇　貽毛作詒案雄雉靜女斯干思文釋文云貽本作詒詒音義與貽同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兆毛作肇

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于今 禮記表記注　案此與箋說異蓋韓魯之義也

不坼不副 坼毛作拆

后稷順生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 論衡奇怪篇

行葦

公劉仁德廣被行葦 潛夫論邊議篇又救邊篇云行葦賴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握握 潛夫論德化篇　握握當是柅柅之誤毛作泥泥　德輝案汪繼培本作柅箋云舊作握握盧文弨改又案詩攷異字異義引作維葉柅柅云出文選注

敦弓既堅舍矢既鈞 案詩舍矢既鈞上本有四矢既鈞句疑舍是四字之誤舍矢既鈞毛作既均

言射有法也 列女傳晉弓工妻篇

釐爾士女從以孫子 列女傳啟母塗山篇　毛作女士案作士女不叶

假樂

美周宣之德也 論衡藝增篇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詩異字異義　嘉毛作假憲憲作顯顯案假義本作嘉憲有顯義禮記正義云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齊魯韓與毛傳不同

子孫千億

宣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眾多至千千億增之也詩人頌美增益其實 論衡藝增篇

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也 論衡儒增篇

不僁不亡率由舊章 說苑建本篇 詩異字異義 僁毛作愆亡毛作忘案僁愆之俗字文選注二十二引作不僁不忘左傳春無愆陽周禮注引作僁漢武帝立齊王策文德有僁不臧注僁與愆同忘省作亡繁露作不騫不忘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新序雜事五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又見列女傳周宣姜后篇

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說苑修文篇

匪懈于位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 匪毛作不案匪不義同

于橐于囊

大曰橐小曰囊 史記陸賈傳集解引詩傳 案此與毛訓正相反

篤公劉于邠斯觀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邠毛作豳觀毛作館案邠豳同字觀館音義亦同

周家后稷始封于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 白虎通京師篇

止旅乃密芮坈之即 漢書地理志 坈讀與鞫同 周禮注作汭阬 韓詩作芮泦

雍州川也 漢書地理志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毛酌上有泂字

政有不從之敎世無不可化之民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王去豳豳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 鹽鐵論和親篇

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列女傳趙津女涓篇

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列女傳齊義繼母篇 釋文 御覽五十六 愷悌毛作豈弟案愷悌本字豈弟假字也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國語周語藝文類聚九十七並作愷悌攷文云古本俱作愷悌禮記孔子閒居引此詩又作凱弟

顒顒昂昂如珪如璋 蔡邕上始元服與羣臣上壽引詩曰 昂毛作卬珪作圭案昂本字卬省字圭作珪禹貢禹錫元圭漢書作珪金縢植璧秉珪史記作圭白圭之玷說苑作珪釋文云圭本作珪文選班固述盛德紀注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後漢書劉儒傳注並引作如珪

鳳皇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說苑奉使篇 詩異字異義 噦毛作翽案玉篇噦鳥鳴也翽羽聲也說文翽飛聲也與噦義微別而義可通毛傳翽翽眾多也以此多吉士多吉人義較長噦字屢見翽字唯此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雍雍喈喈 說苑辨物篇 毛作雝雝

噰噰喈喈 毛作雝雝

禮記瑞命篇雄曰鳳雌曰凰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噰噰喈喈此聲異也 論衡講瑞篇

迄可小康 漢書元帝紀詔 迄毛作汔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鹽鐵論論勇篇 淮南泰族訓

無縱跪隨以謹是艮 潛夫論述赦篇 跪毛作詭是毛作無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篇 新序雜事四

以謹讙嘵 周禮注 讙嘵毛作惛怓

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列女傳楚江乙母篇　猷毛作猶

辭之集矣 新序雜事三　集毛作輯案集輯本音義兼通之字

民之協矣 列女傳齊女徐吾篇　協毛作洽案正月洽比其鄰左傳僖二十二年二十九年並作協江漢洽此四國孔子閒居作協書協和萬邦史記作洽是協洽音義通

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說苑　詩異字異義　繹毛作懌案釋文繹音亦本亦作懌說也足利本正作繹左襄三十一年傳亦引作繹

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夫辭者人之所以通也 說苑善說篇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敖敖 潛夫論明忠篇　敖敖毛作囂囂

我言惟服 列女傳衛姑定姜篇　惟毛作維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又見潛夫論明闇篇又見列女傳管仲妾婧篇

泰山不讓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 說苑尊賢篇

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 鹽鐵論刺議篇

老夫灌灌小子蹻蹻 又見列女傳趙將括母篇

言老夫欲盡其謀少者驕而不受也 新序雜事五

小子嬌嬌 列女傳杞梁妻篇　嬌嬌毛作蹻蹻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夫死者不可藥而生也悲夫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云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說苑辨物篇

民之方墊咿 毛作民之方殿屎錢澄之曰魯詩世學作墊咿

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相毛作喪

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 說苑政理篇

誘民孔易 史記樂書　誘毛作牖案易坎納約自牖陸績作誘牖與誘同牖假字誘進善也於義誘字爲長韓詩亦同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蔡邕答詔問見後漢書蔡邕傳　畏毛作敬不作無案不者弗之深較無字義更切爾雅釋詁疏左昭三十二年傳後漢書丁鴻傳並引作不

天戒誠不可戲也 蔡邕傳

疾威上帝其命多僻 說苑　僻毛作辟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達詐僞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愼而禹桀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說苑至公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 白虎通謚法篇

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新序善謀篇

曾是彊圉 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圉毛作禦　案圉禦通字爾雅禦圉禁也莊子其來不圉賈誼傳以守彊圉皆與禦通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列女傳趙靈吳女篇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 漢書五行志　詩異字異義　毛作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案韓詩時字亦作以亡無古今文仄側亦通字見五行志注賈誼鼂錯傳仄與國德爲韻疑毛誤倒據漢書是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人之鬥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或呼俾晝作夜言鬥行也 說苑貴德篇

式號式謼 漢書敘傳　詩異字異義　謼毛作呼案釋文云崔本作謼賈誼傳正以謼之注古呼字同周禮鷄人夜謼旦注謼呼同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言上無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 漢書五行志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鹽鐵論訟賢篇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又見善謀篇　又見列女傳楚武鄧曼篇

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說苑臣術篇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 列女傳齊東郭姜篇　敗毛作撥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漢書杜欽傳　劉向楊王孫等傳贊　谷永傳　監毛作鑒

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漢書劉向傳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 無毛作靡

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淮南人閒訓

無競伊人 蔡邕祖德頌　伊毛作維案中郎集楊公碑胡公碑並作伊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列女傳魯義姑姊篇　新序雜事五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列女傳秦穆公姬篇　惟毛作維

荒沈于酒 漢書五行志　沈毛作湛案沈湛通

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潛夫論勸將篇　輿毛作車戈作戎作則作戎作逖作遏

告爾民人 說苑修文篇　毛作質爾人民案韓亦作告爾人民　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鹽鐵論世務篇　誥毛作質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白珪之玷猶可爲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史記晉世家　說苑說叢猶作尚　珪毛作圭猶作尚案圭珪通猶尚義同

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云云 說苑說叢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說苑善說篇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讎毛作讐案讎即醻讐是借用字韓詩作醻二家微異也

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列女傳周主忠妾篇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泰族訓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列女傳宋恭伯姬篇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列女傳代趙夫人篇　又郃陽友娣篇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鹽鐵論相親篇
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說苑修文篇惟毛作維又列女傳晉趙衰妻篇惟作維
藉曰未知漢書霍光傳藉毛作借案孟子藉者借也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誨爾忳忳禮記中庸注毛作諄諄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列女傳齊靈仲子篇
取辟不遠昊天不忒列女傳周郊婦人篇辟毛作譬案辟借字
桑柔
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潛夫論遏利篇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列女傳馬明德后篇猷毛作猶案猶猷同字
胡此畏忌漢書賈山傳詩異字異義此毛作斯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潛夫論班祿篇列女傳晉羊叔姬篇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言疾旱也說苑君道篇
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毛作周餘黎民
是謂周宣之時大旱之災民被其害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論衡藝增篇
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論衡治期篇
生甫及申維周之翰
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禮記閒居注案箋謂申伯甫侯此謂仲山甫申伯蓋韓魯說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于是式毛是上無于字
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潛夫論三式篇
亹亹申伯王薦之事潛夫論志氏姓篇薦毛作纘
于邑于序南國爲式序毛作謝爲作是
炎帝苗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潛夫論志氏姓篇
天生蒸人蔡邕胡廣黃瓊頌毛作蒸民案民人義不殊潛夫論作天生蒸民烝然汕汕說文作蒸爾雅釋訓烝烝皇皇釋文作蒸蓋通叚字
天生烝民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姓者生也人秉天氣所以生也詩曰天生烝民白虎通姓名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潛夫論德化篇夷毛作彝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云出孟子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列女傳宋鮑女宗篇故毛作古案古訓卽故訓說詳九經古義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列女傳曹僖氏妻篇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說苑立節篇蔡邕司空楨碑懈毛作解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强禦新序雜事四强毛作彊
不畏強圉漢書王莽傳毛作彊禦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潛夫論交際篇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此言申伯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潛夫論三式篇

仲山甫徂齊 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仲山甫徂齊義疏郭以齊爲疾蓋本三家說

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姪毛作諸案莊公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作姪娣爲長

姪者兄之子娣者女弟也姪娣從嫡者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妬嫉也 白虎通嫁娶篇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曰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篇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 毛作洸洸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 鹽鐵論繇役篇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召公文王子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弛毛作矢協毛作洽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弛施也協和也 禮記孔子間居注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 白虎通爵篇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重黎氏世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 潛夫論志氏姓篇

王師驒驒 漢書敘傳　師毛作旅驒驒毛作嘽嘽案師旅義通驒嘽亦通字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新序雜事四五兩引

徐方既徠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徠毛作來案論語綏之斯來漢董仲舒傳作徠徠古往來字見漢武帝景帝紀禮樂志二

許其慕諸夏也 漢書功臣表

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又見潛夫論述赦篇　毛作女覆說之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不引注

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者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平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在于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 後漢書王符傳

懿厥悊婦爲梟爲鴟 漢書谷永傳　列女傳夏桀末喜篇　悊毛作哲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列女傳齊桓文姜篇　漢書谷永傳　毛作亂匪降自天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婦無公事休其蠶績

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其禮也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婦人長舌惟厲之階 列女傳晉獻驪姬篇　惟毛作維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列女傳齊靈聲姬篇

邦國殄顇 漢書王莽傳　詩異字異義　顇毛作瘁案漢五行志引或盡瘁事國亦作顇詩維躬是瘁釋文顇瘁音義同

心之憂矣寍自全矣 列女傳嚴延年母篇　全毛作今王氏曰今誤爲全徐璈曰此引以證嚴母事言其子不能免於戮己猶得以歸不及于禍故云自全殆本字亦作全也案作全字與上維其深矣深字不叶定是誤字蓋以形相似而亂

母忝爾祖式穀爾訛 列女傳晉范氏母篇　爾祖毛作皇祖穀作救爾訛作爾後案後與祖叶

說不與祀叶當爲字誤

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列女傳趙飛燕姊妹篇　濱毛作頻案頻卽瀕之省說文作顥古濱字箋頻當作濱書洊濱廣斥漢地理志作海瀕廣瀉詩率土之濱說文引作率十之頻路史引作率土之瀕

肅雍顯相漢書劉向傳　班固傳注文選注二十　雍毛作雝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白虎通文質篇

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毋毛作無

此言追誅大罪也白虎通誅伐篇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列女傳有虞二妃篇　惟毛作維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說苑君道篇　詩異字異義毛岐字連上讀無其字案箋云後之往者此句注彼徂矣箋又云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此二句箋岐有夷句韓詩亦以岐連下句讀與說苑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毛作密

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纍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人順億鬼不厲禁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賈子禮容篇　德輝案詩攷異字異義引首四句

夙夜基命宥謐鹽鐵論未通篇

懷柔百神及河嶠嶽嶠毛作喬

精誠感于內形氣動于天則景星見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嶠嶽淮南泰族訓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鹽鐵論論菑篇

鐘鼓鍠鍠磬管鏘鏘漢書禮樂志　毛作鍾鼓喤喤磬筦將將　德輝案詩攷入異字異義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鹽鐵論論菑篇

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穰毛作穰　板毛作反

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潛夫論正列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列女傳棄母姜嫄篇

立我蒸民史記周本紀　蒸毛作烝

飴我釐麰劉向封事　詩異字異義　毛作貽我來牟案飴音嗣古嗣字作飴飴與貽通來古讀如釐儀禮來女孝孫注來讀爲釐書序帝告釐沃又作帝嚳來沃釐來古通字麰卽牟說文麰字云來麰大麥也廣韻同

釐麰麥也始自天降以和致和獲天助也漢書劉向傳

浚發爾思浚毛作駿

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君篤愛臣盡
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 鹽鐵論取下篇
豐年多麥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姊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說苑貴德篇 左襄二年傳偕毛 作皆案皆偕通字無衣與子偕行
漢書引作皆此傳皆偕也荀 勛東西廂詩降福孔偕本此
肅雍和鳴 史記樂書 禮樂記 詩異字異義 雍毛作 雝爾雅注作肅噰案攷文云古本作肅雍噰俗
字
有來雍雍 漢書劉向傳 詩異字異義 雍毛作雝案韋 元成傳後漢章帝紀文選二十又二十五又二
十七俱作雍雍攷文云古本作雍 雍唐石經御覽五百二十八同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唯聖人爲能饗帝唯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

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執事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
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漢書韋元成傳
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漢書劉向傳封事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鹽鐵論申韓篇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于朝妻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諡
通典一百四 引五經通義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又見三 正篇
謂微子朝周也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 三正篇謂作此
毋曰高高在上 漢書郊祀志 賈子 禮容篇 毋毛作無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見淮南修 務訓兩引

道之于心也猶火光於人目也中穽深室幽黑無見及
設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燿也非目之光也而目
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
典心思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
而人假之則爲已知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是故凡欲顯載績揚光烈者莫
良于學矣 潛夫論讚學篇
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說苑君道篇
莫予并螽 潛夫論慎微篇 毛作荓蜂 德輝案汪繼培本作拼螽
其餉伊黍 禮記郊特牲注 餉毛作饟
百室盈止婦子寍止

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
也 鹽鐵論力耕篇
絲衣其紑會弁俅俅 會毛作載
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言王者祭靈星
公尸所服之衣也 通典四十四引 劉向五經通義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德輝案詩攷入異 字異義并引注
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說苑尊賢篇
鼐鼎及鼒 史記音義 鼒音資 詩 異字異義 鼒毛作鼐
不虞不驚胡考之休 史記武帝本紀 又封禪書 詩異 字異義 毛作不吳不敖案吳虞古
通石鼓虞人作吳人左僖五年傳虞仲吳越春秋作吳 仲敖本又作傲前漢竇嬰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驁郎怠
傲也義 與敖通

勺 漢書禮樂志　毛作酌案儀禮燕禮禮記內則並作勺荀子左傳作汋

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 白虎通禮樂篇

於皇明周陟其高山 白虎通　詩異字異義　明毛作時今本白虎仍作時周

言周太平時封太山也 白虎通封禪篇

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墮毛作隨案釋文隨字又作墮文選注三十四引作墮山喬嶽

言望祭山川而百神來歸也 白虎通封禪篇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　貽毛作詒無厥字案釋文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告是後人妄加也足利本作以詒孫子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半于天子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 白虎通辟雍篇

泮水者泮之言半天子曰辟雍謂以土雍水外員如辟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通典五十二引劉向五經通義

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改教也 禮記王制注

薄采其苻 白虎通辟雍篇　詩異字異義　苻毛作芹

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列女傳鄒孟子母篇　毛作匪怒伊教案廣韻匪彼也詩彼交匪傲春秋襄二十七年傳引作匪交匪傲彼交匪紓荀子引作匪交伊卽彼義與匪亦音近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樂水之謂也 說苑雜言篇　德輝案說苑作是智之所以樂水也又引詩下作此之謂也無此文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篇　克毛作敬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傳棄母姜嫄篇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 白虎通封公侯篇

公功成封百里 白虎通攷黜篇

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白虎通王者臣不名篇

戎狄是應荊荼是懲 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又匈奴傳　詩異字異義　應毛作膺荼作舒徵作懲案膺當作應爾雅應當也傳云膺當也本爾作雅而誤爲膺說文膺訓受不訓當孟子戎狄是膺丁本作應是古皆作應廣雅應擊也呂氏春秋察微篇宋華元帥師應之大棗高注應擊也當以訓擊爲正舒與荼通尚書大傳厥告荼注讀若舒玉藻諸侯荼注讀爲舒攷工記梓人寬緩以荼注古文舒假借字書洪舒于民古文作荼懲古省作徵易君子以懲忿窒欲康成本作徵

壽胥與試

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新序雜事五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 史記　說苑　外傳同　詩異字異義　太毛作泰侯作邦瞻作詹案釋文大音泰本又作泰白帖五引作大詹卽瞻之省史記顧詹有阿詹卽瞻春秋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公羊傳作瞻風俗通山澤初學記五並引作瞻

樂山之謂矣 說苑雜言篇

寢廟奕奕 獨斷　詩異字異義　周禮注作寢廟繹繹寢毛作新案毛以閟宮爲姜原廟新廟爲閔公廟閔無廟頌鄭因盡屬之姜原謂閔公新之耳案當是僖公新之故曰新廟

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 獨斷

相連貌也繹繹猶絡繹不絕之貌 周禮隸僕注

温公朝夕執事有恪 列女傳楚莊樊姬篇

烈祖

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詩正義引五經異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列女傳契母簡狄

簡狄以元鳥至之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蔡邕月令章句

殷社芒芒史記三代世表毛作宅殷土芒芒

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契母簡狄篇毛立上有帝字案呂氏春秋音初篇注引無帝字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言湯之有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白虎通瑞贄篇

率禮不越漢書宣帝紀韓詩外傳同禮毛作履案禮履通字見韓詩此三家同也說苑復恩篇引率履不越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說苑敬慎篇又見雜言篇

爲下國畷郵禮記郊特牲注引魯詩畷郵毛作綴旒德輝案詩攷入韓詩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新序雜事二

則莫我敢遏漢書刑法志詩異字異義遏毛作曷案御覽三百四十一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注引並同遏本字曷假字

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于天下也漢書刑法志

包有三枿漢書敘傳注詩異字異義包毛作苞枿毛作櫱案易蒙包蒙釋文本作苞蒙否繫于包桑文選六代論引作苞包承包羞泰包荒唐石經並作苞姤包有魚王肅本作苞包苴曲禮作苞苴此則省苞爲包一也說文木⿰木獻重文櫱古文作枿引書顛木之有由櫱作枿爾雅枿餘也郭亦以尚書證之是可据枿櫱爲今古文矣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非畏其威懷其德也鹽鐵論論勇篇

韋鼓漢書古今人表詩異字異義鼓毛作顧案人表注師古曰卽顧國己姓書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顧音故徐仙民音鼓是音同而假之字

又案蔡邕琴操云伐檀操者衞國女之所作也騶虞操者邵國女之所作也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義亦當本魯詩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譔

齊詩

國風

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詩始國風所以厚性情而明人倫也漢書匡衡傳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漢書匡衡傳

其葉溱溱通典禮十九詩攷曰此齊詩　溱毛作蓁按溱蓁古同音通假之字無羊室家溱溱潛夫論引作蓁蓁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不云齊詩

騶牙解頤新語見困學紀聞　牙毛作虞案騶虞騶吳騶牙一物字異而義同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董子竹林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董子制度篇

有狐夂夂王氏異字異義云齊詩未詳所出　玉篇作雄狐夂夂亦不言齊詩　夂毛作綏案夂即綏之古文　德輝按詩攷入補遺

黍離

衛公子壽閔其兄伋憂思而作洪容𠀤四筆云齊詩以黍離爲衛公子壽云云　德輝按詩攷齊詩引此注

坎坎伐輪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毛輪下有兮字

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董子仁義法篇

蟋蟀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漢書匡衡傳

黃鳥

秦穆貴信士多從死漢書匡衡傳

宛邱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漢書匡衡傳

日月陽止

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董仲舒雨雹對見西京雜記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義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漢書董仲舒對策

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董子山川頌篇

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其瞻視之後漢書郎顗傳

惟號斯言有倫有迹迹毛作脊

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諞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故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

之謂也董子察名號篇

剡妻煽方處詩正義引中候剡毛作豔案毛作豔魯作閻則作剡者齊詩也剡豔古今字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董子楚莊王篇念彼先人毛作念昔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董子玉杯篇

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毋常毛作無恆

正直者得福也不正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子法矣董子祭義篇

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董子制度篇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董子仁義法篇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殘害民者天奪之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董子堯舜湯武篇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監毛作鑒案監鑒通字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正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漢書翼奉傳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諶毛作忱惟毛作維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注出漢書

夫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董子如天之爲篇德輝按詩攷引無注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允毛作聿

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董子郊祭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董仲舒對策

上帝臨女無二爾心二毛作貳

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

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女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董子天道無二篇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此郊辭也董子郊祀篇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並注

此文王之郊也董子四祭篇

淠彼涇舟烝徒檝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檝毛作楫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並注

此伐辭也董子郊祀篇

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

先郊而後伐也董子四祭篇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
也董子楚莊王篇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董子煖燠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時民何
處央乎董子郊祀篇
武者伐也樂之風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
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董子楚莊王篇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中庸　嘉毛作假憲憲毛作顯　顯案釋文曰嘉美也憲憲興盛之皃　詩本與此不同者蓋齊魯韓異也　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
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
神之靈德施于外方延及羣生也漢書董仲舒對策
不騫不忘率由舊章
舊章者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董子郊語篇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仇毛作羣
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
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董子楚莊王篇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後漢書郎顗傳　不毛作無
惟民之則漢書匡衡傳　惟毛作維　案左傳三十一年引同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覺者箸也王者有明箸之德行于世則四方莫不響應
風化善于彼矣董子郊祭篇
無德不報
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澤被四海故
成王賢而貴之董子郊祀對
靡所止凝詩說云齊詩見異字異義　凝毛作疑案正義疑音凝傳疑定也坤文言陰疑于陽必戰荀虞姚信蜀才本作凝韻會凝或作疑是二字本通又引大雅靡所止凝注音屹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丁我躬嗚呼毛作於乎　珪作圭射作斁
周宣王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
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董子郊祀篇
嵩高
周至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
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漢書董仲舒對策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後漢書郎顗傳　赫

赫毛作赫赫義並通

德輶如毛

言其易也董子玉英篇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董子竹林篇弛毛作矢協毛作洽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畏天之威

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董子必仁且知篇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我毛作茲案作我字為長

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漢書匡衡傳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

示我顯德行

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董子身之養重於義篇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傳曰正家而天下治矣漢書匡衡傳

率禮不越漢書蕭望之傳禮毛作履案毛傳履禮也是履本訓禮外傳說苑並作禮蓋亦三家同也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海外有截漢書蕭望之傳截毛作截案截是截古文書惟截截善諞言說文言部引作截截善諞言應固傳引此海外又作海水望之傳齊詩者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布毛作敷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

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正於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董子循天之道篇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前漢紀匡衡疏師毛作邑是作之德輝按詩攷入異字異義無注

又後漢書郎顗傳云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厤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案此卽五際之說也據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又詩汎厤樞云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卯酉之際為革政午亥之際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又云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引見詩關雎序正義案漢書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則五際乃齊詩說也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實室遠而董子竹林篇

三家詩補遺

儀徵阮元伯元譔

韓詩

鼓鍾樂之 外傳五

惄如朝飢 文選注薛君曰朝飢最難忍朝毛作調按此見楊慎丹鉛錄及范家相三家詩拾遺說文亦作朝飢蜀石經作輖毛傳調朝也箋云如朝飢之思食釋文調張留反云又作輖音同而不言韓詩薛君之說亦不見文選注古音調由相通調之轉朝猶偉之作攸也易林倆如旦飢郭遐周詩惄焉如朝飢楊凝式韮花帖調飢正甚正本此要皆爲三家說也

亦不爾從 外傳一爾毛作女案爾汝通桑柔告爾憂恤墨子作告汝憂卹

殷其靁

韓詩曰靁雷也 廣韻六脂

壹發五豝

韓魯說言君一發其矢虞人驅五豝獸而來 周官疏

背 衡方碑毛作邶案衡方碑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背即邶邶亦作鄁見釋文及漢書師古注此併省去邑旁碑以蓼莪作蓼儀以禕隋爲委蛇又不虞不陽即不吳不揚皆與韓詩合

仲氏任只

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 玉篇三一切經音義九一

母氏劬勞

韓詩曰劬數也 一切經音義

無以下禮 外傳毛作體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禮本有體訓故字得通廣雅釋言禮體也本韓詩德輝按見詩攷

祕彼泉水 祕毛作毖案曹全碑甄極毖緯以毖爲祕猶韓以祕爲毖祕毖古葢通用說文眡字下引作泌泌是本字當是齊魯說德輝按詩攷引無下注

韓詩曰祕刺也 拾遺引篇海豐吉切

牆有薺 說文薺毛作茨案茨與薺通戴記注引楚楚者茨作薺周禮趨以采薺疏作茨羣經音辨薺茨也才資切詩楚薺鄭康成讀茨鄭先學韓詩者也

相鼠

此妻諫夫之詩也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耻共之 白虎通諫諍篇王應麟曰亦齊魯韓之說

如切如瑳 外傳二毛作磋案瑳磋亦通字說苑建本引作磋當是魯詩荀子大略一切經音義引並作瑳釋文于卷阿箋云磋或作瑳

永矢不愃 漢潁川辥君碑董斯張引不愃毛作弗諠案諼諠喧咺愃並展轉相通之字弗作不公羊傳云弗者不可之深矣義本同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韓詩曰亾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于殳 禮記注二十九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辥君曰詩人求己兄不得憂不識物視彼黍乃以爲稷 御覽八百四十二作詩者即伯奇弟伯封見曹植惡鳥篇

悠悠倉天 外傳八毛作蒼案倉是蒼之本字禮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漢書蕭望之傳倉頭廬兒並以倉爲蒼德輝按見詩攷

將其來施施 顏氏家訓勉學篇案顏之推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勉學篇云韓詩亦作施施明舊本之非也

無田圃田 揚子圃毛作甫案揚子修身李軌本作圃田吳祕曰圃讀如甫

維莠喬喬 揚子詩異字異義王應麟曰揚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未行喬毛作驕案喬與驕通樂記喬音敖辟喬志釋文喬音驕

弗曳弗屢外傳　毛作婁案屢古只作婁白帖十二引作不曳不婁玉篇手部引作弗曳弗摟

有杞有棠白帖五　案毛傳釋紀堂爲山此所引殆韓詩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商屋而夏門也通典五十五　案通典又引韓傳曰周夏屋而商門

心爲忉忉

忉忉憂也釋文

有蒲與藺御覽作有蒲與蓮

韓詩曰藺蓮也爾雅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韓訓藺爲蓮於詩兩見當爲此篇義矣

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己毛作其

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禮記表記注　王應麟曰此韓詩也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鄭衆曰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周官注慎讀作麎蓋三家詩也

熠燿宵行曹植螢火論曰章句以爲鬼火

莘莘征夫外傳七　莘毛作駪案駪一作侁侁同莘呂覽有侁氏今作有莘或作有㜪楚辭章句引此作侁晉語說文引作莘竝與韓合益號莘侁㜪竝古通字

蔥衡周禮玉府注　衡毛作珩案周禮注引詩傳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璸珠以納其間疏謂是韓詩國語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蔥珩珩衡通假字　德輝按見詩攷

何日斯沮

韓詩傳曰沮止也壞也史記劉敬傳索隱

愼爾言矣外傳　矣毛作也

棄予作遺外傳七　毛作如遺案作字恐誤

采采衣服文選注　毛作粲粲案粲采音義相近

辪君曰盛貌也文選鸚鵡賦注

惟塵冥冥外傳七　毛從今文作維

憂心且陶陶毛作妯案陶讀如皋陶之陶與妯一聲之轉廣雅陶憂也箋妯之言悼也音義相近說文心部引作且怞

韓詩曰陶暢也一切經音義十二

君婦莫莫

辪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莫靜也文選西征賦注

游哉優哉外傳四　毛作優哉游哉　案外傳親隱章辪本胡本如此

上帝其陶一切經音義五　案當是上帝甚陶其字誤毛作上帝甚蹈陶蹈亦通騊介陶陶傳陶陶驅馳之貌釋文音徒報反廣雅蹈蹈行也音義相近又案宋本集傳云蹈戰國策作神

忠心藏之外傳四　忠毛作中案孝經事親章釋文作忠心藏之忠中古通用周禮中和祇庸孝友注中猶忠也曾子大孝篇云忠者中此者也

上天之縡文選揚雄甘泉賦注　左思魏都賦注　詩異字異義　縡毛作載案傳載事也玉篇縡載也廣韻縡事也揚雄傳引此作縡師古注曰縡事也讀與載同音義竝通又禮記中庸注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困學紀聞以爲是韓詩古載栽皆从才得聲故得通

延于條枚外傳二　呂氏春秋同　延毛作施案施于孫子箋施猶延也是施有延訓新序後漢書注同作延則韓魯同也　德輝按見詩攷

不易惟王外傳十　惟毛作維案後漢胡廣傳亦作不易惟王注云不可改易者天子也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禮記禮器　詩異字異義　毛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禮記禮器足利本猶作猷案革棘皆借字猶猷通猶古通欲小行人猶犯令者大戴禮作欲聿本字遹假字

愷悌君子外傳又卷阿引同　毛作豈弟案愷悌本字說苑政理國語周語及考文白虎通名號管子輕

重荀子禮論史記孝文紀文選注九孝經廣至德要道俱作豈悌韓魯同也

顛顛盎盎外傳四毛作卬卬案盎與卬音近文選班固述盛德紀弟十注後漢周章傳論註引並作昂

鳳凰鳴矣

鳳翥曰上翔集鳴曰歸昌文選七命注引韓詩外傳

下民瘁癉外傳五瘁毛作卒

灑埽庭內外傳六毛作洒埽與灑埽同論語當洒埽釋文正作灑埽說文洒古文以爲灑埽字周禮隸僕掌埽除糞洒先鄭以爲洒當作灑後鄭據古文論語定爲洒

告爾人民外傳六告毛作質案鹽鐵論作詁爾人民詁卽告說苑作告韓魯同也德輝按見詩攷

無言不酬外傳十酬毛作讐案讐與酬通後漢陳球傳御覽四百七十九並引作酬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酬卽酬字戰國策屬之讐作高誘注與酬酢同德輝按見詩攷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外傳五禮記孔子閒居注詩異字異義嵩毛作崧峻毛作駿案嵩崧通字藝文類聚七御覽三十九白帖五並引嵩高白帖五兩引御覽三十九文選注五十九並引峻極長發爲下國駿厖釋文曰鄭讀峻堯典克明俊德大學引作峻德路史後紀作駿德史記商君傳殘傷民以峻刑峻亦作駿淮南子天文訓日冬至駿狼之山一本作峻是二字通依義當作峻

五

四國于藩外傳五藩毛作蕃案藩蕃通

不畏强禦外傳六强毛作彊案强彊通字漢書王莽傳引同

王錫韓侯

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廣韻十九侯引韓詩外傳

邵虎漢衡方碑邵毛作召案邵召字同論語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皇本高麗本作邵南國語召公告王曰後漢袁紹傳注引作邵公告王曰左傳僖公四年次于召陵史記秦本紀引作邵陵文選曹植求自試表引亦作王命邵虎

於穆清廟

韓詩曰鬼神新居曰廟一切經音義

逡奔走在廟禮大傳鄭注引逡毛作駿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引周頌此句此注禮用韓說也

無封靡于爾邦

韓詩曰靡共也列子注

時邁

韓詩曰美成王也後漢書注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自古封泰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錄史記殷本紀索隱又封禪書正義引外傳小異

偫乃錢鎛攷工記鄭注偫毛作庤案傳庤具也爾雅峙具也文選注引郭舍人偫具事也是舍人作偫說文偫待也儲偫也庤峙並假字當作偫鄭注禮本韓詩

六

帥時農夫文選潘安仁秋興賦注引薛君章句帥毛作率案帥率同

蒸畀祖妣外傳五蒸毛作烝案蒸烝通字

應朄縣鼓周禮注詩異字異義朄毛作田案鄭初注禮用韓詩其箋毛詩亦以田爲聲轉字誤

不虞不陽漢衡方碑虞毛作吳陽毛作揚案吳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而左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孔氏詩正義鄭讀不虞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用字

阮氏三家詩補遺跋

石吾鄉阮文達三家詩補遺三卷手書眞蹟在吾友葉君焕彬處談次出示擕歸寓所讀之略得其義例所在所謂補遺者蓋補王氏詩攷之遺而作也或補錄其異文或鉤攷其遺說間有與詩攷重見者又有从異字異義分出列入三家者葉君手自寫定一一注明雖較陳氏遺說攷詳略不同而其大綱已盡具于此書凡三卷魯多于齊韓初疑未竟之稾悉心尋繹乃知其爲完書蓋陳書以白虎通漢書鹽鐵論編入齊詩故卷第多寡三家相等此皆幷作魯詩故覺其多耳文達譔此書時陳氏書猶未出其徵文攷獻則二書相同固知師弟淵源再傳一轍有文達創其始而後有陳氏要其終也書中引足利本出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又引列女傳多與時本異以文選樓繪圖本校之適相符印阮部郎跋列女傳云嘉慶庚辰轉入吾家是時文達年五十七歲揅經室四集己卯編年下隱山三章自注云嘉慶二十四年余歲五十有六卽此足爲晚年譔定之一證然其中有待商榷者如列女傳雖爲南宋舊槧而省俗字頗多書中無多作无卽其一事不得据爲魯詩原文又如蓼義引魯峻碑今碑本實作蓼義洪氏隸釋婁氏漢隸字源引同此脫去廾頭當是誤記莫予併蠭引潛夫論今汪繼培本作莫與併蠭元大德本明程榮本均同此引與作予蠭作蠭不知何据又有引經無異文者下注云出某書蓋有遺說亦未錄竟若斯之類悉仍其舊不敢肊測增刪亦班氏所云疑者則闕而勿傳之例也儀徵李智儔跋

三家詩遺說考

〔清〕陳壽祺 撰
〔清〕陳喬樅 述

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左海續集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一九〇毫米寬二八一毫米

魯詩遺說攷

序

蒸甫先生吾鄉老名宿也幼即過目成誦淹貫羣籍乾隆己酉舉於鄉嘉慶己未成進士登館選常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暮年著述等身幾於充棟其行世者左海經辨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東越儒林傳詩文駢體共十種尚有魯齊韓詩說攷四家詩同異攷禮記鄭讀攷今文尚書攷毛詩改字說齊氏翼詩學等書未刊海內之士求其書不可得哲嗣樸園先生能讀父書以名進士筮仕江右加以所著經說等書合成後左海十種付之梨棗適遭粵匪下竄舊藏印本一炬而空新少時略通經史即愛是編從人借觀常以未窺全豹為憾辛巳秋月忽晤先生後裔訪知大集散失出其殘板尚幸十存七八新盥薇登爰出貲添修亡者補之訛者刊之藉以永前人之精神備後人之聞見亦儒林一助也至先生搜羅之富考據之精閱者自能辨之固無庸贅述耳時光緒八年歲在壬午後學林新圖謹序

三家詩遺說攷自序

漢傳詩者四家魯齊韓並立學官元始之世始置毛詩博士不久旋廢後漢賈逵嘗受詔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集攷三家詩自景伯始惜其書不傳宋王伯厚詩攷所緝三家遺說止取文字別異缺漏甚多壽祺案兩漢毛詩未列於學凡馬班范三史所載及漢百家著述所引皆魯齊韓詩異者見異同者見同緒論所存悉宜補綴不宜取此而棄彼也今稍增緝以備瀏覽猶有未能具載者他日當別成一篇使學者有所攷焉

嘉慶二十有四年己卯仲春福州陳壽祺識於三山之遂初樓

魯詩遺說攷自敘

漢書藝文志云詩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楚元王傳云元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然則志載魯故魯說蓋卽申公所爲之詩傳矣史記儒林傳言漢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謁於魯南宮又言申公以詩教授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是三家之學魯最先出其傳亦最廣有張唐褚氏之學又有韋氏學許氏學皆家世傳業守其師法

終漢之世三家並立學官而魯學爲極盛焉魏晉改代屢經兵燹學官失業齊詩既亡而魯詩不過江東其學遂以寖微然而馬班范三史所載漢百家著述所稱亦未嘗無緒論之存足以資攷證佚文而采擷異義失在學者因陋就簡不能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耳宋王厚甫詩攷據鄭君儀禮士昏禮注引魯詩說何休公羊傳注引魯詩傳及漢書文三王傳杜欽谷永傳注續漢書輿服志注後漢書班固傳注所引魯訓魯傳採爲魯詩疎漏尚多其餘石經魯詩殘碑惟取與毛氏異者餘皆棄而不錄顧魯詩今不傳祇此殘碑所有其文雖與毛氏同亦當備載之俾得據以

考證不宜取此而棄彼也喬樅幼承庭訓稍長治三家詩先大夫因出所撰三家詩遺說命卒其業案魯詩授受源流漢書章章可攷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伯者荀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浮邱伯受業於孫卿爲名儒是申公之學出自荀子凡荀子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訓所本今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爲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劉向父子世習魯詩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以向爲治韓詩未足徵信攷

楚元王傳言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學申公爲詩傳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漢人傳經最重家學知向世修其業著說苑新序列女傳諸書其所稱述必出於魯詩無疑矣後漢建初四年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中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今於白虎通引詩皆定爲魯說以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專掌問難又出於魏應也爾雅亦魯詩之學漢儒謂爾雅爲叔孫通所傳叔孫通魯人也臧鏞堂拜經日記以爾雅所釋詩字訓義皆爲魯詩允而有徵郭璞不見魯詩其注爾雅多襲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諸家注解徵引詩經皆魯家今文往往與毛氏殊郭璞沿用其語如釋故陽予也注引魯詩陽如之何釋草蘦莖注引詩山有蘦文與石經魯詩同尤其確證熹平石經以魯詩爲主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此蔡邕楊賜所奏詔同定者也若夫張衡東京賦改奢即儉制美斯干之語與劉向傳說詩義合王逸楚詞注繁鳥萃棘負子肆情之解與列女傳歌詩事同至如佩玉晏鳴關雎歎之臣瓚謂事見魯詩而王充論衡楊雄法言亦並以

關雎爲康王之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史遷蓋語本魯說而王符潛夫論高誘淮南注亦均以鹿鳴爲刺上之作互証而參觀之夫固可以攷見家法矣喬樅敬承先志次第補緝成魯詩遺說攷六卷其齊韓二家釆綴粗就尚當細加稽覈別爲篇帙然距先大夫棄養之日於今五年每撫昔時所授遺編手澤猶存音容已邈掩卷愴然不勝風木之感云旹道光十有八年戊戌秋九月福州陳喬樅序於蕙修蘭實之齋

魯詩敘錄

侯官陳喬樅學

子夏

曾申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字子西魯人曾參之子

李克

孟仲子 鄭康成詩譜云子思之弟子

根牟子

陸璣毛詩草木疏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

喬樅謹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載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序錄所紀一云者卽陸璣草木疏之說陸德明意似以徐整爲正整亦吳太常卿與陸璣同時先後者璣以大毛公爲受自荀卿於古傳記無所徵証而申公魯詩傳自浮邱伯爲荀卿再傳弟子具載於漢書章章可攷則陸璣所紀子夏傳曾申云云當爲魯詩授受源流確然無疑書缺有閒簡簡斷佚失次後人遂以此節屬之毛詩耳今故綴之而列於前云

荀卿 史記索隱曰荀卿名況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後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之諱也

史記孟荀列傳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荀卿嫉濁世之政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應劭風俗通義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爲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

浮邱伯 漢書儒林傳云齊人又師古漢書集注引服虔曰浮邱伯秦時儒生

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

鹽鐵論毀學篇大夫曰昔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旣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蛙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文學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

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包邱
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芻豢無
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無
仁義之德而有富貴之祿若陷坎穽食於縣門之下此李
斯之所以具五刑也
先大夫曰案包邱子卽浮邱伯也包浮音近古相通假
左氏隱八年春秋公及莒人盟於浮來穀梁作包來禮
記投壺若是者浮注云浮或作匏是其証也
申公史記儒林傳敘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韋昭曰培申公名徐廣曰一作陪張守節正義曰申姓培名公其處號也

史記儒林傳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
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
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及王郢卒申公歸
魯退居家教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
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今上初卽位使使束
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
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申公亦疾
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其治民皆有廉節
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
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
伯受詩楚王戊立申公歸魯居家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
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又楚元王傳元王
既至楚以申公爲中大夫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
博士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薨宗正上邳侯郢客嗣
申公爲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爲中大夫
穆生
白生漢書集注引服虔曰白生魯國奄里人

漢書楚元王傳王少時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
邱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爲中大夫元王敬禮
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
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
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
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
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
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
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人諫不

聽胥靡之衣之褚衣使杵臼雅舂於市

楚元王劉交

漢書楚元王傳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子郢客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爲平陸侯富爲休侯歲爲沈猶侯埶爲宛朐侯調爲棘樂侯

楚夷王劉郢 漢書云名郢客

漢書楚元王傳高后時浮邱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郢客爲宗正封上邳侯元王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爲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又儒林傳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

紅侯劉辟彊

陽城侯劉德

漢書楚元王傳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爲紅侯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

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嘗以書自娛不肯仕辟彊子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後爲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爲陽城侯德寬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飲食曰富民之怨也五十一年薨

劉向

劉歆

漢書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脩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同心輔政爲許史及恭顯所譖下獄免爲庶人更生上封事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擿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兄弟七人皆爲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

貴戚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
校中五經秘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
休咎之應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
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
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論奏之天子知向忠精故爲
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
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上甚感向言而
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
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
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孼嬖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凡

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
之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曰向爲中壘校
尉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
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居列大夫官前後
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
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
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河平中受
詔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
所不究向死後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
別爲七略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
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
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
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
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
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
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歷三郡守數年以
病免官

孔安國

〔史記孔子世家〕孔鮒爲陳王涉博士鮒弟子襄嘗爲孝惠
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子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

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又儒林傳〕申公
弟子孔安國至臨淮太守

周霸

夏寬

魯賜

繆生　史記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生所禮也

徐偃

闕門慶忌　漢書音義李奇曰姓闕門名慶忌

〔史記儒林傳〕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周霸至膠西內
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

沙丙史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為膠東內史其
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王臧

趙綰

史記儒林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
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
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
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
使使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
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

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redacted]

大江公晉灼曰大江公即瑕邱江公也以異下博士江公故稱大

許生

徐公

漢書儒林傳申公以詩春秋授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徒
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李奇曰免中邑名也徐公皆守學教授[redacted]

王式

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
許生為昌邑王師昌邑王廢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
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
於王[illegible]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
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
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諸博士素
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韋賢

漢書韋賢傳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
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
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樸少
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
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

宣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以先帝師
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為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為相
五歲以老病乞骸骨歸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
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次子宏至東海太守
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
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又儒林傳韋
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
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韋元成

韋賞

義倩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字少翁少好學脩父業尤謙遜下士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賢病篤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以大河都尉元成為後賢薨元成詐為病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佯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而丞相御史遂以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元成為河南太守遷太常受詔與太子

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為丞相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為相七年薨謚曰共侯東海太守宏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亦年八十餘以壽終

張長安 李奇曰長安名

唐長賓

褚少孫 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沛人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也

江公

漢書儒林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 服虔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也 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

江翁曰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遏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

張游卿

王扶 丁進士杰云陸璣草木疏王扶漢書儒林傳一作王符

許晏 丁杰云陸璣草木疏亦云許晏為游卿門人經典釋文序錄則云扶授許晏

漢書儒林傳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為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

許氏學

陳留風俗傳許晏字偉君受魯詩於瑯琊王扶改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羣許偉君御覽四百九十六

薛廣德

漢書薛廣德傳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龔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議論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御史大夫廣德温雅有醖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凡十月免賜安車駟馬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龔勝

龔舍

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明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有詔皆徵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以子博爲侍郎王莽秉政勝遂歸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爲泰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拜爲光祿大夫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爲

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年七十九矣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高嘉

高容

陸璣草木疏平原高嘉亦以詩授元帝爲上谷太守傳子容少以下疑有闕文爲光祿大夫孫詡以文任爲郎中以世傳魯

詩綜答王莽時逃去不仕

高詡 案據陸璣疏則詡乃高嘉之孫也後漢書云曾祖父嘉漢衍曾字

後漢書儒林傳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宏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卓茂

後漢書卓茂傳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

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爲通儒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復以茂長子戎爲太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薨車駕素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

魯恭

後漢書魯恭傳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父爲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鄉里奇之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絕人閒事兄弟俱爲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其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後拜侍御史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再爲司徒以老病策罷年八十一卒長子謙爲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

魯丕

後漢書魯丕傳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當世名儒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時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爲議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元和元年徵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冠幘履韤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

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說則道不明若規矩
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
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
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
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
無令芻蕘以言得罪丕遷侍中再爲三老年七十五卒于
官

許晃

李業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

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
攝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
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
稱疾不起數年述恥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
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業遂飲
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
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
其高節圖畫形像

右師細君 章懷後漢書注云姓右師

包咸

〈後漢書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
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
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
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迺
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
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
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遷大
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
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年七

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教授和帝

魏應

〈漢書儒林傳〉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
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
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
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
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
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
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異同使應專掌問難侍中淳于恭
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

尉卒於官

陳重

後漢書獨行傳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㠯讓義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後拜侍御史卒

雷義

後漢書獨行傳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㠯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

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李咸

謝承後漢書李咸字元章汝南西平人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習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三府並辟司徒胡廣舉茂才除高密令政多奇異青州表其狀建寍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飯醬菜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刺史二千石牋記非公事不發省以老乞骸骨見許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 後漢書胡廣傳注

陳宣

謝承後漢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剛猛性毅博學明魯詩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卽位徵拜諫議大夫 續漢書五行志注

李炳

謝承後漢書李炳字子然鄮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材除名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

蔡朗

蔡邕集蔡朗碑朗字仲明陳留圉人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莫不自遠並至元和元年徵拜博士遷河閒中尉瑯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率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相江都靡以加焉年六十八丞與六年卒

武榮

洪适隸釋漢武榮碑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微靡不貫綜久游太學藐然高厲汝南蔡府君察舉孝廉除郎中遷執

金吾丞

喬樅謹案韋賢治魯詩事博士大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元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此碑云榮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魯詩之有韋君章句史所未著惟見於是碑而已

魯峻

洪适隸釋漢魯峻碑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顔氏春秋博覽羣書無物不栞學爲儒宗行爲士表舉孝廉除郎中謁者河內太守丞喪父如禮辟司徒府舉高第侍御史東郡頓邱令視事四年比縱豹產化行如流遷九

江太守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歌以公事去官爲司空王暢所舉徵拜議郎太尉長史御史中丞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董督京輦掌察羣寮蠲細舉大権然疏發彈紏五卿華夏祗肅遭母憂自乞服竟還拜屯騎校尉以病遜位閉門靜居琴書自娛年六十一熹平元年卒

喬樅謹案趙明誠金石錄云酈道元注水經引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金鄉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今墓與石室尚存惟此碑爲人輦置任城縣學矣余嘗得石室所刻畫像與延之所記合又其他地理書如方輿志寰宇記之類皆作峻惟水經注誤轉寫爲恭爾

魯詩遺說攷目錄

國風卷弟一
周南召南一之一
邶風一之二
鄘風衛風一之三
國風卷弟二
王風鄭風二之一
齊風至唐風二之二
秦風陳風二之三
會風至豳風二之四

小雅卷弟三
鹿鳴至魚麗三之一
南有嘉魚至吉日三之二
鴻鴈至無羊三之三
小雅卷弟四
節至巷伯四之一
谷風至信南山四之二
甫田至賓之初筵四之三
魚藻至何草不黃四之四
大雅卷弟五
文王至文王有聲五之一
生民至板五之二
蕩至召閔五之三
頌卷弟六
周頌六之一
魯頌六之二
商頌六之三

魯詩遺說攷卷第一（一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一

喬樅謹案史記儒林傳言魯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漢書蓺文志載魯故二十五卷魯說二十八卷其卽申公之訓歟

史記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太史公自敘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又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

喬樅謹案史記敘傳自言講業齊魯之都子長宜習魯詩又儒林傳言韓嬰爲詩與齊魯閒殊似不深信韓氏且子長時詩惟魯立博士故史記所引詩皆魯說也

喬樅謹案全氏祖望云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安國爲魯詩者也史遷所傳當是魯詩喬樅今卽以史記證之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據是以斷史記所載詩必爲魯說無疑矣

補荀子勸學篇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凡喬樅所增輯者加補字別識之下倣此

補又儒效篇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詩言是其志也故風之所以爲不遂者取是以節之也小雅之所以爲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爲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頌之所以爲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畢是矣鄉是者臧倍是者亡鄉是而不臧倍是而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

補又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喬樅謹案應劭風俗通義卷七云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號曰列大夫是時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漢書楚元王傳云王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劉向校錄孫卿書亦云

浮邱伯受業孫卿爲名儒據此是申公詩學出於荀子荀書中說詩者大都爲魯詩故訓傳所本今故綴之列於魯詩原其所自始也又案陸璣草木疏末叙四家授受源流以毛詩爲傳自荀卿陸德明釋文叙錄載徐整說以毛公爲傳自帛妙子上溯及子夏又載或說一云荀卿授大毛公陸意似以徐整說爲正徐亦吳太常卿與元恪同時先後耳二說無從定其孰是而魯詩授受源流則漢書章然可攷也

補淮南王離騷傳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

喬樅謹案淮南此語與荀子大意畧同司馬子長作屈原列傳卽用淮南王語蓋皆述魯詩之義也

補淮南氾論訓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

補又詮言訓詩之失僻○高誘注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於邪

喬樅謹案此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儒林叙傳說合據王充論衡引詩家曰周衰而詩作則知淮南之語本諸魯詩也

補又說山訓欲學謳謳者必先歌羽樂風○高誘注夫理性情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

後漢書魯丕疏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所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毋令芻蕘以言得罪

喬樅謹案魯丕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見後漢書儒林傳

周南

關雎

補何晏論語集解孔安國曰關雎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

喬樅謹案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爲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則所說詩義皆本於申公訓故也

史記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

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

又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又儒林傳敘周室衰而關雎作

漢書杜欽上疏曰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冀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鷄鳴佩玉

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歌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案據李奇臣瓚注知杜欽習魯詩

劉向列女傳三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魏曲沃負篇○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

案劉中壘列女傳皆魯詩

喬樅謹案漢書楚元王傳元王少時嘗與申公受詩於浮邱伯王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元王詩世或有之向爲元王子休侯富曾孫本傳雖不言其習魯詩然漢人最重家學知向所述必出於魯詩也又漢書藝文志云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是志所載皆採七略之文其於三家詩言魯最爲近

之益足證劉氏治詩之爲守其家學矣

又謹案列女傳夫人晏出朝句郝懿行安人王氏補注云夫人二字衍文也文選李善注引無之喬樅攷文選後漢書皇后紀論注引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則傳本有夫人二字非衍文也列女傳古有曹大家綦毋邃虞貞節注今皆不傳李善所引虞貞節語卽虞注列女傳之文又李善注引列女傳關雎豫見而今本列女傳作關雎起興與選注亦異王氏念孫曰作豫見者是也漢書杜欽傳贊言關雎見微後漢書楊賜傳言關雎見幾卽此所

謂豫見也今本作起興者後人不曉魯詩之義而
妄改之耳王氏詩攷引列女傳尙作豫見
〔揚雄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案揚子以關雎爲康王時作亦魯詩說
〔王充論衡謝短篇〕詩家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
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
案論衡述詩家關雎說亦據魯詩
喬樅謹案論衡書解篇言詩家獨擧魯申公是仲
任治魯詩之明證

〔袁宏後漢紀楊賜上書曰〕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
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曰〕
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
案楊賜與蔡邕同定石經魯詩
〔又皇后紀論〕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李賢注曰〕前書音
義云是魯詩
〔應劭風俗通義〕昔周康王一旦晏起詩人以爲深刺天
子嘗夜寢蚤作身省萬機 文選卷六十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李注
案以關雎爲康王時者皆魯說也

〔蔡邕青衣賦〕關雎之潔不蹈邪非 藝文類聚初學記古文苑同
以用魯詩漢石經可證
〔張超誚青衣賦〕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
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配以窈窕防微消漸
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 古文苑
喬樅謹案此以關雎爲畢公作與論衡大臣刺晏
之語相合蓋魯詩所傳如此超字子並河間人見
後漢書文苑傳與蔡中郎同時又案路史高辛紀
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諷暴公是
畢公之誤羅泌之語卽本此賦也

(補)漢書杜欽傳贊曰庶幾乎關雎之見微
喬樅謹案孟堅關雎見微之語卽楊賜所謂見幾
而作也
〔又張衡傳思元賦曰〕偉關雎之戒女
案平子用魯詩觀東京賦說斯干與劉向合是其明
驗也
關關雎鳩
(補)陸賈新語道基篇關雎以義鳴其雄
喬樅謹案陸賈時尙未有齊韓毛詩今採其說詩
者附於魯云

補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雎雄之不乘居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淮南云云即此義亦用魯詩也今本淮南子作不乖居也乖乃乘字之譌高郵王氏讀書襍志云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案淮南說林云鷙鳥不雙義與此同張超誚青衣賦云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廣雅曰乘耦雙匹二也不乘居者即不雙侶之謂也

補揚雄挍獵賦王雎關關

補張衡思元賦雎鳩相和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補列女傳一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也湯妃有㜪傳

喬樅謹案此義與毛傳異鄭君詩箋云言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說即本魯詩據此知鄭君箋詩多用魯義范史特言從張恭祖受韓詩而不知其兼通三家也又案列女傳爲魯詩當作好仇爾雅注所引詩可證今本列女傳作好逑乃後人傳寫妄據毛詩改字耳

補王逸楚詞九歌注窈窕好貌詩曰窈窕淑女

喬樅謹案臧鏞堂拜經日記言叔師楚詞注所引詩多與毛韓異而與爾雅及列女傳有合者蓋魯義也喬樅攷叔師引詩如好人媞媞者公子之類顯與韓毛文異此詩窈窕毛傳訓作幽閒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君韓詩章句亦云窈窕貞專貌見文選顏延之詩李注引又匡衡習齊詩其說窈窕淑女謂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義與毛詩並同是知叔師所用信爲魯詩矣揚子雲方言云窕美也陳楚周南之閒曰窕自關而西秦晉之閒凡美色或謂之好或謂之窕美狀爲窕美色爲豔美心爲窈子雲用魯詩故與叔師說合毛詩釋文引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又張揖廣雅云窈窕好也皆本魯詩說

補爾雅釋故仇匹也○李巡注仇怨之匹也怨耦曰仇一切經音義○郭璞注詩曰君子好仇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爾雅所載詩字訓義皆魯詩據釋故陽予也出魯詩陽如之何此爾雅是魯詩之明驗故舊注所引並用魯詩喬樅攷郭注亦多承用漢人舊義若犍爲舍人劉歆樊光李巡等注

徵引詩經皆魯今文往往與毛氏異郭注沿襲其文如射厭也引詩服之無射肝憂也引詩云何肝矣祓福也引詩祓祿康矣皆與毛氏顯異而湯子也注稱述魯詩蘆荎注引詩山有蘆與石經魯詩合尤其確證君子好仇毛詩作逑齊詩同魯作仇詩正義引孫炎爾雅注云相求之匹或疑孫本爾雅作逑字今詳正義下文云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則知孫注雖訓異而字仍同也

左右流之

補 爾雅釋故 左右勴也○郭璞曰勴謂贊勉詩曰左右流之

喬樅謹案勴字即勸之省許氏說文云勸助也

寤寐思服

補 爾雅釋故 服事也○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毛傳云服思之也魯義不與毛同鄭箋以服為事用魯詩之訓改毛也

左右芼之

補 爾雅釋言 芼搴也○某氏曰搴猶拔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拔取菜也

喬樅謹案此魯詩芼之之訓也毛傳釋芼為擇其義微異攷說文芼艸覆蔓也詩曰左右芼之玉篇覒擇也詩曰左右覒之本亦作芼然則芼字乃覒之假借耳說文之訓義與魯毛不同蓋用齊詩說禮記昏義言婦人將嫁教于宗室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即覆蔓之義也

葛蕈

蔡邕協和婚賦 葛蕈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

案蔡邕用魯詩此以葛蕈為婦人恐嫁失時之詩當亦魯說

喬樅謹案蕈毛詩作覃攷禮記緇衣釋文儀禮鄉飲酒注燕禮注釋文俱云葛覃本亦作蕈知蕈字為三家今文也高誘淮南原道訓注潭讀葛覃之覃又潯讀葛覃之覃字皆不從艸高氏亦用魯詩疑覃字是後人順毛改之

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高誘呂覽仲春紀注 倉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秦人謂之黃離齊人謂之摶黍幽冀謂之黃鳥詩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

案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甯戚歌碩鼠之詩與後漢書

馬融傳注引說苑合又以鹿鳴爲刺上之作與蔡邕
琴操合是其用魯詩說之證

補 爾雅釋木灌木叢木○郭璞注詩曰集于灌木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樌木字又作灌下木叢生爲
樌釋文同據陸本則注引詩當亦作集于樌木郭
用魯注魯詩之文故字同作樌與毛詩異或本爾
雅及高誘呂覽注作灌木者是後人依毛詩改字
也

其鳴喈喈

補 王逸楚詞九思曰鶬鶊兮喈喈

是刈是鑊爲絺爲綌

補 爾雅釋訓是刈是鑊鑊煑之也（此從釋文本）○舍人曰是
刈刈取之是鑊煑治之○孫炎曰煑葛以爲絺綌（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是乂本亦作刈攷說文乂芟
草也或从刀作刈郝氏懿行云刈與鑊配並是器
名故齊語云挾其槍刈耨鎛韋昭注刈鎌也方言
云刈鉤說文鉤作[illegible]云鎌也然則刈者芟草之器
因而亦名芟草爲刈也又鑊字爾雅釋文云又作
濩案毛詩正作濩卽鑊之假借詩正義引爾雅云
云又申之曰以煑之於鑊故曰鑊煑非訓鑊爲煑

據此知孔氏所見爾雅本亦作是鑊鑊字見魯詩
文爾雅本又作濩者後人順毛所改也毛詩釋文
引韓詩云濩瀹也則韓詩亦同毛而與魯文異矣

服之無射

補 爾雅釋故射厭也○郭璞曰詩曰服之無射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古今字之異爾雅釋文云
射字又作斁今爾雅注作斁字葢依毛詩改之

補 王逸楚詞招䰟注射厭也詩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篇婦人所以有師者何學事人之道也詩
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案班固撰白虎通義多採魯詩說其以魯爲主者以
當時會議諸儒如魯恭魏應皆習魯詩而承制問難
又出於魏應所以本書稱詩傳皆魯故也

歸寍父母

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
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寍○徐彥曰自從也
言從大夫妻以下卽詩云歸寍父母是也案詩是后妃
之事而云大夫妻者何氏不信毛叙故也（莊二十七年）
喬樅謹案據此諸侯夫人無歸寍禮則不以葛覃

為后妃之事與蔡邕說合郘公所述蓋出於魯詩故知者以隱五年解詁稱魯詩傳又桓四年解詁言君於臣有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引詩王曰叔父與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說合僖四年解詁言周公黜陟之事引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與白虎通巡狩篇引詩說合定八年解詁言璋為郊事天之玉引詩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與爾雅釋訓舍人注引詩說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証也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補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之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楊倞曰采易得之物實易滿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則不能滿況乎難得之正道而可以他術貳之乎

喬樅謹案申公之學出於荀子魯詩卷耳之說當本此義以淮南高註證之益可見也寘之淮南子引詩仍作寘彼與毛詩同

補淮南俶真訓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高誘曰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為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猶采易得之菜不能滿易盈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喬樅謹案高註淮南即用魯義為解

我馬虺隤

陟彼高岡我馬元黃

我馬瘏矣我僕痡矣

補爾雅釋故痡瘏虺頹元黃病也○孫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瘏馬疲不能進之病虺頹馬疲不能升高之

病元黃馬更黃色之病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云瘏詩作屠痡詩作鋪毛詩釋文云瘏本又作屠非痡本又作鋪同陸氏於爾雅釋文引詩蓋據或本一曰疑是韓詩唐惟韓詩尚存也

蔡邕述行賦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以元黃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車軏折兮馬虺頹逢尤篇

喬樅謹案毛詩作我馬虺隤隤頹古字通用

揚雄逐貧賦陟彼高岡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瘏病也詩曰我馬瘏矣思古篇

云何盱矣

補 尒疋釋故盱憂也○郭璞注詩曰云何盱矣

喬樅謹案盱毛詩作吁傳云憂也郭注所引字與毛殊是據舊注魯詩之文釋文又云盱本或作忓吁盱疑皆忓之假借

南有樛木

葛藟纍之

劉向楚詞九嘆曰葛藟虆於桂樹兮○王逸注藟巨荒也虆緣也詩曰葛藟虆之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陸璣云藟一名巨荒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陸德明釋文引同巨荒今本竝誤作巨荗易困卦釋文荗作荒不誤又多幽州謂之推藟句臧鏞堂曰宋槧傳箋本載釋文作巨荒不誤據元恪草木疏末著魯齊韓毛四家詩授受四篇則雖以毛爲主爲之作疏而實兼取三家之說故釋葛藟與叔師所述魯訓合也又案高注呂氏春秋季春紀纍牛云纍讀如詩葛纍之纍注淮南時則訓纍牛云纍讀葛藟之藟誘用魯詩讀如詩葛纍之纍當作讀如詩葛藟纍之之纍二注文並脫譌

福履將之

補 爾雅釋言履祿也○郭璞注詩曰福履將之

螽斯

宜爾子孫繩繩兮

補 尒疋釋訓繩繩戒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繩繩本或作憴同食蒸反作憴者魯詩之文也憴憴與兢兢義竝訓戒字當作憴爲正毛詩傳云繩繩戒慎也蓋古文以繩爲憴之假借韓詩外傳九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亦取戒慎之義與魯毛說同漢書禮樂志繩繩意變注引孟康曰繩繩衆多也别爲一解蓋據齊詩

兔罝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補 列女傳二天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惟至德能之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楚接輿妻傳

補 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罝兔網也詩云肅肅兔罝

喬樅謹案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引詩同

補 論衡宣漢篇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

補 趙岐孟子章指兔罝窮處

喬樅謹案邠卿以小弁詩爲伯奇作與王充論衡

合以文王詩殷士爲微子與劉向疏及白虎通合
是用魯詩之驗此兔罝詩毛序以爲后妃之化賢
人衆多今攷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兔罝絕響於
中林五臣注劉良曰詩曰肅肅兔罝喻殷紂之賢
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劉說當本韓詩惡惟
韓詩尙存也又墨子尙賢篇文王舉閎夭泰顚于
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是此詩卽賦閎夭泰顚
事三家詩說當必有據邠卿用魯詩而兔罝窮處
之語與劉向合則知魯說與韓詩同義矣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說苑復思篇〕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
　案說苑新序出劉向凡所引詩當亦從魯
〔補〕〔呂覽報更篇〕詩云赳赳武夫公侯扞城〔高誘注〕言其
賢可爲公侯扞難其城藩也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
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訓干
爲禦與此扞難之義合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補〕〔徐幹中論法象篇〕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
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
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詩
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喬樅謹案徐幹說兔罝詩亦本魯詩之義

芣苢

〔列女傳四〕蔡人之妻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
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
之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其
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將始於捋采之終
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又不

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子曰宋
女之意甚貞而壹也○〔頌曰〕宋女貞慤持心不傾（喬樅案舊譌作願王安人補注云當作傾與下韵）
夫有惡疾意猶一精毋勸去歸作
詩不聽後人美之以爲順貞
　喬樅謹案文選辨命論注及御覽七百四十引韓
詩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也是韓說與魯詩同毛
詩序云芣苢后妃之美也別爲一義異於魯韓

漢廣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補〕〔劉向列仙傳〕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

漢之游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順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仙傳所載與文選注（張平子南都賦左太沖蜀都賦江文通江賦張景陽七命注並引）初學記（卷七）及太平御覽（六十二又八百）二所引韓詩內外傳畧同說文魅字下亦引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逢二女魅服蓋魯韓兩家於漢有游女之詩並舉此事爲証也楊雄羽獵賦漢女水潛應劭云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也子雲說關雎用魯詩可見此亦魯說又吳淑事類賦引列仙傳云鄭交甫至漢臯臺下見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二女解與之既行反顧二女不見佩珠亦失而此傳無佩珠語當是傳寫闕逸張平子用魯詩南

都賦言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是其証也又案文選琴賦注引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漢臯見之聘之橘柚列女傳疑是列仙傳之誤

補 列女傳六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太平御覽引瑱作璜璜半璧也當从御覽）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往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心譚譚（郝氏懿行曰譚譚蓋燂燂之借音爾說文燂火熱也作燂爲是）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王安人補注曰韓詩外傳地作氾此誤）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補注曰授乃受字之誤）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

第7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6

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
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
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補注曰韓詩外傳息作思此魯詩也當與韓詩同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
補王逸楚詞九思曰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
補陳琳神女賦曰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
人之攸嘆想神女之所游
喬樅謹案此亦皆用魯韓詩說

江之羕矣

補許慎說文水部羕水長也詩曰江之羕矣
喬樅謹案說文永長也引詩曰江之永矣說文多
以毛為主而閒亦兼載三家義攷韓詩字作漾見
文選登樓賦注所引薛君章句則此作羕者是魯
詩也爾雅釋詁曰羕長也說與此同卽釋魯詩江
之羕矣郭注乃云羕所未詳何其疏漏乎

不可泭思

補爾雅釋言泭柎也○孫炎曰泭覆木水中為柎栰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尒雅泭字作方邢疏仍依
經作泭字又引漢廣不可方思云泭方音義同方
卽泭之假借也又陸氏釋文云泭樊本作柎詩正
義引孫亦作柎與樊同惟邢疏引孫作泭字

言采其蔞

王逸楚詞大招注蔞香草也詩曰言采其蔞
喬樅謹案據叔師所引知魯詩刈字作采不與毛
詩同也木言刈草言采刈采散文亦通然以全詩
例之如采蘋采藻采葑采菲采芑采薇凡草之類
皆言采其義尤合廣韵十九侯引詩亦作言采其
蔞蓋據三家之詩草木疏釋蔞云其葉似艾白色
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

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蔞
為香草也元恪多採三家詩說

汝墳

列女傳二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
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
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
昔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
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
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罹患害
而已夫鳳鳥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

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廹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是以知周南之愛而能匡夫也王安人補注云爰爾廹於暴虐而能匡人也爾爾字疑皆衍文○頌曰周大夫妻夫出治土維戒無忌勉爲父母凡事遠周爲親之在作詩魴魚以敕君子王氏念孫云周當爲害上文害字凡兩見是其証隸書害字或作周與周相似又涉上文周南而誤

喬樅謹案魯詩王室如燬不作燬煋字與齊韓毛竝異王安人補注以爲如燬者言王室多難如將毀缺不堅完也又案毛詩但言婦人閔其君子不

亦言爲大夫傳箋皆然而正義引王肅曰當紂之時大夫行役王基曰汝墳之大夫久而不歸樂詳馬昭孔晁孫毓等皆云大夫蓋本魯詩也

遵彼汝墳

王逸楚詞九章注水中高者爲墳詩云遵彼汝墳

補爾雅釋地汝有墳○李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名

喬樅謹案墳爲汝旁地名攷史記高祖功臣年表汝陰爲夏侯封國漢書地理志汝陰注莽曰汝墳續漢書郡國志汝陰注云地道紀有陶邱鄉詩所謂汝墳也水旁之地多肥美者周官大司徒辨五

地之物生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鄭君釋墳爲水厓以介物爲黿鼉之屬水居陸生者是墳衍皆指水旁之地而言高者曰墳平者爲衍也墳濆古字通用然詩汝墳字不作濆也郭璞爾雅注於汝爲濆下引詩曰遵彼汝濆其說非是據釋文云濆字林作涓衆爾雅本皆作涓則濆乃譌字耳釋水上言汝爲涓此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故與河爲灉江爲沱諸別出之水以類言之下言汝有墳此汝旁肥美之地名故與江有沱河有灉諸水旁之地亦以類言之下又云滸水厓水草交爲湄皆

指水旁之地也李巡於江有沱注云江溢出流爲沱則於汝爲涓下注亦當然是分辨二者極爲明晰自景純本涓譌爲濆遂誤仍詩之汝墳卽爾雅之汝爲濆而引詩以實之又於下文江有沱河有灉汝有墳注云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酈道元水經注本之以誤沿誤後人疑義紛起或執其說釋詩之遵彼汝墳爲爾雅別出之水或糾其失謂爾雅之汝爲濆爲景純私改之本而不知釋水之文前後別言判然各異李巡之注彼此異解昭然無疑也魏晉以來解經好自立說淹沒前義

使古注善本淪喪無存如王弼注周易而孟京荀虞諸家之注廢梅賾作孔傳而伏賈鄭王諸家之注廢杜預注左傳而賈鄭馬服諸家之注廢爾雅自景純注出而舍人樊光李巡孫炎之注亦廢矣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幸而百家引述其佚時見於他說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則片詞隻字其寶貴宜何如也

惄焉且飢

蔡邕青衣賦思爾念爾惄焉且飢

案且飢當是旦飢之譌旦飢猶朝飢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故云惄思也舍人曰志而不得之思也釋言云惄飢也李巡曰惄宿不食之飢也皆本魯詩之訓

麟趾

麟之頌

補爾雅釋言頌題也○郭璞曰題額也詩曰麟之頌

喬樅謹案頌毛詩作定傳訓義同介疋釋文頌字又作定注同定者頌之假借毛古文作定三家當俱作頌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麟似麕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詩云麟之角振振公族是也哀公十五年

召南

鵲巢

補蔡邕琴操古琴曲有歌詩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喬樅謹案今琴操鵲巢亡闕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補新序雜事篇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采蘩

補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

喬樅謹案潛夫論以鹿鳴為刺詩與司馬遷史記年表蔡邕琴操高誘淮南注並合又以行葦為咏公劉詩亦與劉向列女傳合是其用魯詩之明證然則此以采蘩為怨詩者當亦指魯說也

公侯之宮

補蔡邕獨斷廟寢總謂之宮詩云公侯之宮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補爾雅釋蟲草螽負蠜○郭璞曰詩曰喓喓草蟲謂常羊也又曰趯趯阜螽

憂心𢥞𢥞

王逸楚詞九歌注𢥞𢥞憂心貌

喬樅謹案毛詩憂心忡忡臧鏞堂云忡忡三家必有作𢥞𢥞者廣雅釋訓𢥞𢥞憂也正釋此詩攷張揖多用三家詩其釋𢥞𢥞與叔師合蓋皆魯訓也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補說苑君道篇孔子對魯哀公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人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能聞斯言也哉

喬樅謹案據劉向此說則知魯詩之義不以草蟲為大夫妻作也春秋左氏傳云鄭七子享趙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與說苑好善道之說意旨相合當即魯詩所本其義與毛氏異

補爾雅釋詁遘遇也○邢昺曰召南草蟲曰亦既遘止

喬樅謹案遘毛詩作覯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於毛也邢疏所引必據爾雅舊注之文知是魯詩也說苑引詩亦當作遘字為正

我心則⿰忄夷

補爾雅釋言⿰忄夷悅也○郭璞曰詩曰我心則⿰忄夷

喬樅謹案釋文⿰忄夷本又作夷攷毛詩我心則夷傳云夷平也夷⿰忄夷古今文之異郭注引詩訓⿰忄夷為悅是據魯詩之訓

采蘋

于以采蘋

補爾雅釋草萍蓱其大者蘋○郭璞注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詩曰于以采蘋

甘棠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甘棠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補史記敘傳嘉甘棠之詩

補王褒講德論采詩以顯至德歌咏以董其文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

喬樅謹案子淵論中引傳曰詩人感而後思云云與說苑貴德篇引召南詩傳文合當亦習魯詩者李善文選注以爲樂緯動聲儀文時魯齊詩久亡故李善但據樂緯爲證耳

補揚雄甘泉賦曰函甘棠之惠

補潛夫論忠貴篇周公東征後世追思召公甘棠人不忍伐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

補又愛日篇邵伯訟不忍煩民聽斷棠下而致刑錯

補論衡須頌篇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

補淮南繆稱訓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

補高誘淮南氾論訓注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

補應劭風俗通義一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于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爲所煩勞不舍鄉亭止於棠樹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爲作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說苑貴德篇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歎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補漢書劉歆廟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見韋元成傳）

補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

補又巡狩篇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稅舍於野樹之下也

補白虎通封公侯篇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王逸楚詞九歎注甘棠杜也詩曰蔽芾甘棠（思古篇）

蔡邕劉鎮南碑頌蔽芾甘棠召公聽訟周人勿剗我賴其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勿翦韓詩作剗中郎用魯詩字當作鬋與漢書劉歆廟議引同此作剗者蓋後人傳寫從韓詩改之耳又說苑及白虎通兩引詩勿翦勿伐皆當作鬋爲是

召伯所稅

補 爾雅釋詁稅舍也○郭璞注詩曰召伯所稅

喬樅謹案稅毛詩作說釋文云說本或作稅又作脫同攷鄉射禮注今文說皆作稅是說稅古今字之異毛古文作說三家今文作稅

行露

列女傳四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始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理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頌曰召南申女貞一脩容夫禮不備終不肯從要以必死遂至獄訟作詩明意後世稱誦

喬樅謹案以行露爲申女作魯詩之說較諸家爲詳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見上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補 服虔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左傳宣元年正義引

喬樅謹案服說與劉中壘合亦用魯詩之驗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

漢書谷永上疏曰退食自公私門不開德配周召忠合羔羊 儒林傳

案谷永用魯詩以文三王傳引中冓及本傳引閻妻定之

喬樅謹案漢書薛宣傳載谷永疏曰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越

職陳宣行能咨永疏舉羔羊詩大意以喻行潔與
韓詩章句言其德能稱潔白之性訓義正合是魯
韓說同

補 王逸楚詞九思曰士莫志兮羔羊注曰言士貪鄙無
有素絲之志般潔之行也

素絲五紽

補 爾雅釋訓紽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紽縫之界域也

芆梅

芆有梅

補 趙岐孟子章句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贊引孟子莩作芆注引鄭
氏云芆音蔈有梅之蔈芆零落也說文𠬪部云𠬪
物落上下相付也讀若詩摽有梅段氏玉裁注以
毛詩摽字爲𠬪之假借孟子作莩者芆之字誤丁
公著孟子音義云莩有梅韓詩也唐惟韓詩尚存
故丁音義云然實則邠卿所引據魯詩文蓋此詩
魯韓同作芆與毛氏文異蔡邕賦作摽梅亦後人
順毛改字也

求我庶士

補 蔡邕協和婚賦摽梅求其庶士

迨其謂之

補 爾雅釋故謂勤也○郭璞注詩曰迨其謂之

小星

肅肅宵征

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宵夜也詩云肅肅宵征

抱衾與幬

補 爾雅釋訓幬謂之帳○郭璞曰今江東亦謂帳爲幬
喬樅謹案爾雅幬帳之訓正釋此詩幬字知魯詩
作抱衾與幬也邢昺疏言幬與裯音義同然則鄭
箋裯牀帳也之解與毛傳襌被義異蓋用魯訓又

案鄭志張逸問此箋不知何以易傳答曰今人名
帳爲裯雖古無名被爲裯是裯帳之訓三家詩說
皆同

寔命不猶

補 爾雅釋言猷若也○郭璞注詩曰寔命不猷
喬樅謹案猷毛詩作猶傳云若也訓義亦同

野有死麕

補 爾雅釋獸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絕有力豣

有女懷春

補 淮南繆稱訓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高誘曰

春女感陽則思秋士感陰則悲
補張衡思元賦處子懷春
林有樸樕
補爾雅釋木樸樕心○某氏曰樸樕斛樕也有心能溼
江河閒以作柱○孫炎曰樸樕一名心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樸樕材中作柱則非小木矣某氏用魯
詩故與毛異訓今爾雅作樕樸邢疏以爲傳寫之
誤
無使尨也吠
補爾雅釋畜尨狗也○郭璞注詩曰無使尨也吠

喬樅謹案無宋本作无字
何彼襛矣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鄭元箴膏肓何彼襛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
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
案賈公彥儀禮士昏疏云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
其車箴膏肓云云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
喬樅謹案鄭君箴膏肓是據左氏說以駮公羊家
說左氏與魯詩同一師傳然則此蓋魯詩之義也
騶虞

蔡邕琴操騶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
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周
道衰微禮義廢弛強淩弱衆暴寡萬民騷動百姓愁苦
男怨於外女傷於內內外無主內迫情性外逼禮儀歎
傷所說而不逢時於是援琴而歌
案文選李陵與蘇武詩注引琴操云騶虞者邵國之
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又曹子建贈丁
儀王粲詩注引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琴
操蔡邕所撰邕用魯詩此說騶虞當亦本於魯故
彼茁者葭

補爾雅釋草葭華○樊光曰詩云彼茁者葭
趙岐孟子章句十茁生長貌詩云彼茁者葭
案邠卿注孟子多用魯詩如以小弁爲伯奇作是主
魯說之證
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賈誼新書禮篇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
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
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
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
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

之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案賈太傅時惟有魯詩此所說騶虞詩卽魯義也

補 爾雅釋獸豕牝豝○郭璞注詩曰一發五豝

補 說文豕部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拏也詩曰一發五豝

喬樅謹案一毛詩作壹郭注爾雅所引與說文合皆據魯詩又說文豝字兼載二義其以豝爲豕二歲之名蓋齊韓說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獵之田也 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又漢書班固傳注同

許愼五經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案此與賈誼新書以虞爲囿之司獸說合

補 左思魏都賦邁梁騶之所著

一發五豵

補 爾雅釋獸豕生三豵

鄭志張逸問曰豕生三豵不知母豕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自三以上更無名也

喬樅謹案此魯說也與毛義異鄭君箋詩蓋據魯以改毛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一 一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二

邶風

柏舟

列女傳四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惟夫婦同庖 八字据范氏詩補傳所引增入 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　心

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　而不　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齊女嫁衛厥至城門公薨不反遂入三年後君欲同女終不渾作詩譏刺卒守死君

喬樅謹案衛宣夫人御覽四百四十一引作衛寡夫人顧千里云列女傳寡字誤作宣王安人補注亦云此與魯寡陶嬰之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作宣者形之誤耳說卦宣髮作寡髮亦其例補注又云

案魯詩說女以不聽同庖之言至於兄弟覯怒搴小見侮石席盟心摽擗悲吟觀其摛詞終託飛乃知此女遂終於衛而不復歸良足悕已

汎彼栢舟

揚雄逐貧賦汎彼栢舟

炯炯不寐如有隱憂

楚詞遠遊曰夜炯炯而不寐兮○王逸注憂以愁戚目不眠也詩云炯炯不寐

又楚詞九章注隱憂也詩曰如有隱憂悲回風

補嚴忌楚詞哀時命曰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

茲○王逸注言已中心愁怛目為炯炯而不能眠如遭大憂常懷戚戚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耿耿不寐如有殷憂見陸士衡歎逝賦注此作炯炯者魯詩與韓文異也臧鏞堂曰楚詞遠遊本亦作耿耿案叔師注云目不眠正釋炯炯字義而郎引詩炯炯不寐證之舊校云耿一作炯作炯者是也今注作耿耿猶儆儆引詩云耿耿不寐此乃後人據毛詩所改而遂以毛傳語竄入非王注本文哀時命仍作炯炯不寐可證也又隱憂一作殷憂洪興祖補注云隱痛也殷大也注言大憂疑作殷者是喬樅謂隱字亦得訓大劉向楚詞九歎曰帶隱虹之透迤叔師云隱大也是其顯證大憂二字叔師注往往用之故蠶懷篇心蛩蛩而懷顧兮注亦言已心中蛩蛩常懷大憂也九章悲迴風云孰能思而不隱兮叔師注引詩如有隱憂與呂氏春秋高注所引同則以殷隱二字音義並通也

補高誘呂覽貴生篇注隱幽也詩曰如有隱憂

補又淮南說山訓注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引詩耿耿當作炯炯此後人

傳寫妄改之下又引詩寤寐無為展轉伏枕此陳風澤陂詩文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寤寐咏嘆皆傳寫者顛倒錯誤也

不可以茹

補爾雅釋言茹度也○郭璞曰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

喬樅謹案毛詩與尒疋訓同馬瑞辰曰茹訓食為本義訓度者如之叚借釋詁如謀也謀亦度也自此之彼曰如以此度彼亦曰如矣書如五器卽度五器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補說苑立節篇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己也能不失己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所以越衆也

補新序節士篇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匡坐而弦歌子貢往見之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衽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

爲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補又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守節不移雖有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四衛宗二順篇又引詩我心匪石二句文同

補潛夫論斷訟篇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遺憂故美歸衛之志

補王逸楚詞九辯注我心匪石不變轉也執履忠信不離耆也

補湛方生貞女解曰志存匪石之固 藝文類聚卷十八

喬樅謹案湛方生晉時人貞女解引用柏舟詩語是據魯說故與毛義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補新書容經天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補漢書韋元成傳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棣棣善威儀也詩曰威儀棣棣

補朱穆絕交論詩云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後漢書本傳注

喬樅謹案朱穆以伐木爲刺詩與蔡邕說合蓋亦用魯詩王氏詩攷載朱穆絕交論引詩作不可算也今本後漢書注引仍作選字蓋所見本有不同耳選算雙聲古文通用論語何足算漢書作選可證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補荀子宥坐篇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喬樅謹案說苑至公篇引憂心悄悄二句文同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四詩邶風栢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慍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

喬樅謹案邪卿訓慍為怨毛傳訓慍為怒馬瑞辰曰毛傳慍怒也怒當作怨正義云怨此羣小人在於君側又云我忿小人侵侮故怨之也皆以怨釋慍是正義所據毛傳原作慍怨也之證倉頡篇慍恨也韓詩慍恚也恨恚皆怨也今釋文及正義本毛傳皆作怒蓋怨字形近之譌論語鄭注慍怨也何晏集解誤怨緜詩正義及一切經音義並引說文慍怨也今二徐本亦誤作怒喬樅謂毛傳慍怒也與韓詩慍恚也其義相同說文云恚怒也怒恚也二篆互訓是其義同之證緜傳曰慍恚也正義云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慍為恚此即六書轉注之義釋文慍下云怒也容或陸孔本不同未可以慍

訓怒為字之誤也

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憂慍悄悄

遘愍既多

王逸楚詞哀時命注遘遇也詩曰遘愍既多

喬樅謹案遘愍毛詩作覯閔與魯詩文異愍今本楚詞章句作閔舊校云閔一作愍作愍者是也又漢書王商傳贊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案遘閔亦當作遘愍班固幽通賦云考遘愍以行謠即用此詩語班用齊詩然則齊魯文同矣

寤辟有摽

補爾雅釋訓辟拊心也○郭璞曰謂椎胸也

喬樅謹案辟即擗之假借馬融笛賦云搯膺擗摽張景陽七命云兗豫為之擗摽即用詩語字皆作擗古今文之異耳爾雅釋文云辟宜作擗詩曰寤擗有摽又毛詩釋文云辟本亦作擘玉篇手部引詩正作寤擗有摽可證也陸氏所引蓋據韓詩又說文云晤明也引詩晤辟有摽亦三家之異文

補王褒九懷思忠篇寤辟摽兮永思

不能奮飛

張衡思元賦栢舟悄悄吝不飛

綠衣

補法言吾子篇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絺三千寒如之何矣

補高誘淮南精神訓注逐讀詩綠衣之綠

喬樅謹案楊雄高誘竝用魯詩而於此篇皆作綠衣是魯與毛同鄭君箋詩定綠衣爲褖衣之誤其義獨異疑本之齊詩據禮家師說爲解也

補列女傳八班婕妤賦綠衣兮白華自古兮行之

燕燕

列女傳一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

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以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頌曰衛姑定姜送歸作詩恩愛慈惠泣而望之母儀傳

案坊記引此詩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君注云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釋文曰此是魯詩攷列女傳此詩爲定姜送婦而作獻公無禮之事不涉作詩列女傳皆

用魯說頗與鄭君記注頗不合魯字疑誤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多述齊詩說釋文魯字疑齊之誤蓋此篇魯齊同以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說以爲送其婦歸而作詩齊以爲幷爲獻公無禮而作詩也王氏詩攷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誤作魯矣說詳齊詩遺說攷

遠于將之

補爾雅釋言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遠于將之

喬樅謹案毛傳訓將爲行鄭箋云將亦送也蓋用

魯義申毛

佇立以泣

補王逸楚詞離騷注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大司命注引作竚立

其心塞淵

蔡邕崔夫人誄塞淵其心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見前列女傳

喬樅謹案畜毛詩作勗傳云勉也勗字蓋卽畜之叚借馬瑞辰曰古畜字與孝好皆雙聲同在曉母故同義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孝經援神契云庶人行孝曰畜孟子云畜君者好君也釋名云孝好

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畜與孝古皆讀若朽好
讀若丑故音近而義同善父母爲孝凡通言善亦
曰孝故孝又爲愛好之通稱以畜寡人猶云以好
寡人耳

日月

列女傳七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
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
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
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
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

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
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
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已死乃謂盜曰所欲
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
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
至獻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篇魯詩之說與毛迥異而於史記敘
衛事爲合衛世家云初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
以爲太子爲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
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
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
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
子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
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白旄者殺之且
行壽知之乃謂太子曰毋行太子不可壽乃盜其
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卽殺之已死而太
子伋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伋又
新序云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
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不可
壽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

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
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
聽讒也語與列女傳大畧相同蓋皆本於魯詩惟
以伋爲至境而自殺與史記列女傳微異所傳聞
異詞耳傳言亂及五世王安人補注以爲五當作
三字之誤也三世謂宣惠懿又謂以傳言四馬白
旄推之干旄之詩疑卽爲此事而作白旄取易於
別識以詩云素絲故知爲白旄浚衛界上邑姜使
力士待伋之地姝忠順貌姝子謂伋子畀與也言
彼四馬白旄忠順之子何故以此與之深痛惜之

辭也補注諸亦有據存之以備一說

報我不適

〔爾雅釋訓〕不適不蹟也○〔郭璞曰〕言不循軌迹也

案爾雅釋文不適古述字又釋言適述也釋文引孫炎曰適古述字爾雅以不蹟釋不適卽訓此詩之報我不述而陸氏於不蹟下誤引沔水詩之念彼不蹟非是

喬樅謹案毛傳述循也說文述字亦訓爲循尒疋釋詁適循也訓義並同故郭注尒疋解不蹟爲不循軌迹也

終風

謔浪笑敖

〔補〕〔爾雅釋故〕謔浪笑敖戲謔也○〔舍人曰〕謔戲謔也浪意朗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戲謔笑之貌也○〔郭璞曰〕謂調戲也見詩

喬樅謹案舍人注蓋皆本於魯訓臧鏞堂云邪疏浪意朗也詩正義朗誤作萌邪戲也舊本上有笑字今按當衍喬樅謂笑字非衍也據邢疏戲笑邪戲謔笑之貌則邪戲也也字當爲衍文細玩舍人之注疑爾雅本作謔浪笑敖戲笑也故舍人以謔釋作戲謔以戲笑釋爲邪戲謔笑之貌否則既訓謔爲戲謔矣胡又以謔訓作笑貌乎又攷說文謔戲也从言虐聲詩曰善戲謔兮漢書地理志伊其相謔注云戲言也皆不以謔爲笑之貌則舍人注邪戲謔笑之爲連文益明矣今本爾雅及諸所引皆誤笑作謔非也

惠然肯來

〔補〕〔爾雅釋言〕惠順也肎可也○〔郭璞曰〕詩曰惠然肯來肯今通言

喬樅謹案釋文肯或作古肎字攷顧野王玉篇肎可也詩曰惠然肎來疑是魯詩文作肎也

不日有曀

〔王逸楚詞九歎注〕曀闇昧也詩云不日有曀逢紛篇

曀曀其陰

〔補〕〔蔡邕述行賦〕陰曀曀而不暘

喬樅謹案韓詩作壇壇薛君章句曰壇壇天陰塵也文與魯毛並異焉瑞辰曰曀又通𧫷與㬙晏子春秋屋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意林引作𧫷𧫷文選注引作㬙㬙皆當讀爾雅㬎隱之㬎㬎者翳也翳卽壇也翳壇㬙一聲之轉故義同古亦通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擊鼓

喬樅謹案史記衛世家莊公卒桓公立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其言州吁爲叔段伐鄭事與左傳異疑擊鼓之詩即爲此而作太史公用魯詩魯說當然也

擊鼓其鏜

補〔風俗通義六〕聲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

出故謂之鼓詩云擊鼓其鏜

于嗟夐兮

補〔呂覽盡數篇注〕夐大也遠也夐讀如詩云于嗟夐兮

喬樅謹案夐毛詩作洵傳訓遠也釋文云韓詩作夐夐亦遠也魯詩之文異毛而同於韓錢大昕曰古讀夐如絢夐與洵音相近胡承珙曰案文選思元賦儵眴眴兮反常閭注引蒼頡篇云眴視不明也靈光殿賦目矎矎而喪精張載注云矎矎目不正也是矎矎即眴眴洵之爲夐與此同例毛訓洵爲遠蓋以洵爲夐之假借耳

凱風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凱風亦孝子之詩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

案邠卿說小弁用魯詩此亦魯訓也

凱風自南

補〔爾雅釋天〕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注〕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毛詩正義邢疏同）○〔郭璞注〕詩曰凱風自南

補〔高誘呂覽有始篇注〕離氣所生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

〔王逸楚詞遠遊注〕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

母氏聖善

補〔列女傳三〕詩曰母氏聖善（孫叔敖母傳）

莫慰母心

補〔後漢書東平憲王傳〕肅宗賜書曰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喬樅謹案後漢書姜肱傳肱性篤孝事繼母恪勤感凱風之義兄弟同被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詩之有益人倫如此孔子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者此類是也

雄雉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補〕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說苑辨物篇詩曰瞻彼日月遙遙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補〕說苑雜言篇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遠害而名章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之謂也

〔補〕趙岐孟子章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濟有深涉深則濿淺則揭

〔補〕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曰濿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濿

喬樅謹案釋文厲本或作濿攷劉向楚詞九歎離世云櫂舟杭以橫濿兮王逸章句曰濿渡也由帶以上爲濿又遠逝云橫汨羅而下濿子政叔師並用魯詩字同作濿則爾疋厲字亦當從或本作濿爲正又說文水部云砅履石渡水也引詩曰深則砅砅或作濿許所偁詩作砅與魯韓毛文不同疑爲齊詩異文也

〔補〕包咸論語注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

喬樅謹案包咸習魯詩故所解與尒疋同

後漢書張衡應間曰深厲淺揭隨時取義

雝雝鳴雁

〔補〕爾雅釋故雝雝音聲和也○郭璞曰鳥鳴相和○邢昺曰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雁

喬樅謹案鹽鐵論引詩作雍雍鳴雁桓寬多用齊詩太平御覽及楚詞補注引作嗈嗈鳴雁皆韓詩也邢疏所引蓋本舊注魯詩之文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補〕白虎通嫁娶篇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際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

〔補〕王逸楚詞招魂章句敘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口曰召

喬樅謹案毛傳訓招招爲號召之貌釋文引韓詩云招招聲也叔師之說蓋本魯故

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
張衡應閒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逕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
補爾雅釋故䇓待也○邢昺曰邶風匏有苦葉云卬䇓我友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異於韓毛亦據舊注魯詩之文須䇓古今字

谷風
習習谷風
補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毛詩正義邢疏同○郭璞曰詩曰習習谷風
蜜勿同心
補爾雅釋故蠠沒勉也○郭璞曰蠠沒猶黽勉
喬樅謹案邢昺疏曰蠠沒猶黽勉者以其聲相近方俗語有輕重耳邶風谷風曰黽勉同心攷爾雅釋文蠠本或作𧖅說文曰𧖅古蜜字李善文選注傅季友表引韓詩曰蜜勿同心蜜勿僶俛也皆以聲轉爲義沒亦重文作沒沒易繫辭鄭注亹亹沒沒也又轉爲勿勿禮器鄭注大戴禮曾子立孝篇盧注並云勿勿猶勉勉也爾雅多魯詩訓蠠沒疑爲魯詩異文卽蜜勿之通假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補列女傳二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王氏念孫云古困厄字通作隘疑此文本作與人勤於隘無厄字今本作隘厄者後人旁記厄字因誤入正文耳富貴而不顧無禮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況於安新忘舊乎晉趙姬篇
喬樅謹案德音莫違二句又見列女貞順傳四息君夫人篇及節義傳五楚昭越姬篇引詩
補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補爾雅釋草菲芴又曰菲蒠菜○某氏曰詩云采葑采菲○孫炎曰菲蒠類芴也音物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據詩正義云某氏注尒疋二處引此詩是菲芴蒠菜爲一物也
行道遲遲
王逸楚詞九歎注遲遲行貌詩云行道遲遲惜賢篇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補白虎通嫁娶篇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義君

子絶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補 高誘呂覽孟春紀注畿機門內之位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覉之謂

喬樅謹案惠氏棟曰覉通槩即閾也段氏玉裁曰機門限即畿也然則畿機古今文之異耳

誰謂荼苦

補 爾雅釋草荼苦菜○樊光注苦菜可食也○郭璞注詩曰誰謂荼苦

喬樅謹案禮記月令孟夏苦菜秀謂此也即今之苦蕒菜廣雅云蕒蘪也玉篇云蘪今之苦蘪江東呼爲苦蕒是也

燕爾新婚不我屑已

列女傳二詩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

補 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姻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

補 趙岐孟子章句三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

喬樅謹案已以古字通用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補 列女傳八詩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王陵母傳

張衡西京賦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補 中論法象篇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漢書谷永疏曰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年不壑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喬樅謹案扶服毛詩作匍匐箋云言盡力也文與魯異匍匐扶服古以音同通假說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廣雅釋詁云匍伏也釋言又云匍匐也則匍匐二字義互相通劉熙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與鄭箋義合左氏昭十三年傳奉壺飲冰以蒲伏焉陸德明釋文云本又作匍匐蒲本亦作扶昭二十一年傳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釋文云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嫂委蛇蒲服索隱曰蒲服即匍匐並音蒲伏范雎傳膝行蒲服淮陰侯傳俛出袴下蒲伏蒲扶服伏亦皆以音同假借

馬瑞辰曰服百音亦相近故匍匐又作蒲百柰和鐘銘蒲百四方是也匍匐之合聲為鞠東方朔七諫塊兮鞠當道宿王逸注匍匐為鞠是也

補 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詔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說苑至公篇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喬樅謹案漢書元帝紀及說苑至公篇兩引詩皆同今詩作匍匐此後人順毛改之元帝從張游卿受魯詩見漢書儒林傳又從高嘉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劉向亦用魯詩所引皆當與谷永同揚雄長楊賦云扶服蛾伏子雲習魯詩故與谷永疏引詩文合

我有旨蓄

補 高誘呂覽仲秋紀注蓄菜乾蒩之屬也詩曰我有旨蓄

既詒我勩

補 爾雅釋詁勩勞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字作肄正義云爾雅或作勩引孫炎注云云是孫炎以此詩既詒我勩當勩勞之訓也尒疋釋文勩字或作勑亦作肄爾疋今文之學當作勩後人順毛乃改勩為肄耳

式微

列女傳四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夫婦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為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頌曰黎莊夫人執行不衰莊公不遇行節反乖傅母勸去作詩式微夫人守壹終不肯歸

喬樅謹案毛詩中路作中露序說以為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義與魯詩別攷焦氏易林云陰陽隔塞許嫁不答旄邱新臺悔往歎息以旄邱詩為許嫁不答與魯說相近

補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旄邱

旄邱之葛兮

補 爾雅釋邱前高旄邱○李巡曰謂前高後卑下 毛詩正義

○郭璞曰詩云旄邱之葛兮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補說苑政理篇禄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

補文修文篇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惟有以者爲能久視長生而無累於物也

補高誘呂覽直諫篇注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喬樅謹案呂覽下賢篇注引詩同

留離之子

補爾雅釋鳥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郭璞曰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

喬樅謹案留離毛詩作流離釋文云流本又作鶹景純所引當據舊注魯詩之文尒疋釋文云留離詩字如此或作鶹離後人改耳

簡兮

執轡如組

補呂覽先己篇詩曰執轡如組○高誘注曰組讀組織之組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猶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足以致萬里也

補淮南繆稱訓詩曰執轡如組動於近成文於遠

王逸楚詞九歎注執組猶織組也織組者動之於此而成文於彼善御者亦動之於手而盡馬力也詩云執轡如組靈懷篇

喬樅謹案王逸楚詞章句與呂覽說詩及高誘注解意旨相同皆魯詩之義也

左手執籥

補趙岐孟子章句二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

右手秉翟

補爾雅釋鳥翟山雉○樊光曰其羽可持而舞詩云右手秉翟春秋正義

隰有蘦

補爾雅釋草蘦大苦○孫炎曰本草云蘦今甘草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苓傳云大苦字異訓同蓋毛魯古今文之異

泉水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補 列女傳一 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補 爾雅釋邱 水潦所止泥邱

喬樅謹案式微篇魯詩說不以中路爲邑名則泥中亦非邑名與毛傳說異然則爾雅所釋泥邱當指此詩飲餞之地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泥可證也毛詩禰釋文云韓詩作坭爾雅泥邱釋文云又作坭坭與泥字通故初學記及白帖引詩並作泥邱蓋三家皆今文與毛字殊列女傳用魯詩當作飲餞于泥今本作禰者此後人順毛改之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白虎通綱紀篇 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暑也至姊妹雖欲有暑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姊妹何姊者咨也妹者末也

我思肥泉

補 爾雅釋水 歸異出同流肥○舍人曰 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 水經淇水注引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肥字或作淝音同肥蓋即淝之叚借攷水經淇水注云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流逕駱駝谷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注云同出異歸爲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爲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鄭注意似以舍人說爲長馬瑞辰曰肥泉尒疋古有二讀一作歸異出同肥一作異出同流肥爾疋郭注引毛傳所出

同所歸異爲肥泉釋名亦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皆不釋流字之義是毛公及劉熙郭璞所見爾疋本皆作歸異出同肥其同下並無流字水經注引爾疋歸異出同曰肥是其證此一讀也水經注又引舍人云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殷敬順釋文云水所出異爲肥也皆不釋歸字則舍人爾疋本作異出同流肥蓋以歸字屬上句作洴出不流歸與異出同流肥相對成文此又一讀也今本爾疋既從郭本以歸字屬下讀又誤從舍人本多流字遂作歸異出同流肥矣肥之爲言腓也 易咸其腓

(俗本作肥)非分聲之轉(周官注匪分也)肥之義蓋取於分釋名云所出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列子釋文云所出異爲肥是知二讀義雖相反其名爲肥者特以歸異及異出爲義不以出同及同流爲義也又按爾疋瀵大出尾下而水經河水注瀵水引呂忱曰尒疋異出同流爲瀵水是呂忱所見爾疋本作異出同流瀵釋文亦云瀵水本同而出異與呂忱合則知肥當從毛傳歸異出同爲允爾疋原作同出異流肥所以別於異出同流瀵也爾疋古本當作洴出不流歸同出異流肥異出同流瀵其大出尾下

之下別有一字今脫去不可考矣詩義蓋以肥泉之異流與女之各嫁一方然泉雖異歸終入於衛女子有行遂與衛訣又泉水之不若故思之滋歎耳孔廣森謂首章毖彼泉水末章我思肥泉只是一泉其說是也

北門

補 潛夫論讚學篇君子憂道不憂貧箕子陳六極國風歌北門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邪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乃將以底其道而邁其德也

憂心殷殷

補 爾雅釋訓殷殷憂也

王逸楚詞九歎注詩云憂心殷殷(怨思篇)

補 潛夫論交際篇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大

蔡邕述行賦感憂心之殷殷○又九惟文曰憂心殷殷

終窶且貧

揚雄逐貧賦終窶且貧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補 潛夫論論榮篇天令譽我興而二命自天降之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貧賤

或潛龍未用或亢龍在天從古以然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天實爲之

補 新序節士篇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喬樅謹案天實爲之二句又見新序七申徒狄章引詩

室人交偏適我

補 趙岐孟子章句七適過也詩曰室人交偏適我

喬樅謹案適毛詩作讁傳云讁責也讁與適通方言云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不相讁

發釋文云讁謂責其過也邠卿所引是據魯詩之文

北風

張衡西京賦棄北風之同車

案據平子語則魯詩不以北風爲刺虐也

其虛其徐

補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毛詩正義○郭璞曰雍容都雅之貌

喬樅謹案毛詩徐作邪鄭箋云邪讀如徐此用魯詩改毛馬瑞辰曰按虛者舒之同音叚借邪者徐

之同音叚借野有死麕傳舒徐也虛徐二字疊韵淮南子原道訓注云原泉始出虛徐流不止以漸盈滿正以虛徐爲徐虛徐卽舒徐也毛傳虛虛也當从釋文一本作虛徐也毛傳例不改字知虛爲舒之假借故以徐釋之正義釋虛徐爲謙虛閑徐之義失之

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補列女傳六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楚處莊姪篇

喬樅謹案雨雪霏霏句上霏字毛詩作其與魯文異攷廣雅霏霏雪也正釋魯詩雨雪霏霏之訓霏又與霺通漢書楊雄傳云霺霺而來迎顏師古注云霺古霏字是也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補說苑辨物篇賢者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姝好也从女朱聲⿰女殳好也从女殳聲詩曰靜女其⿰女殳又衣部袾好佳也从衣朱

聲詩曰靜女其袾袾與姝同音⿰女殳竝與姝同義皆據三家之異文也一切經音義卷六云姝古文⿰女殳同充朱反字林姝好貌也方言趙魏燕代之閒謂好曰姝袾字則姝之叚借耳俟我乎城隅毛詩乎字作於

補爾雅釋言薆隱也○郭璞曰見詩

補郭璞方言注薆謂蔽薆也詩曰薆而不見

喬樅謹案薆毛詩作愛此所引詩蓋據介疋舊注魯詩之文觀釋言注云見詩可驗矣楚詞離騷云衆薆然而蔽之薆而猶薆然也又說文僾仿佛也

引詩俊而不見文與毛魯異禮記祭義疏亦引詩俊而不見合於說文然則許氏所引是齊詩之文也㱃俊字通㱃者古文之假借說苑引作㱃此後人從毛攺之耳

詒我彤管

張衡天象賦女史掌彤管之訓

新臺

籧篨不腆

補 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舍人曰籧篨巧言也○李巡曰籧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孫炎曰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

喬樅謹案毛詩籧篨不殄箋云殄當作腆正義曰殄腆古今字之異儀禮注云腆古文字作殄是也據此知三家今文皆作腆字故鄭讀從之

嬿婉之求

補 張衡西京賦從嬿婉○薛綜注嬿婉美好之貌

喬樅謹案此與韓詩訓合是魯韓同義毛詩嬿字作燕古文之叚借

得此戚施

補 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舍人曰戚施令色誘人○李巡曰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也○孫炎曰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並據爾雅釋文○李注又見毛詩正義及爾雅疏

補 論衡累害篇戚施彌妬籧篨多佞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引薛君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是韓詩以戚施爲物名與魯詩義異物之醜惡者爲戚施猶方言鼃之粗者自關而西謂之籧篨也淮南修務訓云啳脬哆噅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高誘注籧篨偃戚施僂皆醜貌是也惟王充論衡言籧篨多佞戚施彌妬語與爾雅正合蓋韓詩以籧篨戚施喻人之醜貌而魯詩則直以籧篨戚施喻人之醜行耳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沈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

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
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又
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
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
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
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喬樅謹案水經河水注云莘道城西北有莘亭衛
宣公使伋於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隕于此亭道
阨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
子於夙齡詩人乘舟誠可悲也今縣東有二子廟

猶謂之孝祠矣其述伋壽事與史記說苑並同

補史記衛世家贊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
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一（一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三

鄘風

柏舟

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補列女傳八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孝平王后傳

牆有茨

補爾雅釋草茨蒺藜○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

角刺人見詩

中冓之言

漢書谷永疏曰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
之言○晉灼曰魯詩以爲夜也 文三王傳

喬樅謹案以中冓爲中夜魯韓訓同廣雅䆓夜也
玉篇䆓夜也詩曰中䆓之言中夜之言也字亦作
冓皆用魯韓之義䆓字作冓者韓毛二家之文毛
詩冓又作遘並見釋文漢書冓字不從宀此後人
順毛改之耳

不可襄也

補爾雅釋言襄除也○郭璞曰詩曰不可襄也

不可揚也

補爾雅釋故揚續也

喬樅謹案郭景純云揚未詳攷毛詩不可詳也釋文云詳韓詩作揚揚猶道也據此知三家今文皆當作揚與毛詩異不可揚也者謂中冓之言惡長醜極不可以續道之也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補司馬彪續漢志輿服下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喬樅謹案劉昭注補敘言車服之本即立董蔡所立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邕列傳云邕作漢記十意車服意第六是知續漢志所錄多本蔡氏十意之文也

褘褘佗佗

補爾雅釋訓褘褘佗佗美也○舍人曰褘褘者心之美詩云褘褘佗佗爾雅釋文○李巡曰皆容之美○孫炎曰褘褘行之美佗佗長之美○毛詩正義邢疏同

喬樅謹案今本爾雅作委委佗佗先大夫曰釋文委委諸儒本並作褘舍人云褘褘者心之美引詩云亦作褘又佗佗本或作它字顧舍人引詩委作褘不褘褘它它如山如河陸氏述舍人引詩褘褘它它者采顧野王爾雅音見釋文敘錄邵氏尒疋正義誤合兩舍人之言為一竟刪去下文顧字失之不審臧氏輯尒疋漢注載舍人引詩亦依顧舍人並改佗字為它非喬樅謂今本爾雅作委委者乃後人從毛詩改之臧鏞堂云隸釋載衛尉衡方碑褘隋在公即用羔羊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文委字作褘與君子偕老篇正合皆用魯詩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

補周禮追師注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

喬樅謹案說文㐱稠髮也引詩曰㐱髮如雲是三家之異文毛詩釋文鬒髮下引服虔說髮美為鬒服虔用魯詩据鄭君此注引詩同作鬒當亦為魯詩也鬄毛詩作髢說文云鬄髲也从髟易聲髢或从也是鬄為髢之正字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補】爾雅釋訓美女爲媛○孫炎曰君子之援助然○郭璞曰所以結爲援

蔡邕胡夫人神誥曰家邦之援

列女傳二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罷朝入閨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珮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也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鍾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沈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氣揚意在衛也補注云呂覽作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

四

而有動色伐衛也此有闕脫而意未完善宜補正之是以請桓公許諾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衛姬篇

鶉之賁賁

【補】高誘呂覽壹行篇注賁色不純也詩曰鶉之賁賁

喬樅謹案賁賁毛詩作奔奔韓詩同見陸德明釋文攷說文奔走也从夭賁省聲與𧺆同意俱從夭是奔本从賁省聲故古奔賁二字多相通用漢書百官公卿表虎賁郎注云賁讀與奔同又衛士旅賁注云賁與奔同衆經音義四古文⿰馬賁今作奔同皆其驗也禮記表記引此詩亦作賁賁鄭注云賁賁爭鬥惡貌也是魯齊詩文雖同而訓義各異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補】爾雅釋天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毛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又爾雅郭注同

蔡邕月令問答詩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

喬樅謹案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詩作爲楚宮作爲楚室于皆作爲又李善王元長曲水詩序注謝元暉江文通詩注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及白

魯詩遺說攷　卷一　三

五

帖御覽引並同疑三家詩本作爲字王氏引之云古聲于通爲儀禮聘禮記注于讀曰爲是也

揆之以日

張衡冢賦正之以日古文苑

[illegible]漆爰伐琴瑟

蔡邕琴賦觀彼椅桐○又曰考之詩人琴瑟是宜藝文類聚

景山與京

【補】張衡冢賦陟彼景山

【補】爾雅釋丘絕高爲之京○李巡曰丘之高大者爲京也○孫炎曰爲之人力作[illegible]詩正義春秋正義引同

終然允臧

蔡邕崔夫人誄終然允臧

喬樅謹案今詩然作焉攷隸釋載漢光和六年白石神君碑銘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又文選魏都賦劉注東京賦及謝元暉詩李注引用詩語並作然字唐石經宋本毛詩亦同作然是知詩本作然今作焉誤也

靈雨既零

補蔡邕述行賦集零雨之溱溱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傳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貞順傳

喬樅謹案秉心塞淵句又見潛夫論德化篇引詩

蔡邕集胡君夫人哀讚秉心塞淵

螮蝀

螮蝀在東莫之敢指

補爾雅釋天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

補蔡邕月令章句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藝文類聚二

補高誘呂覽季春紀注虹螮蝀也兗州謂之虹詩曰螮

蝀在東莫之敢指是也淮南時則訓注引詩同

補後漢書楊賜傳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

喬樅謹案後漢楊賜傳云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蔡邕等入問吕祥異禍福所在賜書對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吕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是以災異屢見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惟陛下慎經典之戒圖變復之道賜用魯詩所引詩蝃蝀當從魯作螮蝀其蝃字乃後人順毛所改也

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補說苑辨物篇夫天地有合德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陰變

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慾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〻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遇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變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遥遥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列女傳七〕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變色殞命也（陳女夏姬篇）

喬樅謹案魯詩以命為壽命之命韓詩亦然義皆與毛異

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補〔列女傳七〕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衛二亂女篇）

補〔說苑雜言篇〕魯哀公問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一體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十六字据御覽增）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喬樅謹案御覽四百五十七引白虎通作夫妻一體榮辱共之所引詩乃首章也困學紀聞所載與今白虎通本同今兩存之又漢書五行志劉向引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無亡古字通用

人而無止不死胡俟

補〔列女傳七〕詩曰人而無禮不死胡俟（趙悼倡后篇）

喬樅謹案此禮字當是止之誤宜改正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補〔史記商君傳〕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

喬樅謹案據此所引何不遄死是魯詩胡字作何新序及白虎通仍作胡者或後人傳寫以毛詩改之也

補〔新序刺奢篇〕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

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麀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干旄

素絲紕之

補　爾雅釋言紕飾也○郭璞曰謂緣飾見詩

孑孑干旟

補　爾雅釋天錯革鳥曰旟○李巡曰以革爲之置於旐端○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於旐上也周官所謂鳥隼爲旟者矣（毛詩正義○又公羊疏隋書太平御覽同）○舊說

曰刻爲革鳥置竿首也（隋書○太平御覽同）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

補　論衡率性篇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又本性篇引作彼姝之子餘同）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爲青赤也

喬樅謹案仲任說關雎用魯詩則此所引詩傳亦魯詩傳也與列女傳引詩作予與予古通用字

補　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鄒孟母傳）

孑孑干旌

補　爾雅釋天注旄首曰旌○李巡曰旄牛尾著干首○孫炎曰析五采羽注旄上其下亦有旒縿（毛詩正義○又春秋正義公羊疏爾雅疏同）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補　列女傳一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鄒孟母傳）

補　中論虛道篇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

列女傳三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補注云所以下脫爲字）繫援於大國也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邱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邱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

其言當敗之時許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
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
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頌曰）衛女未嫁謀許與齊女
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逋逃許不能救女作
載馳 仁智傳

喬樅謹案曹毛詩作漕攷左傳立戴公以廬于曹
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皆作曹字杜注以爲衛之
下邑也又王安人列女傳補注云据左傳許穆夫
人是懿公之妹此言是其女又言懿公不死於翟

難俱與左傳不合蓋皆本於魯詩說詩二章言許
人旣無救患分災之美故衛不能復反其國都前
日行嫁時固視爾不善矣我之思慮豈不遠乎又
言許不救衛故衛不能濟河而北前日之思慮豈
不甚神乎三章言女子之性固善憂思然亦各有
道理許人不知而過責我是乃衆幼穉且狂簡不
更歷於事耳四章言許人旣不足恃必須求援於
大邦當時大邦固莫如齊矣而臣無忠信可任使
者果誰可依乎誰使至乎反覆思維莫如我身往
齊國求救耳蓋齊桓之存衛許夫人之力也禮夫
人非有大故不越境而親自如齊非禮之正義不
得已故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也此所解釋詩義
深得作者之意故並錄之一曰懿公之女下當有
弟字疑是脫去其說亦通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
則憂

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並見上列女傳

（後漢書馮衍傳曰）衛女馳歸唁兄之志

補服虔左傳注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
失國欲馳驅而唁之在禮婦人父母旣沒不得甯兄弟

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
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
有尤也

陟彼阿邱言采其莔

補爾雅釋邱偏高阿邱○（李巡曰）謂邱邊高 毛詩正義

補爾疋釋草莔貝母○（郭璞曰）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
似韭

補高誘淮南氾論訓注蝱讀詩云言采其莔之莔也

喬樅謹案莔毛詩作蝱莔爲本字蝱乃假借字

無我有尤

補服虔左傳注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補列女傳二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陶荅子妻篇）

喬樅謹案列女傳三魯公乘姒篇引詩同

衛風

淇澳

補中論修本篇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衛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澳

補爾雅釋邱隩隈也○孫炎注隩水中也（毛詩釋文○又詩正義邢疏同）

又曰厓內爲隩○李巡注厓內近水爲隩

喬樅謹案釋文隩隈本或作澳隈毛詩淇奧蓋澳之古文据禮記大學引詩作淇澳知今文同作澳

也澳隩通用字禮記釋文淇澳本又作隩可證

菉竹猗猗

補爾雅釋草菉王芻○舍人曰菉一名王芻○某氏曰菉鹿蓐也詩曰菉竹猗猗（毛詩正義爾雅疏同）○李巡曰一物二名（毛詩正義）○郭璞曰今呼鴟脚莎

釋草又曰竹萹蓄（釋文竹本或作筑）○李巡曰一物二名○孫炎曰詩云菉竹猗猗（毛詩正義）○郭璞曰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綠竹綠王芻也爾雅作菉竹萹竹也韓詩作薄云薄篇筑也石經同臧氏琳

據此謂石經爲魯詩熹平石經字同作綠薄今按
爾雅樊光注引詩但作菉竹猗猗孫炎亦然爾雅
之學主魯詩者是魯詩菉竹不同韓作藩說文菉
王芻也从艸彔聲詩曰菉竹猗猗所引與爾雅注
同皆魯詩也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文言其
間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猶公羊傳碑所
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然則陸云
石經同者謂石經所載韓詩異文藩字與世所行
韓詩字同耳非謂魯詩同韓作藩也臧說失之

有斐君子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
可諼兮

補爾疋釋訓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
僩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喬樅謹案此皆釋淇奧詩之文禮記大學述之而
字有小異烜作喧諼作諠禮記從齊詩故與爾疋
魯詩不同毛詩烜作咺與齊同與魯異斐作匪與
齊魯並異韓詩磋作瑳烜作宣斐作邲文亦與魯
齊毛不同爾雅釋器釋文云切本或作𦤸同千結
反切字乃斷之段借故義並近說文云屑動作切
切也从尸㕞聲齹齒差也从齒佐聲讀若切段氏
注云齒差謂齒相摩切也差即今磋磨字引伸之
義磨物亦曰齹也又爾雅釋訓釋文云僩或作撊
攷方言撊猛也楊倞荀子注以撊與僩同僩說文
訓爲武貌與猛義相近毛傳訓僩爲寬大韓詩訓
僩爲美貌義與魯詩並異瑟僩同訓爲恂慄者攷
鄭注禮記大學云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言
其容貌嚴栗也說文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瑟兮其
瑮猛也是瑟亦有猛義故與僩並以恂慄爲訓也

補爾疋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補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
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謂學問也

補列女傳八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
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班婕好篇

補說苑建本篇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
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瑳
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補論衡量知篇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切磋琢
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磋琢

磨也

補 風俗通義三 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冠弁如星

補 高誘呂覽上農篇注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

喬樅謹案冠弁毛作會弁說文䯤骨擿之可會髮者引詩䯤弁如星馬瑞辰云周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故書會作䯤會爲䯤叚借字冠與會亦一聲之轉

考盤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韓詩作盤漢書叙傳考盤于代字亦作盤蓋三家今文同

永矢弗諼

補 爾雅釋訓諼忘也○郭璞曰義見考槃 釋文槃本又作盤

碩人之逐

補 爾雅釋故逐病也

喬樅謹案毛詩碩人之軸傳云進也箋云病也箋說與爾雅訓同正義謂軸逐古今字之異然則鄭君此箋从魯以改毛也首章碩人之寬箋云寬然有虛乏之色又次章碩人之薖毛傳云薖寬大貌鄭箋云薖饑意釋文引韓詩作過訓爲美貌韓義於毛爲近而箋說與之迥殊蓋皆本於魯詩

碩人

列女傳一 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爲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姜交好 案交與姣同 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之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礪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

修君子善傅母之防未然也○頌曰齊女傅母防女未然稱列先祖莫不尊榮作詩明指使無辱先莊姜姆妹卒能修身 母儀傳

喬樅謹案王安人補注云莫不尊榮當作榮尊與上下韵姆妹當是姆桓傳又言莊姜姆戴媯之子桓公姆卽母字也其說亦通

碩人其頎

蔡邕青衣賦 碩人其頎

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見上列女傳

喬樅謹案衣錦絅衣絅毛詩作褧褧絅皆檾之叚

借說文𣏟部縈枲屬从𣏟熒省聲詩曰衣錦縈衣
又衣部褧縈衣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从衣耿
聲許兩引詩一據毛氏古文一據三家今文也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補高誘呂覽應審篇注東宮世子也詩曰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

補白虎通號篇何以知諸侯得稱公詩曰覃公維私覃
子也○又宗族篇族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也

補爾雅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
私○孫炎注同出俱已嫁也禮無正親之名毛詩正義爾雅疏同
○郭璞注詩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領如蝤蠐

補爾雅釋蟲蟦蠐螬蝤蠐蝎○孫炎曰蠐螬謂之蟦蠐
關東謂之蝤蠐梁益謂之蝎毛詩正義

補高誘淮南汜論訓注槽讀領如蠐螬之螬也

蔡邕青衣賦領如蝤蠐

案螬字疑蝤之誤一說莊子至樂云烏足之根爲蠐
螬釋文司馬本作螬蠐云蝎也或魯詩亦作螬蠐歟

喬樅謹案郭注尒疋以蟦蠐螬爲在糞土中蝤蠐
蝎爲在木中者又蝎蛣蚰注云木中蠹蟲據此似
蝤蠐與蠐螬有別馬瑞辰曰說文蝎蝤蠐也而蠐
螬下不云蝎蓋亦不謂一物按唐本草蠐螬注云
此蟲在腐柳樹中者內外潔白糞土者皮黃肉黑
黯此詩狀頸之白自指生木中之蝎釋之方言及
孫炎爾雅注均以爲一物不知實一類而異種也
喬樅案據莊子云烏足之根爲蠐螬是亦生草根
中司馬彪注云蝎也是亦以蠐螬爲蝎高誘淮南
注槽讀領如蠐螬之螬是卽以蠐螬爲蝤蠐爾雅
所釋自是一物四名不必强爲分別也

齒如瓠棲

補爾雅釋草瓠棲瓣釋文舍人本作瓠棲云瓠瓠也○孫炎曰棲瓠中
瓣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齒如瓠棲

補高誘呂覽本生篇注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

喬樅謹案淮南修務訓注同高誘用魯詩字當作
棲此作犀或後人據毛詩改之耳

螓首蛾眉

喬樅謹案爾雅釋蟲蚻蜻蜻郭璞注曰如蟬而小
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毛詩正義載孫炎引方言
文同說文云䫉好皃詩所謂䫉首段氏玉裁謂毛

傳但云頯廣而方不言蠐爲何物鄭箋乃云蠐蜻蜻知毛作頯鄭作蠐鄭君多據三家攷毛是三家詩皆作蠐首也又蛾眉段氏據漢書外戚傳蛾而大幸借蛾爲俄以此詩蛾眉亦娥之假借字喬樅謂作娥者特毛詩耳毛爲古文故作娥眉與頯首皆假借字三家並今文字自作蛾與蠐首爲類也楊雄賦云何必颺纍之蛾眉又云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王逸離騷注云蛾眉好貌字並爲蛾知三家詩是作蛾眉也又宋玉賦云眉聯娟以蛾揚是嬴秦以前已有作蛾眉者矣漢魏文或用娥眉皆

本於毛詩今毛詩亦作蛾當是後人从鄭箋本如頯之作蠐也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補淮南修務篇治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䶫酺搖○高誘曰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睛盼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

喬樅謹案此引詩瓠犀亦當作瓠棲說見前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傳二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楚詳焚
姬倚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衞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衞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

喬樅謹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共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史記河渠書云禹導河至於大邳以爲河所從來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渤海焦氏循曰載之高地卽鄴東也鄴東大河故道由黎陽北行故衞風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趙氏當東漢時鄴河久竭河徙東行衞地不在河西而淇水不濱于河故兩引詩以明古河與淇之所在此趙氏地學之精也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河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逕朝歌之東故謂之北流是也

補風俗通義十河出燉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詩曰河水洋洋

施罛濊濊鱣鮪發發

補高誘淮南說山訓注云大罔詩曰
潑是也
喬樅謹案原道訓注罟魚罔也詩　十濊濊罟
字蓋罛　誤高誘注說山訓云罛　以罛大罔今
原道訓言因江海以爲之罟是設罛極大之罔而
言字當作罛今本淮南及注皆誤爲罟非也宜據
說山訓注改正之又呂覽上農篇注云罛魚罟也
詩云施罛濊濊鱣鮪發發引亦作罛可證也濊說
文云礙流也引詩施罟濊濊又𣸣字注曰讀若詩
施罛泧泧廣雅泧泧流也泧濊古字通用亦三家

之異文詩鸞聲鐬鐬說文引作鉞鉞是其驗已潑
潑毛詩作發唐石經原刻作潑韓詩作鱍潑字
蓋鱍之叚借又文省作發耳
補呂覽諭大篇注鱣鮪皆大魚長丈餘詩曰鱣鮪發發
○又季春紀注鮪魚似鯉而小詩曰鱣鮪潑潑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氾論訓又云鱣大魚長丈餘
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
仲春二月從西河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
據高誘自序言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六句
則此稱先師當爲盧君說

庶姜巘巘
補高誘呂覽過理篇注詩云庶姜巘巘高長貌也
案張平子西京賦飛檐巘巘卽本此詩語
喬樅謹案巘巘毛詩作孽孽傳云盛飾也韓詩作
巘訓云長貌魯詩文與毛異而同於韓攷廣雅釋
訓云巘巘高也廣雅巘巘二字正釋此詩庶姜巘
巘之文巘得與孽通者猶巘之一作孽也

氓

抱布貿絲
補爾雅釋言貿市也貿買也○郭璞曰詩云抱布貿絲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箋云幣者所以貿買物
也攷周禮載師里布注引先鄭云里布者布參印
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
抱此布也先鄭之說與毛傳同漢書賈人緡錢如
淳引胡公云緡錢爲緡者詩云氓之蚩蚩抱布貿
絲故謂之緡也惟鹽鐵論錯幣篇以詩抱布爲布
帛之布桓次公用齊詩其義與衆說異

至于敦丘
補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又曰如覆敦者敦丘○孫
炎曰形如覆敦敦器似盂丘一成之象也毛詩正義○邢疏同

案毛傳丘一成爲頓丘釋名云丘一成曰頓丘一頓而成無上下大小之殺也詩正義引郭璞尒疋注云敦盂也音頓與此字異義同王伯厚據之收入詩攷然郭注未嘗引詩王氏以意定之

喬樅謹案敦丘之名取象復敦字宜作敦毛詩頓丘古文之假借尒疋所載皆魯詩今文也風俗通義十引作至于頓邱此後人從毛詩改字耳毛奇齡曰衛有頓丘三其一名五軍在淇水南其一名五觀在淇上宿胥口其一名帝邱帝頓聲轉地亦近淇未審至于頓邱是何地也胡承珙曰案水經

注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又東屈而西轉逕頓邱北故闞駰云頓邱在淇水南又屈逕頓邱西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邱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土軍諸胡置五軍於邱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其後歷敘淇水合宿胥故瀆下又云東北逕帝嚳冢西世謂之頓邱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邱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其下又云淇水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古文尙書以爲觀地矣蓋太原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據此酈注雖三言頓邱而獨以詩之頓邱係於五軍者攷春秋時淇水入河當在黎陽以西其黎陽以東之淇水乃魏武帝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堰遏而東入白溝以通漕運者也闞駰曰頓邱在淇水南自是淇水尙未入河之處詩言涉淇而至頓邱是其地相去不遠黎陽漢魏郡地頓邱當在其西若東郡之頓邱則在黎陽以東去舊淇口稍遠其非詩之頓邱明矣故酈氏於淇水合宿胥口下雖言頓邱而絕不及詩王氏詩地理攷兩引水經之頓邱漫無區別又引輿地廣記以爲澶州清豐縣亦誤認東郡之頓邱而不知其非春秋時淇水所經之地也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至于頓邱

秋以爲期

張衡定情賦秋爲期兮時已征

泣涕漣漣

劉向楚詞九嘆涕流交集泣下漣漣○王逸曰漣漣流貌也詩曰泣涕漣漣憂苦篇

案王氏詩攷引作波涕漣漣恐所見本誤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補】列女傳七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魯宣繆姜篇

女也不爽

【補】列女傳一詩曰女也不爽（魯季敬姜傳）

士貳其行

喬樅謹案毛詩士貳其行王氏經義述聞云貳當為貣之譌貣音他得反即忒之借字洪範衍忒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貣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貣即易之四時不忒也爾雅爽差也爽忒也鄭注豫卦彖傳曰忒差也是爽與忒同訓為差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怛怛悔爽忒也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貣明矣喬樅謂貣為忒之假借毛詩作貳三家皆當作忒據爾雅悔爽忒之語足證魯詩是作士忒其行矣

夙興夜寐

【補】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夙興夜寐

喬樅謹案昭帝從韋賢受魯詩見漢書韋長孺傳又從蔡義受韓詩見成伯璵毛詩指說

言笑晏晏信誓怛怛

【補】尒疋釋訓晏晏怛怛悔爽忒也○郭璞曰傷見弃絕恨士失也

【補】說文心部怛憯也从心旦聲或從心在旦下詩曰信誓怛怛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旦本或作怛作怛者是也說文所引即魯詩文毛詩作旦者怛字之省怛怛為憯之意故鄭箋云言其懇惻款誠亦本魯詩說為訓也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淇水油油

【補】劉向楚詞九嘆油油江湘長流汩兮○王逸曰油油流貌詩曰河水油油（惜賢篇）

喬樅謹案此引詩河水油油河字是淇之誤毛詩傳云滺滺流貌廣雅釋訓油油流也油油即滺滺之異文魯詩滺滺作油油與毛詩字異而義同王氏詩攷引入碩人詩以此句為河水洋洋之異字非也

檜楫松舟

【補】爾雅釋木檜柏葉松身○郭璞曰詩曰檜楫松舟

芄蘭

芄蘭之枝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篇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喬樅謹案枝毛詩作支支與枝同古今文之異

童子佩韘說苑見上

喬樅謹案毛傳云韘玦也能射御者佩韘與說苑義同鄭箋曰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孔疏分毛

鄭之說爲二謂沓卽放弦之極其說非是馬瑞辰曰韘字从韋必兼以韋爲之說文韘射決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據云韋系足証韘字从韋之義士喪禮設決麗于掔鄭注決以韋爲之藉與說文言韋系合說文繫傳曰韘所以助鉤弦若今皮韘是矣說文又曰屧履中薦也薦猶藉也履中藉謂之屧決內藉謂之韘其義一也據士喪禮注決以韋爲之藉有彄彄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擐大擘本因沓其彄以橫帶貫紐結於掔之表也是古者決以韋爲藉又必有彄以彄沓手指箋本申傳訓決爲韘之義手指謂右巨指孔疏乃以大射朱極三釋之以手指爲食指將指無名指誤矣彄之言韝也沓之言韜也說文搢縫指搢也一曰韋韜玉篇搢韋韜也韘指沓也是決也韘也沓也異名而同實以其用以闓弦謂之決以其用韋爲藉謂之韘以其用以韜指謂之彄沓孔疏第知決用象骨而韋系及指沓之制未詳故誤分毛鄭之說爲二胡承珙以爲韘卽今之扳指而制微不同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玦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韋系所以著弦瑞辰謂今之

射者著扳指內必以皮爲之以免其滑卽古韘用韋系之遺制也馬說良塙

河廣

一葦杭之

王逸楚詞九章注杭度也詩曰一葦杭之惜誦篇

喬樅謹案楚詞杭一作航洪興祖補注云杭與航同引許愼曰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此語不見於說文攷淮南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杜梁高誘注云方兩小船並與共濟爲航許君曾注淮南洪氏所據當是淮南許注之文說文航方舟也从方

亢聲戚禮大夫方舟云云段氏注曰詩毛傳杭渡
也斪𠂆以渡故謂渡爲斻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
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其地因有餘杭縣後漢書
杜篤論都賦北斻涇流章懷注云斻舟度也方言
關而東或謂舟爲斻說文斻字在方部今流俗不
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是說誠然然斻之作杭
久矣章懷偶一正之而不能盡正也李南傳向度
宛陵浦里杭馬蹄足亦係章懷改杭爲斻而地理
郡國二志餘杭縣未之或改也斻亦作航杭者說
文或斻字

企予望之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企立貌詩曰企予望之憂苦篇

喬樅謹案企毛詩作跂胡承珙曰說文企舉踵也
跂足多指也是企正字跂同音假借字小雅如跂
斯翼玉篇人部亦引作企文選贈蔡子篤詩注云
跂與企同謂其聲同可通假耳

伯兮

杲杲出日

王逸楚詞九辨注曰以喻君詩云杲杲出日

安得蘐草

補尒疋釋訓蘐忘也○郭璞曰義見伯兮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據釋訓諼忘也孫氏引詩云
焉得諼草以爲諼非草名其說非是攷說文艸部
藼令人忘憂草也从艸憲聲詩曰安得藼草蕿或
从煖萱或从宣蘐字卽蕿之省以此草能令人忘
憂故以蘐名之取義於忘也釋訓蘐諼竝訓爲忘
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伯兮詩在考槃後而郭
先言伯兮是以安得蘐草證蘐之義以永矢弗諼
證諼之義正義載孫氏引詩作諼草此孔氏順毛
所改如媞媞安也王逸楚詞注引詩好人媞媞正
合尒疋而正義引孫云提提行步之安也是皆順
毛改字不足爲憑說文藼字引詩皆三家今文毛
詩作諼者古文之叚借耳

木瓜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新書禮篇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
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
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喬樅謹案毛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
行今據賈子引出余語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擧

臣附而以木瓜之詩爲証知魯詩說以此篇爲臣下思報禮而作與毛序言衛人欲報齊桓之義異矣

報之以瓊瑤

王逸楚詞離騷注石次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又九歌章句引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瓊瑤美玉臧氏鏞堂據首章正義引下傳曰瓊瑤美石又曰瓊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皆玉石雜也是孔本毛傳作美石與王逸此注訓合其說良碻

魯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四

王風

補服虔左傳注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史記吳世家注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新序節士篇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

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喬樅謹案黍離毛詩以爲閔宗周韓詩以爲伯封作說與魯詩並異說苑奉使篇載趙倉唐爲太子奉使於文侯亦稱黍離之詩蓋以此詩爲憂思見害故於文侯父子之間借以爲諷也

補說苑奉使篇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請爲太子奉使文侯名而見之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

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八載趙倉唐引黍離詩與此同子政說苑所採蓋據魯詩也此詩韓生以爲伯封所作雖與魯說不同而其事正相類故於趙倉唐奉使一事魯韓並引以爲證也

補爾疋釋訓愮愮憂無告也○郭璞曰賢者憂懼無所訴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愮本又作搖邢疏云樊作遙毛傳云搖搖憂無所愬搖遙並愮之假借說文懽下引爾疋懽懽愮愮憂無告也玉篇愮憂也詩云憂心愮愮又懽下引爾疋懽懽愮愮憂無告也字並作愮然則魯詩文當作愮愮也

補列女傳三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魯漆室女篇

君子于役

雞棲于塒

雞棲于桀

補爾疋釋宮雞棲于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塒○李巡曰別雞所棲之名也弋橜也寒鄉鑿牆爲雞所棲曰塒○郭璞曰皆見詩

君子陽陽

其樂只且

張衡西京賦其樂只且

左執翿

補爾疋釋言翿纛也纛翳也○李巡曰翿舞者所持纛也○孫炎曰纛舞者所持羽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翿纛也翳也與爾疋訓同段氏云翳也之上當有纛字此熠燿粦也粦熒火也之例

胡承珙曰案說文羽部翳翳也所以舞也从羽殹聲詩曰左執翳此據集韵今說文引詩作翿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之據此知詩本作翳說文無翿字翿乃儔之別體人部儔翳也从人壽聲徐鍇曰儔古與翿同義蓋儔正字或作翿經典遂通用翿若纛字六書所無不但作纛爲俗卽作纛亦非爾疋釋言當本作翳翿也翿翳也陳風値其鷺翿傳云翿翳也正義曰翿翳釋言文可証此詩當是左執翳故爾雅以翿釋翳以翳釋翿翿翳聲義並同故毛傳引爾疋中間可省一翿字若爾疋本作翿纛也纛翳也則詩文並無

䮾字何用并引䮾騶也一句乎至騶旣爲翽翽又爲騶一義相承故說文即約之曰騶騶也若陳風則經文本作翽不作騶故毛傳亦止引尒疋翽騶也一句耳

楊之水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揚之水或作楊木之字據漢石經魯詩唐風楊之水字作楊則此楊字亦當从木楊地名也見漢書楊雄傳

中谷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魯詩遺說攷　卷二　四

補說苑建本篇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憂於末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七魯哀姜篇引詩啜其泣矣二語同韓詩外傳引作惙其泣矣文與魯異馬瑞辰曰啜即惙之叚借釋名啜惙也心有念惙然發此聲也是啜惙音義同一切經音義四引聲類惙短气貌也又十九引字林惙憂也短气貌即憂貌義正相成淮南子曰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發高注發短也惙从叕故訓爲短气貌猶方言訓䂮爲短說文訓敠爲短面也

兔爰

逢此百罹尙寐無吪

補尒疋釋詁罹憂也吪動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罹本作離吪本亦作訛今攷李善文選盧子諒詩注引詩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一作罹又尒疋釋文訛言下云訛字又作吪亦作譌據說文言部譌譌言也从言爲聲引詩曰民之譌言口部吪動也从口化聲引詩曰尙寐無吪是訓言之譌譌爲正字訓動之吪吪爲正字釋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五

文於訛言下異文載吪譌二字故訛動下不復複見離者罹之假借訛者吪之假借毛氏古文當作逢此百離尙寐無訛罹字吪字乃從今文所攷尒疋今文之學所釋皆據魯詩字當作罹作吪也

雉離于罦

補尒疋釋器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買以捕鳥

喬樅謹案說文云包覆車網也或作罦馬瑞辰曰

罦孫註以掩兎郭註以捕鳥攷說文罘兎罟也字又作罘莊子釋文罘本又作罦是罦罘亦可通用據齊語田獵畢弋韋注畢弋掩雉兎之網也是古者掩雉兎之網可以同用詩蓋以羅罦罿可兼取雉兎而縱兎取雉以喻王政之不均也

我生之初尚無造

補 尒疋釋言造爲也

喬樅謹案毛詩訓造爲僞僞亦爲也荀子云性惡也善僞也僞字皆爲字之假借

我生之初尚無庸

補 尒疋釋故庸勞也

喬樅謹案毛傳庸用也据尒疋知魯故與毛訓異鄭君箋詩亦用魯義改毛

葛藟

皇甫謐曰桓王失信禮義陵遲男女淫奔讒僞並作九族不親故詩人刺之今王風自兎爰至大車四篇是也

案孔穎達詩譜王風正義曰如謐此言以葛藟爲桓王之詩今葛藟序云平王則謐言非也定本序云刺桓王誤也又葛藟序正義曰定本云刺桓王義雖通不合鄭譜陸德明釋文曰詩葛藟序刺桓王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据孔沖遠詩皇矣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以阮徂共爲三國名本魯詩也然則以葛藟爲桓王詩蓋亦魯說

在河之漘

補 尒疋釋邱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陗下故名漘○孫炎曰平上陗下故名曰漘不者蓋衍字（毛詩正義）○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漘爲水隒說文隒厓也爾雅曰涘爲厓故厓岸附於釋邱焉

采葛

彼采蕭兮

補 張衡思元賦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

彼采艾兮

補 東方朔七諫蓬艾親日御于牀笫兮馬蘭踸踔而日加

喬樅謹案毛詩采葛敘云懼讒也今据東方生及張平子語並以蕭艾喻讒佞之仕進則知魯詩說與毛同矣

第7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版反卜

大車

列女傳四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何如死歸於地下乎（胡氏承珙云逸齋詩補傳引此歸字作并於義爲長）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頌曰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於賢貞

喬樅謹案此以大車詩爲息君夫人作魯詩之說與毛序義異王風得統諸國衛息又皆周之同姓故衛之黍離息之大車其詩皆繫之王也

大車檻檻

王逸楚詞九嘆注檻檻車聲也詩云大車檻檻（愍思篇）

喬樅謹案檻檻白帖十一作轞轞蓋据韓詩之文服虔通俗文云車聲曰轞則檻乃轞之叚借耳

毳衣如菼

補 尒疋釋言菼騅也菼亂也○樊光曰菼初生煞騂色海濱曰薍（毛詩正義）○郭璞曰詩曰毳衣如菼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閒

喬樅謹案說文艸部剡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从艸剡聲菼或从炎糸部𦃼帛騅色也从糸剡聲詩曰毳衣如𦃼段氏注云帛色如剡故謂之騅色从糸剡聲當作从糸剡省引詩毳衣如𦃼當作剡若如今本則色固𦃼矣何云如𦃼乎案段說甚碻毛詩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騅鳥青非草名薍亦青故其青者如騅是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補 漢書哀帝紀建平二年詔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見陸璣草木疏則詔中引詩云云據魯詩文也又漢書外戚傳引詩穀則異室二語同

補 白虎通崩薨篇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補 尒疋釋言穀生也○郭璞注詩曰穀則異室

補　列女傳四　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梁寡高行傳

喬樅謹案前息君夫人篇引詩作皦毛詩釋文皦本又作皎攷說文皎月之白也曉日之白也皦玉石之白也是皎皦皆曉字之假借李善文選注三十一太平御覽三引詩並作皎日

鄭風

白虎通禮樂篇　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

喬樅謹案服虔注左傳煩手淫聲爲鄭重其手而聲淫過是知鄭聲之淫非但謂其淫於色而害於德也亦謂其聲之過中耳

緇衣

緇衣之宜兮

補　周官司服注　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

喬樅謹案緇衣爲諸侯聽朝之服故詩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馬瑞辰曰鄭志答趙商云諸侯入爲卿大夫與在朝仕者異各依本國如其命數以此推之諸侯入臣於王其居私朝仍得服其諸侯之服故詩以緇衣美武公毛傳云緇衣卿士聽朝之正服係專指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言非泛指王朝卿士也

緇衣之蓆兮

補　尒疋釋故蓆大也○郭璞注　詩曰緇衣之蓆兮

喬樅謹案毛傳義同尒疋韓詩訓蓆爲儲說文訓

蓆為廣多引詩此句許氏蓋據齊詩之說馬瑞辰曰尒疋蓆字郭宋本作席說文席从巾庶省聲庶者衆也故義為廣多說文又云古文席从石省作𥐀石者大也故義為大

叔于田三章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云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貫作宦檑作廬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

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周包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學官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喬樅案叔于田詩三章隸釋言一章一字是三之譌魏風陟岵詩石經魯詩云陟岵三章章六句章數與毛詩同則此叔于田三章三字不得作一隸釋本或傳寫錯誤也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補 新序雜事五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蔡邕協和婚賦驂騑如舞

補 中論賞罰篇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為國也

火列具舉

張衡東京賦火列具舉

喬樅謹案列毛詩作烈傳訓烈為列毛古文用假借三家今文用本字周禮澤虞疏李善文選注三引詩並作列

襢裼暴虎

補 尒疋釋訓襢裼肉袒也暴虎徒搏也○李巡曰襢裼

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曰袒去裼衣○舍人曰徒搏無兵空手搏之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襢裼本又作袒說文膻肉膻也詩曰膻裼暴虎許氏所稱詩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按袒裼與襢裼有別據說文但裼也裼但也又曰裸者但也程者但也是去裼衣之袒當作但又說文膻肉膻也是肉袒之袒當作膻今作襢袒皆叚借字說文袒衣縫解也段氏注謂即綻之本字

將叔無狃

補 尒疋釋言狃復也○李巡曰狃[illegible][illegible]伸曰復釋文○孫炎曰狃忕前事復為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狃習也鄭箋訓狃為復蓋據爾雅訓馬瑞辰曰習與復同義說文忕復也玉篇忕習也忕也或與狃同大射儀注古文忕為紐一切經音義忕古文狃䌷二形小尒疋左傳杜注並云狃忕也是狃即忕之假借異體古忕狃音近通用狃之本義說文云犬性忕也忕說文亦云習也則狃與忕音近而義亦同

兩服上襄

補 尒疋釋言襄駕也

補 高誘呂覽愛士篇注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兩馬在邊為驂詩曰兩驂如舞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上者前也上襄猶言並駕於前即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即下章之兩驂如手也胡承珙曰案說文駕馬在軛中也呂覽高誘注上猶前也大雅下武箋下猶後也是上為前下為後古有此稱上駕者言兩服在前駕軛與兩驂在後雁行者文義相對王胡兩說得之襄蓋驤之叚借禮記正義三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詩並作兩服是已

清人

二矛重鷮

補 尒疋釋鳥鷮雉○郭璞曰鷮長尾走且鳴

喬樅謹案據詩釋文引韓詩作鷮是三家今文皆為鷮字毛詩作喬者古文之假借鄭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是亦讀喬為鷮范家相曰重鷮者重施雉羽矛之室題也馬瑞辰曰爾雅釋木句如羽喬木之如羽者得名為喬是知喬本

為羽飾之名矣重者緟之叚借說文緟增益也重鷮謂重以翟羽為飾猶重英謂重以朱英為飾也胡承珙引周禮掌節以英蕩輔之杜子春注英蕩畫函証此詩英飾即畫飾可補孔疏之畧

河上乎逍遙

蔡邕青衣賦 河上逍遙

羔裘

洵直且侯

補 爾雅釋詁侯君也○郭璞曰義見詩

喬樅謹案毛傳訓同詩釋文引韓詩云侯美也義

與魯毛吳氏瑞辰云左氏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
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稱詁皇
與烝爲君又爲美胡承珙謂洵直且侯總括下二
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侯卽美士爲彥
也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

補新序義勇篇崔杼弒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
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人矣次及晏子晏
子奉杯血仰天而歎曰嗚乎崔子將爲無道而弒其君盟
者不親之崔子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

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
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
者非勇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
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
綏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
庖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彼
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補列女傳五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梁節姑姊傳

喬樅謹案彼已毛詩作彼其王風揚之水箋云其
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是兼載三家之異文舍
命不渝句又見節義傳楚成鄭瞀篇引詩

補尒疋釋言渝變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渝舍人本作輸輸蓋渝之或
體韓詩外傳引此詩云舍命不偸偸亦渝之叚借

彼已之子邦之司直

補新序節士篇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
好義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
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
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
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

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　君赦
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頸
而死於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爲父隱
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子
之謂也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司直官名不曲也

邦之喭兮

補尒疋釋訓美士爲喭○舍人曰國有美士爲人所言
道毛詩正義○郭璞曰人所喭詠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喭音彥本今作彥攷說文彥

部彥美士有彣人所言也从彣厂聲與舍人義同
皆本魯訓
遵大路兮
不寁故也
補尒疋釋故寁速也〇舍人注寁意之速也（毛詩正義）〇郭
璞注詩曰不寁故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寁居之速也从宀疌聲又云疌
疾也疾速義同馬瑞辰曰寁字訓速當讀同孟子
可以速則速之速趙注云速速去也速對久言久
爲久留故知速爲速去詩言不寁故不寁好者正

毛叙言君子去之國人思望之意謂君不宜速去
其故舊交好也嚴粲詩緝曰不可倉卒於故舊言
棄去之速也其說得之
女曰鷄鳴
喬樅謹案石經魯詩殘碑有女曰鷄三字見洪适
隷釋
弋鳧與鴈
補高誘呂覽功名篇注弋繳射之也詩曰弋鳧與鴈（又季春紀注引詩同）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時則訓注引詩同

補某氏尒疋釋鳥注詩云弋鳧與鴈（毛詩正義）
補淮南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矰〇高誘注繳大綸
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鴈
與子宜之
補尒疋釋言宜肴也〇李巡曰宜飲酒之肴也（毛詩正義）〇
郭璞注詩曰與子宜之
琴瑟在御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古者天子諸侯雅樂鐘磬未嘗離
於庭卿大夫御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仁義而除淫
辟也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懸大夫士日

琴瑟（隱五年傳）
喬樅謹案據此所稱魯詩傳是邵公習魯詩之確
證詩琴瑟在御承上文飲酒而言正大夫士食用
琴瑟之謂
補白虎通禮樂篇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
喬樅謹案此引詩傳與邵公合益足證書中所稱
詩傳皆魯詩傳也天子食日舉樂句又見禮樂篇
王者食必有樂章引傳云云
雜佩以贈之
補蔡邕月令章句凡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

衡牙蠙珠以納其閒續漢志注

喬樅謹案三禮舊圖云衡長五寸博一寸璜徑二寸衡牙長三寸衡卽珩也蠙卽玭也佩有珩璜琚瑀衡牙玭珠皆珠玉之類其爲物非一故曰雜佩也

有女同車

顏如蕣華

補高誘呂覽仲夏紀注木堇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華可用作蒸雜家謂之朝生一名蕣詩曰顏如蕣華是也

喬樅謹案淮南時則訓注云木槿朝榮暮落餘說及引詩語同惟蕣字不从艸蕣蕣古今字魯詩今文當作蕣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三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蕣華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補王逸楚詞章句序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將翺將翔佩玉鏘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補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必有佩何表德見所能也故修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琨能決嫌疑則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卽知其所能佩卽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縷亦佩玉也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喬樅謹案將將當據楚詞章句引詩攷作鏘鏘魯詩字不與毛同

王逸楚詞九歌注鏘佩聲也詩曰佩玉鏘鏘

補列女傳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楚白貞姬篇又傳八張湯毋篇引詩同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鄭志張逸問曰此序云齊女賢經云德音不忘文姜內淫適人殺夫幾亡魯國故齊有雄狐之刺魯有敝笱之賦何德音之有乎答曰當時佳耳後乃有此或者早嫁不至於此作者據時而言故序達經意如鄭此言則以此詩爲刺忽不娶文姜案序言忽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則請妻在有功之後齊女賢而忽不娶文又在其下明是在後妻者也安得以爲文姜乎鄭此箋不言文姜鄭志未爲定解也胡承珙曰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卽文姜也六年北戎伐齊鄭大子忽帥師救齊是時文姜歸魯已久則所謂

齊侯又請妻之者其非文姜明甚其稱孟姜者古男女異長嫡長稱伯宋伯姬是也庶長稱孟齊孟姜是也或文姜是嫡出孟姜是庶出耳

山有扶蘇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補中論審大臣篇詩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

喬樅謹案郭忠恕佩觿引山有枎蘇與扶持別是

詩經扶蘇當作枎爲正扶字乃古文之叚借耳胡承珙曰呂覽求人篇東至榑木之地注云榑木大木也管子地員篇五沃之土宜彼羣木桐柞枎櫄及彼白梓據此則枎自是木名蓋緩言之曰扶蘇急言之曰枎扶蘇卽枎木胡說是也毛傳扶蘇扶胥小木也段氏詩經小學謂當從釋文無小字爲長

補孟子章句十一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曰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喬樅謹案趙岐孟子章句云子都古之姣好者也

又荀子賦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嘉也都奢古同音通用戰國策楚策載孫子賦作閭姝子都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是子奢卽子都也

隰有游龍

補高誘淮南墬形訓注游龍鴻也詩曰隰有游龍

喬樅謹案尒疋釋草紅龍古其大者蘬舍人注云紅名龍古其大者名蘬龍卽龍之叚借故毛傳亦云龍紅草也陸璣疏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廣雅云鴻龍頡馬蓼也鴻紅音近通叚龍頡亦卽龍古之聲轉

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補列女傳三婦人之事唱而後和詩云蘀兮蘀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魯公乘姒傳

褰裳

褰裳涉溱

補白虎通衣裳篇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弟子職言摳衣而

降名爲衣何上兼下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褰本或作𧞣非攷說文褰袴也攓摳衣也从手褰聲則褰𧞣皆攓之假借也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補 高誘呂覽求人篇注詩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補 楊雄逐貧賦豈無他人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補 呂氏春秋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

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曰鄭近秦與荆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

喬樅謹案据呂氏春秋是以褰裳爲鄭子產所作高誘注又引上章豈無他人句以証明之魯詩之說蓋與呂覽同

丯

子之姘兮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丯方言作姘攷郭璞方言注云姘言姘容也玉篇女部姘容好貌說文生部丯艸盛丯丯也从生上下達也是丯爲姘古文叚借字魯詩今文丯字當爲姘與毛古文異

東門

茹藘在阪

補 尒疋釋草茹藘茅蒐○李巡曰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陸璣疏云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郭璞謂即今之蒨艸是也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補 淮南說山訓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趨不同對

門不通○高誘注云詩所謂室邇人遠

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二句謂得禮則近不得禮則遠今按淮南子高誘注語與毛傳義相近是魯毛說同

風雨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補 王逸楚詞九懷注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夷夷喜也

喬樅謹案草蟲詩云亦既遘止我心則夷風雨詩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叔師所引詩當是風雨篇而誤合草蟲之我心則夷語爲此詩也

風雨如晦

補 尒疋釋言 晦冥也

喬樅謹案尒疋又云霧謂之晦公羊僖十五年己卯晦傳云晦者何冥也何休解詁曰晝日而冥是晝晦正以爲霧氣所蒙故爾雅又云霧謂之晦霧段氏玉裁據說文謂當作霿霿晦也

子䘳

喬樅謹案詩攷云子衿石經作䘳攷洪适隸釋此條未經收入惠氏棟云張有復古篇紟衣系也从糸今古作䘳別作衿非又云䘳衽也从衣金別作

襟非䘳與襟通與衿異詩正義混衿襟爲一非也王伯厚云漢石經作子䘳得之胡承珙曰說文䘳交衽也衽本所以掩裳際者䘳爲交衽在領之下而謂之領者顏氏家訓書證篇云古者斜領下連於䘳故謂領爲䘳是也尒疋黼領謂之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云襮黼䘳也亦是以領爲䘳矣

青青子䘳

補 尒疋釋器 衣背謂之襟。李巡曰 衣背衣領之襟。孫炎曰 襟交領也 毛詩正義

子甯不詒音

王逸楚詞九章注 詒遺也詩曰詒我德音也 惜誦

喬樅謹案毛詩子甯不嗣音釋文引韓詩作詒音詒寄也曾不寄問也據此知三家今文作詒音與毛字異叔師當引魯詩子甯不詒音而釋之曰詒我德音也今本或傳寫脫落詩句耳

出其東門

出其闉闍

補 尒疋釋言 闍臺也。孫炎曰 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 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闉爲曲城闍爲城臺臺在城門之上亦可統於城內故說文云闉闉闍城曲重門也闍闉闍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補 說苑尊賢篇 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賂終身不見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喬樅謹案說苑所載與韓詩外傳同則魯韓詩說皆不以此篇爲男女期會之詩也江淹雜詩云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與麗色賦感蔓草於鄭詩說與麗色賦見藝文類聚鄭詩舊譌作衛今改正其義殆本之三家與

補尒疋釋故霝落也○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今毛詩作零露箋云零落也正義解箋云霝作零字故爲落也據此知毛詩本作霝露與衛風霝雨字同鄭君始從今文作零訓爲落也尒

疋作霝蓋本魯詩邢昺云說文草曰蘦木曰落此對文爾散文則通蘦零音義同喬樅攷說文霝雨零也从雨皿象零形零餘雨也从雨令聲雨露曰霝零艸木曰蘦落霝蘦亦通作零說文引詩霝雨其濛今毛詩字作零夏小正栗零月令草木零落皆用零字

潧洧

補高誘呂覽本生篇注鄭國淫泆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詢訏之樂勺藥之和 ●

潧與洧方洗洗兮

補說文水部潧水出鄭[illegible]洧方洗洗兮

喬樅謹案水經潧水[illegible]道元注云鄭詩主芣騩而食[illegible]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illegible]說文同酈注引鄭語潧洧而[illegible]此爲後人所改非古本也[illegible]說文引詩作潧洧今詩[illegible]溱[illegible]皆爲側銀切云溱水出[illegible]水出[illegible]亦作溱[illegible]古人溱潧聲近毛古文个丿溱字[illegible]今文[illegible]作潧字晉唐以後三家寖微學者多目[illegible]少見潧遂於

經傳潧洧字悉改潧爲溱耳洗洗毛[illegible]文云韓詩作洹洹音丸說文[illegible]洗洗[illegible]氏玉裁云[illegible]洗[illegible]義俱非凡古書必字異而音[illegible]洗洗[illegible]洗洗之誤洗从水丸與洹同見玉篇漢書地理志又作灌灌亦當洗皆水[illegible]之貌喬樅案班志[illegible]齊詩今觀說文所[illegible]文並異則其[illegible]詩可知也瀎洗[illegible]古相通用釋名釋[illegible]云紈[illegible]也漢書息夫躬傳[illegible]以[illegible]蘭[illegible]

臣瓚曰[illegible]涕泣[illegible]文以荏蘭爲汍瀾文選
歐陽堅[illegible]瀾注萑與汍同禮記赫兮
喧兮釋文[illegible]晉書音義中誼與喧同一切
經音義讙古文作吅又作喧同說文角部觛角匕
也从角亘聲讀若讙並足爲古今文通假之証

詢訏且樂見上呂氏春秋注引

喬樅謹案詢訏毛詩作洵訏釋文云韓詩作盱
漢志亦作恂盱魯詩與齊韓毛文異

惟士與女

〔蔡邕禊文〕惟士與女

贈之以勺藥見上呂氏春秋注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伏儼曰勺藥以蘭桂調食也〕〔文穎曰勺藥五味之和也〕

〔漢揚雄蜀都賦〕甘甜之和[illegible]美

〔漢張衡南都賦〕歸雁鳴鵽[illegible]魚以爲勺藥

〔漢王充論衡譴告篇〕猶人勺藥[illegible]和

喬樅謹案勺藥毛傳[illegible]韓詩訓爲離艸今
據王充張衡高誘[illegible]而皆以勺藥[illegible]
調和之名[illegible]名也又[illegible]七
發云勺藥之齊張[illegible]七命云和兼勺藥[illegible]云勺
藥和齊酸鹹美味也亦皆本魯詩以勺藥爲調和
名蓋魯說以贈之以勺藥即承上文秉蘭而言謂
以蘭爲調和之用義取於和也太平御覽引禮斗
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宋均注曰
蘭生主給調和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鄭氏說
同是調和古有用蘭者矣

魯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五

齊風

雞鳴

喬樅謹案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李善注引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今本列女傳齊太倉女篇無此語蓋文脫也注又引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攷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也本或作說誤經義雜記云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辟君曰鳴雞遠蠅聲相似据韓詩說是以此詩爲刺讒之作緹縈之歌雞鳴亦自傷無罪被讒冀見憐察也予攷用魯詩孟堅用齊詩知此篇三家同義

無庶予子憎

補尒疋釋故庶衆也。郭璞曰見詩

補楊雄方言二予讎也

喬樅謹案三家詩以雞鳴爲刺讒之作則庶予之訓當從方言以予爲讎無庶予者謂無衆讎之也

方言六又云誣䛠與也吳越曰誣荊齊曰䛠句與猶秦晉言阿與案誣䛠皆訓爲與戴氏方言疏證以爲䛠與連文非也攷郭璞注云相阿與者所以致誣䛠以誣䛠二字並舉可証廣雅誣䛠予也與予字通說文誣加也集韵䛠謗也則予又有誣謗之義相誣相謗皆相讎也此足証詩之庶予爲衆被以誣謗之語而讎害之與子憎對文而言也詩正義云定本予作與非蓋失攷耳

還

並驅從兩豣兮

補高誘呂覽知化篇注獸三歲曰豣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豜說文豜三歲豕肩相及者攷玉篇豣字同豜肩者古文假借字高誘此注當本魯詩故訓今本呂氏春秋字作狷蓋豣之譌

東方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補說苑奉使篇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以雞鳴時至太子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不受命太子曰君子賜擊衣不以爲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二

寒也欲召孽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鷄鳴時至詩云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喬樅謹案詩卒章不能辰夜辰夜者猶云時夜莊子曰化予之臂以爲雞予因以時夜釋文引崔注云時夜司夜淮南說山訓作見卵而求晨夜晨與辰通時夜卽周官雞人之告時也雞鳴者入朝之候故文侯敕倉唐以雞鳴時至而太子卽趣早駕也

補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

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君以其官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喬樅謹案邠卿說此詩顛倒衣裳義與荀子合益足證魯詩之說多本於荀子矣

南山

葛屨五兩

補說苑修文篇親迎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於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喬樅謹案此所述與詩葛屨五兩句足相證明子

政蓋卽據魯詩說二兩當爲五兩之譌諸侯以屨五兩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所以辨上下別等差也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補白虎通嫁娶篇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詩曰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補趙岐孟子章句九詩齊國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

補高誘呂覽審分篇注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曷又鞠止
補尒疋釋詁鞫窮也
喬樅謹案廣雅窮極也訓窮爲極與下章曷又極止義同馬瑞辰以鞠爲𡪇字之叚借說文𡪇窮也从宀簐聲鞠窮以雙聲爲義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見前

甫田

無田甫田惟莠喬喬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補法言脩身篇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李軌注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有忉忉之思遠

人不可見
喬樅謹案甫田李軌本作圃田圃蓋假借字作甫爲正喬毛詩作驕亦古文假借字詩意言爲國之道當自近始毋厭小而務大毋忽近而圖遠鄭箋亦云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法言引此詩爲脩身之証義亦猶是也
補說苑復恩篇晉文公求舟之僑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喬樅謹案晉文所誦甫田當卽此詩
補尒疋釋訓忉忉憂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忉忉憂勞也胡承珙曰忉當通作惆猶裯之爲紉也說文惆失意也玉篇惆悵恨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字林怊悵也忉又怊字之省馬瑞辰曰說文無忉有忍云忍怒也从心刀聲怒與憂義正相近忉蓋卽忍之異文猶怛或作悬也其說亦通
突若弁兮
補楊雄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
喬樅謹案廣雅突猝也義與此同卒卽猝字古相通用

盧令

盧鏻鏻
喬樅謹案毛詩盧令令傳云令令纓環聲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文與毛異說文犬部獜健也詩曰盧獜獜拔說文引詩訓獜爲健當本齊詩說玉篇犬部獜獜聲也亦作鏻作鏻者魯詩之文也鏻與鈴同毛詩令卽鈴之省文韓詩泠又鈴之叚借又案玉篇金部鏻健也疑健也之訓當是獜字注與說文義同玉篇於詩採三家必於鏻下注云鏻鏻聲也引詩盧鏻鏻亦作獜健也獜

下注云健也引詩盧獜獜亦作鏻聲也今本轉寫者譌脫非顧氏之舊矣

敝笱

其魚魴鰥

補 尒疋釋魚鯤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魴鰥傳云鰥大魚箋云鰥魚子正義曰鰥鯤字異蓋古字通用或鄭本作鯤也魯語夏禁鯤鮞亦以鯤爲魚子喬樅謂鄭箋之義即據魯詩改毛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引詩正作魴鯤蓋三家今文同馬瑞辰曰說文云鰥魚也从魚眔聲李陽氷曰當从眔省眔即古昆字故古鯤字作鰥隸省作鯀說文有鰥無鯤正以鰥即鯤字耳

其從如雲

張衡西京賦其從如雲

載驅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補 高誘呂覽貴公篇注詩云魯道有蕩

補 尒疋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曰闓明發行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齊子愷悌

喬樅謹案毛詩齊子豈弟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正義曰釋言愷悌發也舍人李巡郭璞皆云闓明發行郭璞又引此詩云齊子愷悌喬樅謂據正義云云則釋言文本不作愷悌故注皆以闓明訓之今尒疋本作愷悌發也注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此乃後人所改非景純舊本又徑奪闓明之訓僅存發行之義遂與沖遠所引迥殊且注之引詩乃證明釋言之文更不宜用愷悌疑魯詩文當爲齊子愷圛故鄭據以改毛又引古文尚書弟爲圛者以證毛詩豈弟即魯詩之闓圛史記宋世家圛作涕者亦聲之假借釋言文當爲闓圛發也故注引魯詩以證之攷史記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凱澤漢書作闓懌文選作闓澤此即用魯詩闓圛之文鄭注尚書曰圛云圛者色澤光明是圛與澤同闓凱澤懌聲並相近封禪文承上闇昧昭晰而言極之昆蟲亦皆開明回首向內也又班固典引云紹天闓繹闓繹疑即闓繹之誤又承上太古同於草昧至太昊乃繼天而啟文明故下云亞斯之代函光而未[illegible]也[illegible]繹懌澤古皆通用

猗嗟

猗嗟名兮

補尒疋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孫炎曰目上平博毛詩正義○郭璞曰眉眼之閒

喬樅謹案玉篇頁部顯下引詩云猗嗟顯兮顯眉目閒也本亦作名顯字與魯毛不同當是齊韓詩文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補白虎通鄉射篇天射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何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

禦亂兮

喬樅謹案白虎通義夫射者射誤作勝非上文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與此同一文法今訂正之

補趙岐孟子章句八禮射四發而去詩曰四矢反兮

喬樅謹案韓詩作四矢變兮文與魯毛異

魏風

葛屨 石經魯詩殘碑

攕攕女手

補說文手部攕好手皃詩曰攕攕女手

喬樅謹案說文戈部𢦏讀若詩攕攕女手玉篇手部攕下引同毛詩作摻摻傳云摻摻猶纖纖也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韓詩作纖纖並與說文引詩異許氏所稱蓋據魯詩之文

好人媞媞

補尒疋釋訓媞媞安也○郭璞曰好人安詳之容

東方朔七諫西施媞媞而不得見兮○王逸注媞媞好皃也詩曰好人媞媞

喬樅謹案毛詩好人提提此所引作媞媞字从女不从手與尒疋正合魯詩之文異於毛也

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石經魯詩殘碑

補列女傳五詩曰惟是褊心是以爲刺 魯秋潔婦傳

喬樅謹案惟毛詩作維列女傳引詩惟字與石經魯詩文同益見子政所述之皆用魯詩矣

汾沮洳

□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 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補尒疋釋草藚牛脣○李巡曰別二名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藚毛傳訓爲水舄陸璣疏曰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攷說文藚水舄也神農本草經澤瀉一名水舄蘇頌云澤瀉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如牛舌與尒疋以藚爲牛脣者相近

園桃

園有桃

補高誘呂覽重巳篇注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

喬樅謹案高誘引詩有樹字衍文也據石經魯詩殘碑下章園有棘無樹字是其顯証徐堅初學記園圃部引毛詩亦作園有樹桃樹皆衍字

其實之肴

補蔡邕典引注肴食也 文選李善注引

喬樅謹案說文肴啖也啖與食同義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補列女傳四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陶嬰傳

補尒疋釋樂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聲消搖也 毛詩正義○

郭璞曰詩云我歌且謠

喬樅謹案毛傳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初學記引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攷謠古字作䚻說文言部䚻徒歌从言肉聲䚻又通作繇廣韻繇䚻也引詩曰我歌且繇作繇者齊詩之異文據漢書李尋傳曰人民繇俗繇俗卽謠俗李尋用齊詩此其証也

□□□之誰知 闕一字○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據石經魯詩是重句誰知上無其字與毛詩異馮登府以爲當作其誰知之誰知之七言句

園有棘其實之 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棘毛傳云棗也爾雅樲酸棗郭璞注引孟子曰養其樲棗今孟子書作養其樲棘是棘卽棗也馬瑞辰曰按棗從重朿棘從並朿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尒疋槐棘醜喬周官外朝三槐九棘並通以棘爲棗與此詩同據下言其實之食故知棘是棗耳

陟彼岵兮

補尒疋釋山多草木岵○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毛傳云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

義與尒疋相反攷說文山部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聲詩曰陟彼岵兮屺山無草木也从山己聲詩曰陟彼屺兮釋名釋山山有草木曰岵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爲事用也山無草木曰屺屺圮也無所出生也義亚與尒疋同毛與三家師傳各別訓義或殊許劉所據皆宗魯說也

□□父兮父闕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尙愼闕哉猶來無死 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於第一父字下注云闕一字毛無馮登府石經補考云據覃溪翁氏所見石經本父曰二字相接無闕文毛詩正作父曰嗟予子洪氏之說疑非喬樅案段氏詩經小學云近有重刻隸釋石經不闕妄甚段氏所云近刻石經卽翁氏所見之本父下所闕亦必兮字疊上文父兮而言也毛詩父曰嗟予子五字句魯詩父兮曰嗟予子六字句文微異下行役夙夜無已亦六字句馮氏欲據毛詩訂魯誤矣尙毛詩作上蓋古文假借字儀禮鄉射禮上握焉注今文上作尙覲禮尙左注古文尙作上是其證已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補列女傳三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魯臧孫母傳

補尒疋釋山無草木峐○郭璞曰見詩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引三蒼字林聲類並云峐猶屺字景純注云見詩疑魯詩屺字作峐景純據尒疋舊注而言也列女傳引詩作屺或後人順毛改之

猷來無棄

補尒疋釋言猷可也○郭璞注詩曰猷來無棄

陟岵三章章六句 石經魯詩殘碑

伐檀

蔡邕琴操曰伐檀者魏國之女所作也傷賢者隱避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失其嘉會夫聖王之制能治人者食於人治於人者食於田今賢者隱退伐木小人在位食祿懸珍奇積百穀并包有土德不加百姓傷痛上之不知王道之不施仰天長嘆援琴而鼓之 太平御覽五百七十八

蔡邕集和熹鄧后諡議何有伐檀茅茹不拔

司馬相如上林賦刺伐檀○張揖曰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也 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同

案張揖所引亦魯詩說與蔡邕琴操語合

河水清且瀾兮

補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李巡曰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毛詩正義○郭璞曰瀾言渙瀾也

喬樅謹案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猗作兮猗兮古通尚書秦誓斷斷猗大學引作兮爾雅猗字疑後人順毛所改瀾毛詩作漣說文水部瀾下云大波爲瀾从水闌聲漣瀾或从連爾雅釋文云李本依詩作漣音連陸所謂詩指毛而言此後人轉寫改瀾爲漣并改兮爲猗之証猶毛詩釋文云本作漪今爾雅本亦作漪尤其明驗

不稼不嗇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嗇毛詩作穡馮登府云穡古省作嗇本作嗇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鄭云嗇同穡湯誓舍我穡事史記作嗇殷庚服田力穡漢成帝詔作嗇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漢石經作嗇漢陳球碑稼穡繁阜張壽碑稼嗇滋殖古皆省穡爲嗇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楚詞九辯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志乎素餐○王逸注勤身脩德樂伐檀也不空食祿而曠官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謂居位食祿無有功德名曰素餐也

補說苑脩文篇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女之所有事也必先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也詩曰不素餐兮此之謂也

補論衡量知篇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餐人之祿故曰素餐

喬樅謹案說文餐吞也或從水作湌是餐湌古字通用呂忱字林湌吞食也玉篇餐吞也湌同廣韻集韻俱通作湌

補潛夫論三式篇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補趙岐孟子章指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補又孟子章句十三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補風俗通義四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河水清且直兮

補爾雅釋水直波爲徑○郭璞曰徑涏也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曰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爾雅瀾淪皆釋詩則徑亦釋詩疑詩文本作

淫故尒疋釋淫爲直波也馬瑞辰曰毛詩本蓋作
徑猶毛傳原作徑直波也徑直聲轉古卽讀如直
後人以徑於韵不協乃改爲直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
補呂氏春秋務本篇注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
□□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石經魯詩殘碑
飲飲伐輪 闕○石經魯詩殘碑
補廣雅釋訓飲飲聲也
喬樅謹案此卽釋詩飲飲之義聲謂伐檀之聲稚
讓廣雅兼採三家此則魯訓也說文坎陷也玉篇
云坎同埳作飲者假借字也易釋文云坎本作埳
劉本作飲
河水清且淪兮
補尒疋釋水小波曰淪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補列女傳一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
爲也 齊田稷母傳
碩鼠

喬樅謹案尒疋釋獸鼫鼠毛詩正義引孫
炎曰五技鼠也郭璞曰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
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音雀舍人樊光同
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之鼠也今攷埶文類聚
九十五引樊光曰詩碩鼠卽尒疋鼫鼠也然則碩
與鼫古字通矣易釋文云晉如鼫鼠子夏傳作碩
鼠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注鼫鼠喻貪謂四
也體離欲升體坎欲降游不度瀆不出坎也飛不
上屋不至上也緣不及木不出離也穴不掩身五
坤薄也走不先足外震在下也五伎皆劣四爻當

之故曰晉如鼫鼠也鼫鼠喻貪之義足與此詩相
證明
補潛夫論班祿篇履畝稅而碩鼠作
喬樅謹案桓寬鹽鐵論取下篇云是以有履畝之
稅碩鼠之詩是也桓寬用齊詩然則此詩魯齊說
同矣
□□□□毋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下缺
□□貫女莫我肯勞 下缺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 下缺○以上並石經魯詩殘碑
補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欲干齊桓公飯牛居車下望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詩】誘曰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逃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

喬樅謹案高誘所錄皆據魯詩文則無字當依石經作毋貫字當依石經作宦今本呂覽注蓋後人从毛詩改之又勞字作逃亦與石經不合此傳寫之誤也

又案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

衢擊車輻而歌碩鼠梁處素云今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覇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顧見當是碩鼠之譌梁說是也

【補】說苑雜事五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之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悶之慨然太息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此之謂也

【補】又節士篇晉文公反國介之推無爵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號呼朞年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新序引詩適彼樂土適彼樂郊皆重上句盧氏文弨云韓詩外傳引詩適彼樂土亦重上句一本外傳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喬樅攷石經魯詩殘碑適彼樂郊下重樂郊是魯詩與毛文同元槧本韓詩外傳仍作樂國樂國則知今本重上句者乃後人轉寫之誤斷非古本如此盧氏及見韓詩釋文於此篇亦不言毛韓文異盧氏之說殆失攷耳

【補】白虎通諫諍篇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

唐風

蟋蟀

張衡西京賦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薛綜曰儉嗇節愛也蟋蟀唐詩刺儉也言獨爲節愛不念唐詩所刺耶

無已大康

補尒疋釋故康樂也○郭璞曰見詩

良士瞿瞿

補尒疋釋訓瞿瞿休休儉也○李巡曰皆良士顧禮節之儉也（毛詩正義）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下闕○石經魯詩殘碑）

良士蹶蹶

補尒疋釋訓蹶蹶敏也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補列女傳三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齊康公母傳）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張衡東京賦好樂無荒

補列女傳一詩云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上雖有得勝非其術也（楚子發母傳）

山有蓲

山有蓲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缺○石經魯詩殘碑）

補尒疋釋木蓲荎○郭璞曰今之刺榆詩曰山有蓲

喬樅謹案景純引詩語今本尒疋注文脫此據太平御覽所引補詩經小學曰魯詩作蓲毛詩作樞亦作蓲唐石經譌爲戶樞字而俗本因之按詩釋文樞本或作蓲烏侯反尒疋蓲荎釋文樞烏侯反本或作蓲地理志山樞師古曰樞音甌江氏聲韵考云詩山有樞本作藲烏侯反刺榆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

弗曳弗摟

補尒疋釋故摟聚也

補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摟摟亦曳也

喬樅謹案說文手部云摟曳聚也正釋此詩摟字左傳僖二十四年云鄭子臧好聚鷸冠聚字與此同義毛詩弗摟作弗婁韓詩外傳同尒疋摟聚之訓蓋據魯詩

宛其死矣他人是媮

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薛綜曰唐詩刺晉僖公不能及時以自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

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之不極意恣娛亦如此也

喬樅謹案毛序云刺晉昭公此云僖公三家詩說蓋與毛異媮毛詩作愉傳云愉樂也鄭箋讀愉爲偷偷取也胡承珙曰說文媮巧黠也愉薄也段玉裁注謂當作薄樂也案愉下引論語私覿愉愉如也愉愉者和氣之薄發於色也引申之爲凡淺薄之稱故佻又訓愉媮爲巧黠故引申之爲偷盜也古無偷字當卽作媮

山有栲隰有杻

補尒疋釋木栲山樗杻檍。舍人曰栲一名山樗杻名

檍毛詩正義。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杻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

喬樅謹案陳啓源毛詩稽古篇曰栲名山樗樗臭櫄也櫄乃杶之譌書禹貢作杶左傳作櫄俗書爲椿三木同類而微分胡承珙曰檍說文作楀云杶屬大者可爲棺椁小者可爲弓材與考工記取榦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合

□□酒食胡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下缺。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胡毛詩作何蓋古通用字詩胡能有定傳云胡何也又胡臭亶時胡斯畏忌箋並云胡之言何也書太甲疏云胡之與何方言之異耳

揚之水

喬樅謹案洪氏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作楊字太平御覽八百十五八百十六並引此詩亦作楊之水蓋三家今文皆爲楊惟毛氏古文爲揚也漢書楊雄傳自序云楊在河汾之間則楊乃地名與毛氏訓爲激揚者異揚楊古亦通用左傳文八年晉解揚史記十二諸侯表作解楊襄三年晉揚干古今人表作楊干又廣雅釋言云楊揚也揚州或作

楊州郭忠恕佩觿云楊亦州名皆其證也

素衣朱襮

補儀禮士昏禮注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

補禮記郊特牲注詩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

喬樅謹案此注釋襮爲黼領是魯詩之說鄭君注禮多據齊詩閒亦有從魯者此詩齊家以襮訓表故鄭從魯爲解

素衣朱綃

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

綃爲綺屬也

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曰素衣朱

綃

喬樅謹案綃毛詩作繡鄭氏詩箋亦從魯義讀繡爲綃又儀禮特牲饋食禮宵衣注云詩有素衣朱宵宵繡並綃之假借說文糸部綃生絲繒也从糸肖聲又云綺文繒也綃是繒名故魯詩以爲綺屬鄭君注禮多据齊詩郊特牲注引詩是據魯破繡爲綃士昏禮注引詩是據魯破宵爲綃繡宵並以聲近假借爲綃字齊詩作宵與儀禮禮記同特牲饋食禮注所引據齊詩之文也

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石經魯詩殘碑

喬樅謹案胡毛詩作何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補荀子臣道篇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喬樅謹案段氏詩經小學云此所引卽是詩之異文前二章六句此章四句殊太短恐漢初相傳有脫誤也今故附錄之以俟攷正

椒聊

椒聊之實

補尒疋釋木椒樧醜莍。又曰朻者聊。李巡曰椒茱萸皆有房故曰莍莍實也 毛詩正義。郭璞曰椒之房裹名爲莍也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以聊爲梂莍梂皆通用字朻聊亦以聲近通假陸元恪疏以聊爲語助非是儀徵阮相國云朻卽梂也尒疋此條專爲唐風椒聊而釋毛傳椒聊椒也也上必脫梂字箋云一梂之實意卽承傳而述言之緐傳已專訓不必再爲聊梂也之訓矣

蕃衍盈升

補應劭漢官儀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喬樅謹案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曰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與也衍字作延疑是齊詩之文

椒聊且

楚詞九歎懷椒聊之蔎蔎兮。王逸注椒聊香草也詩曰椒聊且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補】〈說苑立節篇〉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揚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脩激之君子其孰能行之哉

綢繆

綢繆束楚

【補】〈王逸楚詞九歌注〉綢繆束也詩曰綢繆束楚

杕杜

有杕之杜

【補】〈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

獨行焭焭

【補】〈張衡思元賦〉何孤行之焭焭兮

【補】〈劉向楚詞九歎〉獨焭焭而南行 憂苦篇

【補】〈王逸楚詞九思注〉詩云獨行焭焭 憫上篇

喬樅謹案毛詩獨行睘睘釋文云本亦作焭又作㷀攷說文走部䞣獨行也从走勻聲讀若焭又目部睘目驚視也从目袁聲今省作睘則睘焭皆䞣字之叚借焭古作儝方言儝獨也郭注云古焭字是也焭即㷀之或體說文㷀回疾也从卂从營省聲段玉裁注云回轉之疾也引申爲焭獨取裹回無所依之意馬瑞辰以古睘瞏同音焭从營省聲故睘焭通用

羔裘

羔裘豹祛

【補】〈王逸楚詞哀時命注〉祛袖也詩云羔裘豹祛

自我人居居

自我人究究

【補】〈尒疋釋訓〉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訓居居爲懷惡不相親比之貌與

魯說同義胡承珙曰案說文居處字作凥蹲踞字作居曹憲廣雅音義云今居字乃箕居字故居又與倨通說文倨訓不遜倨傲無禮故爲惡也漢書郅都傳丞相條侯至貴居亦以居爲倨又究究毛傳云猶居居也案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曰究究不止貌也其訓與孫炎窮極義相通

鴇羽

集于苞栩

【補】〈尒疋釋木〉栩杼。〈孫炎曰〉栩一名杼 嘉祐本草。〈郭璞曰〉柞樹

喬樅謹案陸璣疏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攷說文栩柔也其實皁一曰樣从木羽聲柔栩也从木予聲讀若杼樣栩實也从木兼聲然則杼乃柔之叚借也樣卽今之橡字

有杕之杜

噬肯適我

〔補〕尒疋釋言遏遾逮也。〔郭璞曰〕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逮

喬樅謹案遾毛詩作噬傳亦訓逮釋文云噬韓詩作逝逝及也訓義皆同尒疋字作遾蓋據魯詩之文郝氏懿行曰方言卷七云蝎噬逮也蝎噬與遏遾竝字之假音遏通作蝎遾通作逝

葛生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蔡邕釋誨〕百歲之久歸于其居 後漢書本傳

采苓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徐璣以爲采蘩當是采苓之譌今攷采苓詩毛敘云刺晉獻公聽讒也案左傳言晉桓莊之族逼獻公患之使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又使羣公子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後復盡殺羣公子是其背宗族之事采苓之作當在此時臧氏鏞堂疑采蘩是采蘋之誤因詩有宗室牖下句而附會之未足爲據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六

秦風

車轔

補 服虔左傳注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公列爲侯伯故兼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喬樅謹案服虔以駟鐵小戎爲秦仲之詩與毛詩敘不同是據魯詩爲說故與毛異

有車轔轔

補 王逸楚詞九歌注轔轔車聲也詩云有車轔轔大司命篇〇又九辯注軒車先導聲轔轔也

喬樅謹案毛詩有車鄰鄰釋文云本又作轔鄰字蓋轔之假借攷漢書地理志引詩作轔文選潘安仁藉田賦注王元長曲水詩序注引詩並作有車轔轔是三家今文同廣雅轔轔聲也正釋此詩之訓

有馬白顛

補 尒疋釋畜的顙白顛〇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的馬白額也虞翻易注曰的白額也訓義並同馬瑞辰曰的之言的謂白額的然著明如射之有的也的爲射堋中珠子故以戴星釋之非泛以白爲的也的从勺聲同卓故又通作卓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爲上卓當卽的之叚借覲禮十馬以卓爲上是古人以的顙爲重故詩人亦以白顛爲言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補 尒疋釋言並併也〇郭璞曰詩云並坐鼓瑟

補 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齊孤逐女傳

逝者其耋

補 尒疋釋言耋老也〇舍人曰年六十稱也春秋正義〇孫炎曰耋鐵也老人面如生鐵色毛詩正義〇郭璞曰八十曰耋

喬樅謹案劉熙釋名云八十曰耋耋鐵也皮黑如鐵與孫注義同桓寬鹽鐵論王肅易注並以八十爲耋服虔左傳注馬融易注則以七十爲耋舍人爾雅注何休公羊注又以六十爲耋說各不同馬

瑞辰曰按徐彥宣公十二年公羊疏曰七十曰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曰七十曰耋與此異也是徐彥所見曲禮有作七十曰耋者矣又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耄是陸氏所見曲禮有作八十曰耋者矣蓋由諸儒所據曲禮本不同故其說各異至六十曰耋未詳所出古六字从八入形近易譌周官校人注云六皆疑爲八之誤是其證也疑舍人何郤公皆以八十爲耋傳寫者譌爲六十耳

四鐵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三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補列女傳八詩曰公之媚子從公于狩（馮昭儀傳）

喬樅謹案傳引此詩二語以証馮昭儀當熊事疑魯詩之義以媚子爲嬪妾之稱也

載獫猲獢

補尒疋釋畜狗屬長喙獫短喙猲獢。李巡注分別犬喙長短之名（毛詩正義）。郭璞注詩曰載獫猲獢

張衡西京賦輶車之遊載獫猲獢（文選）

喬樅謹案毛詩載獫歇驕釋文云獫本又作猲驕本又作獢據尒疋及注引詩作載獫猲獢與張衡合皆據魯詩之文又陸本尒疋作獥釋文云獥字林作猲攷說文引尒疋正作猲今本尒疋獥仍爲猲从說文也毛詩作歇驕者古文之假借

小戎

小戎俴收

補尒疋釋言俴淺也。郭璞注詩曰小戎俴收

補張衡東京賦乃御小戎

駕我騏馵

補尒疋釋畜馬後右足白驤左白馵。樊光曰後左足白曰馵（毛詩正義）

魯詩遺說攷　卷二　三　四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補荀子法行篇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情也扣之其聲清揚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

騧驪是驂

補尒疋釋畜白馬黑脣駩黑喙騧。郭璞曰今之淺黃色

喬樅謹案毛傳黃馬黑喙曰騧說文騧黃馬黑喙也今本爾雅白馬黑脣駩黑喙騧白蓋黃字之誤

焦循曰介疋白馬黑脣駩釋文引孫炎本作犉言
與牛同稱犉本黃牛黑脣之名爾雅白馬疑古作
黃馬騧承犉言之故亦爲黃馬也證以郭注焦說
良碻

竹韔緄縢

補周官考工記弓人注紲弓韔也弓有韔者爲發弦時
備頓傷詩云竹韔緄縢

喬樅謹案毛詩竹閉緄縢傳云閉紲緄繩縢約也
釋文云竹閉本一作韔攷鄭注儀禮士喪禮云弓
檠曰韔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又既夕記注云柲

弓檠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
緄縢鄭君注儀禮多用齊詩兩引此詩皆作柲字
蓋據齊詩文鄭君周禮注又引詩作韔蓋從魯詩
也柲閉一聲之轉詩我思不閟及閟宮有侐毛傳
並訓爲閉太元梟豹騰其柲注訓柲爲閉則義亦
通矣胡承珙曰紲通作枻荀子非相篇曰接人則
用枻注云枻者檠枻也正弓弩之器也正義謂以
繩紲之因名韔爲紲失之

愔愔良人秩秩德音

補列女傳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於陵子妻傳

喬樅謹案愔愔毛詩作厭厭愔是正字三家今文
當同厭是聲近假借字毛詩湛露厭厭夜飲釋文
引韓詩作愔愔其明證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補蔡邕釋誨蒹葭蒼而白露凝

泝洄從之　泝游從之

補介疋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孫
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毛詩正義○郭璞曰皆
見詩

喬樅謹案泝毛詩作遡說文水部𣴎逆流而上曰
𣴎洄𣴎向也水欲下違而之上也从水𣳚聲𣴎或
从辵朔據此知𣴎爲正字遡爲或體泝卽𣴎之俗
書也

宛在水中坻

補介疋釋水小沚曰坻

喬樅謹案坻毛傳云小渚也介疋釋文坻本一作
墀又作汦說文坻或从水从夂作汷或从耆作渚
玉篇坻又作坛與汦同

宛在水中沚

補尒疋釋水小渚曰沚
喬樅謹案沚韓詩作持薛君章句云大渚曰持訓
與魯毛異義

終南

有條有梅

補孫炎尒疋釋木注詩曰有條有梅條稻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稻條古字通論語微子篇滔滔鄭本作
悠悠淮南子墬形訓東方曰條風呂覽有始篇作
滔風皆以音近通假條毛詩釋文云本亦作樤馬
瑞辰謂尒疋柚條卽稻條之異文故傳以條卽爲
稻說文引詩有柚作有稻足爲由稻古字通用之
證

有杞有棠

白帖五有杞有棠
案王伯申云毛傳釋紀堂爲山白帖所引殆韓詩也
紀與杞通堂與棠通杞棠皆木名與上文條梅爲一
例春秋杞侯公穀作紀左傳堂谿楚詞作棠紀堂假
借字也詩祺案釋文於終南有紀有堂引崔集注作
屺若白帖所引有杞有棠是韓詩釋文何以不著疑
白氏取諸魏晉類書或是齊魯之異文偶有存者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

補中論秇紀篇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
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

黃鳥

史記秦本紀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
良臣子輿氏三人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
哀之爲作黃鳥之詩
史記敘傳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爲殉詩歌黃鳥
補應劭漢書注秦繆公與羣臣飮酣公曰生共此樂死
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
詩所爲作也史記正義
又風俗通義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
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
爲作故謚曰繆
補趙岐孟子章句一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

交交黃鳥止于棘

補蔡邕陳太邱碑文交交黃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
何有極

惴惴其栗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栗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毛詩惴惴其栗之惴掁此是魯詩文慄字作栗不與毛同今孟子注閩本監本毛本俱作慄此出後人順毛所改七經孟子考文據古本作栗字是也

殲我良人

補尒疋釋詁殲盡也

喬樅謹案說文殲微盡也从歺韱聲又云𢦏絕也絕亦與盡同義

如可贖也人百其身

補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如可贖也

喬樅謹案隸續載平輿令薛君碑如可贖也人百其身與伯喈所用魯詩合疑三家詩兮字作也與毛氏異

子車鍼虎

補高誘淮南脩務訓注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補說苑奉使篇倉唐為太子擊使於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與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

補王襃講德論太子擊誦晨風文侯喻其指意

補張衡思元賦如何淑明忘我實多

補說文鳥部鴥鸇飛貌从鳥穴聲詩曰鴥彼鷐風

喬樅謹案毛詩鴥彼晨風釋文云鴥說文作鴥攷韓詩外傳引詩作鷸然則知作鴥者魯詩也晨風許書作鷐風亦據魯詩之文毛詩古文叚晨為鷐字

宛彼北林

補周官函人注惌讀如宛彼北林之宛

喬樅謹案鄭司農此注引詩是據魯詩之文毛詩字並作鬱宛者苑之假借苑木茂貌也鬱說文云木叢生者鬱宛一聲之轉

山有枹櫟

補尒疋釋木櫟其實梂○舍人注櫟實名梂也釋文○孫炎注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也齊民要術○釋木又曰樸枹者○郭璞注樸屬叢生者為枹詩所謂棫樸枹櫟

喬樅謹案枹毛詩作苞

隰有六駮

補尒疋釋木駮赤李。郭璞曰子赤

喬樅謹案此卽釋詩之隰有六駮毛傳謂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與他章山隰之木文不相配當作木名爲正崔豹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駮名六駮木詩曰隰有六駮亦與毛傳義異

隰有樹檖

補尒疋釋木檖蘿。郭璞曰今楊檖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喬樅謹案毛傳檖赤羅也說文云檖羅也詩正義引尒疋檖赤羅多赤字郤氏晉涵以爲進引舊注之文耳

渭陽

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傳秦穆姬者晉獻公之女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子

於我乎夏屋渠渠

補王逸楚詞九章注夏大殿也詩云於我乎夏屋渠渠

喬樅謹案楚詞招魂章句夏大屋也引詩同又高誘淮南本經訓注夏屋大屋也說亦與叔師合知魯詩之訓然也又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揭蘧蘧而騰湊李善注引崔駰七依曰夏屋蘧蘧高也音渠今案渠蘧字通左氏春秋定十五年齊侯次于渠蒢公羊作蘧蒢西京賦蘧藕薛綜注以蘧爲芙渠是其明証文考爲叔師子當習魯詩疑魯詩文作蘧蘧今本楚詞或轉寫者順毛改之

胡不承權輿

補尒疋釋詁權輿始也。郭璞注詩曰胡不承權輿

喬樅謹案毛詩于嗟乎不承權輿讀于嗟乎句不承權輿句此引詩乎作胡以胡不承權輿爲句蓋本舊注所引魯詩故文異而句讀亦異也

陳風

宛邱

子之湯兮

〔王逸楚詞離騷注〕湯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

喬樅謹案毛詩子之湯兮傳云湯蕩也此引魯詩文直作蕩字蓋三家今文每以訓詁代正經如芄蘭詩能不我甲毛傳云甲狎也釋文引韓詩作能不我狎大明詩俔天之妹毛傳俔磬也正義引韓詩作磬天之妹是其顯證也

宛邱之上

補〔尒疋釋邱〕宛中宛邱。〔又曰〕邱上有邱為宛邱陳有宛邱。〔注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元和郡縣志〕

喬樅謹案宛中宛邱郭璞注以為中央隆峻狀如負一邱毛詩正義引李孫之說皆云中央下與郭璞異解然自以舊注為長郭緣誤仍邱背有邱為負邱句為解宛中之義故有中央隆高之說而不知宛邱之與負邱固兩不相涉也釋邱下云邱上有邱為宛邱蓋惟宛邱中央汙下故邱上得復起一邱若使中央隆高則邱上豈能復起一邱乎郭注誤矣

補〔風俗通義十〕謹案邱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宛邱之下

喬樅謹案應劭此說尤足與尒疋舊注之義相證明知李孫之解確為古訓也

坎其擊缶

補〔風俗通義六〕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道缶者瓦器所以盛漿鼓之以節歌

東門之枌

婆娑其下

補〔尒疋釋訓〕婆娑舞也。〔李巡曰〕婆娑盤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毛詩正義〕

補〔王逸楚詞九懷注〕詩曰婆娑其下〔昭世篇〕

喬樅謹案說文女部娑舞也从女沙聲詩曰市也媻娑段氏玉裁云詩音義婆步波反引說文作媻尒疋音義但云娑素何反不為婆字作音蓋陸所見尒疋固作媻娑魯頌傳曰犧尊有娑飾也鄭志張逸曰犧讀為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答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按今經傳媻娑字皆改作婆娑詩尒疋卽以媻娑連文恐尚

非古也喬樅案張平子思元賦佾初服之娑娑兮漢人文筆尙多用娑娑字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補高誘呂覽愛類篇注詩曰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補潛夫論浮侈篇詩刺不績市也婆娑又婦人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刺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

喬樅謹案匡衡言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稚圭治齊詩者班固漢書地理志言陳大姬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引宛邱及東門之枌詩爲証孟堅之言亦本齊詩鄭氏詩譜亦用之今案潛夫論云云是魯詩說與齊並同市也婆娑今本潛夫論作女也婆娑盧氏文弨以爲三家異文喬樅案女字蓋市之譌後漢書王符傳引詩仍作市字可証也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補列女傳二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老萊子妻篇

蔡邕焦君贊衡門之下栖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飢

補又述行賦甘衡門以寧神兮〇又郭有道林宗碑棲遲泌邱〇又汝南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

補尒疋釋故棲遲息也〇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棲遲或作西遲漢嚴發碑云西遲衡門又作徲徲漢婁壽碑云徲徲衡門徲亦作屖說文屖屖遟也玉篇云屖今作栖是屖遲卽此詩之棲遲皆四家詩之異文也攷說文卥鳥在巢上也象

形日在卥方而鳥卥故因以爲東卥之卥或从木妻是棲爲西之或體又泌之洋洋毛傳云泌泉水也蔡邕碑文兩作泌邱攷廣雅邱上有木爲柲邱則泌邱葢本於魯詩說尒疋釋邱云水潦所還埒邱水出其前渻邱水出其後沮邱水出其右正邱水出其左營邱馬瑞辰以爲古者邱下多有水疑廣雅原作邱下有水曰泌邱後譌爲邱上有木因改泌邱爲柲邱耳又案毛詩釋文云樂飢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力名反沈云舊皆作樂晚詩本有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療字當从疒下尞

案說文瘵治也療或瘵字也則毛止作樂鄭本作瘵臧氏鏞堂曰據說文則沈說非也从疒樂者蓋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故說文以瘵爲正字也喬樅謂三家作療者皆瘵之或體毛詩作樂者亦瘵之假借毛傳云可以樂道忘飢正詮釋瘵飢之義非以詩樂飢字讀爲喜樂之樂前儒强分毛鄭二讀非也觀列女傳引魯詩作療飢而蔡伯喈焦君贊云樂以忘飢韓詩外傳引詩作療飢字同魯詩而上文云彈琴咏歌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是魯韓發明瘵飢之義大旨皆

與毛同足證毛詩樂飢卽瘵之假借也瘵字訓義臧說得之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寤言

〔列女傳二〕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魯黔婁妻篇）

喬樅謹案列女傳晉文齊姜篇引詩彼美孟姜可與寤言上句本鄭風有女同車詩語與此不連傳欲証齊姜女事故以意合之寤毛詩作晤說文云晤覺也又云寤覺而有言曰寤則寤晤音義並同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列女傳八〕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女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楳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

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楳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曰旣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楚詞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曰〕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聘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言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鴞女獨不媿也

案此與列女傳合而有小異

喬樅謹案墓門有楳楳當作棘觀叔師引詩墓門

有棘有鴞萃止是魯詩二章俱作棘故云棘上猶
有鴞列女傳作棋或俗本据毛詩改之馬瑞辰云
玉篇古文某作槑槑棘形相似棘蓋譌作槑因之
毛詩作梅又作楳耳

王逸楚詞離騷注訊諫也詩曰訊予不顧

喬樅謹案詩歌以訊止訊予不顧訊字俱誶之譌
誶與萃相韵作訊則音義俱舛矣毛詩釋文云訊
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訊諫也是陸氏
所見詩本亦有作誶者廣韵六至云誶告也引詩
曰歌以誶止字尙不誤洪興祖楚詞補注亦作歌

以誶止攷爾雅釋詁誶告也釋文誶沈音粹郭音
碎說文誶讓也从言卒聲國語曰誶申胥段氏玉
裁云誶訊義別誶多譌作訊如尒疋誶告也釋文
云本作訊音信說文引國語作誶今國語作訊此
詩歌以誶止毛傳誶告也及雨無正詩莫肯用誶
鄭箋誶告也正用釋詁文而釋文誤作訊以音信
爲正賴王逸楚詞注及廣韵所引可証其誤列女
傳訊字雖誤止字尙未誤今毛詩不獨誶譌作訊
幷止字亦譌爲之臧氏東原云此句止字與上句
相應凡詩韵在句中者韵下用字不得或異惟不

可休思譌作息此譌作之也均宜改正
又案阮氏釋文校勘記訊諫也六經正誤云訊諫
也作諫誤說文諫數諫也从言从朿七賜反諫促
也从言从約束之束音速宋小字本所附作諫誤
多一畫當由不識諫字者誤改耳據此則誶字訓
諫義雖可通當以諫字爲正楚詞注作諫或是轉
寫之譌今本釋文諫字亦譌作諫矣

防有鵲巢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

補尒疋釋宮廟中路謂之唐瓴甋謂之甓。李巡曰唐

廟中路名瓴甋一名甓。孫炎曰詩云中唐有甓。郭
璞曰甂甎也今江東呼爲瓴甓毛詩正義

又釋草鷊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

喬樅謹案鷊字毛詩作鷊不從艸古今文之異尒
疋釋文云鷊又作鷊鷊字蓋後人轉寫改從毛詩
又攷說文艸部虉綬艸也从艸鷊聲詩曰邛有旨
虉是許氏所引詩亦三家之異文虉鷊音近故得
通用

心焉惕惕

補尒疋釋訓惕惕愛也

喬樅謹案郭景純注云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據此知三家之義與毛迥殊毛以此詩爲憂讒而作故解惕惕云猶忉忉也尒疋訓惕爲愛是魯詩與韓同義景純不見魯詩故引韓詩悅人之說以証明雅訓又案衆經音義云惕惕疾也懼也引詩曰心焉惕惕此申毛氏之說者與尒疋訓異

澤陂

彼澤之陂有蒲與茄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傳卽魯詩澤陂之傳也應劭習魯詩故於魯詩傳單稱傳猶白虎通義用魯說辟雍篇引水圓如璧云云單稱詩訓姓名篇引文王十子云云單稱詩傳也觀風俗通義此條下文引韓詩內傳明著韓詩字則上文引詩及傳之確爲魯詩傳無疑矣荷字魯詩作茄與毛氏文異疑此荷字是後人轉寫据毛詩改之也

【補】尒疋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樊光注詩曰有蒲與茄。郭璞注菡萏見詩。邢昺疏詩陳風云有蒲與蓮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荷水菜夫蕖其莖曰茄與釋草合蓋魯詩之訓如此毛詩箋云芙蓉之莖曰荷正義曰如尒疋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尒疋注引詩作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喬樅攷漢書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集注云茄亦荷字見張揖古今字詁然鄭從三家詩文自當作茄不宜仍用荷字荷當爲茄之誤正義以荷爲大名故言荷殊失鄭義又案陸孔並見韓詩而俱不言字異則韓與毛同鄭君所據及樊光所引皆

用魯詩之文毛詩次章有蒲與蕑鄭箋改蕑爲蓮攷御覽九百七十五引詩有蒲與蓮與邢昺尒疋疏同溱洧詩方秉蕑兮釋文引韓詩曰蕑蓮也焦氏循據太平御覽引韓詩以秉蕑爲執蘭與毛不異謂釋文所引當是有蒲與蕑之注陸元朗誤載於鄭風然則韓詩於此章亦祇訓蕑爲蓮字不作蓮也鄭箋茄字旣據魯詩改毛則蓮字亦據魯詩可知矣邢昺所引詩語蓋據尒疋舊注之文御覽所採亦魯詩之佚句散見於百家者也

陽如之何

補尓疋釋故陽予也。郭璞曰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巳
濮之人自呼為阿陽
喬樅謹案毛詩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
思也此引魯詩作陽以陽為予文義與毛並異馬
瑞辰曰易說卦兌為妾為羊鄭本羊作陽注云此
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
是陽同厮養之養自稱陽者謙辭也
有蒲與蓮 說見前
勞心悁悁
補張衡思元賦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毛詩曰勞心悁悁今詩
作中心悁悁中字疑勞之誤平子賦正用詩語可
為明証
有蒲菡萏 見前
展轉伏枕
補高誘淮南說山訓注詩曰展轉伏枕
喬樅謹案今本淮南注作展轉伏枕寤寐詠嘆疑
高注本引此詩寤寐無為展轉伏枕而後人轉寫
顛倒錯誤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二 二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國風七
檜風
羔裘
補潛夫論志姓氏篇會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
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匱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
痛悼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昔高辛氏之土祝融之墟
歷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處其地是為鄶國為鄭

武公所滅也此據史記楚世家正義引與今本詩譜微異 毛詩正義云
國語鄭語祝融氏後八姓妘姓鄔鄶路偪陽也八
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
焉以妘姓之中又有鄔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史
記楚世家云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四曰檜人
案世本會人卽檜之祖也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
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
羔裘逍遙
補王逸楚詞九章注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
喬樅謹案楚詞注引詩羔裘作狐裘此轉寫之誤

也

素冠

補 魏書李彪傳曰周室淩遲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

喬樅謹案李彪此義與毛傳異當為三家詩說今據列女傳引詩為証杞梁戰沒其妻殉死之事疑彪之所說即魯詩義彪生於宋代去漢晉未遠魯詩遺說當有存者故得據以為言又魏書稱彪篤學不倦漁陽高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以彪之博覽羣書則魯

說之散見百家者固嘗及見之也

棘人臠臠兮

補 高誘淮南任地篇注棘羸瘠也詩曰棘人臠臠兮

補 說文肉部臠臞也詩曰棘人臠臠

補 爾雅釋故臠病也。舍人曰臠心憂憊之病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棘人欒欒欒乃臠之叚借說文所引詩蓋據三家之文尒疋臠字即臠之或體許書有臠無欒魯詩當作臠臠淮南任地篇棘者欲肥肥者欲棘高誘以棘為羸瘠與毛傳訓棘為急義異高氏用魯詩之訓也今本引詩作棘人之欒欒此後人轉寫舛錯當作棘人臠臠兮為是舍人尒疋注亦用魯說心憂而憊故病羸瘠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補 列女傳四齊莊公襲莒杞梁戰死其妻枕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而死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引詩二語並無兮字文從省也古人多有此例如棘人臠臠兮許氏說文引亦省兮字

萇楚

樂子之無知

補 尒疋釋故知匹也。郭璞注詩曰樂子之無知

旖旎其華

王逸楚詞九辯注旖旎盛貌詩曰旖旎其華

喬樅謹案毛詩旖旎作猗儺傳云柔順也魯詩與毛文義並異又劉向九歎惜賢篇結桂樹之旖旎兮王逸章句引詩文同校本云一作猗狔案司馬相如上林賦猗狔從風即旖旎之或體也

匪風

補潛夫論志姓氏篇匪風冀君先教也曾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

匪風飄兮

王逸楚詞九歌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

補說苑善說篇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孰將西歸懷之好音物之相得固微甚矣

補尒疋釋器䰛謂之鬵鬵鈃也。孫炎曰關東謂䰛為鬵涼州謂䰛為鈃毛詩正義。郭璞曰詩云溉之釜鬵

喬樅謹案說文鬲部䰛鬵屬鬵大釜也金部鈃下一曰鬵鼎然則釋器所謂䰛者亦指釜鬲或以飯甑當之非也又溉字說文手部云摡滌也从手旣聲詩曰摡之釜鬵摡訓滌濯溉訓灌注二義各別陸氏毛詩釋文云溉本又作摡案作摡者是也溉字古文之叚借

王逸楚詞九嘆注鬵釜也詩云溉之釜鬵

曹風

蜉蝣

補尒疋釋蟲蜉蝣渠略。郭璞曰蜉蝣似蛣蜣

喬樅謹案方言蜉蝣秦晉之間謂之渠略說文蟟䗯蟟一曰浮游朝生暮死者浮游即蜉蝣也然則渠略亦䗯蟟之叚借耳

衣裳楚楚

喬樅謹案戰國秦策不韋使楚服而見高誘注云楚服盛服即用此詩衣裳楚楚之義馬瑞辰曰毛傳云楚楚鮮明貌案說文䵞會五采鮮貌引詩衣裳䵞䵞蓋本三家詩楚楚即䵞䵞之叚借䵞从虘聲虘从且聲楚从疋古讀如胥與且同聲故通用䵞䵞借作楚楚猶賓之初筵籩豆有楚義同韓奕之籩豆有且也

惟鵜在梁

補尒疋釋鳥鵜污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沉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為淘河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補續漢書輿服志詩刺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傷其敗化

尸鳩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補】荀子勸學篇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補】說苑反質篇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萬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

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喬樅謹案鳲鳩古字但作尸作鳲者今字也列女傳引詩亦作尸鳩與荀子同而說苑引詩作鳲鳩此後人用今字改之耳

【補】列女傳二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魏芒慈母傳

喬樅謹案荀子說尸鳩詩與說苑列女傳意旨相合則魯詩之說多本於荀子於此益見說苑所引傳卽魯詩傳也列女傳述詩義與說苑同皆據魯詩之文所謂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卽荀子事兩君者不容之義也說苑引詩言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今據荀子君子篇言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引詩其儀不忒爲証知魯詩卽本荀子爲說故有五者不離之語說苑蓋節引之非全文也

【補】淮南詮言訓貫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

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喬樅謹案此義與荀子勸學篇說詩大旨並同淮南蓋亦本魯說惟兮字引皆作也與諸家異

【補】潛夫論德化篇所謂平者內懷尸鳩之恩。交際篇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補】漢書鮑宣上書曰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

喬樅謹案諸習魯詩者說尸鳩之義詞無譏刺與毛異解宜亦不以此詩爲刺殆用魯說爲天牧養

元元視之如一云云與說苑引傳君子以一儀理
萬物天心也語意亦同
補尒疋釋鳥鳲鳩鴶鵴。樊光曰春秋云鳲鳩氏司空
心均平故爲司空。孫炎曰方言云鳲鳩自關而東謂
之戴勝 春秋正義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
補高誘淮南時則訓篇戴鵀戴勝鳥也詩曰鳲鳩在桑
其子在梅是也
喬樅謹案鳲字今本譌作鳴緣淮南文有鳴鳩字
而誤高於鳴鳩已有注解此引詩乃證鳲鳩之即
爲戴鵀也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補荀子君子篇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
王之道也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忠者惇慎
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夫故爲天下貴矣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
也
喬樅謹案楊倞注荀子仁者仁此者也句云此謂
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五者也疑此先
王之道也句此下舊有五者二字故楊注云然說
苑引詩傳亦有五者不離之語可證也今本荀子
無五者二字文脫佚也
補又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
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
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議兵篇引詩
補列女傳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楚昭貞姜傳
列女傳一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衛姑定姜傳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四國天

下象也 昭十八年
補風俗通義四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
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喬樅謹案此引傳與說苑引傳同益足證應劭之
習魯詩也
下泉
慨我寤歎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慨慨歎貌也詩曰慨我寤歎 遠逝篇
喬樅謹案毛詩慨作愾箋云愾歎息之意又玉篇
嘅下引詩曰嘅我寤歎廣雅嘅滿也嘅蓋齊韓之

異文

豳風

七月

補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

補又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邑於豳其後三百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

喬樅謹案史記周本紀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又國語曰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間韋昭注謂在太康時其說非

也史記言公劉避桀居豳自太康至桀相距二百六十餘年公劉爲不窋孫於年代不合戴震據史記言孔甲淫亂夏后德衰諸侯畔之謂不窋失官當在孔甲時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窋城城東三里有不窋冢毛大可謂公劉遷豳應自不窋城遷不應自邰遷馬瑞辰曰按毛說非也不窋失官以後至子鞠時必嘗復其稷官復居于邰至公劉時又遭夏桀之亂復失其官乃自邰遷豳耳以公劉詩涉渭爲亂考之水經渭水又東過武功縣北酈道元注渭水又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是邰

在渭旁非自邰遷豳無由涉渭取材也又公劉詩
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乃避中國之難遂
平西戎西遷其民邑於豳焉按邰在今武功縣豳
今邠州豳在邰北百餘里不窋城又在豳北二百
餘里使公劉自不窋城遷是自外而遷于內非所
以避中國之難也

補潛夫論浮侈篇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李賢曰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後漢書王符傳注）

無衣無褐

豩邑九惟文無衣無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補尒疋釋故饁饋也。孫炎曰饁野之餉（毛詩正義）

補又釋言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之嗇夫也

補又釋訓喜酒食也。舍人曰古曰饎（釋文）。李巡曰得酒食則喜歡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尒疋音義云饎舍人本作喜釋云古曰
饎據此則知魯詩文亦作田畯至喜而喜字訓為
酒食與毛義異故鄭君詩箋從魯訓讀喜為饎也
舍人云古曰饎謂古卽以喜為饎字李巡云得酒
食則喜歡是李本尒疋亦作喜字

春日載陽

張衡東京賦春日載陽。薛綜曰陽暖也

喬樅謹案毛詩陽字無傳鄭箋云陽溫也薛敬文
訓陽為暖當據魯故鄭箋之義亦本魯詩為解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補尒疋釋訓祁祁遲遲徐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祁祁衆多也此訓為徐義與毛
異蓋從魯故

七月鳴鴂

補尒疋釋鳥鵙伯勞也。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毛詩正義）

補趙岐孟子章句五鴂博勞也詩云七月鳴鴂應陰氣而殺物者也

喬樅謹案鴂字毛詩作鵙蓋通用字毛詩正義引
王肅云蟬及鵙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
通也古五字如七七當為五今據邠卿所引作七

月是魯詩文與毛同七之非譌字明矣又攷御覽九百二十三載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鵙七月夏五月鵙則伯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說與邢卿合曹植多用韓詩所引亦作七月是韓與魯毛詩文皆同也

補高誘呂覽仲夏紀注鵙伯勞也是月陰作於下陽發於上伯勞夏至後應陰而殺蛇磔之於棘而鳴其上

喬樅謹案此與趙岐孟子注言應陰氣而殺物說同

補張衡思元賦鶗鴂鳴而不芳。李善注引服虔曰鶗鴂一名鵙伯勞順陰氣而生賊害之鳥也

四月秀葽

補說文草部葽艸也从艸要聲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

喬樅謹案劉中壘此說卽釋魯詩之文段氏說文注云夏小正四月秀幽幽葽一語之轉必是一物苦葽當是漢人有此語漢時目驗今則不識其味苦應夏令也陳啟源毛詩稽古篇云宋曹粹中詩說據尒疋葽繞棘蒬郭注謂今遠志也語又參以劉向苦葽之說以爲卽今藥中小艸案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之葽爲苦葽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艸味極苦濇醫家以甘草煑之方可用又有葽繞之稱曹說信爲有本

五月鳴蜩

補尒疋釋蟲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孫炎曰蜋五色具蜩宮中小青蟬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方言云蟬楚謂之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是蜩螗古有通稱也嚴粲詩緝以蜩螗不得爲一物固矣

五月蟴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

補尒疋釋蟲蟴螽蜙蝑。舍人曰蟴螽今所謂舂黍也毛詩正義。釋蟲又曰螒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毛詩正義。孫炎注同見文選注十二。李巡曰一名酸雞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蟴螽本又作蟴詩作斯同音私支反蟴螽卽斯螽古斯析同義陳風斧以斯之箋云斯析也是已莎雞郭璞云一名樗雞蘇頌本艸圖經曰今在樗木上者人呼紅娘子頭翅皆赤然不名樗雞葢古今之稱不同耳馬瑞辰曰釋鳥

有翰天雞郭注云赤羽莎雞亦赤羽故同有天雞
之名當以頭翅皆赤俗呼紅娘子者爲是以其生
樗樹上名曰樗雞又有生莎草閒者故名莎雞也
雀豹古今注乃謂莎雞一名絡緯羅願尒疋翼遂
以俗名絡絲娘當之非是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補】楚詞九辯哀蟋蟀之宵征。王逸曰謂七月在野八
月在宇九月在戸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其宵征也

【補】高誘淮南時則訓注蟋蟀蜻蛚促織也詩曰七月在
野

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補】高誘呂覽季秋紀注詩曰穹窒熏鼠塞向墐戸嗟我
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時則訓注亦引此詩入此室
處句

六月食鬱及藿

【補】尒疋釋草藿山韭

【補】說文艸部藿艸也从艸隹聲詩曰食鬱及藿

喬樅謹案藿毛詩作薁傳訓爲蘡薁釋草山韭之
訓蓋用魯詩藿字也邢昺疏引韓詩云六月食鬱
及藿許書引詩正作藿然則三家今文皆不作薁
字與毛詩異文

十月穫稻

【補】蔡邕明堂月令章句十月穫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
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二十九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補】高誘呂覽孟夏紀注酎春醞也詩云爲此春酒以介
眉壽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補】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願息耕孔子曰詩

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
焉可息哉

【補】尒疋釋言綯絞也。李巡曰綯繩之絞也 毛詩正義

【補】趙岐孟子章句五詩豳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
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
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
韭

【補】高誘呂覽仲春紀注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
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開冰室取冰以治鑑

以祭廟春薦韭卵
喬樅謹案高氏注呂覽季冬紀又引詩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陰二句文同早毛詩作蚤
鄭君禮記王制及月令注引詩四之日其早並與
高注合皆據三家今文攷淮南天文訓日至於曾
泉是謂早食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據此
是早爲正字蚤其假借之字也

鴟鴞
補史記魯世家武王崩周公當國管蔡武庚等率淮夷
而反周公乃奉成王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殺武庚
放蔡叔放殷餘民於衞封微子於宋寍淮夷東土二年
而畢定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
魯詩遺說攷　〈卷二〉四　十八
補尒疋釋鳥鴟鴞鸋鴂○〈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
補風俗通義四曰鴟鴞之愛其子適所以害之者
喬樅謹案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云鸋鴂巢
于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李善注引荀子云
南方鳥名蒙鳩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
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是李善以鴟鴞爲卽蒙
鳩攷方言桑飛謂之工爵自關而東謂之鸋鴂自
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懱爵楊倞注荀子亦云

蒙鳩鷦鷯也蒙當爲蔑引方言桑飛或謂之蔑雀
爲證蔑蒙一聲之轉懱蔑字異音義並同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蔡邕胡公夫人哀讚〉殷斯勤斯惢愛備存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趙岐孟子章句三〉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
鴞小鳥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
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
案邠卿以鴟鴞爲刺邠君以小弁爲伯奇作攷論衡
亦以小弁爲伯奇詩論衡言關雎用魯說則小弁亦
魯詩遺說攷　〈卷二〉四　十九
魯說邠卿說小弁用魯詩則說鴟鴞亦魯詩也
喬樅謹案鴟鴞周公所作貽成王之詩而以爲刺
邠君者不敢斥言王故託邠君以爲諷猶唐人詩
之託言漢家也
予室翹翹
補尒疋釋訓翹翹危也
補張衡東京賦常翹翹以危懼
予唯音之嘵嘵
補尒疋釋訓嘵嘵懼也
喬樅謹案釋文憢憢本又作嘵攷說文心部無憢

字僥憢卽曉嘵之譌當作曉爲正釋訓之語正釋
此詩也
說文口部嘵懼聲也从口堯聲詩曰予惟音之嘵嘵
案今本說文作唯予音之嘵嘵玉篇口部廣韵三蕭
引詩並作予維音之嘵嘵當依玉篇乙正二書卽本
說文也
喬樅謹案毛詩予維音嘵嘵無之字說文及玉篇
廣韵引詩並有之字其爲三家詩文可知說文偁
詩於毛氏之外載魯詩爲多此引詩唯字不從糸
作維亦與毛異小雅我馬維騏淮南書引詩作唯

不與毛同知此亦爲魯詩也
東山
零雨其蒙
補 尒疋釋故霝落也。郭璞曰霝見詩
補 王逸楚詞七諫注蒙蒙盛貌詩曰零雨其蒙
喬樅謹案說文霝雨零也从雨吅象零形詩曰霝
雨其濛許所偁詩蓋毛氏也今毛詩作零雨非舊
文矣霝字卽霝之叚借魯詩文當爲霝雨王逸楚
詞注引詩作零此後人所改亦如毛詩之改霝爲
零也蒙毛詩作濛傳云濛雨貌魯詩亦假蒙爲濛

字尒疋釋天疏引詩蓋據舊注之文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
補 尒疋釋蟲蚅烏蠋。樊光曰詩云蜎蜎者蠋（詩正義）。
郭璞曰蟲大如指似蠶
補 又釋言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虫部蜀桑中蠶也（今本說文作葵中蠶也葵字蓋人誤此據尒釋文所引）从虫上目象蜀頭中象其身蜎蜎
（段氏注云中訓勹）詩曰蜎蜎者蜀段氏注云今毛詩及尒
疋左旁又加虫非也此桑中蟲而言似蠶者按淮
南子云蠶與蜀相類而愛憎異也烝毛傳訓爲寘

鄭箋云古者聲寘塡塵同此鄭君依魯訓以通毛
義也
果臝之實
補 尒疋釋草果臝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
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郝氏懿行云果臝栝樓聲相轉臝當爲
蓏栝樓當爲苦蔞皆假借字說文云苦蔞果蓏也
蛜蝛在室蠨蛸在戶
補 尒疋釋蟲蛜威委黍蠨蛸長踦。郭璞曰舊說蛜蝛
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

喬樅謹案毛詩蜙蝑字不从虫古文之假借也說文蛜蝛委黍委黍鼠婦从虫伊省聲故段伊爲蛜尒疋亦或作伊威此依毛詩本魯詩今文當用正字蟰毛詩作蠨釋文云音蕭說文作蟰音夙段氏玉裁曰蟰正蠨譌夙雨之潚譌爲瀟可證衆經音義引詩作蠨蛸在戶云上音蕭下音蕭此古字古音也

騜駁其馬

補尒疋釋畜騜白駁黃白騜。舍人曰騜赤色名曰駁黃白色名曰騜也。孫炎曰詩云騜駁其馬 詩正義

魯詩遺說攷　卷二一　四　王

喬樅謹案郭注引詩同卽用舊注之文變毛詩作皇古文段借字

親結其褵

補尒疋釋器婦人之褘謂之褵褵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此女子旣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褵謂母送女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也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縭本或作褵或本是也褵字魯詩之文作縭者順毛改字攷方言蔽厀江淮之間謂之褘魏宋南楚之閒謂之大巾自關東西謂之蔽厀釋名云韠所以蔽厀前也婦人蔽厀亦如之婦人蔽厀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女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褘有巾名故孫炎以帨巾釋之郭璞以爲今之香纓殊誤由不達魯詩之義故耳今俗女子嫁時以絳巾覆首猶其遺象緌垂也結之餘者下垂爲飾故云緌也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補白虎通巡狩篇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二一　四　王三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此道黜陟之時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喬樅謹案何邵公述破斧詩義與白虎通合公羊家用齊詩邵公則用魯詩者是此篇魯齊說同矣荀子言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東征而西國怨卽魯詩之義所本也毛傳以四國爲管蔡商奄說與魯

詩異

補 尒疋釋言皇正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皇

補 楊雄甘泉賦挾東征之意

補 法言先知篇昔在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

亦孔之將

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

四國是訛

補 尒疋釋言訛化也。郭璞曰詩曰四國是訛

喬樅謹案訛毛詩釋文云又作吪攷說文有吪無訛訛蓋吪之或體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補 潛夫論明忠篇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蔡邕薦邊讓書成伐柯不遠之則

又太尉楊公碑閑於伐柯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補 尒疋釋器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罔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詩正義

補 又釋魚鮅鱒魴。樊光曰詩云九罭之魚鱒魴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釋魚有鱒魴樊光引此詩盧氏文弨以正義引鱒魴當作鮅鱒此不然也攷尒疋釋文鮅下引字林云魴也鯬下引廣雅云魾鯬鯠下引埤蒼云鯬鯠魾也字林作鯬是舊本讀鮅鱒魴句魾鯬鯠句與今本郭讀異郝氏懿行曰釋文所引廣雅及埤蒼並以鯬鯠與上文魾字相屬此古讀也據詩疏引釋魚云云然則樊讀以鱒魴相屬魾鯬鯠相屬故張揖讀從古也喬樅謂據釋文引字林說明以鮅字訓魴則呂忱亦讀鮅鱒魴為句毛傳訓鱒為大魚是以鱒為魴之大者从魚尊聲與大鰕之為鰝从魚高聲意同釋魚鮅鱒魴與鮥鮛鮪同例字雖从魚不得分析為二魚名說文訓鱒為赤目魚別為一義猶之魾大鱯又別為鯬鯠也

補 張衡西京賦布九罭設罜麗摷鯤鮞殄水族。李善曰毛詩九罭之魚鱒魴尒疋曰九罭魚網罭與緎古字通

喬樅謹案據善此注是毛詩九緎字不作罭故謂罭與緎古字通平子賦作罭依魯詩文也毛詩釋文九罭本亦作緎案罭與罭無異字釋文何用別

出孟陸所見毛詩本作九緎而他本亦作䋿故别
出之以明同異毛氏古文假緎爲䋿三家今文並
用䋿字他本亦作䋿者是據三家之文也

袞衣繡裳

補 王逸淮南說林訓注詩曰袞衣繡裳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補 小疋釋言跋躐也疐跲也。李巡曰跋前行曰躐跲
却頓曰疐也。郭璞曰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補 漢書集注晉灼曰疐音詩載疐其尾之疐息夫躬傳

喬樅謹案晉灼注文三王傳引魯詩說則此當亦
據魯詩之文

魯詩遺說攷卷第三 三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一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
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
也。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
也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
諷其上也

補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
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揜羣雅。張揖曰小雅之材七
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

淮南王離騷傳小雅怨悱而不亂

補 服虔左傳注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政定
大亂治太平是爲正小雅

補 皇甫謐曰詩人歌武王之德今小雅自魚麗至菁菁
者莪七篇是也

喬樅謹案服虔皇甫謐均用魯詩魯說以鹿鳴爲
刺詩而服虔又謂自鹿鳴至菁莪爲正小雅者接
琴操言大臣昭然獨見故歌以感之又言乃援琴

以刺之所云刺之者謂陳古以刺今云歌以感之者卽微言諷諫之義也棠棣一篇春秋外傳載富辰引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而左氏傳載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詩正義引鄭志答趙商曰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所云誦古指此名穆公所作誦古之篇非造之也此如關雎正始而魯韓以爲刺時魚麗頌美而焦贛以爲思初亦皆謂誦古之篇三家各舉其一端爲說耳故孟子云說詩者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董仲舒言詩無達詁劉向亦云詩無通故是也不然周公制禮作樂以鹿鳴用之升歌以關雎用之合樂具載禮經三家豈未之前聞而顧以關雎作於康王鹿鳴作於衰周大臣乎且韓詩雖以關雎爲刺世而外傳述孔子與子夏論詩謂關雎爲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則未嘗不以爲正始之道也齊詩雖以魚麗爲思古而禮家釋笙入閒歌謂魚麗爲太平年豐物多酒旨所以優賢則未嘗不以爲頌美之詞也鹿鳴之爲正小雅魯詩之說蓋亦明著其義所謂忽養賢而鹿鳴思始卽誦古刺今者耳

鹿鳴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酒食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

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 御覽五百七十八

案蔡邕所引與司馬遷語合皆本魯詩之說

喬樅謹案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傳吳季札觀於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怒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今觀荀卿司馬遷論小雅之詩語正與此相合申公之學傳自荀子子長之說本於申公然則魯詩以鹿鳴爲刺其說不爲無據矣

淮南詮言訓樂之失刺。高誘曰鄉飲酒之樂歌鹿鳴

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
案此與史記琴操並合是誘用魯詩之明證
潛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
補蔡邕琴賦鹿鳴三章
補王逸楚詞大招注古者以琴瑟歌詩賦為雅樂關雎
鹿鳴是也
喬樅謹案漢書王褒傳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
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晉杜夔傳舊雅
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
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

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
改易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
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補陸賈新語道基篇鹿鳴以仁求其羣
補淮南泰族訓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
相呼也
劉向楚詞七諫鹿鳴求其友。王逸曰鹿得美草口甘
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
舊曾且不若鳥獸也

補尒疋釋草苹藾蕭。郭璞曰苹今藾蒿初生亦可食
喬樅謹案毛傳訓苹為萍鄭箋易之訓苹為藾蕭
是用魯訓改毛正義引陸璣疏云葉青白色莖似
箸而輕肥始生香可生食其義蓋本之三家
張衡東京賦我有嘉賓
補風俗通義六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
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簧笙中簧
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補張衡南都賦嘉賓是將
補王逸楚詞九嘆注笙中有舌曰簧詩云吹笙鼓簧

德音孔昭
張衡司空陳公誄德音孔昭
案此句又見蔡邕周巨勝碑銘
示民不偷
張衡東京賦示民不偷
喬樅謹案示毛詩作視鄭箋云視古示字也偷與
佻同說文玉篇並引詩視民不佻毛詩作恌傳云
恌愉也正義引定本愉作偷喬樅謂定本偷字是
也毛用古文三家用今文恌乃偷之叚借故傳以
偷釋之如能不我狎甲狎也洒埽廷內洒灑也之

例

君子是則是效

蔡邕郭有道林宗碑銘是則是效

喬樅謹案效毛詩作傚攷漢書敘傳亦云是則是效引用詩語皆不作傚字是三家文同也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補 風俗通義六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以爲琴之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譁人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感人善心故琴之

爲言禁也雅之爲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四牡

瘶瘶駱馬

補 說文疒部瘶馬病也从疒多聲詩曰瘶瘶駱馬

喬樅謹案毛詩嘽嘽駱馬說文口部嘽下云喘息也既引詩語爲證此疒部復引作瘶瘶其爲三家詩無疑也毛詩釋文於嘽嘽不言韓詩字異則韓同毛可知漢書敘傳王師驒驒師古引此詩作驒驒駱馬攷毛詩大雅常武王旅嘽嘽孟堅當用是語然於彼詩嘽嘽作驒驒知此詩亦同作驒孟堅習齊詩師古所稱不言其爲毛爲韓蓋襲舊注所引齊詩之文也瘶瘶當爲魯詩據潛夫論以此爲刺詩故文作瘶[illegible]言行役之迫[illegible]至此馬瘶而病耳廣雅瘶瘶瘶也正釋魯詩之義瘶嘽得通者段氏玉裁云單聲之字在第十四部古多轉入第十七部如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衍曼流爛瘶以陸離史記作壇可證[illegible]以難與阿何韻竹竿詩以儺與左瑳韻足知古音之相通轉他若燮娑之爲婆若干之爲若柯皆此類也

不偟啟處

補 爾雅釋言偟暇也。郭璞注詩曰不偟啟處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偟音皇不暇也[illegible]皇或作偟遑作皇是陸所見爾雅注引詩有[illegible]毛詩作遑者然郭所引詩多本舊注之文釋言[illegible]作[illegible]則注所引當以或本作偟爲是偟者魯詩之文作遑者乃後人順毛改字耳

翩翩者隹

補 爾雅釋鳥隹其夫不。舍人曰隹名夫不。樊光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隹夫不孝故爲司徒。李

巡曰夫不一名隹今楚鳩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夫不鳥之孝者也故詩人感而起興傷已不得孝養父母曾夫不之不若也鄭箋以謹愨之鳥習勞獲安爲喻毛義蓋與魯殊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補　潛夫論愛日篇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閒暇而得孝養今迫促不得養也

喬樅謹案據節信此說是魯詩之義亦以四牡爲刺詩遑當本作偟此後人轉寫改爲遑字也

皇華

皇皇者華

補　爾雅釋言皇華也○樊光曰詩云皇皇者華○孫炎曰皇皇猶煌煌也邢疏

喬樅謹案皇字當作葟據釋草葟華榮作葟可見釋草音義云葟音皇本亦作皇是後人改葟爲皇字樊光引詩當作葟葟者華魯詩之文如此孫炎云葟葟猶煌煌此申明其義也說文𠌶部⿰𠌶生華榮也从𠌶生聲讀若皇爾雅曰⿰𠌶生華也葟⿰𠌶生或从艸皇許所引爾雅釋言之文尤足爲明證毛詩作皇是古文之叚借又案邵氏晉涵臧氏鏞堂並據郭注釋草引此作華皇也釋文亦先華後皇謂今本誤倒作皇華郝氏懿行又以說文所引爾雅⿰𠌶生華乃釋草之文喬樅謂數說皆非也說文⿰𠌶生下云華榮此據釋草爲訓又引爾雅曰⿰𠌶生華也此稱釋言文判然甚明如以此句爲引釋草是與上文辭複又奪去榮字羼入也字許之引經必不然矣且詳樊光引詩之意證葟非以證華故叔然復申葟葟之義郭本倒作華皇自是舛誤陸據郭本爲音義先華後皇均非宜據說文正之

侁侁征夫每懷靡及

列女傳二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晉文齊姜篇

喬樅謹案毛詩駪駪征夫列女傳引作莘莘說苑奉使篇亦然今據王逸楚詞章句引詩作侁侁叔師皆用魯詩是魯詩文爲侁侁也莘莘乃韓詩之文見王氏詩攷引韓詩外傳七說文引詩莘莘亦本韓詩三家韓最後亡後人不曉侁侁爲魯詩惟習見韓詩字作莘莘又以國語所引與韓詩同遂援以改列女傳說苑之侁侁楚詞及注侁侁字舊校云侁一作莘是後人改侁爲莘之左驗莘所改

未盡者尚得據之以證列女傳說苑之譌玉篇人部佻下云往來佻佻行聲詩曰佻佻征夫也義與叔師合皆本魯詩之訓廣韻十九臻佻字引詩同此又本於玉篇者也

〔王逸楚詞招魂注〕佻佻往來行聲也詩曰佻佻征夫

喬樅謹案今本楚詞章句作佻佻往來聲也一作佻佻行聲也攷玉篇云往來佻佻行聲則往來下當有行字爲是

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諆

【補】〔淮南脩務訓〕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

爰諮諆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高誘曰〕詩小雅皇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匀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諆難事不自專己咨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喬樅謹案毛詩周爰咨謀釋文咨本亦作諮謀此引作諆者謀諆一聲之轉爾雅釋詁諆謀也尚書謨明弼諧史記夏紀作謀明輔和諆又通謨及莫詩乃言聖人莫之釋文云莫又作謨一本作諆是其驗也

【補】〔說苑貴德篇〕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喬樅謹案據淮南書所引魯詩當作諮諆此作咨謀者疑後人順毛改之

常棣

案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云云以常棣爲衰世之詩與史記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說近又成十二年傳郤至以兎罝爲世亂詩鹽鐵論說與之合三家蓋非不根之談

喬樅謹案魯說以鹿鳴四牡伐木均爲刺詩則此常棣篇亦當爲刺詩與左氏說同風俗通義云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梁元帝荅劉遴之詔云張蒼

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經典釋文敘左氏授受源於荀卿傳與魯詩師傳既同則其說之合必無疑矣

【補】〔漢書杜鄴傳〕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常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喬樅謹案杜鄴以常棣與角弓並爲刺詩亦據魯家之說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蔡邕姜伯淮碑〕有常棣之華萼韡之度。〔又彈棊賦〕萼

不韡韡

補　說文華部韡韡盛也詩曰萼不韡韡

喬樅謹案叔重引詩與中郎合此據魯詩也毛詩棠棣作常棣萼不作鄂不攷爾雅釋木唐棣移郭注云江東呼夫移文選甘泉賦注引爾雅正作棠棣移藝文類聚八十九引詩夫移之華萼不煒煒据韓詩也鄂字古文之叚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補　列女傳八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惟兄弟甚相懷也

蔡邕童幼胡根碑昆弟孔懷

原隰捊矣

補　爾雅釋故捊聚也。郭璞注詩曰原隰捊矣

補　說文手部捊引堅也从手孚聲詩曰原隰捊矣本繫傳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裒古作襃下同字本或作捊喬樅謂作捊者是也郭璞所引襲舊注魯詩之文與說文作捊合叔重亦據魯詩也玉篇手部捊下引說文作引聚也是堅義同聚又引詩原隰捊矣同易謙卦裒多益寡釋文云裒鄭荀董蜀才作捊禮雜記注招用襃衣釋文作裒云裒本又作襃此捊裒襃古通之驗毛詩捊作裒是通假字也

外禦其侮

補　爾雅釋故務侮也。郭璞注詩曰外禦其侮

喬樅謹案侮毛詩作務此所引亦據爾疋舊注之文挍勘記云注引詩以證務義之為侮當同毛詩作務喬樅謂此不然也爾雅明朗也樊注引詩高朗令終與此務侮也引詩外禦其侮同例不必改注侮字為務又葵揆也注引詩天子揆之挍勘記亦謂揆當作葵均據毛詩之文以訂雅注然郭注爾雅多襲舊義樊光諸家皆用魯詩未可據毛氏

之文規規求合也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補　風俗通義七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是以隨會圖其身而不遺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

和樂且沈

王逸楚詞招魂注詩曰和樂且沈

喬樅謹案沈毛詩作湛叔師用魯詩故文與毛氏異宋玉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引此詩和樂且沈所以證明沈字今本楚詞注依毛詩改沈為湛失叔師引詩之旨矣又毛詩釋文湛下引

韓詩作眈字亦與毛不同也

樂爾妻帑

補 趙岐孟子章句二 帑妻子也詩曰樂爾妻帑

喬樅謹案帑毛詩作帑釋文云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奴 句 子也孔沖遠正義云左傳秦伯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汝皆是子也據此是帑爲孥之假借邠卿引魯詩作孥三家今文並用本字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補 列女傳六 詩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齊傷槐女篇

伐木

蔡邕正交論 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其所由來政之失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補 爾雅釋訓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 ○ 郭璞曰 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

喬樅謹案此舊注述魯詩之說也郭氏蓋承用之毛傳以嚶嚶爲驚懼訓與此異鄭箋云言以道德相切正是據魯義改毛也

補 中論貴驗篇 小人尙明鑒君子尙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也

補 風俗通義七 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終始以交爲難況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劉向楚詞七諫 飛鳥號其羣兮 ○ 王逸注 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羣而呼其耦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喬樅謹案文選張華詩云屬耳聽鸎鳴李善注引詩作鸎其鳴矣梁元帝賦曰聞鸎鳴而求友字亦作鸎此三家之詩也據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是魯詩嚶其鳴矣本爲鸎字故平子以麗黃言之玉篇云鸎黃鳥也是已然則毛詩嚶鳴乃鸎之假借叔師用魯詩字當作鸎今本作嚶與毛詩同非是宜改正之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補 潛夫論德化篇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補淮南泰族訓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坎坎鼓我壿壿舞我

補爾雅釋訓坎坎壿壿喜也。舍人曰壿壿舞皃（釋文）。郭璞曰皆鼓舞懽喜

補蔡邕禮樂志漢樂四品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群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

補風俗通義六漢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坎坎說文作竷音同云舞曲也攷說文夊部竷繇舞也（舊繇下衍也字此從段注訂本）从夊从章樂有章也夅聲詩曰竷竷鼓我（此從段注依韻會訂舊本舞字之誤）字與魯韓毛並異疑齊詩之異文也又毛詩蹲蹲釋文云本或作壿同爾雅壿壿釋文引說文云壿士舞也宜從士尊本或作蹲同然則蹲壿古今文之異蔡邕禮樂志引詩蹲蹲舞我蔡用魯詩當从今文作壿爲正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補潛夫論愼微篇詩曰天保（舊譌作祿今訂正之）定爾亦孔之固俾爾亶厚胡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言也言天保佐王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女信厚何不治（此句字有脫誤）而多益之甚衆庶焉（此下疑脫闕字）不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此節上下錯簡文字脫誤不可讀今略訂正如左）

補爾雅釋故亶厚也。某氏注詩曰俾爾亶厚（毛詩桑柔正義）

喬樅謹案某氏引詩作亶厚與潛夫論合又風俗通義七云俾爾亶厚皆據魯詩之文毛氏亶作單者聲近假借字

如山如阜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山如阜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

如岡如陵

補風俗通義十詩云如岡如陵陵有天性自然者

吉圭惟饎

補周官蜡氏注蠲讀如詩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

喬樅謹案毛詩吉蠲爲饎傳云蠲絜也蠲乃圭之假借惠氏棟曰呂覽云臨飲食必蠲絜高誘注蠲讀爲圭蓋三家詩作吉圭惟饎故高讀从之喬樅

攷淮南時則訓湛熺必潔高誘注云湛熺必令圭
潔孟子卿以下必有圭田趙岐注云圭潔也圭潔
之義卽本此篇魯詩之訓鄭君禮注所引多據齊
魯詩儀禮士虞注引詩曰吉圭爲饎惟字作爲與
此微異是據齊詩之文周官宮人注引詩與毛同
或出後人轉寫所改也

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補爾雅釋天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
曰烝○孫炎曰祠之言食禴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
進品物也

喬樅謹案李氏易傳載虞翻解易萃孚乃利用禴
引詩作禴祭烝嘗白帖六十七御覽五百廿四引
詩並作禴祀烝嘗文與魯毛不同疑爲齊韓之異
字爾雅釋故既釋祠烝嘗禴爲祭名而此復見者
彼釋四者爲凡祭之通名此釋四者爲四時之祭
名專爲此詩作解詩言于公先王知四者皆爲宗
廟之祭也四時之祭夏殷名各不同見禮記王制
據周禮大宗伯文則此四時祭名周公所定也郭
氏此注與孫炎文同景純之襲用舊注此尤其顯
證也

補張衡東京賦躬追養於廟祧奉烝嘗與禴祠

補文南都賦納宗綏族禴祠烝嘗

如日之升

張衡冢賦如日之升

采薇

補史記周本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宋衷
曰時王室衰始作詩也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家有采薇之思

喬樅謹案漢書以此詩爲作於懿王之時與史記
周本紀云云說合白虎通引詩以爲師出踰時怨

思而作蔡邕謚議以家有采薇之思與人懷殷卬
之聲對舉而言則亦以采薇爲怨思之詩皆據魯
說也

我行不糇

補爾雅釋訓不糇不來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不糇宜从來本今作俟字
先大夫左海經辨云說文來部糇偁詩曰不糇不
來卽爾雅之文重文𢓍云糇或从彳今譌作俟爾
雅此訓卽釋詩我行不糇句毛詩作來用本字三
家作糇用借字爾雅以不來釋不糇聲近爲訓喬

樅謂說文詩曰是爾雅曰之譌後人轉寫因上來
字引詩并此亦誤書作詩耳段氏注以爲江有汜
之詩不我以古作不我敄許蓋兼偁詩爾雅轉寫
譌奪不可讀耳殆未必然也

四牡騤騤

補張衡南都賦駟飛龍兮騤騤

小人所芘

補爾雅釋言芘廕也○舍人曰芘蔽也左傳文十七年正義○孫
炎曰芘覆之蔭也衆經音義九

喬樅謹案毛詩小人所腓傳云腓辟也鄭箋云腓

當作芘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戍卒之所芘
倚鄭箋蓋據魯詩攺毛也芘庇字通詩桑柔箋人
庇陰其下者釋文云本亦作芘蔭雲漢箋我無所
庇陰處釋文云本亦作芘廕是字通之驗魯詩文
作芘釋言芘廕之訓正釋此詩芘字陳氏毛詩稽
古篇云腓亦作萉班固幽通賦安慆慆而不萉文
選注引曹大家訓萉爲避漢書注云鄧展亦訓避
義與毛傳合喬樅謂班氏家學是治齊詩者萉字
當是齊詩之異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補白虎通征伐篇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
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
有曠夫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王逸楚詞章句九據時所見自哀傷也猶詩云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也

出輿

喬樅謹案荀子及史記匈奴傳引詩車皆爲輿是
魯詩文與毛異

蔡邕諫伐鮮卑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
○又釋誨獫狁攘而吉甫宴

案漢書匈奴傳以六月出輿並爲美宣王之詩史記
衛將軍傳載益封衛青詔書亦並舉二詩而言今據
邕議及釋誨同以出輿六月爲宣王時事皆與漢書
誼合是魯齊說同

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補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
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王命南仲

喬樅謹案南仲毛詩以爲文王之屬毛傳箋並謂
殷王據漢書及蔡中郎集並以爲宣王命南仲則

南仲宣王之將也攷漢書古今人表召虎方叔南仲中山父申伯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後漢書馬融傳融疏亦以此詩爲宣王事是三家之說並同

出輿彭彭

史記匈奴傳戎狄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喬樅謹案史記匈奴傳云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衞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

方王氏詩攷據此遂以出輿爲襄王之詩今案非也漢書匈奴傳自陵降匈奴以前皆錄史記之文惟狐鹿姑單于以下張晏以爲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漢書之文既爲採錄史記不應彼此互異又史記所引戎狄是膺乃魯頌閟宮之詩何得與雅詩之出輿六月合爲一事此其錯舛顯然者然則史記此節葢編簡斕脫僅存引詩數語後人掇拾遺字次于戎狄是膺之下遂至牴牾宜援據漢書爲之補正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揚雄趙充國頌天子命我

史記衞青傳城彼朔方

玁狁于攘

補 潛夫論救邊篇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玁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育德安疆宇也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補 列女傳六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薄伐西戎

補 潛夫論邊議篇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

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

杕杜

有杕之杜

補 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杕讀詩有杕之杜之杕也

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補 高誘呂覽勸學篇注詩曰胡逝不至而多爲恤

魚麗

魚麗于罶

補 爾雅釋訓凡曲者爲罶○郭璞曰凡以薄爲魚笱者

謂之罶。〈又釋器〉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喬樅謹案說文网部罶曲梁寡婦之笱魚所留也罶或从婁作𦋺春秋國語曰溝罛𦋺又句部笱曲竹捕魚笱也然則罶者以曲薄爲梁以曲竹爲笱笱以承梁之孔使魚入之而不得去雅訓兩釋其義所以備其名象也

鱨鯊

魴鱧　鰋鯉

補〈爾雅釋魚〉鯉鱣鰋鮎鱧鯇鯊鮀。〈舍人曰〉鯉一名鱣鱧一名鯇〈毛詩正義〉鯊石鮀也〈毛詩釋文〉。〈孫炎曰〉鰋一名鮎

喬樅謹案郭注爾雅以鯉鱣鰋鮎鱧鯇爲六魚之名詩碩人正義引郭璞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爲一物喬樅謂郭義非是魚名古今或異逐世而移大鯉曰鱣而非卽鱣鮪猶之大鱯爲鱧而非卽蠡鰈也說文鰈鱧也鱧鱯也鮀鮎也鮎鰋也雖不必同形而要各自爲類又鱯魚之亦名鱧刺魚之亦名鯇名同實異者不勝枚舉旻純以今釋古違失雅訓殆不可從也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

補〈荀子大略篇〉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物其有矣唯其時矣

補〈荀子不苟篇〉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補〈說苑辨物篇〉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一第一〇冊 續修四庫 書第1 版房內

魯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二

南陔

白華

華黍以上三篇詩亡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正義曰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本十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陔爲第一彤弓爲第三鴻鴈爲第四節南山爲第五北山爲第六桑扈爲第七都人士爲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据鄭君儀禮注言三者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是三家之詩南陔等篇目雖存而皆闕其亡者以現在爲數故小雅之材秖云七十四人耳

南有嘉魚

烝然罩罩

補爾雅釋器籗謂之罩。李巡曰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罩也

喬樅謹案淮南說林訓釣者靜之𦊨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郝氏懿行云今魚罩以竹爲之漁人以手抑按于水中以取魚故淮南云罩者抑之抑卽按也又說文魚部鯙下云烝然鯙鯙从魚卓聲鯙字篇韻不載攷廣雅釋訓淖淖衆也淖淖二字正釋此詩鯙鯙之義當與淖

淖同蓋齊韓之異字異義也

君子有酒嘉賓式讌以樂

補列女傳一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魯季敬姜篇

喬樅謹案此所引我有旨酒當是君子有酒之譌鹿鳴詩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敖句法與此同故因而致譌耳毛詩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劉中壘云言尊賓也魯詩之義蓋與毛同

烝然汕汕

補爾雅釋器罺謂之汕。舍人曰以薄罺魚曰罺御覽八百

三十四○李巡曰汕以薄汕魚也○孫炎曰今之撩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以汕汕爲樔與雅訓合是魯毛義同說文水部汕魚游水皃从水山聲詩曰烝然汕汕許解汕汕與雅訓毛傳義異蓋據齊韓爲說胡承珙曰陸氏埤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即罾矣說文廣雅但以罾爲網不著汕名然古者橧巢同義廣雅云橧巢也楚詞九歌罾何爲兮木

上太平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蛛網方而不圓蓋罾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樔名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即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簀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罺縞鰕云罺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山有臺

補爾雅釋草臺夫須○舍人曰臺一名夫須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祇以禦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薃侯莎與夫須爲一草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薃侯莎即夏小正之緹縞羅端良以爲其根即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絕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

名究不得以夫須爲薃侯也

南山有杞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一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

喬樅謹案北山當作南山字之誤也

由庚

崇邱

由儀以上三篇詩亡

喬樅謹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陸氏釋文云此

三篇依六月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

蓼蕭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補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趙佛肸母傳

鞗革沖沖

補爾雅釋器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勒見詩

喬樅謹案毛詩鞗革沖沖詩經小學曰說文無鞗字有鋚字鋚鐵也一曰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既安之下有鋚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

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疑詩經文鞗革當爲鋚勒之譌鋚勒猶唐人所云金勒古鐘鼎鋚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鋚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喬樅案載見詩鞗革有鶬鄭箋以鶬爲金飾貌與說文云鋚轡首銅也訓合革爲轡首以皮爲之鋚爲轡首飾以金爲之毛詩正義謂革以皮爲之誤也

和鸞噰噰萬福攸同

賈子新書容經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登車則馬行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噰噰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補白虎通車旂篇車所以有和鸞者何以正威儀節行舒疾也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其聲鳴曰和敬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明得其和也故詩云和鸞雍雍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

喬樅謹案白虎通車旂篇今佚此見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又見藝文類聚七十一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二

補謝承後漢書陳宣曰王者承天統地動有法度車則和鸞出則佩玉動靜應天 劉昭續漢志注補五行三引

喬樅謹案謝承書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也博學明魯詩

補張衡東京賦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不變玉鸞不亂步。薛綜曰珮爲行容鑾爲車飾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則和鑾響並謂君之禮法

補劉昭續漢志注干寶曰和鸞皆以金爲鈴舒則不鳴疾則失音詩曰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 呂氏讀詩記引

補史記禮書正義皇侃曰鸞以金爲鸞懸鈴其中于衡

上以爲遲疾之節所以正威儀行舒疾也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

（王逸楚詞九章注）湛湛厚也詩曰湛湛露斯○（又九歌注）晞乾也詩曰匪陽不晞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補（爾雅釋訓）厭厭安也

補（說文心部）懕安也从心厭聲詩曰懕懕夜飲

喬樅謹案毛詩作厭厭古文假借字也說文引詩與雅訓合亦據魯詩之文毛詩釋文厭厭下云韓

詩作愔愔和悅之貌義與魯異

補（張衡南都賦）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補（張衡西京賦）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莫不令儀

補（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彤弓

彤弓弨兮

補（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喬樅謹案公羊傳定四年何休注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所言與荀子略同嬰弓陸氏釋文云見司馬法按嬰當讀如嬰石之嬰山海經北山經云燕山多嬰石注云言石似玉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是也天子諸侯皆彤弓矢而天子弓有雕飾故曰雕弓所以別於諸侯大夫士皆盧弓矢而大夫弓亦有文飾故曰嬰弓所以別於士也

菁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補（列女傳六）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

有儀（齊宿瘤女傳）

喬樅謹案既見君子二句又見列女傳八陳國辯女篇引詩菁菁韓詩作蓁蓁文與魯異

補（中論藝紀篇）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立保氏掌教六藝六儀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補列女傳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齊鍾離春傳）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補淮南說林訓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高誘注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是也

楊雄逐貧賦載沈載浮

六月

補漢書韋元成傳劉歆曰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

來威故稱中興

補蔡邕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議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荊

整居焦穫

補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喬樅謹案焦護毛詩作焦穫傳云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胡承珙曰以焦穫為池陽瓠中者郭注爾雅云然耳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易林未濟之睽云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驪夫曰治兵則必非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爭鎬與方必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為當去周京千里臧氏詩攷正曰孔氏正義以郭注爾雅之瓠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衆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太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太原後仍軍於鎬平定然後歸也

至于涇陽

楊雄并州牧箴周移退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藝文類聚）

帛旆英英

補爾雅釋天旌旂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孫氏云緇黑繒也帛續旐末亦長尋詩云帛旆英英是也（公羊宣十二年疏）

喬樅謹案公羊疏所引孫氏說即叔然之爾雅注帛旆英英毛詩作白旆央央叔然所引據魯詩也白與帛古字通左氏春秋隱二年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帛作伯可證公羊宣十二年注云繼旐

如燕尾曰旆郭注爾雅云帛續旐末爲燕尾者義
見詩釋名云雜帛爲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將
帥所建象物雜也據公羊疏引孫氏云緇黑緇也
是旐之制用黑緇爲之其繼旐之旆則以絳帛續
之爲燕尾緇絳相雜故云雜帛爲旆絳得專帛名
者周之正色時王所尙也此詩正義云言白旆者
謂絳帛猶通帛曰旆亦是絳也說與前儒合惟出
其東門正義及周禮司常疏引此詩均以白旆爲
白色此賈孔之誤解疑沖遠六月正義是襲劉光
伯述義語故得不誤耳毛詩茷本又作旆陸孔同
引左傳蒨茷爲證謂茷與旆古今字喬樅案張平
子東京賦通帛蒨旆是茷旆字通之驗央央釋文
音英或於良反知舊讀以央爲英之假借故音从
英或讀爲於良反者失之矣
四牡既佶既佶且閑
〔張衡東京賦〕中畋四牡既佶且閑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見上漢書韋元成傳
喬樅謹案太原毛詩傳箋皆不詳其地朱子集傳
以爲太原府陽曲縣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
所在而後太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

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
太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
太原之名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閒若
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
寇從西來兵從東出乎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安定
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
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也小爾雅高
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縣乃古
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
于太原蓋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
也顧胡二君攷核地理爲得其實而按之當日情
事亦協其說是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劉向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
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蔡邕釋誨〕獫狁攘而吉甫宴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補〔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李
巡曰〕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毛詩正義。〔郭璞曰〕周宣

王之賢臣

蔡邕爲陳留縣上孝子狀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于此。又張平祠堂碑其先張仲者實以孝友爲名臣左右王室

補後漢書楊賜對書曰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補潛夫論志姓氏篇詩頌宣王張仲孝友

采芑

楊雄趙充國頌晉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補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曰菑音災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毛詩正義）。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詩曰于彼新田易曰不菑畬

喬樅謹案鄭注坊記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禮記注多據齊詩說蓋齊魯師說所傳異詞故有不同耳

服其命服

張衡綬笥銘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瑲蔥衡

補白虎通紼冕篇紼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云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黃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朱矣大夫蔥衡別於君矣天子大夫朱紼蔥衡士靺韐朱赤者盛服也是以聖人法之用爲紼服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法天一地二長三尺法天地人也

喬樅謹案易乾鑿度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紱者賜大夫之服也鄭注曰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別其說與此合然則諸侯就國惟得用赤紼入爲王臣始加賜朱紼天子三公九卿皆服朱紼蔥衡方叔爲宣王卿士故詩言朱紼斯皇有瑲蔥衡也

陳師鞠旅

張衡東京賦陳師鞫旅。薛綜曰陳列也鞫告也

喬樅謹案御覽三百三十八引詩陳師鞫旅字作鞫與魯毛不同疑齊韓詩之異字

振旅闐闐

補爾雅釋天講武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振旅整衆闐闐羣行聲

喬樅謹案毛詩箋以闐闐與淵淵並爲鼓聲景純羣行聲之訓義與毛異蓋據舊注魯詩之說郭解治兵振旅文俱襲叔然語可證也說文門部闐盛貌从門眞聲口部嗔盛气也从口眞聲引詩曰振旅嗔嗔左思魏都賦云振旅輷輷嗔嗔輷輷皆三家詩之異文魏都賦舊注引史記蘇秦傳輷輷殷殷若三軍之衆李善文選注引蒼頡篇曰輷輷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輷字音田攷說文車部轟羣車聲也从三車[illegible]經音義云轟今作輷字書作軥[illegible]玉篇車部字亦作軥義並同又攷說文[illegible]䡘車䡘軥聲也軥字大徐本作軥小徐本作𨋫並誤此從集韻作軥訂正从[illegible]聲疑闐闐嗔嗔皆爲䡘䡘之假借吳棫詩協韻[illegible]方言[illegible]中脩五經文字伐鼓淵淵爲鼘鼓聲之淵淵字作鼘則車聲之闐闐字當作䡘爲正也

蠢爾荊蠻大邦爲讎

王逸楚詞九歎注蠢蠢無禮義貌詩曰蠢爾荊蠻惜賢篇

揚雄揚州牧箴蠢蠢荊蠻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蠢不遜也郭注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雅訓不遜之義正釋此詩蠢字以荊蠻而與大邦爲讎不遜甚矣叔師楚詞注亦與不遜義合惟引詩作蠻荊此傳寫者誤倒之非叔師舊文也

補漢書賈捐之傳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

喬樅謹案本傳捐之爲賈誼曾孫誼傳言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君房之爲誰子本傳不詳要其上承家學當亦習魯詩也蠻荊當作荊蠻說見後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蔡邕胡公碑方叔克壯其猶

執訊獲醜

王逸楚詞九歌注訊問也詩云執訊獲醜

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

補漢書陳湯傳劉向曰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喬樅謹案漢書韋元成傳載劉歆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焞焞字作推推蠻荆文作荆蠻顏師古注云推推盛也音他回反陳湯傳注音義並同案毛詩釋文焞吐雷反又他屯反本又作啍同小顏音他回反是推字之音非焞字之音也玉篇𨍭𨍭車盛貌廣韻𨍭𨍭車盛貌推推即𨍭𨍭也魯詩字與毛異中壘用魯詩當作推推其作焞者俗人順毛所改耳段氏詩經小學以漢書推字即𨍭之誤疑或然也荆蠻

毛傳云荆州之蠻師古注陳湯傳亦云今荆州之蠻畏威而來是也並引詩本作荆蠻來威攷後漢書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又西南夷傳云南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世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荆蠻大邦為讎明其黨衆繁多足以抗敵諸夏也皆以詩之荆蠻為荆州之蠻今據楊雄揚州牧箴蠢蠢荆蠻曹植王仲宣誄遠竄荆蠻及李善吳都賦注杜佑通典一百八十七引詩並作蠢爾荆蠻知三家與毛舊本皆然然則毛詩及各書所引三家詩或作蠻荆者乃後人傳寫誤倒其文宜乙正之為是詩經小學云晉語楚為荆蠻韋注云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為說又齊語萊莒徐夷韋注云徐夷徐州之夷可證荆蠻文法其說良允

車攻

東有圃草

〔白虎通義〕囿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苑囿在東方所以然者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

方物所以生也詩曰東有圃草　周禮閽人疏○廣韻○御覽一百九十六

〔王逸楚詞九歎注〕圃野也詩曰東有圃草

案叔師引詩與白虎通同則魯詩字作圃草也

喬樅謹案圃草毛詩作甫傳云大也箋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義與[illegible]本楚詞章句作圃野樹也舊校云[illegible]有樹宜作株字之誤也又文選西都賦注後漢班固傳馬融傳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是韓詩字與魯同而義則與毛並訓為大馬瑞辰曰毛詩甫字蓋圃之省借胡承珙以鄭

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說是也詩下章搏獸于敖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括地志滎陽城在今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之敖地也元和郡縣志圃田一名原圃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鄭州管城縣曹家陂今案敖在滎澤縣與鄭州接界圃田在中牟縣北上承鄭州則敖與圃相去不遠也

建旐設旄薄狩于敖

張衡東京賦薄狩于敖。薛綜曰敖鄭地今之河南滎陽也謂周王狩也詩曰建旐設旄薄獸于敖

　

喬樅謹案毛詩薄狩作搏獸段氏玉裁云薛注東京賦引詩薄獸于敖薄字不誤獸字係俗刻妄改段說是也狩者獵之總名薛注先言謂周王狩而引詩以證之則字不當作獸也段氏又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俗刻改爲搏而狩字不改册府元龜王氏詩攷並引詩薄狩水經注濟水篇云濟水又東逕敖山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惠氏棟詩經古義據徐堅初學記引毛詩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子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而於薄字尚未攷明釋文搏獸音博舊音傅乃爲鄭箋作音義非釋經也初學記云獵亦曰狩狩獸也鄭箋言田獵搏獸也此經作薄狩之確證見詩經小學薄辭也箋釋狩以搏獸者上文言苗毛謂夏獵此不當復舉冬獵之名見詩經校勘記然則毛詩當與三家同作薄狩今本作搏獸者唐石經之誤也

四牡奕奕

蔡邕胡廣黃瓊頌奕奕四牡

赤紼金舄會同有繹

補白虎通紼冕篇詩曰赤紼金舄會同有繹

　

喬樅謹案毛詩赤芾白虎通引作赤紼魯詩文與毛異說詳采芑

決拾旣佽

張衡東京賦決拾旣佽。薛綜曰決以象骨著右手巨指所以鉤弦也拾韝捍著左臂也

補周官繕人注鄭司農曰詩云決拾旣佽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

喬樅謹案鄭司農周禮說引詩決拾旣佽與張平子合引詩家說決拾與薛敬文合則仲師雖治毛詩亦未嘗不兼採魯義也

助我舉胔

〔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胔。〔薛綜曰〕胔死禽獸將腐之名也

喬樅謹案平子此語卽用詩文魯詩作胔與毛字異蔡邕月令章句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蔡據魯詩故字同作胔說文手部𢭃積也引詩助我舉𢭃玉篇同亦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𢭃與此詩義同說文無胔有骴云鳥獸殘骨曰骴引明堂月令曰掩骼埋骴蔡邕月令章句作埋胔是知胔卽骴之或體毛詩作柴說文作𢭃皆骴字之叚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補〔趙岐孟子章句六〕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

徒御不驚

補〔爾雅釋訓〕徒御不驚輦者也。〔郭璞曰〕步挽輦車

喬樅謹案此以輦者釋詩徒御御謂駕也漢書注曰駕人以行曰輦以其徒步而挽車故曰徒御毛傳訓徒爲輦御爲御馬分徒御爲二與爾雅義異

補〔張衡西京賦〕徒御悅

吉日

既伯既禱

補〔爾雅釋天〕〔祭名〕既伯既禱馬祭也。〔郭璞曰〕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

喬樅謹案周禮甸師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重文騔或从馬壽省聲繫傳本重文作騔案禂或作从騔則詩禂字乃騔之假借也繫傳又引詩曰既禡既禂解字本誤入正文王氏詩攷據之謂說文引詩如此殊爲失攷段氏玉裁又以繫傳所引句詩無此語爲疑喬樅案楚金所引自是三家詩異文如通論中引詩亦孔之恋僾作恋鶴鳴九皋無于字布政優優敷作布繫傳中引詩求民之瘼莫作瘼滭沸濫泉觱作滭檻作濫皆與毛殊南唐書稱鍇讀書博記所援譬尤審諦江南藏書之多爲天下冠鍇力居多故三家詩遺文佚句鍇多能稱述之也又案伯得與禡通者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禡甸祝掌表貉之祝號

杜子春讀貉爲百書亦或爲禡肆師祭表貉則爲
位鄭注貉讀爲百古禡字借貉爲之音讀如百足
爲伯禡音近通假之證

吉日庚午

補風俗通義八詩云吉日庚午

既差我馬

補爾雅釋畜馬屬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戎事齊
力田獵齊足。李巡曰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
也。某氏曰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
戈之屬。舍人曰田獵取牲於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

其疾而已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馬瑞辰曰毛傳外事用剛日則以庚爲
吉翼奉言王者吉午酉又言用辰不用日則以午
爲吉此毛齊師說之不同也檀弓曰子卯不樂左
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日與吉日正相反以
子卯陰類爲疾日則以午酉陽類爲吉日據翼奉
言二陰二陽並行是必子卯互刑午酉相合之日
方爲疾日吉日非凡遇子卯皆疾遇午酉皆吉也
蓋五行有刑悳行在東方子刑卯行在北方卯刑
子子卯互刑是以爲忌以是推之午酉並行方爲
吉日火盛于午金盛于酉庚爲金與酉同氣則卽
酉之類也故翼奉引詩吉日庚午以爲午酉二陽
並行之證則奉雖用辰不用日未始不兼日與辰
爲配耳喬樅謂據應劭風俗通引詩吉日庚午謂
漢家盛於午故以午祖也是亦用辰不用日應劭
多用魯詩然則魯說亦與齊同矣

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張衡東京賦獸之所同。薛綜曰同聚也言禽獸皆已
合聚。又西京賦麀鹿麌麌。薛綜曰鹿牝曰麀麌麌
形貌也

補爾雅釋獸麕牡麌牝麜。郭璞曰詩曰麀鹿麌麌

喬樅謹案毛傳麌麌衆多也箋云麕牡曰麌麌復
麌言多也釋文引說文麌字作噳云麌鹿羣口相
聚也與毛傳訓同鄭箋改毛以麌爲麜牡與爾雅
合是據魯詩之訓麕牡曰麌牡字或譌爲牝正義
謂本或作麜麜麕字同說文麕籀文麇牝者誤也經義雜記據
玉篇廣韻及羣經音辨皆以麌爲麕牝斷牡是牝
之誤然攷玉篇廣韻又並以麜爲牡麕則麌下所
云牝麕當亦牡之譌字臧說未確

瞻彼中原其麌孔有

補爾雅釋獸麋牡麔牝麎。某氏曰詩云瞻彼中原其麎孔有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麎毛詩作祁傳訓爲大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鄭君改讀與某氏所引詩合是據魯詩易毛之驗攷周官大司馬鄭司農注獸五歲爲愼後鄭注讀愼爲麎則詩箋讀祁爲麎麎雖麋牝亦兼有大獸之稱也

駓駓騃騃

張衡西京賦羣獸駓騃。薛綜曰皆鳥獸之形貌也

喬樅謹案李善注引薛君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作駓駓騃騃駓卽駓字然則韓詩文與魯詩同又毛作儦儦俟俟說文引詩作伾伾俟俟儦伾一聲之轉駓伾皆音同字馬融廣成頌又作鄙騃亦以音同假借也

悉率左右

張衡東京賦悉率百禽。薛綜曰悉盡也率斂也

且以酌醴

張衡西京賦酒車酌醴

魯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三

鴻鴈

劬勞于野

王逸楚詞九歎注劬亦勞也詩云劬勞于野

庭燎

夜未央

補王逸楚詞離騷注央盡也。又九歌注央已也

喬樅謹案離騷云時亦猶其未央王注訓央爲盡

九歌云爛昭昭兮未央王注訓央爲已廣雅云央已也央盡也訓與叔師同皆本魯詩之義毛傳央且也鄭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釋文引說文曰央久也已也王逸注楚詞云央盡也且七也反又子徐反又音旦正義本作央旦也案旦字蓋卽且形近之譌陸氏音且爲子徐反則讀與渠相近且渠古通故史記孔子世家雍渠孟子書作癰疽韓非子作雍鉏渠又通作遽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晣晣是已王楙曰鄭箋夜未渠央渠當呼遽謂夜未遽盡也其義得之卒章夜未艾毛傳艾久也

小爾雅艾止也亦與央之爲久爲已義近

庭燎晢晢

張衡東京賦庭燎晢晢

喬樅謹案毛詩庭燎晣晣釋文云晣本又作晢今據東京賦作晢是魯詩之又與毛微異

鑾聲噦噦

張衡東京賦鑾聲噦噦

喬樅謹案毛詩鸞聲三家文作鑾鸞鑾字通又通作欒禮記明堂位鸞車注云鸞或爲欒攷工記鳧氏兩欒謂之銑釋文云欒本作鸞是也

沔水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補潛夫論釋難篇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

喬樅謹案此二句又見潛夫論愛日篇引詩毛傳釋誰無父母句謂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其義與魯詩異

其流湯湯

補楊雄荆州牧箴其流湯湯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

補楊雄太元經鳴鶴升自深澤 首次五

喬樅謹案此詩九皐盧文弨引何焯說以太元經鶴與澤協韻謂詩當本作九臭臭古澤字臭皐相似因誤爲皐當以此正之喬樅謂據毛傳皐澤也之訓及叔師楚詞注澤曲曰皐則詩本作皐字非以臭皐形近致譌盧說未確

補後漢書楊震上疏曰野無鶴鳴之士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于今勞止不怨于下。又楊賜對書曰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

喬樅謹案賜爲楊震之孫楊秉之子秉傳言少傳父業賜傳言少傳家學賜治魯詩則知震及秉亦皆治魯詩也

補張衡思元賦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以瞥天兮據冥翳以哀鳴

王逸楚詞離騷注澤曲曰皐詩云鶴鳴于九皐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引韓詩云九皐九折之澤與論衡藝增篇釋詩同此訓皐爲澤曲曲猶言折也是魯詩與韓同義

蔡邕焦君贊鶴鳴九皐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補高誘淮南說林訓注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是也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脩務訓引詩同

補說文厂部厝厲石也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

喬樅謹案毛詩可以爲錯釋文云錯說文作厝今據淮南注引詩作厝知說文所引是三家文非稱毛也羣經音義九引詩亦作厝字可證漢書地理志五方雜厝顏注引晉灼曰厝古錯字易小過注无所錯足釋文錯本又作厝皆以音同通假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補荀子儒效篇君子務脩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補東方朔答客難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史記滑稽傳

補論衡藝增篇詩云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脩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彼言聲聞于天見鶴鳴于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

喬樅謹案荀子東方生王仲任說鶴鳴詩並以爲喻君子德脩于身名聞于遠意旨相同史記東方朔傳爲褚少孫所補褚氏亦治魯詩者也又案東方生傳及論衡引詩鶴鳴九皋句無于字錢氏大昕謂白帖文選註初學記所引皆然唐石經始增于字今觀風俗通聲音篇蓺文類聚天部及羣經音辨並同益見古本之如此也

補風俗通義六詩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

他王逸楚詞九章注鶴鳴九皋聞于天也

蔡邕集秦朗碑鶴鳴聞天

喬樅謹案據中郎集言朗以魯詩教授是仲明習魯詩也

頎甫

補潛夫論班祿篇班祿頗而頎甫剌

喬樅謹案潛夫論本作班祿頗而傾甫賴文字譌不可讀顧氏廣圻以傾甫爲頎甫之誤即詩祈父也今攷隸釋載高陽令楊著碑頎甫班爵洪景伯云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頎甫蓋又借用案碑語正用此詩知三家今文是作頎甫顧說良碻頎傾

形近而誤賴字亦嘗作刺爲是今訂正之

白駒

蔡邕琴操白駒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其友賢居任也衰亂之世君無道不可匡輔依違成風諫不見受國士咏而思之援琴而長歌

喬樅謹案范甯穀梁傳注敘云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說與琴操合

縶之維之

【補】王逸楚詞九歌注縶絆也詩曰縶之維之於焉逍遥

【補】蔡邕汝南周巨勝碑于以逍遥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補】潛夫論遏利篇白駒介推遯於山谷守志篤固秉節不虧

【補】又本政篇詩傷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志彌潔者身彌賤佞彌巧者官彌尊也

黃鳥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補】蔡邕述行賦言旋言復。又曰復邦族以自綏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

【補】爾雅釋草藬牛蘈。郭璞曰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

喬樅謹案毛傳云蓫惡菜也鄭箋云蓫牛蘈也釋文蓫本又作蓄蘈本又作藬馬瑞辰曰按郭本爾雅作藬牛蘈藬蘈一字鄭君所見爾雅本自作蓫牛蘈耳蓫音近禿蘈禿亦一聲之轉說文蘈禿貌正以聲轉爲義正義不知爾雅之藬牛蘈即鄭箋

之蓫牛蘈遂以爲釋草無文誤矣馬說是也蓫蓄古聲近陸璣疏云蓫今人謂之羊蹄名醫別錄云羊蹄一名蓄陶隱居注今人呼爲禿菜即是蓄音之誤引詩云言采其蓄案作蓄者齊韓詩之異文易林巽之豫曰黃鳥採蓄既嫁不答此齊詩之文也文選曹植七啟曰霜蓄露葵李善注云毛詩言采其蓫蓫與蓄音義同曹子建七啟及陶隱居引詩皆韓詩之文也

言采其葍

【補】爾雅釋草葍藑。郭璞曰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

啖

喬樅謹案釋草又曰葍藑茅郭注云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猶陵苕華黃白異名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河東關內謂之葍幽兗謂之燕葍一名爵弁一名藑根正白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有臭氣詩義疏言一種莖赤有臭氣即爾雅之葍藑茅毛傳所云惡菜也一種莖葉細而香即爾雅之葍蕌郭注所云根白可噉也馬瑞辰曰以義疏葍一名爵弁證之則藑雀

弁亦即葍之赤莖者藑與爵弁皆取赤義說文瓊赤玉也儀禮鄭注爵弁色赤而微黑是其證矣

不惟舊因

白虎通嫁娶篇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

喬樅謹案毛詩惟作思因作姻與魯文異而義並同爾雅釋詁惟思也論語因不失其親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是其驗也

斯干

漢書劉向疏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楊雄將作大匠箴詩咏宣王由儉改奢

張衡東京賦攷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薛綜曰斯干謂宣王儉宮室之詩也

蔡邕宗廟祝嘏詞昔周王德衰而斯干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

喬樅謹案上文云遷都舊京而即引斯干之詩以證之是魯說謂宣王中興有遷都之事也姚氏鼐云周之都嘗數遷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

鄭懿王居廢邱宣王遭厲王之禍宜更擇都邑建宮室以斯干詩及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閒也

西南其戶

補 張衡東京賦西南其戶

約之格格

補 爾雅釋訓格格舉也

補 攷工記匠人注約縮也詩曰約之格格

喬樅謹案格格毛詩作閣閣爾雅釋訓云云正釋此詩約之格格鄭君周禮注所引與爾雅合蓋亦

用魯詩也

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宇

揚雄將作大匠箴侃侃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

喬樅謹案攸宇毛詩作攸芋傳云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攷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椽攻堅風雨攸除君子攸宇與揚雄箴合蓋亦據魯詩之文宇古文作寓宇幠義同國語晉語今君子之德宇注云宇覆也文選東京賦德寓天覆魯靈光殿賦廓宇宙而作京張載注云天所覆為宇

說文幠覆也釋名釋宮室曰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皆其明證然則幠字殆齊詩之異文歟

如翬斯飛

補爾雅釋鳥雉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喬樅謹案翬毛傳無訓鄭箋即用爾雅為解馬瑞辰曰爾雅又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說文翬大飛也此詩應取翬為大飛之義以狀簷阿之勢猶今云飛檐也喬樅謂馬說非是詩上言如跂如矢如鳥此言如翬四如字皆以物象取譬言其廉隅之正形貌之顯則當從翬雉之義為長朱子集傳以為華采而軒翔其說得之

噦噦其冥

補爾雅釋言冥窈也○某氏注詩曰噦噦其冥○孫炎注冥深闇之窈也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訓冥為幼正義曰冥幼釋言文本或作冥窈爾雅亦或作窈某氏及孫注為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肅注少長之士為毛說冥所以得為幼者郭璞曰幼稚者冥昧也喬樅攷釋文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則幼字乃窈之假借是爾雅注竟以幼釋為言失之冥窈之

訓是魯詩義鄭箋以冥為夜義亦與窈近

下莞上簟

補爾雅釋草蔇鼠莞○樊光曰詩曰下莞上簟尚書正義○郭璞曰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鬚可以為席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莞小蒲之席也此詩之莞指鼠莞而言正義乃引釋草之莞苻蘺為證其說非是攷說文莞草也可以作席莞夫離也不言莞可以作席莞非即莞之屬觀爾下云莞屬可為席蒻下云蒲子可以為平席其義自明疏爾雅本亦作莞者乃音近假借字耳

吉夢維何
【補】潛夫論敘錄詩稱吉夢
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補】潛夫論夢列篇凡夢有象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
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此謂象之夢也
【補】漢書五行志下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喬樅謹案志述劉向云云則此所引魯詩之文維
當作惟爲是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引詩惟虺
惟蛇二語文同
朱紼斯皇室家君王

【補】白虎通紼冕篇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
室家君王
喬樅謹案詳見采芑詩朱紼斯皇下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
〔列女傳一〕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
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詩曰無
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
道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儀爲威儀鄭箋訓儀爲善義各
不同馬瑞辰曰按說文非違也从飛下翄取其相
背廣雅釋言亦曰非違也無非卽無違此士昏禮
所云父送女命之曰夙夜無違命母曰夙夜無違
宮事也又說文儀度也儀通作義襄三十年左傳
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王尙
書經義述聞曰義讀爲儀儀度也謂婦當度事而
行不必待人也儀又通作議昭六年左傳昔先王
議事以制王尙書曰議讀爲儀儀度也制斷也謂
度事之輕重以爲斷制也今按婦人從人者也不
自度事以自專制故曰無儀左傳言婦義事處變
之權詩言無儀者處常之道也列女傳孟母引詩

此句而釋之曰言婦人無擅制之義有三從之道
也三從釋詩無非無擅制正釋詩無儀此三家之
訓也
無羊
九十其犉
【補】爾雅釋畜牛七尺爲犉。郭璞注詩曰九十其犉
喬樅謹案釋畜牛屬又曰黑脣犉某氏注曰黃牛
黑脣曰犉蓋犉之名亦兼具二義毛傳訓九十其
犉亦與某氏說同但詩下章明言三十惟物毛傳
云異毛色者三十也若以九十其犉爲專指黑脣

而言則與二十惟物句不合當主牛七尺曰犉於
義爲長

以薪以蒸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大者曰薪小者曰蒸

喬樅謹案此與鄭君詩箋義同

衆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溱

補潛夫論夢列篇詩云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之夢也

喬樅謹案蓁蓁毛詩作溱溱蓋假借字

補應劭漢書音義周宣王牧人夢衆魚與旟旐之祥而中興漢書敘傳注引

魯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四

節

喬樅謹案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語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傳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惟毛詩述南山爲文耳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補潛夫論愛日篇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

喬樅謹案賢難篇又引此詩二語文同

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補荀子富國篇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喬樅謹案說文田部暛殘薉田也詩曰天方薦暛今本說文作暛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薉字段氏據集韵類篇補之說文於詩兼採三家此所引詩作薦暛字與毛殊而殘薉田之訓與董子言詩人刺爭田之說合蓋本齊詩也荀子富國篇引此詩上文有非鬭而日爭句亦足與董

予爭田之說相證明然則荀子書痓字殆亦嗟之
假借歟
尹氏大師惟周之底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
不迷
【補】荀子宥坐篇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天
子是庳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之
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墮焉則從而制
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
【補】潛夫論志姓氏篇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
氏大師維周之底也

蔡邕集東鼎銘毗於天子
【補】說苑政理篇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
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
喬樅謹案據潛夫論以此尹氏爲尹吉甫是此數
語爲陳古刺今傷時師尹之不善其職也說苑引
詩語與荀子大同子政採輯說苑稱述詩義皆本
魯說故與荀合氐者底之假借庳者毗之假借卑
者俾之假借穀梁隱二年注氐羌之別種釋文云
氐本作底此氐底通假之驗毛詩釋文云是毗王
本作埤卑民本又作俾案隋書律歷志作天子是
裨裨亦假借字卑民說苑作俾民從魯今文也
不弔昊天
蔡邕焦君贊昊天不弔
案又見蔡集太守胡君碑及崔君夫人誄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補】淮南繆稱訓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
矣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補】說苑反質篇齊桓公謂管仲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
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
禁之胡不自親乎

喬樅謹案說苑引此詩弗皆作不古本攷文庶民
弗信弗亦作不
【補】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卒勞百姓
【補】潛夫論敘錄公卿尹師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補】新序雜事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
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補】潛夫論三式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補】中論爵祿篇良農不患疆場之不脩而患風雨之不

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

喬樅謹案中論語意與新序同皆本魯詩之義

家父作頌

蔡邕朱公叔謚議周有仲山甫伯陽父嘉父優老之稱也

案嘉父卽家父漢書古今人表嘉父與譚大夫寺人孟子並列中上知三家詩文並作嘉父也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魯詩遺說攷　卷四　四

補陸賈新語術事篇詩云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缺二字）

喬樅謹案魯詩之學出自荀卿卿嘗仕楚陸賈亦爲楚人則其說詩當亦本之荀卿矣蓄毛詩作畜

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補淮南泰族訓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水涸冬雷夏霜詩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於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霓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張晏曰正月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反多霜急恒寒若之徵也

補白虎通災變篇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脩德深思慮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

癙憂以痒

補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

補爾雅釋故癙痒病也。舍人曰背心憂憊之病也。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五

孫炎曰癙者畏之病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癙詩作鼠案鼠卽癙之假借毛詩古文作鼠三家詩今文作癙今毛詩云癙憂以痒此改從三家今文非毛氏之舊也爾無正詩鼠思泣血倘作鼠字可證

憂心瘉瘉

補爾雅釋訓瘐瘐病也

喬樅謹案爾雅此訓正釋詩語毛詩作愈愈者乃古文假借字魯詩今文從瘐爲正

視天夢夢

補尒疋釋訓夢夢亂也。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夢不明也不明卽昏義故孫云昏昏之亂也夢又通作芒文選陸士衡歎逝賦杳杳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卽用正月詩民今方殆視天夢夢之語作芒者蓋齊詩之異文韓毛並同魯作夢毛詩釋文引韓詩夢夢亂貌也是其驗已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惟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補說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

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而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補後漢書李固傳夏門亭長曰居非命之世天高而不敢跼地厚而不敢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

喬樅謹案杜喬傳云喬故掾陳留楊匡者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知此亭長卽楊匡也此所引詩云云意義並與說苑合

補張衡西京賦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薛綜曰

跼傴僂也

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而跼蹐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局本又作跼局跼古今文之異蹐釋文引說文云小步也攷說文蹐趚兩引此詩足部云蹐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蹐又走部云趚側步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毛詩釋文蹐下不言韓詩文異則作趚者當是齊詩趚蹐古通說文才部𤸁古文瘠字可證也

補列女傳六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

執我仇仇

補爾雅釋訓仇仇謷謷毀也。舍人曰仇仇無倫理之貌爾雅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仇仇猶謷謷也爾雅仇仇敖敖傲也釋文云敖敖本又作謷舍人本傲作毀今詳舍人注以謷謷爲衆口毀人則作毀字者是仇仇得訓爲毀者攷禮記緇衣引此詩執我仇仇鄭君注曰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不堅固之義與毀相近仇仇爲毀敗之毀謷謷爲毀謗之毀尒疋訓釋多兼二義如載謨食詐僞也載謨之僞義訓謀爲食詐之僞義訓詐譌又台朕賚畀予也台朕之予義

訓余我賚畀之予義訓賜予皆其例也
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漢書谷永對曰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
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載漢書引詩能或滅之今漢
書仍作寍蓋後人從毛詩改字也赫赫宗周二句
又見五行志下之下載谷永對云云
列女傳七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
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漦藏之而吉乃布幣

焉龍忽不見而漦在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
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
人裸而譟之化爲元蚖入後宮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
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弃之先是有
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
檿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聞童妾女
遭弃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
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
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
子宜咎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
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
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
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
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
不至忠諫者誅惟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
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
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
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爲平王自是之後
周與諸侯無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漢書五行志及楚詞天問章句言褒姒

事與此同蓋皆本於魯詩滅五行志引作烕與毛
詩同釋文云烕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
文云從火戌聲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本或作
滅然則烕滅古今字之異耳
補高誘呂覽疑似篇注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蔡邕述行賦終其永懷窘陰雨兮
喬樅謹案毛傳訓窘爲困鄭箋訓窘爲仍義各不
同呂記引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與毛同義
據班固漢書敘傳云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謂淮南

等父子相仍再亡其國也則箋以睿訓仍蓋用齊
詩鄧晉涵爾雅正義以釋詁郡仍並訓爲乃云郡
通作睿即引鄭箋爲證王氏經傳釋詞以法言孝
至篇郡勞王師爲郡仍勞王師然則魯訓當與齊
同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補〕中論貴驗篇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喬樅謹案曾釗云輔爲伏兔別名輔與兔聲近故伏兔謂之輔伏兔車轐也形如屐所以夾持車軸

故輔引申之義亦爲夾持說文面部酺頰車也蓋夾牙車則從面爲酺夾車軸則從車爲輔義本相近此詩取喻于輔者輔爲持車之物與賢者佐理同古擬輔臣於秉軸即其義矣馬瑞辰曰曾說是也說文轐車伏兔也轐之言僕也僕附也轐輔附聲義正相近耳下章屢顧爾僕僕當即轐之叚借呂氏春秋權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此即詩無棄爾輔之義其爲車之輔木無疑矣淮南人閒訓作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以呂氏春秋證之輪當爲輔之

譌又易與脫輻說文穷亦作輹謂益其輹以固輔非謂以輔助輻也員于爾輻輻當作輹易與脫輻釋文作輹是其證復从畐省聲故譌作輻耳說文輹車下縛也今本作車軸縛者誤蓋伏兔在輿底本不相連須輹縛之伏兔爲任力之處非一革所能勝故須益其革輹耳

佌佌彼有屋速速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補〕爾雅釋訓佌佌瑣瑣小也速速蹙蹙惟逑鞫也○〔舍人曰〕佌佌形容小貌爾雅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佌音此說文作佔音徙攷說文人

部佔小貌從人囟聲引詩佔佔彼有屋蓋三家之異文馬瑞辰曰佌與細字从囟聲同義爾雅釋文云郭音徙即佔字之音廣韻佔下有傞字注云小貌又佔之別體也

〔後漢書蔡邕釋誨〕速速方穀夭夭是加○〔李賢注曰〕小雅速速方穀夭夭是椓毛萇注速速陋也鄭元注穀祿也言鄙陋小人方貴而得祿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

喬樅謹案速速毛詩作蔌蔌攷爾雅釋訓云云正釋此詩速速之義蔡用魯詩故文與爾雅合說文

有遨無赦又曰遨猶文速赦蓋即遨之省赦者斁之假借老子孤寡不斁他書皆作不穀呂覽觀表衛右宰斁臣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作斁臣列子天瑞鷂之爲鸇斁釋文本又作斁其證也椓與諑通王逸楚詞章句諑猶譖也蔡邕釋誨云夭夭是加者據說文云諑加言也是加亦與諑譖義同故變文以協韻耳

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補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

揚雄元后誄哀此煢獨

補王逸楚詞離騷注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

喬樅謹案煢毛詩作惸傳云單也與此同義

十月之交

詩箋曰此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案鄭君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閔小宛四篇皆當爲刺厲王攷十月篇鄭說出於魯詩則以下三篇宜亦從魯爲說也

補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閔小宛之詩是也

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變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補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補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見上

喬樅謹案鞠凶毛詩作告凶中壘所據是魯詩文鞠即告字之叚借

補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令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

補史記天官書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

補史記集解劉向以爲日月蝕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
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
補說苑政理篇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
補白虎通諫諍篇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
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
喬樅謹案蝕毛詩作食下文同食者蝕之古文史
記天官書及劉向說皆作蝕蓋據魯詩也
□□震電
補王逸楚詞遠遊注靈□電貌詩曰□□震電
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

莫懲
補荀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
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案當作卒此傳寫者依毛詩爲之）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言憯曾也憯者朁之叚借說文
朁曾也引詩朁不畏明是其證也憯通作噆節南
山憯莫懲嗟釋文作噆是也憯又通作慘此詩胡
憯莫懲釋文云憯亦作慘皆朁之叚借字
補漢書谷永傳百川沸騰
補張華博物志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通靈助化位
相亞也地動臣叛君山崩王道訖川竭神去國隨已亡
海投九仞之魚流水涸國之大誡也澤浮舟川水溢臣
盛君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小人
握命君子陵遲黑白不別大亂之徵也（山水總論）
喬樅謹案茂先引詩亦作卒崩與中壘同是用魯
詩也毛詩釋文崒本亦作卒蓋三家之文
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惟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惟
趣馬踽惟師氏閻妻扇方處
補漢書谷永日食地震對曰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
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

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
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
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
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進秩各得厥職以廣
繼序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
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
也。顏師古曰閻嬖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魯詩小
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
處言厲王無道內寵權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
食爲不善也

喬樅謹案小顏不見魯詩集注云云當是漢魏諸家魯注引述魯詩之說而師古襲用之也錢氏大昕曰古書庯與閻通左傳閻職史記齊世家作庯職是也谷永對策引小雅豔妻作閻妻鄭箋以豔妻為厲王后蓋其女之族姓閻妻猶言姜女云爾庯閻聲相近書毋若火始焰焰漢書作庯庯故知庯即閻也

補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象也

喬樅謹案歆語蓋述魯詩之說

班倢伃賦哀褒閻之為郵。師古曰詩曰閻妻煽方處

喬樅謹案此與谷永同以豔為閻皆用魯詩之文今本列女傳班倢伃篇述此賦乃作豔字此後人轉寫以毛詩妄改之耳又後漢書楊賜傳抑皇父之權損豔妻之愛賜用魯詩當作閻字疑亦後人所改也

補潛夫論本政篇否泰消息陰陽不並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臯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踽聚而致災異

喬樅謹案毛詩楀漢書古今人表作萬此齊詩文也魯詩楀作踽毛詩煽說文作傓魯詩作扇皆古今文之異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補詩箋云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據此知毛詩作臧鄭乃據魯改讀為戕也

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

喬樅謹案應劭漢書五行志注曰憖且辭也言不且遺一老杜預左傳注亦云憖且也說文憖問也謹敬也从心猌聲一曰說也一曰且也段氏注云問者閒之誤閒者肎之誤今本說文且字譌作甘玉篇引說文一曰且也可證此詩憖字當訓且訓肎至方言憖傷也憖字乃慭之譌攷說文慭字云楚潁之閒謂憂曰慭與方言同郭景純注乃引詩不憖遺一老為證云亦傷恨之言也誤矣

蔡邕陳太邱碑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

又焦君贊不遺一老屏此四國

喬樅謹案據中郎文是魯詩作俾屛我王與毛詩字異

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喬樅謹案密勿毛詩作黽勉與魯文異而義同．

補（爾雅釋文）爾雅釋訓嗸嗸讒毀也○舍人曰嗸嗸衆口毀人之貌

喬樅謹案嗸嗸字通潛夫論作嗷嗷嗷卽嗸之省

毛詩讒口囂囂釋文云韓詩作嗸嗸魯詩異毛而同韓

補潛夫論賢難篇詩云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聖人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補荀子正論篇詩曰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噂說文作僔僔聚也沓本又作𠋫僔沓皆三家之異文僔字又見左傳僖十五年引詩今說文口部噂字下亦引此詩云噂聚語也文選注二十三所引毛詩正作噂啫傳云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朱氏彬曰屈原天問天何所沓王逸注沓合也詩言小人之情聚則相合背則相憎其義較傳箋尤爲直捷

悠悠我里

補爾雅釋訓攸攸嘒嘒罹禍毒也○樊光曰詩云攸攸我里

喬樅謹案樊光引詩攸攸我里攸字卽悠之省今

本爾雅作儵與樊本異里字今釋文譌作思宋刻不誤宜從之毛詩釋文里如字毛病也鄭居也本或作瘇後人改也毛意以里爲𤻮之假字鄭用魯義故與毛異又釋故悝憂也郭注引詩悠悠我悝段氏詩經小學以爲所見本不同臧鏞堂曰案雲漢云如何里箋里憂也爲悝字之假借三家詩當有作悝者郭注爾雅悝憂當引詩云如何里今作悠悠我里誤也

雨無正

補詩箋曰刺厲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喬樅謹案毛敘以此篇爲刺幽王鄭君改毛從魯謂是刺厲王之作詩箋云云俱據厲王流彘時爲說皆本之魯詩訓故

浩浩昊天

高誘呂覽下賢篇注爲讀浩浩昊天之浩

喬樅謹案呂覽高注云云卽讀從此詩也

降喪饑饉斬伐四國

補　新序雜事五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

昊天疾威不慮不圖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曰天疾威齊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也詩正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曰天誤也陸孔所據本各異孔說爲正箋云王既不駿昊天之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鄭君据魯詩爲說是魯詩文亦作昊天也

補　楊雄豫州牧箴不慮不圖

喬樅謹案子雲所據是魯詩文漢書敘傳注引詩不慮不圖與毛詩作弗者文異皆本三家之詩今詳鄭箋亦作不慮不圖尤足驗魯詩之文如此

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蔡邕釋誨下獲薰胥之辜

喬樅謹案班固敘傳薰胥以刑小顏集注引晉灼云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今攷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韓詩曰薰胥以痡然則作薰者魯齊詩耳晉灼以爲三家皆作薰意謂薰熏字同也

補　應劭漢書注詩云若此無罪論胥以鋪胥靡刑名也（漢書楚元王傳注引）

喬樅謹案應劭多用魯詩此引作論胥以鋪疑後人順毛改字論卽淪之譌也以胥靡爲刑名者晉灼云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補　詩箋曰周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罷勞也

喬樅謹案周宗左傳昭十六年引作宗周詩正義曰周宗宗周也皆言爲天下所宗文雖異而義同故言周宗鎬京也馬瑞辰曰周宗與宗周有別正

月詩赫赫宗周箋云宗周鎬京也又洛邑亦名宗
周祭統衞孔悝之鼎銘曰卽宮于宗周鄭注周既
去鎬京猶名王城爲宗周也若周宗據襄二十九
年左傳云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杜注
周宗諸姬也穆天子傳云赤烏氏先出自周宗郭
注云與周同始祖是周宗皆謂與周同姓者耳詩
周宗當爲宗周傳寫誤倒左傳引詩正作宗周既
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箋云周宗鎬京也鄭箋詩
時尙作宗周故解與正月同正義謂周宗宗周皆
言爲天下所宗誤矣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補後漢書章帝紀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
傷也
補詩箋曰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
臣之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
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補潛夫論救邊篇庶曰式臧覆出爲惡
補詩箋曰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反
出教令復爲惡也
如何昊天

蔡邕集蔡朗碑如何昊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
補詩箋曰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彘無御止之者饑
成而不安謂王于彘之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
二者曾但暬御左右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
凡百君子莫肯用誶聽言則對譖言則退
補蔡邕集蔡朗碑凡百君子
補賈山至言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
苟容天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
補新序雜事五齊宣王謂閭邱邛曰子有善言何見寡

人之晚也邛對曰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
喬樅謹案賈山以此詩與桑柔詩匪言不能胡此
畏忌類引（說詳桑柔篇）桑柔爲刺厲王之詩益見此詩
同爲刺厲王也魯說蓋非無據毛詩聽言則荅此
荅字作對者案廣雅云對畣也畣古荅字又渻作
合爾雅合對也左氏宣十二年傳既合而來奔杜
注合猶荅也合皆卽畣之渻鄭箋云荅猶距也合
有閉義故引申之訓爲距卽孟子所謂訑訑之聲
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也

補詩箋曰誶告也衆在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荅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用訊徐音息悴反告也戴氏震云今本訊乃誶之譌訊問誶告義各不同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本又作誶與此並同當作誶爲是喬樅攷陳風歌以誶止誶予不顧列女傳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誶字此詩箋亦云誶告也則魯詩文作誶無疑矣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補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官彌尊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補詩箋曰王流于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彘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

喬樅謹案魯詩之說此詩爲刺厲王以流彘事證之信而有徵矣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

補詩箋曰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

昔爾出居誰從爾作室

補詩箋曰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小□

補詩箋曰所刺列于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亦當爲刺厲王

□天疾威敷于下土

補列女傳八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雋不疑母篇

喬樅謹案旻字蓋□之譌轉寫者因雨無正詩有旻天疾威句而誤也

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補荀子脩身篇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云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
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
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補爾雅釋訓翕翕訿訿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闇敝臣
子莫親其職也。郭璞曰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恤私
曠職事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衆音音義云吸古文歙噏二形是歙噏
字同爾雅作翕卽歙噏之省文訿與呰亦通用毛
詩作潝潝訿訿釋文引爾雅亦作潝潝此順毛詩
之文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補潛夫論卜列篇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補高誘淮南覽冥訓注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補高誘呂覽不二篇注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
潰于成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補列女傳二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補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是不肖也人
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
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
之謂也
補高誘呂覽安死篇注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
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
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
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
補高誘淮南本經訓注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

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脊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佗
喬樅謹案高誘注呂覽及淮南引詩云云說與荀
子合是據魯詩之義鄭君箋詩亦與高誘說同
補說苑雜言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柳下妻篇亦引詩人知其一
二句
補史記三王世家廣陵王策戰戰兢兢
漢書成帝紀初元元年詔戰戰兢兢
案戰戰兢兢句又見漢書哀帝紀詔
補說苑敬慎篇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誡敬慎所

忽諺曰誠無垢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補又曰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

天下之不可盖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哉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補說苑雜事四孔子對魯哀公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凛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喬樅謹案如臨深淵二句又見說苑政理篇

蔡邕中鼎銘戰戰兢兢。又西鼎銘如履薄冰

補趙岐孟子章指如臨深淵戰戰恐栗

小宛

補詩箋曰亦當爲刺厲王

翰飛戾天

補楊雄逐貧賦翰飛戾天

明發不寐

補王逸楚詞招魂注發旦也詩云明發不寐

彼昏不知一醉日富

列女傳八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更始夫人篇

喬樅謹案毛詩一作壹鄭箋正作一醉是用魯詩之文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補新序雜事五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補爾雅釋蟲螟蛉桑蟲。舍人曰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御覽五百四十五

補又曰果蠃蒲盧。郭璞曰即細腰蜂也俗呼爲蠮螉

補楊雄法言學行篇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似

我似我久則肖之矣

補說文虫部蠕蠃蒲盧細腰土蠭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雌詩曰螟蛉有子蠕蠃負之

補博物志物性篇細腰無雌蜂類也取桑蟲與阜螽子呪而成子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案取桑蟲與阜螽下舊誤作取桑蟲則阜螽子今為訂正之

喬樅謹案茂先引十月之交用魯詩文則此亦魯詩也細腰無雌語亦與說文合蠕說文云或从果是蠕螺字同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補列女傳一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楚子發母篇

相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補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曰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

補潛夫論讚學篇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脩業者非直為博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補中論貴驗篇詩曰苩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喬樅謹案中論說詩與東方生語合皆述魯詩之義脊令當作鶺鴒爾雅釋鳥鶺鴒雝渠郭注云飛則鳴行則搖東方生引詩正作鶺鴒與爾雅同知魯詩之文然也相毛詩作題傳云題視也魯詩作相相亦視也潛夫論引詩仍作題彼鶺鴒疑後人順毛而改耳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補爾雅釋鳥桑扈竊脂○李巡曰竊脂一名桑扈春秋正義○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膏脂食之因以名云

補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高誘注桑扈青雀一名竊脂

喬樅謹案鄭箋云竊脂肉食今無肉而隨場作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陸璣疏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謂竊脂為肉食此漢魏人相傳舊說也左傳正義以竊脂為淺白別為一解與淮南子高注爾雅郭注毛詩陸疏桑扈為青雀者說異

宜犴宜獄

補周官射人注犴讀如宜犴宜獄之犴

喬樅謹案毛詩犴作岸此假借字韓詩作犴見毛詩釋文犴犴字同荀子宥坐篇獄犴不治注引詩宜犴宜獄漢書刑法志犴獄不平云云注引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犴班書皆據齊詩服說多從魯訓然則齊韓與魯文同矣

補說文豸部犴胡地野狗或从犬作犴詩曰宜犴宜獄

補風俗通曰宜犴宜獄犴司空也周禮凡萬民有罪離于法者役諸司空今平易道路也御覽六百四十三引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補高誘淮南覽明訓注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喬樅謹案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是古者求卜握粟以酬卜者故史記日者列傳曰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糈亦粟也

小弁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

補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也積毀之所生也武五子傳

漢書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為寒心

案杜欽說關雎用魯詩則此亦魯詩也

喬樅謹案小卞毛詩作小弁諸所引三家詩亦皆作弁卞弁古通左氏成十八年傳弁糾釋文弁本作卞襄二十九年傳取弁釋文弁本作卞其證也此卞字益魯詩之舊文他引作弁者後人轉寫改之耳

補後漢書黃瓊傳伯奇至賢終於放流○李賢注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欲立其子為太子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傍王上臺視之卽可知王如其言伯奇入園後母陰

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逐伯奇也

喬樅謹案漢書馮奉世傳贊注引說苑與此略同

補揚雄琴清英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思伯奇作子安之操御覽五百七十八琴部

補蔡邕琴操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放之於野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

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王聞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舞賦注引琴操文略同應劭風俗通義二云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有放逐之敗說亦與此合

弁彼鸒斯歸飛頻頻

補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鸒斯

喬樅謹案毛詩作歸飛提提左思魏都賦㹜㹜精衛段氏玉裁以爲㹜㹜飛貌卽提提也提提毛傳訓爲羣貌法言云頻頻之黨黨亦羣也頻頻提提

皆㹜㹜之假借豈卽魯詩異文與

補爾雅釋鳥鸒斯鵯居。郭璞曰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是也

何辜于天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章指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通氣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

蔡邕述行賦周道鞫爲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

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補漢書中山靖王勝對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讒言之徒蠭生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周損郤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師古曰擣築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

喬樅謹案擣毛傳訓爲心疾釋文云擣本或作㿒韓詩作疛義同擣築之訓盖舊注據魯詩爲說而小顏襲用之耳

補王逸楚詞九懷注不脫冠帶而卧曰假寐詩曰假寐

永嘆

補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曰惟憂用老

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補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莞葦淠淠

補說苑雜言篇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莞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喬樅謹案莞葦毛詩作萑葦韓詩作雚葦萑雚字同又與莞通儀禮公食大夫禮記加萑席注云今文萑皆爲莞是也淠淠毛訓爲衆廣雅釋訓云淠

淠茂也蓋本魯故

不知所艐

補爾雅釋故艐至也○孫炎曰艐古屆字也釋文

喬樅謹案艐字從舟卽此詩譬彼舟流不知所艐之艐說文艐舟著沙不行也方言艐至也又云艐宋語也古雅之別語也郭注云雅謂風雅漢書司馬相如傳蹵以艐路𡿨注引張揖云艐著也著與至義近毛詩作屆魯詩作艐故叔然謂艐古作屆字也

惟足跂跂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三六

補高誘淮南原道訓注跂跂行也

喬樅謹案毛詩惟足伎伎釋文云伎本又作跂白帖引詩亦作維足跂跂攷漢書東方朔傳跂跂脈脈善緣壁跂跂二字卽本此詩跂又通作越玉篇越趍走也又曰行皃是已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補高誘淮南時則訓注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喬樅謹案呂覽季冬紀高注引詩二語同

譬彼瘣木疾用無枝

補爾雅釋木瘣木苻婁○樊光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者尰傴內病磈磊無枝也爾雅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某氏注同

補說文疒部瘣病也詩曰譬彼瘣木一曰腫旁出也

補中論夭壽篇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

喬樅謹案瘣毛詩作壞傳云壞瘣也謂傷病也壞字卽瘣之假借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補列女傳五天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魏乳母篇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知

魯詩遺說攷　卷四　三七

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已知親之過大也

喬樅謹案墐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引詩曰尚或殣之亦三家之異文墐殣古相通假左傳云道殣相望正作殣字

巧言

亂如此憮

補爾雅釋詁憮大也○郭璞注詩曰亂如此憮

喬樅謹案憮毛詩作幠幠者憮之叚借字毛傳亦訓爲大與爾雅同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補列女傳八詩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王章妻傳

補爾雅釋詁慎誠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慎爲誠與爾雅同馬瑞辰曰經典誠僞之誠無用眞字者惟諸子百家乃有眞字爾雅訓慎爲誠當卽以慎爲眞字之假借慎从眞聲卽兼眞義也

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補新序節士篇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補潛夫論衰制篇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喬樅謹案君子如祉二句又見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引詩毛傳云祉福也攷左傳昭十七年范武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與潛夫論說合魯詩以祉爲喜訓與毛異馬瑞辰曰福與喜義本相通爾雅禧福也禧亦通作喜莊子讓王篇云時祀謹敬而不祈喜所喜卽所福也喜可訓禧則知祉爲福亦可訓喜矣其說亦通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補潛夫論交際篇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喬樅謹案二語又見述赦篇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成公三年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補列女傳七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殷紂妲己傳○又曰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餤楚考李后傳

補說苑政理篇詩云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也

補爾雅釋詁餤進也○舊注曰餤甘之進也龍龕手鑑

喬樅謹案餤承上文盜言孔甘而言以餤食爲喻故尒疋注云甘之進也餤與啖同禮記表記引詩作亂是用盬與魯詩字異

秩秩大猷

補爾雅釋詁秩秩智也。郭璞曰智慮深長
喬樅謹案毛傳訓與爾雅同攷說文𢧢大也从大
𢦏聲讀若詩秩秩大猷此三家詩異文也秩蓋𢧢
之叚借

聖人漠之
補爾雅釋詁漠謀也。舍人注漠心之謀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聖人莫之釋文云莫又作漠一本
作謨然則知三家今文有作漠者矣洪範五行傳
云思心曰睿睿作聖詩言聖人漠之故舍人爾雅
注以心之謀為訓也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補史記春申君傳詩曰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
喬樅謹案新序善謀篇引詩同是魯詩之文趯趯
毚兔二語在上他人有心二語在下與今毛詩異
趯趯當從新序作躍躍戰國策秦策引此詩高誘
注云躍躍跳走也又云狡兔騰躍以為難得是魯
詩文同毛作躍也史記正義引韓詩章句云趯趯
往來貌易林謙之益曰狡兔趯趯良犬逐咋然則
作趯者乃齊韓之文耳說文趯躍也躍迅也玉篇
躍跳躍也趯跳踴也趯與躍訓義並同
補高誘戰國策注他人有毀害之心已忖度之躍躍跳
走也毚狡也言狡兔騰躍以為難得也或時遇犬獲之
喻讒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女罪也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補潛夫論交際篇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顏之厚矣
喬樅謹案高誘呂覽重已篇注訑讀如詩蛇蛇碩
言之蛇是魯詩文作蛇蛇

居河之湄

補爾雅釋水水草交為湄。舍人注水草木交合也水經注淸水篇。李巡注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左傳僖入年正義。郭
璞注詩曰居河之湄
喬樅謹案湄毛詩作麋此所引是據舊注魯詩之
文麋即湄之叚借

職為亂階
補潛夫論三式篇職為亂階
喬樅謹案漢書朱博傳諫大夫龔勝等議職為亂
階云云亦用魯詩之語勝與龔舍皆治魯詩也

旣微且尰

補爾雅釋訓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孫炎曰皆水溼之疾也。郭璞曰骭腳脛瘍瘡

喬樅謹案釋文云微字書作癥三倉云足瘡攷廣韻引三倉云癥足上倒與雅訓合釋文引誤脫上字耳尰釋文云本或作尰並籀文瘇字攷說文瘇脛氣足腫引詩云既微且瘇作瘇者或齊韓詩之異文與

何人斯

補淮南精神訓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誘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

喬樅謹案據高誘淮南注知魯詩之說是以暴公與蘇公因爭閒田搆訟而蘇公作此詩以刺之也

胡逝我陳

補爾雅釋宮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訓陳爲堂塗塗卽涂也

我聞其聲不見其人

補列女傳三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衛靈夫人傳

喬樅謹案毛詩人字作身與魯詩文微異

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補爾雅釋樂大篪謂之沂大塤謂之嘂。舍人注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詩曰仲氏吹篪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又注曰塤燒鋭上平底形象秤錘大者如鵝子聲合黃鍾大呂也小者如雞子聲合大簇夾鍾也皆六孔與篪聲相諧故曰塤篪相應御覽五百八十一

補風俗通義六按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篪

喬樅謹案塤毛詩作壎太平御覽兩引詩皆作塤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補荀子儒效篇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喬樅謹案爲鬼爲蜮六句又見正名篇引詩

補王逸楚詞大招注蜮短狐也詩云爲鬼爲蜮

喬樅謹案劉向說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語見漢書五行志下開元占經一百二十引五行傳曰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蓋氣精也又蓺文類聚一百引毛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測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云云自南越至猶惑也文與漢志同歐陽氏上引洪

範五行傳則詩曰以下當亦採擷五行傳語毛字
或歐陽以意加之得作測與今詩異知斷非毛詩
也
補爾雅釋言靦姡也。舍人曰靦擅也一云面貌也釋文
。孫炎曰靦人面姡然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
今本說文作靦面見也馬瑞辰曰據爾雅釋文引
舍人注靦一云面貌也國語吳語韋昭注靦面目
之貌說文面見當爲面貌形近之譌詩正義引說
文面見人當作人面貌也爲允段玉裁从詩正義

改作面見人也亦誤至說文姡面醜也當从詩正
義引作面靦爲正靦姡皆人面之貌作醜者形近
之譌說文扃讀若書卷之卷古文以爲靦字大徐
本靦譌作醜是亦醜靦易譌之證後人據說文誤
本因以姡爲面慙貌失之

巷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補說苑立節篇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
已太甚
喬樅謹案說文緀帛文貌引詩緀兮斐兮此三家
詩今文也萋字乃緀之叚借耳又毛詩釋文云斐
本或作非非亦斐之叚借字

誃兮侈兮
補爾雅釋言誃離也。郭璞注見詩
喬樅謹案邢疏引此詩哆兮侈兮以誃哆音義同
今據郭注明言見詩當是齊說據魯詩之文引誃
兮侈兮爲證故吳純云然攷說文哆張口也誃離
別也讀若論語跢足之跢今論語跢字作啟啟開
也離亦有開之義張口猶言開口故哆誃訓義相
通耳

唼唼幡幡
補漢書揚雄反離騷靈脩既信椒蘭之唼佞兮。蘇林
曰唼音詩唼唼幡幡之唼宋祁校本
喬樅謹案子雲文唼佞二字即用此詩唼唼之義
知魯詩作唼唼幡幡與毛文異蘇林所引詩正據
魯言之又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作倢倢幡幡當爲
韓詩之文捷倢皆唼字之假借

勞人慅慅
補爾雅釋訓慅慅勞也
喬樅謹案邢疏以慅慅即巷伯詩之勞人草草毛

傳草草勞心也慅草音義同今攷廣雅云慅慅憂
也曹憲音草毛詩草字爲慅之假借魯詩今文正
作慅慅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
有昊

補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武五子傳）

補說苑建本篇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
北不受投畀有昊

猗于畝丘

補爾雅釋丘如畝者畝丘○李巡注謂丘如田畝曰畝
丘也○孫炎注方百步也（毛詩正義）

魯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五

谷風

補潛夫論交際篇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
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
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懽忻久交情好曠而
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疏矣漸疏則賤者愈自嫌而日引
貴人逾務黨而忘之矣夫以逾疏之賤伏於下流而望
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也

女轉棄予

蔡邕正交論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
怨其所由來政之缺也

補後漢書朱穆崇厚論處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
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嘆伐木有鳥鳴之悲

惟風及頹

補爾雅釋天焚輪謂之頹○李巡注焚輪暴風自上來
降謂之頹頹下也（毛詩正義）○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釋文焚本作棼趙坦曰焚當讀爲鄭伯之車僨于濟之僨左氏襄二十四年傳象有齒以焚其身釋文引服虔云焚讀曰僨僨僵也風之大者足以翻車故曰焚輪焚與棼皆叚借字胡承珙曰案焚輪爲疊韻字文選海賦濆淪而滀漯注云濆淪相糾貌又封禪文紛綸葳蕤注引張揖云紛綸亂貌皆疊韻形容字與焚輪同頹風曰焚輪者謂其回旋糾亂之狀猶之乎濆淪紛綸也案胡說於義爲允爾雅扶搖謂之猋與焚輪謂之頹相對成文則焚輪當卽紛綸之叚借釋文云焚本作

棼棼亦亂也左傳云猶治絲而棼之也義與紛同亦足爲棼輪訓作糾亂之證

將安將樂棄我如遺

補 新序雜事五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

喬樅謹案文選郭泰機答傅咸詩注引同又爾雅釋言疏引亦然今毛詩作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草不死何木不萎

補 中論脩本篇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之報德乎

喬樅謹案高誘呂覽必已篇注詩云草木死無不萎所引卽谷風何草不死二句轉寫文倒脫譌耳中論引詩木草字當互換亦後人轉寫誤倒之毛詩作無草不死無木不萎與魯文微異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補 楊雄逐貧賦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補 爾雅釋草莪蘿蒿菣。舍人曰莪一名蘿。孫炎曰荆楚之閒謂蒿爲菣毛詩正義。郭璞曰莪今莪蒿也亦曰

廩蒿又今人呼靑蒿香中炙啖者爲菣

喬樅謹案陳藏器本草拾遺曰廩蒿生高岡宿根先于百草一名莪蒿馬瑞辰以莪蒿卽茵陳蒿之類常抱宿根而生有子依母之義故詩人借以取興李時珍云莪抱根叢生俗謂之抱孃蒿是也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補 爾雅釋訓哀哀悽悽懷報德也。郭璞曰悲苦征役思所生也

喬樅謹案爾雅正釋此詩之旨是魯說亦以蓼莪爲困于征役不得終養而作也其義與齊詩同

匪我伊蔚

補 尒疋釋草蔚牡菣。舍人曰蔚一名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牡菣。郭璞曰牡菣無子者

喬樅謹案陸璣疏云牡蒿八月爲角角似小豆一名馬新蒿與郭注說異胡承珙曰蔚既名牡菣自當以郭注無子者爲是埤雅以角蒿即廩蒿亦即蘿蒿然則陸疏乃以莪爲蔚其誤明矣

出入腹我

補 尒雅釋詁腹厚也

喬樅謹案毛傳亦訓腹爲厚與尒雅同馬瑞辰以

爲腹與複通說文複重衣貌重衣亦厚之義詩既言拊畜長育顧復而終以出入腹我蓋言出入則已舉在內在外無所不該故以腹我括之見其無所不愛厚也

欲報之德皞天罔極

補 漢書哀帝詔欲報之德皞天罔極 見鄭崇傳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及韋賞受魯詩則此詔所稱詩詞是據魯家今文皞毛詩作昊師古漢書集注云皞字與昊同

大東

補 潛夫論班祿篇賦斂重而譚告通

喬樅謹案譚字本皆誤作譚遂莫知其爲指此詩矣顧廣圻據毛詩敘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證譚字即譚之譌其說是也

補 後漢書楊震疏大東不興於今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

補 荀子宥坐篇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

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

喬樅謹案毛詩作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七引詩眷焉顧之與荀子同潸焉今本荀子作潸然宋本然作焉與毛詩同

補 楚詞七諫何周道之平易兮。王逸注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喬樅謹案楚詞招魂砥室翠翹王逸注云砥石名也詩曰其平如砥所引與七諫篇不同者此傳寫之誤疑叔師本作詩曰周道如砥言其平也觀下

文云以砥石爲壁平而滑澤可見矣文選五臣注亦云以砥石爲壁取其平也尤其明證周道如砥四句又見說苑至公篇引詩

補 趙岐孟子章句十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也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

補 漢書中山靖王對曰潸然出涕

苕苕公子行彼周道

補 楚詞九歎征夫勞於周行兮。王逸注行道也詩云苕苕公子行彼周道

喬樅謹案毛詩佻佻公子行彼周行釋文云韓詩

作嬥嬥往來貌並音挑本或作窕非也王氏念孫曰窕好貌也說文訓嬥爲直好貌廣雅亦訓嬥嬥爲好當在齊魯詩說喬樅謂據叔師所引是魯詩文作苕苕與齊韓毛異張衡西京賦狀亭亭以苕苕二字卽本於此平子用魯詩故與叔師合周行此作周道道與疚亦韻臧鏞堂云案叔師訓行爲道而引詩以證之字當本作行其說亦通

無浸穫薪

補 爾雅釋木檴落。舍人注可作栝圈皮韌繞物不解。陸德明釋文詩云無浸穫薪

喬樅謹案檴毛詩作穫傳云艾也箋云檴落木名也以檴爲木名則字宜從木鄭箋蓋據魯詩改毛爾雅釋文亦據舊注所引魯詩故字作檴與毛氏異陸璣草木疏云今椰榆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帶其材可爲杯器與舍人爾雅注合皆本魯訓也

契契寤歎

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契契憂貌也詩云契契寤歎

喬樅謹案楚詞契字舊校云一作挈攷廣雅釋訓栔栔憂也曹憲音栔爲挈臧鏞堂云曹音挈字疑

與正文互易栔本作契蓋毛詩作契三家詩作挈廣雅據三家詩本作挈挈憂也與叔師正合今楚詞及注契契字乃後人所改有舊校可證也

哀我癉人

補 爾雅釋故癉勞也。郭璞注詩曰哀我癉人

喬樅謹案癉人毛詩作憚人憚卽癉之假借古今文異而義同釋文云憚字亦作癉

新是穫薪

補 爾雅釋木朿新卽新。樊光注詩云新是穫薪荊州曰柞木朿木時人不曉新意言新謂身卽新伐之也釋文

瑲瑲佩璲

補爾雅釋訓浩浩瑲瑲剌素食也。某氏注瑲瑲無德而佩空食祿也詩正義引

喬樅謹案毛詩鞙鞙釋文云字或作瑲又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二引作絹絹與魯毛文異疑爲韓詩

補續漢志輿服下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

終日七襄

補王逸機賦帝軒龍躍庶業是創俯系聖恩仰攬三光悟彼織女終日七襄爰制布帛始垂衣裳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五

睆彼牽牛

補爾雅釋天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注河鼓牽牛二十八宿名也詩正義。孫炎注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故或名河鼓亦爲牽牛也史記天官書索隱。詩正義引同惟河鼓作何鼓小異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

補爾雅釋天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注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高三舍命曰啓明昏出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史記天官書索隱。詩正義引並同

補論衡是應篇詩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見於東詩人則名曰啓明長庚矣

補王逸楚詞九歎注長庚星名也詩云西有長庚

惟北有斗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斗都口反沈作主臧鏞堂曰案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作見主周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云斗依注音主是主斗古通喬樅攷尚書緯帝命驗曰五府五帝之廟黃曰神斗宋均注黃帝含樞紐之府而名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靜四行之主故謂之神主是亦斗主通之一證毛詩古文多假借字陸氏所見沈本作主者當是毛之舊本三家今文皆作斗今毛詩亦爲斗字此後人傳寫以今文改之耳

四月

六月徂暑

蔡邕九惟文六月徂暑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補】中論譴交篇古者行役過時不反猶作詩怨刺故四
月之篇稱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喬樅謹案杜預左傳文三年注云四月之詩行役
踰時思歸祭祀說與中論合義皆本魯詩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
【補】說苑政理篇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
散以為亂者也
喬樅謹案文選潘安仁關中詩註李善引韓詩作
亂離斯莫後漢書仲長統傳亦然是三家文同惟

毛詩作亂離瘼矣其文與三家異
冬日栗栗
蔡邕九惟文冬日栗栗
喬樅謹案毛詩冬日烈烈箋云猶栗烈也此魯詩
文作栗栗烈栗一聲之轉
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補】列女傳入詩云廢為殘賊莫知其尤言其怏於惡不
知其為過也漢霍夫人傳
【補】爾雅釋故廢大也○郭璞注詩曰廢為殘賊
喬樅謹案爾雅訓廢為大大字即怏之通假如載
一誤訓為傷傷字即為之通假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補】風俗通義七詩美滔滔江漢南北之紀然時有壅滯
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
喬樅謹案毛詩南國之紀此引作南北疑字之誤
也鄭箋云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
雝滯與應劭風俗通義說同知三家詩亦皆作南
國之紀也
唯以告哀
蔡邕袁滿來墓碑唯以告哀

北山
【補】後漢書楊賜疏勞送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
訓作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新書匈奴篇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王者天子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
狄孰非天子之所哉
白虎通封公侯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
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又喪服篇引普天之下四句文同
喬樅謹案荀子君子篇及史記司馬相如難蜀父

老引詩皆與新書同惟白虎通濱字作賓小異又
漢書王莽傳引詩字亦作賓文選四十四載司馬
相如文李善注云率土之濱本或作賓今毛詩作
濱

補 趙岐孟子章句九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循也徧
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

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

補 漢書五行志劉歆說詩曰或宴宴居息或盡顇事國
喬樅謹案劉歆述士文伯引詩語與今左傳異知
其從魯詩之文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補 潛夫論邊議篇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補 荀子大略篇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
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均
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就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
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
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喬樅謹案毛詩敘以無將大車爲大夫悔將小人
之詩今據荀子說詩云云知魯詩之義亦與毛同

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補 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疢
喬樅謹案思元賦此句卽用詩無思百憂祇自疧
兮之語爾雅釋故疧病也說文疒部疧病也从疒
氏聲段玉裁注以爲疧與塵韻古讀若真疢與疧
音近禮記昣於鬼神鄭注云昣或爲祇又說文骶
一作觝又古祢氏讀如權精可證釋文音疧都禮
反是陸氏誤疧爲疷喬樅謂疢疧音近三家當有
作疢者平子用魯詩疢字是據魯家之文李賢注

引詩祇自重兮爲證非也

小明

眷眷懷顧

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眷眷顧貌詩曰眷眷懷顧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漢書宣元六王傳元帝璽書曰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
直是與 淮陽憲王欽傳

補 中論法象篇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
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
補荀子勸學篇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說苑貴德篇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
爾景福
喬樅謹案諸所引詩皆作靖共惟漢書引作恭字
共恭古今字之異又好是正直句見蔡邕蔡公碑
鼓鐘
淮水湯湯

魯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四

補風俗通義十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
詩云淮水湯湯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補列女傳五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蓋將之妻傳
鼓鐘伐鼛
補淮南主術訓鼛鼓而食○高誘注鼛鼓王者之食樂
也詩曰鼓鐘伐鼛
喬樅謹案荀子正論天子者代睪而食雍而徹乎
五祀劉氏台拱曰代睪當爲伐皐淮南主術訓鼛
鼓而食高誘注引詩鼓鐘伐鼛鼛皐古字通用雍
而徹乎五祀者謂徹於竈也周禮膳夫職云王卒
食以樂徹于造主術訓云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
蓋徹饌而設之於竈若祭然天子之禮也造竈古
字通用專言之則曰竈連類言之則曰五祀劉說
是也盧文弨荀子校語云案正文睪本作皐故楊
倞一注云皐未詳再云皐讀爲槔即所謂蘭茝本
也三云當爲澤俗書澤字作水傍皐傳寫誤遺其
水耳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傍作睪乃澤字正
體不得云俗書也據此則以鼓鐘伐鼛爲王者之
食樂魯詩之說即本於荀子耳

魯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五

笙磬同音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笙磬同音
以籥不僭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以籥不僭籥者樂之器竹管三孔
所以和衆聲也
楚薋
楚楚者薋
補王逸楚詞離騷注薋蒺藜也詩曰楚楚者薋
喬樅謹案薋毛詩作茨蓋古今字之異
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揚雄幷州牧箴自昔何爲

補張衡南都賦𦶟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

祊祭于閍

補爾雅釋宮廟門謂之閍。李巡注閍故廟中門名也。孫炎注詩云祊祭于閍謂廟門也春秋襄二十四年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祊詩春秋禮記正義引爾雅李孫舊注亦作祊此順經文改字也爾雅經文作閍是用魯詩之文李孫注當亦同今本爾雅作閍謂之門郝懿行曰按禮記郊特牲注云廟門曰祊正義以爲釋宮文禮器正義亦引釋宮廟門謂之閍

參以李孫二注並以廟門釋閍疑爾雅古本當作廟門謂之閍賴有注疏可證惟左傳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或出後人所改耳

祀事孔明

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祀事孔明

執爨踖踖

王逸楚詞九歎注爨炊竈也詩云執爨踖踖

獻酬交錯

補高誘呂覽愼行論注酬報也詩曰獻酬交錯

補張衡南都賦獻酬旣交率禮無違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補荀子脩身篇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又見禮論引詩

工祝致告

補潛夫論敘錄詩有工祝

神具醉止皇尸載起

補白虎通祭祀篇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詩云神具醉止皇

尸載起通典禮八引

張衡東京賦神具醉止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補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注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毛詩正義

蔡邕九祝辭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案子子孫孫何又見蔡邕集濟陽宮碑

信南山

畇畇原隰

補爾雅釋訓畇畇田也。注曰詩云畇畇原隰毛詩正義

上天同雲
〔蔡邕九惟文〕上天同雲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補〔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無休
廢也
馥馥芬芬祀事孔明
〔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馥馥芬芬。〔又曰〕祀事孔明
喬樅謹案毛詩苾苾芬芬此引作馥馥芬芬伯喈
用魯詩故文與毛異攷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
芬芬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皆據三家詩之文

苾飶字同苾飶與馥義同音同故並得通假也
執其鸞刀以啟其毛
補〔張衡東京賦〕執鸞刀以袒割

魯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六

甫田

或耘或耔
〔揚雄逐貧賦〕或耘或耔
琴瑟擊鼓以迎田祖以祈甘雨
補〔蔡邕禮樂志〕社稷樂詩所謂琴瑟擊鼓以迎田祖者
也　續漢志補注
補〔風俗通義八〕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爲田祖報

求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喬樅謹案毛傳御訓爲迎御迎古今文之異三家
文皆當作迎字此後人依毛詩改之

大田

以我剡耜
補〔爾雅釋詁〕剡利也。〔郭璞注〕詩曰以我剡耜
補〔張衡東京賦〕介御閒以剡耜
喬樅謹案剡毛詩作覃覃者剡之叚借字郭注爾
雅所引是據舊注魯詩之文觀東京賦作剡耜本
於魯詩可證也又淮南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字

亦作剶皆從魯家今文

播厥百穀

補 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補 尒疋釋蟲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此四種蟲皆蝗也食不同故分別釋之故謂蝗子爲蝝一名蟿螽兗州人謂之螣（開元占經一百二十）。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貣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

名也（並詩正義。春秋正義同）。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

喬樅謹案螣毛詩作螣螣蓋蟘之假借說文引詩正作蟘藝文類聚一百引尒疋作螣是從毛詩改之

補 高誘淮南時則訓注極陽生陰故蟲螟爲害食心曰螟。又墜形訓注食心曰螟穀之災也

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補 呂覽務本篇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高誘注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晻陰雲也陰陽和時雨祁祁然不暴疾也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民有禮讓之心故願先公田而及私也

喬樅謹案毛詩有渰淒淒釋文引漢書作黤韓詩外傳作弇此所引又作晻蓋三家與毛氏文字各異班志用齊詩知此所引爲魯詩矣興雲毛詩作興雨顏氏家訓書證篇辨興雲當作興雨以孟堅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陸氏釋文從之詩正義亦云經興雨本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錢大昕曰此經師傳受有異非轉寫之訛段玉裁曰古人言雨止言降雨下雨無有言興雨者興雲祁祁雨

我公田猶白華詩之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語意正相似

補 趙岐孟子章句五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

補 風俗通義五詩不云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瞻彼洛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

補 淮南墜形訓洛出獵山。高誘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

補 張衡東京賦雒水泱泱

韎韐有䩉以作六師

白虎通爵篇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䩉謂世子始行也

補 鄭箋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詩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者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

喬樅謹案白虎通以此詩首章爲世子始行衣士服而上受爵命本於魯詩之說鄭君詩箋三章均就世子而言與白虎通合亦據魯詩爲解也又孔

疏引鄭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箋以茅蒐爲韎韐聲皆用魯訓

補 張衡西京賦綖衣韎韐

君子至止鞞琫有珌

補 鄭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而加賜容刀有飾顯其能斷制

君子萬年

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詩云君子萬年 莊公四年

裳裳者華

六轡沃若

蔡邕集胡廣黃瓊頌沃若六轡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補 荀子不苟篇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

補 說苑脩文篇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傳曰君子無所不宜也是故韠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故仁足以懷百姓勇足以安危國信足以結諸

侯強足以拒患難威足以率三軍故曰爲左亦宜爲右亦宜爲君子無不宜者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傳即魯詩傳之文也以左爲朝廟之事右爲喪戎之事大指與毛氏同又案北史長孫紹遠傳引此詩四語作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與今毛詩本及諸所引三家詩文異許說苑引詩傳言爲左亦宜爲右亦宜云云似經文當作左之右之君子宜之於義爲長下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亦承上文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言曰宜曰有皆兼左右兩端也否則文法

偏枯矣存以俟攷

補列女傳一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衛姑定姜篇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補新序雜事一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補潛夫論邊議篇雖其有之是以似之

桑扈

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新書禮篇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胥者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

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司馬相如上林賦樂樂胥

楊雄長楊賦看樂胥。又曰受神人之福祜

鴛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補高誘呂覽季春紀注畢掩網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補又淮南時則訓注畢羅鳥罟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

喬樅謹案淮南注引詩作畢與毛文同惟呂覽注引畢字從网作罼為異

頍弁

有頍者弁

補續漢志輿服下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幘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頍弁貌說文頍舉頭也詩曰有頍者弁許君用毛氏義不以頍為物名鄭君儀禮注言頍以固冠與續漢志言頍以安幘義合是齊詩說與魯同鄭君又云滕薛名蔮為頍則頍即蔮也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

補高誘呂覽精通篇注淮南記曰下有伏苓上有兔絲一名女蘿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上

喬樅謹案高注引詩蔦字或作島疑傳寫之譌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云綿綿女蘿施于松標李善注引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皆蔦之譌字也隸釋載費鳳別碑云樢與女蘿字从木作樢亦三家之異文

如彼雨雪先集惟霰

補爾雅釋天雨霓為霄雪。郭璞注詩曰如彼雨雪先

集維霓霓水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霰字亦作霓爾雅釋文霓本或作霰霹同悉練反此皆三家詩之異文邢疏本正作霰與毛詩同霄釋文云本又作消說文曰雨霓為霄齊語也然則知齊詩亦作惟霓矣又玉篇雨部云霹與霰同

補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水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沸湯之在閉器而湛於寒泉則為冰及雪之銷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故

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猶月食也

喬樅謹案說文霰稷雪也从雨散聲又重文霓云霰或从見段氏注云稷雪謂雪之如稷者毛詩傳曰霰暴雪也暴當是黍之字誤俗謂米雪或謂粒雪皆是也據說文則作霰者為正字作霓者為或體攷文選謝惠連雪賦霰淅瀝而先集李善注引韓詩曰先集維霰薛君曰霰霙也又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花曰霙訓義與魯齊毛詩並異

樂酒今昔

補王逸楚詞大招注昔夜也詩云樂酒今昔言可以終夜自娛樂也

喬樅謹案今昔毛詩作今夕

車轄

展彼碩女令德來教

列女傳八詩曰展彼碩女令德來教（漢楊夫人傳）

喬樅謹案毛詩作辰彼碩女此所引據魯詩之文故與毛異王安人補注云展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善德來教也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補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詩不云乎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史記孔子世家贊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

史記三王世家詩曰高山仰之景行嚮之

喬樅謹案據史記三王世家兩引文皆如此褚少孫習魯詩者疑魯家今文作景行嚮之與毛詩異故太史公孔子世家贊引詩云雖不能至然心嚮

往之也又說苑雜言篇引詩言志向之而已向與
鄉同淮南說山訓引詩言鄉者其人高誘呂覽注
引詩言鄉昔人也皆與史記贊義合行字竝當作
鄉為正今本史記說苑列女傳呂覽注諸所引詩
俱同毛氏作景行行止乃後人順毛改之耳止之
古通用字毛詩釋文云仰止本或作仰之是其驗
也

補列女傳二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
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言嘗向為其善也齊相御妻傳

喬樅謹案毛詩序以車舝為刺幽王褒姒而作思
得賢女以配君子今詳列女傳引詩證齊相僕御
之妻言賢女能助君子以成其德與毛序意恉相
合知魯詩之義亦同毛氏也

補說苑雜言篇南瑕子曰吾聞君子上比所以廣德也
下比所以狹行也於惡自退之原也詩云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吾豈敢自以為君子哉志向之而已

補淮南說山訓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高
誘注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
曰鄉者其人也

補高誘呂覽貴公篇注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
人也

補趙岐孟子章指高山景行庶幾不倦。又孟子章句
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補中論治學篇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
國

史記滑稽傳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
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喬樅謹案滑稽傳褚少孫所補也蕃毛詩作樊說
文引作棥棥卽樊之省文漢書武五子傳作藩蕃
亦藩之省文也無毛詩作毋讒言罔極毛詩作讒
人罔極陸賈新語王充論衡引皆作讒言與史記
同

補論衡商蟲篇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
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汚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昌邑王
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
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
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

劉向楚詞九嘆君青蠅之僞質兮。王逸注僞猶變也
青蠅變白使黑變黑成白以喻讒佞詩云營營青蠅言
讒人若青蠅變轉其語以善爲惡也
喬樅謹案鄭箋云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
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與叔師語合是鄭君亦用魯
訓之義
新語輔政篇夫據千乘之國而信讒佞之計未有不亡
者也故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衆邪合黨以回人君
邦危民亡不亦宜乎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補論衡言毒篇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于口舌一國潰
亂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
子不畏虎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補漢書哀帝免傅嘉文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孔光傳
補後漢書冠榮傳青蠅之人所共構會
喬樅謹案冠榮以行葦爲公劉詩與列女傳潛夫
論合是亦習魯詩也
賓之初筵
肴覈惟旅

補蔡邕曰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文選班固典引李善注引
喬樅謹案覈毛詩作核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補說苑脩文篇射者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然後射
者能以中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
功此之謂也
載號載呶
揚雄光祿勳箴載號載呶
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
伐德

補說苑反質篇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
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
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小雅七

魚藻

有賁其首

補〔爾雅釋詁〕賁大也。〔樊光注〕詩云有賁其首（書盤庚下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賁作頒傳云頒大首貌說文頁部頒大頭也引詩有頒其首義與毛同然則頒爲正體賁乃假借字也

愷樂飲酒

補〔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

喬樅謹案愷毛詩作豈豈愷古今文之異

采菽

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

〔白虎通攷黜篇〕九錫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以其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之衣服以表其德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元袞及黼

喬樅謹案韋昭晉語注以此詩爲王賜諸侯命服之樂與白虎通說合與毛詩作予

赤紼在股

〔白虎通紼冕篇〕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曰赤紼在股謂諸侯也

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補〔荀子勸學篇〕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

喬樅謹案匪交毛詩作彼交攷左傳襄廿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傲成十四年引仍作彼又襄八年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云匪彼也是匪亦有彼義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補〔荀子儒效篇〕明主譎德而序位所以爲不亂也忠臣誠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爲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

補〔服虔左傳注〕平平辯治不絕之貌（毛詩正義引）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

補〔爾雅釋水〕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繂也纚綏也。〔李巡注〕繂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注〕繂大索也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爲大索（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納毛詩作纚釋文引韓詩同
王逸楚詞九嘆注楊木名也詩云汎汎楊舟
天子葵之
補爾雅釋言葵揆也。郭璞注詩曰天子葵之
優哉游哉
東方朔誡子篇優哉游哉
蔡邕集汝南周巨勝碑銘優哉游哉
角弓
補漢書杜鄴傳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
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

也
喬樅謹案此以棠棣角弓竝爲刺詩一與毛異一
與毛同蓋角弓之詩四家說皆相近故曹植應瑒
之語竝與此合
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白虎通三教篇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朴質不
教不成故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
補潛夫論班祿篇詩云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蔡邕集陳仲弓碑民胥效矣
喬樅謹案斯毛詩作胥與魯文異中郎集用詩民
斯效矣之句字作胥者此後人順毛改之白虎通
潛夫論引詩皆作斯效可證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補荀子儒效篇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
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
至于己斯亡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
人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補說苑建本篇君人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
之則彊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

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喬樅謹案說苑引詩作人而無良與上封事所引
文異攷後漢書章帝紀引述詩語亦作人之無良
李賢注云義見韓詩今按韓詩外傳兩引民之無
良皆不作人字疑說苑及後漢書是唐人爲避諱
而改也
雨雪瀌瀌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補荀子非相篇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
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人有此三數
行者以爲上則必危爲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瀌瀌宴然

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天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詩曰雨雪麃麃見晛聿消

喬樅謹案荀子引詩宴然聿消毛詩作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晛聿消段玉裁云宴然卽曣曣廣雅釋詁三曣曣煖也玉篇廣韻皆云晛曣二形同楊倞注荀子以宴然爲聲之誤當依今詩作見晛其說非也又劉向引詩見晛聿消師古注云見無雲也晛日氣也言雨雪之盛麃麃然至於無雲日氣始

出而雨雪皆消釋[illegible]案見字不得訓爲無雲說文晉姓無雲也晛日見也依許注則向所引詩見字正作晉師古時不誤後人妄改作見耳韓詩曣晛日出也與說文晛日出也正合詩釋文引作曣見誤詩攷作曣晛是也喬樅攷文選羽獵賦天清日宴李善引許慎淮南注云宴無雲之處也宴與晏同宴燕古文通用晛曣二形又同荀子宴然爲曣曣之假借劉向晉晛卽曣曣之異文也瀌作麃者省文耳隧毛詩作遺鄭箋讀爲隨隧隨聲近遺古音亦與隧同屢毛詩作婁皆古今文之異

補趙岐孟子章指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見晛亦後人順毛所改也

菀柳

有菀者柳

王逸楚詞九嘆注菀盛貌也詩云有菀者柳

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補荀卿遺春申君書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戰國策

喬樅謹案天毛韓詩並作帝也毛韓詩並作焉神毛詩作[illegible]韓詩引荀子書作慆王氏念孫謂神者慆之壞[illegible]蓋傳寫之誤是也

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補潛夫論賢難篇詩云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都人士

案都人士首章鄭君禮記緇衣注云毛詩有之三家則亡今蔡邕述行賦云咏都人以思歸乃首章之詞蓋卽用禮記緇衣所引幷用毛詩也

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補列女傳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齊孝孟姬傳

垂帶若厲

補高誘淮南氾論訓注詩曰垂帶若厲

喬樅謹案毛詩垂帶而厲鄭君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攷禮記內則注引詩正作垂帶如厲鄭君蓋據三家詩讀而爲如如若義同

采菉

終朝采菉

王逸楚詞離騷注菉王芻也詩曰終朝采菉

喬樅謹案采菉毛詩作采綠菉正字綠假借字

黍苗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補荀子富國篇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

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厚其所利焉誠多詩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

補高誘淮南道應訓注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

補又淮南說林訓注任者輦也詩云我任我輦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補說苑建本篇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是故君子貴建本而重立始

隰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補列女傳二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行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由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蚤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功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　石以蜀　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服然後敢進彳于君雞鳴樂師以旦告后夫

人鳴珮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矣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張衡東巡誥心之謂矣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補新序雜事五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白華

漢書谷永對曰息白華之怨

又外戚傳班倢伃賦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天步艱難

〔蔡邕集庾侯碑〕郞天步之艱難

浸彼稻田

補〔張衡南都賦〕浸彼稻田

卬烘于煁

補〔爾雅釋言〕烘燎也煁烓也。〔舍人注〕烘以火燎也煁烓竈也毛詩正義。〔郭璞注〕今之三隅竈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補〔東方朔答客難〕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注〕言苟有于中者必形于外也

有鶖在梁

〔王逸楚詞大招注〕鶖秋禿鶖也詩云有鶖在梁

補〔風俗通義六〕鍾秋分之音也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綿蠻

補〔潛夫論班祿篇〕行人定而綿蠻諷

喬樅謹案定字義不可通疑爲畏字之譌

我勞如何

〔張衡集怨篇〕我勞如何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補〔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脩六禮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瓠葉

有兔斯首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劉昆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李賢注云昆憚禮之廢故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菟首之詩而爲節也胡承

珙以昆射菟首當即懸菟首而射之章懷注誤喬樅謂劉昆去古未遠必三家詩有以瓠葉爲飲射之歌故昆仿之每春秋以行饗射胡氏以懸菟首而射爲解於經傳無徵不如章懷注言歌詩爲節其說近是菟毛詩作兎

嶄嶄之石

喬樅謹案毛詩漸漸之石釋文云本亦作嶄嶄漸漸古今字之異三家今文當作嶄說文槧傳作嶃嶃之石嶃嶄亦通

維其卒矣

補爾雅釋山卒者厜㕒。郭璞注謂山峯頭巉巗者

喬樅謹案毛詩崒其卒矣傳云卒竟也鄭箋釋卒爲崔嵬謂山巔之末也與毛傳訓異是以卒爲崒之假借故取魯詩之義遷訓爲崔嵬也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昔夫子將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補論衡明雩篇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沲矣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

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補又明日篇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于上山烝于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

補高誘呂覽孟秋紀注月麗于畢俾雨滂沱

補又淮南原道訓注雨師畢星也月麗于畢俾滂沱矣

又見時則訓注引詩 風伯箕星也月麗于箕風揚沙也

喬樅謹案論衡說日篇引詩離作麗比作俾與高誘呂覽注淮南子注所引文同離麗古通用周易離王公也釋文云鄭作麗戰國[illegible]漸離論衡書虛篇亦作麗俾比聲近大雅克順克比禮記樂記作克順克俾史記樂書同是其證已

補風俗通義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丑之神爲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爲火相也

苕華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補潛夫論交際篇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補爾雅釋天九月爲元。孫炎注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草不元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始春之時草木牙蘖者將生必元是主春而言孫注爾雅云云是以詩此語屬秋時也孫用魯詩訓故義與箋異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史記孔子世家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魯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大雅一

補服虔左傳注大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謂正大雅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淮南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謂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趙岐孟子章句五詩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

受王命維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

亹亹文王

王逸楚詞九辯章句亹亹進貌詩云亹亹文王

喬樅謹案毛傳亹亹勉也臧鏞堂曰文選吳都賦注引韓詩云亹水流進貌是亹有進義易繫辭上成天下之亹亹者虞翻注亹亹進也訓與此同

陳錫載周

史記周本紀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

喬樅謹案載毛詩作哉傳云哉載也然則哉與載

古今字之異耳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補列女傳八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梁夫人嫕傳

補王襃聖主得賢臣頌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

補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寍

楊雄博士箴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勖于德音而思皇多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二

士多士作楨惟周以甯

補荀子君道篇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賈子新書君道篇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

補賈山至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

補王襃聖主得賢臣頌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蓋信乎其以甯也

補新序雜事四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一雜事五說苑君道篇脩文篇列女傳一並引濟濟多士二句又趙岐孟子章句十一引詩亦同

補論衡秖增篇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蔡邕集薦皇甫規表周文以濟濟爲甯又釋誨亦引濟濟多士句

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

漢書劉向疏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白虎通三正篇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

又紼冕篇殷詡之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于周殷之美士執祼鬯之禮將事于京師若微子者膚大也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

喬樅謹案此詩殷士毛傳泛言殷侯而劉向趙岐等並以為微子皆據魯詩之說

補蔡邕獨斷冕冠殷曰冔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黑而微白前大後小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

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補漢書東平思王傳元帝璽書敕諭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王式傳言山陽張長安幼君事式為博士由是魯詩有張氏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是元帝為習魯詩此所引述脩厥德毛詩作聿脩厥德聿述古今字之異後漢書宦者呂强傳引亦作述

補說苑權謀篇詩云自求多福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

宜鑒于殷

補潛夫論德化篇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

上天之縡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

漢書楊雄甘泉賦曰上天之縡○師古注縡讀與載同

補廣雅釋詁縡事也

喬樅謹案廣雅此訓正釋魯詩縡字蓋魯詩與毛文異而義同鄭君禮記中庸注載讀為栽謂生物也是齊詩之訓與魯毛義殊潛夫論引詩仍同毛氏作載疑出後人所改也

補潛夫論德化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形文王萬邦作孚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

喬樅謹案儀形文王毛詩字作刑形刑音同古相通假

補服虔左傳注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昭公六年傳正義）

補應劭風俗通義一詩說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補荀子解蔽篇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喬樅謹案明明在下句又見荀子正論篇引

天難諶斯

補潛夫論卜列篇天難諶斯。又相列篇詩稱天難忱斯

喬樅謹案諶毛詩作忱韓詩外傳十引詩作訦春秋繁露引詩作諶漢書貢禹傳同忱訦諶古皆通用字潛夫論兩引詩文各不同者相列篇或爲後人依毛詩所改也

摯仲氏任

聿嬪于京乃及王季惟德之行太任有娠生此文王

補列女傳一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壹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周室三母傳

補潛夫論五德志篇太任夢長人感己而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于岐

補郭璞爾雅釋親注詩曰聿嬪于京

喬樅謹案毛詩作曰嬪于京郭注所引是據魯詩之文娠毛詩作身衆經音義兩引皆作娠是三家之今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補論衡變虛篇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四引此詩六句文同

蔡邕集答齋議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

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

楊雄元后誄昭事上帝

補高誘呂覽行論注詩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敢攜貳所以得衆福也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心欲小而志欲大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補】列女傳一 太姒者文王之妃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氏之女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文王之妃句及在郃之陽二句今本文皆脫佚此據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注所引補之

魯詩遺說攷 卷五 八

【補】張衡西京賦 在渭之涘

【補】白虎通嫁娶篇 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

【補】又曰 人君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補】又曰 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也虛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補】爾雅釋水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李巡注 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乘柎併木以渡別尊卑也○孫炎注 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船使不動搖也 毛詩正義

【補】楊雄方言 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注 即今浮橋

喬樅謹案今本方言造舟作船船古造字見說文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方言但作造字今從之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補】風俗通義一 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白虎通號篇 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詩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九

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

又三軍篇 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又三正篇略同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補】風俗通義十 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補高誘呂覽務本篇注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心

檀車皇皇駟騵彭彭

楊雄太僕箴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騵孔昕
喬樅謹案據楊雄箴言檀車孔夏知魯詩文但作皇皇訓為大也故以孔夏言之毛詩作煌煌傳訓為明與此義異四騵毛詩作駟騵高誘淮南注引詩亦作駟騵四字蓋駟之省文

補高誘淮南主術注黃馬白腹曰騵詩曰駟騵彭彭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補劉向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毛詩正義楚詞天問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章句蒼鳥鷹也萃集也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

亮彼武王襲伐大商

補應劭風俗通義一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
喬樅謹案亮毛詩作涼釋文云本亦作諒諒亮字相通用涼字古文之假借韓詩同作亮亮相也見陸氏釋文漢書王莽傳亦作亮彼武王是三家今文同襲伐毛詩作肆伐文與此異傳云肆疾也襲者何休公羊注以為輕行疾至則亦與肆義同矣

緜

史記周本紀古公亶父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民欲以我故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補後漢書魯恭疏曰昔太王重人民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補蔡邕琴操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止問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無君遂杖策而出踰乎梁而邑乎岐山自傷德劣不能化夷狄為之所侵喟然歎息援琴而鼓之云戎狄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於岐烝民不憂兮誰者知嗟嗟奈何予命

遺斯

緜緜瓜瓞

【補】爾雅釋草瓞瓝其紹瓞。孫炎注詩云緜緜瓜瓞瓞小瓜子名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 毛詩正義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

【補】新序雜事三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補】趙岐孟子章句一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

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 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

喬樅謹案新序引詩至於岐下于作於聿來相宇胥作相與毛詩字異正據魯詩之文邠卿為孟子書作注故但就本文訓胥為相也又藝文類聚十五引列女傳曰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後人順毛改字非其舊也

【補】高誘呂覽審為篇注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玁狁今之匈奴也

周原膴膴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姬美周原

曰止曰時

張衡東京賦曰止曰時。薛綜注曰辭也時是也

其繩則直

張衡東京賦其繩則直

應門將將

張衡東京賦立應門之將將

喬樅謹案平子七辯云應門鏘鏘疑魯詩字本作

鏘又班固西都賦激神嶽之嶈嶈李善注引毛詩曰應門嶈嶈按毛詩作將將傳訓為嚴正之貌嶈嶈二字孟堅蓋本齊詩將鏘皆嶈之假借又藝文類聚居處部引毛詩曰應門鏘鏘太平御覽百八十二引同蓋類書皆採摭前人引述詩辭不知古書所載多三家之異文而概以毛詩當之疎矣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補】爾雅釋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戎醜攸行於是受脤

補風俗通義八詩云乃立冢土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三天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殄
絕也慍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犬夷
之慍亦不能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昆夷突矣唯其喙矣
補趙岐孟子章句一詩云昆夷兌矣唯其喙矣
喬樅謹案張載注魯靈光殿賦云突唐突也詩曰
昆夷突矣孟陽之注正引三家今文觀毛詩混夷
駾矣傳訓駾爲突知駾突古今字之異邪卿注孟

子引作昆夷兌矣疑因上文行道兌矣而誤合之
虞芮質厥成
史記周本紀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
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慚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焉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詩
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案伏生尚書大傳言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與
史記正合皇甫謐帝王世紀以文王受命元年卽稱
王易乾鑿度是類謀春秋元命苞竝以文王伐崇始
稱王伐崇在受命之六年則稱王亦在六年矣說各

不同蓋緯書多與齊詩說相傳而史記本之魯詩也
又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
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
補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
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
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
補說苑君道篇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
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
讓爲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
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爲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

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
己而虞芮自平
楊雄博士箴國人與讓虞芮質成
補漢書毋將隆傳哀帝制詔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
息
補潛夫論五德志篇文王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
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補王逸楚詞章句一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
奔走予聿有先後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攷詩七月曰爲改歲漢書

食貨志作𦘔為攺歲角弓見晛曰消楚元王傳劉向引作見晛𦘔消抑曰喪厥國韓詩作𦘔喪厥國班固習齊詩劉向習魯詩是毛氏古文曰字三家今文竝作𦘔也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補賈子新書容經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小人日以善趣也

喬樅謹案趣毛詩作趣芃芃棫樸四句又見卷第

五連語引詩

補風俗通義八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槱者積薪燔柴也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補爾雅釋訓峩峩祭也。舍人注峩峩奉璋之貌毛詩正義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定公八年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補白虎通三軍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八引白虎通作五師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也與今本文異盧文弨校定以今本為誤據太平御覽文訂正喬樅攷白虎通下文引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與上文六師一萬五千人其數正合不得以今本為說也太平御覽所引當別為一條今世傳白虎通本中多脫佚固非完書竊意五師為軍

云云是解上文三軍之義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及傳曰以下云云是解此詩六師之義故不同耳何休公羊隱五年傳解詁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天子六師之說亦與白虎通合

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

補荀子富國篇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

補說苑脩文篇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言文質美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二彫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

喬樅謹案諸所引皆魯詩追琢作雕琢勉勉作亹亹文並與毛詩異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是毛以追爲彫之假借追或从金作鎚彫亦或从金作錭亹與勉同義尒疋釋詁云亹亹勉也禮記禮器君子達亹亹焉注云亹亹猶勉勉也國語周語亹亹怵惕注云亹亹勉勉也又韓詩外傳載此詩亦作亹亹我王與魯詩文同

補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

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爲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文王（文疑當作我）綱紀四方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以綱罟喻爲政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與白虎通說合蓋亦用魯詩之義惟中論脩本篇引詩與毛氏文同疑後人順毛改之

旱麓

瞻彼旱麓

補風俗通義十麓林屬於山者也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

補潛夫論德化篇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賢多夭夫形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君子脩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罔不懽忻悅豫則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

喬樅謹案此亦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也是魯詩之義與毛傳相近胡毛詩作遐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

補白虎通三正篇詩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神所勞矣

揚雄長楊賦故真神之所勞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補說苑脩文篇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而況於人乎

喬樅謹案列女傳四亦引此四句惟藟作虆小異耳毛詩釋文藟又作虆虆卽藟之省借

補高誘呂覽知分注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于天性以正直受大福

補淮南泰族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
準繩也

思齊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補漢書班倢伃賦榮任姒之母周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
姜爲高

又太傅胡公夫人靈表蹈思齊之迹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補列女傳二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

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
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
也周室三母傳

補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
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
南季載所以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
也故置叔季上伯邑考何以獨無乎蓋以爲大夫者不
是采地也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此所引詩傳蓋即魯詩則百
斯男之傳白虎通所載魯詩爲多單稱詩傳者皆
魯詩也如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爲魯
詩傳可證也間有引韓詩者則明偁韓詩傳臧說
是也列女傳亦用魯詩其言太姒生十男引此詩
則百斯男爲證尤其顯據惟十男之次與史記管
蔡世家小異又成叔武霍叔處互易其名疑傳寫
之誤

蔡邕崔君夫人誄思齊徽音

補趙岐孟子章指詩亦有言則百斯男

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蔡邕胡夫人神誥神罔時怨。又曰神罔時恫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補淮南繆稱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補趙岐孟子章句二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已嫡妻
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

喬樅謹案邪卿此解與毛詩傳箋並異攷白虎通
嫁娶篇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重國廣繼嗣也法
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大夫功成受封
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與此一嫡八妾語合
皆用魯詩之說又荀子大略篇引詩三句文同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

楊雄長楊賦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補說苑建本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肆成人有德此所引無肆字疑

魯詩本文如是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睠西顧此惟與宅

補潛夫論班祿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睠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

補蔡邕和熹鄧后謚議求人之瘼

喬樅謹案毛詩求民之莫莫卽瘼之省借王符用魯詩引詩當同蔡邕作瘼字下文更求民之瘼文尙作瘼可證也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李善注云班固漢書引詩而爲此瘼是三家今文竝同矣以赫毛詩作有赫指毛詩作耆

漢書谷永對曰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喬樅謹案論衡初稟篇引詩作此惟予度潛夫論班祿篇引此惟與宅宋本作與度攷漢書韋賢傳先后玆度臣瓚注云古文宅度同

補淮南汜論訓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高誘注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惟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

補論衡初稟篇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天無頭面眷

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

喬樅謹案譴告篇云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義與此同

其椔其翳

補爾雅釋木立死椔斃者翳。李巡注以當死害生曰甾斃死也毛詩正義。郭璞注翳樹蔭翳覆地者詩曰其椔其翳

喬樅謹案據詩正義引李巡云云是李本爾雅蔽作斃與郭本字異椔釋文云本又作甾

天立厥妃

補 爾雅釋故妃媲也。某氏注詩云天立厥妃（毛詩正義）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
史記樂書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
施于孫子
補 中論務本篇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
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必能

制義曰度德政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
類教悔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
而從曰比經天緯地曰文如此則爲九德之美
喬樅謹案惟此文王毛詩作惟此王季孔氏正義
以爲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
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莫其
德音毛詩莫作貊三家詩皆作莫爾雅釋詁貊莫
並訓爲靜是字異而義同也俾毛詩作比徐幹中
論引詩莫同毛作貊俾同毛作比與史記所引文
異者此後人依毛詩改之非其舊也

無然伴換
補 玉篇人部詩曰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
喬樅謹案毛詩畔援釋文引韓詩云武強也不言
文異是韓詩字與毛同漢書敘傳項氏畔換孟康
注畔反也換易也解又異于韓毛孟康用齊詩反
易之訓蓋本齊故師古不見齊詩妄斥爲非過矣
鄭箋釋畔援爲跋扈此從魯訓以改毛義玉篇所
引與箋說合而文作伴換當亦據魯詩之文
密人不共敢距大邦
補 高誘呂覽用兵篇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

侵阮徂共
補 鄭君詩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
補 張融曰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爲國名（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鄭箋之說正據魯詩孔氏正義引張融
語云云又言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是謐
亦從魯詩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補 新序雜事三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喬樅謹案新序引孟子書文如此今孟子梁惠王

篇引詩作以遏徂莒文與新序殊知新序是從魯
詩本文也郊卿亦用魯詩此條注義與魯詩說異
蓋順孟子本文爲解疑從西京博士師說或據程
曾孟子章句之舊說也
補楊雄長楊賦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補荀子脩身篇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賈子新書君道篇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悅
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
喬樅謹案賈子淮南子引詩並作弗識弗知與荀
子字異高誘淮南原道訓脩務訓兩注及呂覽孟
春紀注引詩又皆作不不弗義同古文通用之
補淮南詮言訓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
補高誘淮南原道訓注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
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
補又脩務訓注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
補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是類是禡
補爾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

補高誘淮南本經注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
類是禡
喬樅謹案類說文作禷類卽禷之省爾雅釋文云
類本或依說文作禷
臨衝茀茀崇墉屹屹
補張載魯靈光殿賦注屹猶孼也高大貌詩云臨衝茀
茀崇墉屹屹
喬樅謹案屹屹毛詩作仡仡韓詩文與毛同此注
所引據魯詩之文也
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
子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
魚躍
新書君道篇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
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近
境之民聞之者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
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
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

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
獸及於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文禮篇〉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鳥獸魚鼈猶
得其所況於人民乎

補〈說苑脩文篇〉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
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
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
也德不至則不能文

喬樅謹案賈生劉向並以靈臺爲言文王德至皆

本魯詩之義

補〈新序雜事五〉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得死人之
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
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
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
文王賢矣澤及枯骨而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
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人間訓注亦云文王治靈臺
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乃葬以
五大夫之禮語皆本之魯說

補〈白虎通靈臺篇〉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
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
元詩云經始靈臺

喬樅謹案此說與詩氾歷樞言靈臺候天意也大
旨相合禮含文嘉說亦與此略同緯家用齊詩然
則知齊說與魯同義矣

補〈趙岐孟子章句一〉詩大雅靈臺之篇言文王始初經
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
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
衆民自來趣之若子來爲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

伏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麀
鹿濯濯白鳥鶴鶴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
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
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喬樅謹案邠卿之說與鄭箋同釋不日成之爲不
與之相期限亦與賈生言弗期而成義合翯翯作
鶴鶴此順孟子本文鶴古作鶮史記秦始皇紀屯
卒留蒲鶮索隱云鶮古鶴字文選何晏景福殿賦
皠皠白鳥注云翯皠音義同作翯者毛詩之文也
牣毛詩作物孟子音義云丁本作牣

張衡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又曰鴗諸靈囿

楊雄上林苑令箴麀鹿攸伏

補高誘呂覽重己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曰王在靈囿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本經訓又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與呂覽注義互相備

補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

於樂辟雍

補白虎通辟雍篇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

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之辟雍也

喬樅謹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與白虎通義同皆用魯詩之說韓詩以爲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其義與魯詩異

鼉鼓逢逢

高誘呂覽季夏紀注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逢逢

案呂覽諭大篇注引同惟淮南時則注引詩云鼉鼓洋洋洋字當是逢之譌盧文弨云毛詩釋文逢亦作韸徐音豐今攷字書不見有韸字集韻逢本作逢或作韸擊又音豐豈此字與臧鏞堂云一切經音義八引郭璞山海經注亦作鼉鼓逢逢據此益見洋爲韸之譌字

矇瞍奏功

補王逸楚詞九章章句矇盲者也詩曰矇瞍奏工

補高誘呂覽達鬱注目不見曰矇詩曰矇叟奏功

喬樅謹案詩釋文瞍依字作叟字亦作瞍史記屈原列傳集解亦引矇瞍奏功楚詞注引詩矇瞍奏

工古者工與功同字周官肆師凡師不功注云故書功爲工鄭司農讀工爲功又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功字作公陳球碑公子完適齊爲公正工作公皆通假字

下武

三后在天

補風俗通義二詩云三后在天

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補趙岐孟子章句九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思欲以爲天下法則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並以惟則爲則三后邢卿之
說義與毛異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孝思惟則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補】荀子仲尼篇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補】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于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于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定本順德作慎德疑爲字譌今攷漢書敘傳注所引亦與淮南子同作慎德

蓋魯詩之文與毛字異耳
文王有聲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
白虎通聖人篇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補】風俗通義一詩說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築城伊淢
【補】張衡西京賦經城洫。薛綜曰洫城池也

喬樅謹案毛詩築城伊淢傳云淢成溝也釋文引韓詩淢作洫云洫深池然則淢字蓋洫之通假魯詩之文亦與韓同作洫矣詳見韓詩遺說攷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補】荀子儒效篇儒之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脩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自西自東三句又見荀子王霸及議兵

篇又新序雜事五載孫卿語引詩亦同
【補】說苑脩文篇聖王脩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頖宮所以行德化也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補】趙岐孟子章句三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補 列女傳八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陳嬰母傳

喬樅謹案貽毛詩作詒

魯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大雅二

生民

史記周本紀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

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司馬貞索隱曰詩大雅生民篇所云是其事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褚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故兩言之堯知稷契皆賢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
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
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有天下詩傳曰湯
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玄邱水有燕銜
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賢堯立
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
曰殷社芒芒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文王
之先爲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
跡而履踐之知於身卽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弃
之道中牛羊避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

澤鳥覆席食之姜嫄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
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
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脩益成而道后稷之始也

案史記武紀集解引張晏曰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
索隱引張晏云褚先生潁川人仕元成閒韋稜云褚
顗家傳褚少孫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
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
以爲然案漢書儒林傳沛褚少孫事王式爲博士由
是魯詩有褚氏之學則三代世表後所引詩傳乃魯
詩傳也又儒林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論石渠

至淮陽中尉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世表
張夫子其幼君與

【補】列女傳一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
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
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
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覆之乃取置
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
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
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
官更國邰地遂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

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
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
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頌曰棄母姜嫄清靜專一履迹
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旣
畢

喬樅謹案居稷俗本作后稷形近之譌今尚書舜
典亦同此誤毛詩思文正義引鄭尚書注作汝居
稷官播時百穀可證今本之譌汝居稷者猶言汝
作士汝作司徒耳又攷論衡初稟篇言弃事堯爲

司馬長稷官皆其明驗也
許氏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補王逸楚詞章句序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
蔡邕周巨勝碑銘厥初生民
克禋克祀以祓無子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鄭志王權引
生民詩作克禋克祀以祓無子此三家之今文毛
詩弗字乃祓之假借列女傳云禋祀以求無子求
卽祓之訓義也
履帝武敏歆

補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舍人注古者
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爾雅釋文。孫炎
注拇迹大指處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畝臧鏞堂云疑
舍人本是拇作畝臧說良確史記周本紀言姜嫄
出野而踐巨人迹故舍人以畎畝之中爲解孫炎
以拇爲跡大指處是孫本爾雅文作拇與舍人本
異
補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
氏祖以元鳥子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

王逸楚詞章句一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
喬樅謹案段玉裁云爾雅履帝武敏於敏字斷句
王逸楚詞注履帝武敏歆於歆字斷句古敏拇畝
字同音皆在今之止韻如段氏說當讀敏字絶句
爲安
不坼不副
補論衡奇怪篇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
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
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
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卨逆生闓母

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
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
王奪邑如實論之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
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母背
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且夫薏苡草也燕卵
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燕之身不過五寸
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
乎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使大人施氣於姜嫄姜嫄
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
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違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

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
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
禹卨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質文篇言帝使禹皋論性知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
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
是殷周之錫姓義取諸陽德陰德故別爲子姬也
董子之說本於齊詩然聖人感天而生三家詩之
說並同吞卵履迹之事見於古傳記魯詩以爲殷
周受姓所由師說相傳其來已久褚先生所謂信

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其論良允說詩者勿
以辭害意可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寒冰鳥覆翼之

補論衡吉驗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
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弃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
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
長大佐堯位至司馬夫后稷不當弃故牛馬不踐鳥以
羽翼覆愛其身
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王逸章句曰帝謂天帝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
人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無父而
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爲神乃取而養
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

克岐克嶷

補說文口部嶷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嶷
喬樅謹案淮南原道訓扶搖抮抱羊角而上高誘
注云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又本經訓菱杼紾抱
高誘注云抱讀岐嶷之嶷據此是岐嶷之嶷魯詩
正作口旁疑與說文所引詩合原道訓注作嶷此

後人順毛改之非高注之舊文也

禾穎穟穟

補說文禾部穎禾末也从禾頃聲詩曰禾穎穟穟
喬樅謹案穎毛詩作役此所引出三家詩今文又
穟下云禾采之貌从禾遂聲詩曰禾穎穟穟兩引
詩皆作穎字段玉裁注云古音支清二部互轉役
在支部即穎之入聲蓋爲穎假借字許此句用三
家詩如如鳥斯翰爲正字毛作革爲假借字也

誕后稷之穡

補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跡生姬弃厥相披頤

為堯司馬又主播種農植百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
堯命曰后稷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補〕高誘呂覽任地篇注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又辨土篇注〕詩云實穎實栗有邰家室

〔白虎通京師篇〕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台公劉去台之邠詩云即有邰家室又云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

喬樅謹案今本白虎通有台仍同毛詩作邰據王氏詩攷引作台字知宋時本尚未譌也吳越春秋

云后稷其母有台氏之女則魯韓詩本作台字諸所引作邰者皆後人傳寫為加邑旁耳

惟秬惟秠惟虋惟芑

〔補〕爾雅釋草虋赤苗芑白苗秬黑黍秠一稃二米。〔郭璞注〕詩曰惟秬惟秠

喬樅謹案毛詩虋字作穈與爾雅異知此為魯詩之文盧文弨云毛詩釋文穈爾雅作虋郭亡偉反亦粱粟也案爾雅釋文作亡津反偉字疑誤虋璺古通

或舂或舀

〔補〕說文臼部舀抒臼也从爪臼聲詩曰或簸或舀抌或从手冘䑂或从臼冘

喬樅謹案舀毛詩作揄揄者舀之假借字鄭君儀禮有司徹注引詩或舂或抌周官女舂抌注引詩同鄭君注禮多用齊詩說文舀下兼收抌䑂二形即三家之異文作抌者為齊詩則舀與䑂其魯韓之詩與或舂許引作或簸蓋傳寫之誤

淅之溞溞烝之烰烰

〔補〕爾雅釋訓溞溞釋也烰烰烝也。〔樊光注〕詩云淅之溞溞烝之烰烰。〔孫炎注〕溞溞淅之聲烰烰炊之氣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正義云溞郭蘇刀反詩云淅之溞溞據此知爾雅舊注引詩即作淅之溞溞故釋文載其說毛詩作釋之叟叟並古文假借字烰烰毛詩作浮釋文云爾雅說文並作烰烝也浮亦烰之假借說文所引與爾雅文同從魯詩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柅柅

〔補〕列女傳六〔晉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晉弓工妻傳

補潛夫論德化篇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柅柅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況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

補又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

喬樅謹案據此所引是魯詩說以行葦爲公劉之事惟葉柅柅維作惟今文皆如此石經魯詩可證也柅柅潛夫論作榁榁盧氏文弨以榁字是柅之譌良碻毛詩釋文泥泥下云張揖作苨苨云草盛也今攷廣雅釋訓苨苨茂也苨苨亦三家之異文

又案班叔皮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趙長君吳越春秋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叔皮之從父班伯習齊詩嘗傳家學長君少詣杜撫受韓詩見漢書儒林傳足證齊韓師說亦與魯詩義合又後漢書寇榮傳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羕傳云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益見漢人相傳舊說皆大同也

補漢書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道博愛仁恕恩及行葦

補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敕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肆筵設席

補王逸楚詞招魂章句筵席也詩曰肆筵設席

喬樅謹案叔師引詩本作肆筵設機機字是席之譌下文云有曾筵好席可以休息也可證

敦弓既堅舍矢既鈞

補列女傳六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晉弓工妻篇

喬樅謹案如拒之拒太平御覽引作矩韓詩外傳

云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越絕書云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與此文大同小異

彫弓既彀

補張衡東京賦彫弓既彀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敦與彫古今字之異攷廣韻彫弓天子弓也又作敦毛古文借用敦字三家今文皆當作彫與彫又毛詩釋文云句說文作彀張弓曰彀正義以句與彀字雖異音義同平子所引是魯詩故與毛文異

黃耇鮐背

補 爾雅釋詁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也耇覯也血氣精華覯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黃耇面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毛詩正義。左傳僖廿二年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黃耇台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毛詩台為鮐之叚借正義引釋名云九十曰鮐背又行葦詩箋云耇凍黎也當皆本三家詩訓

補 張衡南都賦鮐背之叟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補 說苑脩文篇凡人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重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也

昭明有融

張衡東京賦昭明有融。薛綜注融長也

高朗令終

蔡邕文烈侯楊君碑可謂高朗令終

補 樊光爾雅釋言注詩曰高朗令終 左傳昭五年正義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補 荀子大略篇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子句又見子道篇

王逸楚詞九章章句類法也詩云永錫爾類

喬樅謹案方言類法也訓與此同皆本魯詩

釐爾士女從以孫子

補 列女傳一塗山氏既生啟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訓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詩釐爾女士此作士女魯詩之文蓋與毛異

鳧鷖

揚雄校獵賦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

公尸燕飲載宗載考

補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燕飲載宗載考

公尸來燕醺醺

張衡東京賦具醉醺醺

喬樅謹案說文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段氏

注云今詩作來止熏熏上四章皆云來燕則作燕宜也許氏以醉釋醺則醺爲醉意故平子云具醉熏熏旨詩意而言也

燔炙芬芬

張衡東京賦燔炙芬芬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膰炙者爲燔詩曰燔炙芬芬

嘉樂

喬樅謹案春秋左氏傳及禮記中庸引詩並作嘉樂陸德明釋文孔沖遠正義皆以爲魯齊韓詩與毛不同攷趙岐孟子章句云詩大雅嘉樂之篇正作嘉字又隸釋載綏民校尉熊君碑亦作嘉樂君子然則三家今文當俱作嘉爲是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案受祿于天句又見中郎集九祝詞

子孫千億

補漢書哀帝紀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韋賞受魯詩見漢書韋元成傳

補論衡初禀篇詩言子孫千億美周宣王之德能愼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案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故詩言千億

喬樅謹案毛詩以假樂之詩爲嘉成王今據論衡述詩以爲美周宣王之德是魯詩之說與毛義異

補又儒增篇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也詩曰子孫千億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補淮南詮言訓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補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補新序雜事五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喬樅謹案一切經音義愆古文𢚩𨓍二形籀文作
𠍽今作愆同說苑述魯詩引作愆字春秋繁露用
齊詩引作𠍽字皆三家之異文𠍽與愆通見文選
劉越石扶風歌李善注又按率由舊章句亦見蔡
邕集朱公叔諡議

補後漢書章帝詔曰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嘉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
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
度未聞有過者也

補風俗通義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補說苑脩文篇凡從外入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
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
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引詩威儀抑抑二句文同

民之攸呬

補爾雅釋詁呬息也。某氏注詩云民之攸呬。郭璞
注今東齊呼息為呬

喬樅謹案毛詩呬作塈正義曰塈與呬古今字段
氏玉裁云塈者呬字之假借非古今字

公劉

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務耕
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
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
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司馬貞索隱曰即詩大雅篤
公劉是也

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戚揚爰方啟行

王逸楚詞離騷章句詩云乃裹餱糧

補高誘戰國策注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
橐與高誘訓同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蒼作有底
曰囊無底曰橐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亦云橐囊之
無底者並與此異解高誘用魯詩埤倉及倉頡篇
所據或本齊詩故說互異又案史記索隱引詩傳
曰大曰橐小曰囊義與毛傳相反小司馬所引蓋
出韓詩傳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
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
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日方啟行道路

篤公劉于邠斯觀

白虎通京師篇后稷始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卽有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寤先白王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

喬樅謹案毛詩于豳斯館此引作觀攷禮記雜記公館復釋文云館本作觀左氏春秋桒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亦引作觀漢書元后傳春幸繭館師古注引漢宮閣疏云上林有繭觀外戚班婕妤傳析館列女傳作析觀史記司馬相如上林

賦靈圄燕于閑觀漢書作館是館觀古通之驗

汭坰之卽

補 鄭康成周官職方氏注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坰之卽

喬樅謹案漢書地理志本注詩芮阸雍州川也師古云阸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阸班志多据齊詩然則齊韓文同矣鄭君周禮注引詩作汭坰之卽訓義與詩箋異孔氏正義以爲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其說非是鄭君注禮多用齊詩閒採魯韓訓義此職方氏注蓋據魯詩故文與齊韓異耳

洞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淸官操其業士執其經

案此以洞酌爲公劉之詩魯說與毛異指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補 荀子禮論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子者巳能食之矣又能教誨之者也

賈子君道篇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白虎通義號篇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補 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哀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補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愷悌君子大雅所歎

卷阿

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補 列女傳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趙津女娟傳

嗣先公爾酋矣

補爾雅釋故酋終也。郭璞注詩曰嗣先公爾酋矣

喬樅謹案毛詩似先公遒矣此注所引字句俱異知本魯注魯詩之文也

祓祿康矣

補爾雅釋詁祓福也。郭璞注詩曰祓祿康矣

喬樅謹案毛詩茀祿爾康矣傳云茀小也此引詩茀作祓與毛氏字異鄭箋云茀福也是用魯訓改毛方言云福祿謂之祓戩戴震疏證以茀與祓為古通用字

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補列女傳五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齊義母傳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

補爾雅釋訓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溫順也卬卬志氣高遠也 毛詩正義

蔡邕集與羣臣上壽表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疆

案後二句錯舉詩詞 喬樅謹案荀子正名篇引詩顒顒卬卬五句愷悌作豈弟與毛詩文同

補徐幹中論脩本篇詩云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

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補說苑奉使篇詩曰鳳凰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喬樅謹案噦噦毛詩作翽翽噦字蓋翽之叚借惟君子使二句奉使篇兩引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藹藹盛多貌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

蔡邕集中鼎銘媚于天子

鳳凰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噰噰喈喈

補論衡講瑞篇案禮記瑞命篇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噰噰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言即即足足詩云噰噰喈喈此聲異也

喬樅謹案論衡引詩梧桐生矣四句與毛詩次異初學記引此四語亦同論衡攷說苑辨物篇引此詩鳳皇鳴矣六句高誘呂覽開春論注引鳳皇鳴矣於彼高岡二句仍與毛詩合疑論衡及初學記所引或記憶之誤偶倒其文也

補爾雅釋訓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噰噰喈喈民協服也。舍人曰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

民勞

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虖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喬樅謹案迄毛詩作汔傳云危也箋云幾也師古

釋迄爲至義與毛鄭異蓋襲舊注三家詩之訓也

補荀子致仕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

補淮南泰族訓聖主在上位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

式遏寇虐

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式遏寇虐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補潛夫論述赦篇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天之正也而王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奸惡此謂斂怨以爲德

喬樅謹案無良此引作是良字之誤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補說苑君道篇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

謂矣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四晉人伐楚章亦引此詩二句又高誘呂覽音律篇注引詩並同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補爾雅釋訓版版僻也。李巡曰失道之僻也毛詩正義

補後漢書李固傳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喬樅謹案韓詩卒作瘁與此文異詩下文云無然憲憲無然泄泄爾雅釋訓曰憲憲泄泄制法則

也李巡注曰皆惡黨爲制法則也是以詩意爲刺
政制新法變亂舊章與李固說合鄭君箋詩亦同
此義疑固所述爲魯詩也攷漢書楊厚傳李郃師事魯蔡固爲郃子固習魯詩無疑
補又楊賜傳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
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補列女傳六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楚江乙母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補爾雅釋訓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爲
制法則也○孫炎曰言厲王方虐諂臣並爲制作法令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泄泄或作呭呭邢疏本泄作
呭今攷說文詍又作呭並云多言也引詩亦作呭
詍二體據說文則爾雅泄泄當從陸所見或本作
呭字呭者魯詩之文泄者毛詩之文洩乃泄之或
體毛古文假泄爲呭三家今文當俱作呭與詍毛
詩箋云女無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鄭即
用魯義申毛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
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
而不相匡正也

辭之集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蔡邕答對元式詩辭之集矣
補新序雜事三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
之莫矣
補列女傳六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齊女徐吾傳
補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
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補列女傳六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齊太倉女傳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三引詩輯並作集與蔡邕同
惟列女傳六引作輯字洽列女傳作協懌說苑作

繹新序仍作洽作懌與毛詩同或後人轉寫順毛
改之耳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
補潛夫論明忠篇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
聽我敖敖
喬樅謹案敖敖毛詩作囂囂文與魯異爾雅釋訓
敖敖傲也郭璞注以爲傲慢賢者敖敖二字正釋
此詩之訓
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補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賢人世有俊士迷者不問路

溺首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

補列女傳一〔詩云我言維服〕衛姑定姜傳

補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又曰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饜也

補說苑尊賢篇泰山不讓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六齊管妾婧篇引詩文同

張衡七辯曰先民有言

補潛夫論明闇篇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心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後漢書魯丕疏〔所令芻蕘以言得罪〕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補爾雅釋訓灌灌愮愮憂無告也。〔郭璞曰〕賢者憂懼无所訴也

釋訓又曰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舍人曰〕皆盛烈貌。

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慝也毛詩正義。〔郭璞曰〕樂禍助虐增譖惡也。〔釋文引注曰〕言隱匿其情以飾非

列女傳三〔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爾同憂謔〕趙將括母傳

案蹻蹻列女傳引作矯矯鄭注尚書大傳作蟜蟜攷魯頌矯矯虎臣釋文作蟜蟜云亦作蹻字並通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灌本或作懽攷尚書大傳鄭注引詩灌灌作嚾嚾並通用字謞謞毛詩作熇熇郝氏懿行云爾雅本亦作熇故釋文謞謞下別出

熇字是卽古本作熇之證陸德明不察以爲本今無此字非也喬樅攷說文熇火熱也引詩云多將熇熇舍人爾雅注以謞謞爲盛烈貌則古本作熇信矣

補說苑辨物篇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甚之之辭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三晉伯宗妻篇引此二句文同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

補爾雅釋言懠怒也。〔郭璞曰〕詩云天之方懠

補又釋訓夸毗體柔也。〔舍人曰〕夸毗卑身屈己也。

樊光曰詩云無爲夸毗並釋文引。李巡曰屈己卑人求得
於人曰體柔毛詩正義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補徐幹中論亡國篇君子省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
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强執搏之
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
詩云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民之方殿㕧
蔡邕集和熹鄧后謚議人懷殿㕧之聲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殿屎呻也釋文云或作欿吹

又作[illegible][illegible]說文作唸㕧今據蔡中郎集則爾雅殿
屎當作殿㕧爲正
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補說苑政理篇詩云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
不節以爲亂者也
天之誘民如塤如篪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天之誘民如塤如篪塤燒土也圍
五寸半長三寸半共二通凡爲六孔篪十孔長尺一寸
誘民孔易
史記樂書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
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詩兩誘字皆作牖牖乃誘之假借禮
記樂記韓詩外傳引詩牖民孔易並作誘字與魯
詩文同
民之多辟
後漢書張衡東京賦姫周之末政由多辟
又思元賦覽蒸民之多辟兮畏立辟以危身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
補荀子君道篇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
焉而亡詩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以士民分屬說與諸家異疑魯詩之
說以大師爲大衆也彊國篇引詩說同
補爾雅釋詁介善也。郭璞注詩曰介人惟藩
喬樅謹案介毛詩作价說文价下云善也引詩价
人惟藩與毛文同是純所引詩承用舊注之文故
字作介又惟藩舊作維城鍇堂云案當作惟今從
之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後漢書蔡邕答詔問災異曰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天戒誠不可戲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大雅三

蕩

蕩蕩上帝

補 爾雅釋訓 盪盪僻也。李巡曰盪盪者勿思之僻也 釋文。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蕩蕩本或作盪盪版版盪盪即釋板蕩二詩之義疑魯詩文板作版蕩作盪與毛字異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補 說苑至公篇 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謁生塞神聖生誠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而禹桀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辟本又作僻辟蓋僻之假借

補 張衡東京賦 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補 說苑敬慎篇 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補 白虎通諡篇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

補 新序善謀篇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喬樅謹案此詩二句又見漢書賈山傳至言

曾是強圉曾是掊克

王逸楚詞離騷章句 強圉多力也

楊雄司空箴 班祿遺賢掊克充朝

補 潛夫論敘錄 曾是掊克何官能治

案漢書敘傳云曾是強圉掊克爲雄與桀皆作圉與毛文異又毛詩正義云定本掊作倍倍即掊之假借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補 列女傳七 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趙靈吳女傳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補 說苑貴德篇 人之鬭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言鬭行也

內奰于中國

補 淮南墬形訓 食木者多力而奰。高誘注 熊羆之屬

是也蝨煩腸黃理也讀如詩內蝨于中國之蝨近鼻也
覃及鬼方
補潛夫論邊議篇覃及鬼方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補荀子非十二子篇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
補說苑臣術篇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
尊禮而闇君以為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
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尚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
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
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曾是莫聽二句又見新序善謀篇及列
女傳楚武鄧曼篇引同
補風俗通義五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
也可不申敕小懲而大戒哉
補列女傳七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齊東郭姜傳
喬樅謹案毛詩作本實先撥與齊文異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漢書杜欽上言曰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
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
又劉向奏鮑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
若殷王紂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
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喬樅謹案漢書谷永傳亦引詩殷監二語文同
補潛夫論思賢篇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
紂之惡必譏於板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
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蕩之篇言殷之所監視在
夏后之世耳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
之所以亡也

抑
補中論虛道篇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
訓道命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
作抑詩以自儆也衛人思其德為賦淇奧且曰睿聖
喬樅謹案淮南繆稱訓云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
無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諫之高誘注曰武侯蓋
年九十五矣與中論說合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
補淮南人間訓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無毛詩作靡字異而義同

無競伊人四方其訓之

蔡邕集陳留太守胡公碑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愼者也

　案中郎集祖德頌及司空臨晉侯楊公碑引用詩詞並同蓋魯詩文作伊人與毛氏異

補高誘呂覽求人篇注詩大雅抑之二章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强惟在得人

　喬樅謹案高誘此注引詩蓋順呂覽爲解爾雅釋

詁伊維也二字訓義同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覺較也詩曰有覺德行遠逝篇

楊雄劇秦美新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補新序雜事五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過士於是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

　喬樅謹案列女傳五魯公乘姒篇引此詩二句文同

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張衡東京賦敬愼威儀

補列女傳二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補中論法象篇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怳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

　喬樅謹案徐幹引詩敬愼作敬爾文義小異審繹下文有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句而致誤耳

顚覆厥德荒沈于酒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湎於酒詩曰顚覆厥德荒沈于酒

　喬樅謹案荒沈毛詩作荒湛下句耽樂毛亦作湛

樂

女雖耽樂從

補張衡西京賦耽樂是從

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補潛夫論勸將篇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立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脩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逖蠻方

　喬樅謹案毛詩輿作車戈作戎用戒作則句又作

用戒戎作逖作遏此所引是據魯詩文義與毛不同論衡言又爲之悉以正厲之正詩所云用戒作則者故引以爲証

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補說苑脩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強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

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此說與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引詩贊鄭子張語大意相合蓋魯詩之說如此告毛詩作質攷韓詩外傳亦作告桓寬鹽鐵論作誥三家今文皆與毛異詳見齊詩遺說攷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補說苑君道篇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詩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

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孔安國論語注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皇侃論語義疏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三復白圭之玷

喬樅謹案史記晉世家亦引此詩四句惟尚字作猶

王褒講德論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

補說苑說叢篇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于已不可止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遠夫言行者君

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愼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補說苑善說篇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補新序雜事五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愼乎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補荀子宮風篇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荀子致仕篇引詩文同讎卽讐之假借

補列女傳五天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周主忠妾傳

蔡邕集太尉橋公廟碑無言不酬

補東觀記章帝詔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後漢書馬援傳注引

尚不媿于屋漏

補爾雅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也御覽八十○孫炎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毛詩禮記正義○

郭璞曰詩曰尚不媿于屋漏

喬樅謹案媿毛詩作愧此據魯詩之文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

補列女傳三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晉羊叔姬傳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補淮南泰族訓天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蔡邕集崔夫人誄淑慎其止

補列女傳四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宋恭伯姬傳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補荀子臣道篇忠信以爲質端慤以爲統禮義以爲文倫類以爲理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爲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列女傳五代趙夫人篇引此詩二語文同又見郃陽友娣篇引詩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補荀子君道篇天子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荀子不苟篇非十二子篇兩引詩同

補說苑脩文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晉趙衰妻篇引詩文同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補新序雜事四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

之言也

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王逸楚詞章句序〕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

視爾夢夢我心懆懆

補 爾雅釋訓夢夢亂也懆懆慍也。〔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李巡曰〕懆懆憂怒之慍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我心慘慘張參五經文字作我心懆懆與爾雅同卽三家之異文

誨爾諄諄聽我邈邈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補 高誘淮南脩務訓注詩云誨爾諄諄聽我邈邈

喬樅謹案禮記中庸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攷玉篇忳字云悶也亂也訰字云亂也爾雅釋訓夢夢訰訰亂也釋文云訰或作諄音同顧舍人云夢夢訰訰煩懣亂也毛詩釋文諄字又作訰然則訰者詩之或體耳楚詞惜誦篇中悶瞀之忳忳亦與訰訰同又尚書大傳鴻範五行傳云誨爾純純聽我眊眊純卽訰之譌字眊亦邈之聲借皆三家異文也爾雅釋訓邈邈悶也正釋此詩邈邈之義道藏本淮南高注引詩聽我邈邈與爾雅合今本從毛詩作藐藐藐亦與邈通

補 中論虛道篇〔是已之非遂初之繆至于身危國亡可痛矣夫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

喬樅謹案此引詩聽我作聽之與諸所引文義微異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補 列女傳三〔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齊靈仲子傳

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補 列女傳八〔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周郊婦人傳

喬樅謹案辟〔詩作譬

桑柔

補 潛夫論遏利篇〔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于彘

其下侯旬

補 爾雅釋言洵均也。〔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某氏曰〕詩云　下侯洵 毛詩正義

捋采其劉

補 爾雅釋詁劉爆爍也。〔舍人曰〕劉爆爍之意也木枝

葉稀疎不均爲爍爍毛詩正義○郭璞曰謂樹木葉缺
疎爍爍也見詩

憂心隱隱
王逸楚詞遠逝章句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一作隱隱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慇慇下云樊光於謹反爾雅
云憂也爾雅釋文殷樊光於謹反郝氏懿行曰此
卽隱字之音詩釋文亦從樊光讀也臧鏞
爾雅是魯詩之學樊光本必作隱隱憂也而引詩
云憂心隱隱叔師楚詞注亦與爾雅同今本殷殷
後人據毛詩改之舊校云一作隱隱可證也

言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補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桑柔之篇言誰能持熱而
不以水濯其手
又曰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
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

稼穡卒痒
揚雄大司農箴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動膏腴不穫庶物
並荒府藏卑虛廩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

以念穹蒼
補爾雅釋天穹蒼蒼天也○李巡曰古時人所見天
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
補列女傳八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
其相 明德馬后傳

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補高誘呂覽知度注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
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惑拙者之辭也
補又淮南氾論訓注訾毀人行自獨俾臧

匪言不能胡此畏忌
補漢書賈山至言曰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

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
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
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
譖言則退
喬樅謹案師古注云此言賢者見事之是非不
能分別言之而不言何也但畏忌犯顏得罪耳
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對不見聽則屏退也
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者又別爲義與
不同喬樅謂聽言則對二句自是兩無正詩文
此用魯詩魯說以雨無正爲刺厲王故與此詩

引非今詩本文有不同也漢人引詩多有類舉者
如六月出車同爲宣王詩匈奴傳亦類引之可證
補徐幹中論虛道篇忠言之不出以未有時之者也詩
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喬樅謹案賈山至言引詩胡此畏忌徐幹引此字
作斯仍與毛詩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
荼毒
補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唯君子
爲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云維此良人弗

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爲荼毒此之
謂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補爾雅釋天西風謂之泰風。郭璞注詩曰泰風有隧
喬樅謹案泰毛詩作大釋文云大如字鄭音泰泰
風西風也此郭君用魯詩改毛今攷賈山至言及
潛夫論引詩仍同毛作大者蓋古書多假大爲泰
字師讀同自不同也
雲漢
補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宣王元年以邵穆公爲相是時天

大旱王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脩行欲以消去之祈于
羣神六月乃得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雲漢之詩是
也太平御覽八十五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
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
六年乃雨謂二年始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
憑據喬樅謂謐以皇矣詩阮徂共爲三國名從魯
詩之說則說雲漢詩當亦據魯詩而言孔沖遠不
見魯詩遂疑謐言爲無據失之疎矣觀論衡須頌
篇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

宣无妄之災不能病政以成湯與周宣並舉湯有
七年之旱則周宣之旱積五年自是古有此說論
衡之語蓋亦本諸魯詩
蘊隆爞爞
補爾雅釋故爞爞薰也。郭璞曰旱熱熏炙人
喬樅謹案毛詩蘊隆爞爞釋文引韓詩作烔烔華
嚴經音義引韓詩傳烔烔謂燒草傳火焰盛也今據
爾雅是魯詩字作爞爞文與韓異毛詩蟲蟲即爞
爞之省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補說苑君道篇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補論衡治期篇詩道周宣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
補又藝增篇詩云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有孑遺一人增之也周之民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廩囷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九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
蔽蔽山川
補說文旱部蔽草旱盡也詩曰蔽蔽山川
喬樅謹案廣雅蔽蔽草木旱死也即釋此詩蓋三家今文皆作蔽段氏說文注云玉篇廣韻並作蔽今疑當作滌草木如盪滌無有也毛詩作滌滌傳云旱氣也滌亦即滌之省文
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今時復旱如炎如焚
喬樅謹案毛詩作如惔如焚與此文異章懷太子賢注引韓詩曰旱魃爲虐如炎如焚知三家今文皆作炎字
密勿畏去
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宣王遭旱密勿祗畏
喬樅謹案據此知毛詩黽勉畏去魯詩作密勿畏去與十月之交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文同
敬恭明神
補張衡東京賦虔敬恭於明神

崧高
崧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蔡邕集司空楊公碑胥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誦大雅揚言
案此云申呂者據張衡呂公誄樊穆侯亦氏呂非謂甫侯也
又九疑山銘峻極于天
又爲太尉董卓表輔佐重臣嶽之楨棟生應期運禀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

後漢書胡廣傳注蔡邕作胡廣黄瓊頌嶽嶽山嶽配天
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翰周邦服衮而朝介
圭作瑞厥蹟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
案此亦以甫爲仲山甫與蔡邕說同
喬樅謹案張衡云實翰周邦疑魯詩翰字作榦
補趙岐孟子章指詩亦有言嶽高極天
補後漢書馮衍傳孔融疏曰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莊公四年
喬樅謹案邵公稱魯詩者此引崧高作嵩與毛氏

文異攷禮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引詩俱作嵩高
是三家今文同趙岐孟子注及蔡邕楊公碑字作
崧乃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補風俗通義十山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
峻極于天
亹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潛夫論志氏姓篇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
申呂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亹
亹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漢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與潛夫論
說合
又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
尹吉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
于謝南國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
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
土賜以盛服也
喬樅謹案三式篇引詩薦字作纘序字作謝仍與
毛詩同此後人據毛改之非王氏舊本也攷毛詩
釋文纘韓詩作踐踐任也纘踐薦皆以音近通假
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爲纘古通之驗

薦字訓仍與纘字訓繼義亦相近
錫爾玠珪以作爾寶
補爾雅釋器珪大尺二寸謂之玠。郭璞注詩曰錫爾
玠珪
補張衡應閒曰服衮而朝介圭作瑞
補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
喬樅謹案玠毛詩作介古文之消借天子大圭謂
之玠諸侯命圭亦通稱玠圭寶毛傳云瑞也三家
義同
南土是保

補潛夫論三式篇其有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
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補王逸楚詞七諫注徐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喬樅謹案此引詩既入于謝謝作徐潛夫論引詩
于邑于謝謝作序序謝古音通轉孟子書序者射
也可証禮記射義序黙注云序黙或爲徐黙是徐
與序古通叔師亦用魯詩者本或不同各據所見
也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

補應劭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敘注申伯周宣王元舅也
爲邑於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以
爲諭也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白虎通姓名篇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也詩曰天
生烝民

補潛夫論相列篇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補又德化篇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
爲種之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遭水旱則枯槁
而生孳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
姦惡之慮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一詩言天生烝民有物則有所法
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

喬樅謹案夷毛詩作彝彝詩文與毛異攷尚書洪
範是彝是訓史記宋微子世家引作是夷是訓禮
記明堂位夏后氏以雞夷鄭注云夷讀爲彝周禮
司尊彝司農注引作雞彝是古者夷彝二字多以
音同通用

生仲山甫

補潛夫論志氏姓篇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
陽南陽者在今河內

喬樅謹案後漢書樊宏傳云其先周仲山甫封於
樊因而氏焉亦與潛夫論說合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蔡邕集宜夫人誄令儀令色

補列女傳二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
是力（宋鮑女宗傳）

喬樅謹案毛詩故訓作古訓鄭箋云故訓先王之

遺典即用魯詩義也
式是百辟
蔡邕集司空房楨碑式是百辟。又銘論仲山甫有補
袞職諷百辟之功
案誠字惑式之誤
纘戎祖考
張衡司徒呂公誄因獄在虞傅土佐禹克厭帝心姓姜
氏呂發跡有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實于九
族九族用崇登受八命袞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餗川盈
緯兮其寬皦兮其清既明且哲式保令名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
揚雄尚書箴出入朕言王之喉舌
蔡邕集橋公碑賦政于外
案賦政于外句又見蔡集胡公碑引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蔡邕集橋公碑既明且哲保身遺則
又司空房楨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補列女傳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曹僖氏妻傳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
喬樅謹案高注呂覽知化篇引詩同又既明二句荀子堯問篇引同
補說苑立節篇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喬樅謹案懈毛詩作解古今文之異
補徐幹中論智行篇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夫
明哲之士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
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
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
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愈乎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柔亦不茹

又司空房楨碑剛則不吐柔則不茹
又范史雲碑不畏彊禦
補漢書東方朔對曰譬若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大僕
。注引晉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
補新序雜事四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
畏彊禦
補高誘戰國策秦策注不辟彊禦不侮鰥寡
喬樅謹案不畏彊禦此引作不辟文義小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補荀子彊國篇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補潛夫論交際篇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士有大
難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
守夫恕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
者信之本也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
補又慎微篇德輶如毛爲仁由已
張衡大司農鮑德誄知德者鮮惟君克舉
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喬樅謹案此見蔡邕銘論引用詩語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喬樅謹案四語見潛夫論三式篇引詩
蔡邕集祖餞祝文四牡彭彭
仲山甫徂齊
補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
于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
喬樅謹案師古漢書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
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于齊此誤耳晉
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喬樅
謂杜欽說詩言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用魯詩義則
此引烝民詩亦當據魯說鄧展晉灼並以爲韓詩
者韓詩亦云仲山甫封于齊與魯詩說同也攷隸
釋漢永康中孟郁脩堯廟碑云仲氏祖所出本姬
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受封于齊周道
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諸居因氏仲焉
以仲山甫爲姬周之遺苗與杜欽言仲山甫異姓
之臣無親于宣說各不同案唐元和姓纂云周太
王子虞仲支孫爲周卿士食采于樊因命氏今河
南陽樊是也周有樊穆仲字山甫亦以仲爲姬姓
說與孟郁脩堯廟碑合碑語云云蓋出于韓詩唐
時韓詩尚存故姓纂採其說又權德輿集云魯獻

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雖說與姓纂
微異而要俱以仲山甫爲周之同姓則皆本之韓
詩也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甫爲慶姓此據魯詩
說與張衡以穆侯爲姜姓合慶姜古字通用水經
瓠子水注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堯陵東城西
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據郭
緣生述征記以仲山夫人爲堯妃見漢建甯四年
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仲山甫就封于齊魯韓詩
說雖同而一以爲同姓一以爲異姓其義固別左
氏僖二十五年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

非王之姻親正義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曰王之姻親則其爲異姓可知服子慎亦用齊詩者又左傳與齊詩同一師傳據此則仲山甫異姓之臣確爲齊說尤有顯證矣又案爾雅釋詁肅齊遄速疾也郭璞注詩曰仲山甫徂齊說者以郭注引詩証齊爲疾則不以齊爲國名其訓亦本三家喬樅謂郭注引詩當連下句式遄其歸如引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如彼雨雪先集維霰之類是証遄字訓疾之義非証徂齊之齊爲疾也傳寫者偶脫去下句耳若以齊訓疾既曰徂疾又曰遄歸

則於文義爲複沓不辭矣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補王襃講德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蔡邕答對元式詩穆如清風

補傅咸詩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實由樊仲其德克明

韓奕

王賜韓侯。元袞赤舄

補周官屨人鄭注詩曰王賜韓侯元袞赤舄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則諸侯與王同

喬樅謹案韓詩作王錫韓侯與毛文同此所引蓋齊詩也

鉤膺鏤鍚

張衡東京賦金鍐鏤鍚。又曰鉤膺玉瓖

喬樅謹案說文金部鍚馬頭飾也詩曰鉤膺鏤鍚

錫即鍚之省文

韓侯出祖　清酒百壺

補風俗通義八謹案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是其事也

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補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謂之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女弟也必一娶何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必不相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也不娶而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

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喬樅謹案姪娣毛詩作諸娣白虎通所引據魯詩
文故與毛氏異
禡雉少有箴祁祁如雲

有貓有虎
補爾雅釋獸虎竊毛謂之虦貓。郭璞注竊淺也詩曰
有貓有虎
補高誘淮南天文訓注虦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補潛夫論志氏姓篇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

故詩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喬樅謹案水經聖水注聖水又東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所謂寒號城也顧氏炎武云水經注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也魏地形志范陽方城縣有韓侯城今按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縣也江氏慎脩云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逕梁山南路縣今之通州則燕固有梁山矣據此是水經注所言韓城與潛夫論近燕說，鄭君箋詩以燕爲安云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燕人之所築完義與此異

江漢

江漢陶陶
補風俗通義十江出蜀郡湔流互徼外崏山入海詩云
江漢陶陶
喬樅謹案陶陶毛詩作浮浮文與魯異毛傳云浮浮衆彊皃今案陶陶當訓爲盛長皃楚詞懷沙篇陶陶孟夏兮注云陶陶盛陽皃又哀歲篇冬夜兮陶陶注云陶陶長皃此詩言江漢陶陶謂其流盛而長也陶與下句滔韵

武夫僙僙
補爾雅釋訓僙僙武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洸洸爾雅釋文洸洸下云舍人本作僙音同攷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僙僙又舞陽侯樊噲贊虓虓將軍注亦引詩武夫僙僙是三家詩洸洸皆作僙僙桓寬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潰潰段氏玉裁云潰僙之誤臧鏞堂曰注爾雅者如孫炎當於僙僙下引詩云武夫僙僙後人見今詩作洸洸因據以改爾雅猶釋言僙充也或作光光也而孫

本遂改作芃芃也

〔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

喬樅謹案此作璜璜疑卽僙僙轉寫之誤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揚雄揚州牧箴〕江漢之滸

〔又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補〔高誘呂覽適威篇注〕虎宣王臣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補〔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子得爲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

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補〔論衡氣壽篇〕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尙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

喬樅謹案據仲任此說是亦以召公爲文王子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補〔白虎通攷黜篇〕王制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氣也

常武

赫赫明明

補〔高誘淮南原道訓注〕壑讀赫赫明明之赫

喬樅謹案高注卽用詩常武此句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白虎通爵篇〕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案毛詩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此說與毛同

補〔潛夫論敘錄〕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邉

整我六師

〔揚雄趙充國頌〕整我六師

旣儆旣戒

補〔周禮夏官注〕旣儆旣戒

喬樅謹案儆毛詩作敬箋云敬之言警也警與儆義同蓋三家今文並作儆字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補〔史記太史公自序〕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補〔潛夫論志氏姓篇〕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爲宣王大司馬詩云王謂尹

氏命程伯休父

喬樅謹案此說與春秋外傳楚語文同韋昭注引此詩云程國名伯爵休父名也以諸侯爲大司馬

補高誘淮南主術訓注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爲司馬因爲司馬氏

闞如虓虎

蔡邕集太尉橋公碑威壯虓虎

補風俗通義二詩美南仲闞如哮虎

喬樅謹案虓哮音同唬哮義同說文虓虎鳴也唬虎聲也服虔通俗文曰虎聲謂之哮唬見衆經音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三三

義二文選七啓哮闞之獸李善注云哮與虓同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補荀子君道篇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樅謹案荀子議兵篇亦引此詩二語

補漢書嚴助傳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補新序雜事四天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撝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補荀子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瞻卬

彼宜有罪女反脫之

補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

魯詩遺說攷　卷五　三　三四

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罪女反脫之

喬樅謹案後漢書王符傳引詩同

哲婦傾城

補列女傳七詩曰哲婦傾城晉獻驪姬傳

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補漢書谷永上疏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喬樅謹案毛詩亂匪降自天此引詩無亂字疑後

人轉寫殷之師古注云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
足證原文有亂字列女傳引詩亦作亂匪降自天
尤其明徵也
補列女傳七詩曰懿厥悊婦爲梟爲鴟（夏桀末喜傳）。又曰
婦有長舌惟厲之階（晉獻驪姬傳）。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魯桓文姜傳）。又曰匪教匪誨時惟婦寺（齊靈聲姬傳）
喬樅謹案哲據各本引作悊毛詩古文作喆釋文
云喆音哲本亦作哲攷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悊
或從心嚞古文从三吉毛詩下武章世有哲王釋
文云本作悊又作喆喆卽嚞之省文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補列女傳一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言婦人以蠶織
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
人之云亡
蔡邕集太尉汝南李公碑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寍自全矣
補列女傳八詩云心之憂矣寍自全矣（嚴延年母傳）
喬樅謹案全毛詩作今此所引據魯詩也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
補列女傳三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晉范氏母傳）

喬樅謹案爾祖毛詩作皇祖訛毛詩作後與此所
引魯詩文異
召閔
浩浩訛訛
補爾雅釋訓浩浩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
。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議無德功
尸寵祿也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皋皋樊本作浩臧鏞堂云按
爾雅當本作浩浩舍人注同樊書當引詩云浩浩
訛訛後人據毛詩改爲皋皋也

補又曰訛訛莫供職也。李巡曰君閼閹臣子莫親其
職也（毛詩正義）。郭璞曰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恤私曠職
事
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補列女傳八君子謂昭儀之凶嫚與褒姒同行成帝之
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
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
蓋亦池泉之勢也（漢趙姊娣傳）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政之亂由外無賢臣內無賢
妃益之亦分外內而言與此同義鄭君蓋本魯詩

爲訓濱毛詩作頻卽瀕之省文瀕古濱字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六（六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頌一

史記平準書贊詩述殷周之際安寍則長

又敘傳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補）論衡須頌篇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

（補）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

周頌

清廟

（補）蔡邕獨斷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卽魯詩周頌之序也後三十章同

王褒講德論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

（補）漢書韋元成奏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歿周公思慕歌

第七〇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弍內

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楊雄河東賦除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

補蔡邕集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㸔明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周清廟論之魯太廟

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令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言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與韋元成蔡邕說合皆用魯詩之義鄭君詩箋釋清爲有清明之德義與誼偁異孔疏申鄭據書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胡承珙曰尚書大傳明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此正以清靜爲義孔自讀書傳不審耳賈說似勝於鄭喬樅謂鄭君詩箋自用毛義古者清廟明堂異名同事則清廟當兼有清明清靜二訓其義始備

維天之命

補蔡邕獨斷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

不顯文王

王逸楚詞招魂注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

喬樅謹案鄭君毛詩箋云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是以於乎不顯爲一句文王之德之純爲一句與此異讀

假以溢我

補尒疋釋詁溢愼也○舍人曰溢行之愼也○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詩誐以謐我字與魯毛異釋文假以溢我不載韓詩異文則韓亦與魯毛同胡承珙曰案說

文誠訓嘉善也與毛傳假嘉義合蓋誠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之誤也爾雅溢愼謐皆訓靜溢又訓愼尙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謐是溢謐恤古字通說文引詩謐爲正字恤溢皆借字也

維淸

補蔡邕獨斷維淸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

補白虎通禮樂篇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斮涉刳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儛尅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

喬樅謹案據此諸說是魯詩之義與毛同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韶濩武象之樂張揖注云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也張說本呂氏春秋古樂篇高誘亦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

迄用有成

蔡邕胡夫人神誥故能迄用有成

維周之禎

補尒疋釋言禎祥也○舍人曰禎福之祥也○某氏曰詩云維周之禎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祺下引徐云本又作禎正義亦引定本集注祺字作禎則是毛氏作維周之祺與魯詩同今詩注疏本俱作禎蓋據徐邈及崔靈恩本所改也

烈文

補蔡邕獨斷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

補服虔左傳注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毛詩正義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補白虎通瑞贄篇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敎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

喬樅謹案烈文詩作於成王卽政之年此二句溯武王定殷時事而言也錫茲祉福毛傳云文王錫之白虎通則指武王而言蓋用魯詩之說故與毛義異

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

補白虎通誅伐篇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

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絶之而已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補列女傳二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天作

補蔡邕獨斷天作祀先王先公之所歌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補荀子王制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天作高山四句又見天論篇引詩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補說苑君道篇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詩云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喬樅謹案毛詩詁訓傳釋夷爲易薛君韓詩章句同外傳三又引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岐有夷之行今據說苑言事寡易從云云則魯訓亦同於韓毛也

補揚雄河東賦易幽岐之夷平

蔡邕祖德頌詩言子孫保之

昊天有成命

補蔡邕獨斷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

新書禮容篇天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謐者寧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息安蚤興夜寐以繼

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謌謠文武之烈累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人順億鬼不厲禁民不誇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

喬樅謹案此說言成王武王之子文王之孫與毛詩箋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訓義迥異攷漢書匡衡傳衡引此詩亦言昔者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齊魯詩說皆

如此韋昭國語注云成王謂文武脩已自勤成其王功非謂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四家之詩師傳不同故說多殊旨也

肆其靖之

補 尒疋釋詁肆故也。郭璞注見詩

喬樅謹案毛詩肆其靖之傳云肆固也箋云固當爲故字之誤也鄭之釋肆與爾雅訓合亦據魯義改毛邵晉涵曰肆訓故者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有因其故然之意此所以與治古同訓非徒爲申上之詞國語以固和之謂

順其固然所以爲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爲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終於固和毛亦假固爲故非堅固之謂也

我將

補 蔡邕獨斷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補 服虔左傳注儀善式用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之謀安四方也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典漢書刑法志引詩亦作德與左傳所引同蓋三家詩並作德字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補 漢書孔光傳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喬樅謹案本傳光爲孔霸子霸者安國從孫也安國治魯詩光當亦傳其家學也

補 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

喬樅謹案此以保爲安與鄭君詩箋說合鄭亦用魯訓中毛也

時邁

補 蔡邕獨斷時邁一章十五句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

補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

喬樅謹案左傳以此頌爲武王克商所作韋昭周語注亦云武王既伐紂周公作此詩爲巡狩告祭之樂歌鄭君詩箋云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狩也皆主武王而言惟後漢書李固傳注引薛君章句以此詩爲美成王是韓詩與毛說異白虎通巡狩篇云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蓋

主韓詩之說今據史記言武王克殷西歸行狩則
魯說亦與毛同胡承珙曰案周書大匡解文政解
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與竹書紀年武王
克商命監殷遂狩于管之文合又度邑解云我南
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顯瞻過於河宛瞻
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近又書序云武王伐
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卽樂記云馬散
之華山之陽牛放之桃林之野其下文云車甲衅
而藏之府庫而弗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
此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語合然時邁雖作於周
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矣

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補後漢書李固對曰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
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
喬樅謹案毛傳訓疊爲懼義與此異章懷太子注
引韓詩薛君傳曰疊應也與李固釋詩義合然則
知魯韓詁訓同矣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補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
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

柔百神及河喬嶽
補淮南泰族訓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醴
泉出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
喬樅謹案淮南引詩喬字作嶠說文新附云嶠山
銳而高也从山喬聲古通用喬
補尒疋釋詁柔安也。郭氏注詩曰懷柔百神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懷柔定本作柔集注作濡
段氏玉裁曰按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歌詩
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本作懷濡百神
也柔濡古音同故假濡爲柔字臧鏞堂曰按毛詩
作懷濡三家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
也

補東觀書章帝詔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史記周本紀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蔡邕集釋誨武功定而干戈戢
執競
補蔡邕獨斷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

既飽福祿來反

補荀子富國篇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樅謹案荀子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與毛詩同今從宋本王伯厚詩攷引作管磬瑲瑲不誤降福穰穰潛夫論作釀釀威儀反反作板板與荀子小異

補爾雅釋訓鍠鍠樂也穰穰福也簡簡大也。舍人注喤喤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某氏注詩云降

福穰穰。李巡注簡簡降福之大也

樅謹案爾雅釋文韹韹又作鍠詩作喤毛詩正義引舍人爾雅注作喤喤臧氏鏞堂云按漢書風俗通皆同尒疋作鍠正義引舍人注順毛改爲喤今攷荀子書及東京賦並作喤疑亦後人所改如管磬瑲瑲之從毛改爲磬筦將將也穰穰爾雅釋文作釀釀云本今作穰攷潛夫論作釀釀與陸本釋文合

漢書劉向傳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張衡東京賦鐘鼓喤喤。又曰降福穰穰

補潛夫論正列篇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鐘鼓鍠鍠磬管鎗鎗降福穰穰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

思文

補蔡邕獨斷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史記周本紀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補列女傳一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姜嫄傳

喬樅謹案史記烝作蒸國語仍作烝字與列女傳所引同

詒我釐麰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周頌曰詒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補趙岐孟子章句十一來麰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

案趙岐用魯詩當作貽我釐麰此後人妄改之

臣工

補蔡邕獨斷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

時乃錢鎛

補尒疋釋言時具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庤傳云庤具也庤時古通毛魯字異而訓同周禮考工記注引詩作偫亦三家之異文

噫嘻

補蔡邕獨斷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此春郊祈穀之事也又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夏雩祈穀之事也與詩言率時農夫播穀服耕其義正合

振鷺

補蔡邕獨斷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蔡邕爲皇甫規表以廣振鷺西雝之美

又與何進薦邊讓書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

又釋詁振鷺充庭

喬樅謹案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曰西雝文王之雝也是以雝爲辟雍毛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此澤卽禮所謂澤宮辟雍者四周壅之以水形圓如璧故亦謂之澤古者辟雍大學清廟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胡承珙曰西雝猶言東膠東序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

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箋云西雝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辟雍也

豐年

補蔡邕獨斷豐年一章七句烝嘗秋冬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與此義同此烝嘗非四時宗廟之祭也故毛叙以報言之攷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云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又孟冬之月

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又釋祈與大割祠及臘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高誘淮南時則訓注亦云烝冬祭也正此詩所言烝嘗秋冬之祭謂之嘗者取物成嘗新之義謂之烝者取品物備進之義禮月令言畢饗先祖詩豐年亦言烝畀祖妣其事正同此詩與上噫嘻篇相應噫嘻爲春夏所祭之所歌豐年則爲秋冬報祭之所歌固與宗廟時祀之烝嘗名同而

實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補 說苑貴德篇 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補 張衡東京賦 觀豐年之多稌

王逸楚詞九歎注 醴醴酒也詩云爲酒爲醴

有瞽

補 蔡邕獨斷 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卽用魯說申毛

有瞽有瞽

王逸楚詞九章注 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張衡東京賦 設業設虡。又曰 崇牙張。又曰 樹羽幢

幢

應朄縣鼓

補 爾雅釋樂 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李巡曰 小者音聲相承故曰應應承也。孫炎曰 和應大鼓也 釋文。

郭璞注 詩曰應朄縣鼓在大鼓側

喬樅謹案周官大師鼓朄注鄭衆曰詩云應朄縣鼓朄小鼓也讀爲導引之引鄭君禮記明堂位注引詩同毛詩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鄭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此據今文改毛鄭注所引是用舊注魯詩

之文

簫管備舉

補 風俗通義六 詩云簫管備舉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母來獻其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又曰 簫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史記樂書 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補 尒疋釋言 肅噰聲也。郭璞注 詩曰肅噰和鳴

喬樅謹案肅噰毛詩作肅雍文與此微異

補 蔡邕禮樂意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潛

補 蔡邕獨斷 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

涔有多魚

補 尒疋釋器 槮謂之涔。舍人注 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也 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涔潛古今字釋文云潛尒疋作涔郭音潛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罧據此則魯詩潛亦當作涔與韓詩同今獨斷作潛字此後人順毛所改也又攷高誘淮南說林訓注今沇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罧幽州人名之爲涔與孫炎說同舍人注云以米投水中養魚米字蓋木之譌毛傳槮字亦从米傍詩正義引李巡尒疋注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槮字尒疋作木邊積柴之義也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胡承珙曰槮謂之涔尒疋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爲器況漆沮大水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涔爲魚池則又當入釋地矣尒疋既與罛罶罺罹並列則槮自是

圍魚待捕之具水中列木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養也

雍

補 蔡邕獨斷 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以雍爲禘太祖之所歌魯說與毛敘同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攷白虎通云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周之

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大宗又韋元成云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並與箋說同則魯家之說以此禘太祖爲祀文王也鄭君詩箋蓋用魯義

補淮南主術訓奏雍而徹。高誘注雍已食之樂也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補漢書韋元成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義五

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案韋元成自責詩天子穆穆蔡邕司空袁逢碑穆穆天子皆用詩頌語

補包咸論語注辟謂諸侯公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皇侃疏曰相助也穆穆敬也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之後而天子儀容盡敬穆穆然也

喬樅謹案包咸習魯詩此注當本魯訓

補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七年詔曰乙克慎肅雍之德辟公之相

既右烈考

王逸楚詞離騷注父死曰考詩曰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補漢書杜鄴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載見

補蔡邕獨斷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

和鈴鉠鉠

張衡東京賦和鈴鉠鉠

喬樅謹案鉠鉠毛詩作央央鉠央古今文之異

休有烈光

蔡邕陳太邱廟碑休有烈光

有客

補蔡邕獨斷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補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

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

補 又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祀先祖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子朝周也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補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隱公三年

喬樅謹案公羊隱三年春王二月解詁又云王者存二王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說亦與白虎通合疑皆本魯故

武

補 蔡邕獨斷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古樂篇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

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今攷春秋繁露言文王受命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直以武為文王樂者按白虎通義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據此是文王已作武樂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魯詩序云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不言周武所作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大武為武王所定即得為武王樂猶咸池本黃帝所作樂堯增脩而用之曰大咸而咸池亦得為堯樂也

補 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

勝殷遏劉耆定武功

補 潛夫論五德志篇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

補 風俗通義一詩云勝殷遏劉耆定武功

喬樅謹案武功毛詩作爾功魯與毛氏文異

閔予小子

補蔡邕獨斷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蔡邕宗廟祝嘏辭予末小子遭家不造

喬樅謹案和熹鄧后諡議亦用遭家不造語

補漢書劉歆議此遭家之不造王莽傳

夙夜敬止

補潛夫論慎微篇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王肅說以此篇爲周公致

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其義非是攷漢書匡衡引此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曰惸惸在疚凡人喪曰疚皆以此爲成王喪畢之詞與蔡邕言成王除喪始朝於廟說合毛敘變成王言嗣王其爲免喪後始朝於廟可知是此詩四家師說大同王肅述毛以爲周公致政之後殊失詩旨矣

訪落

補蔡邕獨斷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

訪予落止

補爾雅釋詁落始也○郭璞注詩曰訪予落止

朕未有艾

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史記樂書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爲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喬樅謹案據太史公言成王作頌是此詩皆爲成王之言鄭箋以上句訪予落止爲成王之詞下句

卒時昭考爲羣臣之詞與魯詩說異

敬之

補蔡邕獨斷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

新書禮容篇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上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

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嗚乎戒之哉

喬樅謹案此詩佛字三家義無可攷毛傳訓爲大鄭箋訓爲輔正義以佛之爲大其義未聞李黼平毛詩紬義曰說文𡘫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蓋讀佛爲𡘫廣韵云胇肸大也胇肸卽佛肸是佛亦本訓大也符釗毛鄭異同辨曰凡从弗之字卽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屈以使正爲弼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弼其字皆從弗𡘫從大從弗言大矯之鄭訓佛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胡承珙曰說文弼輔也重文作𢏏孟子法家拂士趙注謂

輔拂之士是作拂作佛皆𢏏之假借詩意當云大哉是予之所任者尙賴羣臣示以顯德之行箋則直言輔弼是任與傳意別喬樅謂據說苑言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引此詩佛時仔肩二語以証宋人聞君子之語能脩德改行以消災異當取輔𢏏爲義鄭君詩箋蓋用魯義申毛駮

【補】列女傳三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補】漢書孔光傳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補】淮南脩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高誘注詩頌敬之篇言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

【補】又曰天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補】潛夫論讚學篇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凡欲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緝熙光明思齊周

成

又文烈侯楊公碑緝熙光明

【補】中論治學篇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其此之謂也

【補】說苑君道篇昔者夏桀殷紂不問其過其亡也忽焉

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詩曰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賈子引詩示我顯德行示作視示蓋視之古文

小毖

補蔡邕獨斷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已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小毖嗣王求助也箋云言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爲政以救患難即取魯義串毛也胡承珙曰篇中桃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

是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辭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即桃蟲飛鳥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即求助之謂也小毖之作殆正値周公東征時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推己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毖彼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愼一日大誥所云朕言艱日思也逸周書成王即位因嘗麥而語群臣求助作嘗麥解其曰求助與詩序相應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証此及上三篇通爲免喪即政時事也

莫與拼蠭自求辛螫

補潛夫論愼微篇莫與拼蠭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甹夆掣曳也毛詩傳拼蜂摩曳也正義引孫炎爾雅注謂相掣曳入於惡也郝氏懿行云掣說文作㨖云引縱曰㨖通作摯廣雅摯引也玉篇摯與㨖同又說文曳臾曳也臾亦牽引之言也甹夆蓋𢔁𢓜之省說文𢔁𢓜並云使也聲借爲荓蜂又借爲併蠭文選海賦或掣掣洩洩於裸人之國掣掣洩洩即掣曳也喬樅謂爾雅甹

夆此據魯詩之文潛夫論多用魯說字亦當作甹夆今本作拼蠭或後人轉寫改之胡承珙曰潛夫論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此正謂無人掣曳於我禍福皆自己求之也

載芟

補蔡邕獨斷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其耕釋釋

補爾雅釋訓釋釋耕也。舍人注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　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郭本爾雅作郝郝毛詩其耕澤澤正義引舍人爾雅注作釋釋臧氏鏞堂云釋釋與澤澤同與郝郝亦同釋訓赫赫迅也釋文云郭音釋舍人本作奭則釋澤郝赫奭五字並通一曰尒疋本作郝郝舍人注當引詩其耕郝郝云郝郝猶藿藿郝藿聲相近不當作釋字毛詩作澤澤釋與澤字同疑是後人順毛而改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王逸楚詞九歎注〉耘耔也詩云千耦其耘。〈又大招注〉畛田上道也詩云徂隰徂畛

有略其耜

補〈爾雅釋詁〉略利也

播厥百穀

〈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

繹繹其達　緜緜其穮

補〈爾雅釋訓〉繹繹生也緜緜穮也。〈舍人注〉繹繹穀皆生之貌。〈孫炎注〉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言芸耨精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繹毛詩作驛文選甘泉賦注引薛君章句繹繹盛貌是韓詩字亦作繹與魯同也穮毛詩作麃正義引孫炎尒疋注云言詳密也

振古如茲

補〈尒疋釋故〉振古也。〈郭璞注〉詩曰振古如茲

喬樅謹案毛詩云振自也鄭箋云振亦古也鄭蓋用魯義

良耜

補〈蔡邕獨斷〉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

畟畟耜也

補〈尒疋釋訓〉畟畟耜也。〈舍人注〉畟畟耜入地之貌（毛詩正義）。〈郭璞注〉言嚴利也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畟字或作稷畟畟太元經注引作稷稷是魯詩之文一作稷稷畟稷古今文之異

以茠荼蓼

補〈爾雅釋草〉荼委葉。〈某氏注〉詩云以茠荼蓼（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茠亦作薅釋文云茠或作薅今毛詩正作薅攷說文薅拔田草也或作茠詩曰既茠荼蓼說文茠字既據魯詩之文以茠作既茠疑魯詩文如此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

補爾雅釋訓挃挃穫也栗栗衆也。孫炎注挃挃穫聲也。李巡注栗栗積聚之衆也並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說文秩積禾也引詩積之秩秩然則三家詩積字當作秩爲正

絲衣

補蔡邕獨斷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此篇詩敘云繹賓尸也不明爲何祭之尸惟毛詩敘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尸爲靈星之尸則非宗廟之繹祭矣劉向五經通義亦以絲衣其紑爲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與高子

說合知魯詩義同於毛也胡承珙曰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所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祭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爲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是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零同靈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也又絲衣次載芟良耜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

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喬樅謂據論衡明雩篇云水旱不時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是知古者祭天地社稷皆有繹祭賓尸之禮此絲衣詩爲繹賓尸之所歌卽承上載芟良耜兩詩言之載芟爲春祈社稷良耜爲秋報社稷此一歲再祭之明文孝經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穫禾報社祭稷社者五土之主稷者百穀之長祭社配以后土祭稷配以后稷五經通義

曰王社在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載芟良耜所云所報社稷者社即指王社言之稷亦即靈星之祠祀后稷也漢書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故鄭箋釋絲衣之繹賓尸即据宗廟之禮申明其説載芟良耜二篇是正祭所歌樂章絲衣一篇則繹祭所歌之樂章耳

補論衡祭意篇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穀雨秋求穀實一歲

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二月之時龍星始見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絶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説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説曰歲星然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

補又明雩篇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饋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咏而祭也周之四月歲二月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歲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

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鄷穰之報也

戴弁俅俅

補爾雅釋言俅戴也。郭璞注詩曰戴弁俅俅。又釋訓俅俅服也。郭璞注謂戴弁服

喬樅謹案戴毛詩作載攷劉熙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然則戴載義通矣説文俅冠飾貌引詩戴弁俅俅與尒疋注合

補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

佅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杜佑通典四十四

喬樅謹案此所引魯弁佅佅會盖戴之譌字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

補說苑尊賢篇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史記封禪書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

史記武帝紀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虞不驁胡考之休

喬樅謹案史記武帝紀張晏謂褚少孫所補褚治

魯詩之學此引詩不虞不驁與封禪書文微異案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案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𩒐反吳說文一曰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字喬樅攷毛詩不吳不敖釋文本吳字作虞各本作吳此從盧校改之正義本作娛娛虞皆吳之假借毛傳訓吳為譁吳譁亦一聲之轉譁即大言也眾經音義卷十一云鋘此古文吳字鏵是吳華古文通用之證敖鄭君訓為倣慢魯詩文作驁敖驁亦皆傲之通假

說文鼎部鼐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鼐小鼎

喬樅謹案尒疋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毛詩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傳釋鼐鼒與尒疋說義同尒疋魯詩之學也與說文所引魯說不同者蓋說文所引亦魯詩之一說如緜纗維之毛詩釋文引韓詩纗作也文選顏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纗繫也訓義各異無妨兼載未可執此非彼失之拘泥又鼒王伯厚詩攷引史記作哉音義哉音資今案封禪書及武帝紀並作鼒未詳王氏所見據何本也

酌

補蔡邕獨斷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

補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

補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斟酌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

於鑠王師

補楊雄長楊賦酌允鑠

桓

補蔡邕獨斷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本或以此句爲注胡承珙曰案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爲序蓋此及下賚予也般樂也皆說名篇之意文義一例皆當爲序詩者之言般疏言定本般樂二字爲鄭注不如崔集注本以般樂也三字爲序文之當此序首言講武類禡而經文無其事恐啟學者之疑故繼之以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固武王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事以推言其志在於安萬

邦而保厥土用四方而定厥家耳是此序首言頌之所由作繼言頌之所由名其實仍一義也喬樅謂據蔡邕獨斷則魯詩序無桓武志也之句與毛詩序互有詳略

皇以間之

補尒疋釋詁間代也。孫炎曰間厠之代也 尚書正義
喬樅謹案毛傳亦訓間爲代與爾雅合是魯毛義同

賚

補蔡邕獨斷賚一章六句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
喬樅謹案史記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爲諸侯皇甫以阮徂共爲三國名用魯詩說則此亦據魯傳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

補申論爵祿篇先王之將封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于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隆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貴也

般

補蔡邕獨斷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

於皇明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史記封禪書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受命然後得封禪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喬樅謹案史記所引詩即魯詩說據封禪書言上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綰臧並申公弟子益足證魯詩以般爲言封禪事矣史

記又云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疑傳卽指魯詩傳也

補白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

喬樅謹案元本白虎通作明周與詩攷引合惟小字本作時周

補爾雅釋山巒山墮。郭璞注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

之巒詩曰墮山喬嶽

於繹思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探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孔氏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臧鏞堂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卽在三家亦爲衍文

魯詩遺說攷卷第六（六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頌二

魯頌

駉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

楊雄太僕箴僖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有騅有駓

補尒疋釋畜黃白雜毛駓蒼白雜毛騅。郭璞注詩曰

有騅有駓

有驔有魚

補尒疋釋畜驪馬黃脊騽二目白魚。郭璞注詩曰有驔有魚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騽說文作驔今尒疋本亦有作驔者據此則爾雅騽字卽驔之異體蓋魯詩之文驔字作騽陸云今爾雅本亦有作驔者此後人順毛改之郭璞承用舊注嘗引詩有騽有魚字不宜作驔驔字殆皆後人所改段氏說文注云驔古音如滛其入聲則如熠又音如簟其入聲則如習

騂騮必一字爲之鴫鴰蝨之熠燿其理一也今說文騂驪馬黃脊騮馬豪骭也分騂騮兩形兩義非許之原文玉篇騮下曰驪馬黃脊又馬豪骭可證二義分爲二形之非矣

有駜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補列女傳魯季敬姜篇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喬樅謹案毛詩君子有穀貽孫子無厥字釋文云本或作詒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陸說非是三家詩文適與毛殊子政列女傳引詩有厥字

是魯詩文作貽厥孫子然則知本或作詒于孫子者乃齊韓詩文陸氏詆爲妄加過矣又自今以始歲其有釋文云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年矣皆衍字也年矣今本誤作者矣宜訂正　按隸釋載西嶽華山廟碑歲其有年毛詩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作歲其有年當亦從三家詩之文也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篇天子辟雍諸侯泮宮何以知有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喬樅謹案壅之言垣言疑當作以其餘壅之以垣句斷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二句語意相應衍毛詩作芹芹與旂韵疑衍爲字之誤也又案酈道元水經注泗水篇魯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

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此說當亦本三家詩訓

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補列女傳一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喬樅謹案匪教毛詩作伊教於義爲順此蓋與上文匪怒相涉而誤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補說苑雜言篇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

之下其似有理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以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衆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人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智之所以樂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此之謂也夫仁者何以樂山也曰夫山巃嵸㠑嵬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衆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矣

涵此羣醜

補爾雅釋故涵治也。某氏曰詩云涵此羣醜詩正義

喬樅謹案涵毛詩作屈傳云收也箋云治也釋文引韓詩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正義曰涵屈音義同攷釋故屈聚也郭注引詩屈此羣醜字不作涵者郭依毛韓某氏則據魯詩鄭箋屈治之訓正用魯義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補介疋釋訓矯矯勇也。舍人注矯矯得勝之勇也詩云矯矯虎臣釋文

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諸侯泮宮獻馘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獷彼淮夷

揚雄揚州牧箴獷彼淮夷

喬樅謹案獷毛詩作憬文選安陸王碑注引薛君章句作獷是魯韓字同

來獻其琛

蔡邕集和熹鄧后謚議來獻其琛

補張衡東京賦獻琛執贄

閟宮

補揚雄法言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

補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詞

喬樅謹案薛君韓詩章句云是詩公子奚斯作知魯韓詩說同

閟宮有侐

補爾雅釋詁毖慎也

喬樅謹案毛詩箋閟神也正義云毖與閟字異音同釋詁毖與神俱訓爲慎故閟爲神也攷春秋元

命包姜嫄遊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與毛
詩引孟仲子以閟宮爲禖宮說合齊詩釋
詁之訓蓋本魯說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列女傳一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補高誘呂覽任地篇注晚種早熟爲穋早種晚熟爲重
詩云黍稷重穋稙穉菽麥

實始翦商

補尒疋釋詁翦勤也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大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
宗脩朝貢之職勤勞王事也攷晉書習鑿齒傳云
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
之道高稱配天之義詣意亦主勤商而言然則釋
詁之訓蓋即魯義也

上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補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
業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
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
興也

補又攷黜篇公功成封百里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

補又王者臣有不名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
與已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

補後漢書肅宗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東平憲王傳

補高誘呂覽貴公篇注伯禽周公子也詩云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
不名詩曰王曰叔父是也桓公四年

喬樅謹案公羊解詁語與白虎通合亦邵公用魯
詩之一證

夏而楅衡

補張衡東京賦物牲辯省設其楅衡

毛炰胾羹

補張衡東京賦毛炰豚胉亦有和羹

三壽作朋

張衡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

喬樅謹案漢書禮樂志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
老兄事五叟詩云三壽作朋與張平子賦送迎拜
乎三壽說合當亦魯詩之訓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贊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案漢書傳贊引詩同又見匈奴傳贊嚴朱等傳贊引詩

喬樅謹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詩稱戎狄是膺荆荼是懲舒字作荼此魯詩之文故與毛氏異餘所引作舒者疑皆後人改耳

補趙岐孟子章句五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

喬樅謹案邠卿以此二句爲言周公事說與毛詩

箋異蓋本魯故

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補張衡南都賦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

喬樅謹案鮐毛詩作台古文之消借

補新序雜事五詩云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補中論夭壽篇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

泰山巖巖魯侯是詹

補說苑雜言篇詩曰泰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魯邦所詹與此所引字異說苑據魯詩之文也

補風俗通義十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爲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

弇有龜蒙

補爾雅釋言弇同也。郭璞注詩曰弇有龜蒙

喬樅謹案今本爾雅注引詩作奄有龜蒙與毛詩同攷釋言字本作弇注不宜以奄字証弇此後人順毛改之今爲訂正

遂幠大東

補爾雅釋詁幠有也。郭璞注詩曰遂幠大東

喬樅謹案毛詩幠作荒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此所引與毛詩異邢昺疏以爲或齊或韓詩喬樅攷毛詩釋文云荒韓詩作巟至也釋文本引韓詩作荒盧氏文弨曰若韓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浦氏鏜之云疑是作巟則幠字非出韓詩

郭氏所引承用舊注魯詩之文也荒憮一聲之轉禮記投壺篇毋憮毋敖大戴禮作無荒無慠是通用之驗

保有鳧嶧

（尒疋釋山）屬者嶧。（注曰）言絡繹相連今魯國鄒縣有嶧山純石相積搆連屬而成山蓋謂此也

喬樅謹案毛詩保有鳧繹傳云鳧山也繹山也繹者嶧之假借字

黃髮齯齒

補（尒疋釋詁）黃髮齯齒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尚書正義。（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老人壽徵也

喬樅謹案齯毛詩作兒說文齯老人齒也兒者齯之假借此依魯詩今文也釋名曰九十曰黃耇鬢髮變黃也或曰齯齒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皆亦本魯詩說爾雅釋文兒本今皆作齯五兮反一音如字本今皆作齯者謂舍人及樊孫諸本今皆作齯字惟陸氏所據郭本作兒故云然然則兒字蓋後人順毛所改也

補（張衡南都賦）於是乎齯齒眉壽鮐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唱然相與歌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二　十

寢廟繹繹

補（楊雄甘泉賦曰）至通天之繹繹。（又大常箴）寢廟繹繹

補（蔡邕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曰朝後曰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

補（高誘淮南時則訓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又呂覽季春紀注引詩同

魯詩遺說攷　卷六　二　十一

喬樅謹案毛詩新廟奕奕周官鄭君注引詩作寢廟繹繹云相連貌也釋繹猶絡繹不絕之貌故鄭君及蔡邕高誘並云言相連也楊雄甘泉賦曰正用詩語然則魯詩文當作寢廟繹繹今楊雄太常箴蔡邕獨斷及高誘呂覽注淮南子注引詩俱作寢廟奕奕此後人據毛詩改之並宜訂正又中郎集胡太傅祠前銘新廟奕奕據獨斷所言是寢廟連文此用詩語不得作新廟皆後人所妄改也

補（司馬彪續漢志祭祀下）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

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

喬樅謹案劉昭補注引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爲祭祀志卽邕之意也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邕別傳十意之次郊祀意第四然則司馬紹統所作祭祀志卽蔡邕郊祀意之文也

魯詩遺說攷卷第六　六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魯詩頌三

商頌

補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頌

補楊雄法言昔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

那

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補白虎通禮樂篇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

湯孫奏嘏

補爾雅釋詁嘏大也。郭璞注詩曰湯孫奏嘏

喬樅謹案王伯厚詩攷引爾雅注奏假作嘏今本注引詩仍作假與毛詩同此後人順毛改字王氏所見者舊本也

鼗鼓鼘鼘

補說文鼓部鼘鼓聲也詩曰鼗鼓鼘鼘

喬樅謹案毛詩作淵淵鼘古今字然則三家詩當皆作鼘也

嘒嘒管聲

【補】風俗通義六詩云嘒嘒管聲

鏞鼓有斁

張衡東京賦鏞鼓設

萬舞有奕

張衡東京賦萬舞奕奕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補】列女傳二詩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又荀子大略篇引詩文同

烈祖

五經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 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敘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正義引異義詩魯說云云又引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駮明亦以爲不毀也今攷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元成治魯詩者此魯說謂周成王廟以時毀之說也又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此亦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之說也滿昌治齊詩者是齊詩亦與魯說同惟王舜劉歆議以爲天子七廟

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禮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歆等所言即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義然與魯

齊詩說不合許氏治古文者故異義謹案語用古
尚書說詩毛氏亦古文家也鄭君於許氏異義從
而不駮則詩箋之義當亦以殷中宗廟爲宗而不
毀矣

亦有和羹

張衡東京賦亦有和羹

黃耇無疆

蔡邕集崔君夫人誄黃耇無疆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
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
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

案贊曰余以頌次契之事則此本紀所敘契事本之
詩傳也

補淮南墬形訓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
○高誘注曰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
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元鳥
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爲元王殷之祖詩云天命元
鳥降而生商也

補高誘淮南脩務訓注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
卵而生契愊背而生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也

補潛夫論五德志篇娀簡吞燕卵生子契爲堯司徒職
親百姓順五品

補楚詞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王
逸注簡狄帝嚳之妃元鳥燕也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
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

喬樅謹案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
事與有娀女相類

補呂覽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
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
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
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高誘注天令燕
降卵于有娀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又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

補白虎通姓名篇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

補蔡邕月令章句簡狄以元鳥至之日有事高禖而生
契焉故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殷社芒芒

史記三代世表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
姊妹浴於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
之即生契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
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
生商商者質殷號也

邦畿千里

張衡西京賦封畿千里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補列女傳一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

與其妹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
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
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
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
卒致其名堯使為司徒封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敕之
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為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
禮詩云有娀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此之謂也○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自
脩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為帝輔蓋母有力

王逸楚詞離騷注有娀國名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
配聖帝生賢子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補高誘呂覽音初篇注詩曰有娀方將立子生商

喬樅謹案高注呂覽引詩立子生商與列女傳所
引文合疑魯詩本無帝字王逸楚詞注引詩有帝
字者或後人順毛加之歟

元王桓撥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補白虎通瑞贄篇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

率禮不越

蔡邕集胡公碑率禮不越

補說苑復恩篇詩云率履不越

喬樅謹案毛詩率履韓詩作禮蔡集引亦作禮是
魯與韓同今本說苑仍作率履或後人所改也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補說苑敬慎篇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

補又雜言篇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襜者
何也昔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
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流衆川之多

乎今若衣服甚盛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
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
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
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
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
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此之謂
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補荀子臣道篇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

百祿是揫

補爾雅釋故揫聚也

補說文手部揫束也詩曰百祿是揫

喬樅謹案揫毛詩作遒傳云聚也與爾雅字異而義同束謂收束亦聚之義也釋故揫聚之訓卽釋此詩揫字說文所引亦據魯詩故文與毛異

受小珙大珙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本經訓注盈讀詩小珙之珙臧本字作拱从手不从玉未詳孰是

爲下國駿蒙

補荀子榮辱篇詩曰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蒙

喬樅謹案駿蒙毛詩作駿厖厖蒙聲近故方言云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厖矣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補荀子議兵篇凡用兵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說苑雜事三亦載孫卿議兵篇惟武王

載發發字作旆則莫我敢遏遏字作曷爲小異耳陳奐曰毛詩旆字疑誤旆當作伐如詩六月帛茷左傳績茷今字皆作旆則此詩旆字本作伐誤爲茷又改爲旆耳箋云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興師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案說文玉篇引詩並作武王載坺考工記鄭注云畎上曰伐說文畎土謂之坺是坺伐同也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三引詩作武王載發噫嘻箋云發伐也是發伐同也伐坺發其用字不同而不爲旌旆之名則皆同此可以訂今本經傳之誤傳旆旗也是後人所竄發行也以言出師

也今漢書刑法志新序雜事三亦作旆皆後人依
誤本毛詩改之
史記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
乃興師率諸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於是號曰武
王
喬樅謹案賛言自成湯以來采之書詩知太史公
此語卽據魯詩也
楊雄荊州牧箴亦有成湯果秉其鉞
蔡邕黃鉞銘如火之烈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蔡邕典引注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湯誅之詩
云韋顧既伐李善文選注引
補高誘淮南俶眞訓注昆吾夏伯桀世也。又墬形訓
注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爲夏伯詩云昆吾
夏桀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補高誘淮南脩務訓注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
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
王是也
補高誘呂覽當染篇注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爲
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殷武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楊雄揚州牧箴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
又并州牧箴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
喬樅謹案虞氏釋易利用賓于王引詩莫敢不來
賓莫敢不來王與楊雄引用詩詞小異蓋三家文
有不同各據所見也
不僭不濫
趙岐孟子章句十三不僭不濫詩人所紀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
補漢書王莽傳劉歆議殷有翼翼之化
後漢書魯恭疏四方是則
補潛夫論浮侈篇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喬樅謹案後漢書王符傳亦與潛夫論文同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
補尒疋釋訓赫赫濯濯迅也。孫炎注赫赫顯著之迅
毛詩正義。樊光注詩曰濯濯厥靈釋文
喬樅謹案尒疋釋文赫赫舍人本作奭躍躍樊光

本作濯赫爽古通疑舍人本作爽者是魯詩之文

陟彼景山

張衡冢賦陟彼景山

方斲是榩

爾雅釋宮椹謂之榩

喬樅謹案釋文云榩本亦作虔詩曰方斲是虔作虔者是毛詩文尒疋用魯詩當爲榩字本亦作虔此後人順毛改之

齊詩遺說攷

齊詩遺說攷自叙

漢置五經博士詩魯齊韓三家並立學官所以扶微學廣異義也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爲最早魏晉以來學者鮮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寡證罔據虛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蕭客范家相盧文弨王謨馮登府諸君皆稍有採輯然擇焉不

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先大夫纂蒐討三家遺說與毛氏異同者爲之參互攷證緝而未成命喬樅卒業焉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魯之學此其大較也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顯於儒林雖詩分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失寧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也喬樅比補緝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

紀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悅申鑒諸書皆碻有證據不逞私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蘄於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illegible]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詩禮師傳既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illegible]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答炅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

齊詩遺說攷　卷一　序　二

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叔皮父子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竝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學大邸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偁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偁魯也董仲舒通五經

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尚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豈僅甲戊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氾厤樞言午亥之際爲革命合已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罝兔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稚文與魯韓毛竝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

齊詩遺說攷　卷一　序　三

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況乎沿流溯源尚有涯涘之可尋則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喬樅敬承先訓成齊詩遺說攷四卷爰識大畧以就正博聞君子惟匡其不逮焉旹道光二十有二年孟夏初吉福州陳喬樅叙于仙谿金石書院之講堂

齊詩敘錄

侯官陳喬樅學

轅固生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者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固之弟子昌邑太傅夏侯昌最明陸璣毛詩草木疏云公孫弘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始昌始昌授東海郯人后蒼然則公孫弘亦固之弟子也又漢書藝文志云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據藝文志言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是齊詩之有內傳外傳也明甚志敘六家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生者蓋后氏故傳即本諸轅生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多至三十九卷殆合內外傳言之歟

夏侯始昌

漢書夏侯始昌傳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后蒼

漢書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

孫氏

漢書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喬樅謹案孫氏著齊詩故傳卷帙至五十五卷之多可謂博而詳矣惜儒林傳不載其人名字遂佚不可攷又志載齊雜記十八卷惜亦不著撰人姓名

翼奉

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

數言事實見天子敬焉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
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
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
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
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
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
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
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
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類應今
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

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自
然之道也又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
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
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惟奉能
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中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明
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臣聞之
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
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
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
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

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
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
今臣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
效昭然可明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
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
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
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
情得公正廉貞百年之精歲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
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

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
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
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
奢僭過度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
天性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
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
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
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
臣奉迺知道之可信也願陛下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

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以親疏迭
毀皆煩費違古制其後貢禹奏定迭⋯⋯又徙南北
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以壽
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蕭望之

蕭育

蕭咸

蕭由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
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

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宣帝聞望
之名拜爲謁者累遷至二千石浸益任用以太子太傅拜
前將軍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與周堪等
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而中書宦官用事宏恭石顯
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譖望之等免爲庶人顯等封敕令
召望之就吏門下士朱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有詔加恩
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
望之冢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以父任爲
太子庶子拜司隸校尉歷太山太守右扶風哀帝時拜南
郡太守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爲時令遷張掖弘農河東太守
所居有迹官至大司農由字子驕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
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復爲江夏陳留太守元始中
徵爲大鴻臚

白奇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注曰常同於后蒼受業而奇後爲博士

匡衡

匡咸

漢書匡衡傳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衡好學尤精力過絕
人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
甲科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

明當世少雙令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
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
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
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
帝即位以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爲太子少傅數上疏陳
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建昭三年代韋
玄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建始三年免終於家子咸亦
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師丹

漢書師丹傳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

康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建始中為東平王太傅徵入為光祿大夫遷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哀帝即位為左將軍領尚書事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時傅太后要上必欲稱尊號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定陶共王號謚已前定不得復改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

聖恩深遠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入其廟 丹由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言丹經為世儒宗德行為國黃耇宜復爵邑使奉朝請平帝即位以厚邱之中鄉封丹為義陽侯

案齊詩傳自后蒼蒼[illegible]禮家自漢興說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丹受詩后氏故亦詩學並善於禮如定寢廟迭毀[illegible]上帝北郊議皆深得禮之大經師丹此議正名位而定一尊說禮獨精何氏義門以為真天理人情之至雖附之經可也

滿昌

張邯

皮容

漢書儒林傳匡衡授琅琊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班伯

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暱殿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遷奉車都尉為定襄

太守郡中稱神明歲餘徵為侍中光祿大夫禁中上宴飲之會伯言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馬援

東觀漢記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況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後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潁川滿昌[illegible]東觀

記作蒲昌疑是字誤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少有大志
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又章懷後漢書注引續漢
書云朱勃能說韓詩

伏理

伏湛

伏隆　後漢書本傳隆字伯文章懷太子注引東觀漢記隆作盛字伯明

伏晨

伏無忌

後漢書伏湛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
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

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
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
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
內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帝以湛才堪宰相拜爲司直
行大司徒事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封陽都侯二子隆翕
嗣爵卒子光嗣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
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
元年詔無忌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
復詔無忌與黃景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
曰伏侯注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初自伏生已
後世傳經學清靜無欲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　伏隆
傳隆字伯文　□操立名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
接之時張步　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
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拜光祿大夫使於步隆招懷
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卽拜隆爲東萊太守
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欲留隆與共守
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
書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
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詔隆中弟咸收隆
喪以子瑗爲郎中

伏

伏恭

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
稚文以明齊詩　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
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
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
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
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四年□□□□行禮中
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
辭定爲二十萬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

年九十卒子詩官至東郡太守

喬樅謹案陸璣詩草木疏載齊詩授受源流自轅固生至翼匡師伏之學皆與漢書儒林傳同又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定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而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德明詩序錄注稱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氏在范蔚宗前去漢甚近其言實與漢書儒林傳相表裏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伏黯以下則序錄所未詳也

任末

後漢書儒林傳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後漢書儒林傳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喬樅謹案翼氏言齊詩五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並論又著風角占候諸書漢伯所理齊詩蓋翼氏之學也

陳紀

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辟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

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拜五官中郎將遷侍中出爲平原相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

經典釋文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

喬樅謹案三國志陳羣傳云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裴松之注引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邱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

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緦麻執子孫禮據陸德明敘錄言寔子紀傳齊詩則太邱之受業太學其所習當爲齊詩荀爽師事陳寔嘗著詩傳後漢書載爽對策語有閒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云云即本翼氏齊詩之義是爽治齊詩之學無疑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先賢行狀曰烈以潁川陳寔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然則王烈賈彪李膺韓融等之皆習齊詩又可知矣

齊詩遺說攷目錄

國風卷弟一

周南召南一之一

邶鄘衛一之二

王風至唐風一之三

秦風至豳風一之四

小雅卷弟二

鹿鳴至吉日二之一

鴻鴈至巷伯二之二

谷風至何草不黃二之三

大雅卷弟三

文王至文王有聲三之一

生民至召閔三之二

頌卷弟四

周頌四之一

魯頌四之二

商頌四之三

齊詩遺說攷卷第一（一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一

喬樅謹案史記儒林傳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漢書藝文志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又云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志敘六家秖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固者據漢書儒林傳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卽本諸轅固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至三十九卷蓋合內外傳言之歟

詩含神霧曰孔子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藝文類聚五十六〇北堂書鈔一百二〇太平御覽六百九

案詩緯多齊詩說觀漢書翼奉傳稱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孟康引詩內傳與汜厤樞推度災合是其明證

喬樅謹案詩緯隋書經籍志題魏博士宋均注十八卷阮孝緖七錄云十卷篇目曰推度災曰汜厤樞曰含神霧漢儒翼奉郎顗之說多出於此蓋齊詩之學也鄭君箋詩如十月之交篇卽用緯說六藝論亦據而用之說詳詩緯集證

補又曰詩三百五篇詩譜序正義　詩者持也禮記內則正義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成伯璵毛詩指說〇凡本書所增輯者加補字別識之下倣此

補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治世之音溫以裕其政平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詩道然也說郛

補春秋說題辭曰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太平御覽學部二

喬樅謹案鄭君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與翼奉說及詩汜厤樞合是漢世緯學皆用齊詩之驗

補樂動聲儀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注引〇傳曰　李善注云樂動聲儀文

喬樅謹案樂緯言樂者移風易俗及陳俗利巫云

云與匡衡說齊詩合

【補】樂稽耀嘉曰先王之恩澤在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 說郛

漢書藝文志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目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案班固言孔子純取周詩則不以國風二雅兼有周以前作也

喬樅謹案班固漢書多用齊詩如地理志引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皆據齊詩之文固之從祖班伯受齊詩於師丹蓋傳其家學也孔穎達詩譜序正義曰毛詩有三百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佚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六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衆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凡取三百五篇合爲國風雅頌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獨舉周代數篇兼取商詩而云合爲國風雅頌者以商頌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也

又曰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目爲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目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目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

周南召南

喬樅謹案詩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

今屬右扶風美陽縣馬瑞辰曰周召分陝而詩各繫以南者南蓋商世諸侯之國名也逸周書史記解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是爲古二南分國之由周召二公分陝蓋分理古二南國之地故周召各繫以南竊疑樂記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文王相連所謂南國當卽二南之謂疆理南國使二公分治之其屬周公者爲周南屬召公者爲召南故下卽繼以左周右召周召皆爲采邑不得名爲國風故編詩必繫以南國之

賛名也呂氏春秋音初篇塗山女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高誘注南音南方南國之音蓋以南爲古國名故於南方下更繫以南國也云南音者蓋猶商人識之謂之商齊人識之謂之齊皆繫以國名也云周召取風者蓋二公分治南國之地因取南國之音以爲風猶衛之兼有邶鄘因取邶鄘之音以爲風也

補焦氏易林大過之頤周南召南聖人所在德義流行民悅以喜

喬樅謹案焦氏易林皆齊詩說如小畜之小過曰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子嘉喜姤之无妄曰關雎淑女賢妃聖偶與匡衡說齊詩及推度災言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合其證一也謙之小過曰釆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與漢書匈奴傳詩人作刺說合其證二也萃之蒙曰家伯爲政病我下土與古今人表太宰家（譌作家非是）伯諦合其證三也訟之大有曰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與馮奉世傳贊以小弁爲伯奇之詩合其證四也頤之漸曰姬奭姜望

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子孫億昌與諸侯王表序引詩大邦惟屏及高惠文功臣表序言燕齊之祀與周並傳說合其證五也夬之頤曰二至靈臺文所止遊雲物備具長樂無憂與汜厤樞言靈臺候天意合其證六也坤之小畜曰陳力就列騶虞悅喜與禮記射義及儀禮鄉射注言樂得賢者衆多以充其官說合其證七也萃之賁曰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與齊詩五際以午亥爲革命合其證八也噬嗑之坤曰甲戊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達性任情各從其類與翼奉齊詩五性六情說合其證九也巽之比曰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與郎顗引汜厤樞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合顗言四始之缺五際之阸皆據齊詩其證十也今於易林稱述詩語者備錄之以廣齊詩之義又案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藝文志言易家田和傳之說於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孟即孟卿子喜焦延壽所從問易者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喜又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是亦齊學也

周南關雎

〔漢書匡衡上疏曰〕臣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好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案漢書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又曰〕臣聞家室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性情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人必慎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

〔又曰〕臣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德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

喬樅謹案匡衡受齊詩於后蒼則此言聞之師者是后氏詩說也

補〔儀禮鄉飲酒〕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〇〔鄭注〕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昔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大姒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

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燕禮注同）

喬樅謹案漢書藝文志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勝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儒林傳云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經典釋文叙錄云禮古經五十六篇蒼傳

十七篇鄭君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
義長者順爲后氏爲穀生再傳弟子儀禮與齊詩
並出自后氏禮家師說均用齊詩鄭君注禮在箋
詩之前未得毛傳故於笙閒之篇未聞知其所稱
詩義皆本之齊說矣

補按禮鄭注周南召南之詩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
諷誦以事其君子

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宋均注八
嬪正於內則可以化四方矣太平一百四十五皇親部

喬樅謹案八嬪趙在翰云八當作九字之譌也周

禮九嬪屬天官嬪婦之美稱也賢則稱其職矣喬
樅謂趙說非是古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一爲適
妻餘皆爲嬪孟子引詩刑於寡妻趙岐注云言文
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八妾卽此所謂八嬪是也

補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
之○宋均曰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
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
之政者也

喬樅謹案鄭君儀禮注云關雎言后妃之德房中
之樂歌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卽此所謂

歌關雎以感之也漢書杜周傳贊云庶幾乎關雎
之見微與此同意胡承珙云春秋緯言歌以感之
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僖二十四年載富辰
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預注
以爲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

補易林小畜之小過關雎淑女配我君子少姜在門君
子嘉喜

喬樅謹案關雎乃后妃爲文王求嬪故鄭君儀禮
注以爲言后妃之德此據齊詩爲說也余友張教
授鈺云詩推度災曰關雎有原冀得賢妃正八嬪

然果誰正之莫可知也據易林語則是后妃爲文
王求少姜而得之矣姤之无妄曰關雎淑女賢妃
聖偶此言非無據而得云然也

補又姤之无妄關雎淑女賢妃聖偶宜家壽母福祿長
久

喬樅謹案履之頤作雎鳩淑女聖賢配耦宜家受
福吉善長久文與此小異

補又晉之同人貞鳥雎鳩執一無尤寢門治理君子悅
喜

補漢書外戚傳易基乾坤詩首關雎夫婦之際人道之

大倫也

補班固離騷序關雎哀周道而不傷

喬樅謹案孟堅此言即本論語哀而不傷爲說漢興論語有魯齊之學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其章句頗多於魯云

補班昭女誡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天地之宏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

喬樅謹案曹大家言關雎與匡衡義同蓋用齊詩說傳其從祖班伯之學也

後漢書郎顗拜章曰夫救奢者必於儉約振薄無如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道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

喬樅謹案范史不言郎顗爲治何詩然觀其所稱四始五際乃齊詩之義則稚光習齊詩可知也齊詩與禮學並后蒼所傳后氏兼通詩禮故其說詩多與禮相比附如稚圭上疏以禮解詩稚光拜章以詩證禮皆守其師說也

補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

喬樅謹案荀爽此說是據齊詩爽嘗師事陳寔寔子紀傳齊詩則太邱家學爲齊詩確有明證荀爽之學太邱所授則其治詩亦皆爲齊可知也觀其對策所稱聞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即本翼氏之義尤足驗其所習之爲齊詩後漢書本傳言爽著詩傳而隋書經籍志不著錄蓋亡佚久矣又幃悅生作詩內外傳荀悅漢紀特著於篇亦可

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喬樅謹案此言致其貞淑不貳其操與易林晉之同人云貞鳥雎鳩執一無尤義同觀此則焦氏之用齊詩益昭然無疑矣

補班固西都賦窈窕繁華

補 禮記緇衣詩云君子好仇○鄭注仇匹也

喬樅謹案禮大小戴氏之學皆傳自后蒼蒼治齊詩以通詩禮爲博士見漢書儒林傳攷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言傳禮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名在也禮記正義引熊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也六藝論又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戴德傳禮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詩禮淵源既同一師則二戴禮記中凡所引詩皆當爲齊詩之文矣鄭君此注與詩箋義異蓋禮家舊說多主齊詩故鄭君據以爲解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補 桓寬鹽鐵論執務篇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喬樅謹案桓次公鹽鐵論皆用齊詩如以兔罝爲刺義與魯韓毛顯異以鳴雁爲鴈文與魯韓毛並殊以出車爲周宣王詩與班固匈奴傳合是其證也

葛覃

補 儀禮鄉飲酒鄭注葛覃言后妃之職

爲絺爲綌

補 易林苑之謙葛生衍蔓絺綌爲願

服之無射

補 禮記緇衣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鄭君此注亦與詩箋義異

卷耳

補 儀禮鄉飲酒鄭注卷耳言后妃之志

采采卷耳不盈傾筐

補 易林蠱之乾傾筐卷耳憂不能傷

我馬虺隤

補 易林乾之萃元黃虺隤行者勞疲役夫憔悴踰時不歸師之臨震之艮文同

我姑酌彼金罍

班固東都賦列金罍

補 漢書文三王傳梁孝王有罍尊○鄭氏曰上蓋刻爲雲雷之象

喬樅謹案說文云櫑龜目酒尊刻木作雲雷象象施不窮也從木畾聲罍櫑或從缶䍓櫑或從皿𥂋

籀文榴鄭氏此說是據齊詩之義食貨志注引鄭氏稱詩蕡有梅作蕡與魯韓毛文異知其據齊詩也應劭漢書音義引詩酌彼金罍以爲畫雲雷之象以金飾之與刻木義微異應劭蓋從魯詩之說

我馬元黃 見前易林乾之萃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班固幽通賦葛緜緜於樛木兮詠南風以爲綏○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此是安樂之象也 文選李善注引

喬樅謹案樛木韓詩作朻纍之魯詩作虆則曹大家所引之爲齊詩信而有徵矣

葛藟縈之

補 儀禮士喪禮鄭注幎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之縈

喬樅謹案毛詩葛藟縈之釋文作帶云本又作縈說文作藥攷說文藥艸旋貌也引詩葛藟藥之然則帶縈皆藥之叚借字毛傳縈旋也說文縈收卷也收卷即旋之義

螽斯

補 後漢書荀爽對策曰配

螽斯

喬樅謹案爽策言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與郎顗條便宜七事大旨畧同

宜爾子孫

漢書敘傳宜爾子孫夭夭伸伸

桃夭

補 易林師之坤春桃生花季女宜家受福且多男爲邦君 謙之夬否之隨噬嗑之大過之蹇解之歸妹同

補 又師之坤春桃萌生萬物華榮邦君所居國樂無憂

補 又困之觀桃夭少華婚悅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則桃夭之詩蓋當時實指其事也張寬云桃夭如爲民間嫁娶之詩大學何由即指爲實能宜家而可以教國詳易林之語似是武王娶邑姜事然則大學引之非虛詞矣喬樅攷說文云枖木少貌詩曰桃之枖枖妖巧也一曰女子笑貌詩曰桃之妖妖許氏兼載三家之詩訓枖爲木少貌與易林桃夭少華義合是用齊詩之說

其作娱者殆魯韓之異字與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補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鄭注云夭夭蓁蓁美盛貌之子者是子也

兔罝

補 易林坤之困兔罝之容不失其恭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喬樅謹案劉向列女傳引詩云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不怠於道也此云兔罝之容不失其恭即不怠於道之意是齊詩之解與魯詩義同

公侯干城

公侯腹心

補 鹽鐵論備胡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干城腹心也

喬樅謹案此以兔罝爲刺詩者攷左傳郤至說兔罝詩云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是亦以兔罝爲刺即齊詩之說所本也馬瑞辰曰按太平御覽引白虎通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是干城爲諸侯城名何休公羊注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干城當即軒城之省左氏傳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謂設城以爲扞衛因名扞城與白虎通訓干爲禦義同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補 易林萃之漸喬木无息漢女難得橘柚請佩反手離汝（案本亦作離神得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今據易林言喬木无息則知齊詩亦作不可休息與毛文同

補 又頤之既濟漢有游女人不可得

補 又噬嗑之困二女寶珠誤鄭大夫君父無禮自爲作笑

喬樅謹案鄭交甫逢二女於江漢之湄請其佩珠事見劉向列仙傳此言二女寶珠誤鄭大夫又言橘柚請佩反手離汝與魯詩說合是三家義並同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周飢

補易林兌之噬嗑南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惄如周飢

喬樅謹案周毛詩作調韓詩作朝皆以與朝音近通假說文朝旦也从倝舟聲周舟古通用故朝飢又借周與調輖[illegible]之

王室如燬

補尒疋釋言燬火也○郭璞曰詩曰王室如燬燬齊人語也

喬樅謹案燬韓詩作焜見韓詩外傳及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章句今據景純言燬爲齊人語知齊詩當作王室如燬矣毛詩正義引李巡曰燬一名火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謂燬爲火也臧氏鏞云尒疋釋文及邢疏竝引李巡曰燬一音火與孫說合

麟止

補詩含神霧曰麟木之精路史後紀注

麟之角

補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天下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破卵則出於郊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焰穽非時張獵則去舊譌作至非是今訂正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藝文類聚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麟角之末有肉象有武而不用與此言武而仁說同是用齊詩之義麟木之精木性仁故麟爲仁獸角端有肉也

鵲巢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詩推度災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毛詩正義）

案詩正義云詩緯主以釋此又禮記正義引詩緯復之月鵲始巢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補〕易林節之賁鵲巢百兩以成嘉福

采蘩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采蘩言國君夫人不失職也

被之童童夙夜在公

〔補〕禮記射義采蘩樂不失職也○鄭注采蘩詩篇名樂不失職者謂采蘩曰被之童童夙夜在公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背宗族而采蘩怨王符以采蘩爲刺詩是用魯說禮家以采蘩爲樂不失職則知齊詩與魯而同毛也童童毛作僮僮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喬樅謂鄭注射義引詩作童童據齊詩之文廣雅所載蓋採

齊詩故傳也

采蘋

〔補〕易林大過之小過夙夜在公不離房中得君子意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

喬樅謹案毛詩篇次草蟲在采蘋前王氏困學紀聞引曹粹中詩說以爲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今據儀禮合樂歌周南則關雎葛覃卷耳三篇同奏歌召南則鵲巢采蘩采蘋三篇同奏是知古詩篇次原以采蘋在草蟲之前三家次第容與毛異曹

氏之說非無據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補〕禮記射義采蘋樂循法也○鄭注采蘋詩篇名樂循法者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

喬樅謹案此與毛敘義同

惟筐及筥

惟錡及釜

〔補〕易林困之隨筐筥錡釜

草蟲

憂心惙惙

補 易林需之小過憂心惙惙

甘棠

補 樂動聲儀曰召公賢者也明不能與聖人分職常戰慄恐懼故舍於樹下而聽斷焉勞身苦體然後乃與聖人齊是周南無美而召南有之初學記人事部

補 易林師之蠱甘棠聽斷怡然蒙恩

補 又復之巽甘棠之人解我憂凶

補 鹽鐵論授時篇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案業牢二字當

是案牢之譌穀梁莊二十九年傳云民勤於力則功案牢可證也　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喬樅謹案說苑引魯詩傳以爲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變民事故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桓寬用齊詩亦與劉向說苑合是魯齊說同

補 漢書古今人表召公周同姓

補 漢書高惠文功臣表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師古曰謂甘棠之詩是也

喬樅謹案禮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陸德明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案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召公爲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喬樅攷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以召公爲文王子則是出魯詩也孟堅此表序燕齊並稱明不以召公爲文王子是據齊詩之說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補 易林未濟之損厭浥晨夜道多湛露濺衣濡袴重難

以步

室家不足

補 易林坤之屯室家不足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補 易林大壯之姤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露反言出爭我訟

補 又无妄之剝行露之訟貞女不行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補 晉大家鍼縷賦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古文苑二

喬樅謹案毛詩委蛇釋文云韓詩作逶迤今據曹
大家賦是齊韓文同

羔羊之章

補 易林謙之離羔羊皮革君子朝服輔政扶德以合萬
國 離之復同

喬樅謹案晉之臨首句作羔羊皮弁末句作以合
萬福

素絲五緵

補 孟康漢書音義緵八十縷也 王莽傳注

喬樅謹案孟康注五際稱詩內傳語出齊詩則此

亦用齊詩故傳可知也緵總字同周官掌客注曰
十筥曰總釋文云總本作緵說文稯下云布之八
十縷為稯莊子則陽篇是稯稯何為者釋文云字
亦作總西京雜記曰倍紀曰緵謂八十絲也儀禮
注布八十縷為升賈疏云今亦謂之宗宗即緵也
史記孝景本紀漢書王莽傳有七緵布十緵布字
並作緵然則毛詩五總齊詩殆作五緵與

摽有梅

喬樅謹案漢書食貨志注師古引鄭氏云莩讀蔈
有梅之蔈莩零落也攷趙岐孟子章句及唐丁公
著孟子音義引詩知魯韓詩並作莩然則鄭氏所
引蔈字當是齊詩之文毛詩蔈作摽與三家文異
鄭氏晉灼集注云北海人臣瓚集解以為鄭德是
也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補 易林大過之夬旁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
無功

喬樅謹案毛傳以三五在東為三心五噣三家說
無可徵經義述聞云三五在東即下章言惟參與

昴也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讖曰
堯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為流星上入昴又引
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
五星故有降精為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史記
天官書已明著之昴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
若心噣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噣在西不得言三五
在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昴著其名也其實一而
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
考工記曰熊旗六斿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為六
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旐四斿以象營室則合

東壁二星爲四此言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昴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此古少於今也喬樅攷韓詩外傳言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引詩夙夜在公實命不同云云容齊隨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違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類亦用韓說與毛詩義異今詳易林云旁多小星三五在東與文選魏文帝雜詩注引向以嘒彼小星喻小人在朝同意又云早夜晨行勞苦無功與白帖以肅肅宵征爲奉使行役同解然則知齊詩之義亦同於韓矣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補易林明夷之噬嗑江水沱汜思附君子仲氏爰歸不我肯顧姪娣恨悔（遂之巽同）

補又比之漸南國少子才略美好求我長女賤薄不與反得醜惡後乃大悔（泰之震漸之困渙之巽同）

喬樅謹案江有汜詩毛叙以爲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今詳易林之語則知南國本求婚長女而女家不與但以仲女往媵之故明夷之噬嗑云仲氏爰歸追嫡不以其媵備數因而恨悔此江有汜之詩所爲作也後其長女所嫁反得醜惡之人乃更大悔前事比之漸云云及明夷之觀云長女不嫁後爲大悔皆指此事而言毛叙以江有汜爲美媵者是據其後言之蓋王江漢之閒被文王后妃之化嫡乃自悔其過此詩之作美媵之遇勞無怨又以苑嫡之能悔過自止也宜合齊說與毛叙參觀之其義始備而當日情事亦昭然可見矣

江有沱

喬樅謹案易林言江水沱汜思附君子沱爲江之別者故以喻媵也

何彼襛矣

喬樅謹案毛詩何彼襛矣釋文引韓詩作茙茙字今文襛字古文之叚借三家皆今文則字當作茙爲正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補易林艮之困王姬歸齊賴其所欲以安邦國

補御覽引申鑒時事二尙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喬樅謹案據荀悅說與易林同則齊詩之解亦以爲王姬下嫁於齊也悅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尙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尙主之制今悅復以爲言皆本齊詩說

騶虞

補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〇鄭注騶虞詩篇名樂官備者謂騶虞曰壹發五豝喻得賢者衆多也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補詩汜麻樞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孟春獸肥草短之候也邢說

補儀禮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乃奏騶虞以射〇鄭注騶虞國風召南之詩篇也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乎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

喬樅謹案鄭君禮注兩釋騶虞詩義並與詩箋說異蓋皆據齊爲解

補鄉射記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

喬樅謹案晉書樂志言魏武平荊州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法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臧氏琳以爲漢樂志有雅歌詩四篇即此四曲也

補易林坤之小畜五範四軌優得饒有陳力就列騶虞悅喜

補又坤之履四足無角君子所服南征述職以惠我國

喬樅謹案焦氏陳力就列之語與禮記言騶虞樂官備也義合

班固東都賦制同乎梁騶〇又曰歷騶虞

喬樅謹案後漢書班固傳章懷太子注引魯詩傳

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攷漢書地理志濟南郡有梁鄒惠氏棟補注云在今鄒平縣四十里孫家鎮是依義則此鄒應爲騶字喬樅謂孟堅言先王之迹既遠地名又數改易是以采獲舊文攷迹詩書今詳地理志所引多據齊詩此以梁騶爲地名載之漢志知齊詩亦解梁騶爲天子之田與魯說同賈子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則官號引韓魯詩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與賈誼解合東都賦御同梁騶之語明亦以騶爲文王之囿尚書大傳云文王囚于羑里散宜生之

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獻之紂以免文王然則囿之名騶殆以此歟

一發五豵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豕生三曰豵與毛詩一歲曰豵義異禮注引詩一發五豝五豵未詳訓義說文釋豝云牝豕也此稱毛詩說又云二歲能相把挐也此稱三家詩說汜麻樞以彼茁者葭一發五豝爲草短獸肥之候是齊詩不以豝爲牝豕名則知豵亦爲獸一歲之通稱也

齊詩遺說攷卷第一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二

邶鄘衛

詩含神霧曰邶鄘衛王鄭此五國者千里之城處州之中名曰地軸（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七州郡部三）

案城字疑域之誤州上疑脫九字

詩推度災曰邶結蝓之宿鄘天漢之宿衛天宿斗衡○宋均注結蝓之宿謂營室星天漢之宿謂天津也（乙巳占）

喬樅謹案丹鉛總錄五引作邶國結蝓之宿營室之精趙在翰曰結宜作蛞本草蛞蝓蜀本圖經云即蝸牛也頭有四角廣雅云蝸牛螔蝓也蛞蝓四角蓋營室之精

補春秋元命包曰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庸者通也官小德微附於大國以通若畢星之有附耳然故謂之附庸（禮記正義○公羊隱元年疏）

補春秋感精符曰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辰各應其州域分野爲國作精神符驗也（太平御覽天部）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

衛禁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
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
周室遷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之詩相與同風邶
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
洋洋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
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
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喬樅謹案志以詩風邶鄘衛合言則邶鄘與衛不
分為三篇也馬瑞辰曰詩邶鄘衛所詠皆衛事不
及邶鄘漕邑鄘地而邶詩曰土國城漕泉水衛地

而邶詩曰毖彼泉水又左傳衛北宮文子引邶詩
威儀棣棣一句而稱為衛詩吳季子觀樂為之歌
邶鄘衛季子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
衛風乎則古蓋合邶鄘衛為一篇至毛公以此詩
之簡獨多始分邶鄘為三故漢志魯齊韓詩皆二
十八卷惟毛詩故訓傳分邶鄘衛為三卷始為三
十卷耳

又曰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
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
絕故獨為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

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

又曰河內都朝歌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邶柏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補易林屯之乾汎汎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懷大
憂仁不逢時復隱窮居咸之大過同

喬樅謹案毛詩如有隱憂韓詩作殷憂見李善文
選注又高誘淮南注王逸楚詞注引詩並作殷憂
高與王皆用魯詩是魯韓文同今據易林云心懷
大憂與王逸以殷憂為大憂說合足證齊詩之文

亦作殷憂也此詩魯家以為衛寡夫人所作毛敘
以為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二說迥異
今詳易林仁不逢時復隱窮居云云與毛敘語合
則是齊詩之說與毛同義矣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補禮記孔子閒居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鄭注逮逮安和之貌也

喬樅謹案毛詩威儀棣棣釋文云本或作逮逮
棣字通左氏襄三十一年傳引詩威儀棣棣釋文
云棣本作逮漢書韋元成傳棣棣其則師古注引

詩作逮逮云閑習之貌是其驗也選字後漢書朱穆傳注引作算段氏玉裁詩經小學云選皆算字之假借論語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等傳贊亦假用選字

遘愍既多

補 漢書敘傳遘閔既多是用廢黜

喬樅謹案毛詩覯閔釋文云本或作遘王逸楚詞哀時命注引詩亦作遘是魯齊文同閔當作愍此敘與幽通賦皆用齊詩也

補 班固幽通賦考遘愍以行謠○曹大家曰言遭亂猶行謠憂思意欲救亂也

喬樅謹案據孟堅言遘愍廢黜及悲姬遭亂憂思之語皆傷賢者之不遇與易林說同

綠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補 易林觀之革黃裏綠衣君服不宜淫湎毀常失其寵光

喬樅謹案毛敘云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據易林說則齊詩之義亦與毛同

燕燕

補 禮記坊記鄭注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補 易林恒之坤燕雀衰老悲鳴入海憂在不飾差池其羽頡頏上下在位獨處

補 又萃之賁泣涕長訣我心不快遠送衛野歸寧無子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云莊姜送歸妾也魯詩以爲定姜歸其婦送之而作今據易林燕雀衰老及歸寧無子之語與列女傳合則以爲定姜送婦作詩

者齊亦與魯同說也

頡之頏之 見上易林恒之坤

佇立以泣

補 易林師之升佇立以泣事無成功

下上其音 見上易林恒之坤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補 易林師之震仲氏任只

補 漢書敘傳塞淵其德

淑慎其身

漢書敘傳淑慎其身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補 禮記坊記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注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言坊記引此詩注以爲夫人定姜之詩不同者鄭志答炅模云爲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宜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攷二戴之學傳自后蒼蒼治齊詩故禮記引詩多從齊詩之文至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君亦依盧馬之本而注焉見釋文敘錄是禮記舊說多主齊詩傳義鄭云注記時就盧君又云先師亦然則坊記注是述齊詩之說也禮記釋文云此是魯詩魯字疑齊字之誤蓋此篇魯齊同爲定姜之詩而說微異魯以爲送其娣歸而作詩齊則以爲送娣歸寧并爲獻公無禮而作詩義亦與魯互相備魯齊詩久亡佚陸氏蓋據前儒之遺說王氏詩攷以此記注收入魯詩然則王所見釋文本已譌作魯矣

日月

補 易林豫之睽月趨日步趨不同舍妻夫反目主君失居小畜之同人同

喬樅謹案此言妻夫反目主君失居與毛敘云莊姜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其義並同

日居月諸

補 易林升之噬嗑日居月諸遇暗不明

終風

補 易林頤之升終風東西散渙四分終日至暮不見子懽

喬樅謹案毛傳終日風爲終風釋文引韓詩云終風西風也胡承珙曰終之與西殊不相涉說文終古文作𠔱泰古文作夳形近易溷韓詩終風疑本作泰風故依爾雅釋爲西風韓家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喬樅謂詳易林終風東西散渙四分之語是齊詩文與毛同亦以終風爲終日之風也

擊鼓

補 易林家人之同人擊鼓合戰士怯叛亡威令不行敗我成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言歎其棄約不相親信卽焦氏所云威令不行也鄭君蓋用齊義改毛

颽風

補 易林咸之家人凱風無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爲人所苦

颽風自南

補 班固幽通賦飄颽風而蟬蛻兮○曹大家曰南風曰颽風 文選注引

喬樅謹案毛詩作凱風凱颽古今字之異廣韵十五海云颽南風也亦作凱

在浚之下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在浚之下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補 大戴禮立孝篇詩云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子之辭也○盧辯曰七子自責任過之辭

喬樅謹案盧注中徵引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范甯郭象諸人則所稱述亦多魏晉以前舊說也

匏有苦葉

濟有深淺深則砅淺則揭

補 易林泰之坤濟深難渡濡我衣袴

補 說文水部詩曰深則砅

補 玉篇水部水深至心曰砅

喬樅謹案說文云砅履石渡水也从水石又重文濿云砅或从厲戴氏震毛鄭詩攷正曰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邵氏晉涵尒疋正義曰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尒疋不可易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義本尒疋卽韓詩亦與尒疋同義也說文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

詩之意以涉水尙當度其淺深猶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固以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解而傅合於橋梁也喬樅謂說文引詩深則砅此據齊詩之文重文作濿者魯詩也何以驗之劉向世傳魯詩楚詞九嘆云櫂舟航以橫濿兮又云橫汩羅以下濿字並作濿是本魯詩深則濿之語尒疋以衣涉水曰厲釋文云本作濿尒疋亦魯詩之學也毛韓同作厲則砅字爲齊詩無疑易林言濟深難渡濡我衣袴卽所謂以衣涉水也由帶以上則水深至心矣故云水深至心曰砅是齊詩亦與爾雅義

同至履石渡水之訓說文別爲一義與下文引詩無涉臧氏合爲一說非是玉篇水深至心曰砅蓋即齊詩遺說而顧氏採之耳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補鹽鐵論結和篇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喬樅謹案雝雝毛詩作雝雝魯詩作噰噰鴈齊韓毛皆作鴈惟齊詩文異廣雅釋鳥雁鵝鵝也雁與鴈同亦或作鳫鄭注大射儀引淮南子曰鳫鵠知來今淮南氾論訓鳫作乾云乾鵠知來而不知往高誘注曰乾鵠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卑巢於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又說文云雗鸐山鵲知來事鳥也雗鸐與鳫鵲聲相近作乾者假借字今攷鹽鐵論引詩下云登得前利不念後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而不知十也詳次公引詩之意亦言其知來而不知往故以吳秦之事證明其說則知齊詩以鴈爲鳫鵲與魯韓毛之義迥異矣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補易林除卦冰泮將散鳴雁雝雝丁男長女可以會同

生育賢人

喬樅謹案此雁字蓋雅之譌

谷風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補禮記坊記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注此詩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育不離令名我願與女同死矣

喬樅謹案此注與詩箋義異鄭君又引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是謂交友不以小惡而相棄之意然則此詩齊說殆不以爲棄婦之辭矣

補春秋繁露竹林篇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善持論能屬文江公呐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則仲舒所習詩自非魯家也韓嬰以治詩孝文時爲博士武帝時嬰嘗與仲舒論於上前仲舒不能難則仲舒所習詩更非韓家也攷儒林傳言齊人胡毋生治公羊春秋爲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董仲舒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等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公羊有嚴顏及治任筦冥之學皆所傳授也公羊氏本齊學轅固生詩亦齊學則其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武帝初卽位轅生復以賢良徵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是公孫宏事胡毋生又事轅固生故固戒之如此然則公羊氏爲齊

學治公羊者其於詩亦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者其於詩亦主魯也又后蒼爲齊詩蒼嘗師事孟卿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后蒼傳又言蒼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是知史漢書言某人治某經特舉其最明者而言其實未始不兼通五經如始昌爲轅生弟子始昌通五經則轅生之通五經可知董仲舒傳言治春秋而於江公傳云仲舒通五經尤其明驗春秋繁露釋此詩采葑二語爲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與禮記注云取一善而已不求備於一人同意足證

其皆用齊詩之義也

補 又制度篇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喬樅謹案董子此節卽述坊記語而申釋其義也

涇以渭濁

補 班固西都賦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我今不閱皇恤我後

補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鄭注言我尙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之後人乎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我今毛詩作我躬攷魯韓

詩亦作我躬皇皆作遑是齊詩之文與彼字異馬瑞辰曰今對後言躬與今雙聲字故通用襄二十五年左傳引詩我躬不說據杜注曰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知杜預所見經文原作我今不說故以今我釋詩我今也

方之舟之

補 班固西都賦方舟並騖

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補 禮記檀弓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扶服本又作匍匐攷魯詩作

扶服見漢書谷永傳齊詩文與魯同其又作匍匐
者後人順毛改之孔子閒居篇作匍匐亦改字耳
鹽鐵論論儒篇云憂百姓之禍而欲安其危也是
以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趨拯溺者濡語意畧同
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補易林小畜之蠱賈庸不售讎困爲害
喬樅謹案庸毛詩作用用庸古通音義並同
式微
漢書地理志東郡黎縣○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
○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黎縣也

喬樅謹案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
國也今黎亭是又魏郡黎陽晉灼曰黎山在其南
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
以爲名攷水經河水篇云河水東北過黎陽縣南
酈道元注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
引晉灼說云云又瓠子河注云瓠河又東逕黎縣
故城南引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
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
所謂胡爲乎泥中疑此城也胡承珙云漢書地理
志黎縣屬東郡爲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地黎陽屬

魏郡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西濬縣之西即開州
之東二者皆衛地皆以黎侯寓此得名寰宇記謂
黎陽縣以黎侯寓衛居之得名是也不得以黎陽
爲其本國黎縣爲其寓居胡說良韙其上黨壺關
之黎國則左傳宣十五年所云赤狄潞氏奪黎氏
地者黎與潞逼近並屬上黨郡此乃詩之黎侯本
國也
補易林小畜之謙式微式微憂禍相絆隔以巖山室家
分散 歸妹之困同
喬樅謹案魏郡黎陽黎山在其南故焦氏有隔以

巖山室家分散之語
旄邱
補易林豫之大壯過時不歸雌雄苦悲徘徊外國與叔
分離 比之隨叔作母蓋字之譌
何其久也必有似也
補儀禮特牲饋食禮有以也○鄭注以讀如何其久也
必有似也之似
喬樅謹案似毛詩作以傳云必以有功德也鄭君
引作有似蓋齊詩文與毛異今本儀禮注疏似作
以盧氏文弨云經賓有以釋文云依註音似則注

本作似明矣喬樅案下文注旣知似先祖之德尙作似字不誤

簡兮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補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羽籥籥舞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喬樅謹案樂記注引詩二語文同又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舞者所吹也引此詩爲證

公言錫爵

補易林遯之兌左手執籥公言錫爵

泉水

亦流于淇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亦流于淇

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泥

喬樅謹案濟毛詩作泲泲濟字同文選注二十及二十八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九引詩並作濟禹貢濟河惟兗州浮于濟漯達於濟東流爲濟漢書地理志皆作泲泥毛詩作

爾疋詩作坭泥坭古通尒疋泥邱釋文云本又作坭可證也鄭注于泥釋文本作于禰音乃禮反又載劉昌宗本作泥音同今注疏本亦作禰皆後人順毛改字耳馬瑞辰曰泥即式微之泥中在漢黎陽今衛輝府濬縣地與須曹之在滑縣者相近

駕言出遊

補易林解之升駕言出遊

北門

政事一埤益我

補禮記王藻鄭注紕讀如埤益之埤

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補易林晉之否北風寒涼雨雪益冰憂思不樂哀悲傷心

補又否之損北風牽手相從笑語伯歌季舞燕樂以喜咮啗之乾同

其虛其徐

補班固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〇曹大家曰虛徐狐疑也詩曰其虛其徐

喬樅謹案毛詩其虛其邪鄭箋讀邪如徐謂威儀

盧徐寬仁者蓋從尒疋釋訓之說是據魯詩爲解惠姬狐疑之訓是用齊詩與魯毛義異管子弟子職云志無虛邪惠氏棟謂邪當讀如徐虛徐狐疑也亦用曹大家說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補 易林師之同人季姬踟躕結衿待時終日至暮百兩不來

補 又同人之隨季姬踟躕望我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居室無憂

喬樅謹案渙之遯晷同惟無末一句又謙之巽作季姜躊躇待孟城隅姜字是姬之譌

補 又大有之隨躑躅踟躕撫心搔首五晝四夜睹我齊侯

喬樅謹案左傳言齊桓公有長衛姬少衛姬疑易林所云季姬卽指少衛姬臧氏震云此媵俟迎之禮諸侯見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故詩云俟于城隅易林云結衿待時終日至暮也列女傳亦載齊桓衛姬事頌曰齊桓衛姬忠款誠信公好淫樂姬爲修身望色請罪桓公加焉厥使治內立爲夫人今詳焦氏有居室無憂語與列女傳言衛姬信而有行桓公善之立爲夫人使聽內治說合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蓋美之也然則齊詩之義不以此詩爲刺與毛叙說迥殊矣

補 說文人部僾仿佛也詩曰僾而不見

喬樅謹案僾韓毛詩作愛魯詩作薆說文僾下所引是從齊詩故與魯韓毛文異禮記祭義云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孔氏正義引詩云僾而不見今注疏本仍作愛而不見段氏玉裁以爲愛當作僾段氏說是也僾而不見是齊詩之文必禮記舊說有

據齊詩以證祭義者故孔氏沿用其說耳

新臺

補 易林歸妹之蠱陰陽隔塞許嫁不答旄邱新臺悔往歎息 晉之无妄同

喬樅謹案據易林說是齊詩以旄邱新臺二詩爲一時事矣

河水洋洋

漢書地理志邶詩曰河水洋洋

案顏師古所據漢書本作河水洋洋師古曰今邶詩

無此句盧文弨曰洋洋疑字誤或本作泮字从水羊聲卽河水瀰瀰也泮字見廣疋釋邱今亦譌爲洋班氏明引邶詩知必非逸句也顧廣圻云影宋本廣雅作泮集韵泮字載十九侯盧讀作泮非是今案玉篇水部瀰深也盛也泮亦瀰字集韵四紙瀰瀰泮同字訓水盛皃集韵彌當爲瀰誤脫水旁耳類篇十一中水部瀰或作泮據此數證盧說謂泮卽瀰良是但不當引廣雅以亂之耳集韵類篇雖引廣雅𤄫泮涯也然玉篇廣韵皆無此字王氏廣雅疏證以爲渼字之誤是也且使廣雅作泮其訓爲涯豈可以當詩之瀰

瀰乎顧說殊誤

得此𩐈䵳

補說文黽部𩐈䵳詹諸也詩曰得此𩐈䵳言其行䵳䵳喬樅謹案毛詩得此戚施魯韓同文魯訓面柔與毛同義韓訓蟾蜍與毛異解說文所稱當據齊詩之文其訓爲詹諸與韓詩合𩐈䵳戚施以音近相轉言其行䵳䵳者猶云其行施施也

二子乘舟

補漢書古今人表衛太子伋公子壽列上之下

喬樅謹案此詩魯說以爲衛伋傅母作毛叙以爲國人傷伋壽之死思之而作漢書古今人表壽據齊詩採入

庸柏舟

在彼中河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彼中河

喬樅謹案師古集注云庸字或作鄘攷說文鄘南夷國謂牧誓之庸蜀也詩邶庸衛當作庸字爲正

牆有茨

補易林小過之小畜大椎破轂長舌亂國牆茨之言三世不安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

喬樅謹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續漢輿服志多本蔡邕車服意之文邕用魯詩是魯齊說同

桑中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補易林師之臨爰采唐沬鄉要我桑中失信不會憂思約帶臨之大過无妄之恆巽之乾同

補又蠱之謙采唐沬鄉期于桑中失期不會憂思忡忡

補又長之解三十无室寄宿桑中上宮長女不得來同使我失期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送我淇上

喬樅謹案水經注云朝歌城本沬邑也詩曰沬之鄉矣武丁遷居之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云朝歌歌不時也朝歌桑中皆在沬邑紂之敝化故地理志云衛有桑閒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是其聲俗之淫也

鶉之賁賁

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補禮記表記詩云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鄭注姜姜賁賁爭鬥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喬樅謹案姜姜毛詩作彊彊賁賁毛詩作奔奔鄭箋用韓說以奔奔彊彊爲言其居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此表記注義與毛韓不同又高誘呂覽壹行篇注云賁色不純也引此詩爲證誘用魯說其

義亦與記注異則此注之為齊說亦顯然矣

定之方中

補春秋元命包曰營室十星埏陶精類始立紀綱包物為室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爾雅營室謂之定毛傳亦云定營室也鄭箋以為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據開元占經六十一引郗萌云營室二星為西壁與東壁二星合而為四其形開方似口故名娵觜之口營室二星春秋緯言十星者中二星為室繞室三向兩兩而居曰離宮離宮之下二星曰東壁統而言之皆得謂之營室故云十星也

騋牝三千

補易林恒之鼎騋牝龍身日取三千

蝃蝀

補易林蠱之復螮蝀充側佞人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无妄之臨震之井同

喬樅謹案春秋演孔圖云虹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毁譽又感精符云九女並讒則九虹竝見文耀鈎云白虹貫牛山管仲諫曰無近姬宮君恐失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

宋均注云石位也虹蜺陰氣也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其義與易林釋螮蝀詩同皆用齊家之說螮毛詩作蝃

螮蝀在東莫之敢指

補後漢書郎顗對章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

喬樅謹案齊詩云詩人言螮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郎顗用齊詩其說亦與韓合是齊韓義同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

補荀爽易注曰雲上升極則降而為雨故詩云朝隮于

西崇朝其雨

喬樅謹案躋毛詩作隮與齊詩文異臧氏鏞云說文躋升也無隮字凡經典隮字俱當作躋周官眡祲注云隮虹也引詩云朝隮于西此謂氣升於西見為虹蜺并卽以隮為虹名先鄭司農亦云隮者升氣是也

相鼠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補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存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鄭注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夫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

干旄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

補易林師之隨干旄旌旗執幟在郊雖有寶珠無路致之（渙之中孚履之解解之未濟同）

漢書地理志庸詩曰在浚之郊

載馳

補易林比之家人懿公淺愚不深受諫無援失國為狄所滅（睽之師革之益同）

補又噬嗑之訟天蛇巨魚戰於國郊上下隔塞衛侯廬漕

喬樅謹案歸妹之坎作君臣隔塞戴公出廬

補樂稽耀嘉曰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宋均注救謂使公子無虧戍之（毛詩正義）

言至于漕（見上易林噬嗑之訟）

喬樅謹案漕字與毛詩文同魯詩作曹左傳亦皆作曹

大夫跋涉

補儀禮聘禮鄭注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行遂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

喬樅謹案軷涉毛詩作跋涉齊詩文同此所引詩傳齊詩內傳文也以軷為道祭足補毛韓所未備之義

陟彼阿丘言采其寅

補易林解之大畜採寅山頭終安不傾

喬樅謹案爾雅釋草莔貝母釋文云莔一作蝱淮

南氾論訓注引詩言采其莔此據魯詩文毛詩作蝱乃莔之假借齊詩寅字即蝱之省文

衛淇澳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摩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摩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鄭注澳隈崖也菉竹猗猗喻美盛貌斐有文章貌也諠忘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澳本亦作奧又作噢毛詩字正作奧奧者澳之古文菉毛詩作綠魯詩同作菉竹韓詩作薄魯詩同作竹斐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韓詩作邲匪邲皆假借字瑳毛詩作磋說苑建本篇引詩亦作瑳蓋魯齊文同摩禮記釋文云本亦作磨毛詩如磨釋文云本又作摩是磨摩古通尒疋釋訓石謂之磨摩其假借也喧毛作咺韓作宣禮記釋文喧本亦作咺尒疋釋訓作烜釋文云今通作咺字音同諠毛作諼三家之文多與毛異禮記皆據齊詩

漢書地理志衛詩曰瞻彼淇奧

班彪遊居賦瞻淇奧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 藝文類聚二十八

喬樅謹案綠當作菉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喬樅又案陸德明經典釋文引草木疏云奧亦水名張華博物志言肥水謂之澳水流入于淇酈道元水經淇水注曰毛言奧隈也鄭亦不以爲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爲水流入于淇非所究也喬樅攷淇奧禮記引作淇澳是據齊詩之文鄭君注釋澳爲隈厓此用尒疋訓義也元恪草木疏兼採三家詩說以奧爲水名當是齊詩之異義博物志所載亦拾摭漢儒三家詩說酈道元不見齊詩故云非所究也又菉竹猗猗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戴凱之竹譜云瞰竹根深耐寒茂彼淇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爲用寇恂爲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益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惟王芻編艸不異毛注喬樅謂以竹爲竹箭之竹當亦齊詩異義據班彪遊居賦云云是淇園產竹與漢書語合又班固竹扇賦青青之竹形兆直亦即用淇澳詩菉竹青青語班氏治齊詩者也梁元帝賦竹詩曰淇園節復脩可見漢人解詩異義至六朝時尚有此說任記戴譜之語正非[illegible]道元據時所見以今疑古非通識也

補馬援與楊廣書語朋友邪應有切磋後漢書本傳

喬樅謹案援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見東觀漢記後漢書本傳言援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攷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潁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昌疑字之誤

考盤

補易林坤之巽赫喧君子樂以忘憂

考盤在㵎

補漢書敘傳考盤于代○師古曰詩衛風曰考盤在㵎

喬樅謹案盤毛詩作槃文選三都賦注引韓詩曰

考盤在干干亦與㵎通小雅斯干毛傳云干㵎也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王注並云干山間㵎水也是其明證

碩人

衣錦絅衣

補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曰詩本文云衣錦絅衣此云尚絅者斷絕詩文也絅釋文云本又作顈詩作褧攷列女傳引詩衣錦絅衣是魯詩亦作絅字士昏禮被顈黼與絅同尚書大傳衣錦尚蘔蘔卽顈字也馬瑞辰曰褧絅顈皆檾之叚借說文檾枲屬引詩衣錦檾衣又云褧檾也引詩衣錦褧衣蓋以檾爲衣取其在塗蔽塵則曰褧褧之言明也外蔽塵使衣鮮明也與齊之有明衣取義正同士昏禮姆加景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是也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尚褧而已

河水洋洋

補漢書地理志衛詩曰河水洋洋

無子

補易林豫之家人夫婦相背和氣弗處陰陽俱否莊姜無子

喬樅謹案此詩魯家以爲齊女傅姆所作是賦於莊姜始至之時毛敘則云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其說互異今詳易林語意知齊家亦以碩人詩爲閔莊姜無子與毛說同

氓

補易林家之困氓伯以婚抱布自媒棄禮急情卒罹悔憂

喬樅謹案夬之兌首句作以緡易絲緡字疑婚之

謂以婚而託言易絲也卽詩匪來貿絲來卽我
謀之意或據如淳說名錢爲緡證焦氏是以緡釋
布其義非也

抱布貿絲

補鹽鐵論錯幣篇古者市朝無刀幣各以其所有易無
抱布貿絲而已

喬樅謹案毛傳訓布爲幣謂刀幣也此釋抱布貿
絲與毛義不同蓋齊詩之說云然

補易林解之乾抱布貿絲

來卽我謀

補易林萃之歸妹來卽我謀

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補易林坤之井三女求夫伺候山隅不見復關泣涕漣
洳

喬樅謹案乾之家人解之家人末句並作長思憂
歎

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補禮記坊記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鄭注爾女也
履禮也言女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傳云兆卦之體箋說同韓
詩訓履爲幸見陸氏釋文鄭君禮記注義與毛韓
並異而於易林乘禮忘情卒罹悔憂云云語意正
合是據齊詩爲說故訓義並同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補易林屯之噬嗑桑之將落隕其黃葉失勢傾側而無
所立（蒙之兌坎剝之旅小過之復同）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補禮記表記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
是不思亦已焉哉○鄭注此皆相與爲昏禮而不終也
言始合會言笑和悅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

反覆之不思亦已焉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

喬樅謹案釋文云信誓本亦作矢誓

竹竿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補荀爽女誡詩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正身潔行稱爲
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藝文類聚二十三）

河廣

補鹽鐵論執務篇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
曰自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嚴氏詩緝云襄公時衛亦遷于河南是此詩與宋桓夫人情事不合今據鹽鐵論好德如河廣之語齊說殆與毛殊

誰謂宋遠企予望之

補易林觀之明夷企立望宋

伯兮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補易林大過之訟秉鉞執殳挑戰先驅不役元帥敗破爲憂

補又解之蹇四姦爲殘齊魯道難前驅執殳戒守无患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補易林節之謙伯去我東首髮如蓬長夜不寐展轉空牀內懷惆悵憂摧肝腸

喬樅謹案姤之遯比之復詞意畧同伯去我東比之復伯字作季蓋文譌耳

有狐

補易林觀之蠱長女三嫁進退無羞逐狐作妖行者離憂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刺時今詳易林語則齊詩說亦刺婦人喪其妃耦欲爲室家之詞

齊詩遺說攷卷第一（之三）

福州陳詩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三

王風

詩推度災曰王天宿箕斗（乙巳占）

補漢書地理志昔周公營雒邑以爲任于土中諸侯屏蕃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

又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

補易林井之升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運三十年歷七百福佑豐實堅固不落

喬樅謹案兌之震篇運作建七作八豐實作盤結

君子于役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補班彪北征賦曰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嘆時

補詩汜厤樞曰牛羊來暮（說郛）

喬樅謹案毛詩羊牛下來文選注引作牛羊今據

詩緯及班彪賦語則齊詩文不作羊牛也

葛藟

補易林谷之蒙葛藟蒙棘華不得實讒言亂政使恩壅（谷師之中孚蠱之明夷節之蹇同）

喬樅謹案毛傳以葛藟爲族人刺王之詩采葛爲使臣懼讒之詩今觀易林語則齊詩亦以葛藟之作由讒言亂政而寡於恩施故族人以爲刺耳

大車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昭二十五年）

喬樅謹案公羊家爲齊學禮家與齊詩同一師傳何休此注是述公羊師說其以大車爲大夫之車與毛傳合足見此詩齊亦與毛同義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補儀禮覲禮鄭注監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鄭風
詩推度災曰鄭天宿斗衡乙巳占
漢書地理志京兆鄭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河南郡新鄭
詩鄭國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
又曰韓地角氐亢之分野也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
分爲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火正祝融之虛也及
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
又曰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泲食溱
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
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三　三
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漢書敘傳鄭衛荒淫風流民化
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
補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鄭注緇衣詩篇名也其首
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
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
喬樅謹案鄭君周禮注緇布衣積素爲裳諸侯以
爲視朝之服引詩緇衣之宜兮爲證賈疏又引此
詩適子之館兮卽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官
正所謂次者是也
大叔于田
襢裼暴虎
漢書匡衡上疏曰鄭伯好勇而鄭人暴虎○師古曰鄭
風大叔于田之篇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空手搏虎
取而獻之
清人
補易林師之睽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慈
母觀之升遯之睽同
齊詩遺說攷　卷一　三　四
喬樅謹案賁之艮多公子奉請王孫嘉許二語攷
漢書古今人表鄭高克與公孫素同列第七等據
毛詩敘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知古今人
表孫字乃子之譌今證以易林公子奉請之語則
素爲公子明矣焦循謂素卽僖二年師師入滑之
公子士素士一聲之轉是也
補又豐之頤悉毋望子逍遙不已久客外野我心悲苦咸之旅同
河上乎逍遙

補易林无妄之旅淸人逍遙未歸空閑

羔裘

邦之司直

補漢書蓋寬饒等傳贊雖詩所謂國之司直無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任也

喬樅謹案國之司直句又見漢書叙傳詩本邦字此引作國者漢人避高祖諱也

邦之彥兮

補漢書叙傳邦家之彥

女曰鷄鳴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鳬與鴈

補易林豐之艮鷄鳴同興思配无家執佩持鳬莫使致之（漸之鼎同）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據易林云云則齊詩與毛說同

雜佩以贈之

補大戴禮保傅篇珮玉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衡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盧辯注衡平也半璧曰璜衡在中牙在旁納于衡璜衡牙之間總曰玭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

喬樅謹案鄭君周官玉府注引詩傳曰佩玉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賈疏以詩傳爲韓詩傳今據大戴禮保傅篇所言佩玉之制與鄭引詩傳同而說較詳大戴禮有琚瑀以雜之之語與此詩言雜佩尤合是齊說所本也鄭君於詩兼通三家其時齊魯詩已亡故賈氏祇據所見韓詩傳爲證耳

山有扶蘇

不見子都

補易林蠱之比視暗不明雲蔽日光不見子都鄭人心傷

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補易林臨之大過思我狡童不見子充

狡童

彼狡童兮

補易林損之大畜嬰兒駭笑未有所識狡童而爭亂我政事

丰

衣錦絅衣裳錦絅裳

補 禮記玉藻鄭注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

喬樅謹案絅毛詩作褧此所引詩作絅與劉向引碩人詩作絅衣者合蓋齊魯今文同爲絅字也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

補 易林賁之鼎東門之墠茹藘在阪禮義不行與我心反

喬樅謹案毛叙以此詩爲刺亂男女有不待禮而

相奔者姜炳璋詩序廣義云晉酒泉太守馬岌求見宋纖不得銘曰丹崖百尺青壁千尋室邇人遠實勞我心玩易林與此銘是皆以此詩與杕杜緇衣同旨蓋謂賢人居鄭之東門君若臣莫能以禮致之室邇而人遠也詩言有可望而不可卽之意不必其爲淫奔之詩然則齊說殆與毛殊矣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漢書地理志鄭詩云出其東門有女如雲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閔亂之作今據地理志言鄭俗男女亟聚會而引此詩爲證則是齊說不以此爲男女相棄而思保其室家也

補 班固西都賦冠蓋如雲

縞衣綦巾

補 說文糸部綦帛蒼艾色也詩曰縞衣綦巾未嫁女所服

喬樅謹案許以綦巾爲未嫁者之服則不指喪亂之室家而言此足證班志男女亟聚會之說叔重蓋據齊詩又大戴禮夏小正九月元校傳云校也者若綦色然婦人未嫁者服之綦色卽所謂蒼艾

色禮家之說是齊詩所本也

溱洧

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

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

漢書地理志鄭詩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菅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師古曰溱洧之詩也灌灌水流盛也菅蘭也恂信也盱大也伊惟也謔戲言也謂仲春之月二水流盛而士與女執芳草於其間言相贈遺信大樂矣惟戲謔也

喬樅謹案灌灌毛詩作渙韓詩作洹說文引詩作

洗字異而義並同玉篇洗爲洹之重文李善文選注兩引漢書息夫躬傳雚蘭云雚與洗古今字可證也菅毛詩作蕳韓作蘭菅即蕳之假借山海經西山經云天帝之山多菅蕙以菅與蕙連文明菅爲香草即所謂蘭也恂盱毛作洵訏魯作詢訏惟韓詩文與齊同又攷兩漢書注文選注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韓詩傳注皆謂三月桃華水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秉蘭拂除師古此注獨言仲春之月與韓說不同者此必班書音義中漢魏諸儒所據齊詩之說而小顏襲用之耳

齊風

補〔禮記樂記〕師乙曰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曰〕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詩含神霧曰〕齊地處孟春之位海岱之間土地汙泥流之所歸利之所聚律中太簇音中宫角（太平御覽十八○又七十四）

案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九引至利之所聚首句作夫齊之地又一百十二引首句及律中二句宫角作羽

〔漢書地理志〕齊地虛危之分埜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伯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

補〔易林頤之漸〕姬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強子孫億昌

雞鳴

補〔易林夬之屯〕雞鳴失時君騷相憂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列女傳言緹縈上書闕下歌雞鳴之詩亦取無罪被讒意文選李善注引班固歌詩曰闕下歌雞鳴是三家說同今詳易林雞鳴失時君騷相憂之語詩意殆以遠色去讒爲戒而欲其早朝聽

營

政與

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

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師尚父所封○臣瓚曰臨淄卽營邱晏子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今齊之城中有邱卽營邱也○師古曰築營之邱言於營邱地築城邑

又曰臨淄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言往適營邱而相逢於嶩山也嶩字或作猱亦作巎

案師古此注必本漢書音義舊說

喬樅謹案營毛詩作還韓詩作嫙又毛詩釋文載崔靈恩集注本猶作嶩酈道元水經淄水注云營邱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道元不及見齊詩淄水篇引詩作營亦採前儒遺說耳錢氏大昕云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厶說文引作自營爲厶是也釋邱水出其左營邱郭注謂淄水逕其南及東是營邱本取回環之義士喪禮布巾環幅注古文環作還左傳還鄭而南及道還公宮釋文並云還本作環營亦與還聲

近故古文假借用之

子之茂兮

子之昌兮

補崔靈恩集注曰茂昌俱齊地讀詩記

喬樅謹案毛傳云茂美也昌盛也與首章訓還爲便捷一例皆不以三者爲地名韓詩還作嫙訓爲好貌則知茂昌之訓亦不以爲地名又崔集注本猶作嶩與班志引齊詩合又釋茂昌俱爲齊地與班志引詩子之營兮以營爲營邱合皆據齊詩遺說崔集衆解爲毛詩集注三家之義必多所採拾也

著

俟我於著乎而

漢書地理志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補公羊傳解詁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隱公二年

喬樅謹案著毛詩敘云刺詩也時不親迎也正義謂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

言人君親迎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偃
師武億據公羊注以釋此詩馬瑞辰曰武說是也
詩刺時不親迎故錯隊三代之禮首章俟著於門
戶爲近卽周人迎於戶二章俟庭三章俟堂正與
夏殷禮合較毛鄭說爲允說苑修文篇說親迎之
禮言夫人戒女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正周
人逆於戶之證著與宁通喬樅謂公羊注所云夏
后氏逆於庭三語亦見尙書大傳今文尙書亦齊
學也齊家釋此詩其說當同師古漢志注以著爲
地名卽濟南郡著縣又引一說門屏之閒曰著胡

承珙曰濟南之著韋昭音馳略反乃著龜之著字
魏收地形志亦作著顏氏乃音竹庶反以韋昭爲
失竝謂卽齊風之著皆非也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補易林同人之中孚衣裳顚倒爲王來呼成就東周邦
國大休

補班固奏記四方之士顚倒衣裳

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詩含神霧曰起居無常二十一北堂書鈔

案此疑亦說齊風東方未明之文毛詩序曰朝廷興
居無節與此語意正同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

補易林咸之旅雄狐綏綏登山崔嵬損之无妄同

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補禮記坊記子云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
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
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鄭注伐柯伐木以爲柯也蓺猶樹也橫從橫行治其
田也言取妻之法必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
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

喬樅謹案伐柯毛詩作析薪橫從毛詩作衡從韓
詩作橫由鄭君此注釋橫從爲橫行治田據齊詩
爲解與毛韓義微異

補儀禮士昏禮鄭注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
由媒交接設介紹皆所以養廉恥

補易林小過之益執斧破薪使媒求婦和合二姓親御
飲酒旣濟之中孚同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補鹽鐵論地廣篇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

勞心怛怛

補易林家之損忉忉怛怛如將不活

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

補易林遯之大過敝笱在梁魴逸不禁

載驅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補易林屯之大過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蹇之比困之訟中孚之漸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夕自夕發至旦釋文發引韓詩云發旦也觀焦氏言齊子旦夕云云是齊說以發夕為旦夕與韓詩訓同說文云禮昏鼓四通為大鼓夜半三通為戒晨旦明五通為發明是亦以發為旦也

汶水湯湯

補漢書地理志齊國汶陽

魏風

詩推度災曰魏天宿牽牛乩巳

詩含神霧曰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太平御覽二十六時叙部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河北詩魏國○又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

葛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補易林困之中孚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子紡績善織南國饒足取之有息

喬樅謹案摻摻韓詩作纖纖攷說文攕好手貌引詩攕攕女手从手韱聲則作摻作纖皆攕之叚借也摻纖同音故得通用爾雅縹帛縿釋文縿本或作纖是其顯證

好人提提

補禮記檀弓鄭注提提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

喬樅謹案提提齊詩作媞媞又白帖十二及說文繫傳引詩作禔禔此韓詩之異文鄭君注禮時未見毛傳而訓提爲安舒與毛義相近提禔皆媞之假借禮記釋文作折折乃提之譌字耳又漢書叙傳姼姼公主孟康曰姼音題姼姼惕惕愛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姼姼好貌魏詩葛屨之篇好人提提音義同耳今案尒疋釋訓忯忯惕惕愛也郭璞注今詩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忯忯未詳釋文引李巡曰忯忯和適之愛也攷說文忯愛也姼美女也或從氏作㛅姼㛅字同㛅忯音同得相假借惟美女故悅而愛之師古不知以孟說爲非過矣氏是古多通用覲禮大史是右注云古文是爲氏曲禮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故字之从是从氏者如提媞㛅姼皆得通假安舒之訓卽所謂好貌疑齊詩之說讀提如姼班氏叙傳語亦本齊詩故傳也

汾沮洳

彼汾一曲

漢書地理志詩曰彼汾一曲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補後漢書荀爽貽書曰陟岵瞻望惟日爲歲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已

補易林泰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

伐檀

補鹽鐵論國疾篇功德不施於天下而勤勞於百姓百姓貧陋困窮而家私累萬金此君子所恥而伐檀所刺也

寘諸河之干兮

補禮記中庸鄭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

喬樅謹案諸毛詩作之齊詩三章並作諸漢書地理志引第二章寘諸河之側可證也孟堅據齊詩鄭君記注引與孟堅同是其用齊詩之明驗

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補易林乾之震縣貆素餐居非其安失輿剝廬休坐徒居頤之益同

補又謙之坎縣貆素餐食非其任失望遠民實勞我心

寘諸河之側兮

漢書地理志詩曰寘諸河之側

坎坎伐輻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喬樅謹案董子引詩第二章餐字當作食故云先事後食也

彼君子兮不素湌兮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湌小人不空食

喬樅謹案湌毛詩作飧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正義引說文云飧水澆飯也今攷說文云飧餔也从夕食無水澆飯也之語釋文引字林云飧水澆飯也玉篇亦曰飧水澆飯也列子說符云而下壺飧以餔之注飧水澆飯也漢書王莽傳爲設飧粥注曰飧古湌字然則飧本訓夕食其訓作以水澆飯者皆是湌之假借說文湌字云餐或从水從水者有以水澆飯之義古文卽假用餐飧二字說文特偏舉耳鄭讀飧如魚飧之飧是以飧爲湌之假借從三家詩今文爲訓

碩鼠

補鹽鐵論取下篇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言履畝稅而碩鼠作語與次公合是皆齊詩說同

補易林革之乾碩鼠四足飛不上屋困之需同

喬樅謹案尒疋釋獸鼠屬有鼫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鼫鼠爲彼五技之鼠也許君云碩鼠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今據易林語是齊詩說亦以碩鼠爲五技之鼠與魯詩同義

唐風

詩推度災曰唐天宿奎婁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故其民儉而好畜外急而內仁五字从太平寰宇記河東道四引增此唐堯之所處太平御覽一百六十

喬樅謹案儉而好音句太平寰宇記引作儉而蓄積與匡衡語合

漢書匡衡疏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補易林臨之否唐邑之墟晉人以居虞叔受福實朊是國世載其樂

補又睽之坤邑姜叔子天文在手實沉參墟封爲晉侯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

又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喬樅謹案山樞師古注云音甌攷尒疋樞茎釋文云藲烏侯反本或作蓲是藲與蓲同作蓲者魯詩之文作藲者齊詩之文漢書引詩當本作藲故師古音甌讀爲烏侯反也

蟋蟀

補 鹽鐵論通有篇君子節奢刺儉儉則固孔子曰太儉極下此蟋蟀所為作也

蟋蟀在堂

補 詩汎歷樞曰蟋蟀在堂流火西也 說郛

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漢書地理志蟋蟀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山樞

宛其死矣它人是媮

漢書地理志山樞之篇曰宛其死矣它人是媮

喬樅謹案媮毛詩作愉鄭箋讀愉曰偷偷取也漢志據齊詩故文作媮又張衡西京賦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平子用魯詩是與齊文同文選韋孟諷諫詩我王以媮注云媮與愉同集韻愉或从女偷或从心則媮愉偷古皆通用

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於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補 易林否之師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素表朱遊戲皐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 豫之小過 震之井同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云衣素衣朱即素衣朱襮襮之為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為襮高誘注曰襮表也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為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脩襮而內逼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為表與毛傳襮領也義異蓋本三家之訓喬樅謂易林用齊詩則訓襮為表即本齊詩故傳也

素衣朱宵

補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詩有素衣朱宵

喬樅謹案儀禮宵衣鄭以為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為宵記有元宵衣正義云此字據形聲為綃從糸肖聲但詩及禮記皆作宵字故鄭引詩及禮記為證喬樅謂士昏禮注破宵為綃是據齊詩素衣朱綃之文齊詩假宵為綃毛詩又假繡為綃也

從子于皐

喬樅謹案易林云遊戲皐沃王氏念孫曰此即詩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皐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皐鼬公羊作浩油尒疋皐皐琄琄樊光本皐皐作浩浩是其證也

羔裘

羔裘豹袪

【補】易林蹇之家人羔裘豹袪

鴇羽

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補】鹽鐵論執務篇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補】易林訟之復王事靡盬秋無所收

葛生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補】漢書地理志葛生之篇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國風四

秦風

詩推度災曰秦天宿白虎氣生元武（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䏰白色秀身律中南呂（四字从北堂書鈔增）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淸以揚○注䏰明也（○落消切○埶文類聚三）○（太平御覽二十四）

案北堂書鈔引詩緯作秦地處季秋之位律中南呂音中徵與此微異

漢書地理志秦地東井輿鬼之分墅也於禹貢時跨雍涼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天水隴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𦬊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車轔

有車轔轔有馬白顚

【補】易林大畜之離延陵適晉觀樂太史車轔白顚知秦興起卒兼其國一統爲主（坎之剝旅之泰同）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車轔美秦仲大有車馬其詩曰有

車轔轔有馬白顛
喬樅謹案師古所引車轔及四臷小戎諸詩皆襲舊注齊詩之說故字多與毛不同毛詩車鄰釋文鄰本又作轔鄰葢轔之假借三家今文皆用轔字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補易林咸之震君子季姬並坐鼓簧
四臷
四臷孔阜六轡在手
輶車鸞鑣載獫猲獢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四臷美襄公田狩也其詩曰四臷

孔阜六轡在手輶車鸞鑣載獫猲獢
喬樅謹案四臷毛詩作駟驖猲獢毛詩作歇驕說文馬部驖馬赤黑色詩曰四驖孔阜犬部猲下長喙曰獫短喙曰猲獢是齊詩四臷爲駟驖之假借毛詩歇驕又爲猲獢之假借詩釋文歇本又作猲獢作猲獢者三家詩今文也
補班固東都賦覽駟鐵
喬樅謹案班氏用齊詩當本作四臷與地理志文同此作駟鐵者後人順毛所改也
小戎
小戎俴收五楘良輈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美襄公備兵甲討西戎其詩曰小戎俴收五楘良輈文茵暢轂駕我騏馵
補易林遯之益五楘解墮頸輈獨宿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補禮記聘義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鄭注言我也
在其板屋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師古曰小戎之詩言襄公出征則婦

人居板屋之中而念其君子
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小戎詩曰龍盾之合鋈以輹軜
竹柲緄縢
補儀禮既夕禮鄭注柲弓檠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爲之詩云竹柲緄縢
補又士喪禮鄭注縢緣也詩云竹柲緄縢
喬樅謹案柲毛詩作閉釋文云本一作䩛攷周禮弓人注引詩正作䩛䩛與柲字通作閉者古文之假借詩我思不閟及閟宮有侐毛傳皆訓閟爲閉

大元經衆豹騰其祕注亦訓祕為閉祕閉一聲之
轉義並展轉相通也

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補詩汜厤樞曰蒹葭秋水其思涼猶秦西氣之變乎 說郛

詩含神霧曰陽氣終白露凝為霜○宋均曰白露行露
也陽終陰用事故曰白露凝為霜也 太平御覽十二○事類賦天部

終南

終南何有

補班固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

壽考不忘

補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壽考不忘

喬樅謹案忘毛詩作亡古文假借字

黃鳥

漢書匡衡疏曰秦穆貴信士多從死

補漢書敘傳旅人慕殉義過黃鳥○劉德曰黃鳥之詩
刺秦穆公要人從死

喬樅謹案史記秦本紀言繆公葬 雍 從死者百七
十人子輿氏三良亦在其中是其殉葬之多也

補易林困之大壯子輿失勞黃鳥哀作

補又革之小畜子車鍼虎善人危殆黃鳥悲鳴傷國无
輔

子車鍼虎 見上

晨風

補易林小畜之萃晨風之翰大舉就溫

補又豫之咸晨風文翰隨時就溫雄雌相和不憂危殆

喬樅謹案鴥彼晨風毛傳云鴥疾飛貌晨風鸇也
鴥韓詩作鷸鷸亦疾也木華海賦云鷸如驚鳧之
失侶是也鴥為疾飛故以大舉言之溫與蘊通當
為鬱之段借雲漢詩溫隆蟲蟲正義云定本作蘊

釋文云韓詩作鬱可證也此詩鬱彼北林周官函
人注引作宛彼北林宛與菀同亦鬱之段借疑齊
詩異文作溫彼北林故易林言大舉就溫又言隨
時就溫就猶集也就溫者猶國語晉語云集菀耳
又按魏曹丕詩願為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即用此
詩語詞意與易林雄雌相和之說相合其義皆本
之齊詩

無衣

與子同襗

補班固北征頌寒不施襗

喬樅謹案毛詩與子同澤傳訓爲潤澤鄭箋作襗云襗褻衣近汚垢蓋據齊詩之文孟堅頌正用齊詩襗字廣雅釋器云襗長襦也釋名釋衣服云襦褌也言温煖也又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鄭注云褻衣袍襗也襗是褻服故以近汚垢言之說文訓襗爲袴別爲一說陸孔並引以證鄭未合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

補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山西天水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

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喬樅謹案此詩毛叙以爲刺用兵也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今據孟堅語則齊詩說不以無衣爲刺矣皆地理志引作偕蓋後人從毛改之

陳風

詩推度災曰陳天宿大角 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陳地處季春之位土地平夷無有山谷律中姑洗音中宮徵 太平御覽十八

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 文選秋胡詩李注

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 文選笙賦注

漢書地理志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

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案此與匡衡語合益足證班志之言爲本齊詩也鄭君詩譜亦據而用之

補詩陳譜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

補漢書古今人表大姬武王女○張晏曰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

宛邱

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漢書匡衡疏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祀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喬樅謹案張晏注是用齊詩晏生漢魏之際齊詩具存也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鷺鳥之羽以爲翿立之而舞以事神也無冬無夏言其恒也

喬樅謹案毛叙言刺幽公遊蕩無度不云鼓舞以事神也師古此注以值翿爲事神之舞必舊注所据齊詩之說而師古襲用其義耳

坎其擊缶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漢書地理志

補漢書地理志集注東門陳國之東門也枌白楡也栩杼也子仲陳大夫之氏也婆娑舞貌也言於枌栩之下歌舞以娛神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亦襲舊說齊詩之義毛叙以是詩爲疾亂言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無娛神之事也

衡門

補易林咸之蠱八年多悔耕石不富衡門屢空使士失意

可以棲遲

補班固叙傳棲遲於一邱則天下不易其樂

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補易林復之咸齊姜宋子婚姻孔嘉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補易林萃之訟臨河求鯉燕婉笑弭

東門之楊

其葉將將

補易林萃之大有南山之楊其葉將將 旅之兌同

喬樅謹案將將毛詩作牂牂尒疋釋詁將大也牂字即將字之假借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補易林大畜之小畜配合相迎利之四鄉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益之謙同

株林

補易林睽之萃纓體守藩縱欲廢賢君臣淫佚夏氏失

身

補又巽之蠱平國不君夏氏作亂烏號竊發靈公殞命

臨之晉同

會風

詩推度災曰檜天宿招搖乙巳占

補漢書地理志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號會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師古曰會讀曰鄶字或作檜檜國在豫州外方之北滎播之南溱洧之間妘姓之國

喬樅謹案說文云鄶祝融之後妘姓所封溱洧之閒鄭滅之从邑會聲又云會合也方言注會兩水合處也攷水經洧水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又云澮水南入於洧水鄶地居溱洧之間二水合流故以會名國作檜者假借字耳師古注與詩譜同蓋亦齊詩之遺說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補易林渙之乾猋風忽起車馳揭揭棄古追思失其和節憂心惙惙睽之大過需之小過同

補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補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亨煑也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曹風

詩推度災曰曹天宿弧張乙巳占

詩含神霧曰曹地處季夏之位土地勁急音中徵其聲清以急藝文類聚三〇太平御覽二十一

案詩經類攷引夏作冬疑誤勁急作勁險經義攷引作其聲清以激

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靁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

蜉蝣

補漢書古今人表曹昭公班釐公子作詩

喬樅謹案詩譜曹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毛詩敘以蜉蝣爲刺昭公與齊詩說同

麻衣如雪

補儀禮喪服傳鄭注詩云麻衣如雪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補禮記表記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鄭注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說猶舍息也是讀說爲稅字與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而箋則從毛氏也

候人

荷戈與綴

補禮記樂記鄭注綴表也所以表行列詩云荷戈與綴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今按詩荷戈與祋不同者蓋鄭所見齊魯韓詩本不同也韓詩唐時尚存陸氏釋文於毛詩祋下不言韓詩異字則作綴者非韓詩也此樂記注是據齊詩之文崔集注本亦作綴馬瑞辰曰說文祋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按或說亦

立表之意當即本三家詩

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

補禮記表記鄭注鵜鶘汙澤也汙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喬樅謹案彼記毛詩作彼其與齊詩文異鄭君此注亦據齊詩爲解故義與詩箋不同也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

補易林履之恒澮滃薈蔚膚寸來會津液下降流潦滂沛坤之恒睽同

婉兮孌兮

補漢書敘傳婉孌董公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補大戴禮勸學篇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子其結於一也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惟兮字作也微異耳鄭君詩箋云儀義也善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胡承珙曰緇衣篇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一行無類也其末引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然則儀一謂執義如一尤有明證今按箋說正用齊詩爲解與易林執一無尤說合

補易林乾之蒙鳲鳩鳲鳩專一無尤君子是則長受嘉福

補又隨之小過燕鳥鳲鳩執一無尤寢門內治君子悅喜

補又夬之家人鳲鳩七子均而不殆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補禮記經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喬樅謹案淑人君子二句又見緇衣篇引詩其儀不忒二句又見大學篇引詩

下泉

洌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補易林蠱之歸妹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賁之姤同

喬樅謹案何楷世本古義據易林謂此詩當爲曹人美晉荀躒納敬王於成周而作其說以自春秋昭二十二年王子朝作亂至昭三十二年城成周

爲十年無王左傳天王使告於晉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竝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甥舅不遑啟處于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與易林十年無王合又以昭二十三年天王居于狄泉卽此詩下泉郇伯卽荀躒也荀卽郇國之後去邑稱荀也稱荀伯者左傳昭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唁公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伯卽荀躒荀伯猶知伯也美荀躒而詩列曹風者昭二十五年晉人爲黃父之會謀王室具戍人二十七年會扈合戍周三十二年城成周曹人蓋皆與焉故曹人歌其

事也馬瑞辰曰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
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
於城周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孔氏廣森以爲
稱成周不稱京師者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
此詩念彼周京似王新遷成周追念故京師王室
之詞自是以後諸侯不復勤王故列國風詩終於
此亦可爲何氏增一證也

豳風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
又曰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太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
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
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補禮記月令鄭注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爲寒益至
也

補漢書律厤志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

喬樅謹案止毛韓詩作趾與齊詩文不同止趾古
今文之異儀禮士昏禮北止注云古文止作趾左
氏桓十三年傳舉趾高五行志引作止易壯于前
趾艮其趾釋文云荀本作止

春日載陽

補易林同人之大過春日載陽

月秀葽

補漢書禮樂志豐草葽○孟康曰葽音四月秀葽之葽盛皃也

喬樅謹案秀葽下脫之字今爲補入說文引劉向說以葽爲苦葽中壘用魯詩訓孟康此注解葽爲盛皃從齊詩也

言私其豵獻豣于公

補易林晉之歸妹獻豣及豵以樂成功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

補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於壄冬則畢入於邑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

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師古曰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避寒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與齊詩文異聿曰並訓爲辭古多通用毛詩角弓見晛曰消魯韓同作聿抑曰喪厥國韓詩作聿大明曰嬪于京釋文注作聿是三家文多以聿爲曰也

六月莎雞振羽

補易林旣濟之臨莎雞振羽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補禮記月令鄭注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詩云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行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補禮記王制鄭注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喬樅謹案早毛詩作蚤攷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毛詩古文假蚤爲早三家今文皆用早字

呂覽仲春紀高誘注引詩與鄭君記注同可證也

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

補禮記月令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

喬樅謹案周官籥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文禮家以七月一篇爲備風雅頌故言齊詩者據以爲說鄭君此注卽用其義毛詩箋分首章二章爲豳風

三章至六章爲豳雅七章八章爲豳頌亦從齊說也受福毛詩作萬壽文與齊異

補易林需之鼎斯饗羔羊

鴟鴞

補易林坤之遯鴟鴞破斧沖人危殆賴旦忠德轉禍爲福傾危復立否之蠱隨之井萃之歸妹同

喬樅謹案沖人坤之遯隨之井並作邦人然作沖人於義爲長

補又大畜之蹇鴟鳩鴟鴞治成遇災綏德安家周公勤勞噬嗑之漸晉同

東山

補易林屯之升東山拯亂處婦思夫勞我君子役無休止

喬樅謹案東山爲周公東征之詩東山者奄之東山也尚書大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與詩鴟鴞破斧東山三篇情事正合易林以鴟鴞破斧連言疑齊詩篇次破斧在東山之前與毛不同破斧詩四國是皇毛傳以爲管蔡商奄是也馬瑞辰曰周公東征不一國所居亦不一地而居奄爲多孟子書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當從武億說以周公相武王誅紂作一讀以伐奄三年討其君作一讀伐奄三年與此詩東征三年合其證一也逸周書周公相天子殷東徐奄從三叔爲亂其證二也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是三監之叛奄實倡之其證三也說文䣝周公所誅在魯左傳定四年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續漢書郡國志以魯爲古奄國是魯地即奄地趙岐孟子注云奄東方無道國其證四也孟子言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而詩亦曰我徂東山閻氏四書釋地云費縣西北蒙山居魯四境之東一曰東山是東山即蒙山其證五也奄爲東方大國周公雖東征而定之討其君未能滅其國故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又踐奄而遷之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是其事也

伊威在室蠨蛸在戶

補易林家人之頤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室長股

灑埽穹窒我君子役日未已
婦歎于室
補易林大過之損處子嘆室
親結其縭
補馬援誡兄子書施衿結縭申父母之誡
喬樅謹案縭毛詩作褵文選注五十六及六十兩
引毛詩親結其褵字並從衣作褵縭褵古今字之
異爾雅釋器婦人之褘謂之縭釋文云縭本作褵
破斧
周公東征四國是匡
齊詩遺說攷　卷一　四　五
補易林井之小畜東行述職征討不服
補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
國怨○何休曰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
是皇
喬樅謹案公羊家爲齊學此說當爲齊詩之義邵
公引詩與白虎通巡狩篇合是據齊詩文皇齊詩
作篡見詩攷引董氏說
補後漢書班固奏記東平王蒼曰古者周公一舉則三
方怨曰奚爲而後已○李賢注孫卿子曰周公東征而
西國怨曰何獨不來也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後我也
喬樅謹案逸周書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
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
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是周公所征國不
止管蔡商奄詩云四國者舉重而言耳劉向校錄
言孫卿至齊善詩禮易春秋最爲老師三爲祭酒
焉故齊詩之說亦有本於荀子者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補禮記中庸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鄭注則法也
言持柯以伐木將以爲柯近以柯爲尺寸之法
齊詩遺說攷　卷一　四　五
九罭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補易林師之震鴻飛在陸公出不復仲氏任只伯氏客
宿
喬樅謹案損之蹇漸之否剝之升中孚之同人並
無第三句
狼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補豖鐵論鍼石篇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君子之路行止
之道固狹耳

補易林震之恒老狼白獹長尾大胡前顛後躓无有利得彼人悅喜

喬樅謹案睽之需蹇之剝末句作進退遇祟與此小異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一

補禮記樂記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初學記二十一）

喬樅謹案此語說郛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九困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與初學記同可證也

詩汜麻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毛詩正義一）

又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穎達曰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同上）

喬樅謹案革政舊譌作改正神舊譌作辰今並據郎顗傳訂正四始五際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又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後漢書郎顗傳集注）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
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
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
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喬樅謹案臧氏鏞云孟康引詩內傳當是齊詩內
傳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
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顗傳注引作韓詩外
傳蓋即齊詩內傳之誤臧說是也藝文志載齊詩
后氏故二十卷齊詩后氏傳三十九卷后氏故傳
即本諸轅生也

後漢書郎顗條便宜七事曰臣伏惟漢興目來三百三
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
氾厤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
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
亡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厤運變改故
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李賢曰基當作期謂以三期
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
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氾厤樞辰在天
門而釋之曰亥又爲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
書郎顗傳引詩氾厤樞及注引宋均云云始知辰
字是神之譌困學紀聞所採已是譌本故不引孔
氏亥爲天門之語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
其爲譌字也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
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可與宋均乾據天
門之說相發明又翼奉傳注孟康引詩傳於卯酉
午亥外加戌爲五際又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喬
樅謂詩正義亥又爲天門句當作戌亥之間又爲
天門文義始足詩三朞之法詳見齊詩翼氏學疏
證

顗又上書曰天求賢者上昌承天下昌爲人不用之則
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
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
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昌守天功盛德
大業乎

補易林革之賁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

補又困之革申酉敗時陰慝動作

補又姤之婦妹將戌擊亥陽藏不起君子散亂大上危
殆

補又巽之比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

喬樅謹案易林此語旨與詩緯及郎顗說合

補又噬嗑之坤甲戊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咸逢出生各樂其類達性任情

喬樅謹案此與翼奉齊詩說五性六情義同

補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後漢書張純傳）

補詩緯曰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索隱）

補鹽鐵論詔聖篇王道衰而詩刺彰

補班固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漢書禮樂志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

齊詩遺說攷　卷二　四

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喬樅謹案怨刺之詩起古今人表以為在懿王時

鹿鳴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

喬樅謹案齊詩說以鹿鳴為刺司馬遷淮南子王符蔡邕高誘並據而用之鄭君注禮用齊詩故解與諸家不同

補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補鄭駁五經異義曰此詩之意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為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於此耳

喬樅謹案詩正義云或以為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為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

齊詩遺說攷　卷二　五

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據鄭駁異義云云是君召臣明矣孔氏所引或說即鄭所駁之異義也許君五經異義蓋據魯說王逸楚詞章句云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蔡邕琴操亦云傷時在位之人不能是魯說或以鹿鳴為喻羣臣相呼以成君禮鄭用齊說故據以駁許君耳

補易林師之比鹿得美草鳴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饑乏（同人之蹇明夷之蹇益之恆同）

喬樅謹案同人之蹇末句作不離邦域

補又升之乾白鹿呦鳴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鼓瑟吹笙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補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以周行爲周之列位義與此異禮注據齊說而詩箋又用魯訓也魯說以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故歌詩以感之庶幾可復言欲維賢是用置於周之列位也語見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放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傚也

喬樅謹案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詩示作視箋云視古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恌孔疏云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云示民不愉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證

以宴樂嘉賓之心

補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非鹿鳴之所樂賢也

喬樅謹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其說鹿鳴詩無刺辭殆亦用齊義與

四牡

詩氾厤樞曰四牡在寅木始也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四牡騑騑周道郁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補禮記少儀鄭注匪讀如四牡騑騑

補漢書地理志詩周道郁夷

喬樅謹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如此師古注云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喬樅謂韓字是齊之誤攷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金谷集詩秋胡詩石闕銘注並同又天台賦注引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據諸所引是韓詩作威夷不作郁夷班志引詩以證郁夷此據齊詩之文如引齊詩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可

證非用韓詩也師古襲舊注之語謂齊詩作郁夷
而轉寫誤作韓詩耳臧氏琳經義雜記以作郁夷
者爲魯詩其說無據

【補】易林旅之漸逶迤四牡思歸念母王事靡盬不得安處渙之復同

喬樅謹案逶迤卽倭遲與郁夷威夷皆一聲之轉
焦氏逶迤四牡之語蓋本齊故以逶迤爲郁夷之
訓義歟

是用作歌

【補】漢書敘傳民用作歌

皇皇者華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更
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棠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
妻帑

【補】禮記中庸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
合也耽亦樂也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
自近者始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釋文云湛又作耽韓詩云
樂之甚也是三家今文竝作耽字帑毛詩釋文云
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爲妻帑字今讀音奴禮記釋
文云帑本又作孥

【補】鹽鐵論取下篇妻子好合

伐木

【補】易林訟之解伐木思初不利動搖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補】易林坤之比出於幽谷飛上喬木同人之坎同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補】易林夬之震君明臣賢鳴求其友顯德之政可以履
事

神之聽之

班固答賓戲文神之聽之

釃酒有藇

【補】後漢書馬援傳擊牛釃酒

喬樅謹案玉篇艸部藇酒之美也詩云釃酒有藇
亦作醑又酉部醑美貌亦作藇顧野王以詩亦作
醑字是據魯齊之異文毛詩釃酒有藇釋文不言

韓詩字異蓋與毛同作鱮也廣韻八語云釀酒之
美也亦作醑語即本毛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補易林訟之井天壯肥牡惠我諸舅內外和睦不憂飢
渴
無酒酤我
補漢書食貨志詩云無酒酤我
喬樅謹案志載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
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
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

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
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
誠是以疑而弗食魯匡說以酤爲買與毛傳一
宿爲酤義異鄭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
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亦據三家之義[illegible]
毛也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補漢書宣帝紀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或禁民不
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
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言

人[illegible]德乃相飲食則闕[illegible]之事爲過惡也
喬樅謹案[illegible]古此注[illegible]毛詩[illegible]箋不同蓋襲[illegible]說
之文
補又薛宣上疏曰[illegible]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
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
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illegible]未必不由此也詩云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喬樅謹案薛宣之辭與孝宣詔書合攷顏君[illegible]東
海郯人與匡衡同邑其所習當爲齊詩孝宣受詩
東海澓中翁亦當爲齊學故述此詩大旨相同也

天保
詩汜歷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卯天保也
吉圭爲饎
補儀禮士虞禮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饎
喬樅謹案周官蜡氏注云蠲讀如詩吉圭惟饎之
圭圭潔也賈疏云毛詩潔蠲爲饎鄭從三家詩故
不同攷毛詩作吉蠲爲饎傳云吉善蠲絜也賈疏
引作潔蠲潔字乃吉之[illegible]　又大戴禮諸[illegible]遷廟
篇盧辯注引詩誤同
礿祠烝嘗于公先王

補禮記王制注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
四時祭宗廟也
采薇、
補易林睽之采薇出車魚麗思初上下促急君子
懷憂
喬樅謹案易林咸之渙云上促急君子免憂與
此詞意不同攷漢書匈奴傳言懿王時戎狄交侵
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刺之班書皆據齊詩
易林所云上下促急君子懷憂者亦據齊詩之說
其咸之渙文或轉寫舛誤耳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補漢書匈奴傳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
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
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曰戒音越又人栗反挍勘記
云石經初刻作曰後改日作日非也箋云豈不
曰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鄭意是曰字喬樅謂
毛本或作曰三家實作日師古漢書注云豈不日
日相警戒乎以日日釋日字是其顯證也玁狁毛
詩作玁狁釋文云玁本或作獫狁本亦作允
補古今人表懿王穆王子詩作○師古曰政道既衰怨
刺之詩始作也
昔我往矣　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
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補鹽鐵論備胡篇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勝
聲相聞疾病相恤無過時之師無踰時之役今戍邊郡
者絕域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
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
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故聖人憐其如此閔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
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勞賜舉失職者所以哀遠民而慰
撫老母也
喬樅謹案莫之我哀毛詩作莫知我哀
出車、
補漢書匈奴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
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
喬樅謹案毛敘以采薇出車杕杜並為文王詩齊
魯以采薇為懿王詩出車為宣王詩義各不同漢

耆古今人表以怨刺詩爲懿王時又以南中與召虎方叔張中並列第三等次周宣王世皆據齊詩之說

僕夫況悴

補易林大過之損過時歷月役夫憔悴

喬樅謹案毛詩僕夫況瘁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釋文云瘁本亦作萃依注作悴音同

出車彭彭

城彼朔方赫赫南中玁允于攘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南中列上之下次周宣

王世毛詩中作仲

補鹽鐵論繇役篇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補漢書衛青傳詩不云乎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彭彭衆車聲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玁允也

喬樅謹案詩箋云戍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師古匈奴傳注亦云言命將出征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與詩箋義異蓋用舊注之說本三家詩義也

漢書敘傳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

喬樅謹案攘毛詩作襄齊詩與毛字異陸氏釋文云襄本或作攘謂三家之文也

雨雪載塗

補易林復之蠱雨雪載塗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補鹽鐵論論誹篇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執訊獲醜

補漢書匈奴傳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醜惡

補禮記王制鄭注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

杕杜

補鹽鐵論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嘆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積之思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爲作也

喬樅謹案據鹽鐵論是齊詩之說以杕杜及采薇

同爲刺詩與毛叙杕杜勤歸之義迥異矣

日月陽止

補董仲舒雨雹對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嫌于無陽故謂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西京雜記

期誓　至而多爲恤

補易林益之鼎期誓不至室人衔恤

喬樅謹案期誓毛詩作期逝傳云逝往也文與齊異

魚麗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物多酒

旨所以優賢也

君子有酒旨且多

物其多矣

喬樅謹案儀禮釋文麗本或作離麗離古通物多酒旨義見前

補易林睽之小過魚麗思初

喬樅謹案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而焦氏以爲思初者按鄭志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魚麗思初蓋誦古之篇非造之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補儀禮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鄭注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

信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編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賈氏禮疏云之時矣　毛傳以爲此　孔子前亡

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必知戰國及秦之世者以
子夏作序具序三篇之義明其詩見在毛公之時
亡其辭故知當戰國及秦之世也

由庚

補儀禮鄉飲酒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
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注六者皆小雅篇也由庚
崇邱由儀今亡其義未聞

喬樅謹案賈氏疏曰案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
道也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
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此毛公續序義與南

陔白華華黍同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
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時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
亡者併亡也陸氏詩釋文云此三篇依六月序由
庚在南有嘉魚前崇邱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
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喬樅謂據儀禮笙閒篇第
以先由庚次南有嘉魚次崇邱次南山有臺次由
儀與六月詩序合知孔子編詩之時其次第本然
毛公以其辭亡使笙閒三篇者相從爲類故鄭君
謂非孔子之舊也今依儀禮爲編次之如此

南有嘉魚

詩氾歷樞曰嘉魚在巳火始也

補儀禮鄉飲酒鄭注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
賢者共之也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與之燕
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補易林離之中孚南有嘉魚駕黃取遊魴鱮詡詡利來
无憂睽之泰同

喬樅謹案易林困之咢遊作[illegible]作鯉[illegible]詡作瀰
瀰文有小異又說文魚部云烝然[illegible]从魚卓聲
罩作鯙亦三家之異文式燕[illegible]詩作[illegible]見列女

傳據鄭注言與之燕樂字作燕則[illegible]詩文與毛
同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纍本亦作虆據鄭注言賢
者纍蔓而歸之是齊詩文不從艸作虆

崇邱說見前

南山有臺

補儀禮

鄭注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爲
樂友賢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
欲其名[illegible]長也

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詩考南山多福
只君子德音不已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君倹禮注言又欲其名德之長謂此
不已是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補易林晉之大有蓼蕭露瀼君子龍光鳴鸞噰噰福祿

來同恒之蹇同
壽考不忘
林晉之豐壽考不忘
喬樅謹案此句又見漢書禮樂志
福攸同見上易林
喬樅謹案噰噰毛詩作雝雝賈誼新書引詩
作鸞噰噰與焦氏易林合是魯齊文同
湛露
補易林屯之鼎湛露之歡三爵畢恩訟之恒同人之離同
補又訟之陳濟白雉羣雊慕德貢朝湛露之恩使我得

惟
喬樅謹案毛敘以湛露爲天子燕諸侯之詩三
之說蓋與毛同
六月
補漢書匈奴傳宣王興命將征伐獫狁詩人美大其
功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補易林益之井六月騤騤各欲有望疾在未裝侯待旦
明
喬樅謹案□之小過文此句惟後二句□來

未裝候時此明未出疑其裝之出車詩文召彼
謂之載矣箋言召御裝載物而往是謂
載爲裝也太元元錯云裝候時與易林束裝候時
語意正同
獫允孔熾我是用戒
補鹽鐵論繇役篇詩云獫允孔熾我是用戒故守禦征
伐所由來久矣
喬樅謹案毛詩我是用急鹽鐵齊詩之
文與毛氏異盧氏文弨云戒當作亟攷爾雅
釋言悈急也悈之音義與棘通

第六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次

兮毛傳棘急也崔靈恩集注……是其證也鄭
氏箋行云悈者心之急也悈……又通作革文
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蒼頡篇云革戒也戒即悈
字之省

玁狁匪度整居焦穫作鎬及方至于涇陽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補 易林未濟之…玁狁匪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
爭彊元戎其駕以安我王

喬樅謹案匪度毛詩作匪茹箋云茹度也蓋用齊
詩申毛之義易林末句本又作襄及夷王攻後漢

書西羌傳云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
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夷王為…
世玁狁已內侵中國其後益熾遂…
夷王雖亦命將率師而於玁狁之…能攘逐詩
言玁狁匪度云云蓋歷溯前事見其恣…
也

補 漢書匈奴傳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將傳
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毆之
故天下稱明

補 班固燕然山銘元戎輕武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補 鹽鐵論繇役篇周宣王尹吉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

漢書敘傳薄伐玁狁恢我朔邊

喬樅謹案薄伐玁狁二句又見衛青傳引詩

文武吉甫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尹吉甫列上下次周宣王世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

補 易林豫之革飲御諸友所求大得小畜大過同

補 易林賁之頤炰鼈膾鯉

張仲孝友

補 易林離之坎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方叔克勝飲
酒小過之未濟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張中列上下次周宣王世毛
詩作張仲中仲古字通用

補 又小過之未濟六月采芑征伐無道張仲季叔孝友
飲酒

喬樅謹案歐陽集古錄薛氏鐘鼎款識竝載有張
仲簠銘五十一字其文曰用饗大正歆王賓饌具
召飲張仲受無彊福諸友飧飲具飽張仲畀壽馬

瑞辰曰盤銘言諸友與詩佽御諸友合篇蓋因此時得與燕飲作也易林云張仲季叔孝友飲酒蓋以詩言諸友當時叔季皆在詩特言張仲以該叔季也廣韻云張姓本自軒轅第五子揮始造弦實張網羅世掌其職後因氏焉此張受姓之始也

采芑

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詩氾歷樞曰午采芑也

補 鹽鐵論未通篇古者十五入太學與小役二十冠而成人與戎事五十以上血脈益剛曰艾壯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荼周師若烏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引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白虎通用齊詩是齊韓說同此云二十與戎事據齊詩之說與齊韓義異

補 漢書李廣蘇建傳明者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方叔列上下在第三等

車攻

補 易林屯之夬吉日車攻田弋獲禽宣王飲酒以告嘉功

喬樅謹案鼎之隨第三句作反行飲至

補 班固東都賦嘉車攻

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補 易林解之否鳴鸞四牡駕出行狩合格有獲獻公飲酒

補 班固東都賦豐圃草以毓獸

決拾既次

補 儀禮鄉射鄭注決猶闓也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闓體也遂射韝也以韋為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又士喪禮鄭注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佽

喬樅謹案周官繕人注引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抉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鄭仲師兼傳毛詩而周官解詁所引詩決作抉佽作次與毛詩文異則注周官時尚用三家之詩也毛傳訓佽為利鄭箋云佽謂相次比是據三家之說以攺毛義陸氏詩釋文夬本又作決或作抉同古穴反佽音次說

第7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76 版正文

文子利反云便利也說文蓋从毛傳鄭君禮注引
詩當本作次字後人轉寫乃從毛作佽耳

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補禮記緇衣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鄭注允信
也展誠也

吉日

補班固東都賦采吉日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
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

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喬樅謹案翼氏云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
害六情更興廢大情者謂公正寬大廉貞陰賊貪
狠姦邪也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伾伾俟俟

補說文人部俟大也从人矣聲詩曰伾伾俟俟

喬樅謹案毛詩儦儦俟俟韓詩作騃騃騃騃見文
選張衡西京賦李注引薛君章句平子用齊詩據
西京賦羣獸駓騃之語是齊詩文與韓同說文所
引蓋據齊詩之文也毛詩釋文儦本作麃又作[illegible]

趨也廣雅云行也儦伾一聲之轉故古人通借用
之

齊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二）

侯官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二

鴻鴈

詩氾歷樞曰鴻鴈在申金始也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漢書蕭望之議曰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庭燎

補 之損庭燎夜明追古傷今陽弱不制陰雄坐

喬樅謹案列女傳云宣王嘗夜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曰妾之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宣王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宣王中年怠政而庭燎詩作脫簪之諫當在此際宣王感悟能復勵精圖治所以爲中興賢主也又剝之大有第二句作追嗣日光

鶴鳴

補 易林師之艮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隨時

鶴鳴于九皋

補 易林无妄之解鶴鳴九皋處子失時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補 易林明夷卦他山之錯與[illegible]爲仇（歸妹之頤同）

祈父

詩氾歷樞曰酉祈父也

補 易林謙之歸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轉憂與己傷不及母（小過之離同）

予王之爪牙

補 漢書叙傳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補 易林坤之巽白駒生芻猗猗盛姝

補 班固西都賦幽林穹谷

喬樅謹案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在彼穹谷爲證然孟堅是用齊詩西都賦此語當本齊詩之文穹谷毛作空谷字與齊韓不同

黃鳥

補易林乾之坎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

喬樅謹案此詩鄭箋以爲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今據焦氏所言詩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答故欲復其邦族也

我行其野

言采其蓄

補易林巽之豫黃鳥采蓄既嫁不答念吾父兄思復邦國

喬樅謹案毛詩言采其蓫釋文云蓫本亦作蓄據易林言黃鳥采蓄是三家文皆作蓄曹植七啓云霜蓄露葵李善注曰毛詩我行其野言采其蓫蓫與蓄音義同也焦氏說本齊詩以我行其野與黃鳥爲一時事故并舉之如六月采芑吉日車攻之例也

斯干

喬樅謹案漢書翼奉傳云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乃上疏言宜東徙成周遷都正本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必有五年之蓄然

後大行考室之禮注引斯干之詩爲證攷劉向楊雄諸家所稱魯說皆以斯干爲宣王儉宮室之詩蔡邕又舉斯干詩以證遷都之事並與翼奉說合然則此詩魯齊同義矣

乃占我夢吉夢惟何惟熊惟羆惟虺惟蛇大人占之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漢書藝文志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補班昭女誡曰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子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喬樅謹案曹大家女誡首章即述此詩之義皆據

齊說也

無羊

牧人乃夢衆惟魚矣旐惟旟矣大人占之

漢書藝文志詩載衆魚旐旟之夢明著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喬樅謹案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說衆乃螽字之省馬瑞辰亦以說文螽爲蝗之或體公羊文二年雨螽于宋何休解詁曰螽猶衆也螽即蝗多爲魚子所化埤雅云陂澤中魚子落處逢旱日暴率變飛蝗若雨水充濡悉化爲魚是其證也此詩牧

人夢螽蝗化爲魚故爲豐年之兆衆惟魚矣與旐惟旟矣相對成文

節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喬樅謹案此詩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語盧辯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傳昭二年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稱節惟毛詩連南山爲文耳董子說以節爲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是齊義與毛氏異

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補禮記大學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鄭注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

爲政者在下之民俱視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與董子義同赫赫師尹二句又見緇衣篇

補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高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釋文引韓詩云節視也義與毛殊今據董子山川頌言成其高云云引節彼南山爲證是齊說亦以節爲高大之貌也

漢書成帝紀永始四年詔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赫赫盛貌也師尹尹氏爲太師之官也言居位甚高衆庶所瞻仰

喬樅謹案伏理以齊詩授成帝見後漢書伏湛傳

補漢書叙傳民具爾瞻○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師尹之任位尊職重下所瞻望而乃不爲善乎深責之也

喬樅謹案鄭君禮記注用齊詩義師古漢書注亦據舊解述齊詩之說故詞意略同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節彼南山詠自周詩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孔子讀史記喟然而嘆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天方薦𤳬

補說文田部𤳬殘薉田也詩曰天方薦𤳬

喬樅謹案今本說文作𤳬殘田也玉篇田部同薉字段氏據集韻類篇補之說文引詩兼採三家此所引作薦𤳬字與毛殊毛詩釋文𤳬下不載韓詩異文則韓同毛也殘薉田之訓蓋本齊詩據此足與董子爭田之說互相證明

尹氏大師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補漢書律厤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師古曰言尹氏居大師之官執持國之權量維制四方輔翼天子使下無迷惑也

喬樅謹案鈞毛詩作均傳訓均爲平也均鈞古今文之異史記周本紀引書呂刑其罪惟均作惟鈞魏大饗碑夏啓均臺之饗鈞作均是其驗已師古注云執持國之權量與毛義異蓋本舊註齊詩之訓天子是毗句又見漢書叙傳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盧辯注小雅節之四章殆近也

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補禮記緇衣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

鄭注傷今無此人也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用齊詩義與箋說不同周官八成有以版圖聽人訟地者齊家以是詩爲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訟故傷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毛詩作誰秉國成無能守

四牡項領

補易林噬嗑之婦妹項領不試

嘉父作頌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嘉父列中上嘉父毛詩作家父魯詩文與齊同

正月

正月繁霜

補易林晉之蹇正月繁霜

喬樅謹案毛傳正月卽夏之四月鄭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馬瑞辰曰按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今攷此詩首章曰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二章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五章曰民之訛言甯莫之懲是聽之不聰也三章曰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十一章曰念國之爲虐末章曰天夭是椓是失在急虐也三章曰念我無祿又曰于何從祿末章曰民今之無祿見其極貧也而首章言正月繁霜鄭箋以爲急恒寒若之異則信乎天人相感之理有不爽矣蓋聽屬水水主寒寒水氣也故聽不聰則

水失其時而有恒寒之異劉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以繁霜爲訛言及不用賢所致其說蓋本韓詩喬樅謂馬據漢志所引五行傳證明此詩正月繁霜之異其說甚碻其以劉向封事所言爲本之韓詩則非也攷漢志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又夏侯勝傳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是五行傳實傳自

夏侯始昌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洪範五行傳論即夏侯所推之傳向乃集而論之故漢書傳贊云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封事所陳皆本五行傳語非本之韓詩也漢書翼奉傳云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后蒼事夏侯始昌通詩禮翼奉又事后蒼治齊詩奉爲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始際皆推本五行以著天人之應鄭君此箋蓋用齊詩之說爲解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穀永云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訴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惟號斯言有倫有迹哀今之人胡爲虺蜥

補 鹽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故政寬則民親上政嚴則民謀主聖人知之是以務恩而不務威

喬樅謹案局蹐魯詩作跼蹐毛詩釋文於局蹐下言局本又作跼局跼古今字之異說文走部云趚側步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與魯韓毛文異蓋據齊詩趚蹐古相通用說文疒部以瘠爲古文瘠字是其明驗鹽鐵論作蹐後人順毛改字耳又說文虫部云虺以注鳴者詩曰胡爲虺蜥與鹽鐵論引同皆據齊詩也

補 荀悅漢紀王商論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

喬樅謹案說文訓趚爲側步即荀悅不敢投足之義今漢紀仍作蹐字此後人順毛改之耳玉篇走部云趚小行貌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趚今作蹐

攷說文足部云踦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踦許氏趚踦兩引詩語蓋兼採三家異文玉篇趚下引詩即本之說文顧野王不見齊詩故以詩趚字爲今作踦也蜥作蜴者亦後人順毛改字毛詩釋文蜴星歷反字又作蜥段氏玉裁云說文無蜴字蓋蜴即蜥之古體

補易林坤之師謂天蓋高

補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謞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

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讀號爲呼號之號董子以號爲名號與箋義異據此知齊詩之義蓋以局趚于訛言之相誣陷嫉時是非倒置邪說害正故陳此義以爲刺也董子又云欲審曲直莫如引繩欲審是非莫如引名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說皆本之此詩迹毛詩作脊蓋古文之叚借故傳訓脊爲理玉篇迹跡也理也倫亦與迹同義說文倫一曰道也小爾雅迹道也荀爽易注云綸迹也是倫又與綸通

補後漢書左雄上疏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喬樅謹案尒疋以虺爲蝮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故畏之左雄此說本齊詩之訓與鹽鐵論政嚴云云語意正合鄭君詩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別爲一義與此說異

俾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補禮記緇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我力○鄭注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

喬樅謹案鄭君此注據齊詩說與毛詩傳箋義異尒疋釋言仇仇傲也郭注以爲傲慢賢者攷廣雅釋言扏扏緩也王氏疏證云集韻扏扏緩持也扏扏通作仇仇緇衣注言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與廣雅同義蓋本于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則緩于用賢之說爲切而傲賢之義爲疏矣

或滅之
敘傳炎炎燎火亦允不陽○〔張晏曰〕天子盛者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
喬樅謹案此亦本詩義爲說以王氏比之禍水也

周褒姒滅之
易林大畜之姤赫赫宗周光榮衰滅
又臨之小畜　后在側屏蔽王目搖擾六國
漢書敘傳　昏淫於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鄷鄗
補 班固幽通賦　黜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周○〔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　也文選注○〔師古曰〕謂褒姒也

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　助予
易林泰之同人多載重負捐棄于野予母誰子但自勞苦師之姤同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補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鄭注〕孔甚也昭明也

憂心慘慘　之爲虐
補 鹽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喬樅謹案漢書武帝紀引詩文同

婣孔云
補 易林咸之无妄婚姻孔云睽之家人同

十月
補 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孟康曰〕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
喬樅謹案孟康說五際稱齊詩內傳云云知其所習爲齊詩也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動于貌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徵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毛詩正義
補 後漢書馬嚴上封事曰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

喬樅謹案嚴爲文淵兄子文淵習齊詩則嚴承其
家學亦當爲齊詩也
補 又郎顗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
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
補 又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
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
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
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
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

戒以告人君
喬樅謹案孝公說十月之交詩與齊家諸說大旨
並同是亦習齊詩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後漢書左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補 荀悅漢紀六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
用其良
喬樅謹案告魯詩作鞫鞫亦告也見玉篇告鞫一
聲之轉故通用齊韓與毛文同曷疑不之誤諸所
引詩皆作不字

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補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
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
不臧矣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傳是齊詩之傳也司馬彪續
漢志言班固敘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續父馬嚴
爲援兄子伏波父子並習齊詩季當亦傳其家
學也
熠熠震電不寧不令
詩含神霧曰熠熠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故

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 初學記二十〇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五
補 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詩所謂熠熠震電不寧不令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喬樅謹案李尋說詩與翼奉丁鴻義同皆齊詩之
學也
補 後漢書郎顗上封事曰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
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
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
令殆廢當生而殺則當反作其時無歲
喬樅謹案開元占經一百二引京氏曰人君承用

節度卽雷風以節之暴行威福則雷霆人足證
此詩所言是懲刑政之太暴郎顗之說義亦猶是
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

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衆陰進山冢崒崩人無仰高岸
爲谷賢者退深谷爲陵小臨大毛詩正義

補漢書李尋條災異對曰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
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
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川水漂涌
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煜煜震電不甯不令百川
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留意詩人
之言少抑外親大臣

喬樅謹案齊詩四始以水爲首卽李尋之說所本
也

補易林晉之困高岸爲谷陽失其室

補又明夷之比深谷爲陵衰者復興

皇父卿士皮惟司徒家伯惟宰仲術膳夫掫子內史蹶惟
趣馬楀惟師氏

補漢書古今人表皇父卿士司徒皮大宰家伯膳夫仲
術內史掫子趣馬蹶師氏萬並列下下

案古今人表以皇父卿士諸人列幽王褒姒之後與
齊說不合錢詹事大昕以爲中有傳寫錯亂非其舊
也人表史通以爲馬續撰隋志以爲曹大家撰

喬樅謹案此所引皮術掫蹶皆齊詩之文故與毛
異惠氏棟云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
蕃有皮音故亦作皮也儀禮旣夕云設披注言今
文皆爲藩鄉射禮皮樹中注言今文皮樹爲繁豎
是古皮繁同音故韓詩作繁惟司徒又據古今人
表云大宰家伯是冢伯作家伯故鄭箋以冢宰釋
之喬樅謂家伯是家伯之譌家氏姓也春秋桓十

五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其明證術與述同古又
通作允亦通作聿禮記祭義而術省之漢張表碑
方伯術職此古人以術爲述字詩文王聿修厥德
傳云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詩大
雅聿懷多福箋亦云聿述也春秋繁露郊祭篇作
允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驗又漢書五行志注引
詩橛惟趣馬蓋據傳注齊詩文而古今人表仍作
蹶此後人轉寫順毛改字宜爲訂正萬魯詩作踽
見潛夫論本政篇

補易林萃之蠱家伯爲政病我下士

補又漸之井家伯妄施亂其在官

喬樅謹案此言家伯爲政足見宰爲大宰非宰夫矣先鄭司農周官宰夫注引詩家伯惟宰謂此宰夫王肅述毛以宰爲小宰皆與齊詩義異

剝妻煽方處

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孽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剝□䣰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並毛詩正義

案毛詩豔妻煽方處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此篇剌厲王豔妻厲王后□□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正義云中候曰剝者䣰姬以放賢剝豔古今字□以剝對姬剝爲其姓以此知非褒姒也孫毓毛詩□同評云䣰以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私黨皇父以下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又尚書緯說豔妻謂厲王之婦不斥褒姒鄭箋於義爲安今攷書緯與詩緯多主齊詩說此篇毛韓詩作豔□詩作□則作剝者齊詩也正義以皇父家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剝撥剝姓周有剝子二代後尚有剝姓元有剝節見仇氏萬姓文□明□崇武官教諭見□□石志剝姓可稽者如此

後漢書左雄□疏曰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

案雄疏上言幽厲下不宜專指褒姒□豔當作褒剝猶谷永之稱褒閻也閻妻本出魯詩詳□漢書谷永傳□剝妻見於中候本出齊詩學者多聞豔寡聞剝故後漢書□依毛詩改爲豔而不知剝字之本于齊詩也

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補易林乾之蹇□悲無辜背憎爲仇家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

補又解之節下民多孽君失其常

喬樅謹案毛詩嗸嗸釋文云韓詩作嗸嗸魯詩亦與韓文同見劉向引詩知三家今文皆作嗸又毛詩噂沓釋文云□文作僔云聚也攷說文僔噂二字皆引詩則作僔者亦三家之異文

昊天

補易林乾之臨南山昊天刺政閔身家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

喬樅謹案此詩篇名毛敘作雨無正韓詩亦與毛同今據易林說則知齊家即以昊天爲篇名□首

句浩浩昊天之語也或據易林譌本昊天作[illegible]天
以下篇小旻當之其說非是第五句昊天疾威正
義云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　俗本
作旻天誤也釋文云旻密巾反本有作昊天者非
也陸孔所從本各異而孔說爲長是昊之作旻易
以形近致譌焦　以南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即
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刺政閔身刺政承南山而
言謂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也閔身承昊天而言謂
若此無罪薰胥以鋪也

不慮不圖

【補】漢書敘傳不圖不慮

喬樅謹案不毛詩皆作弗魯詩文與齊同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薰胥以鋪

【補】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
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淪胥是後人改從毛詩非次
公之舊文也據漢書晉灼注知齊魯韓皆作薰胥

漢書敘傳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
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

喬樅謹案毛詩淪胥傳云淪率也帥率字通是毛
與三家文異而義則同也

小旻

謀猶回穴

【補】班固幽通賦畔回穴其若茲兮○曹大家曰回邪也
穴僻也

喬樅謹案文選幽通賦回作迴李善注引韓詩曰
謀猷迴穴又潘岳西征賦事回泬而好還李善亦
引韓詩曰謀猷回泬攷毛詩釋文云回遹音聿僻
也韓詩作鴥義同然則李善注非也孟堅用齊詩
漢書載幽通賦作回穴是齊詩之文安仁西征賦
作回泬蓋本魯詩李善不見齊魯二詩故皆引韓
詩爲證意以回迴字同穴泬爲鴥之異文耳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補】禮記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鄭注猶道也
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漢書藝文志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衰世解於齊戒而
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
詩以爲刺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

【補】鹽鐵論復古篇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

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利
者
〔補〕班固幽通賦迺先民之所程
或悊或謀
〔補〕漢書叙傳或悊或謀
喬樅謹案悊毛詩作哲傳以明哲爲訓與齊詩字
異攷說文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悊或从心又心
部悊敬也从心折聲則悊哲二字義各不同哲或
从心此古人假悊爲哲字耳師古不知悊字本齊
詩引鄭箋言有知者有謀者爲解與班固語意不

合叙傳云叔孫奉常禮義是創或悊或謀觀國之
光禮義卽禮儀謂通創漢代之禮立一王之儀也
通傳言通爲朝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
則以悊訓敬與孟堅引詩之意始合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補〕鹽鐵論詔聖篇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臨而不可入
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也
小宛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二人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
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念昔先人爲異
〔補〕禮記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〇鄭注明發不
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
喬樅謹案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爲詩人
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爲文王之詩攷毛傳訓先
人爲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卽陳文王之德禮記
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補〕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以待饔食
喬樅謹案豫之章作以待雉食雉字疑誤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補〕禮記中庸鄭注蒲盧蜾蠃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
蜾蠃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
以成爲己子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補〕大戴禮立孝篇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補〕易林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

我孔明

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補鹽鐵論五刑篇法令衆人不知所辟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政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補漢書刑法志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

喬樅謹案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犴豻即犴字毛詩作岸古文之假借韓詩文與齊同握粟出卜者按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云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蓋所以酬卜耳

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補班固幽通賦盍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曹大家曰小雅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此皆敬慎之戒也文選十四

小弁

補易林訟之大有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中子之井家人之謙同

補文豐之鼎讒言亂國覆是爲非伯奇流離恭子憂哀異之觀同

喬樅謹案易林語與漢書傳贊合皆據齊詩爲說漢書馮奉世傳贊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案詳玩此贊文義小弁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言蓋舉首尾以包中二人也否則文法偏枯矣據此班亦以小弁爲伯奇作班用齊詩是三家同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補禮記月令鄭注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見上

巧言

補易林隨之夬辯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

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鄭注盜賊也孔甚也餤進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餤徐本作鹽攷郊特牲而

鹽諸利注鹽讀爲盬正義云鹽盬聲相近十月之
交豔妻尚書中候作剡是聲近通假之驗
匪其止恭惟王之邛
補禮記緇衣小雅曰匪其止恭惟王之邛○鄭注匪非
也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
君勞之詩也
喬樅謹案恭毛詩作共釋文云本又作恭禮記釋
文止恭爲共字又載皇本作躬云躬恭也
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補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兮○曹大家曰謨謀也繇

道也言人當謨先聖人之道文選注○師古曰詩小雅巧
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漢書注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云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
作繇字誤也喬樅謂師古漢書注引巧言詩爲證
正作大繇此據舊說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
篇非用小旻也李善說非是繇猷字與猶同猶繇
古通禮記檀弓咏斯猶注云猶當爲搖秦人猶繇
聲相近爾雅釋詁繇喜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卽
繇也古今字耳謨毛詩作莫釋文云莫又作漠一
本作謨案爾雅釋詁漠謨同訓爲謀後漢書文苑

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補春秋繁露玉杯篇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
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喬樅謹案毛詩忖本又作寸馬瑞辰曰說文無忖
字忖度卽刌劇之叚借說文刌切也劇判也廣雅
刌斷也漢書元帝紀分刌節度忖度謂代爲判斷
之如切物之度其長短也玉藻瓜祭上環鄭注上
環頭忖也釋文忖本又作刌切也是忖卽爲刌之
譌古亦省作寸漢書律志寸者忖也是也爾雅木

謂之劇郭注引左傳山有木工則劇之今左傳作
度是度卽爲劇之證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
補易林謙之益發兔趯趯良犬逐咋未濟之師同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文異而義同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補易林師之乾一簧兩舌佞言諂語
喬樅謹案坤之夬作妄言謀訣竝字之譌
彼何人斯
補班固叙傳彼何人斯○師古曰詩小雅巧言之篇刺

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賤而惡之也

何人斯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鄭注言人有所行當慙怖于天人也

喬樅謹案陸氏釋文所據毛詩本愧作媿字孔氏正義本作愧

巷伯

補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鄭注巷伯詩篇名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

補詩氾麻樞曰箕爲天口主出氣 書正義○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天官書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云宋均曰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故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又曰惟南有箕載翕其舌是箕有舌象讒言也

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補禮記緇衣鄭注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喬樅謹案讒人毛詩作譖人齊詩文與韓同

補荀悅漢紀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

寺人孟子

補漢書馮奉世傳贊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補又司馬遷傳贊小雅巷伯之倫

補又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曰寺人孟子遭于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小雅三

谷風

無木不萎

補禮記檀弓鄭注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云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

蓼莪

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

喬樅謹案陳忠疏言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引詩蓼莪云云此據齊詩之說與大戴禮用兵篇引詩義同忠於春秋倂公羊說亦齊學也說文罄器中空也引詩缾之罄矣又窒空也引詩缾之窒矣罄字作窒此三家詩之異文罄古文作硜故罄窒字亦通

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

補大戴禮用兵篇詩云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盧辯曰小雅蓼莪之三章也亦困于兵革之詩也

喬樅謹案毛詩上一句無矣字

大東

補易林復之兌賦歛重數政爲民賊杼柚空盡家去其室否之豐晉之復同

喬樅謹案潛夫論班祿篇云賦歛重而譚告通易林說與之合是齊魯義同

補漢書古今人表譚大夫次厲王世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補鹽鐵論刑德篇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從法約而易行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

杼柚其空見上易林

補後漢書陳忠疏曰杼柚將空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柚本又作軸攷說文杼機持緯者𣝗機持經者段氏注云淮南氾論訓後世爲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禦寒勝者

脒之假借字小雅杼柚其空脒卽軸也謂之軸者如車軸也俗作柚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補詩汜厤樞曰織女內正紀綱 開元占經

喬樅謹案春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成衣立紀故齊制成文繡應天道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

補易林小過之比天女踞床不成文章

喬樅謹案大畜之益踞床作推床餘並同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

補易林大畜之益南箕無舌飯多沙糠 小過之比同

四月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補易林大有之賁作此哀詩以告孔憂

東有開明

補大戴禮四代篇詩云東有開明

喬樅謹案開明毛詩作啟明爾雅作启明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篇云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啟从攴启聲教也明星義取于開依字當作启喬樅謂毛詩古文假啟爲启字三家今文並當作启爲正孔氏廣森云大戴禮引詩作開明或漢避孝景諱改也

北山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補易林夬之解登高望家役事未休王事靡盬不得逍遙 鼎之困同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

補班固明堂詩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三家今文皆作普賓毛詩作濱攷漢書王莽傳中引此詩四句字作賓又白虎通封公侯篇及喪服篇兩引此詩亦作賓蓋齊魯文並不從水旁也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補鹽鐵論地廣篇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蓋齊詩故傳之文也以賢爲勞與孟子書及毛公義合鄭君詩箋趙邠卿孟子注並以賢爲賢才從魯詩之訓也

或棲遲偃仰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棲遲偃仰寢疾自逸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

補易林井之大有大輿多塵小人傷賢皇父司徒使君失家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竝今據易林言皇父司徒使君失家則齊詩之說或以此詩爲刺厲王時也

小明

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補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故一人行而鄉曲悵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人愁苦而怨思也

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補禮記表記小雅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注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神聽女之所爲用祿與女

喬樅謹案詩箋訓穀爲善言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天任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記注用齊說與詩箋義異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大戴禮勸學篇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補禮記緇衣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補春秋繁露祭義篇詩曰嗟爾君子毋常安息靜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正直者得福也不正

者不得福此其法也以詩爲天下法矣何謂不法哉其辭直而重有再歎之欲人省其意也而人尚不省何其忘哉

喬樅謹案春秋繁露引詩作毋常安息毋無古通漢人避孝文諱故改恒之字曰常也靖韓詩作靜恭毛詩作共此引詩作靜共蓋後人轉寫亂之耳

鼓鍾

補尚書中候握河紀鄭注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詩正義

喬樅謹案中候多齊詩說如擿雒戒言剡者配姬

以放實是其明證他若契握言元鳥翔水遺卵娀簡拾吞生契封商稷起言蒼耀稷生感迹昌皆與詩緯合鼓鍾之詩毛叙以爲刺幽王鄭注中候云昭王時者鄭時未見毛詩據齊詩爲說也

淑人君子

補漢書傳贊淑人君子（馮奉世傳又循吏傳）

以雅以南

補禮記文王世子鄭注南南夷之樂也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喬樅謹案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鄭君注亦引

此詩以雅以南二語爲證正義引白虎通云樂元語曰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詩正義亦云以南訓任故或名任其實一也

補後漢書陳忠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李賢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陳寵傳）

喬樅謹案陳忠說與白虎通畧同惟彼文朱離作朝離韎作昧爲異攷尚書大傳言陽伯之樂舞株離注云象物生育離根株也朱即株之省文陳忠

所引齊詩故傳語以證此詩之南即四夷之樂所謂任者是也

楚薺

楚楚者薺

補禮記玉藻鄭注茨齊當爲楚薺之薺

喬樅謹案楚薺是齊詩之文魯作資毛作茨韓詩文與毛同

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補易林乾之師倉盈庾億宜種黍稷年豐歲熟民人安息（比之師坤之恆闕意畧同）

喬樅謹案毛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王氏念孫曰易林言倉盈庾億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云意滿也方言臆滿也郭璞注愊臆氣滿也漢書賈誼傳好惡積意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意意臆並與億同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持滿億盈是億即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不可億逞億逞即億盈盈與逞古字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詩言我庾惟億猶云既盈也此億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秭之億不同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補易林乾之旅繭栗犧牲敬享鬼神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獻酬交錯

補班固東都賦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補禮記坊記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鄭注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

喬樅謹案詩箋以笑語卒獲為古者於旅也語與記注義異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補易林臨之蒙白茅醴酒靈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補易林乾之旅神嗜飲食受福多孫

信南山

補易林比之需黍稷醇醴敬奉山宗神嗜飲食甘雨嘉降黍庶蕃殖獨蒙福祉

喬樅謹案觀之坎後二語作獨蒙福力時災不至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補易林小過之漸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獻進皇祖曾孫壽考

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補鹽鐵論毀學篇郊祭之牛食養朞年衣之文繡以入廟堂太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甫田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補漢書食貨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于甽中苗生葉

其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根苗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也芓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儗儗而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或耘或耔釋文云耘或作芸案周禮甸師疏亦作或芸或芓通典芓作耔說文耔雝禾本从耒子聲集韻引沈重云耔壅禾根也通作芓儗儗毛詩作薿薿白帖引作嶷亦三家之異文

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補漢書郊祀志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

農夫之慶

補易林復之師京庚積倉黍稷以興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

補易林坤之革螟蟲爲賊害我五穀

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漢書食貨志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黤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案毛詩釋文云有渰漢書作黤今漢書同毛作渰據

厚齋詩攷載食貨志已作渰字則王氏所引非漢書善本也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經興雨或作興雲誤也定本作興雨又詩釋文云興雨如字或作興雲非也盧氏文弨云案顏介家訓始謂興雲當作興雨而陸氏釋文從之趙明誠金石錄載無極山碑有曰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乃知漢以前本皆作興雲顏氏但以班固靈臺詩祁祁甘雨爲證豈諸書皆可廢乎喬樅謂靈臺詩約舉詩詞耳如以證此詩興雲爲興雨之誤則亦將以上句習習和風證詩谷風爲和風之誤耶況班撰食貨志引詩作興雲祁祁尤足爲顯證顏氏疏於攷據而陸孔從之過矣

補鹽鐵論水旱篇古者政有德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之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雨必以夜無卬陵高下皆熟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

喬樅謹案桓次公用齊詩引大田文當與食貨志同今本黤作渰淒淒作萋萋興雲作興雨皆後人轉寫依毛詩改字耳

補後漢書左雄上疏曰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喬樅謹案左雄用齊詩今本後漢書雄疏引詩文與齊異亦出後人所改也

漢書蕭望之議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補禮記坊記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鄭注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

補儀禮聘禮鄭注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穧名也詩
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
補春秋繁露制度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
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
補鹽鐵論錯幣篇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漁抱關擊柝
皆有常秩不得兼利盡物如此則愚知同功不相傾也
詩云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言不盡物也
來方禋祀
補禮記曲禮鄭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句
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詩云來方

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
瞻彼洛矣
鞞琫有珌
補漢書王莽傳瑒琫瑒珌○孟康曰瑒玉名也佩刀之
飾上曰琫下曰珌詩云鞞琫有珌是也
桑扈
君子樂胥
補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福來求
補漢書五行志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匪儌匪傲萬
福來求○張晏曰觥罰爵也飲酒和柔無失禮可罰者
爵徒觩然而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踞傲也
○師古曰小雅桑扈之詩也儌謂儌倖也萬福言其多
也謂飲酒者不儌倖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喬樅謹案匪儌毛詩作彼交臧氏琳云交為儌之
省儌傲古通當從仲援說盧氏文弨云案左氏成
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襄二十七年傳作匪交
匪敖匪亦有彼義襄八年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
預云匪彼也喬樅謂漢志據齊詩故文與毛異詩
箋云交　者也賢人與人交必以禮亦與漢書

注解不同鄭君蓋述毛詩之義
鴛鴦
君子萬年
補易林隨之遯君子萬年
頍弁
有頍者弁
補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鄭注缺讀如有頍者弁之
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
冠也項中有繩亦由固頍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幘頍
象之所生也滕薛名蔮為頍

喬樅謹案續漢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毛傳云頍弁貌則不以頍爲菌名其說與此異

車舝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補 禮記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鄭注仰高勤行者仁之次也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

喬樅謹案禮記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行止詩作行之今毛詩行止不作之字與陸所見本異

補 鹽鐵論執務篇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補 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子信讒害賢傷忠患生婦人

喬樅謹案藩毛詩作樊傳云樊藩也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引詩止于藩而昌邑王傳龔遂引詩作至于藩史記滑稽傳藩作蕃皆三家之異文

困學紀聞云哀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喬樅謂此三家之說未可厚非賓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又作抑戒以自儆其詩並列二雅則於魏武公信讒之刺列諸小雅又何嫌焉

補 又離之解青蠅分白貞孝被逐

補 又革之解馬蹄躓車婦惡破家青蠅汙白恭子離居 觀之隨同

補 又豐之咸腐臭何在青蠅集聚變白爲黑敗亂邦國

補 漢書蒯伍江息夫傳贊詩歌青蠅

讒言罔極交亂四國

補 漢書敘傳充躬罔極交亂宏大

賓之初筵

補 易林大壯之家人舉觴飲酒未得至口側弁醉酗拔劍斫怒武侯作悔

喬樅謹案此詩毛詩敘以爲衛武公刺時韓詩敘則云衛武公悔過也今據易林言武侯作悔是齊詩之說亦與韓同

肴覈惟旅

補 班固典引肴覈仁義之林藪○李善引蔡邕注肴覈食也肉曰肴骨曰覈詩曰肴覈惟旅

喬樅謹案孟堅所用是齊詩之文伯喈所引是魯

詩之何然則鄒齊魯詩同作有發矣一本詩云有

善曰二字非也毛詩作殺核與齊魯文異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補】漢書吾邱壽王傳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喬樅謹案吾邱壽王從董仲舒受春秋則其稱詩亦當爲齊學也此章毛傳云有燕射之禮鄭箋則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衎烈祖其非祭與今據吾邱壽王說明以此詩爲大射之禮知鄭

箋云云蓋從齊詩之義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補】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鄭注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爾或作女

側弁之俄

【補】易林并之師側弁醉客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補】儀禮鄉射禮鄭注爵備樂畢將留賓以事爲有懈倦失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立監使視之又助之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與記注義異然立監史以察儀法正欲防飲酒之失禮者也記注之義於詩意爲合馬瑞辰曰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御史卽詩所謂或佐之史是也古者飲酒皆立之監以防失禮惟老者有乞言之典更佐以史少者則否故云或佐之史監以察儀史以記言下文云式物從謂無俾大怠察儀之事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乞言於老者而勉以愼言之詞也

魚藻

魚在在藻

【補】班固東都賦發蘋藻以潛魚○李賢注詩小雅曰魚在在藻

采菽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袞及黼

【補】儀禮覲禮鄭注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

焉又何予之元衮及黼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補易林復之家人萬福攸同可以安處大畜之大壯同

補易林坤之困和謙致樂君子攸同

角弓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補禮記坊記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鄭注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瘉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補禮記坊記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鄭注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遞相怨貪爵祿

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補易林升之蠱商子無良相怨一方引鬥交爭咎以自當

喬樅謹案據易林言商子無良云云則詩所謂受爵不讓以至于亡者蓋指商子而言也

老馬反爲駒

補易林家人之小過老馬爲駒

毋教猱升木

補易林泰之蠱猿捉勁疾如猱升木

都人士

喬樅謹案禮記緇衣載都人士首章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左傳襄公十四年引詩行歸于周一語服虔注曰逸詩也賈子新書等齊篇云狐裘黃裳萬民之望卽用禮記緇衣文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言野人之服也

補班固西都賦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

垂帶如厲

補禮記內則鄭注詩云垂帶如厲

喬樅謹案此齊詩文也毛詩如字作而鄭君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蓋據齊詩爲說內則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攷說文云裂繒餘也帶以繒爲之垂其餘以爲飾故詩言如裂耳

采綠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補後漢劉瑜上書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喬樅謹案後漢書言瑜少通經學尤善圖讖天文厤算之術其所習詩當爲齊學攷周官九嬪注云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月紀鄭君引孔子云云出孝經援神契文緯書多用齊詩瑜所謂天地之性陰陽正紀卽援神契天明地理及陰契制之義說本齊詩無疑也鄭君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娶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然據王度記云天子諸侯一娶九女則五日之御亦可通乎天子內則所言妾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承上文大婦之禮雖及七十同藏無間此則據妾而言並非專指諸侯之制疑又當通乎大夫以下也毛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王肅以爲大夫以下之制箋以

五日六日謂五月六月之日義與毛異
隰桑
心乎愛矣瑕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補禮記表記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注瑕之言胡也謂猶告也
喬樅謹案瑕毛詩作遐傳訓爲遠與齊詩說異鄭君箋詩訓謂爲勤亦與記注解殊攷孝經云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卽引此詩爲證與表記言事君欲諫不欲陳亦引此詩同意皆以謂爲忠告之善是齊詩之說所本也
緜蠻
緡蠻黃鳥止于丘隅
補禮記大學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鄭注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
喬樅謹案緡蠻毛詩作緜蠻魯韓文皆與毛同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
補春秋繁露仁義法篇詩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先飲食而後教誨謂治人也
漸漸之石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補漢書天文志曰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

喬樅謹案文選七命注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離于畢者雨與天文志說同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孔氏詩正義以爲推此而往南宮

好賜北宮好煥中官　定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

苕之華

牂羊羵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補易林中孚之訟牂羊羵首君子不飽年饑孔荒士民危殆

喬樅謹案羵首毛作墳首文與齊異又毛詩在罶釋文云本又作霤按作霤者三家之今文毛傳訓罶爲曲梁則文不得作霤也霤謂屋霤三星在霤猶唐風綢繆云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據時所見爲言耳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補易林蒙卦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室家分離悲愁於心

喬樅謹案詩箋云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於此時也兵猶復行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正義曰釋天云九月爲元孫炎曰物衰而色元也詩曰何草不元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考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元色

孫炎之言謬矣胡承珙曰據易林云何草不黃至末盡元則焦氏明以草元爲物衰之候非初春始生之謂以經文先黃次元是經歷秋冬已足見踰時之久不必又及明年春生而元也喬樅謂焦氏易林用齊詩孫注爾雅用魯詩魯齊說同以草元爲秋冬之候義與毛異蓋各守其師說也

齊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大雅一

補漢書禮樂志昔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卨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大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褎揚功德既信美矣褎揚之聲盈於天地之間是㠯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于無窮也

文王

補世說新語注荀爽曰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道也

喬樅謹據翼奉說亦以此詩為周公所作呂覽古樂篇云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而翼文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與齊詩說同毛詩敘云文王受命作周也傳云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正義引易是類謀曰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又引易乾鑿度云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云云為證按緯學皆用齊詩知齊說亦以文王為受命稱王也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禮記大學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子孫本支陳錫無疆（韋元成傳）

補漢書王子侯表序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喬樅謹案毛詩陳錫哉周傳云哉載也箋云哉始也釋文云哉本又作載哉載古今字之異春秋傳及國語周語引竝作載史記周本紀亦同知三

家詩作載字也胡承珙謂古字哉載栽竝借用此詩當訓哉為栽栽植也此則與下文本支義相屬其說良是禮記中庸引詩末章上天之載鄭君注云載讀曰栽謂生物也是用齊詩之訓義與毛異足證載周之載齊詩亦當訓為栽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補漢書李尋對問曰馬不伏歷不可㠯趨道士不素養不可㠯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喬樅謹案漢書梅福傳云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語意與李

詩同知皆本齊詩說也
補鹽鐵論相刺篇朝無忠臣者政闇大夫無直士者位
危詩云濟濟多士意者誠任用其計非苟陳虛言而已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補禮記緇衣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鄭注緝
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喬樅謹案穆穆文王又見大學篇引詩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補春秋繁露堯舜湯武篇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
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

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侯服于周
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
補易林師之觀膚敏之德
補漢書敘傳不疑膚敏○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師
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殷士膚敏謂微子也故引以
為辭
喬樅謹案毛傳云殷士殷侯也以殷士為微子毛
無明文此出三家詩說見漢書劉向傳白虎通及
趙岐孟子注師古蓋襲漢書舊注之語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漢書匡衡上疏曰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喬樅謹案漢書藝文志云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
並傳孝經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匡衡事后倉受齊
詩此稱大雅文王詩證以孝經蓋即述其師說也
自求多福
補禮記禮器鄭注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
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命不易
補禮記大學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峻
命不易○鄭注師眾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

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有能配天者謂天享其祭祀也
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
大命持之誠不易也
喬樅謹案毛詩儀鑒作宜鑒峻命作駿命文與齊
異詩箋訓駿命不易為天之大命不可改易義亦
與齊詩不同
漢書翼奉上疏曰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
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
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
然周公猶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其詩則曰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喬樅謹案翼氏引齊詩宜當作儀駿當作峻此蓋後人轉寫依毛詩改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補 禮記中庸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鄭注載讀曰栽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聞其臭氣者
喬樅謹案載魯詩作縡廣雅訓縡爲事與毛傳載事也文異義同鄭君禮注讀載爲栽從齊詩故傳也

補 荀悅漢紀六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補 禮記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鄭注刑法也孚信也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爲信者也

補 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孚信也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也
喬樅謹案禮記引作萬國是齊詩之文毛詩國作邦漢書刑法志引詩當本作國師古注言萬國皆信順是其明證邦字乃後人順毛所改耳

大明

詩汜厤樞曰午亥之際爲革命亥大明也
又曰天明在亥水始也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補 春秋繁露天地陰陽篇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天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知天詩人之所難也天意難見也其道難理（按春秋繁露篇中多有錯簡此節舊本在如天之爲篇武進張編修惠言讀本訂正舛誤以爲宜在天地陰陽篇）

補 漢書貢禹奏言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

喬樅謹案諶韓詩作訦見外傳毛詩作忱毋毛詩作無貢禹所引詩作諶與董子合蓋據齊詩也經典釋文云始貢禹事嬴公而成於眭孟嬴公爲董仲舒弟子眭孟又嬴公之弟子也今攷禹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與郎顗說合又奏欲定宗廟迭毀之禮與翼奉匡衡合皆足爲少翁治齊詩之證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詩含神霧曰大任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太平御覽八十四）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補禮記表記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注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之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訓懷爲思與此義異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補春秋繁露郊祭篇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懷多福多福者非謂人也事功也謂天之所福也

喬樅謹案此引詩作允懷多福聿允一聲之轉古以音近通假十月之交詩中允膴夫漢書古今人表作仲術文王詩聿修厥德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其德也此句諸所引三家詩如劉向新序蔡邕答齋議高誘淮南注並同毛詩作聿懷惟班固明堂詩有允懷多福之語然觀典引云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是證孟堅所據齊詩文本作聿懷多福也春秋繁露引詩允當作聿爲正

文王初載

補禮記中庸鄭注栽讀如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植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載識也據鄭君此注則是讀載同栽與毛義異馬瑞辰曰中庸引詩上天之載鄭注讀載曰栽謂生物也載之得訓爲生卽此可見載才古亦通用載訓生爲人物之始猶哉通才爲草木之始始卽生也文王初載卽謂文王初生耳

在洽之陽

補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郃陽○師古曰卽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之文洽陽作郃旁從邑不從水也說文郃下亦引詩在郃之陽

文定厥祥

補易林萃之噬嗑文定吉祥

造舟爲梁

補班固辟雍詩造舟爲梁

纘女惟莘

補易林大壯之隨有莘季女爲王妃后貴夫壽子母尊四海

喬樅謹案毛傳纘繼也箋云使繼大任之事於莘

國馬瑞辰曰纘當爲孅字之叚借說文孅白好也
廣雅釋詁孅好也廣韻孅好㒰貌女之美色爲好
美德亦爲好孅女謂好女猶言淑女碩女靜女皆
美德之稱詩言莘國有好女倒其文則曰纘女維
莘以與長子維行相屬對耳樅謂毛傳以長子爲
長女今據易林語則太姒乃有莘季女也竊意齊
詩說當以長子爲文王纘女惟莘長子惟行言太
姒之德與文王相配猶上章言太任德配王季云
乃及王季惟德之行也易云帝出乎震又云震爲
雷爲長子書洪範五行傳曰夫雷人君象也又曰

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文
王爲王季長子生有聖德爲天所命將君天下是
即爲天之長子故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
于京而莘國之女德實與文王配又生武王復爲
天之所命故下又云纘女惟莘長子惟行篤生武
王保佑命爾也

篤生武王

補易林臨之旅天所祚昌文以爲良篤生武王姬受其
福

矢於牧野

補易林謙之噬嗑周師伐紂戰於牧野甲子平旦天下
悅喜（又復卦同）

上帝臨女無二爾心

補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篇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人孰
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
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喬樅謹案貢禹傳引詩作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毋
與無貳與二古皆通用字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補易林旅之鼎文君燎獵呂尙獲福號稱太師封建齊

國
喬樅謹案毛傳云師大師也尙父可尙可父正義
引劉向別錄曰師之尙之父之故曰師尙父今據
易林言呂尙獲福號稱太師則知齊說以尙父爲
呂望字詩連師稱之猶太師皇父之屬耳與毛傳
及魯說異馬瑞辰曰父與甫同男子之美稱也宣
和博古圖載周淮父卣銘曰穆從師淮父又曰對
揚師淮父正與師尙父之稱相同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鷹揚之校
喬樅謹案毛傳云鷹揚如鷹之飛揚也今據班固

此銘以鷹揚之挍與螭虎之士對舉是以鷹揚爲
二鳥班用齊詩故說與毛異馬瑞辰曰孫氏星衍
云揚當讀如爾雅鷹白鷹之鸑謂如鷹與鸑作揚
者消借字耳今按後漢書高彪作箴曰尚父七十
氣冠三軍詩人作歌如鷹如鸇鸇與鸑白鷹同類
似亦分鷹揚爲二鷹揚猶云鷹鸇則古之說詩者
蓋已以揚爲鸑之叚借矣

緜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

詩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

○宋均曰集微揆著若緜緜瓜瓞人之初生揆其始是
必將至著有天下也 初學記二十一文部

喬樅謹案民此引作人蓋唐時避太宗諱改之太
平御覽六百學部引含神霧同說詳詩緯集證

自杜沮漆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
古曰大雅緜之詩曰人之初生自杜漆沮齊詩作自杜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喬樅謹案毛詩自土沮漆傳云自用土居也齊詩
作杜與沮漆並爲地名攷水經渭水注云杜水出
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
卽此詩之杜也毛詩自土當從齊詩讀爲杜古字
叚借耳又詩攷載漢書注引詩自杜沮漆今本漢
書注譌作漆沮非是王氏經義述聞云六書音均
表謂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漆沮而以沮與
父爲韻今按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
沮漆續漢書郡國志注北堂書鈔地部文選注禹
貢正義引詩並同又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
注正作沮漆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
作沮漆其有作漆沮者傳寫顚倒耳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

補 漢書古今人表太王亶父公祖子姜女太王妃

補 易林升之艮西戎獯鬻病于我國杖策之岐以保乾
德

漢書匡衡上疏曰太王行仁邠國貴恕

補 禮記哀公問鄭注大王居豳爲狄所伐乃曰土地所
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不忍以
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

補儀禮特牲饋食禮鄭注苦苦荼也荁堇屬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爰挈我龜

班固幽通賦旦算祀於挈龜○師古曰挈刻也詩大雅緜之篇曰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契本又作挈師古此注亦襲舊說用齊詩之訓廣雅釋言契刻也淮南子齊俗篇越人契臂出血高誘注云契刻臂出血是契又與栔通毛傳訓契爲開當亦謂刻開其龜正義引卜師開龜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恐非毛義

縮板以載

補禮記檀弓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詩云縮板以載

喬樅謹案板毛詩作版此載字亦當讀爲栽馬瑞辰曰說文栽築牆長版也引春秋傳楚圍蔡里而栽又春秋莊二十九年左傳水昏正而栽杜注於是樹版而興作中庸栽者培之鄭注讀如文王初載之載今人名草木之植曰栽築牆立版亦爲栽是知栽卽栽也栽謂樹立其築牆長版也詩箋訓載爲承載之載失之

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臯之言高也詩云乃立臯門臯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

喬樅謹案班固西都賦激神嶽之將將李善文選注引毛詩曰應門將將毛字疑誤毛詩作將將魯詩作鏘鏘其作將將者蓋齊詩之異文孟堅語本齊詩齊詩久亡李善所據當是舊注之文引齊詩以爲證耳禮記注引作將將疑又後人順毛而改也

乃立冢土

補漢書郊祀志詩曰乃立冢土

犬夷突矣惟其喙矣

補說文口部東夷謂息曰呬詩曰犬夷呬矣

喬樅謹案毛詩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傳云駾突也喙困也魯靈光殿賦張載注引詩昆夷突矣駾突古今文之異知三家今文駾作突也混夷卽犬夷亦作畎夷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四年伐犬夷鄭注云犬夷混夷也喙呬方音之轉方言餽喙呬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或曰喙或曰餽東齊曰呬段氏說文注云釋詁郭注亦言今東齊謂息爲呬說文東夷當作東齊字之誤也馬瑞辰曰說文所

引犬戎叫矣蓋本齊詩呬與喙古音同部故通用喙與豫瘃亦通玉篇豫困極也或作瘃瘃困極也亦作喙廣韻瘃困極也引詩昆夷瘃矣本亦作喙困與息義正相成呬即維其喙矣之異文其連犬夷引之者特約舉詩詞猶引詩東方昌矣之類也

補漢書匈奴傳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從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漢書古今人表虞侯芮侯系文王世○師古曰二國訟田質於文王者

喬樅謹案毛詩及三家說並言文王受命據史記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齊詩說以受命六年伐崇始稱王其說與魯家微異

補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則稱王左傳襄三十一年正義○禮記文王世子正義

補又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爲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爲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也讓其所爭以爲閒田文選注

予聿有胥附予聿有奔輳予聿有先後予聿有禦侮

補尚書大傳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於羑里之害

補又曰文王以閎夭太公望南宮括散宜生爲四友

補尚書君奭鄭注詩傳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胥附毛詩作疏附奔輳毛詩作奔奏魯詩作奔走與齊文異鄭注尚書所稱詩傳當爲齊詩傳以尚書師說本皆齊學也詩正義引鄭注同毛詩作疏附奔走與大傳不同者此沖遠順毛詩經文改之非鄭注之舊也

棫樸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補春秋繁露郊祭篇天子每將興師必先郊祭以告天

乃敢征伐行予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其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郊辭也其下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伐辭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以此辭者見文王受命則郊郊乃伐崇

又曰（以下齊錯在四祭篇按此皆論郊與四祭無涉今訂在此）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辭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上言奉璋下言伐崇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棫樸文王能官人也董子謂此篇為文王受命郊而伐崇之事是齊詩之說異於毛矣傳以棫樸薪槱興賢人衆多得為國家之用箋釋薪之槱之為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積以燎之主祭天而言與春秋繁露合蓋用齊說攷毛也周官大宗伯注云槱積也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詩曰薪之槱之倘書中候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皆用齊詩說與董子足相證明又公羊定公八年傳何休解詁云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邵公多用魯詩（說見魯詩遺說考）此以璋為郊事天之玉者公羊本齊學與齊詩同一師授此必公羊家師說據齊詩棫樸篇為證故邵公述其說耳

補班固典引昔姬有素雉朱烏元秬黃鬯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

喬樅謹案昭明文選以班固典引列符命今觀上文言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詳其文義亦以此詩為受命郊祭之事也

旱麓

補漢書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喬樅謹案毛傳云旱山名正義不詳旱山所在據地理志則山在漢中郡詩之旱麓謂此也胡承珙曰劉昭注郡國志引華陽志云有池水從旱山來水經沔水注南鄭縣漢水有合池水水出旱山此池水即班志之沱水也水經又云沔水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又涔水篇云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安陽縣南入于

沔是水經池水涔水所出之旱山同一山耳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補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注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明著于天地也

喬樅謹案此言道被飛潛萬物得所之象詩箋以鳶飛喻惡人遠去魚躍喻民喜得所與禮記注義異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

補禮記表記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鄭注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不爲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豈本亦作愷又作凱弟本又作悌詩箋以不回爲不違先祖之道義與記注不同

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補易林損之巽大姒文母仍生聖子昌發受命爲天下

主

補又頤之節文王四乳仁愛篤厚子畜十男無有折夭益卦同

補儀禮士昏禮鄭注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詩云大姒嗣徽音

補漢書古今人表大任王季妃生文王大姒文王妃

補又外戚傳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補漢書五行志上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

補三國志魏志陳羣曰道自近始而化洽于天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喬樅謹案經典釋文叙錄云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羣爲元方之子當亦傳其家學也

補荀悅漢紀五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漢書班彪王命論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

案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李善注云漢書引詩而爲此瘼叔皮所引是齊詩之文今本漢書作莫蓋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迺眷西顧此維予宅

補 漢書郊祀志詩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

喬樅謹案志載丞相衡奏言承天之事莫重于郊祀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願與羣臣議定博士師丹等曰爲天地曰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於是衡奏議引詩云云謂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則此說詩之詞本於后氏故傳明矣丹事匡衡亦治齊詩者故議與匡同予宅毛詩作與宅與蓋古文假借字

補 班固西都賦乃眷西顧實惟作京

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補 禮記樂記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注俾當爲比聲之誤也擇善而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延于後世也

喬樅謹案莫毛詩作貊俾毛詩作比左傳引詩莫其德音史記樂書引詩俾于文王皆與禮記同據注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是知齊詩章首作惟此文王鄭箋毛詩本文王作王季與左傳所引文異正義以傳言唯此文王者師有異讀後人因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陳氏稽古編曰案此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無傳王肅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胡承珙曰陳碩甫據公劉傳言民無長歎猶文王之無悔此毛詩作文王之證鄭箋以文王爲王季或古本此句有涉上章維此王季而誤者案中論務本篇云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是所據詩亦作文王至干寶晉紀總論云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則從鄭箋讀也

補 班固叙傳奕世載德貽于孫子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喬樅謹案旋貤古通用字音義並同

無然畔換

補 漢書敘傳項氏畔換○孟康曰畔反也換易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喬樅謹案毛詩畔換作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孟康注蓋本齊詩之訓師古不見齊詩故以孟說爲非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强也玉篇伴字下引詩云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此據魯詩文鄭箋云畔援猶跋扈也卽用魯訓

無然歆羨

補 漢書敘傳事雖歆羨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詩密人國○師古曰卽大雅所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

喬樅謹案地理志河南郡密注云故國應劭曰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也臣瓚曰密姬姓之國也見世本密須今安定陰密是也師古曰應瓚二說皆非也此密卽春秋僖六年圍新密者蓋鄭地今按應劭說非而瓚說則是也孟堅明以密爲故國師古乃以鄭邑新密當之誤矣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補 春秋繁露楚莊王篇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

補 漢書敘傳爰赫斯怒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補 禮記中庸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鄭注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大聲爲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不大聲見於色訓義亦同卽不

陵弱不暴寡之意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補 春秋繁露煖燠篇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弗能知識而效天之所爲云爾

喬樅謹案墨子天志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誥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與董子說同賈子新書君道篇以此詩二語爲言士民悅其德義則效而象之其義獨異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後漢書伏湛上疏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于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喬樅謹案齊詩說言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攷尚書大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是其事也史記周本紀先伐犬夷次伐密次敗耆國次伐邘次伐崇雖其年與書傳不次要亦爲五國也又伏惠公引詩同爾弟兄毛詩作兄弟此後人轉寫誤倒之當從齊詩作弟兄與上句仇方爲韻段氏詩經小學曰按王逸九辯注內念君父及弟兄也與上文長王煌黨並湯韻今譌爲兄弟則非韻矣

補 禮記明堂位鄭注崇國名文王伐崇

臨衝閑閑

漢書叙傳衝輣閑閑○鄧展曰輣兵車名也

喬樅謹案詩臨衝閑閑毛傳訓臨爲臨車衝爲衝車韓詩臨衝作隆衝惠氏九經古義段氏詩經小學並以隆爲高言陷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訓臨衝爲二非馬瑞辰曰按墨子備城篇言攻城十二法首列臨鉤衝梯是臨衝二者不同之證韓詩作隆衝者以臨隆二字雙聲古通用故隆衝又作衝隆淮南子兵畧篇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是也當以傳訓作二車爲確樅攷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強加以隆訓高不作車名則衝隆二字爲不辭矣班固叙傳云衝輣閑閑此即以輣當詩之臨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引許慎曰輣樓車也今本說文樓車作兵車淮南子云隆衝以攻高蓋樓車高足以臨敵城而攻之故亦名臨車詩正義謂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其說是也

是類是禡

補 五經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七郊類）

喬樅謹案今文尚書爲齊學則此亦齊詩說也

補 漢書叙傳類禡厥宗

靈臺

詩汜厤樞曰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太平御覽）

五百○說許詩緯集證

補許氏五經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

補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徐彥疏文王受命後乃築靈臺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含神霧曰作邑于豐起靈臺毛詩正義

補易林夬之頤二至靈臺文所止遊雲物備具長樂無憂

補又升之節靈臺觀賞膠鼓作仁

班固東都賦登靈臺考休徵○又靈臺詩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

補鹽鐵論未通篇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適其所安安而不擾使而不勞故取而民不厭役而民不苦靈臺之詩非或使之民自為之若斯則君何不足之有乎

補儀禮士喪禮鄭注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

王在靈囿

班固西都賦誼合乎靈囿

王在靈沼

補班固西都賦神池靈沼往往而在

於樂辟廱

補班固東都賦辟雍海流道德之富○辟雍詩廼流辟雍辟雍湯湯

喬樅謹案三輔黃圖云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義蓋本之齊詩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補禮記緇衣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鄭注孚信也式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補大戴禮將軍文子篇詩云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故國一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以申之○盧辯注大雅下武之四章也媚茲一人謂御于天子而蒙寵愛應侯順德逢國君能成其德孝思維則此文在上章兼以說之故連言之也

喬樅謹案大戴禮引詩當本作永言孝思昭哉嗣

服觀下文云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亞申明昭哉嗣
服之詞然則作孝思維則者乃後人傳寫之誤耳
補漢書敘傳媚茲一人
文王有聲
欥求厥寧
補說文欠部欥詮詞也詩曰欥求厥寧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欥詞也漢書班固幽通賦欥
中龢爲庶幾兮注云欥古聿字據此是欥爲正字
又文省作曰又同聲假借用聿與遹毛詩釋文於
遹駿下不言韓詩字異則文與毛同可知說文所

引是據齊詩詮詞者承上文所發端詮而繹之也
高誘注淮南詮言訓云詮就也亦謂就其言而解
之也馬瑞辰曰按爾雅坎律銓也坎當即欥字形
近之譌律即聿也銓即詮也皆叚借字耳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
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作樂者必反天
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爲本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
也故武武者伐也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
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
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
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
補又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
興師伐崇其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
于豐
補鹽鐵論復古篇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
載尸以行破商擒紂遂成王業故志大者遺小用權者
離俗
匪革其猶聿追來孝
補禮記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革急也

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之改作者非必欲行已之道乃
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爲孝
喬樅謹案毛詩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遹釋文云本
作匪亟其慾革棘亟古並通用猶古亦通欲盧文
弨云周禮小行人猶犯令者爲一書大戴禮作欲
是其驗也遹聿古今字後漢書李固傳亦作聿追
來孝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補大戴禮曾子大孝篇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

喬樅謹案禮記祭義引詩文同

補鹽鐵論繇役篇文王底德而懷四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之伐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之用

補班固東都賦御明堂臨辟雍

補漢書孝平紀贊亡思不服

喬樅謹案亡當作無

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補禮記坊記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鄭注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

鎬邑龜則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

喬樅謹案度毛詩作宅宅與度古同音叚借字皇矣此惟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度宅亦度之叚借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補禮記表記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鄭注芑枸檵也仕之言事也詒遺也燕安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

喬樅謹案晏子春秋內篇諫下引詩作武王豈不事詒厥孫謀以宴翼子仕者事之叚借字燕與宴古相通用後漢書班彪傳引亦作宴宴亦安也翼毛詩傳箋並訓為敬與此注義異左傳文三年引詩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表記正義申鄭說云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翼助即翼成之義詒厥孫謀詩箋云孫順也讀孫為遜義與記注不同詩釋文云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胡承珙曰據班彪引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此尤可為孫讀如字之證

補後漢書班彪上言曰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

補班固典引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

齊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

履帝武敏歆

〔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毛詩正義）

喬樅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后稷母姜嫄出見大人蹟而履踐之知於身生后稷索隱以史所引出詩緯詩正義引河圖云姜嫄履大

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苗興云稷之迹乳是諸緯候說並與齊詩同

補〔漢書叙傳〕厥初生民

補〔古今人表〕姜嫄帝嚳妃生棄

補〔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后稷母姜嫄履天之跡而生后稷后稷長於邰土播田五穀

實穎實栗

補〔班固西都賦〕五穀垂穎

喬樅謹案毛傳云穎垂穎也訓義亦同

即有斄家室

補〔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斄周后稷所封。〔師古曰〕斄讀與邰同

喬樅謹案斄魯詩作台毛詩作邰史記周本紀弃母有邰氏女正義曰邰亦作斄同

惟秬惟秠

補〔班固典引〕胥姬有元秬黃鬯之事

或舂或抌

補〔儀禮有司徹鄭注〕挑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今文挑作抌。〔賈公彥曰〕讀从詩或舂或抌

喬樅謹案周禮地官女舂抌二人注云女奴能舂與抌者抌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抌皆據齊詩文也抌毛詩作揄揄蓋抌之叚借馬瑞辰曰說文舀抒臼也引詩或簸或舀（簸當爲舂之譌）舀或作抌𦥷是舀抌本一字揄舀一聲之轉

取蕭祭脂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

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補〔禮記表記〕詩云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

注兆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以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以至于今

喬樅謹案兆毛詩作肇字與齊異上文以歸肇祀毛傳訓肇爲始箋云肇郊之神位也蓋肇爲兆是據齊詩易毛肇者古文叚借字商頌肇域彼四海箋云肇當作兆此不言者文畧耳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說文作垗叚氏注云今周禮作兆許作垗蓋故書今書之不同也又尙書大傳兆十有二州古文堯典作肇此古文叚借之驗

齊詩遺說攷　卷三　三

行葦

補 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行葦爲公劉之詩與魯韓同義

洗爵奠斝

補 禮記明堂位鄭注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補 禮記坊記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鄭注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補 禮記緇衣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注攸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

孝子不匱

補 禮記坊記詩云孝子不匱○鄭注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

鳧鷖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甯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補 易林大有之離鳧鷖遊涇君子以甯復德不忒福祿來成夬之蒙同惟復德作履德爲異

齊詩遺說攷　卷三　四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是以公尸燕飲爲繹而賓尸攷爾雅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此云復德卽復胙之義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補 易林噬嗑之中孚璘英朱草仁政得道鳧鷖在渚福祿來下

補 又同人之剝又山紫芝雍粱朱草長生和氣王以爲寶公尸侑食福祿來處

補 又蠱之漸紫芝朱草生長和氣公尸侑食福祿來下

喬樅謹案此詩公尸鄭箋以首章爲祭宗廟次章爲祭四方萬物三章爲祭天地四章爲祭山川社稷末章爲祭七祀宋儒譏其臆說然據毛詩叙云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以神祇與祖考並舉則毛釋此詩斷非專指宗廟而言詩工義申毛以五章皆屬宗廟失之矣鄭君于詩兼通三家箋說以鳬鷖五章分配宗廟天地社稷及四方羣祀必非無據馬瑞辰傳箋通釋以爲古者祭天地社稷雖皆有尸然不聞有賓尸之禮繹而賓尸惟於宗廟見之決此詩爲宗廟繹祭樅謂馬說亦未審周頌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以序言賓尸不明爲何祭之尸故特著此語杜佑通典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是子政亦以絲衣賓尸卽爲靈星之尸攷史記封禪書云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續漢書祭祀志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卽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是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祭靈星有繹賓尸之禮則祭天地社稷及方祀羣祀之皆有賓尸亦足以明矣今按易林有璚英朱草仁政得道之文是蓋以王者德至天地天下太平符瑞並臻則三章鳬鷖在渚之爲祭天地此亦其確證也

嘉樂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補禮記中庸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鄭注憲憲興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喬樅謹案孔氏正義云毛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故也陸氏釋文云嘉詩本作假音同假嘉也皇音加善也又佑字毛詩作右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

[illegible]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補漢書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
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
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補後漢書郎顗拜章曰天自降福子孫千億
補易林比之泰長生無極子孫千億
穆穆煌煌
補班固明堂詩穆穆煌煌
喬樅謹案煌煌毛詩作皇皇

不騫不忘率由舊章
補春秋繁露郊語篇詩云不騫不忘率由舊章舊章者
先聖人之故文章也率由各有修從之也
喬樅謹案騫與愆通見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善
注毛詩作愆劉向說苑引詩又作儯攷釋元應衆
經音義云儯古文愆愆二形籀文作䇂今作愆又
列子黃帝篇无愆釋文云愆本又作騫是愆騫通
用之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
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
匹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仇匹毛詩作羣匹與齊詩文異
受福無疆
補漢書禮樂志受福無疆
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補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公劉
補易林家人之臨節情省欲賦斂有度家給人足公劉
以富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
補鹽鐵論取下篇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
弓矢斯張
補易林大壯之明夷弓矢斯張
豳居允荒
補漢書匈奴傳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
豳
芮阮之卽
補易林升之泰公劉之居大王所業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本注雍州汧水出西北入渭芮

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
喬樅謹案詩釋文云芮鞫本又作汭周禮職方氏注引詩正作汭阮之即師古漢書注云阮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阮然則韓與齊文同矣周禮注所引蓋據魯詩陳氏見洮云玉篇水外曰坈又坈古岸也皆以此爲正鞫叚借字也

泂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補鹽鐵論和親篇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

王去幽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
喬樅謹案揚雄博士箴云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淸與此意合是三家說同

凱弟君子民之父母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鄭注凱弟樂易也
喬樅謹案表記引詩二語而釋之曰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毛傳即用表記語知三家亦皆同也禮記釋文云凱本又作愷弟本又作悌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引作愷悌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泂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卷阿

如圭如璋

補漢書叙傳威儀之盛如圭如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補易林觀之謙高岡鳳凰朝陽梧桐噰噰喈喈菶菶萋

萋陳辭不多以告孔嘉

補又大過之需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盛茂鸞凰以庇召伯避暑翩翩偃仰甚得其所損之困同

補又乾之姤政不暴虐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賁卦同

矢詩不多惟以遂歌
喬樅謹案易林言陳辭不多以告孔嘉正釋此詩二語矢即陳也義見爾雅釋詁汲冢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遊於卷阿召康公從今據易林有當夏六月語則卷阿之遊正在六月詩言飄風自南實

紀來遊之候非與辭也

民勞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補鹽鐵論論勇篇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重驛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補後漢書陳忠疏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穴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李賢注詩大雅也言詭詐委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用謹勑不善之人也

喬樅謹案廣雅釋訓詭隨小惡也陳忠引詩意主懲小以儆大與廣雅之訓正合

柔遠能邇

補漢書敘傳柔遠能邇

補後漢書班超上書曰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

補禮記緇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鄭注上帝喻君也板板辟也卒盡也癉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

喬樅謹案詩釋文云卒癉本又作僤沈本作癉攷韓詩外傳引詩作下民卒癉是二字皆訓爲病此以卒訓盡文義與韓並異又按板板辟也辟即僻字義見爾雅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補禮記坊記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謂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

喬樅謹案此與詩箋義異

補鹽鐵論刺義篇多見者博多聞者知距諫者塞專己者孤故謀及下者無失策舉及下者無頓功詩云詢于芻蕘

誘民孔易

補禮記樂記詩云誘民孔易○鄭注誘進也孔甚也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引詩文同毛詩誘作牖傳云牖道也正義以牖與誘古字通馬瑞辰曰說文羑相訹呼也从厶羑或作誘古文作羐羊部又曰羑

進善也文王拘羑里在蕩陰是訓道訓進皆當以羑爲正字顧命天愛羑若馬注羑道也其正字也作誘者羑之或體羑或借牖猶羑里尚書大傳史記皆作牖里也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

漢書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志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

喬樅謹案毛詩介作价毋作無與齊詩微異馬瑞辰曰毛傳价善也鄭箋价甲也按介卽价之省文介夰古通用爾雅介大也又曰介善也方言說文竝曰夰大也介人爲善人卽爲大人與下文大師大邦大宗爲一類若訓爲被甲之人則不類矣大師宜謂大衆大師惟垣猶云衆志成城也荀子君道篇曰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則亡詩云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蓋引詩介人惟藩以證好士而榮大師惟垣證上愛民而安毛詩出於荀卿其訓大師當與之同鄭箋讀大如夰以大師爲三公正義以箋釋傳誤矣

補易林頤之漸姬與姜望爲武守邦藩屏燕齊周室以彊子孫億昌

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補後漢書郎顗條對曰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喬樅謹案丁鴻上封事引詩同

蕩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盧辯曰大雅蕩首章也

曾是强圉曾是掊克

漢書敘傳曾是强圉掊克爲雄

喬樅謹案强圉毛詩作彊禦傳云彊梁禦善也攷楚詞離騷澆身被服强圉兮王逸注云强圉多力也叔師說詩多據魯說班用齊詩之文同魯作强圉是三家之訓皆與毛異王氏念孫云禦亦强也字或作圉逸周書謚法篇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智篇曰其强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

是桀與強同義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
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
也
不明爾德㠯亡背亡仄爾德不明㠯亡陪亡卿
漢書五行志詩云爾德不明㠯亡陪亡卿不朙爾德㠯
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
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也
案五行志中之下引傳如此志言夏侯始昌通五經
善推五行傳傳族子勝其傳與劉向同則志所載傳
皆本始昌也始昌傳齊詩則此齊說也下放此

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
補易林賁之坤帝辛沉湎商滅其墟
式號式謼
漢書叙傳班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㠯告去也式號式
謼大雅所㠯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案班伯少受詩於師丹漢書儒林傳云齊詩有翼匡
師伏之學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漢書五行志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
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師古曰謂政無文理
虛言蜩螗之鳴湯之沸羹之將孰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蓋襲用舊說齊詩之義故與
毛詩傳箋異解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補漢書外戚傳成帝報許后曰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師古曰大雅蕩之篇也老
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周亂之時不用舊法
以至傾危
喬樅謹案成帝嘗從伏理受詩理者匡衡弟子也
見漢書儒林傳及陸璣草木疏後漢書伏湛傳亦

稱理名儒以詩授成帝則此所引爲齊詩明矣
補鹽鐵論遵道篇上自黃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謹
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詩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補鹽鐵論結和篇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矣
補漢書傳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殷鑒不遠夏后所聞
抑

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補 漢書馮奉世傳贊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喬樅謹案抑抑威儀句又見班固辟雍詩惟德之隅句又見漢書叙傳攷隸釋載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偶偶者隅之叚借亦三家之異文

有梏德行四國順之

補 禮記緇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鄭注梏大也直也

補 春秋繁露郊祭篇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行於世則四方莫不響應風行善

於彼矣

喬樅謹案毛詩有覺德行傳云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訓義與記注同又斯干詩有覺其楹毛傳云有覺言高大也箋云覺直也直大傳箋互訓其義相成馬瑞辰曰按爾雅梏直也廣雅覺大也覺與梏雙聲爾雅釋文梏郭音角卽讀同覺釋名云上敎下曰告告覺也使覺悟知己意也以覺告同音爲義故通用梏卽覺之叚借也說文覺悟也从見學省聲直正見也从十目乚乚讀若隱蓋以十目燭隱則見之審必能正曲也是覺悟與正直義本相通又爾雅梗直也方言梗覺也皆覺有直義之證春秋繁露釋詩取著明之義與直大義亦相通

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漢書匡衡疏曰臣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體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

民之則

喬樅謹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引詩文同惟民之則句又見禮樂志安世房中歌

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補 鹽鐵論世務篇事不豫辨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云誥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備

喬樅謹案誥毛詩作質傳云質成也魯韓詩並作告馬瑞辰曰質與誥不相通誥當爲詰字之譌蓋質與折雙聲質與詰疊韻古並通用士冠禮質明

行事說文引作哲明行事晢从折聲是質通折之證也古文哲从三吉作嚞或省作喆又通作詰小爾雅詰朝明旦也詰卽哲之叚借亦與質同故爲明旦此質通詰之證也三家詩蓋作詰爾民人後以形近而譌爲誥又省作告耳爾雅釋言誥誓謹也攷周官大司寇誥四方鄭注誥謹也是知爾雅誥亦詰字形近之譌與此詩詰譌爲誥者正同至漢書刑法志以刑邦國詰四方顏師古曰詰字或作誥誥謹也蓋後人據誤本爾雅而改耳詩詰爾民人與下句謹爾侯度同義詰亦謹也喬樅又案

不虞毛傳訓爲非度韓詩外傳及說苑引詩亦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意合今據鹽鐵論云云則知齊詩之義以不虞爲非常寇盜鄭箋釋用戒不虞爲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蓋用齊說

愼爾出話敬爾威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鄭注話善言也

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補禮記緇衣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鄭注玷缺也言圭之缺尙可磨而平之言之缺

無如之何

班固幽通賦庶斯言之不玷

無易由言

補鹽鐵論散不足篇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補禮記表記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鄭注讎猶答也

補漢書王商等傳贊無言不讎

補春秋繁露郊事篇詩云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張安世傳引詩二語同無德不報句又見宣帝紀引詩

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

補禮記中庸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鄭注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奥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馬瑞辰曰屋漏之義說者不一有以爲當室之白日光所漏者有以爲撤屛供諸喪用直雨則漏者

惟箋以屋爲小帳訓漏爲隱今按詩下云無曰不顯承上屋漏言之是屋漏皆隱蔽之義爾雅釋言厞陋隱也陋漏古同音通用是漏卽厞陋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徹尸薦俎敦設於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注云厞隱也少牢饋食有司徹曰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注云古文厞作茀案厞與茀雙聲茀與屋疊韻茀又通作蔽詩翟茀以朝周官註引作翟蔽蓋因設饌西北隅以蔽之如幄爲厞隱之地因名其地爲厞陋又名屋漏屋本覆帳之名因凡覆於上者通謂之屋屋與隱雙聲是知屋亦隱也箋上釋屋漏下卽云厞隱之處則是以厞陋卽屋漏矣楚詞九歌隱思君兮陫側陫讀如厞側讀如側陋之側高誘注淮南子云側伏也伏謂隱伏側陋又作側微微卽隱之義說文微隱行也側陋側微皆謂隱藏不出者是知詩言屋漏書言側陋爾雅言厞陋楚詞言陫側其義一也曾子問當室之白蓋謂室中當戶明處並未以爲室之西北隅也孔疏引以證當室之白爲屋漏誤矣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補禮記中庸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鄭注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況可厭倦乎

淑愼爾止不諐于儀

補禮記緇衣詩云淑愼爾止不諐于儀○鄭注淑善也諐過也言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于禮之威儀也

喬樅謹案諐毛詩作愆氓詩匪我愆期釋文愆字又作諐蕩詩既愆爾止釋文愆本又作諐攷說文愆過也从心衍聲或從寒省作𡨦籀作諐釋元應衆經音義云愆古文𡨦遝二形籀文作諐今作愆

同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

補鹽鐵論和親篇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

喬樅謹案鄭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與鹽鐵論義合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愛而惡人者必見惡也語意亦同

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補易林巽之節嬰兒孩子未有知識彼童而角亂我政
事損之大畜同

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補禮記表記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

喬樅謹案温温恭人句又見玉藻注引詩

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補漢書霍光傳詩云籍曰未知亦既抱子

喬樅謹案籍毛詩作借

誨爾忳忳

補禮記中庸鄭注肫讀如誨爾忳忳之忳

喬樅謹案忳忳毛詩作諄諄釋文云諄本又作訰
訰字蓋齊詩異文此注所引據齊詩之文也後漢
書班固西都賦命夫諄誨故老文選作惇誨孟堅
用齊詩惇誨之語即本此篇字本作忳後人轉寫
改忳爲惇又改惇爲諄以合於毛詩之文耳鴻範
五行傳鄭注引詩誨爾純純純純即忳忳以形近
而譌也

桑柔

我生不辰

補易林大過之泰我生不辰

降此蟊賊稼穡卒痒

補易林同人之節螟蟲爲賊害我稼穡盡禾殫麥秋無
所得豫之謙同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補禮記祭統鄭注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補曹大家班固幽通賦注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此敬慎之戒也文選李善注引

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補禮記坊記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鄭注言民之

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

貪人敗類

補漢書宣六王傳贊詩云貪人敗類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補春秋繁露郊祀篇周宣王時天下大旱歲惡甚王憂
之其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寍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寍丁我躬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有此災愈恐懼而謹事天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宣王遭旱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虢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今攷論衡須頌篇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災

不能虧政觀仲任以成湯與周宣並舉湯有七年之旱則宣王遭旱積至五年其說固非無據董子引詩饑饉荐臻荐再也見爾雅釋言毛詩荐作薦傳訓薦爲重爾雅釋天又曰仍饑爲荐釋文云荐本作薦又釋詁訓薦爲臻訓臻仍爲乃以薦臻二字互訓則臻亦仍也詩言薦臻猶言頻仍耳其下六章曰胡寍瘨我以旱釋文引韓詩作疹云重也是遭旱之非止一年毛與三家之說皆同矣嗚呼毛詩作於乎蘊隆蟲蟲韓詩作鬱隆烔烔耗射毛詩作耗斁與此文異后稷不克箋云克當作刻刻

識也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此則以不能乎后稷與不中乎上帝皆爲自責之詞於義尤協

補易林明夷之大有陽旱爲災雖耗无憂

補荀悅漢紀六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寍莫我聽

靡有孑遺

補漢書高惠文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

赫赫炎炎

補易林乾之睽陽旱炎炎傷害禾穀穡人無食耕夫嘆息

補漢書叙傳赫赫炎炎

旱魃爲虐

補易林小畜之中孚魃爲災虐○又萃之豐旱魃爲虐

崧高

崧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崧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爲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鄭注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

力以成其王功此宣王詩也

喬樅謹案禮記正義曰按詩嵩高之篇甫侯及申伯甫侯謂呂侯也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崧高生甫及申全別此云仲山甫者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然則此注在前故以甫爲仲山甫後箋詩乃得毛傳故與禮別也又毛詩正義曰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樅謂正義說非也攷後漢書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榦周邦亦以甫爲仲山甫與鄭君記注合平子用魯詩鄭君用齊詩是魯齊說同蔡邕爲太尉董卓表云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蔡邕亦習魯詩者並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又司空楊公碑云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誦大雅揚言是申呂卽此詩之申甫也尚書呂刑禮記引作甫刑尤其明證張衡司徒呂公誄云四嶽在虞傅土佐禹克厭天心姓姜氏呂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登受八命袞職靡傾

據此則樊仲山甫亦係出有呂同爲四嶽之裔故詩言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也孔氏正義以樊仲山甫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岳神所生何疎於考據耶困學紀聞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伯厚不知樊仲氏呂詩之申甫卽申呂妄相駁難其說愈失之

補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周至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

補 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漢書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

案潛夫論云四嶽伯夷以封申呂裔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引是詩二語爲證說與此合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

補 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

烝民

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補 後漢書郎顗上書曰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

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㠯致雍熙
喬樅謹案赫赫毛詩作肅肅此據齊詩故文與毛
異
補漢書刑法志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補禮記中庸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鄭注保安也
補班固離騷叙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
補漢書司馬遷傳贊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
矣哉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補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
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詩曰夙夜匪解彊勉之
謂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
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
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
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補荀悅漢紀二十八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
謂天子也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補大戴禮衞將軍文子篇不畏彊禦不侮矜寡

補春秋繁露精華篇此亦春秋之不畏彊禦也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
之
補禮記表記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鄭注輶輕也鮮罕也儀匹
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如毛耳人皆以爲重罕
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
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乎時人無能助之者
言賢者少
喬樅謹案德輶如毛句又見禮記中庸篇引詩

補春秋繁露玉英篇匹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
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
補班固幽通賦乃輶德而無累○曹大家曰輶輕也輶
德德輕而易行也
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補鹽鐵論險固篇仲山甫補袞職之闕
韓奕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補儀禮士昏禮鄭注從者謂姪娣詩諸娣從之祁祁如
雲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補易林井之需大夫祈父无地不涉爲吾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同人之需同

喬樅謹案易林兩引此詩並作祈父本又作行父蓋字之誤也漢書古今人表韓侯蹶父並次宣王世列上之下則齊詩文同毛作蹶父可知而易林言大夫祈父者蓋蹶父爲司馬之官尚書稱司馬亦曰圻父圻祈古通詩祈父予王之爪牙毛傳云祈父司馬也司馬掌甲兵征伐之事故言孔武也

魴鱮詡詡

補易林離之中孚魴鱮詡詡利來無憂睽之泰困之晉同

喬樅謹案詡詡毛詩作甫甫傳云甫甫然大也甫詡同音通用廣雅釋訓云詡詡大也訓義並同

因時百蠻

補班固東都賦內撫諸夏外接百蠻

江漢

武夫潰潰經營四方

補鹽鐵論繇役篇詩云武夫潰潰經營四方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

喬樅謹案潰潰毛詩作洸洸傳云洸洸武貌洸洸當爲僙僙之叚借爾雅釋訓洸洸武也釋文云舍人本作僙音同攷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僙僙音光武勇貌是三家詩作武夫僙僙也北征頌光光當本作僙僙故注引詩武夫僙僙爲證鹽鐵論潰潰蓋僙僙之譌字玉篇人部云僙作力貌與趪同又走部云趪趪武貌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鄭注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

弛其文德協此四國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云弛其文德協此四國○鄭注弛施也協和也

喬樅謹案弛毛詩作矢春秋繁露引詩亦作弛其文德與禮記同協毛詩作洽

補春秋繁露竹林篇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

喬樅謹案洽卽協字之叚借板詩民之洽矣左傳及列女傳並引作協

常武

王命卿士南中大祖

漢書古今人表南中次周宣王世列上之下
喬樅謹案毛傳云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
鄭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
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
馬瑞辰曰毛公以出車詩南仲爲文王時人此詩
南仲別爲宣王時人漢書古今人表作南中即此
詩之南仲也白虎通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
共之引詩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又引禮祭統古者
人君爵有德必於大祖是亦以詩南仲大祖爲命
於大祖義本三家詩與毛說同史記夏本紀夏之

後有男氏世本作南路史禹之後有南氏後有南
仲翊宣王以中興是南仲實爲南氏至大師皇父
據竹書紀年幽王元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則
皇父實爲尹氏即二章所云王謂尹氏也安得以
南仲爲大祖箋說之誤可知矣正義云南仲爲卿
士未知於六官何卿案積古齊鍾鼎欵識載無專
鼎銘曰王格于周廟燔于圖室司徒南仲右所謂
南仲當即宣王時臣則南仲實爲司徒周官大司
徒職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
政令南仲壽命以治徒庶之事喬樅攷後漢書龐

參傳馬融上書曰昔周宣獫狁侵鎬及方而宣王
立中興之功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赫赫南仲列
在周詩馬融以出車六月並爲宣王之詩與漢書
匈奴傳說合蔡邕諫伐鮮卑議云周宣王命南仲
吉甫攘獫狁威荆蠻應劭風俗通云詩美南仲闞
如虓虎是齊魯韓三家詩說皆以南仲爲宣王之
將也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補 班固封燕然山銘爰該六師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此詩二語爲證

命程伯休父

補 漢書古今人表程伯休父次宣王世列上之下

如霆如雷

補 漢書敘傳王師雷起霆擊朔野

進厥虎臣

補 漢書敘傳虎臣之俊

闞如虓虎

補 班固賓戲七雄虓闞

王師驒驒

漢書敘傳王師驒驒〇鄭氏曰驒驒盛也

案此卽王旅驒驒之異文而師古詆鄭爲非轉引匹牡驒驒駱馬爲解誤矣

徐方旣倈

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詩云徐方旣倈許其慕諸夏也

喬樅謹案倈毛詩作來顏師古云倈古來字

徐方來庭

補漢書敘傳龍荒幕朔莫不來庭

瞻卬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

補易林離之萃詩政曰作螟食華葉剝下喫上民被其賊

召旻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補班固幽通賦柯葉彙而靈茂

喬樅謹案彙茂毛詩作潰茂傳云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皃攷韓詩外傳引草不潰茂字與毛同惟齊詩作彙茂孟堅幽通賦語本此詩鄭箋是用齊詩改毛故與孟堅所據文同蕭該漢書音義引服虔曰彙音近卉玉篇彙胡貴反潰與彙蓋以音近假借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一

漢書禮樂志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還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

嘉應降

周頌

清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補 伏生尚書大傳臯繇謨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嘆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鄭注烈業也呼出聲也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水經注河水篇據伏生墓碑言伏生撰五經尚書大傳是伏生遭秦兵發壁藏亡佚獨以尚書教授其始未嘗不兼通五經也伏生齊人於詩亦當治齊學儒林傳云伏理治齊詩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丹之學理即伏生八世孫也後漢書伏湛傳云初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知伏氏雖世傳尚書其實兼傳齊

詩伏理師事匡衡別自名家要自伏生以後所治詩亦無非齊學不自伏生始也伏氏傳齊詩而理益明耳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以授匡衡始昌通五經受尚書於夏侯都尉以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爲尚書大小夏侯氏之學都尉者伏生再傳弟子也是今文尚書與后蒼之詩皆爲齊學師承之同從可知矣

補 又洛誥篇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

中制儀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搊弁者爲文變鑾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

喬樅謹案此卽周頌清廟詩義毛詩敘云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與

咎繇傳言清廟頌文王之德說合洛誥有禋于文王武王之事故傳兼文武而言周始宗祀文王作清廟之詩蔡邕月令論所謂取其宗祀之貌曰清廟是也其後祖文王而宗武王亦奏清廟之詩以祀武王至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之重祭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亦得升歌清廟之詩禮記祭統及明堂位所言其明證也

補 禮記仲尼燕居升歌清廟○鄭注清廟頌文王之德

喬樅謹案續漢書祭祀志下劉昭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議稱詩傳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所引詩傳疑爲齊詩傳故其說與鄭君禮注合又謝沈後漢書載蒼上言引大雅曰昭哉來御繩其祖武亦與毛詩昭茲來許文異公羊文九年傳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左氏隱二年傳注引作與夷狄者不一而足許御同音通用訓義亦同公羊氏齊學以許爲與足見齊詩來許亦或作來御也

補 儀禮士虞禮鄭注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

補 班固奏記蓋清廟之光輝當時之俊彥也

補 班固典引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

逡奔走在廟

補 禮記大傳執豆籩逡奔走○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

喬樅謹案逡毛詩作駿傳云駿長也箋云駿大也皆與禮記注義異記注用齊詩說駿與逡古通爾雅釋詁駿速也速卽疾之義

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

【補】禮記大傳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鄭注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鄭箋云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志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毛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鄭則指助祭者而言與禮記注義異孔疏以爲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不同胡承珙曰詩頌文王當是美文王之德下篇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以不顯不承爲美文王者於義爲優也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補】禮記中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注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無已爲之不止

喬樅謹案毛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攷趙岐孟子注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無極卽不已之義廣雅極已也可證無極正釋詩之不已此詩毛敘云太平告文王也太平之事莫大乎制禮作樂以周禮爲天命之精致太平之具此聖門之微言大義而孟仲子著書論詩所親受於孟子者觀中庸引詩下文卽言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卽子思述聖人言詩之旨爲孟仲子師說傳授之所本也鄭箋動而不止二語與記注詞意亦同蓋用齊詩之說以申毛義

誐以謐我

【補】說文言部誐嘉善也詩曰誐以謐我

喬樅謹案毛詩假以溢我傳云假嘉溢愼也爾雅釋詁溢愼也舍人曰溢行之愼某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愼也爾雅注多據魯詩釋文於假以溢我不言韓詩字異則知魯韓皆與毛同說文所引蓋齊詩之文也段氏說文注云謐徐鍇本作溢此用毛詩攷竄也廣韵引說文作謐誐謐皆本字假溢皆叚借字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以恤我何者誐之聲誤恤與謐同部堯典惟刑之謐哉古文亦作恤馬瑞辰曰恤當爲侐之假借說文侐靜也正

與爾雅釋詁謐溢竝訓靜者同義廣雅靜謐也
靜我卽安我猶詩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假以溢
我謂善以綏我也喬樅謂今文尚書與齊詩竝傳
自夏侯始昌同一師承今文尚書恤作謐尤足證
說文所引誐以謐我爲齊詩之文無疑也

維清

維清緝熙

補春秋繁露楚莊王篇文王作武詩云文王受命有此
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
整其旅當是時紂爲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

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爲樂謂之大武言
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

補又三代改制質文篇文王受命作宮邑于豐命相臣
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配天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維清奏象舞也蔡邕獨斷載
魯詩敘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卽武象賈
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舞武古通用字
此篇三家與毛同義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維清緝熙

文王之典肇禋

喬樅謹案文王之典鄭箋云天下所以無敗亂之
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
七年五伐又肇禋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
也鄭君此箋是據齊詩爲說攷尚書大傳云文王
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
紂乃囚之羑里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
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伏湛述齊
詩說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是其事也尚書中候
我應曰枝伐弱勢注云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
崇侯之屬我應又曰伐崇謝告注云謝百姓且告

天主爲崇也緯學亦本齊詩陳氏稽古編曰維清
篇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祭天枝伐
之說出於緯書耳源謂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
詩類祭之爲祭上帝見尚書及禮記則以肇禋爲
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周世武功惟文王最
多文王武功以伐崇爲大故文王有聲篇言繼伐
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
則肇禋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枝
伐之言非謬矣

烈文

錫茲祉福

補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補禮記中庸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鄭注不顯言顯也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於乎前王不忘

補禮記大學詩云於乎前王不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喬樅謹案尚書大傳云大王去豳邑岐山周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卽此頌所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是也鄭君詩箋云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蓋亦據齊詩之說

昊天有成命

補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卽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博士師丹等議以爲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

喬樅謹案毛詩昊天有成命敘以爲郊祀天地之詩蔡邕亦云郊祀天地之所歌也是齊詩義與毛同今觀匡衡師丹奏議並言成王郊祀天地於雒邑當卽據齊詩此篇爲說

夙夜其命宥密

補禮記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鄭注其讀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

喬樅謹案毛傳訓基爲始從國語叔向之說鄭君禮注用齊詩故與箋義不同

補鹽鐵論未通篇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包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

我將

補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亦云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明堂月令論以明堂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引禮記盛德篇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外有水名曰辟雍今據班志語知齊詩與魯毛說同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補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周頌我將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為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典左氏昭六年傳引詩作德與刑法志同靖毛傳訓為謀鄭箋訓為治師古此注與毛鄭訓異蓋用舊注齊詩之義也

時邁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時邁者太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

喬樅謹案此即齊詩時邁之敘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補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補班固東都賦禮神祇懷百靈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毋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補易林大畜之咸櫜戢甲兵歸放馬牛徑路開通國無凶憂

補漢書五行志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補禮記樂記鄭注兵甲之衣曰櫜詩曰載櫜弓矢

補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

喬樅謹案鄭君大射儀注又引呂叔玉說以肆夏為即時邁之詩馬瑞辰曰周官鍾師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也渠思文也元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亡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案所云頌不能具謂不能備有九夏耳其以肆夏為周頌時邁等詩正同呂說故此詩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箋又云夏之屬

有九買疏乃以頌不能具謂頌內無此詩正義亦
云鄭以九夏別有樂歌之篇非頌也失鄭恉矣
補荀悅漢紀序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執競

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補漢書禮樂志詩曰鐘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
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
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
成性類者也
補荀悅漢紀五詩云鐘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補鹽鐵論論菑篇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周文
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
穰穰降福簡簡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鏘鏘毛詩作將將說
文及風俗通引詩並作鍠鍠是三家文同荀悅漢
紀引詩作煌煌疑卽鍠鍠之譌詩釋文云將將說
文作蹡蹡行貌也蹡蹡蓋魯韓之異文穰穰鹽鐵
論本或作瀼瀼又作攘攘亦卽穰之譌

思文

補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
以其職來助祭
喬樅謹案毛詩敘言思文后稷配天也蔡邕獨斷
載魯詩敘同今據班志云云是齊詩說思文篇亦
與魯毛同義

詒我來麰

補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二麥一夆象其芒朿之
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
喬樅謹案毛詩詒作貽麰作牟魯詩曰飴我釐麰
韓詩曰貽我嘉𪍿說文所引蓋齊詩之文鄭箋云

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
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書說烏以
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正義引禮說曰武王赤
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爲牟天意若曰須暇
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
牟麥也詩曰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書說烏
以穀俱來云云尚書旋璣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
喬樅謂書說禮說並與齊詩同一師傳鄭箋之語
當卽本齊詩班固典引言朱烏黃𪍿之事亦皆用
齊說詩釋文云牟字或作麰𪍿蓋麰之或體

噫嘻

浚發爾私

補 鹽鐵論取下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浚本又作駿是釋文本作浚正義作駿與又作本同鄭箋訓駿爲疾攷爾雅釋詁駿速也說文趀行速趀趀也訓義竝同浚即趀之叚借私毛傳云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與鹽鐵論說同惟以駿訓大其義微異

振鷺

補 禮記仲尼燕居徹以振羽○鄭注振羽樂章也振羽振鷺

喬樅謹案毛詩敘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蔡邕所載魯詩敘同今據禮記語則振鷺又爲大饗徹器之所歌矣

補 漢書匡衡議曰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存三統也見梅福傳

喬樅謹案漢書言元帝時匡衡議以爲宋已失其統而失國宜更立殷後爲始封而上承湯統孔子殷人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遂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子真之辭與稚圭同足知其說詩亦皆爲齊學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補 禮記中庸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鄭注射厭也永長也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義同馬瑞辰曰按終與衆雙聲古通用後漢書崔駰傳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義本三家詩終即衆之假借猶詩衆穉且

狂即言終穉且狂也中庸釋此詩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即衆譽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衆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失之

補 班昭女誡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豐年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補 禮記郊特牲鄭注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有瞽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簨虡所以懸鐘磬也横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贏屬羽屬簨以大版爲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重牙以挂懸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喬樅謹案說文云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牙卽業之上齒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是也靈臺詩虡業維樅毛傳云樅崇牙也正義謂以采色

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

應朄縣鼓

補禮記明堂位周縣鼓○鄭注縣縣之以簨虡也周頌曰應朄縣鼓

喬樅謹案毛詩應田縣鼓傳云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攷周禮大師合奏鼓朄注引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爾雅釋樂郭注引詩同是知齊魯今文字皆作朄也陳氏禮書曰儀禮朔鼙卽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馬瑞辰曰按陳說是也釋名鼙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朄以引鼓在前可知朄之卽朔詩言應朄蓋前後皆備矣

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補禮記樂記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鄭注言古樂和且敬

喬樅謹案雍毛詩作雝史記樂書引詩與禮記同

是三家文皆作雍

永觀厥成

補班固辟雍詩永觀厥成

潛

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

補易林比之觀鱣鮪鰋鯉衆多饒有一笱獲兩利得過倍（益之晉同）

雍

補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雍徹○鄭注雍樂章也

補班固西都賦食舉雍徹

喬樅謹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論語雍徹注引馬融云天子祭於宗廟歌雍以徹祭是宗廟之祭及食舉樂並歌雍以徹也又周禮小師徹歌大饗亦如之賈疏云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即歌振鷺仲尼燕居云徹以振羽是其事也雍本禘太祖之所歌用之徹祭又用之大饗李善文選注釋食舉雍徹引禮記客出以雍徹爲證是讀以雍徹絕句謂歌雍以徹也又言以振羽者謂兩君相見諸侯大饗之禮則歌振鷺以

徹也禮記正義讀客出以雍爲句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失其義矣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補鹽鐵論申韓篇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

武

補漢書禮樂志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

補禮記仲尼燕居鄭注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明堂位鄭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武王受命作宮邑於鄗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

喬樅謹案周頌言奏者獨維清及武二篇以此二詩有歌有舞也維清象文王之武功武象武王之武功故其樂皆名爲象蔡邕獨斷云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象武亦曰武象賈逵左傳注云象文王之樂武象也文王之樂名象武王之樂亦名象墨子云武王勝殷事成功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是也文王之樂曰武武王之樂亦曰武春秋元命包云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曰武呂氏春秋云武王伐殷克之歸乃薦俘馘于京

大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是也又白虎通禮樂篇曰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白虎通之說與春秋繁露合是齊魯詩家義同武本文王樂名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蔡邕獨斷載魯詩敘云武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言周武所定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鄭注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諸篇

以象爲周頌之武注仲尼燕居以武爲大武正與
諸說相合胡承珙並譏其失過矣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漢書敘傳遭家不造

煢煢在疚

漢書匡衡上疏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喬樅謹案煢煢毛詩作嬛嬛釋文云崔本作煢疚本又作疚說文疚字下引詩煢煢在疚嬛字下又

引詩嬛嬛在疚此兼採三家及毛詩也說文煢回疾也从卂營省聲段氏注云煢引申爲煢獨取徘徊無所依之意作嬛者段借字也疚亦疚之假借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

漢書匡衡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喬樅謹案我毛詩作茲廷毛詩作庭傳云庭直也箋云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義與此注不

同師古之語蓋述舊注所稱齊說也馬瑞辰曰倉頡篇云廷直也廷與庭同義其說亦通

敬之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補易林升之節日就月將昭明有功靈臺觀賞膠鼓作仁

喬樅謹案據此知齊詩說亦以靈臺辟雍同處膠

鼓作仁謂膠庠及鼓宗也

示我顯德行

補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聖人事明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爲詩說而化之以爲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

喬樅謹案說郛載詩緯汜厤樞曰聖人事明義以炤燿其所闇故民不陷詩云示我顯德行與春秋繁露文同

小毖

自求辛螫

〔補〕易林履之泰蠆室蜂戶螫我手足不得進止爲吾害咎也之明夷蠱之觀同

喬樅謹案螫韓詩作赦云赦事也毛詩釋文攷爾雅釋詁事勤也則辛赦猶言辛勤耳鄭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義異韓詩而與易林語意正同蓋用齊詩說毛又據易林言蠆室蜂戶則齊詩以荓蜂爲蜂蠆之蜂也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補〕焦氏易林桃蟲生雕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焦氏易林謂桃蟲生䳄或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引同雕者鷙鳥也鷹鸇之屬毛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鄭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鳥也題肩即鷹之別名見禮記月令注爲猶化也陸璣草木疏云桃蟲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馬瑞辰曰按爾雅釋鳥桃蟲鷦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贏猶桑蟲之化螟蛉亦名果贏也幽詩言鴟鴞取子喻武庚之誘管蔡猶鴟鴞取布穀之子使化鵰鷹也此詩桃蟲飛鳥喻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養而化鵰鷹也呂氏春秋仲春紀鳩化爲鷹高注鳩蓋布穀則布穀與鷹互相變化由來久矣

予又集于蓼

〔補〕易林觀之益去辛就蓼毒愈酷甚

載芟

〔補〕南齊書樂志漢章帝時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芟以祠先農

喬樅謹案毛詩叙以載芟爲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蔡邕獨斷同是三家與毛同義故班固奏用此詩爲祠先農之樂歌

有飶其馨

喬樅謹案毛詩有椒其馨傳云椒猶飶也釋文云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相國揅經室集曰案椒字乃馥字之誤隸釋八卷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卷十一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九嬪納楊后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傅咸答潘尼詩曰有馥其馨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馥矣沈重作俶

尺叔反（馥字切音廣韻集韻皆以房爲雙聲尺字疑是房之訛）且云作椒者誤也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俶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耳也毛傳椒猶飶也當作馥首飶也此冡上有飶其香而言飶香與馥香同若夫握椒椒椵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辭而椒猶飶也爲不辭矣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欽縣程少農（恩澤）云詩苾芬孝祀文選注一切經音義並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飶苾同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云馥猶飶也馥與飶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處義即伏犧宓子賤皆房六切亦必复同音之證

喬樅攷華嚴經音義上引字林云馥香氣盛也正詩馥字之訓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馥馥亦即苾苾小雅信南山曰苾苾芬芬三家詩作馥馥芬芬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曰祀事孔明又曰馥馥芬芬是其明證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皆用詩信南山語廣雅所釋即據三家詩訓義也

馬瑞辰曰上林賦云芬香漚鬱酷烈淑郁淑郁正芬香貌淑俶古通俶又與埱義　說文埱氣出土也土氣謂之埱穀氣謂之馝義正相近馬說亦通俶古文作淑見聘禮注淑馥同部三家今文正作馥字毛氏以淑爲馥之通假水旁與木旁形近遂誤作椒耳若毛詩同三家作馥則馥椒字形迥別無緣致誤況重亦無因改字爲俶矣

良耜

其餉伊黍其笠伊糾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言野人之服也

喬樅謹案說文云糾三合繩也倉頡解詁亦云繩三合曰糾郊特牲言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又言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詩其笠伊糾謂以草爲笠其繩惟三合之耳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補鹽鐵論力耕篇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緇衣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漢書郊祀志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吴不敖胡考之休○師古曰其門塾之基也吴讙譁也敖慢也考壽也休美也言執祭事者或升堂室或之門塾視牛羊之牲及舉大小之鼎告其致絜神降之福故獲壽考之美曰何壽之羊 者歎之之言也

案毛詩宅 俁釋文云說文作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當作吴 下大 以魚之大口者名吴音

胡化反此音恐 志吴字注無音必本作吳而今譌爲吴耳

喬樅謹案說文吳大言也从矢口吴从大象形故吳爲大言毛傳云吳譁也譁卽大言之謂又說文吳下重文𠯑云古文如此攷說文夰放也 大八吳古文作𠯑从口夰者取 之義謂放言也字从夰有廣大之稱與𠯑字从夰訓爲大言同吴者吳之變體何承天音 反蓋讀若瓠說本所以驚人也从大从屰一曰 也讀若瓠是其明證故詩碩人俁俁韓詩作扈扈何音蓋非無本其以吳爲誤則失於考校耳毛傳及箋皆訓吳爲譁吳譁亦一聲之轉衆經音義卷十一鋘此古文奇字鏵尤可見吳之古音有讀爲胡化反也

喬樅又案毛傳訓考爲成師古注訓考爲壽與毛義異蓋本舊注齊說鄭箋云此得壽考之休徵亦據齊詩以易毛義也

補禮記禮器鄭注繹祭之禮旣設祭於室又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曰自堂徂基

勺

補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

補漢書董仲舒傳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和洽百王同之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周之樂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

補春秋繁露質文篇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礿樂以奉天

喬樅謹案礿毛詩作酌釋文云字亦作汋春秋繁露礿字疑卽汋之譌荀子及左氏傳並作汋儀禮禮記及漢書並作勺勺卽汋之省汋酌訓義相近

古通用字

補漢書禮樂志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

補禮樂志籥勺羣慝○晉灼曰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

喬樅謹案毛詩序以酌爲告成大武白虎通禮樂篇云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鄭君儀禮注亦云勺告成大武之樂歌是三家與毛氏義並相同周之樂莫盛於勺者謂文王武王之武功至是大成故爲極盛耳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實維爾公允師

補儀禮燕禮鄭注勺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維爾公允師

喬樅謹案毛傳訓養爲取陳奐曰此古義也禮記羣鳥養羞鄭注羞謂取食則養羞猶言取食也馬瑞辰曰逸周書允文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云養時闇昧而誅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王肅釋傳亦云率以取是紂定天下以除晦說文養古文作羧从羊攴攴从又卜聲又手也手所以取故養字古有此義喬樅謂張晏漢書註云勺言能成文武之功以養天下也以養天下猶言以取天下故爲成文武之功鄭君箋詩以遵養時晦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用韓詩外傳說別爲一義

補班固封燕然山銘鑠王師兮征荒裔

桓

屢豐年

班固靈臺詩屢惟豐年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漢書匡衡疏曰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

天下治矣○師古曰言欲治四方者先當定其家從內目及外

喬樅謹案此與毛詩傳箋義異

般

補易林萃之比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益之復旅之小過同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般巡狩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蔡邕獨斷云般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是三家與毛序同胡承珙曰按此詩與時邁相似但時邁敘云巡狩告祭柴望也所重在告祭天神

而山川百神皆在從祀之數故經首言昊天然後及百神河嶽郊特牲云天子適四方先柴堯典文巡守至于岱宗柴說文祡燒柴焚燎以祭天神鄭王制注柴祭天告至也此可見時邁以柴為重望秩山川不過連而及之耳般則絕不及柴燎惟祀山川而已此其所以不同況時邁言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是頌武王初克商後巡守祭告之事般則通言陟山翕河敷天裒對似當為既定天下後時巡四方而作也漢儒於二詩皆□封禪之說而毛皆不言蓋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皆行之

封卽堯典封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墠同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為壇除地為墠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耳

於皇時周

補 班固靈臺詩於皇樂胥

喬樅謹案般詩序云般樂也鄭箋釋於皇時周云皇君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班固於皇樂胥之語卽本般詩

於繹思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臧鏞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卽在三家亦為衍文馬瑞辰曰賚篇以於繹思與首三句為韵若此篇增於繹思則與山河不相協且賚詩於繹思承上敷時繹思而申言之般詩則上無所承不得言於繹思也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二

魯頌

補 漢書地理志魯地奎婁之分埜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坰

駫駫牡馬在坰之野

喬樅謹案毛詩駉駉牡馬釋文駉古熒反說文作驍又作駫同不言韓詩字異則韓與毛同作駉可知駫駫蓋齊魯之異文胡承珙曰今本說文驍良馬也駫馬盛肥也詩曰四牡駫駫駉牧馬苑也詩曰在駉之野案說文驍下本不引詩釋文嘗是駉又作驍蓋陸所見毛詩有作驍一本耳下乃云說文作駫同陸所見說文自作駫駫牡馬與今本異許偁三家詩作駫駫而爲肥盛之訓正與毛訓駉駉爲腹榦肥張者同義毛多借字此特借馬苑之駉字爲之耳至牧馬苑乃駉之本義其引詩在駉之野段氏注云宜本作在冋之野詩言牧馬在冋故許引之以證从馬同會意馬在冋爲駉猶草木麗于地爲䕭也喬樅攷玉篇駫馬肥壯盛貌駉同上又牧馬苑也是以駫與駉爲一字之異體此詩名篇蓋取牧馬之坰故揚雄大僕箴云牧于坰野而詩人與魯又束皙云騅駓在坰史克以頌魯侯郤昂云里克賦在坰之頌說文以冋爲古文坰爲同之或體則知三家詩皆當以坰名篇也

頖水

補 禮記王制鄭注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又禮器鄭注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泮水箋云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箋說與白虎通同蓋用齊魯之義說文云泮諸侯饗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其說獨異攷許氏五經異義釋辟廱據韓詩說鄭君駁異義據禮記王制謂大學卽辟廱又據詩頌泮水爲泮宮復與辟廱同義之證然則知鄭所云半水謂以南通水是用齊詩之說許所

云西南為水是用韓詩之說也水經泗水注云魯
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
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
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
也鄭言西南通水與許氏合其所偁詩亦當為韓
矣

在頖獻馘

補禮記王制鄭注訊馘謂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在頖獻
馘

淑問如臯陶

漢書匡衡疏曰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
也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義異箋云善聽獄之
吏如臯陶者是以問為問獄之問

克廣德心

補班固竇車騎北征頌克廣德心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補易林比之噬嗑蒼梧鬱林道易利通元龜象齒寶貝
南金為吾歸功

補文莘之中孚元龜象齒大賂為寶稽疑當否衰微復
起

喬樅謹案毛傳訓賂為遺鄭箋訓大為廣胡承珙
曰大賂二字句屬上下與韋固既伐昆吾夏桀文
法相同胡說是也觀易林言元龜象齒大賂為寶
亦以大賂包上元龜象齒是其證矣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補春秋元命包曰姜嫄遊於閟宮其地扶桑履大人跡
而生稷卦之得震故周蒼代商

喬樅謹案閟宮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生民

篇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丨如何克歆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傳曰古者必立郊禖焉元鳥至之
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帝
高辛之帝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箋云
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
姜嫄履之於是遂有身生子是為后稷據此是姜
嫄祀於郊禖因遊禖宮也元命包以閟宮為神禖
之宮與孟仲子說正合春秋緯用齊詩詩齊魯韓
說后稷感天而生故周為姜嫄立廟即為后夫人

祀　祈子之宮謂之禖宮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曰王者一歲七祭天仲春后妃祀郊禖禖亦祭天也禖宮在於南郊故謂之郊禖然則魯亦有祈禖之宮矣

補周禮大司樂鄭注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

喬樅謹案閟宮箋云閟神也姜嫄神所依故曰神宮說文祕神也閟與祕音義同古有神禖之稱高辛以前祀女媧爲神禖風俗通云女媧禱祀神示

而爲女媒因置昏姻爲行媒所始是也殷以元鳥生商爲嘉祥故祀娀簡於禖宮周以帝迹術感爲神靈故祀姜嫄於禖宮變媒言禖神之也故曰閟宮

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補禮記明堂位鄭注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同五百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詩魯頌曰王謂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補漢書律厤志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

享以騂犧

補春秋繁露郊祀對周公傅成王成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故成王令魯郊也魯郊用純騂剛周色上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騂

喬樅謹案何休公羊僖三十二年傳解詁云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

郊以彰周公之德邵公所述多公羊家師說故與春秋繁露合公羊爲齊學其稱詩皆齊說也騂犧毛傳云騂赤犧純也鄭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此詩享以騂犧正魯郊用純騂之證曲禮天子以犧牛鄭注犧純毛也純毛謂毛之純色者公羊傳周公白牡魯公騂犅何休以騂犅爲赤脊但言赤脊則非純色可知若羣公不毛則又不盡赤脊矣

白牡騂剛

補春秋繁露郊祀對武王崩成王㓜而在繈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天地功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云無德不報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異於諸侯以爲報德之禮

喬樅謹案公羊傳文十三年解詁云白牡殷牲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剛者犅之叚借說文犅特也特牛父也則騂犅猶言騂牡耳公羊傳魯公騂犅正字齊詩今文疑字當作犅犅字从岡取赤脊之義也

籩豆大房

補禮記明堂位周以房俎鄭注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三壽作朋

補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李奇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曰三壽作朋

喬樅謹案鄭箋以三壽爲三卿李奇以爲三老蓋據齊說與箋異義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補禮記明堂位革車千乘鄭注革車兵車也兵車千乘成國之賦也詩魯頌曰公車千乘朱英綠縢

公徒三萬貝冑朱綅

補禮記少儀鄭注詩云公徒三萬貝冑朱綅亦鎧飾也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補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贊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言也夫荆楚剽輕好作亂迺自古記之矣

補又嚴朱等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其爲諸夏患也

補又匈奴傳贊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久矣夷狄之爲患也

眉壽無有害

補漢書匡衡禱廟文眉壽無疆韋元成傳

奄有龜蒙

補漢書諸侯王表序奄有龜蒙

令妻壽母

補易林豫之否令妻壽母宜家無咎君子之歡得以長

寢廟繹繹

補周禮隸僕鄭注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

喬樅謹案毛詩作新廟奕奕文選注引韓詩亦作

新廟𡒄君章何以奕奕爲盛貌惟齊魯詩並作寢
廟繹繹與毛韓文異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
補班固兩都賦序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
列於詩書其義一也
喬樅謹案古今人表魯公子奚斯列上之下在第
三等三家詩說皆以魯頌爲奚斯作與毛氏不同
孔氏廣森云三家謂詩爲奚斯作者是也此與吉
甫作頌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
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毛傳謂奚斯作廟則
孔碩且碩詞意複矣
補後漢書曹褒傳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
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
喬樅謹案叔通家世持慶氏禮慶普爲后蒼弟子
於詩當習齊后氏故傳叔通此說即本之齊詩也

齊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齊詩頌三

商頌

補漢書地理志宋地房心之分埜也周封微子於宋今
之睢陽是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
禮記樂記鄭注商宋詩也
案韓詩以商頌爲美襄公史記宋世家同鄭注樂記
亦以商爲宋詩然則三家說並合矣

那

猗與那與
班固典引於穆猗那
又明堂詩猗與緝熙
植我鞉鼓
補禮記明堂位殷楹鼓鄭注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殷
頌曰植我鞉鼓
喬樅謹案毛詩作置我鞉鼓箋讀置爲植植鞉鼓
者爲楹貫而樹之鄭讀即據三家今文馬瑞辰曰
按說文植戶植也或从置作櫃是櫃本植之或體
詩作置者即櫃之省借漢石經論語置其杖而耘

正與詩假置爲植者同

既和且平

補 漢書敘傳既和且平

烈祖

奏假無言時靡有爭

補 禮記中庸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注假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喬樅謹案奏假毛詩作鬷假左傳昭二十年引詩作鬷嘏奏鬷一聲之轉假嘏雙聲故得通用鄭君

此注以奏假爲奏大樂與毛詩傳箋義殊

我受命溥將

補 漢書匡衡謝毀廟告受命溥將韋元成傳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補 詩含神霧曰契母有娀浴於元邱之水睇元鳥銜卵過而墮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見丹鉛總錄

喬樅謹案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引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元邱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索隱曰按史所引出詩緯故曰詩傳喬樅謂褚少孫習魯詩所引詩傳當即魯詩傳魯詩亡於西晉小司馬不見魯詩時惟詩緯尚存故據以爲說尚書中候言元鳥翔水事亦同詩緯

補 易林晉之剝天命元鳥下生大商造定四表享國久長

補 禮記月令鄭注元鳥燕也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

古帝命武湯

補 春秋繁露質文篇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祖錫姓

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補 漢書古今人表武丁小乙子

喬樅謹案毛詩傳武丁高宗也箋云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馬瑞辰曰按正義引王肅云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與毛傳釋湯孫同義然節去善爲人之四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不詞若如箋以爲在高宗之孫子

則此詩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
乎惟王尙書引之云經文兩言武丁疑皆武王之
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
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
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編
其祖武無所不勝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
寫者上下互譌耳今按王說校正譌誤極爲精核
大戴禮用兵篇引詩校德不塞嗣武于孫子與此
詩形聲相近于卽王字脫下一畫耳在武王孫子
下卽接言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與文王篇侯文
王孫子下卽接言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法正相

似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補禮記大學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補禮記王制鄭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
畿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

班固西都賦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喬樅謹案畿圻字同圻界也毛傳訓畿爲疆疆猶
界也路史注引書大傳曰圻者天子之竟也故爲
天子所居州界之名馬瑞辰曰邦畿二字同義邦
者封之叚借小爾雅封界也周禮大司馬注封謂
立封於疆爲界是封亦疆也界也文選西京賦注
引詩作封畿千里蓋本三家詩說文封从㞢从土
从寸守其制度也籀文从丰土作坓邦字亦从邑
丰聲故通用論語邦域之中漢書王莽傳作封域
釋文亦曰邦或作封又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云
鄭本作封釋名邦封也皆邦與封同音通用之證
封畿同爲疆界之稱猶肇域讀爲兆域兆亦域也
喬樅謂據禮記引詩作邦畿知三家與毛皆爲邦
字邦封義同漢儒引皆作封畿者避高帝諱改字

也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元王桓撥

補漢書禮樂志殷周之雅頌乃上本有娀姜嫄卨稷
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太任太姒之德○
師古曰卨殷之始祖元王亦殷之先祖承黑帝之德故
曰元王毛鄭說詩以元王卽卨也此志旣言卨又言元
王則元王非卨一人矣

喬樅謹案詩於帝立子生商下卽接言元王桓撥

則元王當指离爲是不得以契元王爲二人漢志元王疑是相土之誤商頌長發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何得畧而不數乎宣帝紀引詩率禮不越遂視既發文穎注亦指契言之是其明證

補漢書外戚傳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

補又古今人表簡逷帝嚳妃生离○師古曰即簡狄也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補漢書宣帝紀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文穎曰遂徧也發行也言契能使其民率

禮不越法度徧承視其教令奉順而行也相土契孫也烈烈威也截整齊也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整齊也

喬樅謹案禮毛詩作履三家並作禮

補又古今人表相土昭明子

喬樅謹案五行志云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師古曰據魯典籍相土即离之孫今云曾孫未詳其意喬樅謂古今人表以相土爲昭明子是爲契孫無疑五行志蓋誤衍曾字耳

補班固封燕山然銘勦凶虐兮截海外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補禮記孔子閒居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鄭注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祗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爲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爲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侯王也

喬樅謹案湯躋毛詩作湯齊日齊毛及魯韓詩並作日躋與齊詩文異

爲下國畷郵

補禮記郊特牲鄭注詩云爲下國畷郵○正義曰此所引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爲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喬樅謹案鄭釋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引詩畷郵爲證攷說文畷兩百間道也廣六尺段氏注云百者百夫洫上之涂也兩百夫之間有洫洫上有涂是謂兩百間道是之謂畷

畷之言綴也衆旒所綴也於此爲田畯督約百姓之處若街彈室者然曰郵表畷又說文桓亭郵表也郵亭爲督約百姓之所故立表以示人玉篇云畷表也引詩爲下國畷流畷與綴字通故毛詩文作綴傳訓爲表郵毛詩作旒蓋亦以聲近通假傳訓旒爲章章亦表也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

【補】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和者天地之美德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非中和之謂與是故能以中和理天

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養其身者其壽極命

喬樅謹案布政毛詩作敷政與齊詩文異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龍傅奏其勇

【補】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詩云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傅奏其勇○〔盧辯注〕殷頌長發之五章也頌湯伐桀除災之事恂信也言下國信蒙其富詩爲駿龐或古有二文或以義賦寵傅又爲龍敷

喬樅謹案盧辯所據詩毛氏也大戴禮所載用齊詩之文與毛氏異馬瑞辰曰考荀子榮辱篇引作駿蒙駿與恂龐與蒙古竝聲近通用大學恂慄鄭注讀恂爲駿詩狐裘蒙戎左傳作尨茸是其證也此詩當以恂蒙爲正恂讀爲侚呂氏春秋忠廉篇高注侚猶衛也是侚有庇衛之義蒙通作幪說文幪蓋衣也廣雅釋詁幪覆也幪卽幪之俗爲下國恂蒙猶云爲下國覆庇耳荀子榮辱篇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下引詩此句爲證則恂蒙有羣相庇蔭之象法言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注帡幪蓋覆也恂蒙猶言帡幪耳上章言敷政故云爲下國之表章此章言奏勇故云爲下國之覆庇義固各有當也董氏讀詩記引齊詩作駿駹皆

叚借字說齊詩者遂以馬釋之誤矣喬樅謂大戴記師傅與齊詩同爲后蒼所授據大戴記所引則齊詩作恂蒙信而有徵董氏不見齊詩讀詩記無稽之言謬妄殊甚又毛詩何天之龍傳云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卽據齊詩改毛傳敷亦以聲同通用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漢書刑法志〕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

與師本猶仁義雖執戚鉞以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

喬樅謹案志稱孫卿言云云考荀子議兵篇引詩旆作發則班氏雖述孫卿語而所引詩則仍據齊詩之文遏毛詩作曷傳云害也又虔傳訓固也鄭箋同師古此注與毛異義是據舊注齊詩之說馬瑞辰曰古者兵器惟鉞最重說文作戉引司馬法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戉右把白旄也字林鉞王斧也故王者親征多秉鉞史記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正此詩秉鉞之謂曷遏爾雅釋詁並訓爲止曷當卽遏之省借則莫我敢遏猶魯頌則莫我敢承承亦止也

〔又五行志上〕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

包有三枿莫遂莫達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漢書敘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曰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殘而復枿生也

〔又古今人表〕韋鼓昆吾係夏桀世○〔師古曰〕豕韋國彭姓鼓卽顧國已姓昆吾妘姓國也三者皆湯所誅也

〔班固典引〕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喬樅謹案枿毛詩作蘖據鄭君玉藻臣孽注云孽當爲枿聲之誤則知枿爲蘖本字也鄭箋以顧昆吾皆已姓師古以昆吾爲妘姓與鄭不同蓋據舊注齊詩之說據周語彭姓豕韋已姓昆吾而古今人表又有劉姓豕韋則昆吾容或又有妘姓也馬瑞辰曰古今人表韋有三其一韋居下上在夏帝癸時其一大彭豕韋居上下在殷南庚陽甲時又其一劉姓豕韋居中上在武丁時按班固表於南庚陽甲之豕韋始言大彭豕韋則不以湯所伐之韋在帝癸時者爲彭姓矣蓋湯滅韋始以改封彭姓豕韋故鄭語但曰豕韋爲商伯不言在夏時爲侯伯也蓋夏時之韋其姓已不可考故人表不箸其姓鄭箋謂湯所伐卽彭姓豕韋誤矣至世本曰豕韋防姓防彭聲近以旁彭互通類之防姓卽彭姓亦未可以當此詩之韋也顧古今人表作鼓顧鼓雙聲故通用微子我不顧行遯釋文徐仙民音鼓是顧鼓同音之證

殷武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補 鹽鐵論論勇篇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懷其德也

補 荀悅漢紀二十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喬樅謹案竹書云成湯十九年氐羌來貢此詩所言自彼氐羌是也竹書又云武丁三十四年氐羌來賓是高宗時亦有氐羌賓服之事詩追叙成湯功業卽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也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則是詩之氐羌卽鬼方矣胡承珙曰

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卽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賈捐之傳云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西不過氐羌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氐羌也馬瑞辰曰山海經內經云伯夷父生西嶽西嶽生先龍先龍生氐羌氐羌乞姓郭注伯夷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大戴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廋氐羌據書大傳西方者鮮方也則鮮卽西當作鮮及渠廋氐羌支乃譌字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命於下國封建厥福

補 班固西都賦故下民號而上訴之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

漢書匡衡疏曰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

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補 荀悅漢紀匡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言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注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喬樅謂此詩三家並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與毛文

異按後漢書魯恭疏云四方是則又張衡東京賦
云京邑翼翼四方是視是魯詩之文也樊準傳云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
然盛也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魏時齊魯詩已亡佚則所引韓詩也白帖兩引
詩並同亦據韓詩

韓詩遺說攷自序

詩之有魯齊韓毛猶春秋之有公穀鄒夾也鄒氏無師
夾氏未有書故其傳不顯於世詩則魯齊韓三家並立
學官家誦戶習終兩漢之世經師稱極盛矣顧自魏晉
改代毛鄭詩行而三家之學始微韓詩雖最後亡持其
業者益寡惟杜瓊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見於蜀志張
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崔季珪少讀韓詩就鄭
氏學見於魏志晉大康中何隨治韓詩研精文緯見於
華陽國志外此恆不數覯焉夫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漢
世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爲置博士一經之學數家競爽

凡別名家者皆增置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所以扶進微
學尊廣道統也後之人因陋就簡安其所習毀所不見
師法既失家學就湮豈非學士大夫之過歟稽之漢書
藝文志韓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
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而隋書經籍志祇載韓詩二十
二卷薛氏章句唐書藝文志則載韓詩卜商序韓嬰注
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然觀唐人經義及類書所引韓
詩要皆薛氏章句爲多至於內傳僅散見一二詩據後
漢書儒林傳言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又言
杜撫少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

學者傳之曰杜君注疑唐書藝文志所載當即此種故卷數與漢志不同雖題爲韓嬰注知非太傅之舊本蓋韓故韓說二書其亡佚固已久矣他如趙長君詩細世雖不傳然韓詩譜二卷詩歷神淵一卷侯包韓詩翼要十卷具列隋志是其書猶未盡佚惜當時定五經正義專主毛詩鄭箋獨立國學韓詩雖在世所不用課士不取人無能明之者陸元朗經典釋文間採毛韓異同而罕溯尚多斯亦稽古者之大憾也宋元以後毛鄭詩亦復罕有專門而韓詩之傳遂絕其尠有存者外傳十篇而已說者因班志有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之語

遂訾其不合詩意不知董仲舒有言詩無達詁劉向亦言詩無通故讀詩之法亦貴善以意逆志耳太史公儒林傳稱韓生推詩人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夫詩三百篇中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與觀羣怨之旨於斯焉備其主文而譎諫也言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善惡美刺蓋不可不察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與春秋固相爲維持世道也子夏序詩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今觀外傳之文記夫子之緒

論與春秋雜說或引詩以證事或引事以明詩使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雖非專於解經之作要其觸類引伸斷章取義皆有合於聖門商賜言詩之意也況夫微言大義往往而有上推天人性理明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下究萬物情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考風雅之正變知王道之興衰夫固天命性道之蘊而古今得失之林耶先大夫纂撰三家詩遺說未卒其業喬樅敬承先志於韓詩詁訓凡羣籍所徵引者旁搜博採薈萃成帙釐爲五卷細加考證其各家所述韓詩佚說有與毛氏文異而義仍同及文同而義或異與夫文義並同者

咸備採之以資參攷至外傳中引詩者皆散附各篇其於詩文無所附者別爲一卷著錄於末凡以存韓氏專家之學云爾

旹道光二十年歲在庚子侯官陳喬樅

敘于京都城南之虎坊橋試館

韓詩敘錄

侯官陳喬樅學

韓生漢書曰名嬰

韓商

史記儒林傳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嬰于嬰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涿郡韓生

漢書儒林傳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詩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

賁生毛詩指說云賁生傳河內趙生

趙子

漢書儒林傳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

蔡義

漢書蔡義傳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亾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弃人倫者竊以臣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淸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薨謚曰節侯

食子公

漢書儒林傳蔡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食生爲博士

王吉

王駿

王崇

漢書王吉傳吉字子陽瑯琊皋虞人也少時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遷雲陽令舉賢良爲昌邑中尉而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無節吉上疏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亾嗣大將軍霍光秉政迎昌邑王王既到卽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起家復爲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貢能而上明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上以其言迂闊不甚能異也吉遂謝病歸瑯琊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吉吉年老道卒上悼之復遣使者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子駿以孝廉爲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內史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代薛宣爲御史大夫居位六歲病卒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平帝即位

崇爲大司空封扶平侯

栗豐

張就

長孫順

髮福（案經典釋文敘錄一本作段福）

漢書儒林傳食生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郅惲

郅壽

後漢書郅惲傳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迺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鎭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遂西至長安上書王莽莽大怒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卽害之使令自告狂病惲迺瞋目罯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乃出南遊蒼梧建武三年積弩將軍傅俊徇揚州素聞惲名迺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

之惲恥以軍政取位遂辭歸鄉里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爲山東城門候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明日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人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再遷長沙太守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擢爲京兆尹

劉寬

後漢書劉寬傳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也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老父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卒謚曰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謝承後漢書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算歷皆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未嘗與人爭勢利之事也

薛夫子 唐書宰相世系表名方同薛廣德曾孫漢父也

薛漢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

杜撫

後漢書儒林傳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吏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喬樅謹案華陽國志云杜撫作詩通議說弟子南陽馮良亦以道學徵聘據此則馮良亦當治韓詩之學也

澹臺敬伯

韓伯高

後漢書儒林傳薛漢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廉范

後漢書廉范傳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也祖父丹為大司馬庸部牧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迺重資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載船觸石破沈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

救倂免於死歸衣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因貰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遷為雲中太守歷武威武都二郡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削先令但嚴令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夜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免歸鄉里卒於家

尹勤

東觀漢記尹勤治韓詩事薛漢身牧豕事親至孝無有交游門生荆棘

趙煜

後漢書儒林傳趙煜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煜卒業乃歸郡有道卒於家煜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喬樅謹案御覽五百五十六引會稽典錄言趙長君詣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至撫卒長君經營葬之然後歸家可謂篤於師誼矣

張匡

後漢書儒林傳山陽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召馴

後漢書儒林傳召馴字伯春壽春人也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

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拜陳留太守章和二年代任隗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仕至青州刺史

楊仁

後漢書儒林傳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所居教授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例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肅宗立拜什邡令寬惠為政勸課掾吏子弟

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
義學大興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爲閬中令卒
於官

李恂

後漢書李恂傳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
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
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
葬留起冢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
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
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遷張掖

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
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爲憲所奏免後復徵拜
謁者使持節領西域校尉遷武威太守年九十六卒

唐檀

後漢書唐檀傳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
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
常百餘人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
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
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

公沙孚

後漢書公沙穆傳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習韓詩公
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
而至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宏農令遼東屬
國都尉年六十六卒官子六人皆知名
謝承後漢書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
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廖扶

後漢書廖扶傳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
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

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爲
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
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於
家二子孟舉偉舉竝知名
　喬樅謹案華陽國志汝南太守謁煥墊江人見汝
　南紀章懷後漢書注云謁姓也

夏恭

夏牙

後漢書文苑傳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
易講〻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

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
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
善為文著賦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誄
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
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陳囂

東觀漢記陳囂字君期明韓詩時人語曰關東說詩陳
君期

鄭康成

後漢書鄭元傳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為鄉嗇夫

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遂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
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郡張
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從質諸疑
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
歸鄉里隱修經業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
鄉曰鄭公鄉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
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公車徵為大司農給
安車一乘所過長吏迎送元廼以病自乞還家卒年七
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
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
注周易尚書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
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蓺論毛詩譜駁許
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其門人山
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
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元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皆
如其言

馮緄

後漢書馮緄傳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初舉孝廉七

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
督揚州諸郡軍事擊破諸賊遷隴西太守拜京兆尹轉
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延熹五年為車騎
將軍討武陵蠻荊州平定上書乞骸骨後復為廷尉卒
於官

洪适隸釋馮緄碑緄字皇卿少耽學問習父業治韓詩

喬樅謹案趙明誠金石錄載車騎將軍馮緄碑緄
字皇卿而後漢書馮緄傳作鴻卿與碑不同又本
傳有初舉孝廉七遷至廣漢屬國都尉拜御史中
丞順帝末持節督揚州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

羣賊今據碑自舉孝廉至爲廣漢屬國都尉凡十一遷而爲中丞與督使徐揚二州討賊皆在爲都尉前不刻當時所書其名字官爵不應差誤可信無疑今此傳首尾顛倒錯謬如此然史之所載失其實者多矣又金石錄謂碑云緄謚爲桓而史亦不載洪景伯隸釋辨之謂威宗以命將武功定謚緄亦虎臣之一云亾適當其時故作文者以孝桓帝謚書左方趙氏以爲緄有此謚而史不載誤也喬樅又攷碑云緄少習父業據後漢書言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緄習父業治韓詩則煥亦治

韓詩可知矣

杜喬

後漢書杜喬傳喬字叔榮河內林慮人也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爲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書奏不省建和五年代胡廣爲司空正已無所囘撓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震免宦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等執繫之死獄中

司馬彪續漢書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梁商

後漢書梁商傳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陽嘉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商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姿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閨閾明信結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已輕貨財不爲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深委任焉

朱勃

後漢書馬援傳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馬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東觀漢記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心有國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斛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司馬彪續漢書云劭能說韓詩

韋著

後漢書韋彪傳彪次兄豹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靈帝即位就家拜著東海相

謝承後漢書韋著爲三輔冠族少修節操持京氏易韓詩博通秘術

胡碩

蔡邕集陳留太守胡碩碑碩字季叡交阯都尉之孫太傅安樂侯少子也總角入學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氏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初除郎中宿衛十年遭叔父憂

以疾自免州郡交辟皆不就舉賢良方正不詣公車建甯元年召拜議郎納忠盡規匪懈於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拜陳留太守卒年四十一

崔炎

三國志魏志崔炎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年二十三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元學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爲別駕從事魏國初建拜尚書遷中尉炎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杜瓊

三國志蜀志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業於任安盡得安術後主時仕爲中郎將大鴻臚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任安字定祖廣漢緜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之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范史稱任安兼通數經杜瓊師事任安盡

得安術據蜀志載杜瓊著韓詩則知任安所習詩當爲韓氏之學矣

喬樅又案華陽國志云高阮字伯珍少受學於太常杜瓊秘術微妙博聞強識清尚簡素以明三才徵爲太史令據此則高玩於詩亦當習韓家也

張紘

三國志吳志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步游學京都仕吳爲會稽都尉子張尚孫皓時爲侍郎○裴松之注引吳書張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

何隨

常璩華陽國志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漢司空武後世有名德徵聘入官隨治韓詩歐陽尚書研精文緯通星曆州辟從事光祿郎中主事除安漢令蜀亡去官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義太康中即家拜江陽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卒官長子覿字巨忠清公淑愼知名州里察孝廉西鄂南安令除巴郡太守次子邈治中從事

祝睦

袁崧後漢書祝睦治韓詩公羊嚴氏春秋

喬樅謹案歐陽文忠集古錄載祝睦碑云君諱睦

字元其下迷缺滅不能成文惟其官壽年月可見云賓於王廷除北海長史潁川郾令辟司空府北軍中候拜大尚書射僕遷常山相山陽太守年六十有八延熹七年卒洪景伯隸釋載歐陽棐集古錄目云祝睦碑不著書撰人名字睦字元德濟陰已氏人又隸釋載祝睦後碑云家于濟陰齔髫入學修韓詩嚴氏春秋七典並立兼綜百家與袁崧後漢書語合

梁景

沈約集梁景少習韓詩爲世通儒漢元嘉元年爲尚書令

侯包（包一作苞）

隋書經籍志侯包漢人著韓詩翼要十卷

田君

歐陽修集古錄漢田君碑君東平陽人總角修韓詩京氏易究洞神變窮奧極微爲五官掾功曹州從事辟太尉延熹二年辛亥詔書泰山瑯琊盜賊未息州郡吏有仁惠公清撥煩整化者試守滿歲爲眞州言名時牧劉君知君宿操表上試守費縣令

武梁

趙明誠金石錄漢武梁碑梁字綏宗歧嶷有異治韓詩闕幘侍講兼通河雒諸子傳記州郡請召辭疾不就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卒

丁魴

洪适隸釋漢丁魴碑魴字叔河耽樂術藝文雅少疇治易韓詩垂意春秋初爲蜀郡屬國都尉三載功成遷廣漢屬國都尉

馬江

洪适隸釋漢馬江碑江字元海濟陰乘氏人通韓詩經以和平元年舉孝廉除郎中謙虛接下冠名三署年四

十九元嘉三年卒

樊安

洪适隸釋樊安碑安字子仲南陽湖陽人也厥祖曰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爲之喉舌以致中興食采於樊子孫氏焉君幼以好學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禮傳古今異義官於王室歷中黄門冗從假史拜小黄門右史遷掖府令中常侍年五十有六以永壽四年卒追拜騎都尉

喬樅謹案續漢書百官志有中黄門冗從僕射而無假史有小黄門而無右史蓋闕文也據此可補

漢志之闕又攷歐陽文忠集古錄載此碑云安字子佑與隸釋不同未詳孰是

韓詩外傳附錄

侯官陳喬樅學

韓詩外傳七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

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喬樅謹案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舊本無之後司君書之六字太平御覽六百三引有之新序雜事一載此節文亦與御覽同趙懷玉校本據以補入又廣韵五質引韓詩外傳作從君之後伺君過而書之君下無之字

又曰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

者又何加焉
喬樅謹案說苑臣道篇亦載此條而文不同趙懷玉校本云產薦也文有脫誤當云管仲鮑叔薦也子產子皮薦也方合

韓詩外傳八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荊王荊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荊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爲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

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荊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又曰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爲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又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韓詩外傳九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又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

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忘簪也蓋不忘故也
喬樅謹案怪之二字舊本脫去趙懷玉校本據文選陸士衡連珠李善注引補太平御覽五十五引亦同又蓋不忘故也二書所引並作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又曰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擊鍾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

衣縞急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與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

喬樅謹案此與第七卷孔子遊於景山篇語意略相似趙懷玉校本云回有鄙之心句似有脫字願得之冠句疑亦有譌字

又曰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爲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又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

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喬樅謹案以一國驕人句各本皆脫依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三引增入

又曰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呼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夫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

氣益下乁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爲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又曰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婬其志亂其政

其臣下必疏因爲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爲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婬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喬樅謹案由余漢書古今人表作繇余師古曰繇由余攷由姓見於廣韵余其名也王繆當作王廖古今人表王廖列中上第四等師古曰廖音聊文選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韓詩外傳正作王廖宜据以改正韓子十過篇呂氏春秋不苟篇史記秦本紀竝作內史廖說苑尊賢篇作王子廖

又曰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又曰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尙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

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喬樅謹案苦少舊譌作若少又如量二字各本脫去據初學記十九及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二引俱作如量而去苦少耳趙懷玉校本依兩書引增改又以吾初學記引作以他又目如擗杏上各本有傳曰二字疑衍文也

又曰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

言人之井順目搖腕疾言嘖嘖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成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喬樅謹案嘖嘖趨懷玉校語云疑是嘖嘖之譌

韓詩外傳十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君乎又俯而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丁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農事之恤何暇念死

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喬樅謹案而況君乎又俯而泣舊本無兩而字又字據太平御覽百六十引有之又太公下舊脫丁公二字惟農事之恤句舊脫農字並依御覽補之

又曰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又曰吳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高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爲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

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又曰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爲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爲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爲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爲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爲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可不悲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

得代爲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又曰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

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忘而楚國以甯孫叔敖之力也

喬樅謹案挾彈丸在下北堂書鈔百三十四引作挾彈在榆下後有窟也書鈔引作後有掘株也又樂其士卒下疑有脫文

韓詩內外傳補逸

侯官陳喬樅學

韓詩外傳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 文選卷二十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注

韓詩外傳曰惟天命本人情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情藏於腎神藏於心魂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何謂六府咽喉入量之府胃者五穀之府大腸轉輸之府小腸受成之府膽積精之府膀胱液之府也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三

韓詩外傳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精氣歸於天肉歸於

土血歸於水筋歸於山齒歸於石膏歸於露髮歸於草呼吸之氣復歸於人 太平御覽八百八十三

韓詩外傳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稱號夏殷之王雖則傳嗣其文略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白骨類象魚目似珠 文選卷四十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注

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文選卷二十九古詩十九首注

喬樅謹案代馬依北風句又見文選卷三十六宣德皇后令注引外傳

韓詩外傳曰文王使南宮括王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太平御覽八百九十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 太平御覽九百二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願無怪之 文選卷五十九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繆公爲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

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死以上卿之禮葬之 文選卷五十五陸機演連珠注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後漢書朱穆傳注

韓詩外傳曰楚昭王亡其踦屨已行三十步而還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 文選卷四十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注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曰獨不見太廟之牲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豢出則清道而行止則居帳之內此豈不貴乎乃其不免於死宰執旌居前或持在後當此之時雖欲爲孤犢從雞鼠遊豈可得乎僕聞之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頸愚者不爲也 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四

韓詩外傳曰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湌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比至門聞鼓鐘之音戰鬬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

天下鮮矣 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九

韓詩外傳曰趙簡子太子名伯魯小子名無恤簡子自爲二書牘親自表之書曰節用聽聰敬賢勿慢使能勿賤與二子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清臺之上問二書所在伯魯忘其表令誦不能得無恤出其書於袖令誦習焉乃出伯魯而立無恤 太平御覽一百五十九

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戸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閒居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 後漢書崔駰傳注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爲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後漢書應奉傳注）

韓詩外傳曰孔子使子貢適齊久而未回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無足而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如何對曰卜而鼎無足必乘舟而來矣賜果至（北堂書鈔百三十七）

韓詩外傳曰孔子顏淵登魯泰山望吳昌門淵曰見一匹練前有生藍子曰白馬蘆芻也（太平御覽八百十八）

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漢書王吉傳注）

韓詩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爲虎傅翼也（後漢書翟酺傳注）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文選卷三十七庾亮讓中書令表注）

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不暴寡（文選卷五十七潘岳馬汧督誄注）

韓詩傳曰皮弁以征（成二年公羊傳疏）

韓詩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琴者（文選卷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韓詩曰說之以名（文選卷二十一應璩百一詩注）

韓詩曰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文選卷二十五盧諶答劉琨詩注）

韓詩曰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捐其佩玦也（史記循吏傳索隱）

韓詩曰齊人青將討公孫無知辭其友其友曰耕田芟艸晨之力也討君之賊大夫職也（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

喬樅謹案御覽於此條上先引韓詩曰三之日于耜云云而以又曰類引此節則此亦韓詩內傳文也

韓詩遺說攷目錄

國風卷第一

周南召南一之一

邶風一之二

鄘風衛風一之三

國風卷第二

王風鄭風二之一

齊風至秦風二之二

陳風至豳風二之三

小雅卷第三

鹿鳴至吉日三之一

鴻鴈至巷伯三之二

谷風至賓之初筵三之三

魚藻至何草不黃三之四

大雅卷第四

文王至文王有聲四之一

生民至板四之二

蕩至雲漢四之三

崧高至召閔四之四

頌卷第五

周頌清廟至潛五之一

雝至般五之二

魯頌五之三

商頌五之四

外傳附錄

內外傳補逸

韓詩遺說攷卷第一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一

案春秋序正義曰韓嬰之爲詩經傳異處攷漢書蓺文志載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又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是其經傳異處也

周南召南

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水經注三十四）

喬樅謹案唐詩蓺文志韓嬰詩序二卷卽水經

注所引也楚地記漢江之北爲南陽漢江之南爲南郡胡氏士虔曰案漢南郡今湖北荊州府荊門州及襄陽施南宜昌三府之境南陽今河南南陽府汝州之境周南之詩曰汝墳者其東北境至汝也曰漢廣江永者其西至漢南至江也召南之詩曰江沱者其西北至蜀東南至南郡也大約周南有南郡之東而東至南陽召南有南郡之西而西至巴蜀也

周南關雎

韓詩外傳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圖書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乎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鼓鐘樂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又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人君下有動靜二字有度下無應門擊柝四句）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陸璣草木疏云漢傳父業尤善說災異受詔定圖讖當時言詩推爲長唐書宰相世系表薛夫子名方丘薛廣

德合孫漢之女也

薛君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文選二十一顏延年秋胡詩注

韓詩曰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文選五十八顏延年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補後漢書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喬樅謹案春秋說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據漢書藝文志言齊韓固燕韓生皆為詩傳或取春

秋采雜說然則韓詩詠關雎以刺時之說即本之春秋緯也

補後漢書馮衍顯志賦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道之將崩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云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衍子豹亦好儒學以詩春秋教授麗山下范書雖不言衍習何詩然據衍自論有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云云語出韓詩外傳則知敬通所習為韓詩也

補後漢書應奉上書曰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忌本傳

喬樅謹案五禁所忌章懷注引韓詩外傳婦人有五不娶語為證應奉即用韓義又案文選西都賦六臣注引詩云君子好求唐惟韓詩尚存是韓詩字不作逑仇與魯齊毛並異也

輾轉反側

補李賢後漢書注詩國風曰輾轉反側反側不安也光武紀

喬樅謹案章懷太子注引詩國風不言其為何

家詩然其說與毛詩鄭箋異知用韓義也

左右覒之

補玉篇見部詩曰左右覒之覒擇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覒本亦作芼覒字从見者謂覗而擇之也覒為今文正字玉篇引詩是據韓家之文作芼者毛氏古文以芼為覒之假借也顧野王玉篇撰於梁大同九年是時齊魯詩已亡惟韓詩存故玉篇所載詩經文字訓義兼採韓毛二家如人部仲字下引詩曰仲氏任只仲中也宀部⿱宀冓字下云夜也詩曰中⿱宀冓之言中

夜之言也本亦作𦬒雖皆不言其爲韓詩然據釋元應衆經音義九引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陸德明經典釋文𦬒有茨篇引韓詩云中𦬒中夜謂淫僻之言也竝與玉篇訓同則玉篇所引之爲韓詩訓義無疑矣又如女部嬿字下引詩曰嬿婉之求門部閔字下引詩曰閔門有閔亦不言其爲韓詩然據李善文選注二引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經典釋文緜篇引韓詩曰閔盛貌皆與玉篇文同則玉篇所引之爲韓詩異文又無疑矣今於玉篇引詩有異義者

必參觀而互證之凡說文所載三家異文而玉篇據以採入者概置弗錄蓋闕疑之義云爾

鐘鼓樂之

韓詩外傳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大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卽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曰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案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云云與尙書大傳說合

喬樅謹案鐘鼓樂之惟外傳五引詩作鼓鐘而此仍作鐘鼓今攷外傳言天子左五鐘右五鐘而不兼言鼓侯包言后妃房中之樂亦但云有鐘磬而不及鼓疑韓詩之義訓鼓爲擊不與毛同此所引詩當作鼓鐘爲是或據薛君章句有應門擊柝鼓人上堂語以爲當兼備鐘鼓其義亦通

侯包韓詩翼要曰后妃房中樂有鐘磬隋書樂志○杜佑通典百四十七引同

喬樅謹案隋書經籍志云侯包漢人著韓詩翼要十卷包一作苞攷北史房暉遠傳隋文帝問房暉遠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對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卽王者房中之樂暉遠之對蓋本韓詩也

葛覃

惟葉萋萋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辭也文選八楊雄羽獵賦注○又二十三阮籍詠懷詩注

蕢是盛也（文選七潘岳籍田賦注）

喬樅謹案後漢書儒林傳云張匡字文通習韓詩作章句三國蜀志又云杜瓊字伯瑜成都人後主時爲中郎將大鴻臚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今攷隋書經籍志止載韓詩二十二卷漢常山太傅嬰薛氏章句是張杜二家章句已早傳本故不收載然則陸德明釋文李善文選注各書所引單稱韓詩章句或單稱韓詩皆薛氏章句也盧文弨曰案毛詩維字韓詩當作惟故云惟辭也

是刈是濩

韓詩曰刈取也濩瀹也（陸德明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刈毛詩作艾釋文云艾本亦作刈濩毛傳云煮之也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舍人注曰是刈刈取之是濩煮治之皆與韓詩合是傳韓毛義並同李黼平曰說文濩云雨流霤下則濩爲浸漬淋離之貌與瀹字意同蓋謂浸漬而煮之也

卷耳

不盈傾筐

韓詩曰傾筐欹器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傾筐畚屬易盈之器也攷說文匚部匡飯器筥也重文筐云匡或從竹又竹部筥箱也箱下云一曰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筩爲箱箸下云飯攲也段氏注曰危部攲㩻也攲者頃側之意箸必頃側用之故曰飯攲宗廟有坐之欹器古亦當作攲器也然則詩之頃筐謂筐之半淺半深者蓋卽箱之類其爲製不平故云攲器其受物甚少故云易盈也

我姑酌彼金罍

許慎五經異義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案毛詩音義引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正義引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據此則異義所引稍畧

韓詩說曰金罍大夫器也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作大夫器也周禮司尊彝疏引此云金罍大器無夫字盧文弨曰夫字乃衍文周禮疏所引是也喬樅謂據五經異義言諸侯大夫皆以金則金罍亦可云大夫器也

陟彼高岡

補 衆經音義廿五詩云陟彼高岡陟登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據韓詩之說毛傳訓陟爲升升亦登也元應衆經音義兼採毛韓二家有明著爲韓詩者如韓詩云曲京曰阿韓詩傳曰南北曰縱東西曰横是也有明著爲毛詩者如毛詩曰出言有章毛詩傳曰憂心惙惙是也閒有不著其爲韓爲毛者以毛傳鄭箋立於國學世所遵用韓詩亦經注尙存可攷而知故文從畧耳今攷音義卷十九逶迤下云迤又作佗

同詩云逶迤佗佗德之美貌也不言其爲韓詩然據卷三委佗下引韓詩委佗德之美貌也可證十九卷所引亦皆爲韓詩說卷十二陶演下引詩云憂心且陶陶暢也亦不言其爲韓詩然據後漢書注八十上李善文選注三十四竝引作韓詩則衆經音義所引之爲韓詩又可互證也

我馬元黃

補 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我馬元以黃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說見王風黍離篇

我姑酌彼兕觥

韓詩說曰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也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酒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 毛詩正義又禮記左傳正義引竝同

案韓詩說一升曰爵云云儀禮士昏疏引作內傳

喬樅謹案周禮梓人疏引韓詩說一升曰爵至

五升曰散文同惟廣川書跋引韓詩作四升曰散四字是五之譌宋緜初云古人訓詁多取音同音近此注爵盡角觸聲相近觚寡觶適散訕觴餉聲相同故取訓如此也觥從光得聲廓从郭得聲光郭一聲之轉說文光明也觥从光聲亦即此義方言云張小使大謂之廓張大即著明之義數者散言之則通對言之則異也

云何吁矣

薛君章句曰云辭也 文選二十五傳咸詩注

南有樛木

陸德明毛詩釋文樛木韓詩本作朻

喬樅謹案釋文云馬融本並作朻又引說文以朻爲木高也攷說文又有樛字云下句曰樛與毛傳木下曲曰樛訓合然據爾雅釋木云下句曰朻則朻樛音義並同古得通用也

螽斯

補續漢書順烈梁皇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蓋詩人螽斯之福則百斯男之祚所由興也（太平御覽一百三十七）

喬樅謹案續漢書及後漢書皇后紀並言后治

韓詩能舉大義此所稱螽斯詩即韓說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九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又曰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禄也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臣不忠是爲人子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慚愧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喬樅謹案舊本無爲人臣不忠是六字又不孝上衍不可二字趙懷玉校本據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一引增刪

兔罝

肅肅兔罝

補劉良文選注曰罝兔網也殷紂之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而食之（文選三十七桓溫薦譙元彥表六臣注）

喬樅謹案劉良此說蓋亦本於韓詩攷墨子尚賢篇云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陳氏啟源毛詩稽古篇謂墨子之言必當時說詩者有得賢於兔罝之解故舉閎夭泰顛以實之今案閎夭泰顛事正當文王與紂之時其說殆即韓詩所本歟

施于中馗

韓詩曰肅肅兔罝施于中馗○薛君曰中馗馗中九交之道也 文選十一鮑照蕪城賦注○又二十顏延年釋奠詩注○又二十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說文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从九首或作逵王氏念孫曰馗从九首聲故與好仇韻也毛詩作逵逵在尤韻字從坴得聲讀如逐今韻馗逵並入脂爲渠追切作叶音者以好仇之仇爲渠之切以韻逵字讀韓詩自知其誤

芣苢

韓詩曰芣苢傷夫有惡疾也 文選五十四劉峻辨命論注○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二

喬樅謹案此所引蓋韓詩序太平御覽引作韓詩外傳誤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韓詩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薛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是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文選辨命論注

喬樅謹案御覽七百四十二引韓詩曰芣苢臭惡之菜字不作草

韓詩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 毛詩釋文

案大觀本草六引陶隱居云韓詩乃言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此爲謬矣此陶隱居引韓詩而駁之也然與毛詩釋文及文選注所引不合豈隱居誤記耶釋文又云山海經及周書王會皆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衛氏傳及許慎並同王肅亦同王基已有駁難也攷王會解作桴苡恐與詩之芣苢爲二物衛氏傳當是衛宏

所作而釋文序錄不言後漢書所謂宏作訓旨殆卽是也衛許皆習古文詩皆宗毛不知何以解芣苢誤草爲木

補 劉峻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芣苢

漢廣

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文選三十四曹植七啟注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卽亡矣廻顧二女亦卽亡矣 文選十二郭璞江賦注

韓詩外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文選四張衡南都賦注又三十五張協七命注）

喬樅謹案文選卷廿三阮籍詠懷詩曰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李善注引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可證此引外傳外字乃內之譌又太平御覽八百二引韓詩內傳曰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與南都賦注所引語合亦皆作內傳不誤也

許氏說文鬼部魌鬼服也韓詩傳云鄭交甫遇二女

魌服

案初學記引韓詩曰遇二女妖服珮兩珠卽此

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章句曰游女謂漢水之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後漢書注六十上○文選卷十八稽康琴賦注○又卷三十四曹植七啟注○又卷五十八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注）

補 曹植七啟諷漢廣之所咏覿游女于水濱

補 曹植洛神賦嘆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疑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何焯亦以子建洛神賦之義爲本薛君章句也

韓詩外傳一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譚譚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奐然而棄之從流而挹之奐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

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某知之矣抽絺紘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於此有絺紘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乖人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韓詩外傳載阿谷處子事與列女傳大致相同今錄其文字異者別識於左

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案列女傳婦人作浣者下婦人俱作處女

思心譚譚案列女傳作我思譚譚郝氏懿行曰皆燂字之假借也

何問婦人乎案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

從流而挹之案萟作促御覽引作從列女傳同趙舍人懷玉曰案上文迎是逆也此云從乃順也作從爲是當據之改正

和暢我心案列女傳作私復我心

僻陋無心案列女傳作陋固無心

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案列女傳此文上有過賢則賓四字

客之行差遲乖人趙懷玉曰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同

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案列女傳作竊有狂夫名之者矣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

韓詩曰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文選十一王粲登樓賦注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說文羕下引詩江之羕矣韓詩同爾雅羕長也郭注云羕所未詳是未攷韓詩喬樅謂惠說尚未精審攷文選注引薛君曰漾長也是韓詩字作漾非作羕說文羕下引詩與爾雅羕長之訓皆據魯詩文也

汝墳

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後漢書周磐傳注

補 後漢書周磐傳曰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嘆迺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喬樅謹案據此則磐所誦乃韓詩也

愵如輖饑

毛詩釋文惄韓詩作愵

喬樅謹案說文愵憂貌讀與惄同衆經音義十六愵古文惄怒二形同釋文云調又作輖易林兌之噬嗑惄如周饑周即輖之省文周輖調皆以與朝音近通假晉郭遐周詩言別在斯須惄

焉如朝饑正用汝墳詩語

魴魚頳尾王室如娓雖則如焜父母孔邇

薛君章句曰頳赤也焜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後漢書周磐傳注

說文火部焜火也詩曰王室如焜

案詩攷載後漢書注引韓詩王室如娓今本章懷注作燬又外傳一引雖則如娓今本亦作燬皆誤

韓詩外傳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

陵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霜露不使句本作不凋使說苑建本篇引作不使趙懷玉校外傳據說苑以凋爲衍字刪去

又外傳九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閒吾事君

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絕之失之三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卹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女雖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喬樅謹案荀子子道篇作衣與繆與不女聊楊倞注引韓詩外傳作衣予教予與今本不同謝墉荀子校語云今外傳九作衣與食與曾不爾卹教予疑是飤予之訛卹字疑是聊之訛趙懷玉亦云卹當作聊爲是

麟趾

吁嗟麟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 文選三十謝元暉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

召南

草蟲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韓詩外傳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采蘋

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蘋大蓱也爾雅釋草曰萍蓱郭注云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音瓢又曰其大

者蘋郭注云詩曰于以采蘋今據詩釋文引韓詩云云是蓱與蘋小大既殊浮沉亦異今本釋文作浮者曰藻盧氏文弨謂王應麟詩攷作薸音瓢當據以改正胡承珙曰案爾雅翼亦引韓詩說沈者曰蘋浮者曰薸且云薸之字似藻說者遂以相亂此言尤爲明證而埤雅引韓詩仍作浮者曰藻遂謂藻亦出水上謬矣

于以鬺之惟錡及釜

漢書郊祀志注韓詩曰于以鬺之惟錡及釜

案說文無鬺字鬲部䰞煮也从鬲羊聲玉篇䰞式羊切亦作𩱜鬺同上廣韻𩱜亦䰞字集韻十陽䰞或作𩱜鬺䰞類篇䰞或作鬺䰞是說文䰞字即韓詩于以鬺之之異文也

喬樅謹案漢書郊祀志鬺亨上帝鬼神師古注云鬺亨一也鬺亨煮而祀也引韓詩采蘋于以鬺之二語爲證攷廣雅云鬺飪也是鬺爲古烹飪字下亨乃古享祀字也音香兩反服虔音義云以享祀上帝也正釋亨字師古以鬺亨爲一非是鬺毛詩作湘古文同音假借字

甘棠

蔽芾甘棠勿剗勿伐召伯所茇

韓詩外傳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剗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家語廟制篇引詩蔽芾甘棠與韓詩

文同隷釋載涼州刺史魏丕元碑作蔽芾金薤
琳瑯載漢湯陰令張遷碑作蔽沛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
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人思至乎不伐甘
棠甘棠之詩是也
喬樅謹案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謂王吉也
吉以韓詩教授爲昌邑中尉見漢書儒林傳及
本傳
毛詩釋文薊韓詩作剗初簡反
勿剗勿敗

集韻上聲五剗翦也韓詩曰勿剗勿敗見二十六產剗字注
喬樅謹案據毛詩釋文及集韻是韓詩翦作剗
與毛文異今本韓詩外傳引詩作翦蓋後人順
毛改之耳
補後漢書馮衍說廉丹曰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
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
補馮衍說鮑永曰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
補藝文類聚孫楚賦曰昔在邵伯聽訟述職甘棠作
詠香之罔極○又張纘賦曰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
而述職卷八十一
喬樅謹案述職之說本於魯韓詩孫張兩賦蓋
用韓義也
行露
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韓詩外傳一傳曰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
一物不具一禮未備守志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
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禮之求
防汙道之行詩曰雖速我訟亦不爾從
喬樅謹案此與列女傳說合是魯韓詩同義爾

毛詩作女女爾古字通用桑柔詩告爾憂恤誨
爾序爵墨子尚賢篇引並作女是其證也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韓詩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薛君章句曰小者
曰羔大者曰羊素喻絜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
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
進退有度數也後漢書王渙傳注
喬樅謹案廣雅紽數也玉篇廣韻並云紽絲數
也王氏廣雅疏證據春秋陳公子佗字五父以

證佗爲五數焉瑞辰曰今案佗字五爻蓋取詩五佗爲義非必紽卽五數也釋文佗作它云本又作佗佗卽古他字管子輕重甲篇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蕘一束十他他一本作倍墨子經篇云倍爲二也他與倍通則他亦二數矣柏舟之死矢靡他猶云有死無二也小雅人知其一莫知其他猶云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紽通佗蓋二絲之數

逶迤逶迤自公退食

韓詩曰逶迤公正貌 毛詩釋文

補 淇廷隸釋費鳳別碑君有逶迤之節自公之操

喬樅謹案婁機漢隸字源上平五云禕隋出韓詩王厚齋詩攷云禕隋卽委蛇出韓詩內傳隸釋衡方碑云禕隋在公今據經典釋文於毛詩委蛇下云韓詩作逶迤是禕隋非韓詩經文乃內傳釋經逶迤之訓也陳啟源曰毛詩委蛇傳以爲行可從迹韓詩逶迤訓作公正貌兩義意正相成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倣效卽毛敘所謂正直也

𩃬其雷

廣韻六脂𩃬雷也出韓詩

補 玉篇雨部𩃬隱也雷也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玉篇𩃬隱也雷也似卽此詩注喬樅攷集韻云𩃬隱也隱殷古字通用𩃬訓隱雷隱或作轗亦作磤磤訓爲雷聲見通俗文及玉篇則𩃬亦當爲雷聲矣禮記玉藻端行頤雷如矢注云頤或爲𩃬釋文云𩃬音夷徐音追中庸壹戎衣注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案殷聲如衣𩃬音爲夷故殷𩃬古得通假

芰有楳

孟子音義芰有梅丁云韓詩也

毛詩釋文梅木名也韓詩作楳

案毛詩釋文言楳不言芰孟子音義言芰不言楳皆疏孫奭音義引丁云者唐丁公著也其言可信武進臧庸輯韓詩遺說詆孫奭爲誤過矣

喬樅謹案芰集韻云草木枯落與漢書集注引鄭氏云芰零落也義同

頃筐摡之

補 玉篇手部詩云頃筐摡之

喬樅謹案毛詩傾筐塈之傳云塈取也是毛氏古文以塈爲摡之叚借韓家今文當用摡字爲正

迨其謂之

韓詩云迨願也 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迨爲願卽孟子所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也疑韓說以此詩爲父母之詞

小星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云實有也 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實毛詩作寔攷韓奕實墉實壑箋云實當作寔趙魏之閒寔實同聲頻弁箋云實猶是也爾雅釋詁實是也是音義並同

韓詩外傳二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窘其身而約其親者不可與語孝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敎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喬樅謹案毛詩叙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與韓詩說異容齋隨筆以此詩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用韓說也白帖引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入奉使類亦用韓詩義

江有汜

江有渚

韓詩云水一溢一否曰渚 毛詩釋文

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爲渚 文選二張衡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爾雅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李巡曰四方皆有水中央獨高可處故云但大小異其名耳劉熙釋名云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迴也與爾雅訓義亦近韓詩云水一溢一否者謂一溢而一涸卽今俗所謂水漘之洲東坍而西漲者也毛傳云渚小洲也水枝成渚亦謂江水之枝分者溢而爲渚耳

何彼襛矣

毛詩釋文襛韓詩作茙

案家語孔子遊乎農山韓詩外傳九作戎山此襪莪古通之證

喬樅謹案毛傳云襪猶戎戎也戎字當卽莪之省文莪又通作茸旄邱詩狐裘蒙戎左傳云狐裘蒙茸是其驗也說文艸部茸草茸茸貌然則戎戎猶言茸茸耳

騶虞

韓詩說曰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周禮鐘師疏

案五經異義云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案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今攷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詩說合

韓詩遺說攷卷第一　一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二

邶鄘衛

邶風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李善文選注十六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殷深也 陸士衡歎逝賦注

喬樅謹案韓詩此二語又見文選二十三阮籍咏懷詩注三十七劉琨勸進表注五十三嵇康養生論注殷深也之訓李善雖不言其爲誰氏訓義然上既引韓詩殷憂爲證知亦用韓義也宋綿初云韓詩殷憂毛詩作隱憂殷與隱古字通也通俗文曰雷聲曰磤玉篇曰磤雷聲亦作轗毛詩召南殷其雷釋文殷音隱北門憂心殷殷釋文殷於巾反又音隱

補 曹植洛神賦夜耿耿而不寐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一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馬鳴而馬應之牛鳴而牛應之非知也

其勢然也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皭皭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二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於世與日月並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

汚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非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已而仕也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故阨窮而不憫勞辱而不苟然後能有致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說苑立節篇亦載此文唯柳下惠作尾生爲異趙懷玉曰柳下惠不證岑鼎呂氏春秋審已篇新序節士篇皆載之所謂成其信也說苑作尾生此泥殺身而失之者也尾生之信豈可與比干夷齊竝論哉又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九字本皆脫佚案無此二句則上下語意不完今據說苑補入

又曰傳曰所謂士者雖不能備乎道術必有由也雖不能盡乎美善必有處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又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

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子貢逡巡而有慙色不辭而去原憲乃徐步曳杖歌商頌而反聲淪於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身者忘家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忝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九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觔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

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爲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務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爲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韓詩外傳二荊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補曹植責躬五年令天遠而不可知者天也近而不可知者人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寤擗有摽

補玉篇手部擗拊心也詩曰寤擗有摽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擗本亦作辟今毛詩作寤辟釋文云辟本又作擘攷說文引詩作寤辟有摽字不從手作擗此毛氏古文之假借三家今文皆作寤擗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今文陸氏音義云毛本又作擘者亦擗字之通假也

胡戢而微

韓詩云戢常也釋文

喬樅謹案戢毛詩作迭攷廣雅迭代也則毛詩迭微當訓爲更迭而食韓訓戢爲常文義與毛並異范家相詩瀋曰胡常而微者言日月至明

胡常有時而微不照見我之憂思也此解爲得韓義迭得通戢者迭與秩通戢字蓋𢧢之或體巧言詩秩秩大猷說文作𢧢𢧢又𧼯字注云讀若詩威儀秩秩是也戢得訓常者韓蓋以戢爲秩之假借爾雅釋詁云秩常也又賓之初筵詩不知其秩烈祖頌有秩斯祜毛傳並云秩常也是其義已

燕燕

王氏詩攷燕燕韓詩以爲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喬樅謹案此詩攷引李迂仲語也今據後漢書

和熹鄧皇后紀云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後漢書皇后紀言鄧后年十二通詩是時毛詩未立學官鄧后之語本於三家而與定姜送婦之說情事相合則是用韓詩也迂仲之言殆非無徵范氏補傳以爲定姜歸其婦此本劉向列女傳語乃魯詩之說非韓詩也

佇立以泣

韓詩曹植卞太后誄　佇立以泣

仲氏任只

韓詩曰仲中也言位在中也一切經音義九

案玉篇三人部引詩仲氏任只仲中也不云韓詩然與毛鄭義異而仲中也三字又與衆經音義引合則皆韓詩無疑也

日月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九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一魯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孫聞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問焉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淚者死之日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報我不術

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文選五十五劉峻廣絕交論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述本亦作術宋綿初云術術音義同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古文述皆作術祭義術省注云術省當爲述省賈山至言術追厥功孟郁堯廟碑歌術功稱韓勅修孔廟後碑共術德政靈臺碑陰州里偁術樊敏碑臣子褒術義皆作述唐君頌皝樂道述義又

作術是其證也

終風

終風且暴

韓詩曰終風西風也（釋文）

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巳思益隆（文選二十四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注）

喬樅謹案王氏經義述聞云毛詩終風爲終日風韓詩終風爲西風此皆緣辭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暴也胡承珙曰案王風葛藟終遠兄弟傳云兄弟之道已相遠矣是毛

公非不知終有既訓而於終風必云終日風者自由師說相承且三章不日有曀不日者謂不旋日而又曀也此終日亦對下不日言之耳至韓詩以終風爲西風終之與西殊不相涉疑本作泰風故韓依爾雅釋爲西風說文𠔏古文終又冬古文作𠔏又泰古文作夳是終與泰古文形近易溷又終亦爲衆（儀禮士相見禮注今文衆爲終）集韻衆古作㐺列子周穆王篇㐺偶爲石殷敬順釋文㐺篆作泰㐺與㐺形亦相近韓詩自作泰風與毛師承各異無足怪也胡說亦通

謔浪笑傲

韓詩曰浪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爾雅舍人注曰浪意萌也意萌邢疏引作意朗臧庸堂據邢疏舊本定萌字爲誤馬瑞辰曰朗謂高朗放浪與高朗義近放浪則意氣高與韓詩浪起也義亦相通

願言則嚏

補 玉篇口部嚏噴鼻也詩云願言則嚏

喬樅謹案毛詩作疌傳云疌劫也釋文疌本作嚏又作疐崔云毛訓疌爲欬今俗人云欠欠欬

欬是也不作劫字鄭箋讀疐爲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今據玉篇引詩直作嚏字是據韓詩之文鄭君先通韓詩此箋卽用韓義改毛也

壇壇其陰

韓詩章句曰壇壇天陰塵也（詩攷引董氏云）

喬樅謹案說文日部曀陰而風也詩曰終風且曀又土部壇天陰塵也詩曰壇壇其陰又玉篇土部云壇天陰塵起也是曀與壇字異而義亦殊馬瑞辰曰曀則陰而有風壇則不必有風而

常陰有壥韓詩作壇壇爲正字毛詩作曀曀叚借字也胡承珙曰天陰壥起有風可知訓雖小異義實通也

補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曰曀曀其將暮兮○李賢注曀曀陰晦貌也詩曰曀曀其陰

喬樅謹案敬通用韓詩曀曀當作壇壇爲正此後人轉寫依毛詩改之

擊鼓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韓詩說曰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詩正義引異義

韓詩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後漢書班超傳注

案周禮鄉大夫及大司徒疏禮記王制正義後漢書注四十七引異義韓詩說同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引白虎通曰王命法年三十受兵何重絕人世也師行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也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鬬人父子也與韓詩傳說同又漢書高帝紀二年注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景帝紀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韓詩說二十行役亦與周禮國中七尺以及六十皆征之說合

死生契闊

韓詩曰契闊約束也釋文

喬樅謹案李善注文選劉琨答盧諶詩又引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韓詩解契闊爲約束是以契闊爲絜括之叚借說文系部絜麻一耑也段氏注云一耑猶一束也手部括絜也又人部係絜束也又系部約纏束也玉篇絜結束也約束也絜括之爲約束此其義已胡承珙曰死生絜括者言死生相與約結不相離棄也後漢繁欽

定情篇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魏武帝短歌行曰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此皆以契闊爲約結之義正與韓詩說同

于嗟夐兮

毛詩釋文洵韓詩作夐夐亦遠也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高誘呂氏春秋盡數篇注亦引詩作于嗟夐兮按夐亦遠也是陸氏語因毛傳云洵遠故此云亦遠也喬樅謂高誘呂覽注云夐遠也引詩于嗟夐兮爲證自是三家詩訓義云然陸氏第蒙毛傳洵遠之訓故於韓詩

負下加亦字耳負逴之義要本諸韓故非陸氏
意揣之語也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簡簡黃鳥載好其音卷九百二十三

喬樅謹案段氏玉裁云毛詩睍睆雙聲此簡簡
當本是雙聲字御覽誤重簡字爾喬樅案宋槧
本引韓詩作簡斤黃鳥斤字乃反之譌疑韓詩
本作簡販黃鳥轉寫脫去目旁僅存其半爲反

字攷說文目部販白眼也引春秋傳游販字子
明爲證是販有明義簡亦明也故以簡販狀顏
色之明好一說戰國策田聲高誘注讀鄭游販
之販說文聲轉目視也集韻云聲同販則販卽
聲之通假也簡亦當爲矙之通假說文矙戴目
也江淮之閒謂眄曰矙方言云矙略眄也吳楚
江淮之閒或曰矙或曰略自關而西秦晉之閒
曰眄玉篇矙眄也廣韻矙販並訓爲目多白貌
目眄睞則睛多白是矙販皆謂目之轉視流眄
故爲顏色之悅也其義亦通又毛傳云睍睆好
貌睍睆之義亦宜爲眄睞陳思王洛神賦所謂
明眸善睞者是也若如說文訓睍爲目出玉篇
訓睆爲出目則不得云好貌睍睆蓋卽睍睆之
假借毛詩角弓見睍聿消荀子書作宴然聿消
此見宴字通之證睆集韻云或作睕此睆睕字
通之證說文䁈目相戲也方言䁈略視也東齊
曰䁈吳揚曰略凡以目相戲曰䁈玉篇睕小嫵
媚也新臺詩燕婉之求說文引作䁈婉之求䁈
睕亦卽䁈婉皆好貌也

雄雉

雄雉于飛

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文選九潘岳射雉賦注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韓詩外傳二賢者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
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
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
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案據外傳是韓詩以此篇與靜女爲類說苑引詩
亦同惟悠悠作遙遙蓋從魯詩之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一傳曰喜名者必多怨好與者必多辱唯滅迹於人能隨天地自然爲能勝理而無愛名名興則道不用道行則人無位矣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又曰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

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

深則厲淺則揭

韓詩曰至心曰厲 釋文

喬樅謹案魯詩訓云以衣涉水曰厲見包咸論語注爾雅云由帶以上爲厲爾雅亦魯詩之學也韓詩至心曰厲即所云由帶以上其義與魯詩同

韓詩外傳一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漢書古今人表有嚴善劍中中第五等即外傳所云莊之善避明帝諱改莊字爲嚴也新序義勇篇亦作莊善無之字俗本外傳作仕之善者古莊壯通用因譌壯爲仕趙懷玉校

本據新序改正是已渚宮舊事注引新序作莊義疑義又善之譌字也

煦日始旦

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文選五十五陸士衡演連珠注

喬樅謹案煦日毛詩作旭日傳云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文與韓異攷說文煦烝也一曰赤貌一曰昷潤也又日部昫日出昷也昷義與暖同周禮注引司馬法曰旦明鼓五通爲發昫是昫亦訓爲日始出旭昫一聲之轉韓詩煦字當亦昫之通假胡承珙曰易盱豫釋文盱姚作旴云

日始出引詩旴日始出今攷姚所引詩當作旴从于不從于說文于篇皆無旴字說文旴雖訓晚然日部又云暤旴也玉篇暤明也旴也是旴有明義故爾雅釋天注言氣暤旴釋文云旴日光出也文選上林賦采色澔旴景福殿賦澔澔旴旴丹采煌煌皆取光明之義毛詩釋文旭許玉反徐又許袁反案旴从于讀與軒同許袁反正其音是徐所見本亦必作旴日始旦與姚氏同也

士如歸妻待冰未泮

韓詩傳曰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周禮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

喬樅謹案荀卿書云霜降迎女冰泮殺止韓詩語與荀子同胡承珙曰嫁娶時月毛鄭異說東門之楊傳云男女失時不逮秋冬鄭君則據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以仲春爲婚月案毛韓之義皆本於荀卿管子幼官篇春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合男女管子所謂秋始卯在白露之後卽荀子之霜降迎女也春始卯在清明之後卽荀子之冰泮殺止也通典引董仲舒書曰聖人以男女當天地之陰陽天地之道向秋冬而陰氣來向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之人霜降而迎女冰泮而殺止與陰俱近與陽俱遠也太元亦云納婦始秋分管荀皆周秦古書董楊又漢代大儒說皆後先脗合其義不可易矣王肅云自馬氏以來乃因周官而有二月蓋鄭說本於馬融至馬昭申鄭援證諸詩則孔晁答云有女懷春謂女恶無禮過時故思春日遲遲蠶桑始起女心悲矣嘒彼小星諭妾侍夫人蔽芾其樗諭行遇惡人熠燿其羽諭嫁娶盛飾皆非仲春嫁娶之候其說當孔優於馬若

張融所據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恐亦期盡蕃育之法其實鄭正據定在周官今攷周官媒氏云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詳玩經文所謂判妻入子皆書之自是霜降之候正以昏禮其下云云乃期盡蕃育之法蓋自中春以後農桑事起婚姻過時故於是月令會男女其或先因札喪凶荒六禮未備者雖奔不禁所謂不

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若中春非爲期盡則正昏之月何用汲汲而先下此不禁奔之令乎此誤會經文之失也惠氏禮說云左傳襄二十二年十二月鄭游販將如晉未出境遭逆妻者奪之則春秋時民間嫁娶亦在秋冬也說甚精确

招招舟子

韓詩云招招聲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招招號召之貌此云聲者攷王逸楚詞注云以口曰召以手曰招號召必手招之故毛以貌言手招亦必口呼之故韓以聲言也合毛韓二家其義始備

谷風

密勿同心不宜有怒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僶俛也（文選二十九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將軍表注）

喬樅謹案密勿毛詩作黽勉釋文云黽本亦作僶黽勉猶勉勉也攷毛詩小雅十月之交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作密勿從事然則此谷風黽勉同心魯詩當亦作密勿同心與韓詩文同爾雅釋詁蠠沒勉也郭注云蠠沒猶黽勉釋文蠠本或作蠶說文蠶古密字儀禮士冠禮設扃鼏鄭注云古文鼏爲密是爾雅蠶沒即魯詩密勿之通假也馬瑞辰曰黽勉密勿蠠沒皆雙聲字故通用玉篇蚰部蠠勉也蠠又蠠字之俗耳漢書五行志中之上閔免遯樂師古注閔勉猶黽勉也竝字異而音義同閔免又轉爲文莫說文忞自勉強也慎勉也廣雅文勉也楊升菴丹鉛錄引晉欒肇論語駮云燕齊謂勉強爲文莫是也黽勉皆爲勉故釋文曰猶勉勉也勉勉亦作勿勿祭義鄭注勿勿猶勉勉是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禮（詩攷引韓詩外傳）

案今本韓詩外傳禮作體與詩攷引異

韓詩外傳九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喬樅謹案禮毛作體今本外傳乃後人據毛所

攺攷韓詩外傳五云禮者則天地之體是禮字本訓體故體禮得相通假馮登府云案釋名禮體也得其事體也廣雅釋言禮體也義皆本韓詩又問孰存三字舊本無之今據列女傳母儀篇補

〔補〕玉篇艸部葑蕪菁也詩曰采葑采菲

喬樅謹案毛傳云葑須也菲芴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此直以葑爲蕪菁當据韓詩之說

中心有違

韓詩遺說攷　卷一　二十

〔韓詩曰〕違很也釋文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怨違很也卽本韓詩訓義毛傳違離也鄭箋云違徘徊也行於道路之人至於將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胡承珙曰毛訓違爲離蓋謂有違者爲有離別之意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案說文很不聽從也一曰行難也韓詩以違爲很卽行難之義毛韓鄭三說略同馬瑞辰曰韓詩蓋以違爲愇之假借故訓爲很很亦恨也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中心有違猶云中心有怨也其義亦通

湜湜其止

〔補〕玉篇水部湜水清也詩曰湜湜其止

喬樅謹案毛詩作湜湜其沚箋云小渚曰沚湜持正貌與此文異訓異知玉篇與說文水部引詩皆据韓家之文白帖七引詩亦作湜湜其止唐惟韓詩尚存尤足證玉篇所引之爲韓詩異文也

毋發我笱

〔韓詩曰〕發亂也釋文

韓詩遺說攷　卷一　二十一

喬樅謹案周官𠭥人掌以時𠭥爲梁鄭司農注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說文云笱曲竹捕魚笱也從竹句句亦聲馬瑞辰曰梁與笱相爲用故詩言逝梁卽言發笱笱從竹句會意笱之言句句曲也謂以曲竹爲之使其口可入而不可出程大昌演繁露引唐書王君廓傳云君廓無行善盜負竹笱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笱承其頭不可脫乃奪繒去今時取魚者亦多爲逆刺有門可開淮南兵略篇云發笱門是其制也發宜訓開韓詩訓爲亂失之喬

從謂韓詩訓亂是以發爲撥之通借釋名釋言語云撥播也播使移散也移散卽亂之義梁者築堰以障水中爲闕空以曲竹作笱而取魚以笱承梁之空笱之曲竹非一必理之使與闕空相承乃可以捕魚故云無亂我笱謂勿移散之使魚得脫也馬以韓詩訓亂爲失疏矣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韓詩外傳一晉靈公之時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而救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

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災焉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與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悅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喬樅謹案匍匐齊詩作扶服文與毛韓異匍匐毛傳無訓劉熙釋名云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匐猶伏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用力之勤猶亦稱之其義卽本於韓故鄭箋云匍匐言盡力也蓋用韓義申毛

又外傳五孔子抱聖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域逍遙乎無形之鄉倚天理觀人情明終始知得失故興仁義厭勢利以持養之于時周室微王道絕諸侯力征強刼弱衆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紀綱禮義廢壞人倫不理於是孔子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既阻我德賈用不售

韓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賈百何時當售乎（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五）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售布救反唐石經初刻售字作讎後磨改爲售字段氏玉裁云讎正字售

俗字史記漢書尚多用讎阮氏校勘記云考釋文本作售石經磨改所從也今據太平御覽引韓詩亦爲售字蓋俗通用之

有洸有潰

韓詩曰潰潰不善之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潰潰怒也怒亦不善之貌義與韓同詩有洸有潰而此引作潰潰者長言之也箋云君子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皆以洸洸潰潰重文言之與此正同禮記樂記引詩肅雍和鳴而釋之曰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

以和何事不行是其例也

旄邱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水濁則魚喁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峭刑而車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無爲能長生久視而無累於物

矣

〔又曰〕傳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說目也應對言語者所以說耳也好惡去就者所以說心者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則民之目悅矣言語遜應對給則民之耳悅矣就仁去不仁則民之心悅矣三者存乎身雖不在位謂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又外傳九〕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生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欲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簡兮

方將萬舞

〔韓詩曰〕萬大舞也初學記十五

喬樅謹案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廣雅云萬大也正用韓詩訓義大舞對小舞而言

自當兼文舞武舞二者故毛傳亦云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鄭箋釋萬舞爲干舞籥舞爲羽舞謂碩人多材多藝言文武道備說者以箋爲易傳今案春秋宣八年經萬入去籥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鄭君蓋據以爲說然公羊此傳於萬中別籥舞耳非專以萬之名屬之干舞也五經異義引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此可爲萬兼羽籥之確據推鄭箋之意蓋以萬舞先干戚而後羽籥此詩二章方言執籥秉翟故於首章但言干舞非以萬舞爲獨

有干戚而無羽籥也左氏隱五年傳考仲子之
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亦足爲萬兼羽籥
之明證孔氏正義謂羽爲籥不得爲萬引孫毓
評以毛爲失過矣韓詩說云萬以夷狄大鳥羽
義皆與毛同

碩人扈扈

韓詩曰扈扈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碩人俁俁傳云俁俁容貌大
也文與韓異攷禮記檀弓爾毋扈扈爾鄭注云
扈扈謂大也是扈扈本訓爲大容貌大卽美之

義也馬瑞辰曰方言吳大也說文吳大言也俁
從吳聲故義亦爲大俁扈音近美大亦同義俁
扈通用猶左氏圉人犖公羊傳作鄧扈樂扈卽
圉之叚借也

左手執龠

補玉篇龠部龠樂之所管三孔以和衆聲也詩云左
毛執龠今作籥

喬樅謹案毛詩作籥傳云籥六孔與此說異則
此所栽是据韓詩之說周禮注云籥如笛三孔
舞者所吹也引詩左手執籥爲證正用韓家詩
說廣韻十八藥云籥樂器郭璞云如笛三孔而
短小廣雅云七孔蓋古樂失傳師說各據所聞
故說多不同耳

右手秉翟

韓詩說萬以夷狄大鳥羽 毛詩疏引異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又引公羊說樂萬舞以鴻
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許君
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
翟羽舞也今據韓詩說則不以翟爲雉屬矣段
玉裁云韓詩右手秉翟蓋作秉狄廣雅釋詁狄

羽也正釋韓詩秉狄之訓段說是也

泉水

毖彼泉水

毛詩釋文毖韓詩作祕

篇海祕壁吉反韓詩云祕刺也

喬樅謹案祕字訓刺者方言十二云祕刺也祕
秘音同義通韓詩訓祕爲刺蓋以祕爲泌之叚
借泌字同滭采菽詩觱沸濫泉說文引作滭沸
濫泉爾雅釋水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公羊昭
五年傳云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是正出卽直出之義刺說文訓直傷也是刺亦
有直義廣雅釋邱云邱上有水曰泌邱水出邱
上卽正出之直泉故稱曰泌邱也

飲餞于坭

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文選二十謝靈運送孔令詩注○又四十六顏延之曲水詩序注

毛詩釋文禰地名韓詩作坭

喬樅謹案鄭注士虞禮引詩飲餞于禰釋文禰
劉本作泥作泥者亦三家詩之異文段氏玉裁
曰泉水之禰韓詩作坭當卽泥中之地廣韻坭

地名段說是也水經注以泥中在濮陽郡治又
尒疋泥邱釋文云本又作坭是泥坭字同之證

北門

王事敦我

韓詩曰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韋彪傳以禮敦勸注云敦猶
逼也班固傳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注云敦猶
迫逼也義皆同韓詩毛傳訓敦爲厚胡承珙曰
敦與督一聲之轉廣雅督促也督又與篤通篤
有厚義而通於督促故敦有厚義而亦可訓爲
促迫毛言敦厚猶云敦篤其實與韓同意也

室人交徧讙我

韓詩曰讙就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室人交徧摧我釋文云摧或作
催韓詩作讙今攷說文催相擣也引室人交徧
催我與釋文所云或本合毛詩摧沮也鄭箋云
摧者刺譏之言是鄭用韓詩讙字爲義故以爲
刺譏之言讙訓爲就者廣雅釋詁云讙就也正
用韓詩之訓馬瑞辰曰讙就以雙聲爲義就通
作蹵蹵與蹙同廣雅蹙䠞也廣韻蹙迫也與玉

篇讙謫也義正合桂馥疑就爲訧之誤未確

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二仁道有四磏爲下有聖仁者有智仁者
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時下知地能用
其財中知人能安樂之是聖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
其時下知地能用其財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
者也寬而容衆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時是德
仁者也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鄉里若
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
嘗疾亂世而輕死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是

磏仁者也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磏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磏仁雖下然聖人不廢者匡民隱括有在是中者也

又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

爽廉毀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爲人不祥鮑焦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深淺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又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投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喬樅謹案毛詩作已焉哉無亦字又今爲濡足之故何本譌作儒雅之故今據新序節士篇改正

補曹植求通親親表然天寔爲之謂之何哉

北風

攜手同行

補曹植七啟時與吾子攜手同行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曰靜貞也 文選十五張衡思元賦注○又十九宋玉神女賦注○又二十曹植洛神賦注

韓詩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 文選十五思元賦注

案愛而不見二語又見文選琴賦注搔首躊躇句

又見向秀思舊賦王襃洞簫賦左思招隱詩何劭贈張華詩注惟禰衡鸚鵡賦注引作踟蹰誤今本韓詩外傳亦誤作踟蹰

韓詩外傳一賢者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

喬樅謹案說文足部云踞跱踞不前也又云蹢躅逗足也跱踞卽踟蹰蹢躅卽躑躅逗足者不前之貌也廣雅云蹢躅跢跦也又云躊躇猶豫也蹢躅亦卽躑躅猶豫者不前之意也皆以雙

聲疊韻字相通用音近故義亦同

新臺

新臺有漼河水浘浘

韓詩曰漼鮮貌浘浘盛貌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新臺有洒釋文云韓詩作漼音同又河水浼浼釋文云韓詩作浘浘音尾段氏玉裁曰按此必首章新臺有泚河水瀰瀰之異文漼浘字與泚瀰同部與洒浼不同部又毛傳泚鮮明貌韓詩漼鮮貌毛傳浼浼盛貌是其爲首章異文陸德明誤屬之二章也馬瑞辰曰按

洒與洗雙聲古通用白虎通洗者鮮也呂氏春秋高注洗新也又與銑通韋昭晉語注銑猶洒也韓詩洒作漼者玉篇滜與漼同詩有漼者淵本或爲萃洒通作漼猶洗通作萃皆異部假借也儀禮釋文洗悉禮反劉本作淬七對反是其類矣段謂漼爲泚之異文非也說文繫傳引詩新臺有漼云字本作滜說文滜新也廣韻滜新水狀也亦與韓詩訓漼爲鮮同義又說文潤字注水流浼浼貌浼與潤音相近浼浼卽潤潤之段借玉篇浘浘水流貌浼浼通作浘浘猶勉勉

通作亹亹皆一聲之轉也段以韓字浘浘爲上章瀰瀰之異文但取字之同部不知雙聲字古亦通用也

嬿婉之求

韓詩曰嬿婉之求嬿婉好貌 文選西京賦注

補 玉篇女部詩云嬿婉之求

喬樅謹案毛詩作燕婉傳訓燕爲安說文作㜓云目相戲從目晏聲詩曰㜓婉之求字皆與韓異許氏所引蓋齊魯之異文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

（太平御覽羽族部）韓詩曰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嬿婉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蝛蠩喻醜惡卷九百四十九

喬樅謹案蟾蜍卽蟾蠩淮南子原道訓云蟾蠩捕蚤高誘注曰蟾蠩蝛也蝛卽戚施說文黽部鼀云圥鼀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鼀鼀其行圥圥從黽從圥圥亦聲重文䵶云鼀或從酋𪓿云䵶𪓿詹諸也詩曰得此䵶𪓿言其行𪓿𪓿从黽爾聲許所引詩與魯韓毛文並異蓋據齊詩而其訓釋則與韓詩說合曰其行𪓿𪓿又曰其皮鼀鼀其行圥圥皆喻其醜惡之貌也

韓詩遺說攷卷第一（一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三

鄘風柏舟

母也天只

補　三國志（曹植疏）柏舟有天只之怨

實惟我直

（韓詩云）直相當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實惟我特傳云特猶匹也特字古與犆通禮記少儀不特弔釋文云特本作犆爾雅釋水士特舟釋文云特本作犆此特牲字通之證直義又與特犆同周官小胥士特縣賈子新書作大夫直縣直縣卽特縣也禮記郊特牲首也者直也注云直或爲犆呂覽忠廉篇高誘注特猶直也荀子勸學篇楊倞注特猶言直也此特直義同之證韓詩訓直爲相當值者漢書刑法志不可以直秦之銳士注云直亦當也當有敵義相當猶言相匹耳史記封禪書遂因其直北集解引孟康曰直値也又匈奴傳曰直上谷索隱引姚氏曰古字例以直爲值是已

牆有茨

中冓之言

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釋文）

玉篇宀部𡫏夜也詩曰中𡫏之言中夜之言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𡫏本亦作冓臧鏞堂曰此雖不言韓詩然與釋文引合則爲韓詩無疑喬樅謂魯家亦訓中冓爲中夜見漢書文三王傳晉灼注是魯詩之說與韓詩同

不可揚也

韓詩云揚猶道也（釋文）

喬樅謹案揚毛詩作詳與韓文異廣雅揚說也說亦與道義同馬瑞辰曰毛詩詳字卽揚之同音假借三章不可讀也傳訓讀爲抽今按廣雅讀說也不可讀正當訓爲不可說猶前章不可道不可揚也據釋文云詳韓詩作揚廣雅揚說也義本韓詩則訓讀爲說亦當本韓詩

君子偕老

委委佗佗

韓詩曰佗佗德之美貌（釋文）

韓詩曰逶佗德之美貌也（衆經音義三十九）

喬樅謹案韓詩於羔羊詩逶迤訓爲公正貌逶迤與逶佗同故此詩委委佗佗訓爲德之美貌也毛傳云委委行可委曲從迹也佗佗德平易也毛所云行與德對文當讀爲德行之行非謂其行步之美也爾雅釋訓禕禕佗佗美也舍人注云禕禕者心之美引此詩云禕禕佗佗亦主內德而言與韓詩委佗並訓爲德之美貌正合是魯毛訓義皆與韓同李巡孫炎訓爲容儀行步之美自是注爾雅者別爲一解詩正義引李孫說以證毛傳之行可委曲從迹爲行步之步

其說非是委卽禕字文選東京賦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薛綜注云禕美也是禕爲德之美又大元元攡夫地他然示人明矣注云他猶泰也他卽佗字泰謂安泰是亦德之美也

玉之⿰眞耳也

補 玉篇耳部詩云玉之⿰眞耳也⿰眞耳充耳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眞耳亦作⿰耳眞本亦作瑱攷說文引詩作玉之瑱兮毛詩玉之瑱也傳云瑱塞耳也釋文於瑱下不言本或作⿰耳眞則毛本諸家均無異字知野王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邦之援也

韓詩曰援助也 釋文

喬樅謹案援毛詩作媛魯與毛同並訓爲美女釋文本作援取也許烺云爾雅美女爲媛孫炎注云君子之援助此取字乃助之譌臧鏞堂云鄭箋媛者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當是從韓詩說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韓詩云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釋文

案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與韓詩合鄭用韓義箋毛也

喬樅謹案乘匹謂乘居匹處列女傳曰夫關雎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關雎鷙而有別性不雙侶故君子美之以爲淑女好逑之咏鶉鵲雖乘居匹處然尚能不亂其類故詩人以刺宣姜謂曾鶉鵲之不若也

補 曹植魏德論謳鶉之彊彊詩人取喻

人而無良我以爲兄 詩攷引外傳

喬樅謹案今本韓詩外傳而字作之攷與毛詩同詩攷所引蓋未改之本也今據之改正

韓詩外傳九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定之方中

星言夙駕

韓詩云星精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星雨止星見姚鼐曰古晴字本作暒暒亦作星若星辰字自作曐韓詩星精也精明晴之謂也世人以星字當曐辰之曐此詩偶存古字耳胡承珙曰案說文姓雨而夜除曐見也與箋說同日部又云晵雨而晝姓也晵字從日故屬之晝姓字從夕故云夜除曐見鄭意亦以詩之星卽姓字雨止星見之星字當作曐此非以星見釋詩星字蓋四字總言夜晴

以明豫戒俗人令其早鴽耳史記天精而見景星精謂精明與韓詩釋星爲精義同漢書作姓亦作暒見索隱○一切經音義云古文姓暒二形同 孟康曰暒精明也是已或據宋本釋文引韓詩作星晴也若經文之星爲姓則與晴字同不當以晴釋星不知漢初已多用晴少用星故韓詩以今字明古字謂星卽晴字非訓星爲晴韓非子說林下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此亦古晴字之僅存者案姚胡兩說良是

補 曹植應詔詩星陳夙駕

蝃蝀

韓詩序曰蝃蝀刺奔女也後漢書楊賜傳注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

韓詩曰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氣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同上

喬樅謹案韓說與齊魯同義易林蠱之復曰蝃蝀充側佞人傾惑女謁橫行正道壅塞後漢書郎顗傳曰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又楊賜傳曰今殿前之氣應爲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皆以蝃蝀爲邪氣乘陽人君淫佚之徵

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八月生齒而後能食朞年髕就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闐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不知命不待命也韓詩以命爲壽命之命指年壽而言義與毛異趙懷玉曰三月微的大戴禮本命篇作徹盷玉篇音徒賢

徒涓二切今大戴禮作徹昀說苑辨物篇作達眼八月生齒舊本作七月而生齒案下文是八月此亦當與大戴禮同又而字衍大戴禮說苑皆無今據刪三年腦合說苑作顖合大戴禮作矑合矑爲目童子精似不當言合或云从月亦無攷家語本命解作顋合喬樅謂作顖者是也外傳作腦合亦通

相鼠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一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彊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文子符言篇載老子之言略同又佚勞過度者舊脫去佚字度字此據說苑及家語補之

又曰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韓詩外傳五王者之政賢能不待次而舉不肖不待須臾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民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反側之民牧而試之須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五疾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無赦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喬樅謹案外傳此節文字譌脫幾不可讀趙懷玉校語云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此九字當在須而待之之上舊脫在則歸之庶人句下案荀子王制篇云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外傳本作遂傾覆之民文殊舛錯又須而待之須字本皆譌作傾攷楊倞云須而待之謂須暇之而待其遷善也今並據荀子校正遂字當爲衍文下文反側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反側二字今從荀子改作五疾語方不繆

人而無止

韓詩曰止節也無禮節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止所止息也箋云止容止無止則雖居尊無禮節也鄭氏即用韓義為解盧文弨釋言云止禮也荀子大畧篇傳曰盈其欲而不忿其止楊倞注亦以止為禮

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亾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又曰]君子有辯善之度以治氣養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宜於時則達阨於窮則處信禮者也凡用心之術由禮則理達不由禮則悖亂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墊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步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同趙懷玉校本云由禮則和節本皆作知節今依荀子文改趨步舊作移步譌荀子作趨行則此乃趍字誤為移也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本皆作由禮則夷固譌脫殊甚今依荀子補正荀子云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楊注夷倨也固陋也故人無禮則不生舊本故字譌作攷又脫人字不生作不行有王字屬下句今案行生之譌俱依荀子改正

[韓詩外傳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韓詩外傳九]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請去禮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

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喬樅謹案請去禮三字舊脫今據新序刺奢篇補之

補 曹植上責躬應詔詩表曰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

干旄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韓詩外傳二 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似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軍亦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之以誠相告也

喬樅謹案闉字舊皆譌作闔攷公羊宣十五年傳載楚莊王圍宋事作乘堙堙上城具也外傳

假用闉字因譌作闔耳吾今付此句吾下衍子字今据趙懷玉校正本刪

載馳

歸唁衛侯

韓詩曰弔生曰唁弔失國亦曰唁也 衆經音義十三

喬樅謹案左傳云齊人獲臧堅齊人使夙沙衛唁之服虔注曰弔生曰唁又齊侯唁公子野井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此詩之唁亦據失國言之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外傳一

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攷淮南修務訓跋涉山川冒蒙荆棘高誘注曰不從蹊遂曰跋涉故獨犯荆棘冒蒙荆棘卽草行之謂

韓說與毛訓雖微異而義實相成也

又曰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驪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

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皆）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

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旣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本或從毛改我爲爾非）不臧我思不遠

案外傳所謂衛女得編於詩當卽指載馳篇故下引是詩之詞蓋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大夫問於兄弟義不得歸許穆夫人欲歸國而唁其兄是以許人尤之而轉責其大夫之穉且狂四章又言我遂往無我有尤違禮徇情咎人恕己此高子所以疑其不得編於詩也然而閔國之亡憂民之困其志則可悲卒止於義而守其防孟子以爲行中

孝慮中聖不虛矣又列女傳三載衛女事甚詳亦言女作載馳可証趙舍人懷玉云此衛女不知是詩何篇所引載馳未可謂卽指此蓋攷之不審耳

許人尤之

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文選廿五盧諶贈劉琨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訓尤爲過釋文云尤本亦作訧攷論語憲問不尤人鄭注云尤非也文選陸士衡文賦練世情之常尤注亦云尤非也皆用韓詩訓義

控于大邦

韓詩曰控于大邦控赴也衆經音義九

喬樅謹案毛傳云控引鄭箋云今衛之欲求援引之力助于大國之諸侯與韓詩訓控爲赴義別列女傳許穆夫人傳曰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惟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詩之控于大邦即赴告大國之謂也鄭注儀禮既夕云赴走告也其義是已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二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旦聽忠賢之言

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則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閒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衛風

淇澳

綠薄猗猗

韓詩曰薄篇茿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竹篇竹也釋文云竹韓詩作薄石經同臧氏玉林以石經爲魯詩非也攷洪适隸釋載石經魯詩殘碑言其間有齊韓字蓋取三家異同之說則陸所云石經同者亦指石經所載韓詩之異文非謂魯詩同韓作薄也李匡乂資暇錄云薄音篤篇竹攷說文薄水篇茿也從草水毒聲讀若督篇竹乃篇茿之假借耳

有邲君子

韓詩曰邲美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邲毛詩作匪釋文云本又作斐同芳尾反文貌今攷廣韻邲好貌好亦卽美之義也

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韓詩外傳二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illegible]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瑳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又曰傳曰雩而雨者何也曰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星墜木鳴國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蝕怪星之黨見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夫萬物之有災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謂人妖曰枯耕傷

稼枯耘傷歲政險失民田穢稼惡糴貴民饑道有死人寇賊並起上下乖離鄰人相暴對門相盜禮義不循牛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殺上父子相疑是謂人妖是生於亂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瑳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又外傳九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某在乎某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

衣若曰子何年少之絃乎子貢曰大車不絃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絃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絃是以絃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喬樅謹案今俗本韓詩外傳瑳作磋非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四引韓詩曰如磨如錯又引方言曰錯鑢牙名也說文曰鑢錯銅鐵也宋綿初云磨錯當上下互易以諧韻韓詩文本作如錯如磨今本外傳引作琢者後人順毛所改東晳補亡詩曰華篇粲粲門子如磨如錯其即用韓詩之語歟

瑟兮僴兮

韓詩曰僴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僴爲美蓋以爲嫺字之假借賈子新書傳職篇云明僴雅以道之文又道術篇云容志審道謂之僴反僴爲野僴與野對則義當爲嫺雅故韓訓爲美貌

赫兮宣兮

宣顯也釋文

喬樅謹案宣毛詩作咺傳云威儀容止宣著也與韓同義爾雅釋訓作烜陸氏音義云烜者光明宣著是魯詩雖文異而義皆同廣雅釋詁曰烜明也明猶云顯亦即宣著之謂

緑薳如簀

韓詩曰緑薳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緑薳盛如積也文選西京賦注

案文選注引簀積也乃韓嬰傳下引薛君曰則韓詩章句也王氏詩攷脫薛君曰三字是以內傳與章句混而爲一矣

喬樅謹案毛韓並訓簀爲積是以簀爲積之假借陳啟源曰平子西京賦芳草如積正用斯語攷平子皆用魯詩然則魯詩之文殆作菉竹如積歟

考盤

考盤在干

韓詩曰干墝埆之處也釋文

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左思吳都賦劉注○又讀詩記六

案文選注引干字訓與釋文不同蓋內傳也盤毛詩作槃干毛詩作澗

喬樅謹案毛傳云山夾水曰澗小雅秩秩斯干傳曰干澗也是干澗二字古通易鴻漸于干釋文引荀爽王肅注並云山閒澗水也韓詩以干爲磽确之處者干亦[illegible]爲山澗厓岸之地故以磽确言之訓[illegible]者也詩邱中有麻毛傳以邱中爲磽[illegible]處與此同義又訓地下而黃者胡承珙[illegible]疑潰字之誤潰汙者停水之處小雅正義[illegible]鄭君易注云干者水傍故停水處卽其義也

考盤在阿

韓詩遺說攷　[illegible]　二十一

韓詩曰[illegible]

喬樅[illegible]文選西都注引韓詩曰曲京曰阿京字乃京之誤阿[illegible]經音義云謂山曲隈處也

碩人之過

韓詩曰過美貌 釋文

喬樅謹案過毛詩作薖傳云寬大貌韓詩訓過爲美貌與毛傳寬大義相近薖字當卽過之叚借廣韻過美也義本韓詩鄭箋以薖爲饑意段玉裁謂薖卽窾之叚借漢書楊王孫傳窾木爲匵服虔曰窾空也淮南子窾者主浮注窾空也讀如科條之科是薖窾古音同其說是也然段並以毛訓寬大爲亦取空中之意則義近牽強矣

碩人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韓詩曰倩蒼白色盼黑色也 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倩本又作蒨韓詩倩或亦爲蒨字故以蒼白色[illegible]之又文選蜀都賦劉淵林注引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郭璞注上林賦訓同則倩當與靚通然蒨字自是倩之假借毛傳

韓詩遺說攷　卷一　二十三

倩好口輔說文倩人美字也人之美貌爲倩笑之好貌亦爲倩盼毛傳云白黑分說文訓與毛傳同白黑分則黸之黑色益顯故韓詩以黑色言之耳

朱幩儦儦

補 玉篇人部詩云朱幩儦儦盛貌也

喬樅謹案儦儦毛詩作鑣鑣傳云盛貌攷鑣字訓爲馬銜是鑣乃儦之叚借玉篇據韓詩今文故字作儦儦

大夫夙退

韓詩曰退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正義引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適小寢即是罷也釋文引禮記云朝廷曰退退朝亦曰罷朝此大夫夙退者謂且早罷歸也

施罛濊濊

韓詩曰濊濊流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罛魚罟濊施之水中釋文濊下又引馬融云大魚網目大豁豁也說文云礙流也李黼平曰按如馬說則釋罟而已河流盛大亦非一罟之所能礙韓詩云流貌得之蓋謂罛初入水與水濊濊俱流也得韓說而毛義益顯矣胡承珙曰詩此句本承北流活活言活活之流施罛則於水似礙說文此語最善形容蓋與毛傳所謂施之水中者皆兼罛與水言之馬瑞辰曰濊濊蓋施之水中有礙水流之貌毛傳施之水中即有礙流之義說文正善釋毛義耳韓詩云流貌與毛詩義亦相成施罛水中有礙水

流而水仍流實似礙而不礙也

鱣鮪發發

毛詩釋文發發韓詩作鱍鱍

喬樅謹案毛傳云發發盛貌釋文引馬融云魚著網尾發發然發蓋即鱍之省文又說文鮁鱣鮪鮁鮁从魚犮聲段氏注以篇韻無鮁字爲疑馬瑞辰曰犮發古通用據集韻鮁或作鱍是鮁鮁即韓詩鱍鱍之異文

庶姜钀钀

韓詩曰钀钀長貌（釋文）

喬樅謹案钀毛詩作孽呂氏春秋過理篇宋王築爲孽臺高誘注云孽當作钀孽與钀音同詩云庶姜钀钀高長貌也高用魯訓與韓義亦同是三家文皆作钀矣

庶士有桀

韓詩曰桀健也（釋文）

喬樅謹案桀毛詩作朅傳云朅武壯貌義與韓詩同伯兮詩邦之桀兮毛傳云桀特立也特立即健之義健亦武壯之貌朅說文云去也毛詩朅字蓋皆偈之叚借偈桀音義相近廣雅釋詁

二偶健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字林偶健也毛詩伯兮朅兮傳云朅武也玉篇人部偶武貌詩曰伯兮偶兮文選高唐賦序注引韓詩云偶桀健也是朅偶桀三字義近通假之證

氓

氓之蚩蚩

韓詩曰氓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氓民也韓以氓為美貌者據詩言蚩蚩故云然耳小爾雅廣言曰蚩戲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三引倉頡云蚩笑也文選阮籍

咏懷詩注又古詩十九首注兩引說文蚩笑也李善云嗤與蚩同說文無嗤字欠部欪下云欪欪戲笑貌蚩當即欪之或體蚩蚩為戲笑貌此婦人追本男子誘已之時與已戲笑已悅之而以為美也又毛傳云蚩蚩敦厚之貌正義申毛謂顏色敦厚已所以悅之是亦以氓之蚩蚩為美詞

將子無怒

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辭也文選甘泉賦注

泣涕漣漣

補玉篇水部詩曰泣涕漣漣淚下貌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漣漣二字均無訓義玉篇所釋是用韓詩之說

履無咎言

韓詩曰履幸也釋文

喬樅謹案履毛詩作體謂卦兆之體也禮記引詩體亦作禮鄭注訓履為禮與毛詩義異禮注多用齊詩韓詩訓履為幸者郝懿行曰爾雅履福也幸者趨吉而免凶亦福之意喬樅謂漢書伍被傳注幸非望之福也履義訓福故引申旁

通之其義亦得訓幸耳

吁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安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喬樅謹案心欲安句安字舊譌作兵語不可解當是安字之誤今為校正

庳室勞矣

韓詩曰庳共也易中孚釋文

喬樅謹案此詩靡字毛公無傳鄭箋云靡無也無居室之勞言不以婦事見困苦然詳詩下文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早夜操作已非一朝則上文三歲爲婦靡室勞矣當言三歲之中同居共苦方與下語氣一貫自宜以靡訓共其義始合又列子說符篇强食靡角勝者爲制注引韓詩外傳曰靡共也言相共角力以求勝也外傳疑內傳之譌

竹竿

檜楫松舟

補環氏吳紀孫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張尚對曰詩言檜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三國志張紘傳裴松之注引）

喬樅謹案張尚文紘從濮陽闓受韓詩見於吳書知尚於詩當亦習韓家也

芄蘭

垂帶萃兮

韓詩曰萃垂貌（釋文）

喬樅謹案萃毛詩作悸傳云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是亦以悸爲垂貌悸字益萃之叚借萃說文云草聚貌文選籍田賦注引蒼頡篇云惢聚也是萃惢義通說文又云繠垂也從惢系聲廣雅釋詁二繠聚也集韻云繠或从木作橤左氏哀十三年傳佩玉橤兮橤謂佩玉垂貌也說文垂草木花葉垂象形草木花葉皆以聚故而下垂故萃繠又並爲垂貌

能不我甲

毛詩釋文甲韓詩作狎

喬樅謹案毛詩能不我甲傳云甲狎也甲狎古今文惠氏棟云釋文引徐邈音甲爲胡甲反匡

謬正俗曰甲雖訓狎自有本音不當便讀爲狎其說非也漢儒訓詁音義相兼尚書多方甲于內亂鄭王皆以甲爲狎古文省少以甲爲狎遂有狎音非假借也經傳中惟徐氏釋音獨得古人之義小顏輒斥以爲非何也

伯兮

伯兮偈兮

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文選十九宋玉高唐賦注）

玉篇人部偈武貌詩曰伯兮偈兮

喬樅謹案偈毛詩作朅訓爲武貌朅字即偈之

通段玉篇所引雖不言何詩然偈字與文選注
引韓詩文同則其爲韓詩無疑也段玉裁據說
文伦勇壯也引周書伦伦勇夫謂揭爲伦之叚
借然不如從韓詩偈字尤爲邪碻

邪之傑兮

補 玉篇人部桀英傑詩曰邪之傑兮傑特立也
喬樅謹案傑字毛詩作桀古文之假借三家今
文作傑字爲正衆經音義五引詩亦作邪之傑
兮與玉篇同皆據韓詩之文

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李善文選注二 韓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司戈盾云祭祀授旅賁殳說文
云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
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此詩言伯也執殳爲王
前驅胡氏紹曾謂伯以衛人仕於王朝居旅賁
之官是也

焉得諠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韓詩曰 焉得諠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薛君曰 諠草忘憂也文選廿五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注又引
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與毛詩文同諼諠
古相通謝惠連詩曰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
注引韓詩又作萱草此順謝詩所作字耳其引
薛君章句字仍作諠云萱與諠通又說文云藼
令人忘憂之草也詩曰安得藼草重文蕿云或
從煖萱云或從宣諼諠皆以同聲通假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三 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
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千里之外以

已之情量之也已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
已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衰乏焉則
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
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
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
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
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
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案此錯引鴇羽有狐二詩是韓氏以有狐爲貧困
之作也

韓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四

王風

黍離

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陳思王植令禽惡鳥論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詩攷引

案陳思王用韓詩

補後漢書郅惲說太子曰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

有纖介放逐孝子

喬樅謹案後漢書本傳言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厤數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后廢太子意不自安故惲說太子宜引愆退身奉養母氏太子從之帝竟許聽惲再遷長沙太守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韓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薛君注曰離離黍貌也詩人求已兄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又八百四十二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諫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賚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

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旣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在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

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爲嗣

喬樅謹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舊脫今據文選四子講德論註引外傳文補之著唐漢書古今人表上之下作倉堂倉著古通堂與唐以同音假借左氏定五年傳堂谿氏後漢書延篤傳作唐溪是其証也

補玉篇心部愮憂也詩曰憂心愮愮

補衆經音義二詩云憂心愮愮

喬樅謹案毛詩作中心搖搖玉篇及衆經音義所引與毛氏文異蓋皆據韓詩之文

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

補後漢書劉寬對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喬樅謹案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隅𥮚歷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而范書劉寬傳皆畧而不載疎矣

補曹植釋愁文憂心如醉

君子于役

曷其有佸

韓詩曰佸至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佸會也韓詩訓佸爲至蓋以爲括之通假毛傳於下文羊牛來括訓括爲至於小雅車舝德音來括訓括爲會釋文云括本亦作佸此括佸通用之驗又廣雅釋詁佸會至也是會亦有至義王氏廣雅疏證曰詩曷其有佸韓云佸至也毛云佸會也會亦至也首章言曷至次章言曷其有佸其義一也佸括會古聲義並同

君子陽陽

君子陶陶

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文選三十四枚乘七發注○後漢書杜篤傳注

案此互見小雅鼓鍾篇

喬樅謹案一切經音義十二引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暢達也杜篤論都賦粳稻陶遂謂暢遂也枚乘七發陶陽氣謂達陽氣也是陶陶爲暢達之意暢對鬱言之人意鬱則憂思暢則喜樂故毛傳云陶陶和樂貌廣雅釋言亦云陶喜

也

揚之水

不與我戍申

〔韓詩曰〕戍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戍守也韓詩訓爲舍者舍有止居之義謂屯兵於此止而守之也

中谷

中谷有蓷

〔韓詩曰〕蓷茺蔚也釋文

〔韓詩對曰〕蓷益母也陸璣草木疏

案陸璣草木疏云韓詩及三蒼說俱云蓷益母也益母卽茺蔚別名廣雅釋草云益母茺蔚也是已

補〔玉篇艸部〕萑蓷茺蔚也詩曰中谷有蓷

喬樅謹案此亦釋蓷爲茺蔚與釋文引韓詩說合是玉篇所引據韓詩之訓也

嘅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二〕高墻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橛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其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

趨車馳迿然禍至乃始愁憂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嘅其泣矣何嗟及矣

〔又曰〕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貫而佩之一曰無內疏而外親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後呼天子貢曰何也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嘅其泣矣何嗟及矣

喬樅謹案嘅毛詩作啜傳云啜泣貌釋名啜嘅也心有念嘅然發此聲也是啜嘅音義並同胡承珙曰何嗟及矣箋云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弃已嗟乎將復何與爲室家乎詳玩箋語經文當作嗟何及矣何及二字文義相連嗟字自當在句首傳寫者誤倒之韓詩外傳二說苑建本篇皆作何嗟及矣然外傳引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是正以何及二字相連爲義而所引詩仍作何嗟亦皆傳寫誤倒之胡說是也

兔爰

有兔爰爰

〔韓詩傳曰〕爰爰發蹤之貌也衆經音義二十三〇又華嚴經音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爰爰緩意言爲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箋云有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急者有所操蹙也正義曰兔言緩則雉爲急矣雉言在羅則兔無拘制矣舉一急一緩之物故知喻政有緩急王心之不均也胡承珙曰箋云聽縱與韓詩義同韓詩曰爰爰發蹤之貌蹤當作縱顏師古注漢書蕭何傳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學

補太平御覽資產部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學（卷八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說文罦覆車也从网包聲詩曰雉離于罦重文學云罦或從孚則學乃罦之或體耳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

韓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罿○薛君曰張羅車上曰罿也（御覽八百三十二）

喬樅謹案尒疋釋器云罬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學學覆車也孫炎注覆車是兩轅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方言異也郭璞注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掩鳥古者掩雉兔之網可以同用覆車之爲製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即薛君所謂張羅車上者是也

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罿（釋文）

大車

毳衣如虋

補韓詩外傳曰虋異色之衣也（列子釋文下）

喬樅謹案毛詩毳衣如璊釋文云說文作𣯌云以毳爲罽也解此璊云玉赬色也禾之赤苗謂之𥢶玉色如之今攷說文云𣯌以毳爲綱色如虋故謂之𣯌虋禾之赤苗也从毛㒼聲詩曰毳

衣如𣯌許所引詩据三家今文虋即𥢶字見集韵二十三魂毛詩作璊說文引詩作𣯌皆𥢶之假借耳列子釋文所引韓詩外傳疑是內傳之誤虋字盖𣯌之異文首章毳衣如菼菼爲草色二章毳衣如虋虋爲麻色𥢶虋亦一聲之轉故韓詩釋虋爲異色之衣也禾之赤苗者爲𥢶麻之異色者爲虋虋字从賁賁色不純也見高誘呂覽壹行篇注

謂余不信有如皦日

李善文選注十三韓詩曰謂余不信有如皦日（寡婦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皦日傳云皦白也釋文云皦本又作皎馬瑞辰曰皦皎皆當爲皢之叚借說文皢日之白也又曰皦光景流貌从白放故日光之白亦得曰皦

丘中有麻

將其來施施

喬樅謹案顏氏家訓書證篇云江南舊本悉單爲施惟韓詩作將其來施施是知毛詩舊本作將其來施與二章將其來食同一句法今本作施施者乃後人據韓詩改之

鄭風

緇衣

緇衣之蓆兮

韓詩曰蓆儲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及爾疋釋詁並訓蓆爲大惟說文云蓆廣多也廣多之訓與儲義近

大叔于田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韓詩外傳二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

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皋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已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又曰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必曰騶來其人之使我也

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驪來驪來女不驪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周官保氏注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賈疏云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然則詩言兩驂如舞者謂其騑驂之安行皆如舞者之有行列從容中節也

〔文曰〕顏淵侍坐魯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

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定公不說以告左右曰聞君子不譖人君子亦譖人乎顏淵退俄而廐人以東野畢馬敗聞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鄉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然而馬將佚矣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銜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進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寡人之過也

喬樅謹案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竝載此事揭席而起句荀子作越席新序作躐席疑外傳本作蹋席蹋乃躐之俗體因而譌為揭字耳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句荀子書之下有馭字銜體新序作御體

叔在藪

〔韓詩傳曰〕澤中可禽獸居之曰藪唐釋慧苑華嚴經音義卷二

案毛詩釋文亦引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葢卽內傳之文

兩驂鴈行

〔韓詩曰〕兩驂鴈行○〔薛君曰〕兩驂左右騑驂文選二十曹植應詔詩注

清人

二矛重鷸

〔毛詩釋文〕喬韓詩作鷸

喬樅謹案毛詩重喬傳云累荷也箋云雉名所以縣毛羽也鄭氏用韓義詳見魯詩遺說攷

河上乎消搖

〔韓詩內傳曰〕逍遙也（文選南都賦注）

案文選注本作外傳外乃內字之譌此逍遙也乃河上乎消搖之訓說文無逍遙字字林有之見張參五經文字序又文選上林賦注引司馬彪云消搖逍遙也卽本韓詩訓義

羔裘

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巳之子舍命不偷

〔韓詩曰〕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侯君也尒疋釋詁同馬瑞辰

曰左氏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古字訓君者多有美義侯爲君又爲美猶皇與烝爲君又爲美也（尒疋釋詁烝皇君也廣雅釋詁皇烝美也）胡承珙曰洵直且侯總括下二章邦之司直邦之彥兮直卽司直之直侯卽美士爲彥之美當從韓義爲允

〔韓詩外傳二〕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歎曰惡乎崔杼將爲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晏子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巳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喬樅謹案恂毛詩作洵傳云洵均也訓與韓異叔于田詩洵美且仁箋云洵信也是讀洵爲恂

以洵爲恂之叚借說文恂信心也尒疋釋詁詢信也亦假洵爲恂字溱與洧洵訏且樂釋文引韓詩作恂皆用正字偷毛詩作渝渝變也渝偷古相通用韓詩偷字義當亦從毛訓變謂見危授命至死不變也

彼巳之子邦之司直

〔韓詩外傳二〕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正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

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喬樅謹案公正而好直句舊脫正字則父也句舊脫其字今並据御覽四百三十八所引補之

〔又外傳九〕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涿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涿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涿聚汝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下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涿聚本皆作鄒聚今据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二引校正

〔又曰〕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

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讎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於是將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之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躬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喬樅謹案舊本脫去曰是非子之讎也以下十八字今据御覽四百八十二引補之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二〕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又外傳九〕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

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聲名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覇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喬樅謹案彼已之子毛詩皆作彼其新序節士義勇兩篇引詩皆作彼已與韓文同毛詩王風揚之水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胡承珙曰古人於此等以聲爲主聲同則字不嫌異推之大叔于田之忌箋云忌讀如彼已之子之己崧高之近

箋云聲如彼已之子之已皆然然其字亦必有師承不相錯亂如毛必作其揚之水汾沮洳椒聊候人及此詩是也韓必作已汾沮洳彼其之子美如英及此詩三章韓外傳引皆同是也若文選陸士衡吳趨行及漢高祖功臣頌注兩引毛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又謝元暉答呂法曹詩注引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此毛詩皆韓詩之誤

東門之墠

韓詩傳曰墠猶坦也 華嚴經音義上

案毛詩釋文東門之墠音善依字當作墠是毛詩作壇也正義云徧檢諸本字皆作壇今定本作墠

喬樅謹案毛傳云壇除地町町者町町言除地使之平坦論衡語增篇町町若荊軻之閭謂夷軻之里令平其地也是毛詩本假壇爲墠字故義與韓同周禮大司馬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墠之墠王覇記曰置之空墠之地空墠猶言空坦也皆壇墠通假之證然則定本作墠益據韓詩改之

東門之栗有靖家室

韓詩曰東門之栗有靖家室栗木名靖善也言東門

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家室也 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帖九十九○事類賦注二十七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引靖字亦或作靜大平御覽引靖善也善亦或作樂樂蓋字之誤也毛詩有踐家室傳云踐淺也訓與韓異攷禮記曲禮曰日而行事則必踐之鄭注云踐讀曰善正義曰踐善也言卜得而行事必善也然則踐義亦可訓爲善矣

風雨

風雨湝湝

補說文水部湝湝寒也詩曰風雨湝湝

喬樅謹案毛詩作風雨淒淒許所據詩與毛文異依三家之文也攷玉篇湝下亦引詩風雨湝湝又廣韻十四皆湝戶皆切風雨不止卽釋此詩風雨湝湝之文疑出於韓詩說

鷄鳴嘐嘐

補廣韵五肴詩云雞鳴嘐嘐

喬樅謹案毛詩作鷄鳴膠膠傳云膠膠猶喈喈也是毛氏古文以膠爲嘐字之假借廣韵引詩蓋據韓家之文

子衿

子寧不詒音

韓詩曰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喬樅謹案詒毛詩作嗣傳云嗣習也箋云嗣續也訓義與韓不同胡承珙曰詒嗣音本相近尙書舜讓于德弗嗣徐廣曰今文作不怡見史記集解是毛韓字通而訓各異鄭箋嗣續之訓亦與毛畧同其下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從韓說耳

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補曹植平原懿公主誄悲城闕之詩以日踰歲

出其東門

縞衣綦巾聊樂我魂

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文選二十八鮑昭東武吟注○又卷九曹大家東征賦注○又十四鮑照舞鶴賦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文同魂字毛詩作員釋文曰員本亦作云正義曰員云古今字助句詞也臧鏞堂曰此魂字乃云之變體春秋疏引孝經說云魂云也韓但讀作神魂之魂非喬樅謂毛韓師傳各異訓義不必強同孝經援神契曰情者魂之使此詩言有女如雲匪我思存而獨

以縞衣綦巾者爲聊樂我魂其情深如此下章言聊可與娛娛亦樂也人悲則神傷而樂則神怡故韓詩以魂爲神其說殆未可厚非也

出其闉闍

補玉篇門部闉城內重門也詩曰出其闉闍

喬樅謹案毛傳云闉曲城也鄭箋云闍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皆與此訓異知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說也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靑陽宛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

韓詩章句曰青靜也（文選射雉賦注）

喬樅謹案薛君訓青爲靜蓋以青爲清字之假借

玉篇面部𩈯眉目之間美貌韓詩云清揚𩈯兮今作婉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二作青陽宛兮攷初學記七引外傳清揚婉兮今本外傳二同並與詩攷不合玉篇引作淸揚𩈯兮集韵二十阮引詩同又魏文帝善哉行云有美一人婉如青陽見

蓺文類聚四十一馬瑞辰以韓詩外傳青陽宛兮爲皆叚借字玉篇集韵作𩈯爲後人增益之字說文云婉順也方言曰美目謂之順順與美同義

韓詩外傳二傳曰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顧子路曰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閒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閒而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喬樅謹案初學記十七引外傳文有闕作甚說又由來取束帛以贈先生外傳本脫來取二字束帛下衍十匹二字攷說苑尊賢篇作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家語致思篇亦與初學記同今據初學記引訂定又士不中間而見外傳本及初學記並作士不中道相見字有譌誤攷御覽四百二引說苑作士不中閒而見注云中閒謂介紹也今說苑本作士不中而見無閒字家語作

士不中閒見無而字今據御覽所引說苑文校正

溱洧

韓詩內傳曰溱與洧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水上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後漢書袁紹傳注引鄭國之俗至俱往也○又見續漢志注及蓺文類聚四）

溱與洧方洹洹兮（釋文○後漢書袁紹傳注同）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

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蕳兮秉執也蕳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三○又史記鄭世家正義○又文選顏延年曲水詩序注○又御覽五十九又一百五十九

喬樅謹案初學記三太平御覽十八引韓詩章句及一百五十九引韓詩並作渙渙此後人順毛改字也

〔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洹洹盛貌也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至盛也士與女方秉蕳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祓除邪惡鄭國之俗三

月上巳之辰于此兩水之上招蕙續魄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觀之太平御覽卷三十

〔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執蘭草祓除不祥宋書十五○又初學記三十六

喬樅謹案釋文蕳韓詩云蓮也攷諸書所引韓詩皆作蕳蘭也三月桃花水時蓮尚未華蕳蓮之訓當是釋陳風澤陂詩有蒲與蕳而陸氏誤入在此耳澤陂篇首章有蒲與荷三章云有蒲菡萏皆指蓮言故二章蕳字韓詩亦訓爲蓮也

〔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漢書溝洫志注○韓鄂歲華紀麗一

〔韓詩〕云溱洧有二水三月上巳鄭國常於水上招魂續魄五行大義卷三

〔韓詩曰〕秉蘭水上輔廣叶韻攷異祓除氛穢羅願尒疋翼四

喬樅謹案宗懍荊楚歲時記引作祓除歲穢黃朝英緗素雜記四引作祓除氣穢

恂盱且樂

〔韓詩曰〕恂盱樂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洵訏傳云訏大也與韓義異據漢書地理志引詩亦作恂盱且樂是齊韓文同馬瑞辰曰說文恂信心也恂爲本字洵爲叚

借字訏者盱之通假易豫六三盱豫釋文引向云睢盱小人喜悅之貌是盱有樂義从韓詩訓樂爲是古人用字不嫌詞複恂盱且樂與詩詢美且都句正相似盱又通作吁大戴禮四代篇子吁然其色少間篇公吁然其色王尙書曰吁皆喜貌是也

贈之以勺藥

〔韓詩曰〕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釋文

喬樅謹案范氏補傳七及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引薛君注云勺藥離草也陳啓源曰宋董氏因

韓詩離草語遂疑勺藥是江離江離香草見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葉似蛇床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有之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爲蘼蕪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勺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蘪蕪勺藥芎藭夫蘼蕪芎藭本與江離同類而山海經與勺藥竝偁董以勺藥爲江離或非誤馬瑞辰曰案崔豹古今注芍藥一

名可離故將別贈以芍藥猶相招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正與韓詩以芍藥爲離草合竊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義卽本於韓詩以勺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耳

漻其清矣

韓詩內傳曰漻清貌也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瀏其清矣梁處素云按瀏漻通疑是此章今案莊子天地篇漻乎其清也釋文云李良由反清貌是讀漻音爲瀏文選甘泉賦注引孟康曰瀏清也文賦注引字林曰漻清流也廣雅釋詁云漻清也又此詩毛傳瀏深貌說文水部瀏流清貌詩曰瀏其清矣又云漻清深也則漻瀏音義竝同內傳或譌作外傳非是

韓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五

齊風

雞鳴

韓詩曰雞鳴讒人也(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

喬樅謹案御覽一本作幾人也幾者讒之譌字玉海三十八引作說人也誤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韓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薛君曰雞遠鳴蠅聲相似也(同上)

喬樅謹案韓詩以雞鳴為讒人則所謂雞遠鳴與蠅聲相似者謂讒人之言以似亂真也劉向列女傳載緹縈歌雞鳴之詩又班固歌詩曰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皆以此詩為無罪被讒之作與韓同義

嫙

子之嫙兮

韓詩曰嫙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嫙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見漢書地理志注毛詩訓還為便捷之貌釋文云便捷本亦作便旋是毛義與韓詩相近馬瑞辰以毛傳假還為趨字說文趨疾也儇急也儇義亦與趨近又曰按還旋古通傳便捷當用釋文作便旋據下章子之茂兮子之昌兮茂昌皆為好則還者嫙之假借從韓詩訓好為是

並驅從兩肩兮

韓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兩肩釋文肩本亦作豜攷說文

豜三歲豕肩相及者詩曰並驅從兩豜兮作豜者亦三家詩今文豜字從豕本為大豕之名小尒疋曰豕之大者謂之豜是也尒疋釋獸曰麕絕有力豜韓詩毛傳並云獸三歲曰肩肩即豣之消文高誘呂覽注亦曰獸三歲曰豣豜豣字同是凡獸之大者亦通稱曰豜也

遭我乎猺之間兮

韓詩傳曰遭遇也(華嚴經音義二)

揖我謂我婘兮

韓詩曰婘好貌(釋文)

喬樅謹案姽毛詩作儇傳云利也與韓義異王氏念孫曰詩二章言好三章言臧則首章从韓詩作姽訓好義亦同馬瑞辰曰王說是也姽通作嫿玉篇姽好貌或作嫿又通作卷澤陂詩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婘廣雅婘好也毛詩作儇者音近假借傳以利釋之方言說文並曰儇慧也慧者多便利與還爲便捷義相近故箋以爲報前言還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文選秋胡詩注○又十九神女賦注○又二十七曹植美女篇注○又二十八陸機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神女賦注韓詩曰東方之日無兮字引盛美作美盛如作若又神女賦注引詩東方之日兮有兮字美女篇注同引薛君章句作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毛傳釋此詩云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二章傳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箋云日在東方其明未融興者喻君不明

二章箋云月以興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箋說與傳異毛鄭義又均與韓詩不同馬瑞辰曰古者喻人顏色之美多取譬於日月詩月出皎兮毛傳云喻婦人有美白皙也宋玉神女賦其始出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語本此詩韓說於義爲協

在我闥兮

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闥門內也與韓詩義同胡承珙曰西京賦重闈幽闥薛注宮中之門小者曰闥東京賦八逵九房逵即闥字漢人多作闥前漢書高后紀贊樊噲傳霍光傳注皆云闥宮中小門後漢書宦者傳注引尒疋曰小閨謂之闥所據當是古本毛訓門內以與上室字同義蓋切言之則闥爲小門渾言之則門以內皆爲闥韓詩云門屏之間亦是謂門以內也

南山

雄狐夊夊

【補】玉篇夊部夊行遲貌詩云雄狐夊夊今作綏

喬樅謹案夊訓行遲貌此詩之本字作綏者古

文同音通假字也玉篇艸部葼音緵胡葼香萊葼芟並同上廣韵六脂亦同是妥夂古通之證毛詩傳云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別失陰陽之匹箋云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皆無行遲之訓玉篇所載文字訓義蓋據韓說云今作綏者時人習見綏罕見夂故改三家之文從毛作綏也

南山

横由其畝 横由一作從横

韓詩曰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 釋文

詩云從横其畝韓詩傳曰南北曰從東西曰横 衆經音義三○又見卷六

韓詩說曰南北曰從東西曰廣 衆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衡從其畝與韓文異臧鏞堂曰東西曰廣廣卽横之譌此不然也衆經音義二釋從廣引小尒疋曰從長廣横也凡南北曰從東西曰横此事之恒也又卷三引周禮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鄭君曰輪從也廣横也則縱廣卽從横廣輪猶横從也東西曰廣非横之譌字明矣馬瑞辰曰衡卽横也古由從二字同義

說文繇隨從也由或繇字故通用韓詩又作從横其畝蓋傳韓詩者不一家故本亦各異

娶妻如之何

詩云娶妻如之何○傳曰娶取婦也 衆經音義二十四

喬樅謹案此句毛詩無傳釋文云取七喻反衆經音義曰娶七句切取也引詩及傳云云段氏玉裁曰元應所據詩與陸異疑是韓詩胡承珙曰白虎通義引詩亦作娶妻如之何是用三家詩坊記引下章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與今毛詩不同皆三家字異耳

敝笱

其魚遺遺

韓詩曰遺遺言不能制也 釋文

喬樅謹案遺遺毛詩作唯唯傳云出入不制也義與韓同攷玉篇遺遺魚行相隨廣韵五旨遺魚盛貌皆本此詩韓詩遺遺卽遺遺之渻毛詩唯唯又遺遺之叚借鄭箋云唯唯行相隨順之貌玉篇之訓卽用鄭義

載驅

齊子發夕

韓詩曰發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正義以爲夕時發行惠氏棟曰小宛詩明發不寐薛夫子王叔師皆訓發爲旦焦氏易林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旦夕猶發夕也義皆與韓詩合胡承珙曰毛傳亦是以發爲旦與韓同義自夕發至旦當本作自夕至旦傳寫衍發字小宛傳云明發發夕至明當本作明發夕至明亦傳寫衍發字祭義注以明發爲自夜達旦卽所謂夕至明也此發夕猶言旦夕彼明發猶言明旦耳正義皆未

悟傳意

猗嗟

猗嗟顯兮

補玉篇頁部詩云猗嗟顯兮顯眉目閒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顯本亦作名攷毛詩猗嗟名兮傳云目上爲名玉篇所引是據韓詩故文與毛氏異鄭風野有蔓草詩清揚婉兮玉篇面部引韓詩云清揚硯兮皆毛用古文叚借字韓詩用今文正字與此可互相證明也

舞則纂兮

韓詩曰舞則纂兮○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文選日出東南隅行注

喬樅謹案文選十七傅毅舞賦注引韓詩文同惟應上無則字纂毛詩作選選纂以聲近通假柏舟詩不可選也後漢朱穆傳注引絕交論作算字亦以聲近通假選之或爲纂猶饌之或爲籑譔之或爲篹也馬瑞辰曰按詩三章俱言射事則舞亦射時之舞周官鄉大夫鄉射教五物五曰興舞又大射儀王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射時有舞之證皇侃論語疏釋興舞云射容與舞趣與

相會進退同也則此詩舞則選兮卽興舞耳薛君言其舞應雅樂卽記所云其節比於樂也

四矢變兮

韓詩曰變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四矢反兮箋云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如箋所云是周官保氏五射所謂參連者也賈疏釋參連云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攷列子仲尼篇云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

矢相屬謂四矢皆能復其故處也韓詩訓變爲易言每射四矢皆易其處此保氏五射所謂井儀者賈疏釋井儀云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是也淮南子云越人學遠射参矢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然則井儀之法每射四矢各易其儀不守其故處與参連之四矢皆復其故處者正相反而要皆五射之事馬瑞辰以韓詩變易之訓爲失殆未攷耳

魏風

葛屨

纖纖女手可以縫裳

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之貌文選古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摻摻女手傳曰摻摻猶纖纖也此毛公以今語喻古語古詩云纖纖擢素手本韓詩語也摻者纖之假借纖者攕之詁訓說文云攕好手貌从手韱聲詩曰攕攕女手文雖不同而義與韓詩適合呂記引董氏曰石經作攕則說文所引據魯詩之文也易林曰摻摻女手紡績善織是齊詩文同毛作摻摻攕古通段氏玉裁謂俗改攕作摻殆未必然纖義訓細碩人詩手如柔荑即纖纖之貌也

汾沮洳

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已以受人旁

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
得乎哉詩曰彼已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又曰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
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
亂蕩蕩乎其易不可失也嗛乎其廉不可劌也溫乎
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
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園有桃

我歌且謠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初學記十五

喬樅謹案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正義
謂樂即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是也合
於琴瑟則有章曲矣韓義亦與毛同謠古文作
䚻說文云䚻徒歌从言肉聲徒歌則不必有章
曲孫炎釋朩足徒歌謂之謠云聲消搖也是已
謠字又通作繇廣韻繇下引詩曰我歌且繇亦
三家之異文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九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
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
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
義沉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
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岵

予子行役

韓詩曰年二十行役 毛詩比風正義

伐檀

坎坎伐檀兮

補 玉篇土部詩云坎坎伐檀斫木聲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坎或作竷重文埳云埳亦

與坎同攷唐石經正作埳埳又伐木篇坎坎
鼓我說文引詩作竷竷鼓我則作竷者疑齊詩
之異文毛傳云坎坎伐檀聲此云斫木聲也是
玉篇所引爲韓詩之訓義

補 漢書王吉疏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
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
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今攷王吉疏亦以
伐檀爲刺不用賢王吉治韓詩者是韓毛義同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文選二十潘岳關中詩注○又廿五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注○三十四曹植七啟注○三十七曹植求自試表注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素飡

〔韓詩外傳二〕商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

韓詩遺說攷　《卷二》　十三

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又曰〕晉文侯使李離爲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爲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曰子自以爲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爲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爲理今過聽殺人臣之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李離爲理本作爲大理據御覽二百三十一引無大字祿本作爵史記循吏傳新序節士篇俱是祿字今從之又臣之罪當死舊脫臣字誤重一罪字今删補亡國疑是忘國之譌

韓詩遺說攷　《卷二》　十四

補〔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補〔魚豢曰〕爲上者不虛授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伐檀之歎內無尸素之刺三國魏志注引

喬樅謹案三國志華歆傳裴松之注引世語曰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魚豢嘗從問詩禧說齊魯韓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今覩魚豢說伐檀詩云云與曹子建語合是豢亦習韓詩

也

河水清且淪猗

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釋文

喬樅謹案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李善注引詩君韓詩章句作從流而風曰淪從流卽順流也馬瑞辰曰廣雅釋詁淪順也韓詩訓淪爲順流而風正與淪義近順流則波恒小亦與爾雅小波爲淪義合釋名淪倫也水文相次有倫理也理亦順也義正與韓詩同較毛傳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爲善

碩鼠

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二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齎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齎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又曰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矣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桀拍然而抃嗑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趣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喬樅謹案外傳一本仍作樂土樂土與今詩同盧氏文弨云按後適彼樂國亦重上句疑重上句者是古本後人皆以今詩改之耳又新序節士篇亦重適彼樂郊句更可証矣又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外傳本脫去一鼓字人字今據新序補之去不善而從善舊脫去而從二字衍一兮字今亦據新序改正

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二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賊盜哀公喟然太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唐風

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章句曰聿辭也三字見文選江賦注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文選廿一張景陽詠史詩注○又見廿二沈休文鍾山詩注○廿八陸士衡長歌行注○三十沈休文學省愁臥詩注○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注○四十六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四十七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

喬樅謹案詩箋云是時農功畢是歲莫為歲晚之候今據薛君章句以歲莫言君之年歲已晚其義與毛詩異

職思其憂

補三國志曹植疏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

山有樞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二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

弊性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
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喬樅謹案弊性事情本皆作祭事情趙懷玉校
本從說苑政理篇改之勞力教詔說苑力作煩
呂氏春秋察賢篇作勞手足煩教詔與外傳文
微異

補 玉篇手部詩曰弗曳弗摟摟亦曳也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是据韓家之文毛詩作婁
乃摟之古文段借字玉篇又云本亦作婁今韓
詩外傳引詩皆作婁卽顧氏所云或本蓋後人
依毛詩改之耳

椒聊

彼巳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二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
恬貧賤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
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
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
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縕緒未嘗完也糲
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焉能
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
義白名無顧利害然後能行之詩曰彼巳之子碩大
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綢繆

見此邂覯
韓詩曰邂覯不固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鄭風邂遘相遇毛傳云不期而會曰
邂遘此詩見此邂逅毛傳云邂逅解說之貌韓
詩釋邂覯又云不固之貌陳啟源疑此邂遘與
鄭詩有别胡承珙曰邂遘但爲會合之意淮南
俶眞訓孰肎解構人間之事高注解構猶會合

也毛傳云解說之貌卽因會合而心解意說耳
韓詩云不固之貌則由不期而遇卒然會合故
云不固後漢書閻后紀曰濟陰王在內邂逅公
卿立之還爲大害此邂逅亦謂倉卒遘會與韓
詩不固義近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倉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二 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
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與巫

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歟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來何爲偕出而先反也子路曰向也由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由謂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嘆翕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

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外傳悠悠倉天今外傳本誤蒼非禮記月令駕倉龍服倉玉衣倉衣皆以倉爲蒼字

父母何嘗

韓詩外傳三詩曰父母何嘗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

韓詩曰逝及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逝作噬傳云噬逮也與韓文異而義同毛傳於邶詩逝不古處云逝逮次章逝不相好云不及我以相好是訓逝爲逮訓逮爲及義皆展轉相通此詩噬字卽逝之叚借

生於道周

韓詩曰周右也 釋文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釋文載韓詩云周右也呂記引釋文曰周韓詩作右與今本釋文同此

誤也道周與上章道左對文故韓詩訓周爲右非道周直作右字馬瑞辰曰右周古音同部周卽右之叚借右通作周猶詩既伯既禱禱通作裯也壽从𠷎聲𠷎从又聲右从又又亦聲皆與周通用毛傳訓周爲曲據蒹葭詩道阻且右箋云右者言其迂迴卽屈曲也則傳訓曲亦與右義相近矣

采苓

苟亦無信

韓詩曰苟且也 衆經音義二

喬樅謹案毛傳苟誠也箋云苟且也此鄭用韓

義攷毛也段玉裁謂毛傳以苟即果之雙聲假借馬瑞辰曰說文苟艸也訓誠又訓且訓假皆雙聲假借也苟假雙聲苟與姑亦雙聲訓且者以苟爲姑之叚借此詩苟字當从箋訓且謂姑置之勿信勿與勿從也

秦風

車鄰

寺人之伶

韓詩曰伶使伶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令令伶蓋古今字說文伶弄也使伶也與韓詩義同廣雅令伶也玉篇伶使也亦本韓詩又毛傳訓寺人爲內小臣攷周禮天官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內豎掌內外之通令諸侯之官寺人兼掌內外使令不必天子之備官故傳以內

小臣言之猶文王世子之內豎是也毛詩釋文寺又音侍本或作侍顏師古匡謬正俗謂侍人與寺人有別馬瑞辰據燕禮小臣戒與者疏言周禮大僕職王燕飲則相其法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又小臣師一人疏言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諸侯兼官無有大僕惟有小臣出入君之教令是諸侯小臣兼大僕實掌君出入之教令經作寺人者即侍人之消非謂周官寺人之官也喬樅謂馬說非是案燕禮云遂獻左

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注
云內小臣奄人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
是諸侯本有內小臣之官小臣師注云師長也
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
又大射儀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南面北上注
云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又
云小臣正贊袒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於
公是諸侯小臣之官有小臣正又有小臣師大
射禮以小臣正當大僕之事小臣師佐之燕則
禮輕以小臣師一人相君燕飲而已小臣之與

內小臣判然各別如是馬乃以傳之內小臣爲
即小臣之官誤矣至寺侍音近義本相通鄭君
周官寺人注云寺之言侍也是已侍者取其親
近侍御之義故大僕小臣皆得稱侍從而侍人
則奄官名也豈可爲僕御侍從之臣通稱乎詩
寺人作侍自是寺之古文寺乃其假借字耳

小戎

文茵暢轂

【補】玉篇艸部茵蓐詩曰文茵暢轂文茵虎蓐
喬樅謹案毛傳云文茵虎皮也此引詩以文茵
爲虎蓐是據韓家訓義

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韓詩外傳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貴者有家富厚
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慧者有貌美好者埶尊貴者
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
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
而反以侵陵私鬥心智慧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
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
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
板屋亂我心曲

俴駟孔羣

〔韓詩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俴駟四介馬也箋云俴淺也謂
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義與韓異胡承珙曰
韓說與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將
徒人與俴者同實二俴字相近然清人明言駟
介成二年左傳鞌之戰齊侯不介馬而馳本非
兵家之常此詩方言兵車之備豈反以不介爲
詞韓義似不如毛馬瑞辰曰按韓說是也管子
參患篇注云俴謂無甲單衣者又云俴單也人

雖衆無兵甲則與單人同也今按人無甲謂之俴馬無甲亦謂之俴其義正同成二年左傳不介馬而馳之正詩俴駟之謂竊疑毛傳本作俴駟不介馬也後人譌爲四介馬也箋遂以俴淺釋之耳近人騎無鞍馬曰蹝馬義與無甲曰俴正同蹝卽俴音之轉俴又通帴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帴也注引鄭司農云帴讀爲翦元謂翦者如俴淺之俴馬融尚書賓淺納日注淺滅也俴義同翦訓滅故得爲駟馬不披甲之稱喬樅謂馬之申明韓說其義是已然以毛傳俴駟

韓詩遺說攷〈卷二二　二七

四介馬也爲不介馬之譌則說近牽强毛傳師承旣異訓義不能無殊必欲强比之使同則失漢人治經之師法矣此詩小戎俴收傳訓俴爲淺故箋於俴駟卽用俴淺爲義謂以薄金爲甲之札古之戰馬皆著甲以金爲札金厚則重故云俴謂以薄爲善也韓則訓俴爲單謂馬不著甲以示其驍勇猶鄭詩之美大叔于田言其袒裼暴虎也

蒙瞂有苑

補玉篇盾部瞂盾也詩曰蒙瞂有苑

喬樅謹案毛詩作蒙伐有苑傳云伐中干也苑文貌釋文伐如字本或作瞂音同玉篇引詩瞂作瞂苑作菀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文商頌長發武王載旆說文引詩作載坺小雅六月白旆央央釋文本作白茷繼旐曰茷左傳云蒨茷是也旆與茷古今字殊是古文茷坺通用可證小戎詩蒙伐韓詩作瞂皆古今字之異也又玉篇重文瞂下云同瞂此爲唐上元末孫强增加之字非顧氏舊本玉篇凡五百四十二部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

韓詩遺說攷〈卷二二　二八

二十九言孫氏上元本玉篇雖非顧氏之舊然去古未遠猶愈於宋陳彭年輩之所廣益也

再寢再興

補曹植應詔詩騑驂倦路再寢再興

喬樅謹案文選李善注於騑驂句引韓詩曰兩驂雁行於再寢句引毛詩曰言念君子再寢再興攷毛詩載寢載興不作再字子建用韓詩故文與毛異李善引毛詩亦作再乃順子建本詩之文耳

蒹葭

宛在水中洔

韓詩曰宛在水中洔。薛君曰大渚曰洔（文選廿六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喬樅謹案洔毛詩作沚傳云小渚曰沚與韓義異沈清瑞韓詩故曰文選潘安仁河陽縣詩曰歸雁映蘭洔李善注引韓詩章句大渚曰洔以証之俗本改詩中洔字作時改注中所引作沚考第二十二卷謝叔源游西池詩褰裳順蘭沚注引潘安仁詩歸雁映蘭洔沚與洔同據此知潘詩實作洔也詩既作洔則注亦作洔矣若仍

作沚字是與毛詩同李善何不徑引毛詩証乎穆天子傳曰飲於板洔之中郭璞注水岐成洔洔小渚也音沚卽此學者罕見洔字但知據今改古竝及潘詩王氏詩攷亦未及校正其誤世不復知韓詩有洔字矣胡承珙曰沈校是也郭注穆天子傳云洔卽沚尒疋釋文亦云沚本作洔然則洔沚同字則薛君所引亦尒疋文不應大渚小渚與毛相反若是攷說文洔水暫溢且止未減也此義雖不見他書要可識洔非是沚字薛君或別有所據故與毛迥異歟

終南

顏如渥沰其君也哉

韓詩曰沰赭也（釋文）

案外傳作渥赭與毛詩釋文所引異

韓詩外傳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赭其君也哉

喬樅謹案毛詩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

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與韓詩文異馬瑞辰曰按邶風赫如渥赭箋云赭丹也此詩釋文引韓作沰云沰赭也沰與赭音義同是知此詩毛本作渥赭故韓詩得通作沰箋云顏色如厚漬之丹亦以丹釋經赭字非必經原作丹也後人據箋以改經遂誤作渥丹耳釋文云丹如字則陸所見經本已誤

有杞有棠（白帖五）

案王伯申云白帖所引殆韓詩也伯申經義述聞辨毛詩有紀有堂紀與杞通堂與棠通與上文條

梅爲一例其說至確今以白帖証之乃知三家詩
今文固作有杞有棠也

黃鳥

補曹植三良詩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
樂既沒同憂患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黃鳥爲悲
鳴哀哉傷肝腸

喬樅謹案應劭漢書注曰秦穆與羣臣飲酒酣
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奄息等許諾及公薨
皆從死與子建詩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語
合仲遠用魯詩子建用韓詩是此篇詩魯韓說
同

補曹植魏文帝誄追慕三良甘心同穴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彼蒼者天

補曹植卞太后誄痛莫酷斯彼蒼者天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封子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
傅趙蒼唐請使於文侯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
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
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

喬樅謹案鴪毛詩作鴥宋綿初云廣韵鴥鳥飛
快也鴪字書音聿疾飛貌木華海賦鴪如驚鳧
之失侶字異而音義並同鬱或亦作宛周禮鄭
氏注引詩曰宛彼北林宛音鬱與鬱字通史記
倉公傳寒濕氣宛即氣鬱也

喬樅又案此自以忘我者也句今本外傳脫去
据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李善注引外
傳有此語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引同今爲補
之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讐

補吳越春秋二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
于興師與子同讐

喬樅謹案讐毛詩作仇長君用韓詩故文與毛
氏異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
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 後漢書馬援傳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氏詩敘同云念母之不見者時穆姬已卒不可復見故繼之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詩二章曰悠悠我思卽所謂念母之不見也毛詩序曰渭陽念母也詩皆言送舅之事因見舅而念母思慕深極言不盡意故序云王念母言之正義以爲思念母之不見舅歸則詞義淺近且與下文語意不貫矣其說非是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

（韓詩曰）殷商屋而夏門也通典五十五○（傳曰）周夏屋而

商門

喬樅謹案盧氏文弨云通典於殷商屋句引韓詩則所引傳曰周夏屋而商門亦當是韓詩傳也今攷此詩夏屋毛傳云夏大也屋字無訓箋云屋具也正義據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引王肅述毛以夏屋爲大屋鄭意以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則無餘皆說飲食之事義與毛異楊升庵丹鉛錄引禮記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以風之夏屋猶頌之大房何氏古義則歷引檀弓見若覆夏屋者楚詞大招夏屋廣大楊子法言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以證古人言夏屋卽爲大屋楊說雖辨然不敢信胡承珙曰毛於屋字無傳自以屋室常語不煩詁訓王肅所述當得毛旨然鄭箋大具之訓似與經文更合喬樅攷太平御覽一百八十一居處部引崔駰曰禮人君宮室之制爲殷屋四夏也卿大夫爲夏屋隔半以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殷商古並通用殷屋卽商屋也是商屋夏屋爲殷周宮室之異制後人因以爲人君及卿大夫尊卑之等差竊意殷屋之名取義於中

中正也商從冏章省聲章亦正也尒疋釋山曰上正章是其義已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重屋王宮正室若大寢也御覽引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故取名四阿若今四柱屋重屋複笮也然則殷屋卽重屋四夏卽四阿夏者厦字之叚借以其正中爲室四面有霤重承壁材也惟夏屋以近北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其制與商屋殊商門之制亦爲重屋古人宮室中爲大門左右爲塾塾皆有堂室

攷工記云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是也門堂當南北之正中其室亦當左右塾前後正中之處說詳余夾室攷故曰商門周人夏屋皆爲重簷亦四面有霤損益殷制而廣大之規模益備故曰夏屋夏之爲言大也後人定宮室之制人君宮殿始有重屋四阿卿大夫以下但爲南北簷皆以近比爲正室中半以南爲堂如周人夏屋之制故亦稱夏屋耳夏門者大門也大門之爲夏門猶高門之爲皋門正門之爲應門也漢有夏門蓋沿古人之稱李尤夏門銘曰夏門值孟位月在亥其稱名之意亦取義於大也

韓詩遺說攷卷第二（二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國風六

陳風

東門之枌

穀旦于嗟

毛詩釋文差韓詩作嗟

喬樅謹案毛詩穀旦于嗟釋文旦鄭音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差鄭初佳反擇也王音嗟韓詩作嗟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案毛無叚字宜從鄭讀據此是毛義與韓詩異王肅本差作嗟從韓詩則旦作且當亦從韓詩也馬瑞辰曰嗟說文作薔云薔嗞也又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于又訏字註一曰訏薔嗟又通作𨑳尒疋嗟咨𨑳也玉篇𨑳憂歎也古吁與訏多消作于嗟與薔多消作差易大耊之嗟荀本作差是也此詩于差卽吁嗟與雲漢詩先祖于摧箋讀爲吁嗟正同周官女巫旱暵則舞雩月令大雩帝鄭注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又鄭志答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

呼嗟猶吁嗟也古者巫之事神必吁嗟以請詩刺陳風好巫故曰穀旦于嗟且爲句中助詞穀旦吁嗟猶言善吁嗟也下章穀旦于逝亦當訓爲吁嗟逝噬古通用噬音近舒史記陳筮卽戰國之田荼釋名嗚舒也說文嗚字注引孔子曰嗚盱呼也于逝猶盱呼亦巫歌呼以事神耳

越以㚇邁

補玉篇夂部㚇數也詩曰越以㚇邁

喬樅謹案㚇毛詩作鬷玉篇引詩與毛氏字異是據韓詩之異文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

韓詩外傳二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於書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天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生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已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窺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

案毛詩釋文樂飢本又作𤻲毛音洛鄭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字近詩本又作疒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𤻲字當從疒下尞案說文云𤻲治也療或𤻲字也壽祺謂鄭箋作𤻲飢療卽𤻲或字是鄭從韓詩沈氏說未諦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療飢不期於鼎食注引詩可以𤻲飢𤻲與療音義同庾

信小國賦亦作𤻲飢

喬樅謹案療飢毛傳作樂飢樂者𤻲之省借療者𤻲之或體也𤻲從疒樂者臧鏞堂以爲人有疾則苦治之則樂是也詳見魯詩遺說攷趙懷玉校語云讀書本皆作讀詩案尚書大傳略說孔叢子論書篇皆作讀書其作詩者疑爲後人妄改今據二書以復其舊又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十字本皆脫佚今據大傳補大傳闕者字據藝文類聚引補

東門之池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九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墓門

歌以誶止

韓詩曰訊諫也 釋文

喬樅謹案訊當作誶詳見魯詩遺說攷諫舊作諫誤毛居正云說文諫數諫也從言從束七賜反又案列女傳八引詩歌以訊止廣韵六至引詩歌以誶止皆不作之字詩此章歌以訊止與上文有鴞萃止以二止字相應爲語辭猶上章斧以斯之國人知之以二之字相應爲語詞也今本止作之乃因形近而譌耳

防有鵲巢

誰侜予娓

韓詩曰娓美也 釋文

喬樅謹案娓毛詩作美美娓古以聲同通假說文娓順也順亦與美義近馬瑞辰曰說文媄女好也是美之字正作媄今經典通用美周官作媺葢古文媺从微省微尾古通用故媄又借作娓猶微生一作尾生也

卭有旨鷊

補 玉篇艸部虉小草有雜色似綬詩曰卭有旨虉

喬樅謹案虉毛詩作鷊字不從艸此古文之叚借韓詩用今文故作虉字說文艸部引詩作虉亦據三家之文玉篇重文鷊下云同虉卽據說文所引詩字增入也

心焉惕惕

郭璞尒疋注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說人也

案尒疋釋訓惕惕愛也郭注引韓詩云以證惕之言愛其義與毛傳異

喬樅謹案毛敘云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傳訓惕惕云猶忉忉也則毛以惕惕亦爲憂讒之意集傳因韓詩有說人語

遂據此疑爲男女之詞胡承珙曰案韓詩以爲說人者益因子美而云然說其人故憂其被讒然不必爲男女之離間孟子云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又曰說賢不能舉是君臣亦可言說不必定屬男女也

澤陂

有蒲與蕑

韓詩曰蕑蓮也釋文

喬樅謹案此條陸氏入溱洧篇今訂正之釋文云與蕑毛古顏反蘭也鄭改作蓮練田反夫渠

實也鄭箋益據韓詩爲說蕑字得訓爲蓮者蕑卽蘭也蘭从闌聲蓮从連聲闌連古以同聲通用伐檀詩河水淸且漣猗佘丈作瀾說文水部瀾或从連作漣是其證巳蕑本訓蘭又以聲近假借爲蓮字蘭與蓮皆澤中之香草也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韓詩曰有美一人碩大且㜕○薛君曰㜕重頤也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八

案說文女部㜕下引詩同從韓詩也毛字作儼釋文云本又作㜕魚檢反矜莊貌

喬樅謹案廣雅釋詁㜕美也正釋韓詩㜕字淮南修務訓云靨輔搖高誘注曰靨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云靨輔在頰則好高誘注曰靨輔者頰上窐也皆與韓詩㜕字義近是重頤亦爲貌美好胡承珙曰毛詩釋文儼本又作㜕案㜕字當作孅玉篇孅女好貌魚檢切正與儼聲近而義同釋文一本所作卽此字無疑傳寫誤爲㜕猶碩大且卷釋文本又作婘宋本釋文有誤作睠者是也

寤寐無爲展轉伏枕

李善文選注韓詩曰寤寐無爲展轉伏枕卷二十九張茂先雜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輾轉伏枕釋文云輾本又作展今据文選注引韓詩正作展字

檜風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制心兮

（漢書王吉疏曰）臣聞古者師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制心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葢傷之也

喬樅謹案王吉治韓詩此所引詩說即韓詩內傳之說也毛傳云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與韓詩說合揭偈皆當爲朅之叚借白帖十一引此詩正作匪車朅兮說文朅去也去與疾驅義相近故韓於伯兮詩訓偈爲疾驅貌毛傳於此詩亦言其偈偈疾驅也又案師古漢書集注云⿱制心古怛字攷說文心部無⿱制心字怛下云憯也重文⿱旦心下云怛或从心在旦下憯亦傷也與毛傳訓怛爲傷合馬瑞辰曰方言怛痛也廣雅同玉篇怛悲也⿱制心驚也竝丁割切是⿱制心乃怛之同音假借字嚴可均曰⿱制心與⿰忄到同魯峻碑中心怮⿰忄到正用此詩今案怛與⿰忄到一聲之轉⿰忄到亦怛之叚借李陵荅蘇武書祇令人

增怮怛怮⿰忄到即怮怛也

（韓詩外傳二）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故曰其風治其樂逹其驅馬也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制心兮

案詩攷載韓詩中心⿱制心兮⿱制心古怛字今本外傳作怛誤揭毛詩作偈訓爲疾驅也

一第.7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8　版正內

曹風

韓詩內傳曰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成陽縣風俗通山澤篇

喬樅謹案鄭君詩譜云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漢書地理志略同今據風俗通引韓詩內傳云云則知鄭君曹風譜卽本三家詩說也

蜉蝣

采采衣服

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文選鸚鵡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采采衆多也衆多卽盛貌與韓詩義同沈清瑞曰詩攷以韓詩此條入大東篇改粲粲衣服以就之非是

候人

彼巳之子三百赤紱

補後漢書李賢注赤紱大夫之服詩曹風曰彼巳之子三百赤紱刺其無德居位者多也東平憲王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巳作其紱作芾文與此異章懷太子所引蓋據韓詩也

彼巳之子不稱其服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詩刺彼巳○李賢注詩曰彼巳之子不稱其服

喬樅謹案後漢書邳惲傳言惲理韓詩光武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皇太子者東海恭王彊也時明帝尙未立爲太子本紀第言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建武十九年立爲皇太子師事桓榮學通尙書而不言其習何詩然據永平三年詔有應門失守關雎刺世之說則知明帝所習亦當爲韓詩矣

補曹植求自試表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巳之譏文選卷三十七

不濡其咮

補玉篇口部咮喙也詩曰不濡其咮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咮亦作味今毛詩作咮字則咮乃韓詩之異文

薈兮蔚兮

補玉篇艸部薈草盛貌詩曰薈兮蔚兮

喬樅謹案薈蔚毛傳訓爲雲興貌玉篇此訓與毛詩義異是據韓家之說又攷說文女部云婚

女黑色也詩曰薈兮蔚兮文義又與毛韓異蓋
齊魯詩之異字異義也

鳲鳩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

補 曹植上疏曰七子均養者鳲鳩之仁也魏志本傳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韓詩外傳二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智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勇毅強果則輔之以道術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容衆好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摽棄則慰之以

禍災愿婉端愨則合之以禮樂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喬樅謹案荀子修身篇文與此略同惟靜退下有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二句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二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又外傳九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籬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籬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

嘅我寤歎

補 玉篇口部 詩云嘅我寤歎

喬樅謹案毛詩愾我寤歎箋云愾歎息之聲攷王逸楚詞九歎章句引詩作慨我寤歎李善文選注廿三廿六兩引毛詩亦作慨字玉篇心部慨太息也愾字訓同是慨愾音近義通作慨者魯詩之文作嘅者又韓詩之異字也

豳風

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韓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三月之時可豫取耒耜修繕之至於四月始可以舉足而耕也 太平御覽八百二十二〇又八百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云于耜始修耒耜也與韓詩說合于當讀如為與定之方中詩作于楚宮作于楚室兩于字皆讀如為同古聲于與為通于猶為也 鄭君士冠禮注于猶為也又聘禮注于讀曰為是其證已 為即修也禮

記月令季冬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即詩言于耜之事豳地晚寒故三之日始修耒耜韓毛皆以修釋經于字正讀于如為正義謂于字訓於言於是始修耒耜其義非是又案夏小正曰農緯厥耒緯耒亦修束之義與于耜同意

蠶月挑桑

補 玉篇手部挑撥也詩曰蠶月挑桑枝落之采其葉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本亦作條今毛詩作條桑然則作挑者乃韓詩之異文也條桑毛傳無訓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即用韓義申毛

七月鳴鶪

補 曹植貪惡鳥論曰詩云七月鳴鶪七月夏五月鶪則博勞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為仁養陰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故以其音名云 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三羽族部

喬樅謹案陳思王用韓詩以黍離為伯封作與太平御覽四百六十九及八百四十二引韓詩合是其驗也蔡邕月令章句曰鶪伯勞也伯勞趙應時而鳴為陰候也蔡邕用魯詩亦與曹植所引詩說合是魯韓義同

七月在宇

韓詩曰宇屋霤也 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宇屋邊也又云櫋屋邊聯也梠楣也楣秦名屋櫋聯也齊謂之檐楚謂之梠又云霤屋水流也鄭注士喪禮云宇梠也劉熙釋名云梠或謂之櫋霤流也水從屋上流下也霤亦為溜左氏傳曰三進及溜霤即屋梠之溜水處然則宇也霤也檐也梠也異名而同實

塞向墐戶

韓詩曰向北向窗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向北出牖也與韓詩訓合說文亦云向北出牖也从宀从口詩曰塞向墐戶从口者象中有戶牖之形（向下曰从回象屋形中有戶牖是口爲象形也）攷士虞禮啟牖鄉注云鄉牖一名明堂位達鄉注云鄉牖屬鄉卽向之叚借牖說文云穿壁以木爲交窗也窗古文作囪說文囪下云在牆曰牖在屋曰囪重文窗或从穴窻字乃窗之俗體耳

六月食鬱及藿

（邢昺尒疋釋草疏）韭生山中者名藿韓詩云六月食鬱及藿

案說文引詩同作藿掌禹錫等本草嘉祐蘇頌本草圖經皆引食鬱及藿爲韓詩訓以尒疋藿山韭

喬樅謹案韓詩藿山韭之說見於尒疋邢疏胡承珙以爲此葢邢昺見藿字與韓詩同而遂以山韭當之非韓詩家果有此說說文於藿下引詩而不及山韭於韭部云䪥山韭也可見許所據尒疋本不作藿不得合韓詩尒疋爲一此不然也山海經南山經云招搖之山有草焉其狀如韭郭注引璨曰韭尒疋云霍山亦多之霍當爲藿字之譌璨卽引尒疋之藿山韭也邢疏多襲舊注以詩之藿卽山韭自是舍人樊光等舊義尒疋說多據魯詩疑魯詩亦作食藿與韓詩同若以說文藿注不及山韭爲疑則尒疋藚牛脣卽汾沮洳之言采其藚而說文藚下亦但云水舄不及牛脣若以說文山韭名䪥與藿異字爲疑則說文薺蒺藜引詩曰牆有薺今毛詩尒疋皆作茨文亦不必盡同也胡說近泥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韓詩說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初學記七）

喬樅謹案左氏昭四年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客喪祭於是乎用之又曰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

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禦其災又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與此詩言納氷開氷事正同曰一之日二之日日在北陸之時也鑿氷沖沖者取氷之事也納于淩陰者藏冰之處也曰四之日其早卽西陸朝覿之候獻羔祭韭卽獻羔啓氷之禮也氷者寒氣之所凝聚鑿氷亦所以散固陰沍寒深山窮谷之氣故能調四氣之和使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而人不夭札否則凝聚不洩結而爲伏陰矣故先王重祭寒之禮著斬氷之令非獨藏以備暑已也韓說於義尤

精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托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蕳風至蕳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九十二引詩義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喙刺如錐取茅爲窠以麻紩之懸著樹枝幽州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西謂之襪雀詩曰肇允彼桃蟲今鷦鷯是也又引說苑曰鷦鷯巢於葦之苕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是則鴟鴞與桃蟲爲一鳥矣

補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鴟鴞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喬樅謹案据此檄文知孔璋用韓詩說也

徹彼桑杜

韓詩曰桑杜桑根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徹彼桑土釋文云音杜注同桑土桑根也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𣜩桑皮也音同攷趙岐孟子章句云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正以桑杜爲桑根之皮徹者撤之叚借撤猶剝也故毛傳卽以剝字釋徹耳

予手拮据

韓詩曰口足爲事曰拮据 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云拮手口並有所作也此用韓詩之義又云据戟挶也此用毛傳語毛傳拮据

撠挶也段氏玉裁曰字本作㦸俗加手旁非是左氏哀公二十五年傳云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是也說文云挶戟持也謂有所操作曲其肘如戟而持之也胡承珙曰挶音與臼同說文臼叉手也玉篇兩手捧物曰臼然則戟挶者謂屈兩肘如戟形以捧物也

予所蓄租

韓詩曰租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畜租釋文云畜勑六反本亦作蓄租子胡反本又作祖如字爲也畜者蓄之叚借租者租之叚借租卽蒩字省文也何氏古義曰說文蒩茅藉也禮封諸侯以土蒩以白茅周禮音義蒩亦作租上文綢繆牖戶必取桑根之皮此但納茅秀於窠中以爲之藉蓋作窠之始事也胡承珙曰毛傳以爲訓租爲疑薦字之誤篆文爲作𧆑薦作𦸗字形相近毛訓租爲薦者猶說文之且訓薦也韓詩訓租爲積積聚所以爲薦藉義亦相近

東山

熠燿宵行

陳思王螢火論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

喬樅謹案毛傳熠燿燐燐螢火也說文云粦鬼火也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博物志云戰鬬死亡之處有人馬血積年爲粦著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著體有光拂拭卽分散無數又細吒聲如鬻豆靜坐良久尋滅玉篇燐鬼火也亦作粦此詩言周公東征之事故韓詩說以熠燿宵行爲鬼火也

鸛鳴于垤婦歎于室

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壟上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廿九張華情詩注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鸛本又作雚攷說文萑部雚小爵也从萑吅聲詩曰雚鳴于垤段氏注云雚今字作鸛小爵二字誤當作雚雀也依太平御覽正陸璣疏云鸛鸛雀也亦可証莊子作觀雀喬樅謂雚字與小字形迥別無因致誤小字葢水之譌據韓詩章句以鸛爲水鳥是其確証說文卽本韓詩爲說鄭箋云鸛水鳥也玉篇雚

部云雈水鳥今作鸛皆用韓詩章句語

烝在蓼薪

韓詩曰蓼薪衆薪也（釋文）

案詩攷載釋文引韓詩衆薪也作聚薪蓼與蓼同見玉篇艸部

喬樅謹案毛詩作烝在栗薪文與韓異鄭箋云栗析也古者聲栗裂同也段氏詩經小學曰韓詩烝在蓼薪廣韵蓼同蓼莪之蓼毛傳云言我心苦事又苦毛意以此二句爲比內而心苦外而事苦正如衆苦瓜之繫於栗薪合之韓詩亦無析薪之意鄭以瓜苦爲比析薪爲賦非詩意矣馬瑞辰曰栗蓼一聲之轉蓼當讀如予又集于蓼之蓼蓼辛苦之菜也毛傳葢以栗爲蓼之叚借以苦瓜而乃在苦蓼之上猶我之心苦而事又苦也韓詩訓蓼薪爲聚薪亦非詩義喬樅謂聚本作衆衆薪者承烝字言之毛傳云烝衆也韓詩義當亦同衆義兼瓜與薪而言薪衆則在薪者非一瓜而瓜苦之衆亦可見矣故云衆薪明其所繫者之非一瓜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薛君韓詩章句曰縭帶也（文選思元賦注）

喬樅謹案薛君訓縭爲帶者尒疋釋詁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孫炎注云褘帨巾也馬瑞辰曰說文褘蔽厀也巿韠也从巾象連帶之形方言云蔽厀魏宋南楚之間謂之大巾釋名亦云婦人蔽厀齊人謂之巨巾巨巾葢對佩巾爲巾之小者言也佩巾名帨蔽厀有巨巾之稱故得同名爲帨詩無感我帨兮當指縭言之此詩結縭謂結其蔽厀之帶故韓詩章句云縭帶也帶所以繫故爾雅又曰縭緌也緌亦繫也士昏禮施衿結帨衿紟古通用說文紟衣系也漢書楊雄傳衿芰茄之綠衣兮注引應劭曰衿音衿系之衿衿帶也衣帶謂之衿帨帶亦謂之衿是知施衿卽詩帶以結其帨也馬說是士昏禮母戒女施衿設帨後漢書馬融傳曰施衿結縭申父母之戒張華女史箴曰施衿結離（注云離與縭古字通）則縭之爲帨審矣褘之爲物所以蔽前以其象巾之形故謂之帨以其象帶之緌故謂之縭耳縭與褵通玉篇衣部云褵衣帶也爾雅釋文縭本或作褵初學記十六文選李善注六十白

帖十七引詩並作親結其褵
（韓詩外傳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
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
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
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
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
儀言多儀也

破斧

又缺我錡

（韓詩曰）錡木屬（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與韓詩
以錡爲木屬銶爲鑿屬者互異馬瑞辰曰說文
錡鉏鋤也鋤或从吾作鋙廣韻鉏鋙不相當也
鉏鋙二字疊韵葢鋸之有齒參差不齊能相錯
磨者猶齒不相値曰齟齬葢卽今之鋸也管子
曰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
軻則鋸與斧鑿銶同爲軍資所需胡承珙曰毛
之以木爲者多矣不得遂名木屬疑木屬爲苿
屬之誤說文苿兩刃臿也方言臿宋魏之間謂
之鏵苿鏵古今字今案說文又曰臬苿臿也从
木入象形眲聲苿从木丫象形宋魏曰苿也或
从金亏作釫曾商㫖字予木亦當爲苿之誤或
省借作木耳喬樅謂說文錡下云江淮之間謂
釜曰錡毛詩召南傳云釜有足曰錡郭璞方言
注云錡三脚釜也釜之有足者名錡鏵之有齒
者亦名錡然則錡之爲物葢如臿而有三齒與
苿之有兩刃者相似故韓詩以爲苿屬而說文
以鉏鋤爲訓也今世所用鉏猶有三齒五齒者
葢卽是物而馬以錡爲今之鋸其說非是

又缺我銶

（韓詩曰）銶鑿屬也

案說文木部梂一曰鑿首也疑卽銶之異文

喬樅謹案說文有梂無銶段氏注云許所據詩
或字从木作梂鑿首之訓卽用韓詩說鑿首謂
鑿柄也馬瑞辰曰廣雅云梂柎也柎與附同弣
亦柄也管子以銶與鑿並言猶橿爲鉏柄而豎
鐵論鉏耰棘橿亦以橿與鉏並言也葢鑿首謂
之銶其柄別爲一號亦謂之梂猶戈矛之柄曰
矜而杖亦曰矜也釋文引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未詳何據喬樅謂說文訓梂爲鑿首葢指鑿柄

之耑而言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注云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也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也說文云鐓柲下銅鐏也鐏柲下銅也段氏注鐏地者可入地鐓地者箸地而已然則銶爲鑿首以金爲之故字亦從金又案毛傳以銶名臿揷也掘地取土也故大雅捄之陾陾箋云捄捊也說文捊引取土也梂與銶皆从求得聲所以取土者謂之銶因而取土亦謂之捄周禮

鄉師注引司馬法云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一鉏賈疏云梩或解爲臿或解爲鍬鍬臿亦不殊司馬法之一梩或即管子之一銶皆鍬臿之類歟

伐柯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二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不惑禍福則動靜修治心術則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理好惡則不貪無用不貪無用則不害物性適情性則不過欲不過欲則養性知足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諸己而存矣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

韓詩曰九罭之魚鱒魴九罭取鰕芘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傳云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與尒疋釋詁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訓同薛君以九罭爲取鰕芘雖與毛傳說異而要皆以九罭爲網之密且小者緵罟即孟子所謂數罟趙

岐注云數罟密網也是矣

三家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一

鹿鳴

承筐是將

薛君章句曰承受也（文選廿六盧諶贈劉琨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承猶奉也奉受義亦相成說文云承奉也受也此兼採毛韓之訓左氏成十六年傳使行人執榼承飲注承奉也又襄二十五年傳承飲而進獻注承飲奉飲此皆與毛傳訓

同禮記玉藻士於大夫不承賀注承猶受也國策齊策而晚承魏之弊注承受也此皆與韓詩訓同又易婦妹女承筐无實虞翻注云自下受上曰承則詩之承筐從韓詩訓受於義爲長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備萬舞於庭

補又永平九年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嘉賓

補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

視民不佻

補玉篇人部詩云視民不佻佻偷也

喬樅謹案毛詩佻字作恌傳云恌愉也張平子東京賦作示民不偷平子用魯詩者玉篇所引是據韓詩之文

食野之芩

補玉篇艸部芩黃芩也詩曰食野之芩

喬樅謹案毛傳云芩草也不言是黃芩玉篇蓋據韓詩之說

四牡

周道威夷

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文選十潘岳西征賦注○又廿金谷集詩注廿一秋胡詩注五十六陸倕石闕銘注同）

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文選十一孫綽天台山賦注）

案文選二十七顏延年北使洛詩注引誤作倭遲又卷十八稽康琴賦注引作倭夷

喬樅謹案釋文云韓詩作倭夷倭字疑涉上文毛詩而誤毛傳云倭遲歷遠之貌馬瑞辰曰廣雅隇陝險也義本韓詩威夷猶言鍡鑸說文廣雅並云鍡鑸不平也不平故爲險險阻者必邪曲天台山賦既克躋於九折路威夷而修通威

夷承九折言正狀其邪曲也說文逶字注云逶
迤衺去之貌音義與威夷竝相近邪曲則必紆
遠故義又轉爲長文選謝元暉詩威紆距遙甸
李善注威紆威夷紆餘流長之貌也顏延年秋
胡行行路正威遲李注引毛傳倭遲歷遠貌又
引韓詩周道威夷其義同是知毛韓字雖異而
音義並相近倭威遲夷四字古音同部故通用
倭通作威猶委虒通作威夷也爾雅威夷長脊而泥即說文委虒虎之有角者也遲通作夷猶陵遲通作陵夷也漢書
地理志注引詩周道郁夷倭郁二字雙聲故亦

通用

不遑啟處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
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
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
可臣聞貴而下賤則眾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
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
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
啟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七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
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爲士
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
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
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每懷靡及詩攷

韓詩外傳七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
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

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
有燥溼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
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
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
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
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喬樅謹案說文及國語晉語並引作莘莘與詩
攷引韓詩同今本外傳引詩作征夫捷捷每懷
靡及則在大雅烝民矣今本誤也茲從詩攷訂
正

原隰捊矣

補　玉篇手部詩曰原隰捊矣捊聚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捊本亦作裒今毛詩字作裒則捊乃韓詩之異文也

夫栘

韓詩序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呂氏讀詩記十七）

夫栘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同上）

蓺文類聚八十九詩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之失道

夫栘之華萼不煒煒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案蓺文類聚引詩直作夫栘此必韓詩也呂氏讀詩記引韓詩序夫栘燕兄弟也云云當卽據歐陽率更所引今本蓺文類聚不言韓詩序蓋文脫耳

喬樅謹案韓詩序與毛氏同夫栘毛詩作常棣萼不煒煒毛詩作鄂不韡韡傳云常棣栘（此據釋文）（或作本）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韡光明也是常棣一名栘卽夫栘也棣有赤白二種說文以棣爲白棣則栘爲赤棣矣鄂卽萼之叚借毛傳言鄂鄂然外發者取咢布之意鄭箋云承華者曰鄂則是以鄂爲花萼用韓詩爲說煒煒亦光明之貌萼不煒煒以喻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煇說文云韡韡盛貌盛義與光明相成煒煒蓋韡韡之叚借范氏補傳云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故作是詩蓋閔之也

賓爾籩豆飲酒之醧

韓詩曰賓爾籩豆飲酒之醧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文選六魏都賦張載注）

韓詩內傳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跣而升堂者謂之宴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初學記十四）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文選一班固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賓毛詩作儐醧毛詩作飫傳云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者謂之飫段氏玉裁曰傳當作飫燕私也脫屨升堂謂之飫毛謂飫乃醧之叚借非國語之飫也故足之曰脫屨升堂謂之飫卽韓之跣而上坐謂之宴也宴醧是一事言宴而醧在其中矣以詩爾雅之飫別國語之飫以脫屨升坐說爾雅之私此毛義也馬瑞辰曰飫私與立飫當是二義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此立飫之禮大於燕者也

飫說文作餀云餀燕食也引詩飲酒之餀又云醧宴私飲也此用韓詩字醧又通作饇廣韻饇能者飲不能者止也此飫私之飫與燕異名同實也立飫以立爲禮飫燕則坐立飫不脫屨而升堂飫私則跣飫私當以韓詩作饇爲正字角弓詩如食宜饇毛傳饇飽也據廣韻飫飽猒也彼饇卽飫之叚借此詩又叚飫爲饇韓詩亦分立飫及飫私爲二義其所云不脫屨而卽席者謂之禮與毛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合此立飫之禮也又曰跣而升堂謂之宴能者飲不能

者已謂之饇此飫私之義以飫飽爲度者也毛傳既曰飫私也又曰不脫屨升堂謂之飫蓋廣異義不云一曰者省文耳段知飫私非卽立飫而以毛傳不脫屨升堂不爲衍字其說未確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補三國志曹植疏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

韓詩曰耽樂之甚者也 釋文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耽湛皆媅字之叚借說文媅樂也媅又作妉爾雅釋詁妉樂也華嚴經音義上云聲類媅作妉一切經音義四媅古文妉同是也耽字本義說文訓爲耳大垂湛字本義說文訓爲沒皆以音同叚借爲媅樂字據韓詩云樂之甚也則從甚作媅者爲正妉字乃其或體耳

韓詩外傳八子貢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伐木

韓詩序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 文選廿二謝混遊西池詩注

韓詩曰饑者歌食勞者歌事 初學記十五〇御覽五百七十三

喬樅謹案詩攷載文選注引伐木廢云云以爲韓詩序攷文選注二十二引但云韓詩然據文選十六閒居賦注引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足證伐木廢云云亦爲詩序也此詩毛序云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傳於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云興也今據韓詩言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爲文則是韓

以伐木為賦與毛傳以伐木為興者義異箋云
言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
為勤苦之事鄭君以此章為追本文王少時求
友之事蓋據韓詩為說

相彼鳥矣

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文選廿顏延年曲水詩注○又十二鸚鵡賦注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韓詩外傳九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
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
三樂鍾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

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
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
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
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
中絕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終
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
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期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
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
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
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補三國志曹植疏下思伐木友生之義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補馮衍杯銘樂則思督燕則思懼民之失德乾餱以
愆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六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
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
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
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

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天保下報上也鄒忠允據
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逸周書云定天
保依天實自洛汭延於伊汭云云遂疑此詩為
營洛後周召報命而致其祝頌之辭何氏古義
即用其說胡承珙曰案史記周書所云天保不
過謂天之保周與詩篇名偶同耳詩前三章皆
稱天保者如召誥所云天廸從子保天廸格保
也韓詩外傳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
甚固也其義自精若潛夫論慎微篇作天祿定

爾此乃轉寫字譌何氏列為異文誤矣

無不爾或承

韓詩章句曰承受也（文選盧諶詩注）

喬樅謹案承毛傳無訓鄭箋云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鄭意是以承訓繼據詩秦風不承權輿傳云承繼也此詩毛義當同與韓詩訓承為受說異馬瑞辰曰承者引也引者伸也導也坊記承子以授埒言引女以授埒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

即引也此總上如月之恒四句而言四如字皆狀形容福之久長且盛無不惟爾是引猶第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亦總如山如阜之句而言不專以以莫不增承如川之方至也箋以承為松柏之青青相承失之喬樅謂馬以無不爾或承句總上如月之恒四者其說是已然訓承為引轉引之訓為伸取義迂曲不如從韓詩訓受為善假樂詩言受福無疆桑扈詩言受福不那此詩承上章貽爾多福言之以四者頌美其多福故言無不爾或承儀禮少牢饋食禮曰承

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意亦猶是也

采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韓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薛君章句曰依依盛貌（文選潘安仁金谷集作詩注○又謝元暉休沐重還道中詩注）

韓詩曰昔始也（釋文）

喬樅謹案昔字訓始又訓為終廣雅釋詁云昔始也義本韓詩老子昔之得一者王注亦訓昔為始呂覽任地孟夏之昔注云昔終也此如爾雅以落訓死又訓始以相反而為義也依依毛

詩無傳馬瑞辰曰據車舝詩依彼平林傳云依木茂貌則依依亦當訓盛與韓詩同依殷古同聲依依猶殷殷亦盛也

出車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七齊有隱士東郭先生粱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匱生曰夫東郭先生粱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

汝卽東藴請火去婦之家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東藴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爲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力爲東郭先生梁石君東藴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爲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匱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赫南仲

補曹植陳還舉疏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

杕杜

檀車幝幝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檀車幝幝釋文云幝尺善反又勑丹反敝貌說文云車敝也從巾單韓詩作繟音同陳氏稽古篇曰案說文幝車敝貌昌善切繟偏緩也尺善切二字音同然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與廣雅繟繟緩也注繟字因淺治淺二切義同而音異又玉海載釋文云韓詩作檀車啴啴音同恐誤段氏玉裁曰按說文古本當是幝巾弊貌故從巾詩以爲車弊者則其引申之義也釋文引說文巾弊也從巾單今本乃巾譌車殊失陸意馬瑞辰曰說文訓繟爲偏緩義卽本韓詩又云繟帶緩也幝繟繟古音義同物敝則緩義正相通

南有嘉魚

嘉賓式宴以衎

補玉篇行部衎樂也詩曰嘉賓式宴以衎

喬樅謹案宴毛詩作燕此所引出韓詩也

蓼蕭

和鸞雝雝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禮記經解注皆所以爲行節也荀子正論注

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鑾讀詩記十八

案鸞和皆以金爲鈴見周禮大馭注干寶同大戴禮保傅篇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毛

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許氏異義戴禮戴詩
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續漢輿
服志注載白虎通引曾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
者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
前鄭注周禮大馭及玉藻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
鐵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
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在衡然蓼蕭之和鸞雝雝
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者正義謂
以駟鐵已明之從可知也商頌之八鸞鶬鶬亦乘
車也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正義謂以經無

韓詩遺說攷　卷三　十五

正文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橫木也
見漢書李廣傳注引服虔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見攷
工記注衡者輈前橫木縛軛者也見莊子馬蹄釋文衡下有
兩軛以叉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服虔左氏桓二年正義
曰案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
惟兩服馬耳案此見攷工記輿人注賈疏云以驂馬別有靷兩引車故衡惟容服也
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
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正義此辨甚
明說文第十四上金部鑾解云人君乘車四馬鑣
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許氏異義亦引詩

云八鸞鎗鎗則一馬兩鸞也又曰輪車鸞鑣知非
衡也續漢輿服志注引許慎曰云云不言出異義今以文義定之然尚存兩疑
於說文則定為鸞在鑣矣若和之所設諸家皆云
在軾惟韓詩云在軾前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
解左氏傳鍚鸞和鈴以為鸞在鑣則和在衡服虔說見
史記禮書集解正義謂鸞即在鑣則和當在衡此兼用韓
毛之說也鑣者爾雅釋器曰鑣謂之钀郭注馬勒
旁鐵說文鑣馬銜也幩馬纏鑣扇汗也釋名鑣苞
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衛風碩人毛傳曰人君
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是鑣與扇汗為二釋文

韓詩遺說攷　卷三　十六

一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
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鑣
之飾可見者如此

湛露

愔愔夜飲

韓詩曰愔愔夜飲○薛君曰愔愔和悅之貌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厭厭夜飲傳云安也釋文引韓
詩作愔愔與文選注合又文選卷十八琴賦注
引亦同三倉云愔愔性和也聲類云愔和靜貌

一第91册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版反内

也毛詩秦風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愔愔良人
此魯詩與毛氏異文也說文愿安也從心厭聲
詩曰愿愿夜飲段氏注云湛露毛傳厭厭安也
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作愔愔按愔字見左
傳祈招之詩蓋愔卽愿之或體厭乃愔之叚借
馬瑞辰曰魏都賦愔愔醧燕正本韓詩厭愔二
字雙聲故通用愿愿通作愔愔猶載芟詩厭厭
其苗卽稽稽之通借也（廣韻稽稽苗美也義本毛傳集韻稽稽苗齊等）
（也本鄭箋）段玉裁謂愔卽愿之或體則非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韓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章句曰離離長貌（初學記二十八）

喬樅謹案毛傳離離垂也垂與長義相成實長
則垂故其貌離離然也

蓁蓁者莪

韓詩曰蓁蓁者莪○薛君曰蓁蓁盛貌也（文選東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菁菁集韻一先云葏草貌葏
葏者莪李舟說馬瑞辰曰菁蓁以聲近而轉蓁
葏古雙聲字故通用據說文菁韭華也蓁草盛
貌葏草貌則訓盛貌當以蓁爲正字毛詩作菁
菁集韻引作葏葏皆假借字也喬樅謂周南桃
夭詩其葉蓁蓁毛傳云蓁蓁至盛貌訓義與韓
詩合衛風淇奧綠竹菁菁則以菁爲青之叚借
此詩菁菁者莪則又以菁爲蓁之叚借王逸楚
詞招魂注云蓁蓁積聚之貌積聚亦與盛義同

六月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韓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
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軛之
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陳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
行伍也（史記三王世家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
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
鉤股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
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傳
箋訓義與韓詩章句略同而韓詩所言其制較
詳韓言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者據左氏
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
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
有奪人之心薄之也是冒突先啓正所謂薄人

故鄭君亦用韓詩義以爲先前啟突敵陣之前行也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師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前驅卽所謂元戎啟乘車與大乘倅車皆爲所屬則是以啟行爲前驅陣名元戎又居啟行之先與韓詩及鄭箋以啟行爲突啟敵陣者義異或本之魯齊詩說歟

采芑

有瑲葱衡

【韓詩傳】曰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 周官玉府注

喬樅謹案周禮玉府注引詩傳賈疏謂是韓詩唐時韓詩尚存語爲可信又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蓋三家詩傳說並同也大戴禮保傅篇云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蔡邕月令章句云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是皆以衡璜衝牙爲佩玉之大名其中又有琚瑀雜貫之較韓詩所言尤詳陳氏稽古篇曰毛詩佩玉瓊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間孔疏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注玉府注合諸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衝牙在兩璜中央衝突前後琚瑀則納於衆玉與珩之間玉藻疏所言亦畧相同而不及琚瑀皆未若賈公彥玉府疏之詳也玉府疏云注引詩傳謂韓詩衡橫也謂葱玉爲橫梁下以組懸於衡之兩頭兩組之末皆有半璧曰璜故曰雙璜又以一組懸於衡之中央於末著衝牙使前後觸牙故曰衝牙案毛傳別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懸衝牙組之中央又以二組穿琚瑀

之內角衺係衡之兩頭組末係於璜蠙蚌也蚌珠故曰蠙珠納其間者組繩有五皆穿於其間故也賈疏之言佩制較明於孔矣

振旅嗔嗔

【補】玉篇口部嗔盛聲也詩曰振旅嗔嗔

喬樅謹案玉篇門部又引詩曰振旅闐闐闐盛貌或作窴闐闐與毛詩文同此顧氏兼載毛韓異字也餘詳魯詩遺說攷

方叔元老

【韓詩】曰元長也 玉篇上一部

喬樅謹案毛傳訓元爲大大與長同義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故韓詩以元爲長後漢書章帝紀云爲國元老李賢注曰元長也詩曰方叔元老卽據韓詩爲解也

克壯其猷

補玉篇士部壯大也詩曰克壯其猷

喬樅謹案毛詩猷作猶三家今文皆作猷字蔡邕胡公碑云方叔克壯其猷其明證也玉篇所引詩是據韓家之文

如霆如雷

廣韻六脂霆雷也出韓詩

喬樅謹案廣雅霆雷也當卽本韓詩馬瑞辰曰疑毛詩如霆如雷韓詩或作如霆如雷

車攻

東有圃草駕言行狩

韓詩曰東有圃草駕言行狩後漢書馬融傳注○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馬融傳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東有甫草傳曰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以鄭爲易傳胡承珙曰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破甫爲大文選注後漢書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蓋圃甫古字通薛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圃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圃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也水經注謂圃田澤多麻黃草並引述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韓內傳曰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旁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太平御覽八百三十一

喬樅謹案蒐苗獮狩之法具載周禮而經說各不同爾雅曰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公羊闕夏田之名禮記疏引何休云春秋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君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如鄭所言夏殷皆以時田獵周因田二代之制也今據韓詩說

與爾雅及三傳又異蓋所聞異詞各守其師說耳春謂之田者春秋正義引白虎通云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搜者韋昭國語注云搜擇也鄭注周禮夏田謂擇取不孕者是也秋謂之獮者爾雅釋詁云獮殺也說文作𤢾云秋田也或作禰宗廟之田也杜預左傳注云以殺爲名順秋氣也冬謂之狩者李巡爾雅注曰圍守取之無所擇也天子抗大綏以下皆言冬狩之事旃門者旃門也周禮大司馬曰中冬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

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又穀梁昭八年傳曰蒐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韓詩所言脩兵習武講道是其事矣

四牡奕奕

薛君章句曰奕奕盛貌文選廿三謝惠連秋懷詩注

喬樅謹案奕奕毛詩傳箋皆無訓釋正義以爲四牡之馬奕奕然閑習也韓以諸侯皆來會故以盛言之說文云驎驎馬行疾而徐也引詩四牡驎驎行疾而徐亦閑習之貌馬瑞辰曰驎與奕古聲近蓋即此詩奕奕之異文

決拾既佽

補玉篇手部詩曰決拾既佽拾所以引弦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拾遂也此云拾所以引弦蓋用韓詩說

助我舉柴

補玉篇手部詩曰助我舉㧘㧘積也

喬樅謹案㧘毛詩作柴是古文之假借魯詩作偫是今文之正字玉篇所引據韓詩異文柴與偫亦通假字也

展也大成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展也大成則所望矣

吉日

駓騃騃或羣或友

韓詩曰駓駓俟俟或羣或友後漢書馬融傳注薛君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據文選西京賦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作駓騃則後漢書注引韓詩當作駓駓騃騃今本作俟俟者誤毛詩儦儦俟俟傳云趨則儦儦行則俟俟與韓詩文異而義同馬瑞辰曰說文儦行貌騃馬行仡仡也騃與俟音義同說文俟字注又引詩曰伾伾俟俟蓋韓詩作駓駓者叚借字作騃騃者正字毛詩作儦儦者正字

作俟俟者叚借字也廣雅儦儦行也駓駓走也蓋兼取毛韓詩儦駓二字雙聲故通用廣雅又曰伾伾衆也此釋魯頌以車伾伾釋文云字林作駓亦通用喬樅謂儦儦乃駓駓之叚借馬以毛詩作儦儦者為正字韓詩作駓駓者為叚借其說非是玉篇馬部云駓駓字同駓駓走貌楚詞招魂逐人駓駓些王逸注云駓駓走貌也言其走捷疾西京賦曰羣獸駓騃廣韻云駓騃獸行貌當從韓詩為正

且以酌醴

薛君曰醴甜而不泲也文選南都賦注

喬樅謹案周禮酒正三曰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呂覽重已篇其為飲食酏醴也高誘注云醴者以蘗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濁而甜耳釋名釋飲食曰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也漢書楚元王傳常為穆生設醴注云醴甘酒也蓋醴謂酒之不泲者酒正五齊自醴以上尤濁其用之祭祀必以茅泲之然後可酌故司尊彝曰醴齊縮酌包泛齊而言也自盎以下差清但以清酒泲之而不

用茅故司尊彝曰盎齊涗酌該緹齊沈齊而言也醴又入於六飲者以其甜於餘齊且不泲之故與衆酏為類耳

韓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二

鴻雁

劬勞于野

韓詩曰劬數也（釋文○衆經音義二十三）

喬樅謹案毛傳訓劬勞爲病苦與韓詩異義廣雅釋詁三劬數也卽本韓詩訓義劬得爲數者勞與勤同義爾雅釋詁劬勞病也勤勞也數亦勤之意數勞則病苦故韓詩以劬爲數毛傳以

劬勞爲病苦也

百堵皆作

韓詩說曰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正義引異義）

案左傳隱元年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尺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度其高者用其高也攷公羊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卽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

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鄭云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參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此詩毛傳與左氏說同惟傳以一丈爲板而箋據春秋公羊傳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與何休據韓詩言八尺爲板者立說各異耳

沔水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曰讒言緣間而起文選五十范蔚宗宦者傳論注

案詩攷引如此今本汲古閣文選注韓誤作地

韓詩外傳七傳曰鳥之美羽句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韓詩曰九皋九折之澤也釋文○廣韻二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卽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女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刳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某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邱子名聞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

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以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慈乎哉此皆不遇時

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喬樅謹案意者尙有遺行乎本譌脫作意者當進乎今據文選對楚王問及辨命論兩注所引校正又虞邱子名聞於天下舊作虞邱於天下文有脫佚攷說苑雜言篇云沈尹名聞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據外傳二載沈令尹進孫叔敖事列女傳賢明篇及新序一沈令尹並作虞邱子則虞邱子當卽沈令尹之號今依說苑文增改

祈父
祈父維王之爪牙
補玉篇牙部牙牡齒也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
喬樅謹案毛詩作祈父予王之爪牙此所引予字作維與毛氏文異是據韓詩之異字
有母之尸雍
韓詩外傳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五經異義曰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毛詩正義
案許君異義與外傳說合本韓詩也
白駒
皎皎白駒在彼穹谷
韓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穹谷○薛君章句曰穹谷深

谷也文選一班固西都賦注○又廿八陸機苦寒行詩注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韓人爲皐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古穹與空同喬樅謂毛詩在彼空谷傳云大也雖訓與韓異而皆以空爲穹之叚借爾雅釋詁穹大也可證又節南山詩不宜空我師傳訓空爲窮攷說文穹窮也是毛傳空窮之訓亦以空爲穹之叚借字
補曹植釋思賦曰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藝文類聚二十一

喬樅謹案蔡邕琴操以白駒詩爲失朋友之所作此曾說也今据曹植賦云云是韓詩說亦與曾同攷文選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又曹攄思友人詩曰思賢咏白駒皆用韓詩之義

斯干

椓之橐橐

補玉篇木部椓擊也詩曰椓之橐橐

喬樅謹案椓字毛傳無訓鄭箋云椓謂搯土也

玉篇訓椓爲擊引詩椓之橐橐爲証是用韓義

如企斯翼

補玉篇人部企舉踵也詩云如企斯翼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跂古文企攷毛詩企字作跂傳云如人之跂竦翼爾釋文云跂音企此引作企者韓詩之異字說文云企舉踵也是企與跂音義竝同

如矢斯朸

玉篇木部韓詩云如矢斯朸朸木理也

韓詩曰朸隅也釋文

喬樅謹案說文木部云朸木之理也从木力聲段氏注曰毛詩如矢斯棘韓詩作朸毛曰棘棱廉也韓詩曰朸隅也學者皆不解及觀抑詩惟德之隅毛曰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韓朸爲正字毛棘爲段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飭矣毛韓辭異而意一也馬瑞辰曰棘之通朸猶馬勒通作䩹水經注棘門謂之力門也

如鳥斯翃

韓詩曰翃翅也釋文

喬樅謹案詩攷引作翺今本或作勒勒字乃翺字之譌耳說文云翺翅也正用韓詩廣雅釋䚗云翺翼也此用韓詩之文而訓從毛傳毛詩作革乃以革爲翺之消借故訓爲翼翼即翅也毛與韓雖字異而訓義則同釋文云革如字失毛意矣

下莞上簟

補玉篇艸部莞似藺而圓可爲席詩曰下莞上簟

喬樅謹案毛傳云莞小蒲之席也與此訓異玉

篇所引是用韓詩說

乃生男子

韓詩內傳曰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文選廿九棗道彥雜詩注

載衣之褅

毛詩釋文裼韓詩作褅

韓詩翼要曰褅示之方也詩正義引侯包

喬樅謹案毛傳訓裼爲褓箋云褓夜衣也此毛以裼爲褅之叚借褅說文作䙡云褓也引詩曰載衣之䙡許所引詩卽韓詩也褅者䙡之消文耳詩正義引侯包云云明褓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釋文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褅玉篇云褯褓也褓小兒衣也又云䄌褓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也則褅之製蓋方而長也胡承珙曰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褓爲小兒被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褯謂之褓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是也文選稽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褓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𡍮子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無羊

或寢或譌

韓詩曰譌覺也釋文

喬樅謹案譌毛詩作訛傳云訛動也攷說文譌譌言也引詩曰民之譌言又吪動也引詩曰尚寐無吪動卽覺之意則此詩或寢或譌當作吪爲正譌古訛字見漢書江充傳集注又一切經音義十二云訛古文譌吪三形同蓋皆以聲近通用尙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便程南譌爾雅釋詁訛動也釋文云訛字又作吪亦作譌同是其證也

節

節彼南山

韓詩曰節視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節高峻貌與韓訓異釋文節音截是毛詩以節爲截之叚借韓訓節爲視者節有省義消節爲省省視亦爲省故節得訓視詩下文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故韓以節爲視與下文相應也

憂心如炎

〔毛詩釋文〕惔韓詩作炎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惔徒藍反又音炎燔也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炎字才廉反小爇也攷說文心部云惔憂也引詩憂心如惔段氏注謂說文引詩釋惔從炎之義當作憂心如炎雲漢如惔如焚亦如炎之誤又說文火部云炎小爇也詩曰憂心如炎段氏注云節南山憂心如惔古本毛詩作如炎故毛傳云炎燔也如炎各本作炎炎誤說文干部曰入一為干入二為羊羊讀若飪炎从羊聲古音在七部郭璞曹憲音

淊入鹽韻則直廉切今各書皆譌作炎矣

何用不監

〔韓詩曰〕監領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監視也與韓詩異胡承珙曰監者臨也臨蒞有治義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禮記樂記仲尼燕居注竝云領猶治然則韓詩訓監為領猶訓監為臨義取理治其旨亦與毛傳相近

俾民不迷

〔韓詩外傳三〕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

昊天不傭

〔韓詩曰〕傭易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傭傳云傭均也箋云尹氏為政不均不攷爾雅釋詁平均並訓為易易謂平易是韓與毛義亦相同胡承珙曰韓義與九章昊天不平謂昊天以尹氏為不平也馬瑞辰曰說文傭均也直也庸卽傭之消晉書元帝紀引

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融亦傭之同音叚借

〔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囂囂仰天告愬文選四十任昉百辟勸進牋注又五十九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此詩屢言昊天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不弔昊天亂靡有定皆呼天而愬之詞薛君章句云云蓋卽釋此詩也

憂心如酲

〔補〕〔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酲

慼慼靡所騁

〔薛君韓詩章句〕曰騁馳也文選登樓賦注○又卷九射雉賦注卷廿一左思詠史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騁極也鄭箋云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正義曰箋言馳騁無所極至是與傳同但傳文畧耳然則毛傳訓騁爲極蓋釋詩慼慼靡騁之意韓詩祇據騁之本義爲訓故云馳也

正月

憂心京京

補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憂心京京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七〕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墻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甐而欲往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薪蒸言似而非鄭箋云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義皆與韓詩同

亂天夢夢

〔韓詩〕曰夢夢惡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夢夢亂也說文夢不明也亂與不明皆惡之貌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補曹植卞太后誄〔跼〕天蹐地祇畏神明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補吳越春秋五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

速速方穀

喬樅謹案詩攷據後漢書蔡邕傳注載韓詩作速速方穀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盧氏文弨云按章懷先引毛詩速速方穀及傳箋云云然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作穀也下云此作轂者蓋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乃章懷釋邕之文故用此字盖字王氏不審乃遂以爲韓

詩之說誤矣

十月之交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五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不能愛其民而求民親己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民弗爲用弗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欲不危削滅亡不可得也夫危削滅亡之情皆積於此而求安樂是聞不亦難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須時而滅亡矣故人主欲强固安

樂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俗則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獨好之以民莫之爲也而是子獨爲之也抑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爲之而無是須臾怠焉差焉獨明夫先王所以得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黑白則是其人也人主欲强固安樂則莫若與其人用之巨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國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謂巨用之矣齊之用管仲楚之用孫叔敖可謂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駮而覇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喬樅謹案好之者貧句本皆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入

百川沸滕

補 玉篇水部詩曰百川沸滕水上涌也

喬樅謹案滕毛詩作騰是古文之假借玉篇所引據韓詩之文故與毛字異

緐惟司徒 釋文

毛詩釋文番韓詩作緐

喬樅謹案緐毛詩作番齊詩又作皮顧氏炎武云番音波儀禮皮樹中今文皮爲緐漢書緐延壽緐音婆據此則番緐皮皆以音同通用

抑此皇父

韓詩曰抑意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抑之言噫也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噫意亦同聲也宋綿初云戴侗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

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縱橫之
事復起於今乎盖抑意一聲之轉也
胡爲我作不卽我謀
韓詩外傳七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
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賞賜與人之所
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
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爲諸侯笑
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
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
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

不卽我謀
喬樅謹案舊本爵下衍祿字與譌作輿趙懷玉
曰案韓非外儲說作慶賞賜予淮南道應訓作
爵賞賜予今据删正
不憖遺一老
韓詩曰憖閻也釋文
喬樅謹案惠氏左傳補注云昭十一年經會於
厥憖釋文魚靳反徐五巾反案公羊作屈銀是
憖讀爲銀徐音是也說文云憖从心猌聲又云
猌从犬來聲讀又若銀是古音皆以憖爲銀據

此知韓詩憖閻之訓亦以音同轉注也喬樅又
案說文憖下注曰肎也敬謹也一曰說也一曰
且也引春秋傳曰旻天不憖又誾下注曰和說
而諍也玉篇曰誾和敬貌和敬之訓與敬謹義
同和說之訓與說義同故憖字得與誾通假此
詩之誾當與憖同爲且辭
無罪無辜讒口嗸嗸
毛詩釋文囂囂韓詩作嗸嗸
喬樅謹案嗸嗸爾雅作謷謷潛夫論引詩作敖
敖嗸嗸字通敖卽嗸之省劉向引詩作嗸嗸與

韓詩文同毛詩鄭箋云囂囂衆多貌說文𠯑部
嚚聲也𠯑爲衆口故有衆多之義又口部嗸衆
口愁也又言部謷不省人言也是此詩讒口嚚
嚚當以嚚字爲正鴻雁詩哀鳴嗸嗸當以嗸字
爲正板詩聽我嚚嚚傳云猶謷謷也當以謷字
爲正然經傳每多通假故韓詩讒口嚚嚚叚嗸
爲之而舍人爾雅注云謷謷衆口毀人之貌又
叚謷爲之也
補馮衍與任武達書曰無罪無辜讒口嗷嗷後漢書本傳注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七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宏演者受命而使未反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使鶴與宮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宏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納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邱如宏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

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喬樅謹案荀子忠廉篇亦載此事惟捷字作徇下文同

悠悠我瘇

補 玉篇疒部瘇病也詩云悠悠我瘇

喬樅謹案瘇毛詩作里毛傳云里病也鄭箋云居也鄭義與毛異毛蓋以里為瘇之叚借玉篇所引是韓詩之文訓義與毛傳同

雨無正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載韓詩作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引劉安世曰嘗讀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朱子集傳駁之以為出好事者之附會呂記又引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無說文曰無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胡承珙曰董氏謂薛君章句讀無為蕪似非盡妄雨蕪政者蓋謂政亂如雨之蕪薛君以衆訓無則韓義與毛序畧近惟謂正大夫之刺則篇中明有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之語對彼言我其不作於正大夫明矣

喬樅謂毛敘云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則正即政字韓詩作雨無政董語尚為可信十月之交至小宛四篇毛敘皆為刺幽王鄭箋云當為刺厲王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正義曰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者齊韓之徒非有壁中舊本可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因之孔氏作正義時韓詩尚存如韓詩作雨無極且篇首多雨無其極二句正義何得無一語及之劉安世說之為譌妄此不待辨而明

據正義言韓詩篇第與毛同則十月之交及雨
無正以下三篇韓詩皆爲大夫刺幽王可知竊
意韓詩作雨無政其正字乃政之音讀後人轉
寫誤入正文耳

若此無罪薰胥以痡

韓詩曰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
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後漢書蔡邕傳注

喬樅謹案漢書叙傳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魯
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顏師
古曰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
義耳

小閔

謀猶回鴥釋文

韓詩曰謀猷回泬○薛君章句曰回泬邪僻也文選西征賦注○又十四班固幽通賦注

韓詩曰鴥僻也釋文

喬樅謹案幽通賦注引韓詩作回泬此順班固
文而改耳當从釋文作鴥字文選西征賦李善
注引薛君章句回邪僻也回下當脫泬字攷毛
傳云回邪遹僻又幽通賦注引曹大家曰回邪
也穴僻也皆以邪釋回以僻釋穴是其證也泬
穴鴥皆遹字之假借說文遹回避也胡承珙謂
避當依韻會作辟辟謂邪僻也馬瑞辰曰古遹
讀如穴故通作鴥與泬猶毛詩鴥彼晨風韓詩
作鴪也

潝潝訿訿

韓詩曰潝潝訿訿不善之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不思皆二字誤倒作思不據正義及說文訂正稱乎上是二者皆爲不善
之貌馬瑞辰曰方言翕熾也廣雅同則潝蓋讀

如翕郭璞注爾雅云翕黨熾正釋翕翕二字正
義以潝潝爲小人之勢是作威福也訿或作呰
說文呰不思稱意也義本毛傳據召旻詩皋皋
訿訿傳云訿窳不供事也說文呰窳也窳嬾也
則訿蓋讀如呰陳奐曰潝潝有翕聚之義毛傳
云患其上者謂與上爲患也訿訿有病弱之義
史記貨殖傳呰窳偷生晉灼曰呰病也漢書地
理志注引應劭曰呰弱也毛傳云不思稱乎上
言不思報稱乎上也皆謂臣下不供職事故韓
詩云潝潝訿訿不善之貌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就
韓詩外傳六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
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
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
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
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
夕收市賦夕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蓋
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
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
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

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
就
喬樅謹案就毛詩作集傳云集就也詩攷引外
傳不就而今本仍作集謀盍胥藝文類聚九十
引韓詩外傳作蓋胥李善文選注凡四引外傳
亦並作蓋胥蓋盍古通蓋姓見廣韻注胥其名
也
民雖靡腜
韓詩曰靡腜猶無幾何也釋文
喬樅謹案腜毛詩作膴膴腜古通用字鄭箋訓
膴爲法與上文訓止爲禮同意是以膴爲模之
假借與韓毛義異正義引王肅述毛讀膴爲幠
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國雖小民雖少猶有
此六事喬樅謂王肅以靡膴言少義卽本於韓
詩然讀膴爲幠則未爲得也毛傳於國雖靡止
言小也是以止訓大馬瑞辰曰抑詩傳止至也爾雅晊大也釋文晊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止與至同義故亦訓爲大則此句民雖靡
腜腜義宜訓盛多韓詩云靡腜猶無幾何是亦
以腜爲盛多貌胡承珙據詩大雅緜周原膴膴
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亦作腜僖二十八年左

傳原田每每每每亦與腜同每之義爲草盛上出
是膴腜每皆盛多之義其說良韙馬瑞辰泥巧
言篇毛傳膴大也謂幠膴字同毛義當訓大並
謂韓詩亦以腜爲大胥失之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補後漢書郅惲上書曰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
所竊憂也
小宛
翰飛厲天
韓詩曰翰飛厲天○薛君章句曰厲附也文選西都賦注

喬樅謹案厲毛詩作戾傳云戾至也文與韓異而至附義仍相近附即傅也菀柳篇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是已

載飛載鳴

補　曹植魏德論謳曰載飛載鳴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韓詩外傳八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哀我疹寡

韓詩曰疹苦也　釋文

喬樅謹案疹毛詩作塡傳云塡盡也與韓文異胡承珙曰古从眞从㐱之字互相假借毛傳訓塡爲盡蓋以塡爲殄之假借瞻卬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詩作疹者疹乃籀文胗字胗脣瘍也非其義蓋以疹爲瘨之假借說文瘨病也雲漢召旻箋竝云瘨病也雲漢釋文瘨韓詩亦作疹喬樅謂古以病苦互訓呂覽權勳篇貴卒篇注並云苦病也廣雅釋詁病苦也苦窮也然則韓詩疹苦之訓其義當爲窮苦猶毛詩塡盡之訓其義亦爲窮盡故鄭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也

宜犴宜獄

韓詩曰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釋文　初學記二十

喬樅謹案犴毛詩作岸傳云訟也此古文以岸爲犴之假借說文豻或从犬作犴引詩宜犴宜獄據韓詩文也胡承珙曰犴獄字皆從犾取犬所以守之意毛傳訓岸爲訟者訟爲訟繫獄則獄成故韓詩以鄉亭朝廷分屬之馬瑞辰曰詩二宜字皆且字形近之譌故鄭箋以仍字釋之

說文且薦也爾雅釋言荐再也小爾雅仍再也薦重也荐薦同音通用訓且爲仍猶說文訓且爲薦也箋仍得曰宜本蓋作仍得曰且云仍有獄訟之事猶云且有獄訟之事也宜且二字形近易譌假樂詩宜君宜王釋文本作且君且王爲趙壹詩曰公且侯所本而正義本及釋文所引一本皆作宜君宜王與此詩且譌爲宜正同賴有箋說可正其誤若經本作宜則箋不得訓爲仍矣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

履薄冰

〔韓詩外傳七〕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又〕曰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

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為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仲隰朋東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下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文王居人上也

案如臨深淵句錯入小閔當為衍文

喬樅謹案桓公得管仲隰朋下舊脫二十八字據說苑君道篇有辯其言以下云云有此一段文義始備今依說苑文補之

小弁

惄焉如疛

〔韓詩〕曰疛心疾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惄焉如擣釋文本或作𤺄韓詩作疛義同盧氏文弨云呂氏春秋盡數篇氣鬱處腸則為張為疛高誘注疛跳動也與擣義相近胡承珙曰毛詩擣字自是假借說文疛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云疛心腹疾也引呂氏春秋曰身盡疛腫是疛不專訓腹疾毛殆以擣為疛借故直訓心疾歟喬樅謂廣雅疛病也玉篇疛心腹疾也𤺄同上又病也廣韻疛心

服疾也瘬上同是疛與瘬同字

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補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寤寐永歎重懷慘結○李賢注寤覺也寐卧也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

喬樅謹案毛詩作假寐永歎梁太后治韓詩者此詔即用韓詩語章懷太子注所引與毛詩不同亦當為韓詩之文唯字毛詩作維與韓詩字微異

疢如疾首

補 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監寐寤歎疢如疾首

鳴蜩嘒嘒

補 曹植蟬賦詩詠鳴蜩聲嘒嘒兮

補 玉篇口部詩云鳴蜩嘒嘒小聲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嘒嘒聲也此云嘒嘒小聲當是韓詩之訓說文亦云嘒小聲也皆用韓義

有漼者淵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絕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絕之願趣火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五合戰五陷陣卻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腦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五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

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由易言名正也

巧言

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韓詩外傳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又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又外傳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

又曰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

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支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尙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愼無辜

係始既減

韓詩曰減少也釋文

喬樅謹案減毛詩作涵傳云涵容也文義與韓並異馬瑞辰曰涵咸古同聲通用韓詩作減者咸之叚借章句訓爲減少失之胡承珙曰涵咸字因可通然以減爲少當謂亂萌初起僭端尙少也喬樅謂月令水泉咸竭呂覽仲冬紀作減竭漢書石奮傳九卿咸宜服虔音減損之減史記酷吏傳作減宜蓋古音讀減如咸故與涵通用廣雅釋詁三減少也當卽本韓詩訓義

匪其止恭惟王之卭

韓詩外傳四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小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卭

又曰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

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恭惟王之卬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王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獨以管仲謀伐莒而國人知之桓公謂管仲曰寡人獨爲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國中有聖人乎今東郭牙安在桓公顧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東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

以知之曰臣聞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謂三色曰歡忻聚說鐘鼓之色也愁悴哀憂衰絰之色也猛厲充實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對曰君東面而指口張而不掩舌舉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韓詩章句曰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蹟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春申君列傳注

喬樅謹案趯趯毛詩作躍躍草蟲傳曰趯趯躍也則毛詩躍躍亦當訓爲跳躍韓云往來貌者謂其往來跳疾趯趯然也正義引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也王之述毛即用韓詩之義遇韓詩如字鄭箋云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是以遇爲馴犬馴猶良也易林謙之益云狡兔趯趯良犬逐咋亦以遇犬爲良犬焦贛用齊詩然則鄭箋之語蓋本齊義毛詩釋文云遇如字世讀作愚非也焦氏循曰

如字者毛義也讀愚者鄭義也以爲非者非鄭而是毛也馬瑞辰曰鄭以遇犬爲犬之馴者馴順也善也二義均見廣雅是鄭未嘗讀遇爲愚釋文以世讀愚爲非非以鄭爲非也爾雅釋文引廣雅以殷虞爲良犬名蓋謂殷之良犬名虞猶晉獒韓盧之比犬之大者名獒虞亦大也虞遇雙聲遇當即虞之叚借故鄭又以爲田犬虞吾古同音虞之借作遇猶梧卬之訓爲遇卬也毛於遇犬無傳讀如字者乃王肅述毛之義未必遂於毛義有當昏釗曰遇與毚對傳以狡訓

毚則遇卽愚之叚借老子將以愚之王注愚謂無知守真順自然也是愚本有馴順之義素問精微論曰請問有毚遇樸陋之問是毚與愚古恒對舉之證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愚本又作遇愚遇二字古通用喬樅謂馬會二說義竝通然四家之詩師承不同容有異讀韓詩云有時遇犬獲之則自當讀遇如字訓爲逢遇也

何人斯

祇攪我心

補　曹植七啓祇攪予心

我心施也

韓詩曰施善也　釋文

喬樅謹案施毛詩作易傳云易說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云施猶易也易繫詞上辭有儉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毛韓義互相成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

出此三物以詛爾私

五經異義盟牲所用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

喬樅謹案毛傳云三物豕犬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正義引鄭駁異義駁云詩說及鄭伯使卒及行所出皆謂詛耳小於盟也又云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今據韓詩言盟牲而不及詛自是以盟該詛盟大而詛小盟牲以牛詛則以豕而已韓詩言天子諸侯以牛豕此兼舉盟詛所用之牲非以牛豕爲天子諸侯之等差也毛言君以豕而不及牛

此則專指詛言之左氏襄十一年傳云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又定公六年傳云既逐陽虎及三桓盟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此分別盟詛之異知爲詛小於盟也

爲鬼爲蜮

韓詩內傳曰短狐水神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九百五十引作外傳外字乃內之誤又九百九獸部引韓詩外傳曰狐水神也亦誤韓詩此傳卽釋詩爲鬼爲蜮當云蜮

短狐水神也御覽又引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攷說文云蜮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案狐當爲弧之假借字博物志以爲口中有弩形以氣射人影是也漢書五行志云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師古曰短弧即射工也亦名水弩正作弧字足證短狐乃短弧之叚借以其居水中故又以爲水

神也詩以鬼蜮並言者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漢舊儀曰魅鬼也魊與蜮古字通又引漢舊儀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一居水中爲魍魎蜮鬼是蜮本爲鬼物之類也

巷伯

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補 說文系部緀帛文貌詩曰緀兮斐兮成是貝錦

補 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 文選十七文賦注

喬樅謹案此條詩考屬之烈文篇無封靡於爾邦下其義未當據曹植魏德論以剕人封靡與交盍影從對文是讀靡爲披靡之靡則義不得訓好了建旨韓詩者也竊意靡好之訓是釋巷伯詩緀斐之義緀毛詩作萋爲緀之叚借斐毛詩釋文云或作非非亦斐字之叚借說文所引詩作緀兮斐兮疑即韓詩之文斐字韓詩內傳當訓爲靡故薛君章句申釋之曰靡好也攷揚雄方言二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綾秦晉曰靡郭璞注云靡細好也其義當亦本之韓詩

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三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

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矣謂爾不信

喬樅謹案矣毛詩作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補 後漢書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喬樅謹案後漢書馬援傳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

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
援曰朱勃小兒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
勿畏也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後
援遇讒惟勃能終焉李賢注引續漢書曰勃能
說韓詩是勃所稱詩乃韓說也讒人毛詩作譖
人與韓文異

補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
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白虎通誅伐篇

韓詩遺說攷卷第三三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三

谷風

將恐將懼

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文選三十六任昉策秀才文注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韓詩外傳七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
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
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
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
之則狡兔亦不能離也今子之屬臣也攝纓縱紲歟
瞻見指注歟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案臧鏞堂輯韓詩引外傳云棄予作遺攷元槧本
外傳棄予非遺壞字也不當采入臧改爲作字殊
誤

喬樅謹案則狡兔亦不能離以下三句共十九
字舊本脫去今據新序雜事五補入

補三國志曹植疏谷風有棄予之歎

蓼莪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韓詩曰無父何怙怙賴也無母何恃恃負也（衆經音義一）

案毛詩釋文止引韓詩云怙賴也下云恃負也不言韓詩蓋相承文省耳又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連經文二語

喬樅謹案怙恃訓義互通爾雅釋言怙恃也說文恃賴也負恃也是已馬瑞辰曰唐風以陟岵興望父卽取可怙之義漢書高帝紀注引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爲負耳謂母爲負蓋取可恃之義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韓詩外傳七夫爲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內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髮子不笞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爲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喬樅謹案文選洞簫賦注引首三句作韓詩曰卽採外傳此條宋綿初係小弁篇靡瞻匪父下未當又冠子不言趙懷玉校語云疑當作不鬪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補三國志曹植疏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補曹植責躬詩昊天罔極

大東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焉顧之潸然出涕

韓詩外傳三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焉顧之潸然出涕哀其不聞禮敎而就刑誅也

嬥嬥公子

韓詩云嬥嬥往來貌（釋文）

喬樅謹案廣韻二十九篠嬥下引韓詩同嬥嬥毛詩作佻佻訓獨行貌王逸楚詞注引詩作苕苕是據魯家之文義當訓爲直好貌文義並與韓異韓訓嬥嬥爲往來貌蓋以嬥嬥爲趯趯之

叚借字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韓詩外傳七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恐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陳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之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而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

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譬猶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喬樅謹案毛傳云或醉於酒或不得漿正義曰毛以為言王政之偏或用之為官令其醉酒或不見任用不得其漿毛意與韓詩外傳引詩正同其義甚古歐陽本義乃云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第就一人言之殊失其義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

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文選廿六顏延之夏夜呈從兄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義同鄭箋云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從旦至莫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此從岳本）正義述毛謂終一日歷七辰至夜而迴反胡承珙曰案此疏非是經言日竝不及夜況移七襄而至夜亦不得謂之迴反蓋反即更也呂覽察微篇舉兵反攻之知度篇其患又將反以自

多高誘注並以反為更此傳言反者亦謂從旦至莫七更其次鄭箋言更其肆者申傳非易傳也爾雅襄除也斯干傳除去也除去者變更之義故韓毛皆以襄為反胡說是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史記天官書索隱）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說同正義引孫炎說以明星為太白是矣又云長庚不知是何星為兩岐之解失之何氏古義曰攷張揖廣雅云太白謂

之長庚始知長庚啟明本是一星韓詩毛傳亦皆指爲明星特從來解說東西不明似乎每日東西兩見者夫東西原非同時當其晨見東方去夕見之期甚遠及其夕見西方去晨見之期甚遠啟明長庚正因東西見而異其名耳胡承珙曰太白名長庚亦不止見於廣雅徐氏管城碩記云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曰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食昴張衡週天大象曰衛生設策長庚入昴此太白爲長庚之確證又在張揖之前者也若何氏謂太白不能一日東西兩

見則又不然新法表異云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或離太陽而不見所以然者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晨夕兩見者皆坐此故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也合太陽於降婁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也此二則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韓詩外傳四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强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爲有地愚民百萬不爲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離於前鍾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室不遑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日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權而不能制衆於下則在位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其位無

其事也

維南有箕載吸其舌

補 玉篇口部詩云維南有箕載吸其舌吸引也

喬樅謹案毛詩吸作翕傳云翕合也與此文義竝異玉篇所引詩韓家之文也鄭箋云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蓋用韓義易毛

唯北有斗西柄之揭

補 玉篇斗部料有柄形如北斗星用以斟酌也詩云唯北有斗亦飲水虒也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斗都口反沈作主案作

王者毛氏之古文作斗者攷從三家今文也易豐卦日中見斗釋文云孟作見主周官𨛦人大喪之大渳設斗注云斗所以沃尸也釋文云斗依注音主是古文主斗字通此篇唯北有斗前後四句毛詩傳箋均無訓釋玉篇所說科形云云引詩爲證當是据韓家之說也

四月

秋日淒淒百卉俱腓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言俱變而黃也（文選廿謝靈運九日送孔令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謝靈運詩云淒淒陽卉腓李善注既引韓詩及薛君章句又云腓音肥毛萇曰痱病也今本作腓非陳氏稽古篇曰據李言則毛詩作痱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相沿莫知攷正耳阮氏校勘記曰釋文腓房非反病也韓詩云變也不言其字有異是毛詩經亦作腓但傳訓爲病以爲痱之假借字胡承珙曰案文選注引韓詩具又作俱玉篇疒部引詩百卉具痱雖未著毛韓然作具則當是毛詩玉篇在釋文之前是所見毛詩本有作痱者蓋韓作俱腓毛作具痱陳氏之說未爲無據也

亂離斯瘼爰其適歸

〔韓詩曰〕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文選廿潘安仁關中詩注）

喬樅謹案梁處素據文選三十八任昉爲范尙書讓吏部表注引韓詩作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瘼散也疑韓詩亦同喬樅謂梁說非是潘安仁關中詩亂離斯瘼李善注先引韓詩亂離斯莫云云又引毛詩曰亂離瘼矣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據此則韓詩文爲亂離斯莫明甚文選

三十八注蓋誤也此詩三家今文皆作亂離斯瘼與毛詩異說苑政理篇引詩及後漢書仲長統昌言法誡篇並同是其明證說苑云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與韓詩訓莫爲散合是魯韓文同義同據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潘安仁詩云亂離斯瘼皆用韓詩之句故李善云今此既引韓詩宜爲莫字也胡承珙曰李善注引韓詩爰其適歸爰當本作奚以形近致誤家語辯致篇引此詩作奚其適歸此必本三家詩任彥昇表云亂離斯瘼欲以安歸正奚其適歸

之意此亦足見韓詩當作奚與毛異字異義也
段氏詩小學據常璩華陽國志引亂離瘼矣奚
其適歸謂三家詩有作奚者其說是已

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韓詩外傳七傳曰善爲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爲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爲治詩

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北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韓詩外傳一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喬樅謹案普毛詩作溥傳云溥大也三家詩並作普字荀子及賈子新書白虎通引詩同可證也趙岐孟子章句訓普爲徧用魯詩之訓韓詩義當亦同

率土之濱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普天率土遐邇洽同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韓詩外傳七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以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

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喬樅謹案此詩毛敘以爲大夫悔將小人也荀子大略篇引此詩二語言無與小人處也今據韓詩外傳引此詩以證所樹非其人則三家與毛義皆同矣趙懷玉曰說苑復恩篇作陽虎得罪於衛此云魏文侯之時亦不與簡主同時疑皆誤又惡我於君朝廷之大夫九字舊本脫據御覽六百三十二引補恐我以法御覽作中我於法是以不復樹德於人也復字舊脫亦據御覽補之

小明

截離寒暑

[補] 曹植朔風詩截離寒暑

眷眷懷顧

韓詩曰眷眷懷顧文選登樓賦注又見思元賦注及廿五陸雲荅張士然詩注謝惠連西陵遇風詩注廿七王粲從軍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王粲從軍詩注引韓詩眷眷懷歸疑卽此詩或因下句有豈不懷歸遂致誤歟

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韓詩外傳四韶用干戚非至樂也舜兼二女非達禮

也封黃帝之子十九人非法義也往田號泣非盡命也以人觀之則是也以法量之則未也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詩曰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案外傳七引作靖恭爾位當是淺人誤改又好是正直宜作正直是與此所引乃二章之文或傳寫誤或韓氏本異未可知也

靜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曰靜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又外傳七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

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

又外傳八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左

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
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
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又曰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傳置之殿下召
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
而問曰古者明王聖王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
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鼓鐘

憂心且陶

韓詩曰憂心且陶陶暢也（衆經音義十二後漢書注八十上文選注三十四）

喬樅謹案毛詩作憂心且妯傳云妯動也箋云
妯之言悼也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毛傳妯動也
動卽慟字韓詩憂心且陶陶卽妯之叚借妯通
作陶猶古文書皐陶作咎繇也由又與舀通菀
柳詩上帝甚蹈韓詩作上帝甚陶是已說文心
部怞朖也引詩憂心且怞怞與妯聲義同朖當
爲恨之譌恨亦傷悲之意憂心且妯與上章憂
心且傷憂心且悲同義喬樅謂馬以陶爲妯之
叚借其說亦通然陶本有憂義無煩叚借廣雅
釋言曰陶憂也正釋韓氏憂心且陶之訓說文
云暢不生也玉篇同禮記月令曰地氣且泄是
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
命之曰暢月則暢月云者當卽以不生爲義暢
字本義訓爲不生與訓作暢達者正相反則暢
之本義益與鬱近故古人以鬱陶連文訓爲憂
思陶猶鬱也知此則知韓詩以陶訓暢暢亦有
憂鬱之義矣王氏廣雅疏証曰凡一字兩訓而
反覆旁通者如亂之爲治故之爲今擾之爲安
臭之爲香不可悉數爾雅鬱陶繇喜也又云繇
憂也則繇字卽有憂喜二義鬱陶亦猶是也是

故喜氣未暢謂之鬱陶檀弓正義引何氏隱義
云鬱陶懷喜未暢意是也憂思憤盈亦謂之鬱
陶楚詞九辨豈不鬱陶而思君兮王逸注云憤
念蓄積盈胷臆也孟子書象曰鬱陶思君爾史
記五帝紀我思舜正鬱陶是也暑氣蘊隆亦謂
之鬱陶摯虞思游賦戚溽暑之鬱陶兮夏侯湛
大暑賦云乃鬱陶以興熱是也事雖不同而同
爲鬱積之義故命名亦同閻氏百詩謂憂喜不
同名廣雅誤訓陶爲喜其說非也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班固東都賦云四夷間奏德廣所及𠍿佅兜離罔不具集亦以陳四夷之樂爲德廣所及班固所云當本齊詩內傳語而說與韓詩內傳合是三家義同

薛君曰南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陳禪傳注）

喬樅謹案此以六代之樂釋雅以四夷之樂釋南三家詩說皆與毛傳合薛君言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者蓋以南有羽籥與中國籥舞同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是四夷之樂惟南爲文舞白虎通又引一說曰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文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是四夷之樂亦惟南有歌曲故薛君云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詩疏謂四夷之樂惟專爲舞其義非是蔡邕獨斷曰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合天下

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爲之聲蔡邕所云卽指南方歌者而言與薛君言南可以和於雅者正合然則韓詩之說是以以籥不僭兼承雅南二者言之謂歌聲與舞容皆節奏齊同和而不僭也鄭箋分雅南籥爲三舞與韓詩義異

楚茨

禮義卒度笑語卒獲

喬樅謹案今本韓詩外傳義字誤儀此據詩攷所引作義周禮肆師治其禮儀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左傳邾儀父漢書鄒陽傳作義父說文云義者己之威儀也故經傳多以義爲儀字

韓詩外傳四禮者治辯之極也强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統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若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爲三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爲險江漢以

為池綠之以方成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王子比干而囚箕子爲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是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卽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已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也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

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君子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父寬惠而有禮子敬愛而致恭兄慈愛而見友弟敬詘而不踰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道也偏立卽亂具立卽治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禮昔者先王審禮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動無不當夫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應變而不窮

審之禮也故君子於禮也敬而安之其於事也經而不失其於人也寬裕寡怨而弗阿其於儀也修飾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便捷而不累其於百官技藝之人也不與爭能而致用其功其於天地萬物也不說其所然謹財其盛其待上也忠順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於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於鄉曲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有名通則有功仁義兼覆天下而不窮明通天地理萬變而不疑血氣平和志意廣大行義塞天地仁知之極也夫是謂先王審之禮也若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歸

慈母也曰仁刑義立教成愛深禮樂交通故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又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式禮莫愆

韓詩外傳七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絕故曰能爲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禮莫愆

馥芬孝祀

韓詩曰馥芬孝祀薛君曰馥香貌也文選蘇武古詩注

案衆經音義十四引韓詩曰馥芬孝祀馥香氣也

喬樅謹案衆經音義二又引字林云馥香氣也

義本韓詩漢帝堯碑云生自馥芬正用韓詩之語毛詩作苾芬孝祀箋云苾苾芬芬有馨香矣是毛韓文異而義同苾馥同音古相通用宓子賤處犧字又作伏是其證也苾亦通作馝廣雅釋詁馝香也又說文飶食之香也玉篇云咇芳香也飶咇皆以音義同並通

神具醉止

補曹植魏文帝誄神具醉止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韓詩外傳三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亾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信南山

信彼南山維禹畇之周禮稍人疏○顏師古急就章注

喬樅謹案周禮稍人注甸讀與維禹畇之之畇同其訓曰乘賈疏云案毛詩維禹甸之不言畇者鄭君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胡承珙曰毛傳甸治也傳訓甸爲治者甸讀爲田說文田敶也李巡注爾雅釋地曰田敶也謂敶列種穀之處夫敶列種穀固已含治義矣攷韓詩字雖作

畇訓亦當同毛爲治爾雅神治也邵二雲謂神爲畇之轉又說文畇理也理卽爲治亦以聲近義同也鄭注小司徒云甸之言乘也乘亦可訓治豳風亟其乘屋箋云乘治是也此箋必申以邱甸者以下文彊理南畝皆所以奉禹功故又本甸治之意推而言之耳賈疏謂鄭據韓詩爲說畇是軍陳故訓爲乘殆未必然馬瑞辰曰甸爲治則陳亦皆爲治酒誥曰惟其陳脩爲厥疆畎陳脩皆治也多方曰畋爾田齊風曰無田甫田並與陳聲近而義同

補）史越春秋四禹乘四載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欙以行川始於霍山徊集五嶽詩云信彼南山惟禹甸之

喬樅謹案此所引詩乃作甸字疑後人傳寫依毛詩改之

上天同雲雨雪紛紛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藝文類聚二〇御覽十二自上而下曰雨雪初學記二〇歲華紀麗一又四

喬樅謹案初學記云同雲謂陰雲竟天同爲一色又埤雅引詩上天同雲而釋之曰冬爲上天

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韓詩以雪雲爲同雲也紛紛毛詩作雰雰何氏古義曰說文雰即氛字云祥也與雪無涉當通作紛今據白帖二兩引詩雨雪紛紛則三家今文固有作紛紛者矣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韓詩外傳四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

喬樅謹案此與穀梁傳及漢書食貨志合穀梁魯詩同一師傳班固漢志皆用齊詩是三家義同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又曰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食貨志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在埜曰廬在邑曰里於里有序而鄉有庠春令民畢出在埜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穀梁傳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食貨志言公田餘二十畝以爲廬舍瓜瓠果

緜殖於疆易正此詩所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者是也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注云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卽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多於五口名曰餘

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五穀畢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而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說亦與食貨志同公羊爲齊學卲公用魯詩其所述多齊魯詩義故范甯穀梁集解卽用卲公語他如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注樂緯咸同此說其義甚古不可易矣孔氏詩正義乃以諸儒爲失其說非是馬瑞辰曰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古者井田之制私田在外公田在中廬舍又在公田之中故曰中田有廬詩正義拘孟子九一而助之說謂鄭以爲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中取一因謂古無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案孟子所云皆什一者正謂什一分而取其一詩正義以什一使自賦謂什一而貢一是也而以九一爲九而助一則非九一而助舉其大數實則除去廬舍二十

畝八百八十畝八家各得田一百一十畝只稅其十畝正爲什一而稅其一此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攷工記匠人賈疏以爲什外取一亦什一而取一之義先儒或以什一爲什而取一則與經文其實皆什一爲不合矣

甫田

菿彼圃田

玉篇草部菿都角切韓詩菿彼圃田毛作倬又音到

毛詩釋文倬韓詩作菿云菿卓也

爾雅釋詁邢昺疏韓詩云菿彼圃田

喬樅謹案釋文葑譌作葑盧氏文弨云徐鯤謂說文無葑字惟玉篇竹部有之云捕具也又作𦬼是葑卽𦬼之異文廣韻三十七號葑大也又四覺葑字注引說文云草大也今本說文作草木倒木倒乃大也二字之譌據此則韓詩本作葑字可知爾雅釋詁葑大也郭注云葑義未聞郭璞豈不見韓詩使其果作葑字何云未聞耶然其誤實自陸德明始爾雅釋文云葑郭渉孝反顧野王都角反說文云草大也旣以說文玉篇之葑爲葑而毛詩釋文云倬韓詩作葑邪㒵

因之實爲大誤郝氏懿行曰卓與倬同說文倬箸大也引詩倬彼雲漢毛傳亦云倬大也是倬葑音義同喬樅謂倬兼明大二義說文訓倬爲箸大箸卽明也此詩毛傳云卓明貌當與棫樸詩傳互易彼詩言倬彼雲漢爲章于天章明也倬義宜爲明貌此詩言倬彼甫田甫大也則倬義亦宜訓爲大貌爾雅釋詁作葑乃葑之譌字耳甫圃古字通用

以社以方

補韓詩外傳曰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尚書禹貢正義

喬樅謹案孝經正義二引外傳文略同攷白虎通社稷篇亦有此文又蔡邕獨斷云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漢儒之言蓋皆同也

大田

去其螟螣及其蟊賊

補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去其螟蜮及其蟊

賊○李賢注蜮一名短狐今之水弩含沙射人爲災

喬樅謹案此詔卽用詩大田篇語螟蜮當爲螟蟘之譌毛詩釋文云螟螣字亦作𧊇說文作蟘又隷釋載唐公房碑作去其螟蟘蟘與蜮字形相近因而致譌章懷注乃以含沙之蜮釋之斯爲謬矣

卜畀炎火

韓詩曰卜報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秉畀炎火箋云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亾釋文云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卜

段氏詩小學曰卜畀猶俗言付與也爾雅卜予也馬瑞辰曰天保詩卜爾百福又曰報以介福卜報皆予也秉與卜雙聲故秉可通作卜胡承珙曰白虎通蓍龜云卜赴也小爾雅赴疾也禮記少儀喪服小記注竝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是訓卜爲報猶訓卜爲赴卜畀炎火者謂亟取而畀之炎火也

有弇淒淒興雲祁祁

〔韓詩外傳八〕天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不殺布惠施恩

韓詩遺說攷　卷三　三　二八

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工不造無用雕文不粥於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淒淒興雲祈祈以是知太平之無飄風暴雨明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有弇淒淒興雲祈祈今外傳本作渰御覽八百七十二引作黤

補玉篇水部渰雲雨貌詩曰有渰淒淒

喬樅謹案毛詩作有渰萋萋此所引亦據韓詩之文經典釋文云渰本又作弇弇者渰之消借字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補曹植諧皆文雨我公田爰暨于私

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詩外傳四〕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爲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爲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窮有所措其手足也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韓詩遺說攷　卷三　三　二九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韓詩外傳三〕人事倫則順於鬼神順於鬼神則降福孔偕詩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案此二句旱麓及潛詩俱有之

裳裳者華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韓詩外傳七〕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巳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

之罪兆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喬樅謹案此與荀子不苟篇引詩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之說合毛傳云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說苑修文篇引詩傳亦以左右爲朝祀喪戎之事今據韓詩外傳語大旨皆與毛傳同

桑扈

兕觥其觩

韓詩曰觥容五升卷耳釋文

韓詩說曰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也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卷耳正義

喬樅謹案五經異義毛詩說觥大七升許君謹案云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爲過多是許君從韓詩說矣詩正義引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卷耳詩箋云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醻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爲樂鄭君以觥爲罰爵亦用韓詩之義禮圖從毛詩說故與韓異又案後漢書郅惲傳惲理韓詩爲郡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亨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亨禮畢太守歐陽歙教引西部督郵繇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

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是燕飲之禮以觥爲罰爵漢時猶存此制也

鴛鴦

戢其左翼

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噣於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戢言休息也鄭箋云戢歛也歛其左翼以右翼掩之義與韓異據王褒四子講德論云飛鳥翕翼翕與歛義同子淵用魯詩者鄭箋蓋本魯說韓詩訓戢爲捷者攷廣雅釋

詁云戭揷也揷捷古字通用士冠禮捷柶輿釋
文云捷本作揷禮記樂記注搢猶捷也釋文亦
云捷本作揷是其驗也毛西河續詩傳曰凡禽
鳥止息無論長頸短喙必捷其㖞於左翼引攷
工記廬人注矜所捷也捷卽揷也爲證其說良
允玉海載詩釋文引韓詩作揵其㖞揵卽捷字
之譌稽古篇謂當從玉海作揵非是

莝之秣之

韓詩曰莝委也（文釋）

案毛詩摧之秣之傳云摧挫也鄭箋云挫今莝字

也葢據韓詩以證毛傳也

喬樅謹案鄭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
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
鄭君言委之以莝亦用韓詩義說文莝斬芻也
委卽餧字之消借餧猶飼也

類弁

先集惟霰

韓詩曰先集惟霰○薛君章句曰霰㬎也（文選十三謝惠連雪賦注○宋書符瑞志○御覽十二）

喬樅謹案毛傳霰暴雪也義與韓異段氏玉裁
曰暴雪當爲黍雪之譌說文霰稷雪也俗謂米
雪或謂粒雪皆是也馬瑞辰曰薛君章句以霰
爲㬎㬎猶花也今俗以雪之先下而小者爲雪
花卽韓詩所謂㬎也或以雪花六出當之則誤
以霰爲大雪矣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韓詩外傳四人主欲得善射及遠中微則懸貴爵重
賞以招致之內不阿子弟外不隱遠人能中是者取
之是豈不致人之道也哉雖聖人弗能易也今欲治
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

人弗能制亂則危消滅亾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輔
佐獨不如是之公惟便辟親比己之是用豈不謂過
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亾
矣古之國千餘今無數十其故何也莫不失於是也
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而無私以官職事業者
何也亦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
也臣不能而爲之是詐臣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
亾無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則
必危其所愛夫文王非無便辟親比己者超然乃舉
太公於舟人而用之豈私之哉以爲親邪則異族之

人也以爲故耶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耶則太公年七十二䶵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舉是人而用之貴道果立貴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國七十一姬姓獨居五十二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下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小雅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敘云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

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今據韓外傳言惟明王能愛其所愛闇王必危其所愛而引大雅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及此詩二語爲證以見愛其所愛則能安社稷保子孫危其所愛則滅亡無日矣大旨與毛敘同

車舝

德音來括

（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文選廿五劉琨荅盧諶詩注○又五十三陸機辨亡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括會也釋文云括本又作佸會也馬瑞辰曰韓詩釋括爲約束言以德音來相約束卽下章令德來教之意說文括絜也又栝檃也均與約束義同至毛傳訓括爲會者括會一聲之轉括訓爲會猶話之或作譮也會合與約束義亦相近箋以爲會合離散之人失之

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補）後漢書馮衍（曰）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李賢注）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韓詩外傳七）傳曰南假子過程本子本子爲之烹鱺

魚南假子曰聞君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喬樅謹案南假子說苑雜言篇作南瑕子鱺魚說苑作鯢魚又程本下舊脫子字下句亦同趙懷玉曰案下文稱本子則此處亦當有子字今爲補之

以慍我心

韓詩曰慍恚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慍字作慰馬融申毛云慰安也王肅申毛云慰怨也王義葢本韓詩馬瑞辰曰詩正義引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徧檢今本皆爲慰安也按訓安者是馬融義已見釋文訓怨者亦非毛傳之舊說文訵慰也據玉篇訵慰也亦作䛐訵卽婉之或體訵者順也訵可訓慰慰亦可訓訵毛傳葢本作慰訵也後人少識訵因譌而爲怨王肅遂以怨恨釋之耳說文訵慰也集韻類篇均作尉說文尉從上按下也从𡰥又持火所以申繒也是尉本火斗之稱引伸爲自上按下之通稱按者抑也廣雅抑治也與除義訓治同惟毛傳本作慰訵也取慰按之義故箋以慰除其心釋之以慰我心猶前章我心寫兮寫亦除也此亦傳作訵之證若毛訓慰爲安爲怨箋皆不得訓慰爲除以申釋之正義乃以憂除則心安強合爲一失矣至韓詩作以慍我心訓爲恚者慍訵怨古並同聲韓詩葢讀慰爲怨因遂以慍代慰耳說文慰安也一曰恚怒也怨疑亦訵字之譌本當作一曰恚也一曰訵也訵者毛詩恚者衆採韓詩也

青蠅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補 馮衍與任武達書曰青蠅之心不重破國後漢書本傳注

構我二人

韓詩曰構亂也毛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構合也合猶交亂也與韓詩義同正義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惑亂也

補 曹植貽白馬王彪詩蒼蠅閒白黑讒巧令親疎

賓之初筵

韓詩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後漢書孔融傳注○朱子詩集傳

喬樅謹案後漢書注引韓詩朱子集傳引作韓詩序謂此詩與大雅抑戒相類必武公悔過之作宜從韓詩朱氏鶴齡通義曰若祇是悔過嘗與衛風淇澳爲類矣毛叙云刺時者武公於幽王之時入爲卿士不敢斥言王惡借悔過以刺之美氏炳章廣義曰以刺時之意爲自悔之辭猶微子言紂惡而云我沉湎於酒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韓詩曰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孔融傳注

威儀昄昄

韓詩曰昄昄善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威儀反反傳云反反言重愼也反卽昄之省借爾雅釋詁昄大也玉篇昄大也善也玉篇昄善之訓卽本韓詩馬瑞辰曰毛訓重愼亦善貌也周頌執競詩威儀反反毛傳反反難也義與此傳重愼相成故詩疏亦以重難釋之

屢舞僛僛

補玉篇人部僛醉舞貌詩云屢舞僛僛

喬樅謹案毛傳云僛僛舞不能自正也此云僛醉舞貌當是韓詩之訓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韓詩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爲惡也孔融傳注

韓詩遺說攷卷第三　三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小雅四

魚藻

有頒有首

韓詩曰頒衆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頒爲大首貌與韓詩義異玉篇四頒下引詩云有頒其首頒大首貌一云衆也此兼採毛韓二義馬瑞辰曰按說文寡字注云頒分也韓詩訓頒爲衆葢讀頒如紛紜之紛以義推之二章有莘其尾韓詩莘當讀甡說文甡甡衆多貌又說文燊盛貌讀若詩莘莘征夫亦衆盛貌文選高唐賦縱縱莘莘注引詩有莘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案毛傳云莘長貌胡承珙謂此李善之誤以韓爲毛其說是也

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

補後漢書明帝手詔曰睠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李賢注采菽詩小雅之章也其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與之東平憲王傳

喬樅謹案與毛詩作兮章懐所引當是據韓詩之文又攷白虎通考黜篇引亦作與鄭君儀禮覲禮注引此詩下文又何與之字皆作與是三家今文同也

觱沸濫泉

【補】玉篇角部觱沸濫泉

喬樅謹案毛詩作觱沸檻泉此所引是据韓詩之文玉篇又云觱或作滭滭字亦韓詩之異文

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韓詩外傳四問楛者不告告楛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不隱言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匪交匪紓鄭箋云彼與人交接自偪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鄭說與韓詩外傳引詩言必交吾志然後予也合韓詩以交為交接之意鄭箋即本韓詩為說

便便左右

韓詩曰便便閑雅之貌 釋文

喬樅謹案便便毛詩作平平傳云平平辯治也左傳引作便蕃左右平便辯皆以音近通轉正義曰堯典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韓詩訓便便為閑雅貌者辯治有整暇之意故為閑雅貌也

紼纚維之

韓詩曰纚筰也 釋文 ○一曰纚繫也 文選五十八顏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喬樅謹案說文云筰筊也筊竹索也釋名云引舟者為筰筰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玉篇云筰竹索也引舟竹筊也爾雅釋水云紼縭維之紼繂也縭緌也李巡曰繂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為大索郭璞曰繂索也緌繫也爾雅訓紼為繂韓詩訓纚為筰雖所釋不同而要皆為維舟之索筰以繫舟使止亦以引舟使行今時行舟者猶然鄭箋言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亦主引舟為說故云

猶諸侯之治民御之以禮法也然則韓以纚訓綍又訓繫者綍以舟行言之繫以舟止言之皆所以維持舟者兼二義也纚字韓詩無訓毛傳云紼繂也與爾雅同正義引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紼䋿也與爾雅異馬瑞辰據說文紼大也玉篇作綍紼从弗亦有大義故孫炎以爲大索喬樅謂從集注本訓紼爲弗弗猶戾也卽孫炎所云戾竹爲大索是也

福祿肶之

韓詩曰肶厚也釋文

喬樅謹案肶毛詩作膍傳云膍厚也說文膍或从比作肶玉篇肶字同膍膍本訓爲膍胵又得訓厚者此與腹字同意皆引伸叚借之義也說文云腹厚也腹與複通月令水澤腹堅注云腹厚也釋文云腹本又作複膍與毗通毗厚也見節南山詩傳是其驗也

優哉柔哉亦是戾矣

韓詩外傳四子爲親隱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愛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詩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案此引詩優哉游哉游當作柔據卷八引定之

角弓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韓詩曰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章帝紀注

韓詩外傳四齊桓公問於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彊非之則危倍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又曰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之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又曰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言能知於人而不能自知也

喬樅謹案荀子劉向皆以亡爲危亡之亡此魯詩之義也毛傳云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亦與魯詩義同馬瑞辰謂亡當讀如忘詩蓋言

人之無良一方之人皆知怨之至於已受爵不讓亦訓無良則忘之也據韓詩外傳引詩言知於人而不能自知爲證今按馬說非也韓詩外傳引詩民之無良二句云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明訓亾爲危亡之亡與毛爵同義其云知於人而不能自知者乃以已對人言之釋詩言已之所以至于危亾之意非讀亡爲忘也馬說殆失檢耳

如食儀饇

韓詩曰儀我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儀作宜釋文云本作儀儀宜古字通用儀通作宜猶義之通作誼也韓詩訓儀爲我者我與俄通說文我字注云或說我頃頓也是古文卽以我爲俄字又人部云俄頃也玉篇曰俄頃須臾也廣韻俄頃速也累言之爲俄頃單言之爲俄荀子榮辱篇墨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公羊桓二年傳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是也又通作蛾漢書班倢伃傳蛾而大幸集句引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俄與孔對文儀訓爲俄孔亦當訓爲甚皆所以申言不亟其後之意也鄭箋釋孔爲甚之孔謂度其所勝多少義與韓異

雨雪麃麃曣晛聿消

韓詩曰曣晛聿消曣晛日出也 釋文

韓詩外傳四天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愼到田駢墨翟宋鈃鄧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而自功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之工說說皆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

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一統類齊言行羣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順隩窔之間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起工說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争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工說者立息十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堯舜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

之害除夬聖人之迹著夬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喬樅謹案一天下起至聖人之得勢者三十九

字本皆脫佚今據荀子文補之

〔又外傳七〕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搆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

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甯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爲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案外傳引詩雨雪瀌瀌見晛聿消見宜據釋文作曣瀌宜從詩攷引作麃今本外傳字並誤

喬樅謹案今本外傳是後人據毛詩所改也毛詩見晛曰消傳云晛日氣也箋云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讀見爲如字文義與三家並異詳見魯詩遺說攷

莫肎下隤

〔薛君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文選十六陸機歎逝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莫肯下遺鄭箋云遺讀曰隨謂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己又荀子非相篇引

詩作莫肯下隧楊倞注云隧讀爲隨莫肯下隨於人即用鄭箋爲說隤遺墜隨古皆以聲近通用盧氏文弨疑谷風棄予如遺韓詩作棄予如隤故薛君云然今攷韓詩外傳七引谷風詩作遺則薛君所釋確爲此篇章句無疑盧氏殆失檢耳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韓詩外傳四〕愛由情出謂之仁節愛理宜謂之義致愛恭謹謂之禮文禮謂之容禮容之美自足以爲治其言可以爲民道故民從是言也行可以爲民法故

民從是行也書之於策傳之於志語萬世子子孫孫
道而不舍由之即治失之即亂由之即生失之即死
今夫肢體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
混然無道此明王聖主之所罪詩曰如蠻如髦我是
用憂
〔又曰〕君子大心即敬天而道小心即畏義而節知即
明達而類愚即端慤而法喜即和而治憂即靜而遠
達即齊而容窮即約而詳小人大心即慢而暴小心
即淫而傾知即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喜則輕易
而快憂則挫而懾達則驕而偏窮則棄而累其肢體

之序與禽獸同節言語之暴與蠻夷不殊出則為宗
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又曰〕出則為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詩曰如蠻如髦
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菀柳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
〔韓詩外傳四〕客有說春申君者曰湯以七十里文王
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內今夫孫子者天下之賢人也
君藉之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君何春申君
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去而之趙趙以為上卿客入

說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而入齊魯弱而齊強由是觀之夫賢者之所在其
君未嘗不善於國未嘗不安也今孫子天下之賢人
何謂辭而去春申又云善於是使請孫子孫子因為
書謝曰鄙語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
審也此為劫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放無
術法以知姦即大臣以專斷圖私以禁誅於已也故
捨賢長而立幼弱廢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
楚王之子圍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疾返問疾遂以冠
纓絞王而殺之因自立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

杼帥其黨而攻莊公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
於廟崔杼又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
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
沙邱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而懸之於
廟宿昔而殺之夫癘雖癰腫痂疕上比遠世未至絞
頸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餓死也夫劫殺死亡
之主心之憂勞形之苦痛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
雖憐王可也因為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
不知異閭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為
明以聾為聰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乎上天曷維其

同詩曰上帝甚慆無自瘵焉
喬樅謹案慆毛詩作蹈傳云蹈動也箋云蹈讀曰悼與韓文異馬瑞辰曰按一切經音義引韓詩曰上帝甚陶陶變也變與動同義蹈從舀聲舀古聲如由陶讀如皐繇之繇聲亦與由同故通用蹈通作陶猶鼓鍾詩憂心且妯韓詩作陶又如江漢詩江漢滔滔風俗通山澤篇引作江漢陶陶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史記屈原傳作陶陶也禮記人喜則斯陶淮南本經篇云樂斯動動斯蹈蹈亦陶也廣雅陶化也淮南本經訓言

陰陽之陶化萬物陶化猶變化也蹈又通慆韓詩外傳引詩下章作上帝甚慆而上引孫子賦云云則慆亦變亂是井之意戰國策楚策又引詩上天甚神王觀察云神者慆字之壞蓋傳寫之誤不若陶慆蹈古同聲得通其義均與毛傳訓動同也動者言其喜怒變動無常檢詩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是悼亦得訓動與蹈同義若箋訓為悼病則失之矣喬樅謂韓詩蹈字作慆明見外傳則作陶者必井韓詩衆經音義卷五陶現下但引詩云上帝甚陶陶變也不言為韓詩當是齊魯之異文異義見於他書者而元應採之以證陶現之為變現耳馬據鼓鍾詩妯字韓作陶故以意定之然江漢詩滔滔風俗通引作陶陶應劭用魯詩者則安知上帝甚陶非魯詩之異文耶鄭箋讀蹈為悼悼字疑為齊詩異文悼病之訓當亦本於齊說馬以箋訓為失據毛詩中心是悼傳謂悼亦得訓動不知毛於檜詩訓悼為動者乃以動為慟之消借非訓為變動之義也惟以陶蹈慆聲近義通皆為變動無常之意其說得之又趙懷玉外傳校本云崔杼

帥其黨以下十四字舊本脫佚今據戰國楚策補崔杼又不許五字舊本亦脫韓非子作崔子又不聽今依倣補之

都人士

喬樅謹案此詩毛氏五章三家皆止四章詩正義云襄十四年左傳引此詩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二句服虔曰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禮記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胡承珙曰賈誼新書等齊篇引詩云彼都人士狐

炎黃寔行歸于周萬民之望賈時毛詩未行又
所引字亦小異疑同於三家然則三家無此首
章或後漢時逸之亦未必本無也

采綠

薄言覩者

喬樅謹案毛詩覩字作觀傳云多也正義云俗
本作覩覩誤也定本集注並作多攷爾雅釋詁
覩多也郭注引詩薄言覩者郝氏義疏以為觀
聲同灌灌叢也叢聚亦多也今據毛詩作觀覩
即後人據韓詩改之覩義亦訓得多說文覩為

古文睹字覩從見者聲者從白𣥂聲𣥂古文旅
旅有衆義故都从邑者聲義訓為聚諸从言者
聲義訓為衆然則覩亦有衆義衆即多也

隰桑

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韓詩外傳四〕南苗異獸之鞹猶犬羊也與於人猶死
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齕忘
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
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
而因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詩外傳四〕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
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
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
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
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又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聑日多者
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
即可以為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

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
日忘之

白華

泱泱白雲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英英韓詩作泱泱說文云
泱滃也滃雲氣起也文選潘安仁射雉賦天泱
泱以垂雲即用韓詩語徐爰注曰泱音英李善
注引毛詩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泱與
英古字通六月詩白旆央央公羊宣十二年疏
引孫氏說作帛旆英英是已

大步艱難之子不猶
韓詩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也詩正義引侯苞
喬樅謹案毛傳云步行猶可也鄭箋云猶圖也王肅述毛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爲不可故也正義曰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爲毛說然則知韓詩訓猶爲可其義與毛傳同鄭箋訓猶爲圖葢據齊魯之說改毛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韓詩外傳四傳曰誠惡惡知刑之本誠善善知敬之本彼誠惡神達乎民心知刑敬之本不怒而威不言

韓詩遺說攷　卷三　四　十六

而信誠德之主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又曰僞詐不可長空虛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見外也

又外傳七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孔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某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某以瑟浮其音參以某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案元槧本外傳作鍾鼓非
視我怖怖

韓詩遺說攷　卷三　四　十七

韓詩曰怖怖意不說好也釋文
案說文引詩亦作怖怖從韓氏也毛詩作邁邁傳云不說也字異義同
喬樅謹案毛詩音義引說文云很怒也很怒卽不說好之義今本說文云怖恨怒也與陸氏所引小異段氏注云宜從釋文作很怒邁卽怖之叚借非有韓詩則毛詩不可通矣故許宗毛而不廢三家詩又廣雅亦云怖怒也
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韓詩外傳四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

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務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選於物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綿蠻

緜蠻黃鳥

韓詩曰緜蠻黃鳥○薛君注曰緜蠻文貌（文選十一何晏景福殿賦注○又四十六王融曲水詩序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綿蠻小鳥貌與薛君訓異馬瑞辰曰綿蠻二字雙聲說文緜聯微也廣雅緜

小也緜有小義故傳以爲小鳥貌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以緜蠻爲文貌案爾雅釋詁覭髳茀離也緜蠻卽覭髳之轉葢文采緜密之貌故韓詩以爲文貌當從韓詩說爲允黃鳥本爲小鳥詩以喻微臣其義已顯不必更以緜蠻爲小貌耳

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韓詩外傳四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旦也喻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三家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一

文王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韓詩外傳五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

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居窮巷陋室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暴國一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勳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檢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然以富利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帶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真其衣冠行為已同於世俗而不知其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於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怍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

白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喬樅謹案無所疑怍句本皆脫怍字今據荀子補又其命維新下本或多可謂白矣謂五字元刻本無今從之

亹亹文王

韓詩曰亹水流進貌 文選吳都賦注

案臧鏞堂輯韓詩說以此入鳬鷖在亹下蒙謂吳都賦清流亹亹與水為韵則亹字不讀如門亹音與下董欣芬艱不協則非鳬鷖在亹章句也臧誤採之又案詩碩人頎衣妻姨私韵北門敦遺摧韵

採芑焞雷威韵杕杜偕近邇韻古音脂微齊皆灰咍與詩文欣魂痕亦可諧然鳧鷖詩涇沙渚皆實地可指又不應於亹字獨異其例且訓水流進貌則在字亦不可通矣此注當是亹亹文王之訓下句云令聞不已是有進義故韓詩釋亹亹爲水流進貌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韓詩外傳八〕三公者何曰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

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又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至麥邱之邦遇人曰爾何爲者也對曰臣麥邱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爲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爲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是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泣下曰願吾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

祖宗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邦人即封人封邦古字通用御覽七百三十六引韓詩外傳亦作麥邱封人惟新序四作邑人蓋叟爲其邑之封人也湯以下十二字舊脫趙懷玉校本据御覽七百三十六引補之

〔又曰〕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

姦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前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文〕曰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

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甯故書云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

喬樅謹案里鳧須左氏僖廿四年傳及晉語四並作豎頭須惟新序雜事四作里鳧須與韓詩外傳同梁玉繩曰案豎未冠者之官名頭字古叶仝都切與鳧音近里蓋其氏此傳聞之別非有二名也

〔補〕漢書王吉上疏曰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此其本也

無遏爾躬

〔韓詩曰〕遏病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遏止也義與韓異韓詩訓遏爲病者遏曷害古以音同通假害與病義相近一曰廣雅釋詁瘍病也韓蓋以遏爲瘍之叚借字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韓詩外傳五〕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王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聖賢之書輪扁曰此眞先聖王之糟粕也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

懵其不可得而傳者也以爲所傳眞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

大明

天難說斯不易惟王

韓詩外傳十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承王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

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位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難說斯不易惟王

案詩攷引外傳作說今本改忱非

喬樅謹案鄭君箋詩云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此讀易如字今據韓詩外傳引傳曰言王之不易也其下引詩天難說斯不易惟王是以易爲難易之易與毛義不同文王詩駿命不易箋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亦讀易如字其注禮記大學篇引詩曰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彼用三家詩說故讀同難易之易耳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韓詩外傳五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某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某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邈然遠望曰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故夫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

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偉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殷勤之意者好麗某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紂之爲王勞民力冤酷之令加於百姓憯悽之惡施於大臣羣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願爲文王臣紂自取之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當是之時索爲匹夫不可得也詩曰天謂殷適使不俠四方

喬樅謹案天謂今本外傳作天位此據詩攷所引改正俠毛詩作挾傳云達也孔氏廣森曰按

春秋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三朝記天子之官四通正地事也以不得嗣王位爲不得通於四方眞古師說古者堂有兩夾謂之左達右達是夾有達義此挾音訓當與夾同舊讀浹日之浹非胡承珙曰按爾雅釋言浹徹也徹卽通達之義故傳以挾爲達鄭箋云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韓詩外傳亦以令不行釋詩不俠義與毛鄭同蓋俠挾浹古皆通也馬瑞辰曰爾雅釋言訓浹爲徹釋名云達徹也小爾雅曰徹達也說文無浹字古浹字止作挾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浹是浹古作挾之証韓詩外傳引詩作使不俠四方仏乃挾之通借字

又案師襄子初學記十六引韓詩作師堂子文選七發李善注引韓詩作師堂子京堂襄音近子京其字也梁玉繩曰師襄子是衞樂師非論語擊磬襄故古今人表判列爲兩人自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與韓詩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誤矣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補三國志曹植疏體文王翼翼之仁

磬天之妹

韓詩曰磬譬也詩釋文○又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作俔傳云俔磬也正義曰此俔字韓詩作磬則俔磬音同也說文云俔諭也詩云俔天之妹謂之譬喻卽引此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弟與譬喩之言合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磬作然也段氏玉裁曰說文俔諭也此以今語釋古語俔者古語磬者今語是以毛詩作俔韓詩作磬如十七篇之有古今文許不依傳云磬而云諭者磬非正字以六書言之乃俔之叚借耳磬罄古通爾雅罄盡也猶言竟是天之妹也又曰俔說文一曰閒見也閒當作閒釋言閒俔也正許所本上訓用毛韓說此訓用爾雅說爾雅亦釋詩也閒音諫若言不可多見而閒見之胡承珙曰案傳以磬釋俔箋以如申毛孔疏解以磬作是唐時猶有此語其訓詁由來久矣段注說文謂毛以磬釋俔是以今語釋古語此說是也其又云磬猶言竟是又云俔是閒見盧氏文弨又從閒見爲義說皆非是後漢書胡

廣傳俔天必有異表若曰竟是曰閉見曰聞見則必連之妹二字方成文義必不得以俔天二字單言惟訓如則如天二字本可斷讀君子偕老傳曰尊之如天是也郝氏懿行曰爾雅釋詩箭俔在間上今本誤倒耳說文云俔譬諭也一曰間見卽本韓詩爾雅爲訓間者釋詁云代也間見猶言不常見也凡譬況之詞必取非常所見故云罕譬而論方言謂之代語說文謂之間見其義一也馬瑞辰曰今按代亦比擬之詞猶言譬也古者以此易彼謂之代以此擬彼亦謂

之代晉宋人擬古詩皆曰代其遺義也又以此擬彼則猶有彼此之別故代亦曰間是知爾雅以間釋俔間代之義亦與譬通矣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補後漢書郅惲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衆

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時尙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韓詩曰亮相也 釋文

喬樅謹案尒雅釋詁亮相並訓爲導相又訓勴亮又訓右勴右義皆爲助導引佐佑皆所以爲贊助也書惟時亮天工史記五帝紀作惟時相天事是以亮爲相相卽佐佑之義也亮與諒涼古以音同通用毛詩釋文云涼本亦作諒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到於邢邱軛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軛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乎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憎其胥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

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邱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於牧之野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皇皇駟騵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時

喬樅謹案皇皇毛詩作煌煌亮毛詩作涼今本外傳亦作涼非當從釋文弃今爲正

緜

緜緜瓜瓞

韓詩曰緜緜瓜瓞〇薛君曰瓞小瓜也 文選潘岳懷縣詩注

喬樅謹案爾雅釋草瓞瓝其紹瓞舍人注瓝小
瓜也與許君訓同釋草又云瓝九葉釋文引舍
人云瓝九葉九枚共一莖則其爲小瓜可知也

陶復陶穴

補玉篇穴部䆟地室也詩云陶䆟陶穴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䆟或作𡊅亦作復作𡊅者
齊魯之異文作復者毛氏古文以復爲䆟之消
借也

古公亶父來朝趣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補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亶父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

行義爲狄人所慕薰鬻妬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
牛羊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
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所養
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爲身害吾所不居也古公乃
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與我何異邠人父
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而歸古公居三月成
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

補吳越春秋五亶父讓地而民發於岐

喬樅謹案趙長君著吳越春秋見於後漢書儒
林傳長君治韓詩者所著詩細蔡邕讀之以爲
長於論衡隋書經籍志尚載長君韓詩譜二卷
詩歷神淵一卷今惟吳越春秋僅存十卷耳

補玉篇走部趣遠也詩曰來朝趣馬言早且疾也

喬樅謹案趣毛詩作走箋云來朝走馬言辟惡
早且疾也鄭意以走爲趣之假借故不煩改字
直訓爲疾矣三家今文皆作趣字顧野王所引
蓋據韓詩之文鄭君詩箋亦即用韓義申毛也

周原腜腜

韓詩曰周原腜腜（李善文選魏都賦注）

韓詩曰腜腜美也

案文選魏都賦腜腜坰野張載注腜腜美也詩云
周原腜腜堇荼如飴李善注引爲韓詩則張注腜
腜美也即韓詩之義毛詩釋文云膴膴美也韓詩
同此順毛而改謂韓詩說同非謂字同也

作廟翼翼

韓詩曰鬼神所居曰廟（衆經音義十四）

度之薨薨

韓詩曰度填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度居也義與韓異鄭箋云度
猶投也築牆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蔂而投諸版

中鄭君釋度爲投與韓詩訓塡義同蓋用韓義
改毛馬瑞辰曰度與⿰土叟通廣雅⿰土叟塞也塞與塡
義亦相近既取土而後塡之既塡而後築之正
見詩言有序也毛傳訓度爲居失之

高門有閌

韓詩曰閌盛貌釋文

補玉篇門部詩云高門有閌

喬樅謹案閌毛詩作伉魯詩文與韓同見張平
子西京賦又藝文類聚六十三引毛詩伉作閌
此三家之文非毛氏也李善文選魏都賦注亦

引毛詩高門有閌均譌惟西京賦注引毛詩曰
皐門有伉云伉與閌同不譌也毛傳云伉高貌
而韓詩釋閌爲盛貌者毛作皐門皐之言高也
故以伉爲高貌韓作高門則高義已顯故以閌
爲盛貌說文阬閬也閬門高也文選楊雄甘泉
賦閌閬閬其寥廓兮李善注引說文曰閬門高
大之貌也盛義與大相近說文無閌字毛詩伉
乃阬之假借韓詩閌又阬之或體耳

棫樸

追琢其璋

補玉篇辵部追治玉名也詩曰追琢其璋

喬樅謹案此韓詩之文也毛詩璋字作章與此
文異毛傳云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兼金玉二
者而言則毛以追琢其章爲雕琢之使成文章
也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名
鄭用韓義改毛又據周禮以證追琢之皆爲治
玉也

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韓詩外傳五天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豐交之木有時
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

則反本非務變而已將以正惡扶微絀繆淪非調和
陰陽順萬物之宜也詩曰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喬樅謹案亹亹毛詩作勉勉攷荀子王制篇引
詩亦作亹亹與韓詩同郝氏懿行曰亹與勉一
聲之轉禮記注亹亹勉勉也易繫辭鄭注亹亹
没没也没没即勉勉聲之轉也又轉爲敃敃大
戴禮五帝德篇亹亹穆穆文選封禪文作敃敃
穆穆又亹亹文王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
是敃敃穆穆與亹亹勉勉俱聲相轉也亹音門
又讀若微故玉篇亹亾匪切亹亹猶微微也一

切經音義卷九引周易劉瓛注亹亹猶微微也是玉篇所本爾雅釋文亦云亹亾匪反徐鉉以亹作娓娓與微同韓詩以爲誰侜予美之美然則亹讀爲美與亹讀爲門又俱聲相轉矣

旱麓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于淵中 文選五十一王褒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毛傳以此詩二句爲言上下察也與禮記中庸合箋云魚跳躍于淵喻民喜得所與

薛君章句同此鄭君用韓詩改毛也據此則鄭釋鳶飛戾天爲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當亦本於韓詩

清酒既載

薛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 文選西征賦注

喬樅謹案鄭箋釋既載謂已在尊中是以載爲載之於尊與薛君訓異馬瑞辰曰載與䵚音同說文䵚設也飪也从丮食才聲讀若載此詩載即䵚字之同音假借故韓詩訓設商頌烈祖詩既載清酤義同廣雅亦云䵚設也石鼓文𢦏皆作䵚士昏禮匕俎從設北面載執亦設也

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韓詩外傳二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者非仁也刼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晏其可回矣

喬樅謹案延毛詩作施施延一聲之轉呂覽知分篇引詩作延與韓文同後漢書黃琬傳注引詩亦從韓作延箋云延蔓于木之條枚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鄭以延蔓爲訓是用三家之義禮記表記引詩施于條枚注云如

葛藟之延蔓于條枚是其性也高誘呂覽注亦云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則齊魯詩文雖作施而亦訓爲延蔓與韓義同又案皇矣詩施于子孫箋云施猶延也則施延訓義並通

思齊

則百斯男

補後漢書順烈梁皇曰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韓詩曰刑正也 釋文

喬樅謹案孟子引此詩刑于寡妻趙岐注亦訓

刑爲正邪卿用魯詩者是韓詩義同毛傳云刑
法也法正古相通假論語齊桓公正而不譎漢
書鄒陽傳作齊桓公法而不譎易曰利用刑人
以正法也法所以正人之不正者說文金古文
法字玉篇同則法亦正也馬瑞辰曰毛韓詩法
與正同義史記賈生傳法制度猶言正制度也
廣雅刑治也法與正皆所以爲治也
補三國志曹植上疏曰周之文王亦從厥化其詩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
人咏之

皇矣
上帝耆之
韓詩曰耆惡也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此條引在周頌武篇耆定爾功
下馬瑞辰曰案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葢
毛韓詩同義釋文誤引入周頌武篇亦猶菑逆
也本韓詩澤陂篇之章句而釋文誤引入溱洧
章也若以耆定爾功爲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
說是也
其菑其翳
韓詩曰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詩作其菑其翳傳云木立死曰
菑自斃爲翳訓義與爾雅釋木同韓詩以菑爲
反草者意以其菑其翳其灌其栵爲總言草木
異於毛傳之以栵釋栭訓爲木名也詩言作之
屛之作起也屛除也四方之民歸往岐周闢草
萊刊樹木而自居處草之蕪穢者必先芟夷之
故首言其菑謂反草而菑殺之也木之顛仆者
亦先除去之故次言其殪也爾雅曰木自斃柛
說文柛字作槙云仆木也槙取顛仆之義人殪

則仆木斃則顛故韓詩以殪爲因高填下填卽
顛之叚借耳又云修之平之其灌其栵此亦分
別而言木之叢生者爲灌則修而創之木之既
髡復生者爲栵則平而治之爾雅釋詁烈枿餘
也方言曰陳鄭之間曰枿晉衛之間曰烈秦晉
之間曰肄說文巘伐木餘也字或作櫱栵與烈
通是栵爲木之餘櫱矣四者皆開山通道之首
事也下文云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
檿其柘此乃闢地定居之事檉椐易生之木故
其地則啟而闢之檿柘有用之材故其樹則攘

而列之如是若土地既廣樹木亦茂故下章卽
繼以柞棫斯拔松柏斯兌也
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韓詩外傳七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
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
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太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
季歷歷有子曰昌太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
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卽不來汝
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

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
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句有誤要於扶微
者可以立季遂立而養有字誤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
孔子曰太王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
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
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
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
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補吳越春秋卷一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雍
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太任氏生子昌昌有
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
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
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
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
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
為勾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不
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
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天下已安
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吳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詩正義

韓詩曰莫定也釋文
補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莫靜也文選西征賦注
喬樅謹案文王毛詩作王季莫毛詩作貊詩正
義云維此王季左傳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
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
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貊左傳樂記皆
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
為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今據左氏
昭二十八年傳及禮記樂記徐幹中論法象篇
引詩並作維此文王是魯齊與韓三家今文同

爾雅貊莫亦作貉嗼陸氏釋文云貉本又作貊嗼本又作莫是陸所據本爲貉嗼定也說文嗼啾嗼也玉篇嗼靜也莫字葢嗼之消借又案文選西征賦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寞靜也寂寞與啾嗼同疑韓嬰內傳釋莫爲寂寞而薛君著韓詩章句又申釋其義也尒雅爲魯詩之學疑魯詩文作嗼說文啾嗼之訓即本魯說魯韓雖文異而義竝同也

無然畔援

〔韓詩〕曰畔援武強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也此用魯訓攷毛跋扈即武強之貌義與韓詩相近詳見魯詩遺說攷

無然歆羨

〔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 文選孫綽登天台山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無是貪羨攷說文羨貪欲也文選歸田賦注引字林訓同廣雅釋詁一羨欲也毛云貪羨猶言貪欲也韓詩訓羨爲願者願即欲之意淮南說林訓臨河而羨魚高誘注亦云羨願也

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章句〕曰四平曰陵 文選九楊雄長楊賦注

〔韓詩〕曰曲京曰阿 文選西都賦注○衆經音義一

喬樅謹案說文陵大阜也釋名釋山曰大阜曰陵陵隆也體隆高也廣雅釋邱云四隤曰陵廣雅之訓與薛君章句同即用韓詩義陵之爲象中央隆高而四面隤陁以漸而平故陵遲亦曰陵夷言其勢漸穨替如邱陵之漸平也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詩外傳五〕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喬樅謹案則天地之體各本則多作首惟虞山毛詩本作則今從之

與爾隆衝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隆作臨宋綿初云隆臨一聲之轉後漢殤帝諱隆改隆爲臨漢有隆慮縣東京

爲臨慮由聲近故通用段氏詩經小學云隆衝言臨陣之車隆然高大也毛傳以臨衝爲二非喬樅攷隆衝亦作衝隆淮南兵略篇云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鹽鐵論亦云衝隆不足爲強是明以隆衝爲一隆蓋轒車衝則轒車是說文轒陷陣車也轒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蓋取其以高望遠則謂之隆車取其以上臨下則謂之臨車左氏成十六年傳楚子使登巢車以望晉軍卽韓詩所謂隆者是也胡承珙曰宣十五年左傳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杜注云

樓車上望櫓成十六年傳注亦云巢車車上爲櫓巢車樓車皆卽詩之臨車孫武子曰攻城之法修其轓轀轒轀轓與櫓同後漢書光武紀衝輣撞城章懷注云衝衝車也許愼曰輣樓車也前漢書敘傳衝輣閑閑卽以輣當詩之臨然則臨衝爲二車其義不可易矣

崇墉仡仡

韓詩曰仡仡搖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仡仡猶言言也毛訓言言爲高大則仡仡亦訓爲高大矣鄭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則釋仡仡當亦爲將壞之貌鄭君蓋用韓說以改毛義胡承珙曰案僖十九年左傳司馬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襄三十一年傳衛伯宮文子曰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後漢書伏湛傳崇國守城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說苑指武篇亦云文王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據此則文王師以順動未嘗破壞其城可知當以傳義爲勝又案傳以言言爲高大此必當時言有

大訓如爾雅大簫謂之言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illegible]證鄭意欲見崇無堅城故訓言言爲孽孽若正義則不能知毛傳之有本矣卽如交交黃鳥交交桑扈傳皆云交交小貌爾雅簫小者謂之筊李巡曰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筊筊小也此亦可證交有小義此種故訓漢以後遺失者蓋多矣喬樅攷說文土部圪墻高也詩曰崇墉圪圪張載魯靈光殿賦注云屹猶孽也高大貌詩曰崇墉屹屹圪屹當爲齊魯詩異文而義竝訓爲高是齊魯詩與毛訓同韓以仡仡

爲搖者據詩言隆衝皆用以攻城之具故釋仡仡爲動搖之貌也

靈臺

於牣魚躍

辟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文選山水詩注

於樂辟廱

韓詩說曰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取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

之郊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葢以茅葦取其絜清也詩正義引異義

喬樅謹案毛傳云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戴氏詩攷正曰辟廱於經無明文漢初說禮者規放故事始援大雅魯頌立說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如誠學校重典不應周禮不一及之而但言成均瞽宗孟子陳三代之學亦不涉乎此他國且不聞有所謂泮宮者此詩靈臺靈沼靈囿與辟廱連稱抑亦文王之離宮乎閒燕則游止肄樂於此不必以爲大學於詩辭前後尤協矣胡承珙曰案詩疏引鄭駁異義謂三靈辟雍同處在郊則辟廱亦爲游觀之所然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卽繼之以東西南北無思不服箋云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然則此詩言作樂傳言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是辟廱在文王時已爲合樂行禮之地但其時未嘗定爲天子之大學至武王有天下及周公制禮以後始別諸侯爲泮宮不得同於天子而辟廱行禮之事愈備如五經異義引韓詩說辟雝所以教天

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鄭氏據王制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合之魯頌在泮獻囚知辟廱同義卽如古器銘宰辟父敦王在辟宮冊周麗敦王在雝位格廟冊麗是辟雝又有冊命之事凡皆周公彌文之制如推其原始卽歸之文王之善道亦無不可總之三靈自爲游觀之所辟廱自爲禮樂之地同處者第言其相近三輔黃圖所載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靈囿在長安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三十里似非無據至辟雝卽周頌之西雝彼傳云

雝澤也澤卽王立于澤之澤郊祭聽誓於此則辟廱在郊可知謂之西雝則在西郊又可知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注以爲殷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猶從殷制故辟雍大學在郊鄭注鄉射禮謂周之大學在國然則武王之鎬京辟雝殆立於國中歟

矇瞍奏功

韓詩曰矇瞍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文選演連珠注

喬樅謹案史記屈原列傳集解引亦作矇瞍奏

功從韓詩也毛傳作奏公傳云公事也小雅六月詩以奏膚公傳云公功也則毛釋公爲事正以公乃功之叚借耳王逸楚詞懷沙章句引作矇叟奏工叟卽瞍之消借工功古書通用叔師所據是魯詩之文王者功成作樂洎定制禮此詩承上作樂言之故云奏功也

下武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韓詩外傳五上不知順孝則民不知返本君不知敬長則民不知貴親禘祭不敬山川失時則民無畏矣不教而誅則民不識勸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則民不倍矣敬孝達乎下則民知慈愛矣好惡喻乎百姓則下應其上如影響矣是則兼制天下定海內臣萬姓之要法也明王聖主之所不能須臾而舍也詩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應侯順德

補酈道元水經注㶏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卷三十一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一百九十九卷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克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與韓詩外傳同惟應侯作唐侯順德作慎德爲異攷隋書經籍志陳留風俗傳三卷漢議郎圈稱撰其說疑卽本韓詩慎順古文通假毛詩定本作慎德集注本作順德淮南子引詩亦作慎德是知三家文有假順爲慎者應字作唐疑傳寫之誤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

注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此屬并州與陳留無涉地理志又云潁川郡父城應鄉故國周武王所封潁川與陳留相近父城爲應鄉故國則陳留風俗傳所紀確爲應侯無疑師古漢書集注引臣瓚曰呂氏春秋成王以戲投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國非成王之所造也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也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喬樅謂班志武

王乃傳寫之誤當作成王爲是成王桐葉之封見史記晉世家及呂氏春秋重言篇皆以爲叔虞事叔虞封唐唐應皆成王之弟傳聞異詞或亦以此爲封應侯事故韓詩引以証詩之應侯順德臣瓚謂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所造者瓚用魯詩故不信韓詩外傳也

補 羅泌路史國名紀應韓詩云侯國

喬樅謹案路史又引郡國圖云汝之魯山有應城

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韓詩外傳五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

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喬樅謹案毛傳釋此詩不遐有佐亦云遠夷來

佐也與韓詩說同鄭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其輔佐之臣亦宜蒙其餘福與毛韓義異

文王有聲

文王烝哉

韓詩曰烝美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訓烝爲君君哉亦美之辭也訓義並通

築城伊淢

韓詩曰洫深池 釋文

案說文門部閾重文闆云古文閾从洫韓詩淢作

洫此其例也
喬樅謹案毛傳云淢成溝也鄭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馬瑞辰曰傳成溝當爲城溝之譌古者有城必有池孟子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說文城有水曰池城無水曰隍是也淢洫古通故韓詩作洫訓爲深池池亦稱溝廣雅易注城下溝無水稱隍有水稱池是也說文洫字注云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與箋說合箋蓋以城之有洫猶成間之有洫遂舉成洫以明之非以詩所言卽成間之

洫也箋又言築豐之城大、適與成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葢謂文王城十里與方十里爲成同喬樅謂馬以毛傳成溝爲城溝之譌此不然也洫本成間之溝名毛詩假淢爲洫字故傳以成溝釋之明築地鑿池卽仿成溝之制馬元伯膠執天子城方九里之數以鄭言文王城方十里爲誤則近於固矣

王公伊濯

韓詩曰濯美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濯大也與爾雅釋詁訓同方言濯大也荆吳揚甌之間曰濯韓詩以濯爲美者美字从大則美亦兼有大義也

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韓詩外傳四詩曰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歌謳之遠者赴趨之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與形同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案首句東西互易與毛詩異卷五兩引詩亦然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外傳四文王立國七十二姬姓獨居五十二周

之子孫苟不狂惑莫不爲天子顯諸侯夫是之謂能愛其所愛矣故惟明王能愛其所愛大雅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二

生民

厥初生民時惟姜原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

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史記周本紀注）

韓詩說曰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毛詩正義引異義）

誕彌厥月

韓詩曰誕信也（文選廿陸雲大將軍讌會詩注）

喬樅謹案毛傳釋誕爲大與爾雅釋詁合說文誕詞誕也誕訓大言故又引伸爲虛詐之義廣雅釋詁一誕信也此用韓詩義誕既訓詐又得訓信者猶之以亂爲治以徂爲存皆詁訓之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　冰鳥覆翼之

補吳越春秋卷一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天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

補曹植仲雍哀辭曰昔后稷之在寒冰鬬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馮虎而無風塵之災

秇之戎菽戎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

補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麥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

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

補賈公彥周禮太宰疏生民詩云蓺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之所殖

喬樅謹案戎菽毛詩作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賈疏所引詩直作戎菽當爲韓詩之異文爾雅釋詁戎壬並訓爲大壬任古字通用戎荏一聲之轉

拂厥豐草

（韓詩曰）拂弗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拂作茀傳云茀治也攷爾疋釋詁弗治也是茀卽弗之通假韓詩釋拂爲弗則拂亦除治之義也方言云茀拔也茀本訓道多草不可行草多必拔去之故卽以拔草爲弗此引伸之義也廣雅釋詁拂除也又拂拔也拂去也訓義竝同馬瑞辰曰弗與拔雙聲弗當爲拔之假借茀與拂又弗之聲近通借拔借作弗猶祓之借作弗福之借作祓也

后稷肇祀

（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肇毛詩釋文不言韓氏字異然據禮記表記作后稷兆祀毛詩商頌箋讀肇域之肇爲兆知三家今文肇皆作兆此后稷肇祀箋云肇郊之神位正義以爲肇宜作兆春官小伯宗兆五帝於四郊是也鄭注表記云兆四郊之祭處也言祀后稷於郊以配天此用齊詩說詩箋則云后稷肇祀上帝於郊雖與記注異義然讀肇爲兆則仍從三家之說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

（補）（吳越春秋）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補）曹植求通親親表常有戚戚具爾之心

嘉肴脾臄

（補）（玉篇肉部）臄口上阿也詩曰嘉肴脾臄

喬樅謹案毛詩肴作殽毛傳云臄函也文字訓義皆與此異知此所引爲據韓詩也又毛詩釋文引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亦以臄爲口上阿與玉篇訓合

酒醴維醹

（韓詩曰）醹甜而不泲也（文選南都賦注○說見前）

既醉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補〕後漢書梁太后下詔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章帝八王列傳

鳧鷖

鳧鷖在亹

喬樅謹案文選吳都賦清流亹亹李善注引韓詩曰亹水流進貌說者以爲卽鳧鷖在亹之章句先大夫曰案吳都賦亹與水韵則音不讀如門然此詩讀亹音若美則與下文熏欣芬艱不協非此詩章句也當爲亹亹文王之訓喬樅攷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浩亹師古注云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此必漢儒應服等音義據三家詩訓爲解而顏注襲用之故引詩大雅不明其爲誰家漢時三家竝列學官學者肄業及之非有異文異義固不煩詞贅耳毛傳云亹山絕水也箋云亹之言門也鄭卽用三家詩訓以申毛義孔疏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其說非是胡承珙曰山絕水者如王絕流曰亂之絕謂山横跨水中水流其罅非斷絕水勢之謂也馬瑞辰曰亹者釁之之變體从𤕫[illegible]省分聲與門音近故訓爲門凡物之有間隙者皆得謂之亹方言璺破而未離謂之璺廣雅璺裂也璺亦亹也亹有門音門㪅聲又轉爲㪅故古鐘鼎文眉壽多借作釁亦作𡒊𡒊疑𡒊卽湄之假借秦風在河之湄傳湄水隒也廣雅隒厓也讀亹爲湄正與上章在沙在渚在潨同爲水旁之地猶衛風淇厲淇側秦風水湄水涘字異而義同也

假樂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詩外傳五哀公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塡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又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

徂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聞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燕及朋友

〔韓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霸魯臣者亡（唐會要七）

喬樅謹案魯臣盧氏文弨以爲與虜同史記伍子胥傳遂滅鄶（句）魯之君以歸鄶即邾也下嘗云魯其君之字誤也此亦以魯爲虜可通用之一證交友下或有受字是衍文

篤公劉

〔補〕吳越春秋二　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

〔補〕吳越春秋五　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夏

芮阮之即

喬樅謹案毛詩作芮鞫傳云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芮阮云阮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阮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阮之間耳又周禮職方氏注作汭坑李黼平曰毛傳非訓鞫爲究蓋讀鞫爲究阮坑二字俱从尻尻與究竝从九得聲聲同者義亦同是鞫阮坑究四字同物故傳轉爲究水經溫水篇注說九德縣云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又云竺枝扶南記山谿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並行大川皆究之謂也外又有金山郎究金谿究之名此經承皇過二澗之下則皆山谿小水故傳以爲究矣

泂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韓詩外傳六〕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

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已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士下易由事寡易爲是以中立而爲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爲君亦服斬縗三年爲民父母之謂也

〔又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某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

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之所爲者小也爲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又曰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傳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功以勸善懲奸紬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

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强詩曰愷悌君子

卷阿

來游來歌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由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韓詩外傳八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爲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爲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補曹植七啓聆鳴鳳於高岡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

韓詩外傳八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

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明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理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

不敢不承命鳳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
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又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曰訢訢少而立之以爲嗣封
擊於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請使於文侯於
是文侯大說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人視其所
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召中山君以爲嗣詩曰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
子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
將喻誠信通志氣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補韓詩外傳曰鳳舉曰上翔集鳴曰歸昌（選七命李善注）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一

民勞

柔遠能邇

補曹植魏德論柔遠能邇誰敢不賓

板

上帝板板下民瘁癉

韓詩外傳五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邱山
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
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
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
民瘁癉

喬樅謹案毛傳云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
箋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與韓詩言君反
道而民愁訓義並同瘁癉手孔本作卒癉陸
本作卒僤釋文云僤本又作癉沈本作亶馬瑞
辰曰說文有版無板後漢書董卓傳李賢注文
選辨命論李善注引詩皆作版版荀子楊倞注
亦云大雅版版詩爾雅版版僻也廣雅版版反
也是知古本皆作版版反以聲爲義卒者悴
之消借說文悴憂也讀與瘁同瘁癉皆病也韓
詩正作瘁癉禮緇衣引作亶本亦作癉爾雅

韓詩遺說攷　卷四二　十二

癉病也作瘁者正字亶癉僤皆叚借字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韓詩外傳五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
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若夫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夫婦之別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謹守日切磋而
不舍也雖居窮巷陋室之下而內不足以充虛外不
足以蓋形無置錐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舉在人
上則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則社稷之臣也雖蝸
居穴處而王侯不能與爭名何也仁義之化存爾如
使王者聽其言信其行則唐虞之法可得而觀頌聲

可得而聽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取謀之博也
又曰傳曰天子居廣廈之下帷帳之內旃茵之上被
躧舃視不出閫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賢左右也故
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
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切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
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
蕘此之謂也

補 玉篇艸部蕘草薪也詩云詢于芻蕘
喬樅謹案毛傳訓芻蕘爲薪采者此云蕘草薪
也當据韓詩之訓

老夫灌灌

韓詩外傳十楚邱先生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
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邱
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
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
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
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
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韓詩外傳三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
也何謂十二發曰痿蹶逆脹滿支膈肓煩喘痺風此之
曰十二發賢醫治之如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
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
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
使羣臣縱恣則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
上材恤下則肓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
則喘不作無使賢人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
誹謗則風不作夫重臣羣下者人主之心腹支體也
心腹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
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

曰多將熇熇不可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
則衆庶無疾況人主乎

又曰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
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
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
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苗父苗父之爲醫也以莞
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
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
曰吾聞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搦木
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

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蟁頭掩目而別黑白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王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湯

子同擣藥子明炙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耳夫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誘民孔易

韓詩外傳五天設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設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設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壞以來王道廢而不起禮義絶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略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獄爲化而天下大亂於是兵作而大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漁遏奪相攘爲服習離聖王光烈之日久遠未嘗見仁義之道被禮樂之風是以囂頑無禮而肅敬日益成進以威武相攝妄爲佞人不避患禍此其所以難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聖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喬樅謹案誘今外傳本作牖此從詩攷所引又以告獄爲化句趙懷玉校語云毛本作較獄亦非獄字疑譌當謂告訐耳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 四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三

蕩

天生烝民其命匪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內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訦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喬樅謹案訦本皆作諶今從詩攷引外傳文改爲訦字

又外傳八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又外傳十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歿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塞責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韓詩外傳五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決意一呼再諾者人隸也故上

主以師爲佐中主以友爲佐下主以吏爲佐危亡之主以隸爲佐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惠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慎乎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又外傳八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

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無卿
〔又外傳十〕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
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
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
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
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
差爲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
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句踐欲伐之范蠡諫
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

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
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
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
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
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
天下矣

喬樅謹案詩攷引外傳作以無倍無側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時無背無側非是

天不湎爾以酒

韓詩曰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
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
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
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初學記二十六）
薛君韓詩章句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
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及卷六魏都賦注又二十五張協七命注）
韓詩曰飲酒不出客曰湎（釋文）、

喬樅謹案藝文類聚三十九引韓詩畧同初學記十四引作外傳御覽八百四十五亦引作外

傳又初學記二十六引韓詩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序字乃席之譌今據卷十四引作即席訂正文選張載七命云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李善引薛君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流與初學記所引文異攷魏都賦醇酎中山流湎千日李善引薛君韓詩章句亦作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皆以証明流湎之義然則知作沈者爲韓詩傳作流者爲韓詩章句也沈湎流湎皆爲淫湎之稱說文云湎湛于酒也湛與沈同毛詩箋云天不同女顏色以酒鄭君釋湎爲

同顏色同亦齊也蓋卽用韓詩沈湎之義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韓詩外傳五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鮮信故盈把之木無合拱之枝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已出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韓詩外傳五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樂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所以爲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郤行而求逮於前人也鄙語曰不知爲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爲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爲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案外傳十引作監此引作鑒字非

又外傳十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補三國志崔炎傳炎書諫袁紹曰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

喬樅謹案季珪本傳云季珪讀論語韓詩結公孫方等從鄭元學攷後漢書鄭元傳言康成嘗從東郡張恭祖受韓詩則季珪之從鄭君學當亦問韓詩之義也

抑

韓詩翼要曰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詩正義

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韓詩外傳六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爲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韓詩外傳五〕水淵深廣則魚鼈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順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又外傳六〕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士而況國

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韓詩外傳六〕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考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爲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喬樅謹案遠猷毛詩作遠猶猷與猶同書盤庚女分猷念以相從漢石經作猶毛詩小星寔命不猶陟岵猶來無棄爾雅釋言注並引作猷又常武王猶允塞韓詩外傳作王猷允塞是猶猷字同之驗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今字分謀猷字犬在右語助字犬在左經典絕無此例

荒愖于酒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置酒令諸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甯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愖于酒

喬樅謹案愖毛詩作湛湛愖皆酖字之假借說文酖樂酒也是也又諸下舊衍侯字今刪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

〔韓詩外傳六〕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

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
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草
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
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
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埽庭內
　喬樅謹案灑埽毛傳作洒埽又田疇甚易句本
　皆脫甚易二字今據文選籍田賦注引補
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韓詩外傳六古者有命民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

好讓居事力者告於其君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
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
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
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彊不凌弱衆
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
法而亂斯止矣詩曰告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御覽六百三十七引韓詩曰古者必
　有命民至而民莫敢犯也不云外傳者當是省
　文耳趙懷玉校本云皆有罰句上舊本無乘飾
　車駢馬五字案文義當有補之告爾人民句詩

　攷引外傳作告今外傳本仍同毛詩作質字非
補 馮衍刀陽銘修爾甲兵用戒不虞
　喬樅謹案敬通此銘卽用抑詩四章修爾車馬
　弓矢戎兵及五章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之語甲
　兵疑當作戎兵古戎字作戒轉寫譌脫其半遂
　書爲甲字耳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韓詩外傳五孔子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
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辟稱以喻之分別以明之歡忻
芬芳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恒無不

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若夫無類之說不形之
行不贊之詞君子慎之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又外傳六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
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
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
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
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
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
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
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爲而後

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韓詩外傳七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卽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

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

喬樅謹案今本從毛詩改作讎此據詩攷引爲酬字毛古文作讎乃酬之假借列女傳引詩作醻醻與酬同藝文類聚三十一引作詶詶卽酬字見衆經音義十八引蒼頡篇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詔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

喬樅謹案陳球傳引詩二語文同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韓詩外傳六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者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

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承承萬民靡不承

喬樅謹案承承據詩攷所引如此今本外傳同毛詩作繩繩非是馬瑞辰曰繩與承聲近韓詩作承承蓋取子孫似續相承之義毛傳云繩繩戒也繩與愼字音近義通下武詩繩其祖武後漢書祭祀志注引作愼其祖武故爾雅毛傳並以繩繩爲戒又萬民靡不承箋云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承順之也據箋訓則鄭君所見經

文作萬民不承無靡字據釋文云一本靡作是則作萬民是不承不爲語詞猶云萬民是承也惟韓詩外傳引作萬民靡不承則今本毛詩蓋沿韓詩之誤喬樅謂經文作萬民靡不承語氣正順毛韓師傳各異文或不同要不得是彼非此而以韓詩爲誤也

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韓詩外傳六〕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

仁之質也仁以爲質義以爲理開口無不可以爲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

嗚呼小子

〔韓詩外傳曰〕嗚歎聲也 文選十六潘岳寡婦賦注

〔薛君章句曰〕嗚歎辭也 文選廿六陸機赴洛道中詩注

喬樅謹案此所引韓詩外傳外字疑內之譌嗚毛詩作於攷說文烏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亏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又云𦾱古文烏象形於象古文烏省段氏注云烏取其字之聲可以助气故以爲烏呼字此發明假借之法與朋爲朋黨來爲行來一例古者短言於長言烏呼於烏一字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今文尚書悉爲於戲字古文尚書悉爲烏呼字而詩皆云於乎中古以來文籍皆爲烏呼字按經傳漢書烏呼無有作嗚呼者唐石經誤爲嗚字十之一耳近今學者無不加口作嗚殊乖大雅韓詩嗚字當作烏爲正

聿喪厥國 釋文〇詩正義同

喬樅謹案聿毛詩作曰聿曰古通用字

桑柔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韓詩外傳四〕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搆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仁道泯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又外傳六〕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韓詩外傳十）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
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奉束
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
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
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
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短褐
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斂無已王收大半而
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
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

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
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
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
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
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
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
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
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
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
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
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
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
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又外傳十）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
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
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
則極物疲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

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喬樅謹案物疲則怨二句舊本無之呂氏春秋
適威篇有此八字趙懷玉校本云案下文云上
下俱極則本有此二語可知依呂氏春秋增入
又案里克即李克見史記魏世家及呂覽適威
篇里李古字通用漢書藝文志云李克子夏弟
子而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子夏傳詩曾申申傳
魏人李克則克是子夏門人也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韓詩外傳六）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

天詩曰雖有旅力以念穹蒼

人亦有言進退惟谷

〔韓詩外傳六〕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

〔又外傳十〕楚有士曰申鳴治圃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爲子乃爲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爲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爲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分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

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維谷

喬樅謹案毛詩傳箋皆訓谷爲窮阮相國揅經室集曰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尒疋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柳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人用之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並爲韵即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此與韓詩外傳言石他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引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同義皆謂處兩難善全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

字即明訓谷字也胡承珙曰案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皆善之說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又韓詩外傳十申鳴言行不兩全名不兩立與石他事略同則所引進退維谷必是謂進退兩窮未可謂進退皆善也仍當以谷訓窮爲正段氏說文注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段說是矣

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五〕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外傳十〕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刼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惟彼不順徃以中垢

〔韓詩外傳五〕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故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不順徃以中垢闇行也

案今本外傳作蟲垢誤此據詩攷所引又徃字毛

詩作征

喬樅謹案毛傳云中垢言闇冥也箋云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與韓詩外傳義同徃字疑爲征之譌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韓詩外傳五〕福生於無爲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爲天子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

以失其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韓詩外傳六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

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公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

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大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郭君伏軾而嘆曰嗟乎夫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臥御自易以備疏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喬樅謹案賈子先醒篇以此爲懷王問而賈君

對有先生者以下三生字賈子俱作醒下文並同趙懷玉校本云謀事而居居字疑當之誤是以亡也句下舊本無郭君二字案文義補之郭君是也句下各本衍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十一字今刪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韓詩曰對彼雲漢○注曰宣王遭旱仰天也鈔本北堂書鈔天部二
　喬樅謹案遭下舊脫一字當爲旱字本或作亂

非是王氏念孫曰對當爲菿菿倬古字通小雅
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云倬韓詩作菿菿卓也
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菿則對爲菿字之譌無
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
龢碑及干祿字書菿字或作菿菿之爲對猶荊
之爲荆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菿故菿譌
爲對矣王說是也

圭璧既卒

〔韓詩內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禮記郊特牲正義）

喬樅謹案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圜邱之祭皇氏

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
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曰天子奉
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
也此詩二章言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而此章圭璧既卒句承上靡愛斯牲當兼燔柴
之玉言之鄭箋僅釋圭璧爲禮神之玉其義未
備馬瑞辰曰按古有禮神之玉周官大宗伯以
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也有燔玉大宗伯
祀天神禋祀實柴槱燎鄭注三祀皆積柴實牲
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禋所以報陽也及韓

詩內傳言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是也有埋
沈之玉尒疋釋天祭山曰庪縣郭注引山海經
縣以吉玉孫炎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
縣此埋玉也釋天祭川曰浮沈邵氏正義引左
氏襄二十八年傳沉玉以濟昭二十四年傳王
子朝以成周之寶玉沉於河又定三年傳執玉
而沉此沈玉也又尒疋祭地曰瘞埋春官司巫
凡祭祀守瘞鄭注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
則祭地亦埋玉矣禮玉祭畢而藏玉燔玉及埋
沈之玉則不復取出故詩言圭璧既卒也又按

說文瓏禱旱玉也爲龍文左傳昭公使公衍獻
龍輔於齊侯正義引說文爲證是禱旱別有瓏
玉馬說是也胡承珙據毛詩明辨錄不信古禮
柴燎有燔玉之事又據梁書許懋傳言爲旱而
祭天地竝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其義
非是詩明言不殄禋祀禋之言煙也煙卽燔柴
之祭舜典禋于六宗鄭注云禋之言煙周禮大
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亦云禋之言煙詩
生民正義引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熅也惟禋祀
得該實柴槱燎之祭故尚書大傳煙于六宗卽

作煙字詩稚清肇禋迄用有成釋文亦云禋本作煙魏受禪表煙于六宗史晨奏銘以供煙祀皆其証也然則韓內傳奉玉升柴之說古有其禮殆未可以輕議矣

鬱隆烔烔釋文

毛詩釋文藴韓詩作鬱蟲蟲韓詩作烔烔

韓詩傳曰烔謂燒草傳火盛也華嚴經音義下

案傳火與燒字意複當是傳火之譌

喬樅謹案毛詩藴隆蟲蟲傳云藴藴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釋文云藴本又作煴正義云溫

定本作藴馬瑞辰曰說文有薀無藴云薀積也藴即薀之俗字薀煴温古同聲藴鬱雙聲故通用尒疋釋言鬱氣也李巡曰鬱盛氣也荀子富國篇使夏不宛暍楊倞注宛讀爲鬱暑氣也是薀又通作宛宛鬱亦雙聲藴隆謂暑氣鬱積而隆盛蟲蟲則熱氣薰蒸之狀也尒疋釋訓爞爞薰也蟲蟲即爞爞之消說文有赨無爞云赨赤色也从赤蟲省聲疑爞即赨之變體赨爲赤色而以狀暑之薰蒸猶赫爲大赤而詩亦以狀暑氣也韓詩作烔烔者一切經音義卷四引埤蒼

烔烔熱貌也廣韻烔烔熱氣烔烔烔出字林古詩同與蟲同音蟲烔皆徒冬反故通用爞通作烔猶說文蝕从蟲省聲讀若同也喬樅謂鬱本訓火氣左氏定二年傳鬱攸從之杜預云鬱攸火氣也詩以火氣之熏比旱氣之熏故云鬱隆烔烔韓詩傳釋烔爲燒草傳火燄盛此烔字本義也字林訓烔爲熱氣烔烔即本韓詩釋名云熱爇也如火所燒爇也是熱氣即爇火之氣玉篇爞爇也集韵云爞本作烔則爞乃烔之或體馬瑞辰又云烔烔通作疼疼釋名疼旱氣疼疼

然煩也劉向引詩正作疼疼此說大誤釋名釋疾病云疼痺氣疼疼然煩也一切經音義卷四疼痺下云又作痋胗二形廣雅云疼痛也痺說文濕病也痺不能行也又卷十四疼痛下云又作疼胗二形聲類作㾐說文痋動痛也釋名疼痺也俗本痺作卑又脫去也字段氏說文注引釋名改作旱氣疼疼然煩也謂與韓詩烔烔皆爲旱熱人不安之貌而馬遂沿其誤攷素問痺論云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凡痺之客五臟者肺痺者煩滿喘心痺者脈不通煩則心下

鼓纍上氣而喘此正釋名所云痺氣疼疼然煩也說文以痋爲動痛者痺論曰痺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又曰痺或痛或不痛痛者寒氣多也其不痛者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又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筋則屈不伸是痺之在筋骨者或不能屈伸故動則痛也如使疼爲旱熱之病則說文疢熱病也胡不釋疼爲㷡病而乃云動痛乎又案今本說文痋動病也病字是痛之譌元應引聲類疼作癑今據說文癑痛也尤其確證至馬以劉向引詩作疼疼則不根之言斯爲杜撰矣

耗斁下土

韓詩曰耗惡也釋文

喬樅謹案後漢書竇皇后紀問息耗章懷注引薛氏韓詩章句曰耗惡也息耗猶言善惡也耗即秏之俗書說文秏稻屬从禾毛聲伊尹曰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秏是秏本爲稻之美者而玉篇禾部云秏敗也引詩云秏斁下土敗與惡義近秏之訓惡此以相反爲義也耗毛詩無訓斁傳云敗也箋云以旱耗敗天下爲害毛蓋以斁爲殬之假借則耗義當訓惡與韓詩同大戴禮易本命曰耗土之人醜注云耗土謂䟽薄之地是亦以耗爲惡也

焃焃炎炎

補 後漢書質帝紀梁太后詔曰自春涉夏大旱炎赫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

補 玉篇艸部詩云旱既太甚蔋蔋山川蔋蔋旱氣也

喬樅謹案蔋蔋疑當爲蓧蓧之譌字玉篇又云本亦作滌毛詩正作滌滌蓋滌字即蓧之省也

韓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川公羊僖三十一年傳注君親之南郊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桓五年傳注

喬樅謹案何邵公注於桓五年不言是韓詩傳而疏云皆韓詩傳之文者據僖三十一年傳注引韓詩傳則此亦同可知也

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注曰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爲虐如炎如焚

喬樅謹案炎毛詩作惔釋文曰惔音談說文云

炎燎也徐音炎段氏詩經小學曰按韓詩作炎炎爲善說文炎燎也傳云惔燎之也盖毛亦作炎上文赫赫炎炎本或作惔是其明證李黼平曰正義述經曰如炎之惔燒如火之焚燎又曰定本經中作如惔如焚如孔言則當時經有作如炎者正義从定本也說文惔憂也炎火光上也燎放火也放火則光騰上傳讀惔爲炎故訓燎也洪頤煊曰說文炎火光上也釋文引說文炎燎也與今本異說文二字當爲韓詩轉寫之譌

我心憚暑

韓詩曰憚苦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憚勞鄭箋云憚猶畏也勞與苦義近畏亦苦之意也

胡甯瘨我以旱

韓詩曰瘨重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瘨箋云瘨病也義與韓異攷介疋釋言胗重也瘨與胗音同義通瘨猶文胗字一切經音義六引三蒼云胗腫也腫與重音義亦同

瞻卬昊天

薛君韓詩章句曰萬民顒顒卬天告愬文選任昉勸進牋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二語宋綿初以爲是此詩章句余則謂當在節南山篇說已見前小雅中今姑兩存之

韓詩遺說攷卷第四（四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大雅四

嵩高

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韓詩外傳五）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

文武之德也

喬樅謹案嵩毛詩作崧今本外傳同作崧此從詩攷訂正峻毛詩作駿駿峻古今字藩毛詩作蕃義並同又案藝文類聚七引毛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四句與今詩文異毛字疑爲韓之誤

王踐之事

（韓詩曰）踐任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踐作纘箋云纘繼也文義與韓並異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作纘此踐纘古通之驗韓詩訓踐爲任者謂王任用之使

經理南國之事也

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韓詩外傳八）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教德與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案此韓詩以申甫爲申伯仲山甫也蔡邕集亦以

申伯仲山甫並言是魯詩說與韓同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韓詩外傳六）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爲君子乎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韓詩外傳六）王者必立牧方三人所以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

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如何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訟獄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三人舊譌作二人又脫去所以二字今據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所引外傳文校定又如何二字舊誤倒亦據劉注乙正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韓詩外傳八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爲人所稱譽者爲身也惡貧賤危辱爲人所謗毀者亦爲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愼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又曰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忠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爲我求之願爲兄弟請爲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爲兄弟請謂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

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乎之爲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

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又曰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荆蒯芮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

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喬樅謹案崔杼弑莊公至其僕曰二十四字本皆脫佚今據說苑立節篇補入

又曰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

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韓詩外傳六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強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又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

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見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士

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

咄内劒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内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卞先生也

〔又外傳八〕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爲下懦爲死詩

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又曰〕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韓詩外傳五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海之冈覽乎陰陽之文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補曹植黃初六年令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

征夫倢倢

補玉篇人部詩云征夫倢倢倢樂也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倢本亦作捷攷毛詩征夫

捷捷釋文捷音在接反則作倢者乃韓詩之異文又攷巷伯篇捷捷幡幡衆經音義十六引作倢倢幡幡據毛詩釋文云捷如字則毛詩他本無作倢倢者知元應所引亦皆爲韓詩之文可與此篇互相證也

仲山甫徂齊

鄧展曰韓詩以爲封於齊漢書杜欽傳集注

漢孟郁修堯廟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洪适隸釋一

喬樅謹案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顏師古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於齊此謬耳晉灼曰韓詩譏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鄧展晉灼並謂韓詩以仲山甫爲封於齊其說與毛異今據孟郁修堯廟碑云仲山甫本姬周之遺苗則與杜欽之說不合竊以杜欽

說關雎詩用魯義則此引烝民詩當亦用魯義也攷唐元和姓纂及權德輿集均以仲山甫爲姬姓與孟郁語合唐時惟韓詩存故得據以爲說然則仲山甫封齊之事魯韓之說雖同而一以爲姬姓一以爲異姓要自有別王符潛夫論云仲山甫慶姓張衡呂公誄云仲山甫姜姓姜慶古字通用節信與平子均用魯詩益足証杜欽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爲本之魯說矣王氏詩攷以杜欽語入韓詩其義未確說見魯詩遺說攷

韓奕

有晫其道

〔韓詩曰〕晫明貌（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作倬訓倬爲明貌釋文云韓詩作晫音義皆同是毛詩倬字乃晫之通假詩小雅倬彼甫田韓詩作菿尒疋釋古菿大也廣雅釋詁晫明也菿字訓大晫字訓明各有本義而倬訓爲明大貌則兼二義也晫與的音近義同聘禮匹馬卓上注云卓猶的也是以卓爲晫之渻借字

韓侯受命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白虎通上）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曲禮正義）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白虎通上）

喬樅謹案文選二十一左思咏史詩李善注引韓詩內傳曰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即此傳之文

幹不庭方

〔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作楨幹而正之是亦以幹爲正與韓同義尒疋釋詁楨翰義幹也楨翰或

作楨幹楨幹皆正也廣雅釋詁幹正也易幹父之蠱虞翻注幹正也詩言幹不庭方庭直也謂正其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也

王錫韓侯

〔韓詩曰〕諸侯有德天子錫之（北堂書鈔二十）

〔補〕廣韵十九侯韓詩外傳曰周宣王大司馬韓侯子有賢德

江漢

武夫洸洸

〔韓詩翼要曰〕武夫洸洸眾至大也（詩正義）

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韓詩曰〕式辟四方辟除也（眾經音義十二〇文選注引八司馬相如上林賦注引作薛君韓詩章句）

喬樅謹案韓詩以辟訓除除有治之之義毛詩讀辟爲闢鄭箋云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則兼有治義也

〔補〕後漢書馮衍說鮑永曰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吉甫夷吾攘其蝥賊安其疆宇

肇敏戎公

韓詩曰肇長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肇謀也與韓義異商頌元鳥上言正域彼四方下言肇域彼四海則肇猶正也胡承珙曰韓詩以肇訓長此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爲長不見所出喬樅謂國語齊語轉本肇末注云肇正也正與長同義余疋釋詁正長也斯干詩噲噲其正毛傳云正長也肇之爲長亦訓詁展轉相通之義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韓詩外傳八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二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自召祖命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韓詩外傳五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文王之德也

〔補〕曹植責躬詩明明天子

喬樅謹案王氏念孫曰明勉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亹亹勉也鄭注禮器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明明亦一聲之轉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又曰明與孟古同聲而通用大戴禮誥志篇曰明孟也爾雅曰孟勉也故勉謂之孟亦謂之明王說是也

常武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

韓詩曰敷大也敦迫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鋪敦淮濆陳氏稽古篇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解殊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胡承珙曰說文濆下引詩敦彼淮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既云敦彼則必訓厚可知鄭讀敦爲屯昭二十三年左

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越絕書西陵
名敦兵城即頓兵城也古字敦有頓義毛意當
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喬樅
謂說文引詩作敦彼淮濆敦即迫之意也鄭箋
讀敦爲屯屯兵於淮濆亦所以迫之也鋪敷古
以聲同通用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云敷敦淮
濆仍執醜虜字正作敷即用韓詩章懷注云布
兵敦逼淮水之涯因執得醜虜皆以敦爲敦逼
韓詩之訓於義爲長敷義本訓布韓詩釋敷爲
大者高誘呂覽求人篇注以樽木爲大本足証

此敷字亦有大義也
補 後漢書馮緄傳詔策緄曰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
如虓虎敷敦淮濆仍執醜虜
民民翼翼不測不克
韓詩曰民民靚也 釋文
韓詩外傳八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
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
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
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
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

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
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
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
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
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緜
緜翼翼不測不克
喬樅謹案民民毛詩作緜緜今外傳本仍同作
緜緜誤當據釋文訂正馬瑞辰曰緜緡雙聲通用
故詩緜蠻黃鳥一作緡蠻韓詩緜緜作民民亦
以雙聲假借至毛傳訓緜緜爲靚者靚即靜字

靜即密也尒疋釋詁密靜也緜密雙聲字故訓
爲靜猶言密也文選洛神賦注緜緜密意也正
與毛傳同義喬樅攷漢書賈誼傳潛乎若深淵
之靚注靚與靜同又外戚傳神眇眇兮密靚處
以密與靚連言此足証靚之本有密義矣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韓詩外傳六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
之以貨寶則貨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
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
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

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爲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又曰〕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既葬五日襄子興師而攻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士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也君曷爲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之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本云既葬五日舊脫既字據御覽百九十二引補攻舊譌作攷亦據御覽改正十丈新序作十堵而城自壞下舊有者字是天助下舊有之字皆衍文也俱依新序刪曰善哉襄子之謂也此八字文有脫誤喬樅案襄子之謂也五字當在引詩二語之後文義始順

又使之城之字舊譌作其今依新序改之

瞻卬

伊胡爲嫕

〔韓詩曰〕嫕悅也（文選神女賦注）

案嫕宋本文選作嫕當是伊胡爲嫕之注

喬樅謹案毛詩伊胡爲慝箋云慝惡也文義與此並異盧文弨曰文選注所引韓詩嫕悅也嫕字當作悘此懿厥哲婦之懿馬瑞辰曰悘或作嫕今譌作嫕按說文悘靜也靜審也廣雅悘審也悘古讀如邑與懿字雙聲疊韻故懿可通作

懕而韓詩訓悅與毛義異喬樅謂此詩懿厥哲婦與小雅十月之交抑此皇父語氣正同箋云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此詩箋云懿有所痛傷之聲也正義謂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是懿亦痛疾之詞且下句言其爲梟爲鴟則懿義更不得訓悅宋綿初亦以韓詩此語是釋伊胡爲慝謂慝卽懕之異文今按國語晉語曰脣靜女德以伏蠱慝此懕字義亦訓悅蠱與冶通見馬融廣成頌田開古蠱卽田開彊古冶子也是蠱冶古通蠱悅謂冶容爲悅者此足爲韓詩以嫕訓悅之證文選宋玉神

女賦云澹清靜其愔嫕李善注云愔嫕和靜貌引韓詩嫕悅也又引說文嫕靜也蒼頡篇嫕密也按愔旣訓和嫕自當訓悅如以嫕爲靜則與清靜義複矣王褒洞簫賦清靜厭瘱厭瘱與愔嫕同亦當訓爲和悅子淵卽用宋玉賦語也漢書外戚傳婉瘱有節操此瘱字宜訓爲靜張華女史箴婉嫕淑愼李善注引漢書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之翳又引列女傳曹大家注曰婉柔和也嫕深邃也深邃卽靜之義是瘱字亦作嫕嫕與㜮形似或卽以爲嫕字李善未能

明辨故廣引韓詩及蒼頡篇說文列女傳注諸說以廣其義耳今釋韓詩之意以長舌之婦始則諧詠終則背違此其技害豈曰不極至乎而胡爲悅之惟婦言是用義較明順若以慝訓惡如箋所言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其義殊費周折矣釋文不言韓詩字與益嫕爲慝或體如慝又作𢡱之類耳慝與瘱通者匿从匸說文匸衺徯有所俠藏也集韻十二霽云瘱說文靜也或作嫕又云瘱廣雅審也一曰匿也慝古文皆祇作匿開元占經九

引洪範天文日月變占曰陰匿始起而犯盛陽陰匿卽陰慝也尙書大傳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漢書作仄慝是其證已㛊集韵二十四職云女字則㛊當與梁㜮之㜮梁夫人㜮見後漢書及列女傳八字通集韵十二霽慝靜也恭也㛊婉㜮順從也音義並與瘱㜮同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韓詩外傳六〕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

驪氏疾據告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爲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補三國志崔炎書諫袁紹曰今邦國殄瘁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補馮衍與任武達書曰亂匪降天生自婦人 後漢書本傳注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韓詩外傳六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

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喬樅謹案此以緜駒爲揖封以高唐爲高商與孟子書文異

召□

□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韓詩外傳六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

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爲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

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

案此威屬君言

喬樅謹案趙懷玉校語云其誅不服也審審上舊有繁字今依荀子彊國篇刪其刑罰重而信舊無重字今依荀子補闐字舊作闇譌案荀子作顚然與塡然同是闐當作闐音義同塡遠聞則散苟作得朋則散此似譌則從而放執於刑灼苟作則從而執持也刑灼之

我居御卒荒

韓詩外傳八一穀不升謂之傔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韓詩外傳五如歲之旱草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被髓爲視不出閨而天下隨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草不潰茂

喬樅謹案毛詩訓潰爲遂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此據齊詩之文也今據外傳引詩是韓亦與毛同作潰茂李黼平曰說文憒一曰長貌長義與遂義近潰當讀爲憒

如彼棲苴

補 衆經音義廿五詩云如彼棲柤

喬樅謹案棲柤毛詩作棲苴傳云水中浮草也箋云如樹上之棲苴正義曰苴是草之枯槁逐水流者棲謂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爲棲理亦不愜故以爲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皆稱苴也今據元應引詩作棲柤與毛氏字異葢據韓詩之文元應又引通俗文云刈餘曰柤知苴柤二字古相通用鄭箋云如樹上之棲苴亦據三家詩說以改毛義也

日辟國百里

薛君韓詩章句曰辟除也文選上林賦注

三家詩遺說攷卷第五　五之一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一

周頌

清廟

惟天之命

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文選廿三歐陽堅石詩注

喬樅謹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毛詩維字三家皆作惟

烈文

無封靡于爾邦

喬樅謹案毛傳訓封為大訓靡為累白虎通誅伐篇引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以封靡為大罪亦與毛傳大累義同攷曹植魏德論云愠彼蠻夏蠢爾弗恭措我蕭斧簡武鍊鋒星陳而天運振耀乎南邦荊人封靡交益影從封靡二字正用烈文詩語陳思王習韓詩者其讀封靡為被靡之靡與毛魯訓義異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後漢書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咏以爲符驗西南夷傳

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後漢書西南夷傳注

喬樅謹案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書朱浮傳作彼岨者岐盧氏文弨云此括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

發義王氏謂集傳彼岨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沈氏之誤耳臧鏞堂云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綿初云詩以彼徂者爲句岐有夷之行爲句鄭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鄭亦與韓詩合非讀彼徂者岐爲句也

韓詩外傳三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喬樅謹案麑衣而盩領趙懷玉校語云晏子春秋諫下篇古者嘗有紩衣攣領而王天下者尚書大傳略說古人冒而句領今此盩字疑當作盩音周盩有曲義又疑是盭字與戾同並與攣句義相同毛本外傳作監則更謬矣

我將

補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大戴禮注

喬樅謹案蔡邕獨斷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是三家詩序皆與毛氏同韓詩說云云即釋我將之詩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三昔者周文王之時莅國八年夏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之動爲人王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罰

我也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羣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莅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又〕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爲而生於此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湯曰奈

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臻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韓詩外傳八〕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喬樅謹案以其輦服其道服字疑譌趙懷玉曰晉語云遇大車當道而覆此服字當作覆

時邁

實右序有周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

喬樅謹案文選七楊雄甘泉賦注及三十五張協七命注引韓詩振奮也作薛君章句又毛傳訓疊爲懼盍以疊爲慴之叚借薛君云疊應也義與毛異文選吳都賦鉦鼓疊山劉注云疊振疊也此疊字當亦訓應謂鉦鼓之聲山谷響應也左思語卽本韓詩訓義

〔韓詩外傳八〕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

宴宴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
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去樽
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吾爲
子舞之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
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
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
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臣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
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
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
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

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
言振之莫不震疊

喬樅謹案薄言振之舊譌作震非是今據後漢
書注引薛君傳校正又范昭已飲四字舊脫據
新序雜事一補入趙懷玉校本云晏子曰徹去
樽舊曰上衍對字今刪吾爲子舞之舊本譌脫
止作願舞今依新序改正晏子春秋同是欲試
吾君臣舊脫臣字亦依兩書增之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 三禮義宗

喬樅謹案毛詩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蔡
邕獨斷亦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韓
詩蓋與毛魯說同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論德也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
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
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
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形於顯夫是之謂
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又曰〕衆人以從俗爲善以貨財爲寶以養性爲已至

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
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
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智慮多當未
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
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
當世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
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
周式序在位

〔又曰〕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
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

之卑不謀尊疏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黃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爲之李克曰魏成子爲之翟黃悖然作色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爲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卽拔無守之者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唐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

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黃二子何如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爲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九在外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八〕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執競

執競武王

韓詩曰執服也 釋文〇北堂書鈔八十九

喬樅謹案執競毛公無訓箋云競強也能持強道者維有武王也與韓詩義異馬瑞辰曰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慴慹古通用史記項羽本紀諸將皆慴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慹服是其證韓詩訓執爲服者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彊也說文倞彊也廣雅倞強也凡詩言執競無競

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傹皆倞字之假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鍾鼓鍠鍠

補 曹植魏文帝誄鐘鼓鍠鍠 三國魏志文帝紀注

喬樅謹案鍠鍠毛詩作喤喤曹子建據韓詩故文與毛詩異漢書禮樂志及應劭風俗通引詩並作鐘鼓鍠鍠是三家今文同毛詩喤字乃古文之叚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三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

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爲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於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韓詩外傳五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羣也爲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

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曰善生養人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爲三公次之爲諸侯次則爲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飾之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

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分賢愚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喬樅謹案賓之初筵詩威儀反反釋文引韓詩作昄昄音蒲板反善貌則此頌威儀反反文義當與彼同據釋文載沈音符板反正昄字之音讀也傳云反反難也箋云反反順習之貌順習

即善貌也潛夫論正列篇引詩作板板此魯詩之異文板板蓋即昄昄叚借字趙懷玉外傳校本云是所以顯設之也至皆有等差共二十五字舊本脫佚今據荀子君道篇補之又善生養人者本多譌作善養生者今亦依荀子文增改

思文

貽我嘉麰

韓詩曰貽我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文選四十八班固典引注

喬樅謹案毛詩作貽我來牟劉向引詩作貽我釐牟文並與韓氏異王氏念孫曰韓詩貽我嘉

嫠嘉當爲喜字之誤亦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劉向傳作釐韓詩作喜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禧之爲祇釐也王說是也推其致誤之由緣後人不明文字通假之義以生民詩有誕降嘉種語遂臆改韓詩喜嫠爲嘉嫠耳馬瑞辰曰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釐孳廣雅釐孳孿也雙孿二也釐孳亦作孷孖玉篇孷孖雙生也來牟一麥二夆正與釐之爲雙產者聲近而義同又來與丕二字同部一麥二夆謂之來猶一稃二米謂之秠也

無此疆爾介

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文選魏都賦注

案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葢從韓詩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介音界大也段氏玉裁曰按箋以女今之經界釋經爾字以大有天下釋經介字淺人遂以箋之經界易經文介字唐石經初刻界後改介是也胡承珙曰段謂經文界當本作介可也必以介字訓大則是經言無此封竟於汝之大殊不成文義釋文因經字作介毛傳介多訓大故以大訓之未必得傳意也箋不云介當爲界者說文介畫也與界境也音義皆同故但於箋中易字說之更不必破經字耳胡說良是箋以經界釋經介字卽據韓義申毛也

臣工

嗟嗟保介

韓詩外傳三楚昭王寢疾卜之曰河爲祟大夫曰請用牲昭王曰止古者聖王之制祭不過望濉漳江漢楚之望也寡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聞之曰楚昭王之霸其有方矣制節守職反身不貳其霸不亦宜乎詩曰嗟嗟保介莊王之謂也

喬樅謹案昭王舊皆作莊王此字之誤也昭王事見左氏哀公六年傳說苑君道篇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不誤今據以改正古者聖王之制各本均脫制字通津艸堂本則脫去之字案當作聖王之制爲是今爲補之

噫嘻

帥時農夫播厥百穀

韓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薛君曰穀類非一故

言百也文選東都賦注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絜白之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雝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與韓詩訓義亦同胡承珙曰辟雝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爲名故辟雝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卽謂靈臺之白鳥薛君曰西雝文王之雝也案鄭君注禮謂殷

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雝自當在西郊詩箋云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蓋亦以爲文王之雝也

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韓詩曰射厭也後漢書曹昭傳注

喬樅謹案射毛詩作斁三家今文皆作射

豐年

萬億及秭

韓詩曰陳穀曰秭也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詁云秭數也毛傳釋萬億及秭云數億至萬曰秭則秭是大數之名韓詩云陳穀曰秭者陳穀猶言積穀也廣雅釋詁一秭積也正本韓詩訓義魏風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方言云嗇積也穡字從嗇取積之義頌言亦有高廩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稌之多故云陳穀曰秭謂積穀入之數也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

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甯如是而天道得矣

有瞽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瘂跛眇尫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

涔

涔有多魚

薛君韓詩章句曰涔魚池也釋文○又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涔毛詩作潛爾雅槮謂之涔郭注曰作槮者積柴水中魚得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邢昺疏云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橬橬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詩周頌潛有多魚是也潛涔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索隱云涔亦作潛是其證也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二）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二

周頌

雝

韓詩內傳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三禮義宗○通典四十九○禮書七十一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引此條本無附著盧文弨曰案當在雝篇今從之據蔡邕獨斷云雍禘太祖之所歌也知三家詩說亦與毛敘同

載見

鞗革有鶬

韓詩內傳曰鶬鴰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大戴禮盧辯注十三

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鶬兮鴰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鶬鴰也廣韻十三末○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鞗革有鶬箋云鶬金飾貌釋文云本亦作鎗疑毛詩本作鎗字故箋訓爲金飾說文引詩又作瑲玉篇同蓋齊詩之異文韓詩

以鶬爲鶬鴰謂麋首飾爲鶬形爾雅鶬麋鴰卽釋此詩鶬字然則魯詩文當與韓同

武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韓詩外傳三武王伐紂既反商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濟河而西馬放華山之陽示不復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復服也車甲釁而藏之於府庫示不復用也於是廢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坐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執醬而餽執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言伐紂而殷亡武也

案武上疑有脫字

喬樅謹案耆定爾功毛傳云耆致也鄭箋云耆老也釋文云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句云惡也馬瑞辰曰耆者底之假借故傳訓爲致爾雅釋言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耆卽指此詩毛傳也書乃言底可績史記夏本紀作汝言致可績禹貢覃懷底績夏本紀作覃懷致功是其證也至韓詩耆惡也當爲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馬說是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補後漢書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李賢注詩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惸惸在疚

韓詩曰惸惸在疚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

案文選注引韓詩惸惸余在疚余衍文也玉海無余字

喬樅謹案毛詩嬛嬛在疚釋文云嬛崔本作煢疚本又作㝌說文嬛字注傳詩嬛嬛在㝌㝌字注又引詩煢煢在㝌漢書匡衡傳引詩亦作煢煢是齊詩文作煢毛詩文作嬛皆與韓詩字異杕杜詩獨行睘睘釋文云睘本又作煢正月詩哀此惸獨釋文云惸本又作煢古从睘从營从

旬之字皆以音近通用

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韓詩外傳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

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又外傳八〕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

而後為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曰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

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喟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又〕曰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補〕東觀記明帝詔〔曰〕詩云日就日月示我顯德行後漢書桓榮傳李賢注引

喬樅謹案後漢書桓榮傳載太子報桓榮書曰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注引韓詩外傳孔子行見皋魚哭事爲證亦足爲明帝習韓詩之左驗也

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韓詩外傳三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齊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則年穀未豐而國家未寧詩曰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喬樅謹案弗毛詩作佛傳云大也箋云輔也與韓文異李黼平曰說文弗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蓋讀佛爲弗徐鍇曰凡从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戾以使正爲弜矯人之非以合宜爲弗其字皆从弗弗从大从弗言大矯之喬樅謂韓詩作弗說文云弗矯也矯亦輔弼之義又說文弼輔也重文作弜孟子法家拂士趙注云謂輔拂之士廣雅拂輔也管子四稱云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皆假拂爲弼字鄭君蓋用韓義

小毖

予其懲而

韓詩內傳曰懲苦也列子釋文下○詩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鄭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巳懲艾悲彼家難語蓋用魯訓申毛韓詩以懲爲苦

義亦與艾相近胡承珙曰段氏詩小學云䟽於而字絕句各本皆云小毖一章八句案釋文亦以懲而作音是陸孔章句正同唐石經於毖下旁添彼字或當時別有本作毖彼後患鄭覃等因據以旁注馬瑞辰曰段胡言陸孔皆讀予其懲而爲句其論甚確唐石經於毖旁增彼字以助句亦於文義爲順孔疏云慎彼在後恐更有患或即順經文毖彼後患言之耳喬樅謂唐惟韓詩尙存鄭覃等所據殆本於韓詩歟

自求辛螫

韓詩曰敕事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辛敕作辛螫箋云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韓詩訓敕爲事與鄭箋義異馬瑞辰曰按說文敕訓置不得訓事敕卽螫字之渻其半耳訓事者葢以螫爲敕之同音假借爾雅釋詁敕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敕可訓勞卽可訓事說文敕誡也一曰𤰈地曰敕按𤰈地卽舂有以傳耕之傳亦通作事則辛螫猶言辛勤辛苦耳毛詩作螫者同音假借字也

翻飛惟鳥

薛君韓詩章句曰翻飛貌文選廿一謝瞻張子房詩注

喬樅謹案翻毛詩作拚箋云猶鶬之翻飛爲大鳥也卽用韓詩申毛

載芟

民民其麃

韓詩曰民民衆貌釋文

喬樅謹案民民其麃毛詩作緜緜其麃傳云麃芸也正義引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絕也王肅卽用韓義述毛民緜雙聲通用小雅緜蠻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驗巳

良耜

白室盈止

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北堂書鈔二十七

以茠荼蓼

補玉篇蓐部薅拔田草也詩云以薅荼蓼或作茠

喬樅謹案玉篇又云蒎籒文艸部云茠除田草也亚文薅云同上出說文据籒文作蒎則知薅字乃毛氏古文作茠者三家今文也爾雅釋草注引詩云以茠蔡蓼正用三家今文

絲衣

䊷弁俅俅

補玉篇頁部詩云䊷弁俅俅或作頄

喬樅謹案玉篇人部俅下引詩云載弁俅俅箋云恭愼也頁部又引詩作䊷作頄此旁兼採毛韓二家異文也俅又作絿見毛詩釋文

自堂徂基自羊來牛

韓詩外傳三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

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爲不及
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
九者乎夫泰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
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
乃因禮之期月四方方士相導而至矣詩曰自堂徂
基自羊來牛言以內及外以小成大也
喬樅謹案來毛詩作徂又外傳文脫止存以小
成大四字據說苑尊賢篇作言以內及外以小
成大也今爲補之又爲士之欲造見者句本作
爲便人欲造見者攷文選聖主得賢臣頌注引

作士之今據改正下文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
九字本皆脫去亦據文選注補入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
時以偶孝子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
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
和平國家安寧人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
經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
合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以寒暑萬民欲
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有所主聖人
刳木爲舟剡木爲檝以通四方之物使澤人足乎木
山人足乎魚餘衍之財有所流故豐膏不獨樂磽确
不獨苦雖遭凶年饑歲禹湯之水旱而民無凍餓之
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
師遵養時晦

又曰能制天下必能養其民也能養民者爲自養也
飲食適乎臟滋味適乎氣勞佚適乎筋骨寒煖適乎
肌膚然後氣臧平心術治思慮得喜怒時起居而遊
樂事時而用足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故聖人不淫

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養有適過則不樂
故不爲也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非愛
火也不高臺榭非無土木也不大鍾鼎非無金錫也
不沉於酒不貪於色非避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
制度可以爲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財足以養其生而
天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
也適情避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
可掩息刑不可犯孰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
四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
治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聽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

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而天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般

於繹思 釋文

喬樅謹案釋文云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

補 韓詩外傳曰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 尚書孔序正義

喬樅謹案據白虎通封禪篇引般詩於皇明周陟其高山爲周太平封泰山之証則知韓詩此傳當亦釋般詩爲周家封禪之事也又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云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與尚書正義引略同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 五之三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三

魯頌

駉

有驔有駱

韓詩曰驔白馬黑髦也 釋文

喬樅謹案爾雅釋畜音義引同攷說文云驔青驪白鱗文如鼉魚與爾雅云青驪驎驔合驎鱗音義同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鱗是也毛傳亦用爾雅爲訓而釋文引韓詩及字林皆云驔白馬黑髦也攷爾雅云白馬黑鬣駱釋文引舍人同衆家並作髦又引說文云白色馬黑毛尾也則白馬黑髦乃駱之毛色郝懿行以韓詩字林似因有驔有駱相涉而誤其說是也一曰爾雅釋文又引廣雅云白馬朱鬣曰駱疑韓詩以黑鬣者爲驔朱鬣者爲駱此誤也廣雅駱字乃駁之譌段氏玉裁據逸周書王會篇犬戎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吉黃之乘山海經海內北經同文說文作駁陸氏所引乃廣雅譌本宜訂

正之

以車繹繹

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貌（文選甘泉宮賦注）

喬樅謹案臧庸堂云薛君以此釋閟宮詩新廟繹繹也周禮隸僕注白氏六帖六十七皆引詩寢廟繹繹是繹繹卽奕奕之異文文選他卷與後漢書注皆作奕奕恐是順毛而改詩攷屬之載芟繹繹其達不得文選義喬樅謂臧說非是諸所引詩作寢廟繹繹皆據魯詩文文選西都賦序注魯靈光殿賦注均引韓詩曰新廟奕奕是韓詩文與毛同不作繹繹矣竊意薛君此語當是此篇以車繹繹之章句詩攷因載芟釋文云驛驛爾雅作繹繹謂韓詩亦同作繹故以薛君章句入載芟篇然釋文既引爾雅驛作繹若韓詩文同作繹繹陸氏當並引之據釋文不言韓詩字異則非彼詩章句可知又此篇以車繹繹釋文引崔本作驛而不及韓詩則韓詩之文與毛同又可知也今故綴之於此

以車祛祛

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文選廿二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詩注）

喬樅謹案文選注所引薛君章句輯韓詩者多於遵大路執子之袪下引之非也當是此以車祛祛之注廣雅釋詁二祛去也正本韓詩毛傳云祛祛彊健也六經正誤云祛當作袪段氏玉裁曰古無從示之祛至集韻而後有之唐石經從衣作袪祛不誤胡承珙曰薛君以祛訓去謂驅車而去然與下斯徂義複竊謂祛本衣袂之名釋名袂掣也掣開也開張之以受臂屈申也廣雅祛開也馬之開張者彊健故毛以祛祛爲彊健猶上傳云腹幹肥張也喬樅謂上章以車繹繹毛傳訓爲善走此章祛祛薛君訓去當爲疾驅之貌下文斯馬斯徂毛無傳箋云徂行也正義引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王肅之語當卽據韓詩爲說然則以祛訓去固不嫌與徂義複矣至毛傳釋祛爲彊健此正用開張之義凡字之从去者多有開張義一切經音義四引埤蒼云呿張口頻伸也呂覽重言篇君呿而不唫高誘注呿開也莊子將爲胠篋釋文引司馬注曰從旁開爲胠史記老莊申韓傳正義亦云胠開也漢書兒寬傳合祛於天地神

祇注引李奇曰袪開散也馬之善馳者必骨幹
開張毛以彊健言之是狀其善馳之貌與韓詩
義亦相成

思無邪

韓詩外傳三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
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
受魚而免於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
自給於魚此明於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
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詩曰
思無邪此之謂也

泮水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
曰未可殺之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是則
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子
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
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
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
矣躬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
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陵遲故也今其
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
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也
故形其仁義謹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
晰焉而聞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
不惑矣詩曰示我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
樂不明民不見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
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潸焉出
涕哀其不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
刑辟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
殺也昔者先生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

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
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此
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
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
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請承此語
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邪孔子曰非
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爲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
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誅賊也君子爲
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喬樅謹案夫民不知父子訟之爲不義久矣本

皆脫去不知二字今據說苑政理篇補之躬行
不從句躬本譌作治亦依說苑改正
〔又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
在北左洞庭之陂右彭澤之水由此險也以其不服
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
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詩曰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之謂也問曰然則禹之德不
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
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假使禹爲君舜
爲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謂達乎爲人臣之大體

也
〔又曰〕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罪人
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子聞之曰吾殺
人必當其罪吾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爲暴何也子
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
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
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
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
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之於野哭子產者皆
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

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
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
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
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詩曰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
又外傳八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
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
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子自以無罪使人謝夫子夫子
曰汝不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

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
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汝非王者之民邪殺王者之
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載色載
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
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
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
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羣物以生國家以
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
也

屈此羣醜

韓詩曰屈收也收歛得此衆聚　釋文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王肅云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歛此羣衆卽用韓詩以述毛義也鄭箋釋屈爲治蓋以屈爲淈之假借爾雅釋詁淈治也某氏引此詩淈此羣醜鄭君從魯詩之訓故與毛韓義異陳奐曰爾雅釋詁屈收聚也屈訓聚亦訓收轉相爲訓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

必取賢歛才焉或以德進或以言揚或以事舉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有一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天子飲酒於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然則傳云屈收者卽取賢歛才之義云醜衆者亦卽郊人相旅之義毛韓解詩正與禮記脗合蓋此章未及伐淮夷之事鄭箋乃謂在泮宮謀治淮夷羣爲惡之人與毛韓不合陳氏稽古篇已辯及之

自求伊祜

韓詩外傳八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鬄彼東南

韓詩曰鬄除也　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狄彼東南箋云狄當作剔士喪禮四鬄去蹄注云今文鬄作剔是狄剔鬄古皆通用鄭君讀狄爲剔訓剔爲治治與除同義其說卽本之韓詩也

獷彼淮夷

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　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注

喬樅謹案獷毛詩作憬傳云憬遠行貌釋文憬說文作懬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今攷說文懬下無引詩語蓋文脫佚耳懬字訓闊與毛傳

遹行義近是毛詩以懔爲應之假借字又說文
懔覺悟也詩云懔彼淮夷此文同毛詩而義則
同韓是韓詩又以獷爲懔之假借也說文又云
獷讀若詩云穬彼淮夷之穬檢說文穬字無此
訓穬彼之穬卽獷字之譌作獷者當爲齊詩之
異文孟康漢書音義訓獷爲彊孟用齊詩音義
所釋卽本齊故也韓詩釋獷爲覺悟疑字本作
應應或爲懭形與獷相似因而致誤耳

閟宮

閟宮有侐

補玉篇人部詩曰閟宮有侐侐清淨也或作𥦓

喬樅謹案毛詩閟宮有侐傳引孟仲子曰侐清淨也釋文不言毛詩或本作𥦓然則作𥦓者乃韓詩異文此顧氏兼採毛韓二家詩字也

實實枚枚

韓詩曰枚枚閑暇無人之貌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釋閟宮云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韓詩釋枚枚云閑暇無人之貌是亦必狀閟宮之常閉與毛傳意義同

稙穉菽麥

韓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說文云稙早種也從禾直聲穉幼禾也從禾犀聲許於穉不言後種者穉從犀聲犀者遲也已具後種之義故但云幼禾引申之爲凡幼穉者之稱稙本有長義釋名釋親屬曰青徐人謂長婦曰稙長禾苗先生者曰稙取名於此也

建爾元子

韓詩曰元長也玉篇一

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漢書淮陽憲王傳王駿諭指曰禮爲諸侯制相朝聘之義益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爲周室輔

案此爲王駿引詩云云駿吉之子宜傳家學

不震不騰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文選甘泉宮賦注又二十二顏延年侍遊蒜山作詩注

喬樅謹案此與毛傳訓同箋云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馬瑞辰曰震當讀如三川震之震騰當讀如百川沸騰之騰騰者滕之假借說文滕

水超涌也正與騰之訓乘同義正義云震騰以川喻是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

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三十八引韓詩外傳曰夫山萬人之所觀仰材用生焉寶藏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育羣物而不倦有似夫仁人志士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與今本外傳文異

遂荒大東

韓詩曰荒至也釋文

喬樅謹案盧文弨云釋文引韓詩作荒若韓詩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此荒字有誤浦鏜之疑韓詩作巟浦說是也毛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攷說文荒蕪也一曰草掩也鄭君訓荒為奄奄猶掩也荒義訓蕪毛傳訓荒為有蓋以荒為幠之假借爾雅釋詁幠有也郭璞引詩遂幠大東此據舊注魯詩之文韓詩以巟訓至者說文巟水廣也廣有大義至亦大也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韓詩章句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文選兩都賦序注○又十一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注○後漢書曹褒傳注

補曹植承露盤銘序奚詩魯頌

孔曼且碩

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文選四子講德論注

喬樅謹案薛注與毛傳訓同孔廣森曰韓說以

是詩為奚斯作此與吉甫作誦其詩孔碩文義正同曼長也詩之章句未有長如此篇者故以曼言之

韓詩遺說攷卷第五（五之四）

福州陳壽祺學　　男喬樅述

韓詩頌四

商頌

（韓詩）薛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後漢書曹褒傳注）

（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文選二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史記索隱）

喬樅謹案史記宋世家云宋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司馬遷用魯詩然則魯說與韓同矣

那

（韓詩內傳曰）湯爲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御覽八十三）

案那詩爲祀成湯見毛詩序韓說盍與毛同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韓詩外傳八）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元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二十五謝朓〈靈運〉）（冊魏公九錫文注）

喬樅謹案九域毛詩作九有傳云九有九州也是有即域之通假史記禮書人域是士君子也荀子域作有此域有古通之驗徐幹中論法象篇成湯不敢迨遑而奄有九域與韓詩字同知三家今文皆作九域也馬瑞辰曰域與有一聲之轉故通用有之言囿亦分別區域之義洛書曰人皇始出分理九州爲九囿段玉裁曰九囿即毛詩之九有韓詩之九域域本或之異體或訓有故域亦訓有說文或邦也从口（羽非切）戈以守其一一地也或或从土作域段氏注曰或既從口從一矣又從土是爲後起之俗字然域字已見韓詩說文亦載之或已從一爲地而復加土爲域猶或已從口爲國又加口而爲國不得遂以國爲俗字也

大糦是承

（韓詩曰）大糦大祭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糦黍稷也糦與饎同皆即

饎之異體說文饎酒食也或從配作䭇或從米
作糦周禮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鄭衆注云饎人
主炊官也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
注云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
儀禮特牲饋食禮視饎爨於西堂下注云炊黍
稷曰饎古文饎作糦周禮作䭇然則糦卽指齍
盛而言謂黍稷稻粱之屬也馬瑞辰據周書糴
匡解年儉穀不足賓祭以中盛孔晁注云有黍
稷無稻粱大糦對中盛言則兼有稻粱詩疏謂
祭之粢盛惟黍稷誤矣胡承珙曰韓詩以大糦

為大祭鄭君改序文祀為祫當卽本韓詩其說
是也禘禮大於時祭祫禮又大於禘周禮言凡
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
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
器量鄭注言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疏
謂祭有大小齊有多少若祫祭備五齊禘祭備
四齊時祭備一齊據此而推之則齍盛所用當
亦有多寡之等差詩於此篇特以大糦言之明
其為祫祭之大事故韓詩釋大糦為大祭所供
也賈公彥周禮疏云鄭總言齍盛謂黍稷稻粱

之屬為中兼有麥苽可盛以為簠簋之實也賈
義較孔為精

長發

元王桓發

韓詩曰發明也（釋文）

喬樅謹案發毛詩作撥傳云撥治也文義並與
韓異廣雅釋詁四發明也此用韓義論語述而
不悱不發皇侃疏云發發明也又為政亦足以
發皇侃疏云發發明義理也皆以發為有明義

率禮不越遂視既發

韓詩外傳三傳曰晉文公嘗出亡反國三行賞而不
及陶叔狐陶叔狐謂咎犯曰吾從而亡十有一年顏
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國三行賞而我不與焉君其
忘我乎其有大過乎子試為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
曰噫我豈忘是子哉高明至賢志行全成湛我以道
說我以仁變化我行昭明我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
上賞恭我以禮防我以義藩援我使我不為非者吾
以為次勇猛強武氣勢自御難在前則處前難在後
則處後免我危難之中者吾又以為次然勞苦之士
次之詩曰率禮不越遂視既發今不內自訟過不悅

第七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8　版交內

百姓將何錫之哉
案今本外傳作率履誤此從詩攷引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韓詩外傳三〕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衆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於其所見猶可欺也況乎千歲之後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而況乎千歲之上乎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曰聖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性緣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

政非無善政久故也夫傳者久則愈略近則愈詳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故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言古今一也
〔又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孔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
喬樅謹案王氏詩攷采韓詩外傳作至于湯躋此誤也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注讀湯齊爲湯躋躋升也齊莊也鄭君禮注用齊詩讀湯齊之齊爲躋升訓日齊之齊爲齊莊是據齊詩故訓此詩正義引鄭君禮記注謂三家詩有讀爲躋者言三家所以別於毛氏非謂齊魯韓皆讀齊爲躋也說苑敬慎篇及雜言並引詩聖敬日躋與韓詩外傳同可知魯詩不以日齊訓爲齊莊矣文選閒居賦注引韓詩言湯聖敬之道上達于天此明訓日躋爲日升義與毛傳同外傳引詩至于

湯齊言古今一也又引以證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均以齊爲齊一之義雖與毛傳言至湯與天心齊義異要其字皆不作躋或據詩攷謂今本外傳作湯齊者誤此攷之不審耳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曰〕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文選閒居賦注）
〔韓詩外傳三〕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illegible]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

然而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成

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袵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誠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

喬樅謹案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本作所贄而師者十人今從御覽四百七十四所引外傳文又時進善者二句本皆無者字官朝舊譌作宮朝並依御覽所引增改又當此之時至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二十一字本皆脫佚亦據御覽補

之

又曰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於濆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衆川之多歟今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攝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韓詩外傳八湯作護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損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

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官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爲天下賞則以同族爲衆而異族爲寡也故德行寬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祿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弃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又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

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廻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爲下國畷流

補玉篇田部詩云下國畷流畷表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綴旒傳云綴表也旒章也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是毛以綴爲畷之假借鄭則讀綴如字與毛傳義殊攷鄭君禮記注引詩作爲下國畷郵據齊詩之文與毛詩字異玉篇所載據韓詩之文又與齊詩字異畷綴

以音同通用郵旒流皆以聲近假借也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

〔韓詩外傳三〕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夫負石而赴河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維其當之爲貴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當之爲貴也

〔又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中庸和通之謂也

〔韓詩外傳五〕聖人養一性而御六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又曰〕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韓詩外傳三〕王者之等賦正事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貢萬物羣來無有留滯以相通移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雖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詩曰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韓詩外傳三〕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敢問兵之要臨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孫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

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臨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變故也其所貴謀詐也善用之者猶脫兎莫知其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由此觀之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孫卿曰不然子之所道者諸侯之兵謀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聖王之事也彼可詐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際突然有離德者也夫以跖而詐桀猶有工拙焉以桀而詐堯如以指撓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則焦也夫何可詐也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彼

其與至者必歎其民民之親我也芬若椒蘭歡如父子彼顧其上如憯毒蜂蠆之人雖桀跖豈肯爲其所至惡賊其所至愛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則先覺其失何可詐哉且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銳居則莫若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邱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雖不敏請依先生之兵也

案發毛詩作旆今本韓詩外傳同此從詩攷訂正遏乙詩作曷今本外傳亦作曷元槧本作遏今從之

喬樅謹案觀敵之變動句本皆脫去此語今據荀子議兵篇補入發字卽墢之消借說文土部坺治也一曰臿土謂之坺詩曰武王載坺玉篇土部引詩同又重文墢與坺同徐鍇云坺今詩作伐案伐卽茷字與今旆同六月篇白茷央央釋文云本又作旆一曰旆與茷古今字殊又小戎篇蒙伐有苑玉篇重文作瞂云與瞂同本亦

作伐伐發古字通用噫嘻篇駿發爾私箋云發伐也可證說文云臿土謂之坺正周禮所云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也然則說文所載坺字卽毛詩之古文玉篇所載墢字卽韓詩之異文今本外傳作旆則後人轉寫從毛攷之耳

苞有三蘖

韓詩曰蘖絕也 釋文

喬樅謹案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注云蘖兒斬之也兒斬卽斷絕之義毛傳云蘖餘也陳奐曰案餘讀爲杞夏餘之餘三蘖指韋顧昆吾三國

釋文引韓詩以蘖爲絶韓毛訓異而意同漢書叙傳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苞有三枿爾雅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蘖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枿蘖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蘖枿一字也鄭箋說謂三蘖爲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詩正義述傳本鄭爲說恐非毛義

殷武

撻彼殷武

韓詩曰撻達也（釋文）

喬樅謹案毛傳撻疾意也訓與韓異馬瑞辰曰按撻蓋勇武之貌爾雅釋言疾壯也廣雅釋詁壯健也疾與壯健義近傳訓疾者亦壯武之義說文遳古文撻段玉裁曰从虍者言有威也則撻字亦爲武貌正義以疾爲伐楚之疾失傳恉矣釋文引韓詩以撻爲達據鄭風挑達爲行疾之貌達亦疾也則毛韓之訓字異而義同也

勿予禍適

韓詩曰適數也（釋文）

喬樅謹案韓詩訓適爲數數猶責讓也蓋以適爲讁之通假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準上疏曰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

喬樅謹案毛詩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韓詩文異

松柏丸丸

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文選長笛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云丸丸易直也箋云取松柏易直者是丸丸本訓爲易直李善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云遂以取爲丸訓其義非是馬瑞辰曰按詩大雅皇矣松柏斯兌傳云兌易直也古音兌讀如脫脫丸一聲之轉故丸丸亦爲易直說文丸圜也傾側而轉者从反仄段玉裁曰易直謂滑易而條直又丸義之引申至文選長笛賦丸梴彫琢丸梴特節取詩詞薛君韓詩章句曰取松與柏乃揔括下文是斷是遷等句而釋之與箋云取松柏易直者同義非訓丸丸爲取也李善注誤矣

旅楹有閑

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喬樅謹案毛傳旅陳也箋以旅楹爲衆楹義與毛異文選左思魏都賦旅楹閑列李善注引薛君章句以閑爲大貌案太沖語蓋兼取毛鄭之義列卽陳也旅謂衆也詩正義曰箋不解閑義梴爲桷之長貌則閑爲楹之大貌王肅云桷楹以松柏爲之言無雕鏤也陳列其楹有閑大貌今據文選注引薛君云云則韓詩正訓閑爲大王肅述毛之義實本於韓詩也

寢成孔安

補曹植文曰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蓋高宗僖公嗣世之王諸侯之國猶著德于三頌騰聲于千載

周南召南説

嘉興馮登府

十三國之風有正有變其次序不同有三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觀周樂之序在夫子未刪詩以前國史之舊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邠王者鄭氏詩譜之序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檜陳曹豳此今詩之序也王氏詩考曰于檜見無霸于曹見無王風宜以此終不知何時失其次序余按季札所觀周太史之舊夫子刪詩必仍魯史與季札所觀未嘗缺失必不自爲移易其自言自衛反魯雅頌得所者蓋指音樂而言非指詩篇則刪詩自無其事也自鄭譜始有更定今之次序豈真夫子所定耶抑毛詩如是耶是未可知矣三家之次序雖無可考而据禮記射義騶虞當與鵲巢采蘩采蘋並列不宜在召南末齊詩先草蟲而後采蘋與儀禮合甘棠野有死麕何彼襛矣皆非文武時詩宜在召南後于邶爲衛壽伋事宜在新臺二子乘舟之後黍離亦同此事不當在王風之首齊詩四始五際以詩屬寅卯辰巳午未亥與毛不同皆可疑也且芣苡爲秦人妻作則秦有風矣江漢爲楚地則楚有風矣行露爲申人女作則申有風矣大車爲息夫人作則息有風矣南山敝笱猗嗟皆刺魯文姜則魯有風矣且也河廣美宋襄公木瓜美齊桓公而見于衛說者謂宋無風而附于衛猶魯無風而附于齊也要而論之太史采詩不止十三國殘缺之餘僅此耳夫子又何從刪之而何從更之耶以次序言之當以季札所觀爲是周南篇十一召南篇十二二南兩兩相應皆文武時之詩惟甘棠爲康王時詩宜附召南之末（召公卒于康王時）至野有死麕何彼襛矣二詩爲平王以後作魏氏源據三家以此詩列召南之末爲變風似矣而周南何以有正無變亦不可通矣王氏柏詩疑退何彼襛矣於王風余謂野有死麕亦宜入王風也

周南正風十一篇

關雎
葛覃
卷耳
芣苢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漢廣
汝墳
麟趾

召南正風十二篇

鵲巢
采蘩
草蟲（卞齊詩）
采蘋
小星
江沱
摽梅
羔羊
行露
殷其靁
騶虞
甘棠
野有死麕（二篇皆平王時詩宜入王風）
何彼襛矣

關雎　毛說之以三家關雎鹿鳴爲刺詩非也考三家所爲
刺詩者乃陳古諷今之說也按詩攷引韓詩序關雎刺時也
此本後漢書章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又引薛君章句故詠
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然則曰歌曰詠明非作于此時
矣王氏僅引刺時是未細考顏注矣漢書杜欽疏曰佩玉晏
鳴關雎嘆之臣瓚引魯詩曰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
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列女傳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
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司馬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
雎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張衡思元賦偉關雎之戒女（文選）張超誚青
衣賦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感彼關雎（藝文類聚三十五卷）是作刺之說
是賦其詩以爲戒所謂事雖述古功同刺始也揚子習魯詩
明言孝至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于上習治也是並衰
世之刺詩耶後漢書明帝紀注及馮衍傳注與章帝紀注並
同知毛氏之說未深考矣詩攷引毛氏又謂魯詩以鵲巢采
蘋采蘩爲康王時詩按王符潛夫論宗族廢而采蘩怨亦謂
因衰思盛至鵲巢采蘋不知何據昏禮說也韓詩外傳曰關
雎至矣乎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
之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齊詩漢
書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
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
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
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
三代興廢未有不出此者也此明言關雎文王之化后妃之
德齊家治國之本夫婦造端之正與毛序皆合猶得曰刺詩
乎　孔安國論語注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安
國習魯詩者　窈窕淑女韓詩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顏延
之哀策文注）薛章句曰窈窕貞專貌（顏延之秋胡詩注）方言美心爲窈美
狀爲窕（韓習魯詩）王逸楚詞注窈窕好貌　君子好逑禮記緇衣
爾雅釋詁注漢匡衡傳並引作仇（又見後漢邊讓傳注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白帖十
七）鄭箋怨耦曰仇亦以逑爲仇謂和好衆妾之怨釋文本亦
作仇魯詩劉向曰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也（列女傳）後漢
書應奉曰臣聞周納翟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胤
嗣泯絕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徐氏璈曰此似訓
逑爲求或字一作求也　參差荇菜說文作槮差莕菜爾雅
及釋文作莕菜　展轉反側王逸楚詞注展轉不寐貌（又見文選
潘岳秋興賦注王粲登樓賦注後漢書光武紀注）段氏玉裁曰說文無輾字釋文曰
呂忱作輾則輾字始于字林也　左右芼之玉篇作覒（見九部）
陳啟源曰覒玉篇本訓擇芼乃覒之借廣雅覒視也　鍾鼓
樂之韓詩外傳作鼓鍾
葛覃　蔡邕協和婚賦葛覃恐其失時（文苑）此魯詩說與摽梅
同旨亦婚姻詩也　歸寧父母何休公羊傳解詁曰諸侯夫

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推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則不以爲后妃与卷耳同屬大夫妻詩此与毛異正義同亦魯說也　言告師氏班固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者尊事人之道也

卷耳　左傳以爲官人荀子頃筐易滿也韓詩頃筐欹筐也与毛鄭合正義引韓詩說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士以梓金罍大夫器也毛傳人君黃金罍非矣此是大夫行役之詩馬瘏僕痡以言勤勞金罍兕觥以慰憂勤而已三家不以爲后妃並与序異

樛木　韓詩作朻木說文以朻爲木高說見異文証

螽斯羽　韓詩外傳言賢母能使子賢也繩繩傳訓戒愼念足釋訓繩繩戒也戒愼而勉于賢也則三家當作繩繩是假字後漢紀順烈梁后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也本紀后治韓詩宜爾子孫魯詩傳以文王十子爲証見白虎通

桃夭　說文作枖枖木少盛見說文又作妖巧也一曰女子見許氏引詩往往異文蓋兼取三家詩

兎罝　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金氏履祥曰兎罝蓋爲此事而作按墨子以騶虞爲虞官魯詩亦之列女傳楚狂接輿妻曰安貧賤而不怠于道惟至德者能之引肅肅兎罝二句言不怠于道也言兎罝之人雖貧賤而爲足于城腹心与墨子義相輔不爭賢人衆多矣

芣苢　韓詩直曰車前瞿曰芣苡文辨列女傳蔡人妻宋人女也既嫁于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不聽乃作此詩言芣苡雖臭惡猶始于將采終于懷擷況夫婦之道乎韓詩序傷夫有惡疾也文選辨命論注下同薛君章句以芣苡爲澤舄臭惡之草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則韓魯同也毛義以爲婦人樂有子正与三家相反郭璞曰芣苡江東呼爲蝦蟇衣草木疏其子治婦人生難故傳以爲宜懷姙而伯牛癩疾歌此詩亦用三家說至王肅芣苡木名王基已駁其誤王氏伯厚不道于詩攷引之此詩爲蔡風与江漢爲楚風皆始二南而傳

漢廣　漢女游神說本三家爲曹植洛神賦之祖韓詩內傳鄭交甫遵彼漢臯下遇二女与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回顧二女即亡矣劉向列女傳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于漢臯見之是韓魯同也曹植七啓諷漢廣之所詠覿游女於水濱陳琳賦贊皇師以南假濟漢水之清流感詩人之悠嘆想神女之所游謝元暉齊皇后哀策文清漢表靈注引韓詩游女漢神皆主是說列女傳孔子見阿谷處女謂達于人情而知禮賦南有喬木四句亦取不可求思之義本魯說也此詩人愛君戀暱於江漢之廣遠以寓君門萬里之心亦即屈子楚騷之所本也序說淺矣不可休息韓詩息作思見外傳一

汝墳　韓詩序辭家也章句曰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

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君子當王室如
燬之時猶觸冒而仕迫于父母飢寒之憂韓詩之義最爲撻
切與小星詩同旨此周南所以不擇祿而仕也列女傳謂大
夫妻恐其懈于王事遺父母憂旨與毛序略同則魯說與韓
殊也　惄如朝飢釋文引韓詩說文作惄如　韓詩雖則如
娓娓燬迻字列女傳作如燬
麟之趾　于嗟麟兮韓詩章句于嗟歎詞也文選謝朓八公詩注　麟
之定　今疋釋言注作顛題也釋文同
采蘩　晁說之詩序論以鵲巢采蘩采蘋爲康王時詩王
符潛夫論背宗族而采蘩怨此陳古風今之說不足爲康王
時詩
草蟲　說苑君道篇劉向曰詩之好善道之甚也既是魯詩
既見而悅與夏草同爲好賢之詩齊詩在采蘋之後合于儀
禮　蟋蚱侯秋吟蜉蝣動以陰詩人因時物之變而感君子也
采蘋　韓詩說者曰蘋浮者曰藻釋文今本釋文藻誤作藻　于以湘之
韓詩作鬺之說見異文証　有齊季女玉篇作齋說文齋材
也王氏應麟曰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
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
蟲與儀禮合
甘棠　韓詩王吉曰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
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于不伐甘棠甘棠
之詩是也王吉本傳韓詩外傳曰召伯在朝所司請召民召伯曰
不勞一身而勞百姓此非文王之志也于是乎廬于棠樹之
下百姓大悅魯詩劉向曰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
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蠶桑之時不欲擾民事故不
入邑中舍于棠樹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
後世思而歌詠之此与說苑本魯詩詩故爲之韓非　白虎通召伯述職舍于
野樹之下此魯韓同也佗如法言召伯述職蔽芾甘棠蔟緡
賦伊宗周之令望巡召南而述職鹽鐵論古者春省耕以補
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于財則貢賦省民勤于力則功
業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于甘棠之下爲妨農業
之務也司馬遷史記燕召公世家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
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公卒而民人思召公
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詩此皆用魯詩也按
召公卒于康王之世此詩作于公卒後則在康王以後也魏
氏源謂與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二詩作於平王之時同爲召
南之變風宜附于末其說未盡安　蔽芾甘棠韓詩外傳作
蔽茀王吉傳注作蔽茀魏元丕碑作蔽芾張遷碑作蔽沛皆
通字也　勿翦勿伐釋文引韓作勿剗勿敗蔡中郎集同漢
韋元成傳作勿翦皆三家遺字說詳異文疏　召伯所茇白
虎通作邵伯所茇廣韻作勿翦勿扒拔也
行露　王氏柏詩疑謂首章與二章全不貫句法體格亦異
以列女傳但引二章遂謂首一章亂入此說非也按列女傳
申人之女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遂不肯行夫家訟之于

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遂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凡傳中引詩或摘其一二語三四語無引全詩者此詩首章是與二章三章乃述其致訟速獄之事數引以相証王氏始疑所不必疑也且行露是詩人自題篇名若無首章當不以此名篇矣且謂行多露正與起一禮不備女不女從之意何謂意不全貫耶

羔羊　委蛇委蛇韓詩委虵作逶迤公正皃賈鳳別碑君有逶迤之節自公之操漢陳寔傳有退食自公之節又云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譽郎本韓詩義訓委曲自得之皃節儉而順心志定故可自得按韓詩章句素喻潔白絲喻屈柔詩人言大夫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則屈柔委曲義複自當以公正爲長至退食自公自指退朝于公而言鄭傳會節儉而以減勝釋之殊鑿白非天文無減勝之制韓詩亦作進退之義

殷其雷　韓詩靁雷也見廣韻臧氏鏞堂曰玉篇靁隱也雷也似此詩注

摽有梅　秦邑協和姻賦摽梅求其庶士韓詩作楳見釋文孟子音義引莩有梅云韓詩按音義誤說見異文証　迨其吉兮韓詩迨願也見釋文

小星　韓詩外傳云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故君子橋褐趨時當務爲急引詩夙夜在公寔命不同焦氏易林大過之大壯多小星三五在東早夜晨行勞苦無功此亦同韓說洪邁曰此詩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　寔命不猶釋文引韓作實云有也介疋釋詁注猶引作猷釋詁猷可也言命有所不可不敢怠於事亦勝毛傳

江有汜　說文作有洍段氏玉裁曰此三家詩　江有渚韓詩水一溢而爲渚見文選賦注西薛君章句一溢一否曰渚釋文

野有死麕　詩說引唐書禮儀志劉晌曰平王東遷男女失冠婚之禮野麕之刺興則此詩作于平王以後唐時韓詩尚存所用必韓說也

何彼襛矣　陸德明曰王姬武王女姬周姓也賈公彥儀禮疏引此詩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疏以爲此三家說范家相曰此見箴膏肓鄭注答張逸蓋魯詩也據此則齊侯之子爲齊侯之女于平王之孫爲平王之外孫女矣按此是篇東遷以後詩鄭箋不得其義以齊侯爲齊一之侯平王爲平正之王殊誤魏氏源以周南召南並十一篇爲正風甘棠死麕何彼襛矣並東遷以後詩爲變風此本三家不知甘棠是康王時詩非平王後也王氏柏欲退何彼襛矣于王風亦未爲無識惜未考三家耳

騶虞　漢魏諸說不以爲仁獸名韓詩以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補傳引齊詩章句同賈誼曰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此魯韓齊說同騶從虞人皆得人一發五豝喻多得賢

合之射義皆備之說皆合鄭氏射義注以為騶多得賢与箋異蓋先用韓說也若序言仁毅而詩言一發五豝一發五豵不仁孰甚按禮記射義當与鵲巢采蘩采蘋並列不宜在召南之末國史失其次耳

三家詩遺說卷二

嘉興馮登府

邶

柏舟　序言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於頃公事無可攷魯詩列女傳衛寡夫人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不聽衛君使愬于齊兄弟兄弟皆欲与後君使人告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句四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又引威儀棣棣二句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以上列女傳按文全詩皆合亦有兄弟齊兄弟也齊言往愬逢彼之怒衛使人往愬于齊也日居月諸以日月譬夫婦也胡迭而微韓詩迭作臷云常也釋文謂夫婦失其常道也不能奮飛卒守死君不聽保母之勸還也与孟子引憂心悄悄之語謂文王之憂讒亦合此古義之確不可易者舊本列女傳衛寡夫人作宣夫人乃貞淫之別以形相近而誤如易序卦巽為宣髮今本作寡髮是也王氏詩攷韓詩引李迂仲云衛宣姜自誓所作不知何據詩傳謂莊姜作詩疑謂他婦人怨夫之詩皆不得其事而強為之說

燕燕　毛傳衛莊姜送歸妾也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送之而作詩見志乃鄭注坊記以為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于定姜

定姜作詩嘗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寡人釋文以爲魯詩孜列女傳衛定姜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失其名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于野乃賦此詩見母儀傳此是魯詩與鄭注不合蓋鄭注禮時從張恭祖受韓詩故與列女傳不同釋文以爲魯詩非至詩補傳謂定姜歸其婦李迂仲云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皆本列女傳而改易之王氏但引列女傳入魯詩以此序爲韓詩非

凱風　序美孝子也續序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今按詩無不安于室之意凱風黃鳥以愉聖善撫心以愉劬勞言人子不能慰母心而相與自責不如黃鳥之有好音悅人聽聞也此孝子如匡章之類故孟子以爲親之過小者若云不安于室過莫大矣不如此說何所傳授殆因淫風流行而傅會之趙岐孟子注以爲孝子之詩漢衛方碑感鄁人之凱風懷蓼儀之勤劬漢孔彪碑竭凱風以惆憀惟蓼儀以愴悢謝莊貴妃誄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謝元暉齊皇后哀策文思寒泉之罔極潘岳寡婦賦覽寒泉之遺嘆詠蓼莪之餘音說皆本三家也

雄雉　序以爲刺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而作按韓詩雉耿介之鳥文選潘岳射雉賦注故士贄用之未聞取以譬淫不忮不求韓詩外傳云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說苑云知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章此即耿介之義夫子因以箴損子路何淫之有陳氏喬樅謂雄雉雄雉狐許所刺君淫亂非矣且日百爾君子豈婦人之詞箋云淫亂者系于夷姜之事考史記宣公烝夫人夷姜生子伋列女傳宣公在位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又娶于齊曰宣姜是夷姜爲宣公前夫人淫亂是宣姜事史記同與夷姜無涉不知上系父妾之說覽疏何所據也馬融論語注忮害也臧善也言不忮害不貪求何用爲不善疾貪惡忮害之詩也按馬本傳習毛詩此與毛不同蓋亦用魯說

匏有苦葉　荀爽曾引深則厲淺則揭以諷孔子之人莫知已求仕不已言不知深淺進退之義後漢張衡傳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合我不忍以歛肩即此義也此豈刺淫之詩耶國語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匏苦不材于人共濟而已叔孫賦此必將涉矣匏不材而濟涉必用此君子求仕濟時之詞張衡傳當用三家說勝毛多矣　迨冰未泮韓詩外傳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此本荀子與毛同而鄭氏本白虎通以仲春摽有梅至孟夏其實三仲夏其實七指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文也此魯與韓不同也

式微　魯詩以爲二人所作爲聯句之始見列女傳云黎莊夫人衛侯之女黎莊公夫人也既往而不同欲甚不得意其傅母勸之去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以婦人之道壹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于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君子序之以編詩此明言魯詩之序如此中路毛作中露露路本通然毛以爲衛邑魯詩蓋謂中道而弃也世

說義鄭康成婢事蓋同列女傳引泥中亦不以為邑名鄭蓋兼通魯詩也是式微言卑賤不得其夫致以泥塗自喻至毛序黎為狄所逐并其國而居于衛衛處以二邑事不見于書傳王氏詩地理攷以泥中屬黎縣中露地未詳不若魯詩之確而有據矣

簡兮　序以為衛之賢者仕于伶官方將萬舞初學記五十引韓詩舞大舞也韋昭國語注引西方之人謂周也此賢者仕于東周而思西周之盛美人自屬文武日之方中公庭萬舞謂武王始制樂之時大司樂教國子子弟上丁習樂事也賢人屈于下位有簡傲不屑之意若天祿識餘引魯詩作東兮東兮中公曰東伶官名此豐坊偽說也段氏詩經小學採之殊無識

泉水　序以為衛女思歸与竹竿疑出一人之詩而不得其事實攷琴操衛侯有女邵王請聘之未至王薨太子欲留不可拘于深宮思歸不得遂作歌終縊而死此魯說也則竹竿亦同此事猶邶新臺式微同賦一事也　出宿于泲儀禮士昏禮注文選二十二注列女傳引並作濟（又見初學記十八白帖三十四御覽四百八十九）皆誤衛女歸不得至兖州之濟泲出房子贊皇山

北門　序刺仕不得志潛夫論北門君子志有所專不憂貪也此是三家遺說夫君子仕于亂世至于入室有交謫之苦出門有貧窶之憂猶復王事敦迫不辭艱苦不敢斥言朝廷而歸于天又無可如何其過彌彰其節彌堅矣　推韓詩作

誰就也（釋文）桂氏馥謂就當為訧字之誤箋所謂譏刺之言廣雅誰就也即本韓詩

北風　北風之氣柔愁慘正君子見幾而作之候其虛其徐毛傳虛虛也段氏謂如童子之志無虛邪蓋急幾之兒尒疋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亦持祿養驕之意文選幽通賦曹大家注虛徐狐疑也此本之三家蓋當國事危亂之時猶復瞻顧徬徨係戀不决不能竭力同歸也赤狐黑烏言奸惡盈廷也

靜女　序以為刺時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考韓詩東門之墠有靖家室注靖善也言善人可與成功家室藝文類聚靖作靜則靜女為善女也与毛鄭貞靜之訓亦合　愛而不見說文作僾隱也蓋隱而不見也彤管女史之法韓詩外傳引此章以為賢者精氣闐溢傷時不可通也言善人隱而不仕以禮義自防託於盛年思偶又不願苟挑以干進何淫亂夫德之有耶又易林季姬踟躕待至城隅終日至暮不見齊侯戴氏震謂媵侯迎之詩諸侯冕而親迎惟嫡夫人耳媵則至于城下以俟迎者而後入則亦無刺時之意易林亦本三家

鄘

君子偕老　韓詩委委佗佗德之美貌（釋文）一切經音義同邦之媛也韓詩作援取也說文援美女也人所欲援也箋云邦人之依倚以為援助亦用韓說援當訓助取字助之誤文言邦人所援助也序刺宣姜宣姜淫亂之人尚何德之美而人

所援助耶魏氏源謂美夷姜甚確子之不淑不淑當訓不祥言以夷姜之賢當与君子偕老蓋深刺宣公之無禮也

蝃蝀　序止奔也韓詩序止奔女也詩人言蝃蝀在東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見後漢書楊賜傳注劉植曰夫婦失禮則虹氣盛有赤色在上者陰乘陽氣也此与毛傳合

相鼠　白虎通以為妻諫夫之詩故夷姜為宣公前夫人及宣納伋子妻宣姜而夷姜縊此夷姜惡宣公之無禮以死諫而不聽也　無止箋訓容止与傳異殆取三家

干旄　此亦為伋壽作也与二子乘舟一時之詩列女傳宣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弃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与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而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痛壽爲己而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事与史記同而無四馬白然則干旄素絲良馬四之喻合浚郊盜待于莘莘衛東地也五之六之朱子謂取協韻而已彼姝者子謂伋壽也何以告之不能為忠告之言也左傳謂竿旄取其忠義並相合毛以為好賢于文公事無指實不若魯說矣

衛

淇澳　徐幹中論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衛人誦其德為賦淇澳　淇澳尓疋疏作淇隩　韓詩薄萹筑也　有斐君子韓詩邲美貌也說並見異文証　韓詩外傳說先如切如瑳謂之詩如錯如磨宋氏綿初以為韓詩　瑟兮僩兮韓詩僩美貌　赫兮宣兮韓詩宣顯也　綠藻如青韓詩青積也釋文薛君曰青綠藻盛如積也文選表衛西京賦注

考槃　考槃在干韓詩干墝埆之處也釋文地下而黃曰干文選左思吳都賦注又請詩紀六　考槃在阿韓詩曲京曰阿衆經音義一西都賦注作曲景曰阿　碩人之優韓詩優美貌釋文

碩人　序以為美莊姜按魯詩亦同而以為傅母作知作詩之人矣列女傳傅母者齊女之傅母也女為衛莊公夫人號莊姜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佚之心傅母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為民法則子之質聰達于事當為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脩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按首章言家世二章三章言儀貌輿馬之壯麗末章言士女佚好禮儀之備亦与魯詩合本事為詳矣

河廣　鹽鐵論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此詩序為美宋襄公宋無風而附于衛猶魯無風而見于齊也韓詩以商頌為美宋襄公

伯兮　邦之桀兮韓詩曰桀偈健也疾驅貌文選宋玉高唐賦注　按碩人釋文韓詩偈健也此促是健之誤与傳義合　諠草薛章句忘憂也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釋文又作蘐蓋毛作諼借字也背為堂之陰後人因傳會北堂萱草之說非古義所有

有狐　韓詩狐水神也見御覽九百九外傳曰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親蠶先天下憂衣食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是君子已飢己溺憂勤斯世之詩安得如序所言　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梁可褰裳而渡詩義甚精　詩攷引齊詩有狐夂夂此齊風也所引誤

木瓜　序美齊桓公也賈誼新書木瓜下報上也此是魯詩亦與序合齊風十篇無一篇及桓公而見于衛風何也

王

黍離　韓詩以為伯封作則衛風也新序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按此是魯詩盍本欲救伋而殺壽故以黍稷同時以喻兄弟起興不敢斥言君父而呼祈于彼蒼孝子之思深矣彼何人二字正指壽也容齋隨筆引以為齊詩非也陳思王貪惡鳥論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與韓詩合則魯韓不同也我友魏氏源謂此與小弁伯封相混以伯封為衛壽之字未知何據序以為東遷以後詩人感故宮而作即其子參秀歌也其子之歌亦悲後人同黍離而偽託也

君子于役　序以為刺平王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按班彪北征賦曰晻晻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寤怨曠之傷時兮哀詩人之歎時則亦以為怨曠傷時之作亦本三家

中谷有蓷　此賢者仕于亂世慨時事之日非欲挽回而其及以自致其生不逢時之歎屈靈均澤畔行吟杜少陵吞聲野哭時也豈託于家室仳離以寄其慨歎詩人忠愛之意可見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平王時王室微弱詩人怨而為刺中谷有蓷是也此當是三家詩蓷韓詩以為益母草見陸璣疏上

葛藟　序以為刺平王廣雅云刺桓王皇甫士安及崔靈恩集注同釋文以為不合鄭譜按鄭蓋用毛與三家異也

采葛　序以為刺讒應瑒報龐惠恭書曰蕭艾之歎發于忠信見藝文則以此為懷人之作一日三秋今俗為朋友相思之詞殆亦三家古義

大車　列女傳以為息君夫人作傳云息君與夫人同日俱死正與異室同穴合左傳楚子納息媯生堵敖及成王是安得為貞賢耶據傳並無其事以是知左傳為劉歆改竄多矣此于古貞淫之判也若毛序謂刺周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不得意而附會之耳大車指息君春官司服曰子男之服自毳而下息君得服毳若大夫不服毳毛傳以大車為大夫之車以子男入為大夫解之亦曲說也漢哀帝詔曰朕聞夫婦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當本魯詩潘岳寡婦賦要吾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此指息君用列女傳也

三家詩遺說卷三

嘉興馮登府

鄭

女曰雞鳴　易林豐之艮云雞鳴同興思配無家執佩持凫莫使致之此本三家勝毛說錢氏澄之曰此女之不欲士仕有偕隱終焉之志

褰裳　呂覽求人篇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此詩云云叔嚮歸曰鄭有人焉不可攻也此又三家前遺說

東門之墠　序刺亂也男女不待禮而相奔者也韓詩靖善也言東門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為家室（見藝文八十七御覽九百八十四）引薛章句靖善也白帖九十九作有靜家室此亦三家說勝毛序（殘上善遺見余三家詩異文疏）

子衿　此詩與風雨同旨皆朋友之詩也文選江淹擬體詩注劉良曰子衿刺風俗輕薄而朋友之不相往來魏書高允曰道肆陵遲學業荒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蓋學業廢而挑達多城闕嬉戲無遊藝往來之樂此自本三家　嗣音韓詩作詒音寄也曾不寄問也（見釋文）朱子白鹿洞賦廣子衿之清問用韓詩也序以為刺學校廢蓋本左傳鄭人毀鄉校而傅會之何氏楷直以為子產作

出其東門　此與東門之墠疑出一人彼則思善人以成室家此則有女而非思存詩人于淫亂之時以禮義自防如此安得謂之淫詩乎　聊樂我員韓詩作魂薛君章句曰魂神也（見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鮑昭舞鶴賦注又鮑照東武吟注）正義員云古今字魂亦與云通釋文本作云　匪我思且釋文且音徂存也即匪我思存也

蔓草　序說斷不可從家語載孔子遇程本子郯賦此詩韓詩外傳說苑並同是賢人贈答之詞江淹擬體詩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亦取友朋邂覯之誼詩人于人倫之間每寓情於美人香草蓋託諷之常事也不知者致使好賢之苦衷誣為里巷之惡行以此說詩真以詞害志矣（左傳子太叔賦此詩以美趙文子子產賦此詩以美韓宣子皆指得見賢人而言）

溱洧　韓詩曰說人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祓除不祥也（見後漢書袁紹傳注宋書禮樂志初學記三十六御覽八百八十六文選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此是鄭土風之常何有刺亂之意韓詩傳曰秉執也蘭蘭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執蘭而祓除（御覽九百八十三）

齊

雞鳴　韓詩曰說人也（御覽九百四十四）薛君章句曰雞遠鳴蠅聲相似魏氏源曰列女傳緹縈上書闕下歌雞鳴之詩亦取無罪被讒之意是韓魯同也臧氏琳曰小雅青蠅為直言此為妃諷首章欲其審聽次章欲其明視三章明去就之分余案此章言朝多讒臣故以朝起興蠅聲而以為雞鳴月出而以為天明皆恍惚疑似讒人之情狀如見蟲飛薨薨即營營青

嫙也

還　韓詩作嫙好貌与說文合揖我謂我儇兮韓詩作婘好貌漢書地理志引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注曰齊詩作營嶩山名或作峱亦作嶩言往適是山而相遇于嶩山也稱謂班固謂齊詩云云者齊國之詩也師古直以為韓固要之營嶩異文總出三家也崔靈恩集注昌茂皆齊地亦与毛另

著　序刺時不親迎也此蓋齊孟姬詩也故列女傳孟姬者華氏之女齊孝公夫人也好禮貞一過時不嫁齊仲求之禮不備終不往孝公聞之乃脩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然則俟我于著即婚禮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也俟我于庭即婚禮及寢門揖入也俟我于堂即婚禮升自西階也皆親迎之後婿先往候婦揖入之禮也此与魯詩時事皆合矣漢書地理志注以著為地名即濟南郡著縣或以為莊公迎婦美而作何楷謂刺魯桓公不親迎皆非

東方之日　序以為刺衰韓詩章句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也見文選宋玉神女賦注顏延之秋胡詩注曹植美女篇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詩注按此亦思賢之詩東方日月比其道德光明親炙于居室門屏之閒也彼姝者子于旄以指賢者豈男女情欲之詩乎

南山崔崔　序刺襄公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箋五人為奇襄公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為夫婦說苑修文篇曰親迎之禮諸侯以屨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奉不腆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按此是魯詩說五兩疑二兩之誤古婚禮文也与詩取妻之義方合毛鄭不得其解勉強傅會甚未明晰此種古義廢已久矣　雄狐綏綏玉篇作夊夊行遲貌亦三家文王氏詩攷誤作有狐夊夊又舊以齊詩亦誤　横從其畝韓詩傳曰東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由從通國語諸侯從是而不睦即由是也先余異文疏証

敝笱　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言不能制義同毛玉篇作遺遺魚行相隨當是三家遺字

載驅　齊子發夕韓詩發旦也惠氏棟曰五通為發明發明猶旦明此發夕猶旦夕也故易林云齊子旦夕留連久處　行人儦儦說文行皃与毛訓衆為勝

猗嗟　舞則選兮韓詩作巽兮韓章句言其舞則應雅樂文選傅毅舞賦注陸機日出東南隅行詩注　四矢反兮韓詩作變云易也古反變同聲白虎通射勝者發近而制遠其矢短而覓長故可以戒難戒不虞也引詩四矢反兮以禦亂兮亦同韓義与毛訓反為復異

魏

彼汾沮洳　匡衡曰晉侯好儉而民畜聚漢書本傳范處義曰此疑為晉詩汾出于晉公族見于左傳亦晉官按衡習齊詩韓詩外傳君子盛德而卑虛己而受人雖在下位民願戴之詩云彼己之子美如英云云又曰君子盈盈乎其義不可亂嗛

乎其康不可劇逕乎其仁厚之寬大起乎其有以殊于世也故曰美如玉云云余謂此君子處逕擇卑濕之地滅德虛己有如玉如英之美迥異世俗鮮禮忘流安有儉不中之刺哉釆莫采桑正與卑賤之事魏雖削小未嘗無人不定為晉詩公行公路亦不定為晉官范說非也

陟岵　易林泰之否陟岵望母役事不已王政靡盬不得相保此三家說与序合孝子不忍一日離其親韓詩說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千戈長亂晉月流離遊子天涯白雲無極此詩以岵與父以屺與母以岡與兄皆取同聲之字介足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正与相反當以介足為正蓋初言草木障蔽害于瞻望也次言陟屺無草木矣終言陟岡則平遠無所蔽矣陟之愈高望之彌切而一出于夙夜之慎杜老無家之別狄公登山之悲無此懇切非孝子而能如是乎

十畝之閒　桑者閑閑白帖八十引作桑柘唐時韓詩尚存當據以引者是同聲之誤此君子遺亂思歸隱于田園之詩雖脉桑柘泉明之栗里少陵之東屯也必以一夫授田十畝傳會國小殊鑿古者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兩家共十畝也行與之旋行與之逝非一人一家可知

伐檀　序刺貪也大周正樂曰伐檀者魏國女所作也賢者隱蔽素餐在位閔傷怨曠夫其嘉會見御覽五百七十八此与琴操合陳暘樂書取之當是貴詩然說苑脩文曰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餐兮列女傳無功而受祿不為也薛君章句曰素質也見文選傅毅舞賦注曹植七啟注人但有質樸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見文選潘岳關中詩注傅咸贈何劭王濟詩注曹植求自試表注則魯韓皆合而詩無怨曠失時之義以為女子所作尤不合張揖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文選上林賦注王逸曰勤身修德樂伐檀也楚詞九辯注孔叢子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得米子從之　坎坎魯詩石經作欿欿

碩鼠　序刺重斂也桓寬鹽鐵論取下篇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王符潛夫論班祿篇曰履畝稅而碩鼠作此本三家為序合呂覽舉難篇甯戚歌碩鼠後漢馬融傳注引說苑亦同為甯戚作今說苑作碩鼠見梁虞素以為碩鼠之誤　樊光曰碩鼠五技之鼠樊注介足用魯詩　韓詩作逝彼樂國適彼樂國新序引適彼樂郊同今本誤也

唐

蟋蟀　序刺晉僖公文選舞賦注詩敘曰刺晉懷公班固漢地理志唐詩蟋蟀山樞之篇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薛君章句曰聿辭也文選郭璞江賦注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其張協詠史詩注沈約鍾山應教詩注謝僕射遊覽詩注陸機長歌行詩注任昉王文憲集序注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此即薛綜言僖公不能及時娛樂之義韓魯毛皆同　蟋蟀在堂為邠風九月蓋夏正也晉用夏正九月而謂之歲聿莫蓋自今以後歲遂將暮既謂十月以後為歲暮是也夫及時不樂去日

苦多來日苦少而猶恐其怠荒必揚之以憂勤之思風俗之
儉而好禮如此此良士所以休休也
山樞　魯詩石經樞作蓲魯詩傳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
懸士大夫日琴瑟見公羊傳注故云何不日鼓瑟也山樞刺儉詩
人以宮室衣裳酒食勸之及時行樂而又吉之以死生之遠
蓋必儉而後可樂也
揚之水　序言昭公分文侯弟于曲沃沃强公弱与史記合
鄭道元曰晉武公自晉陽徙居邑即曲沃所謂從子于鵠也
見水經注徐氏璈曰史記武公滅晉始都晉國不云遷曲沃此詩
舊解多以為桓叔道元以為武公殆三家之說　易林揚水
潛鑿使石潔白衣素表朱戲遊皋沃訓襮為表与毛訓領諸
侯繡黼異朱繡晉詩作朱綃見儀禮注毛以為繡黼箋朱襮
云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破
繡為綃知朱繡亦當為綃鄭從魯也
椒聊　傳椒聊椒也王逸椒聊香草推釋文以聊為辭我師
既儀徵曰箋以掓釋聊今人料者聊料即掓也以為語辭非
余按釋木椒䟽求子地曰椒菉其實皆有房故曰掓掓實也箋
云一掓之實箋以掓訓實非訓聊料与掓通不与掓通以陸
說為是　又子傳指桓叔辨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
能輕死亡而曰我行仁義吾不信也昔比干且死而諫愈忠
夷齊餓首陽而志愈彰詩云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篤修身
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于此哉說苑立節篇曰士欲立義行道論
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
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乎何氏
楷謂據韓魯之說言當時不入沃黨而忠于昭公者無朋黨
之私有純篤之忠也
綢繆　見此邂逅韓詩不固之皃按邂是本字邂逅偶然見
之非請目見也范氏家相所謂卒然幸遇不可久長是也
見此粲者廣韻作妴說文作㛲美也傳三女為粲大夫一妻
二妾殊傅會
鴇羽　父母何嘗韓詩外傳昔者聖王不出戶而知天下矣
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飢寒知天下之欲衣食己惡勞苦知
天下之欲安佚也詩曰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此詩之餘義
葛天韓作倉天外傳
有杕之杜　逝肯適我韓詩曰逝及也按毛作噬即今人之
遾傳噬逮也正義釋言文逮及与韓訓合說文有遾無噬
生于道周韓詩周右也与道左相對說詩之精勝毛多矣
葛生　易林所之中野葛生蒙棘華不得實讒佞為政使恩
壅塞是与采葛信讒同義班固地理志葛生之詩念死生之
遠當是晉詩毛以居為墳墓室為冢壙悼亡詩也說者傅會
寡婦墓祭非也

秦

蒹葭　鮑照賦曰含堂宇之湛觀生江潭而為蒹對蒹葭之
遂黃視蒹露之方白本集徐氏璈曰如賦言此詩為客遊感秋

之詞李氏因篤曰水一方言洛也所謂伊人東遷之君也溯洄溯游情深故主矣

終南　白帖五引有杞有棠先師王尚書曰傳釋紀堂為山此所引殆韓詩也杞棠係梅皆木名春秋杞侯公穀作紀左傳堂谿楚詞作棠紀堂假借字若首章言木二章言山錦衣白為不類矣

交交黃鳥　傳交交小兒嵇康詩咬咬黃鳥當用此詩曹植詠三良詩黃鳥為悲鳴則不以為小兒王質曰黃鳥君庚也春夏則鳴及秋則止三良之殉據左傳正在夏也

晨風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三年使不往來擊乃遣舍人趙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于文侯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對曰業詩文侯曰于詩何好曰好晨風文侯自讀晨風曰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乃封中山而復太子擊（見奉使篇）韓詩外傳同文侯授詩于卜子夏所述之義與序合王裒四子講德論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即用韓詩　桓乾與晉孟書曰思請見于蓬盛之側承訓詣于道德之門厥塗無由北思晨風（見藝文三十一）此為求見賢人而未得之詩殆本三家　干寶晉紀論曰百姓皆知上之德盛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張銑注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臣附之則聖主賢臣相遇順風之象亦古義也

渭陽　韓詩曰秦康公送舅晉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見焉韓注）擭列女傳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穆姬賢而有義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公太子罃（即康公）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作詩韓魯並與序合

陳

宛丘　匡衡傳曰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張晏漢書注武王之女太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云云鄭氏詩譜班固漢書地理志亦同皆三家說也御覽（二十六）引植其鷺羽姚氏炳曰鷺羽鷺翿皆筍虡之所懸植者植立之義毛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不及三家作植之長

東門之枌　班固地理志陳俗巫鬼引此詩亦齊詩說　穀旦于差箋訓擇韓詩作嗟（釋文又見采本羣經音辨）范家相云嗟猶嗟我姊子之嗟謂招同類　文選神女賦注婆娑猶媻姗也婆特為媻說文作媻娑其下許云媻奢也徐鍇曰今俗別作婆今又李巡注婆娑般辟舞也可見古本作媻故以般字為訓李善北征賦注婆娑容與之貌

衡門　陳風十篇惟衡門為隱者之詞與考盤詩人皆遯世無悶者也夫至于飢亦可樂又何富貴利祿之可動心而易其素志耶　蔡邕郭有道碑棲遲泌邱周巨勝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束晳元居釋云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泌邱廣

推釋卯卯上有木為秘卯說皆与毛異蓋本三家
墓門　列女傳陳辯女者陳采桑之女也晉解居甫使于宋過
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為我歌乃歌曰墓門有棘云
云又曰為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楳云云大夫曰其楳則是
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閒因之以飢饉加之
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王逸楚詞注亦言此事蓋魯說
也　二章皆作棘列女傳如此後人據毛詩改作楳此比楚
詞章句補注王氏詩攷引傳作楳其誤已久　歌以訊之韓
詩曰訊諫也之當為止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美也娓美之貌　心
焉惕惕郭璞介疋注惕惕韓詩以為說人故言愛也
彼澤之陂　有蒲與荷樊光介疋注作與茄蔤其莖之大者
介疋荷芙渠其莖茄使本作荷鄭何不引芙蕖為証而破荷
為茄乎是古本作茄樊氏注介疋多本魯詩也楊雄賦稱芙
荷之湍茄張揖曰茄荷古今字　傷如之何介疋釋詁注作
陽如之何按釋詁陽予也郭注魯詩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玉篇陽傷也陽亦訓傷則仍以傷訓亦可　有蒲與蕑釋草
疏引作蓮傳蕑蘭也正義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
作蓮蓮是荷實喻女言結實此本三家也說文無蕑字　碩
大且儼薛君章句作嬌重頤也見御覽三百六十八說文同廣疋儼美
也与儼訓矜莊相近薛訓重頤即美義
檜

檜　王氏詩攷云季札觀樂並在齊下秦在魏唐之上鄭曾
終焉可知于檜見無霸于曹見無王風宜以此終不知何時
失其次第
素冠　魏李彪傳周室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
作刺此三家說也　棘人欒欒兮說文作臠臞也郭氏慈行
曰釋詁臠病也通作臠介人注臠心憂憊之病蓋積憂成病
骨體臞瘠也按介人本三家說与毛訓瘠合呂覽高注棘瘠
也
長楚　猗儺其華楚詞九辯注作猗旎其華一作猗旎旎兒
光師王尚書曰此与毛異蓋本三家
匪風　王符潛夫論曰匪風冀光君教也韓詩中心怛兮說
曰怛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見漢王吉傳吉學韓詩揭与偈通怛即古怛字韓詩外傳曰
成王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万物宜故曰其風治其樂
連其驅馬舒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云匪車偈兮云云
曹
蜉蝣　采采衣服薛君章句曰采采盛貌文選禰衡鸚鵡賦注与毛傳
采多亦合　於我歸說鄭氏禮記注曰欲歸其所忠信之人
案箋說猶舍息也疏言小人不足依恃与注禮稍異蓋始用
韓詩
候人　何戈與祋鄭樂記注祋作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疏
以為三家詩与毛異　維鵜在梁四句鄭氏禮記注鵜鶘汙

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擁服為有德是鵜在梁當濡其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兩注互異蓋用韓詩也　薈兮蔚兮說文薈下引詩同毛又引嬒兮蔚兮蓋兼存三家董逌曰崔集注亦作嬒此詩刺曹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佰人故云三百赤紱季女即指負羈

尸鳩　說苑反質篇引詩傳曰尸鳩之所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為一謂之天心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王氏彞曰此言詩傳蓋魯詩之傳也列女傳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也引此詩說與說苑合韓詩外傳曰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莫優得師莫慎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引此詩按荀子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耳不兩聽引此詩云云故君子結于一也此外傳所本其源出荀卿也

下泉　易林蠱之歸妹下泉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何指曰此荀伯即荀躒蓋指城成周之事

三家詩遺說卷四

嘉興馮登府

豳

七月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韓詩曰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繕脩之至于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二見御覽八百二十又八百二十三按毛以三之日為正月本夏正也此以為三月從周正也邢處夏后之世宜用夏正傳于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分屬三正殊為牽強　言私其豵鄭衆周禮注曰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特四歲為肩五歲為慎引詩慎請為麎按此與傳箋不同蓋三家之說並驅從兩豜薛君傳作三歲曰肩此作四歲古字積畫之誤亦韓說也　朋酒斯饗毛以為鄉飲酒鄭謂國君大饗羣臣鄭注禮云月令是月也大飲烝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為頌大飲之詩與箋詩合蓋亦用韓說也

鄭氏樵歐陽氏修謂三家無七月然考釋文引韓詩曰穹屋窒八月在宇向北開窓也墐向塞戶初學記七引韓詩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通則結而為伏陰皆釋七月之文漢食貨志白虎通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入于邑詩曰聿為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此魯詩說入室之義較傳箋為詳不知何以云無七月也

鴟鴞　易林曰鴟鴞破斧沖人危殆賴其忠德轉禍為福傾危以立此三家無異說亦與孟子合也韓詩鴟鴞鸋鴂鳥名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巢

某病之者謂不知托于大樹之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注) 徹彼桑土韓詩作杜云桑根也義同毛傳而省杜為土自土沮漆漢書亦作杜方言亦作桑杜雄習韓詩也 蓋祖毛為訓韓訓積(見釋文)口足為事曰拮据(釋文又禮部韻略一)皆勝毛公

東山 易林家人之頤東山辭家處婦思夫伊威盈室長股贏戶歎我君子役日未已按此為婦人思夫與傳箋異三家說也 熠熠宵行說文熠盛光段氏玉裁云韓詩鬼火或謂之燐謂鬼火熒熒然與列子淮南子博物志皆合後人改毛傳熒从虫遂以為螢火螢火不得謂之燐韓說本與毛合為後人所誤耳 鸛鳴于垤韓詩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文選張華情詩注) 按鸛鳴知將雨婦人念夫行役遇雨而歎嘆于室詩之取義甚精 烝在栗薪韓詩作蓼薪眾薪也說文無蓼字即蓼之別體蓼蓼者義傳訓長大見此訓眾與毛鄭殊義 九十其儀韓詩九十言多也按儀即昏禮外傳以多儀為不息燭不舉樂廟見舅姑之類言儀之多也視毛為詳

破斧 白虎通天子五年一巡狩三年二伯出述職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視序為長何休公羊詁曰此公黜陟之詩 又缺我錡韓詩曰錡木屬又缺我銶韓詩銶鑿屬與毛互異(龍龕手鑑銶鑿屬亦用韓詩)

九罭 薛章句九罭取蝦芘也(見御覽八百三十四)毛傳緵罟小魚之網亦韓說為長喻小國而見大臣

狼跋 載疐其尾說文作載躓躓跲也疐假字也

小雅

鹿鳴 文王之詩也鄭康成儀禮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三家說視序義為勝史司馬遷(史記)周道凌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諷諫(文選長笛賦注)皆魯詩說而以為刺詩蓋陳古風今非謂作詩致王符潛夫論(班祿篇)曰忽養賢而鹿鳴思明以衰世而思賢治也它如關雎為刺康王鹿鳴為刺小人伐木有鳥鳴之嘆谷風有弃予之嘆皆此類也王氏應麟晁氏說之遂以齊魯韓以關雎鹿鳴為風刺斥之是未探其原也 承筐是將薛章句曰承受也(文選注二十五)毛訓奉言臣奉君韓以臣受君言 示我周行鄭氏緇衣注謂示我忠信之道箋以為置之周之列位蓋始用韓說

四牡 周道威夷韓詩道威夷者也(文選孫綽遊天台山注)薛君曰威夷險也(同上潘岳金谷集作詩注顏延之秋胡詩注陸倕石闕銘注謝希逸誄注)釋文引韓作倭夷顏延之北使洛詩注作威遲謝惠宣貴妃誄注作逶遲皆聲音文字之通假漢地理志顏師古注引韓詩又作郁夷言使臣行于此道按郁夷亦倭遲之轉地理志郁夷乃地名字之偶合者韓詩(自作)倭夷班固習魯詩此為申公說顏注非王氏未加駁正耳 驒嘽嘽駱馬廣韻嘽嘽眾也按說文嘽嘽喘息也與傳合廣韻之訓當作(出)三家(說文作痑痑漢書敘傳注作驒驒)

皇皇者華　駪駪征夫　外傳國語說文說苑列女傳作莘莘楚詞又作侁皆古通字班固東都賦俎豆莘莘王襃責鬚奴文莘莘翼翼皆訓衆多与毛傳駪訓合　列女傳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猶恐無及況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按傳懷和是私字之誤箋駁正之韋昭晉語注懷私為每懷人懷其私于事將無所及王肅難鄭仍以中和之遺訓之非矣此云懷安即懷私則毛魯同也

常棣　韓詩序曰夫栘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藝文類聚八十九亦作夫栘之華皇侃論語義疏常棣之華先閑後合皇本魯詩　說文閱恒訟也魏曹冏傳雖有閱牆之訟不忘禦侮則憂患同也此与毛訓很為異蓋本三家　飲酒之飫韓詩作醧薛章句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謂之宴文選班固東都賦注又左思魏都賦注引韓詩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醧醧飫乃醧之假左思借借醧醧即本韓詩　和樂且湛韓詩作耽樂之甚也崔光傳湛湎于酒亦請曰耽是湛耽通也

伐木　韓詩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文選謝混遊西池詩注蔡邕曰周德始衰伐木有鳥鳴之刺後漢書注引正交論風俗通同此亦陳古風今之義

天保　墨子尚賢篇以此詩為周頌玩其體制雅近于頌先儒以燕享聘會之樂為雅以祭祀朝廟之樂為頌此詩為武王營洛後羣臣報命而致願祝之詞萬壽之請九如之祝意雖近頌而體則雅也墨子蓋謂雅中之頌耳　詩汜歷樞曰卯酉之際為革正卯天保也此齊詩所本亦指武王克商時言　吉蠲為饎韓詩作吉圭潔也周禮注儀禮注六經奧論三詳余三家異文疏

采薇　序謂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遣戍出征按之時事皆合而班固匈奴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被其害詩人始作詩疾而歌之戴氏震曰采薇出車杕杜漢書有謂為懿王詩者毛鄭之解泥于正雅作于周初然成康以後昭穆共懿孝夷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玁狁猖獗之事余謂班固習魯詩說蓋本此白虎通曰古者師出不踰時為怨曠也天道一時生人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引詩昔我往矣四句此指征人怨曠亦魯說也　我行不來釋文作不韎命之不俟不來也此即不來之異文說文亦作不韎書本三家　一月三捷一切經音義引作一日三捷大一月三捷何足美當是一日之誤

出車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時戎狄居于陸渾東至于衛侵盜暴虐中國故詩人疾而歌之班固匈奴傳宣王興師命將征伐詩人美其功據此並与序屬文王不合而馬班互異蓋韓魯說不同也然竹書紀年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按之此詩亦合陳啟源謂時文王在位五年南仲以王臣命西伯出征故云自天子所然後漢書馬融疏曰玁狁侵周宣王立中興之功是以赫赫南仲載在周詩則此之南仲

即常武之南仲与班說合

杕杜　鹽鐵論文學曰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今近者數千里遠者過萬里歷一期長子不還父母愁憂妻子詠歎憤懣之恨發動于心慕思之積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臧氏琳曰觀琴操之說鹿鳴風俗通之伐木漢書之引采薇鹽鐵論之証杕杜是四篇在正雅中皆為刺詩矣余謂此皆三家詩說遣戍出征男女怨曠人情所同何關美刺賦說非也

魚麗　易林咸之渙曰采薇出車魚麗思初　物其有矣唯其時矣劉向說苑物之所以多而可貴者唯其嘉也所以旨而不厭者唯其偕也皆以下句申明上句其說甚長

六笙詩　鄭康成儀禮鄉飲酒禮注云南陔至由儀其義未聞又以為孔子之前已亡變以為孔子時俱在其義与衆篇合編故存蓋後以毛傳故先後不合禮疏述云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詩譜序正義曰詩三百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鄭又云毛公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推改什首然則毛雖列六笙之目而編什亦不數亦只三百五篇也史記云三百五篇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霧尚書璇璣鈐皆云三百五篇漢世毛詩未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矣謂其推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云三百五篇耳按漢書昌邑王賀傳龔遂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書為昌邑王臣王廢詰責王式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為諫張揖曰大雅之材三十一小雅之材七十四皆合三百五篇漢世諸儒皆然初無六笙之目其亡在孔子之前故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非至戰國及秦時始亡失也四家詩各有序不第毛詩如謂毛以序合編三家應同何以毛有而三家亡之耶且此六詩序皆望文生義有乖全詩之旨不知何人何時僞作不可改矣要以三家為正有義亡詞已不足信而束皙謂有聲亡詞更屬謬論不足辨矣

蓼蕭　和鸞雝雝毛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魯詩訓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左桓二年疏引韓詩內傳鸞在衡和在軾前讀詩記八十引韓詩在軾曰和在軛曰鸞各說不同鄭氏經解注本韓說而秦詩箋置鸞于鑣又用毛說蓋以乘車田車之有殊耳至于賈誼和鸞皆以金為之楚詞王逸注謂鸞玉為之皇侃以鸞為金應劭鉌鑾皆以金金玉聲諧故曰雝雝言得其和也

湛露　厭厭夜飲韓君章句愔愔和悅之兒文選左思魏都賦注嵇康琴賦注按愔厭古通秦風厭厭良人列女傳引作愔愔毛傳厭厭安也与和悅義合說文作懕懕尒疋釋訓懕懕安也此亦本三家　其實離離初學記八十引韓詩離離長兒与毛訓垂亦合北堂書鈔引韓作蘺蘺初學記又引韓其同其椅

六月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之時戎狄侵暴中國詩人疾而歌之易林咸之剝曰玁狁匪茹侵鎬及方元戎其駕衰白夷王後漢西羌傳夷王令虢公帥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

与毛異蓋三家說揚雄并州箴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雄習魯詩与毛同義　韓嬰章句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史記匈奴列傳注）

采芑　有瑲葱珩周禮玉府注引韓詩傳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其間案衡珩通假字古黃衡音亦通康鼎銘幽黃即幽衡王莽泉大布黃千即衡千亦當義同詁晉語注引詩傳曰上有葱衡（玉藻正作葱衡）　方叔元老　玉篇一引韓詩元長也元子長子自以長訓為正毛訓大

車攻　東有甫草薛君注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　毛訓甫為大鄭易為圃田之草蓋本韓詩薛訓仍沿大訓竹書紀年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甫即圃田也墨子亦作田于圃國語藪有圃草韋注圃大也与薛訓博合　駕言行狩韓詩內傳曰春曰畋春（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小綏犀小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習武簡兵也（御覽八百三十一）　助我舉柴　玉篇作掌積也張衡西京賦收禽舉胔並本三家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趙岐注孟子注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視傳如椎破物義為詳備

吉日　吉日庚午翼奉曰南方之情惡也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漢書本傳）惠氏棟曰穆天子傳吉日戊午又云吉日辛酉此天子吉午酉之証奉學齊詩為風占六情之所本應劭風俗通曰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　儦儦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後漢書張衡傳）薛君章句曰趨曰駓行曰騃（文選張衡西京賦注）　說文作伾伾俟俟按魯頌以車伾伾字林作駓馬融傳注引作駓西京賦犀兕駓騃並韓詩也　且以酌醴韓詩曰醴甜而不泲也（西都賦注）亦与毛異

鴻鴈　劬勞于野韓詩劬數也（文選注）錢氏澄之曰其勞頻數謂之劬勞　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漢書本傳）按望之傳齊詩　百堵皆作詩正義引韓詩說曰八尺為板五板為堵五堵為雉公羊注引韓詩傳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為堵接五堵而為雉（隱公元年注）

庭燎　易林頤之損曰庭燎夜明追古傷今列女傳宣王嘗臥而晏起姜后脫簪待罪于永巷宣王感悟于是勤于政而早朝夜臥卒成中興之名何氏楷曰外紀姜后事在宣王二十二年此魯詩說為詳　夜未央王肅曰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按毛傳央旦也段氏玉裁謂當作且且存也未且猶言未漸進也与未艾鄉晨為次第若作旦与鄉晨不別令予雍之說与鄉晨自別甫本毛詩此當用三家說也說文央久也楚詞注盡也顏師古曰說文央中也一曰久也毛公訓央為旦未知何據箋云未渠央我友李富孫曰渠讀去声与遽字通史

記陸賈傳何渠不若漢漢書作遽玉篇遽急也疾也未渠央說文央中也又曰久也宋胡旦通論引說文作央中極也盡央極中也未渠央猶言未遽中未遽久即王肅所云夜半是也漢時人有此語故箋云猶言也段氏謂當傳央旦當作旦恐非旦或即中字之譌

沔水　國語秦伯享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韋注河當作沔字之誤也家山公曰韋說是也或以為碩人之四章按春秋賦詩皆取篇首名賦第幾章者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皆明言之不得云賦河水也　誰無父母毛傳曰京師諸侯以父母也則父母指君言王符釋難篇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賢人君子既憂氏亦為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齋材得曰一身之過亂不足惜父母之過亂深可憂為父母謀則當念亂必思所以救亂也此三家說勝毛多矣　讒言其興詩曰讒言緣間而起文選宦者傳論注義亦深長

鶴鳴　易林師之艮鶴鳴九皋避世隱居抱道守貞竟不相隨此与箋賢人未仕合史記滑稽傳漢書張衡傳注論衡藝增文選注十三又廿四又四十三初學記一並無于字韓詩九皋九折之澤与叢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為長王逸所謂澤曲曰皋也九皐書作九臭臭古澤字論衡曰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於朝廷聲聞于天者者見鶴鳴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于地當復聞于天也姜氏炳璋曰此詩如易取象三百篇中別具一體

三家詩遺說卷五

嘉興馮登府

祈父　有母之尸饔韓詩外傳作雍云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下引此詩許氏五經異義謂陳饔以祭恐養不及親此用韓說

白駒　易林曰白駒介推遯于空谷守志篤固秉節不虧則此爲介之推辭祿而作矣范甯曰君子之過甚則白駒之詩賦（穀梁傳注）與易林合韓詩也薛章句空作穹深谷也（文選班固西都賦注）說者謂（陸士衡苦寒行詩注）曹植賦云彼朋友之離別猶求思乎白駒即驪駒送別王粲贈士孫文始詩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惡爾音此全用白駒詩義皆指朋友贈別而言大周正樂曰白駒操者失朋友之所作也（御覽五百七十八）此出魯詩

黃鳥　易林乾之坎黃鳥來集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復邦國徐氏璈曰此詩以陰禮言傳謂復爲婦人有歸宗之義今觀焦氏所述是詩爲女適異國不見答于夫家而作將以大歸也亦三家之說

我行其野　易林巽之豫黃鳥梂蓄既嫁不答此與前篇同爲一時之詩　白虎通不推蓄因婚者昏時行禮姻者因夫而成不推蓄因謂夫也燕爾新婚謂婦也

斯干　序宣王考室也漢書翼奉傳然後大行考室之禮師古曰考成也詩小雅斯干之詩宣王考室也故奉引之則齊詩同于毛也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爲斯干之詩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眾多也（漢書本傳）向習魯詩此詩爲二章秩秩是依空爲上章下莞至貽罹爲下章　如矢斯棘韓詩作朸隅也如鳥斯革韓詩作翶翅也襲衣之裼韓詩作禮示之方也來于以此詩當新宮則非宣王詩矣不知何據

無羊　列子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無不柔馴疑即詩考牧之事與序稍異　或寢或訛韓作譌覺也（釋文）大人占之班固曰占事知來眾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漢書藝文志叙）此用魯詩說也

節南山　漢書董仲舒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歎（刺）之此魯說也　天方薦瘥說文作嗟魏氏源曰此可証魯詩訟田之說韋昭國語注以此詩爲平王時作然幽王二年尹氏爲太師卿士即此師尹自屬幽王時詩　四牡項領新序曰夫久駕而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雜事篇）中論良農不患疆埸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爵祿篇）徐氏璈曰易林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景公耄老尼父逝去此亦以聖賢不用于時言與毛殊義與新序中論之說合殆同出魯家　韓詩節視也監領也（釋文）騁

馳也文選潘岳射雉賦注王粲登樓賦注

正月　竹書紀年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張晏劉向傳注正月夏之四月与竹書用夏正不合班固五行志幽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褒姒伯服代之廢后之父申侯与繒西畎戎共攻殺幽王引此詩韋昭國語注幽王爲西戎所殺而詩言褒姒威之明禍有所由按此魯詩不以爲刺幽蓋東遷以後詩矣　視天夢夢韓詩曰惡貌也尒疋釋訓夢夢亂也毛上之釋文引顧舍人曰夢夢煩懣亂也邢疏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夢夢猶昏昏訛訛所謂惡貌　執我仇仇鄭緇衣注仇仇然不堅固是不親信也王氏念孫曰仇仇或作扤扤廣疋扤扤緩也集韻緩持也緇衣注仇仇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蓋本三家　後漢書蔡邕傳引速速方穀天天是椓注云韓詩又作天天是加菜韓詩作速速方穀中郎本之而易穀爲穀章懷注曰此作穀者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尒疋釋訓速速惟逑鞫也逑与訄同說文訄迫也鞫窮也毛作天夭此詩多用雙聲魯韓詩是也

十月之交　此詩魯詩爲厲王鄭譜從之以毛爲移其次非也　漢書五行志注番蹶楀皆氏魏或作閻亦嬖妾之姓也谷永傳曰閻妻驕扇以閻爲姓不以爲褒姒魯詩說也詩正義云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此以豔爲剡翼奉曰臣學齊詩聞五際之要至十月之交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漢書本傳此齊詩說也韓詩之說無考則魯齊並屬厲王然攷竹書紀年史記幽王時事皆合皇父七人爲后親黨左雄所謂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綜深谷爲陵是也此詩自屬幽王毛得而魯齊失也吾師儀真相國說此詩亦主幽王而以皇父爲南仲之孫七人俱非佞臣說總未安漢書古今人表七人列下下番作皮韓詩作繁仲允作中術聚子作掫子楀作萬蹶作厥五行志皆通字見余異文疏　抑此皇父韓詩抑意也不慭遺一老韓詩慭閒也釋文　黽勉從事劉向傳作密勿讒口囂囂作嗸嗸漢書本傳

雨無正　韓詩序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林駉源流至論後集入又日雨無政無衆也讀書記二十劉安世謂韓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我師儀真相國謂昊天即是四月繁霜致飢饉也上天即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与幽王時事合鄭屬厲王然周宗既滅左傳昭十六年作宗周鎬京也是指流彘以後言王都即指彘又似東遷以後詩疑不能明也　熏胥以鋪魯詩熏帥也一作攷韓詩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後漢蔡邕傳注顏師古曰韓詩淪胥作薰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漢書敘傳注說詳余異文疏

小閔　序刺幽王鄭屬厲王桓寬鹽鐵論此詩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爲權利當是三家說　謀猶回遹韓作敗辟也釋文六又作回次辟居章句回邪辟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何日斯沮韓詩傳沮止也壞也史記劉敬傳索隱此某毛鄭而訓　潝潝訿訿韓詩曰不善之貌劉向傳作歙歙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

君子言說也說文作翕翕訾訾不稱意也　是用不集韓詩作不就外傳六毛傳集就也　氏雖靡膴韓詩曰猶無幾何釋文

小宛　國語秦伯享公子重耳賦鳩飛韋昭注鳩飛小宛之首章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氏祭義注以明發為明日繹祭之夜自夜達旦二人謂父母義以二人為文武蓋先用韓詩　韓詩外傳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始生日慎一日克如金城刃我日斯邁如王符潛夫論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非真為傳已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贊學篇徐幹中論有進業者無退功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脩本篇　翰飛戾天韓詩作鷐附也　哀我填寡韓作疹苦也文選西都賦注釋文說詳余異文證　宜岸宜獄韓詩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周禮射人注引作宜犴應劭風俗通犴司空也說文亦作犴皆本韓詩

小弁　漢書作小卞易林中孚之井尹氏伯奇父子分離無罪被辜長舌為災與之覬曰讒言亂國覆是為非伯奇乘離恭子是承橐邑琴操伯奇既逐履霜以足采葶花以食其鄰大夫聞之乃賦小弁御覽說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班固馮奉世傳贊伯奇放流弁小詩作王充曰伯奇放流首髮早白皆用魯詩說也趙岐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音義云此韓詩全氏祖望曰趙岐誤小弁乃韓詩與黍離合按韓詩黍離伯封作邶衛二子乘舟事與此為二事自琴操誤以伯奇之弟亦名伯封遂并為一全氏猶未深考則韓魯同矣顏師古中山王傳注伯奇周尹吉甫子也事後母至孝後母譖諸吉甫欲殺之乃亡走山林小弁之詩是也是伯奇放而未嘗殺同于衛二子也且伯奇為吉甫子說苑以為王國子是又并幽王太子宜臼而一之矣曹植集言吉甫信讒殺伯奇其弟求而不得作黍離皆沿其誤　靡瞻匪父韓詩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文選王褒洞簫賦注　趙岐曰凱風言善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言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　惄焉如擣韓詩作疛心疾也釋文

巧言　鄭氏禮記注此臣使君勞之詩推王之邛勞也言臣不止于恭敬其職推王使之勞此與箋詩異與韓詩外傳合蓋始用韓詩也　昊天泰憮外傳新序並作大憮　僭始既涵韓作減少也　匪其止恭皇本作止躬勞也　躍躍毚兎韓詩章句往來見獲得也言躍躍之毚兎謂狡兎數往來逃匿其迹有時遇犬得之史記春申君傳集解外傳曰知者之于人未嘗求之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見矣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何人斯　高誘淮南子注訟閒田者虞芮及暴公蘇信公是也按此與節南山相類見前董仲舒說疑亦魯詩說也　不入唁我韓詩曰弔生曰唁弔失國亦曰唁一切經音義　我心易也韓作施善也釋文說見異文證

巷伯　張晏馮奉世傳注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害刑作巷

伯之詩此以巷伯寺人為一人与箋不同後漢孔融傳以寺
人巷伯為二人　投畀有昊馬援傳作昊天按本傳援書梁韓詩東觀漢紀
援所據呂按呂治齊詩並先治韓而後齊耳
谷風　後漢書朱穆傳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猶而純篤衰
斯蓋谷風有弃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注引蔡邕曰古之
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
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弃予之怨其所来攻之缺也此魯說
与序亦合　將恐將懼薛章句將鮮也弃予如隤隤猶遺也
遺有妥音与隤音亦近隤猶遺也義不殊新序作棄我如遺
蓼莪　漢孔耽祠碑作蓼儀衡方碑作蓼義隸作後漢書陳忠
傳光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臣有大喪君
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義之人作詩自傷虛
辨大戴禮注因于兵革之詩也居喪虛服冰日罔極者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也　瓶之罄矣說文作窒
說文缶部罄字引詩句同毛此為三家文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韓詩怙賴也恃
負也毋兮鞠我一切經音義五作掬我
大東　易林復之先賦斂重數政為民賊杼軸空虛家去其
室王符潛夫論班祿篇賦斂重而譚告通白帖六十大東刺人勞
也此皆漢魏遺說与序合　周道如砥句四韓詩外傳曰道義
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也言其易也言其明也潛
夫論如砥如矢言其易也所履所視言其明也致德明而易
從法約而易行用韓說也　佻佻公子韓作嬥嬥往来貌王

氏念孫曰嬥嬥猶苕苕說文嬥直好貌廣疋嬥嬥好貌當
在齊魯韓訓往来因下有既往既来緣辭生訓也按經典中
从兆从翟之字多通用楚詞作苕苕公子釋文又作窕窕方
言美狀為窕窕亦好貌　粲粲衣服韓作采采盛貌　周人
之子韋昭作舟人云國名詩作于幽王時蓋指滅國之後周語
先姓其人則周賤之　跂彼織女說文作跂頃也段氏玉裁曰織女三
星成三角故不正也　終日七襄薛章句襄反也文選顏延之夏夜呈
從兄散騎車長沙詩注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韓詩曰太白晨出東方
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則啟明長庚為一星鄭樵以啟明
為金星長庚為水星非也詩疏或一星出在東西而別名或
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不可以簸揚不可以挹酒漿韓詩外
傳磐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云云言有位
無其事三國志劉巴傳注自北南箕虛而無用惠氏周惕曰
杵星皆在箕前故以簸揚言天廚酒旗皆近斗故以酒漿言
詩人之取象精矣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詩傳曰箕為天口
主出氣箕有舌象讒言　惠氏周惕曰箕為後宮妃后之位斗
為人君號令之主南箕北斗則后与王也
四月　韓詩敘征役也讀詩記二十一徐幹中論譴交篇四月之篇行
役過時作詩怨刺杜預左傳文十二年注四月詩行役踰時
思歸祭祀皆与韓義合　百卉俱腓薛章句腓變也俱變而
黃也文選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令詩注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薛章句曰
莫散也文選潘岳關中詩注任昉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說苑政理作斯瘼　南

國之紀風俗通作南北徐氏璈曰漢在北江在南故云南北
之紀詩人蓋從事于江漢閒也

三家詩遺說卷六

嘉興馮登府

北山　鹽鐵論莫非王事而我獨賢勞與孟子合　率土之
濱文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注漢書王莽傳濱作賓案下
云莫非王臣作賓為正　偕偕士子說文偕偕彊也一曰俱
也按第一訓本毛傳俱訓或三家說也　旅力方剛後漢書
李賢注旅陳也孔氏廣森曰旅力猶論語陳力大戾廉有旅
力言莫肯陳力　或盡瘁事國左昭七年傳作憔悴漢五行
志作盡顇鄭氏小司寇注亦作憔悴事國本之韓詩憔亦盡
義　或慘慘劬勞釋文作懆懆
無將大車　易林大車多塵小人傷賢與序合　三國志魏越
王幹傳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誡晉范
宏之謝石謚議然後可以免維塵之譏嵇康幽憤詩子玉之
敗屢增維塵荀子大略篇無將大車言無與小人處也舊說皆
同韓詩外傳詩云無將大車祇自疷兮所樹非其人亦同此
義　祇自疷兮趙宧光謂即多我覯痻之痻劉熙謂當作疷
避唐太宗諱而改
小明　鹽鐵論古者行役不踰時令則徭役極遠盡寒苦之
地危難之處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
而相思詩云念彼共人涕零如雨曰此晉詩也與序合　睠
睠懷顧韓作眷眷文選王粲登樓賦注張衡思元賦注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陸機吳衣上然詩注楚辭九歎注玉篇睠同眷王粲從軍詩注引作眷眷懷歸　睛

共爾位鄭禮記注靖治也言敬治汝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
與為倫反此与箋略異盖用韓義靖箋亦訓治傳訓謀外傳作靜恭帝
堯碑作竫恭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表記注式用也穀祿
也言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箋訓穀為善与此異春秋繁露作靜共
並魯詩
鼓鍾　中侯握河紀注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孔正義曰
依三家為說也王氏應麟曰此韓詩按毛傳以為刺幽王孫
毓歐陽修皆不從今考書緯注乃昭王遊淮水之上為楚
澤膠舟之兆詩人聞鼓聲憂傷而作此詩也竹書紀年昭王
十六年伐楚十九年伐楚喪六師于漢王陟水經注昭王南
征渡沔水中流而沒則昭王曾兩伐楚渡淮至漢也陸奎勳
以為穆王之詩不如韓詩之合　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韓詩
內傳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魏都賦注薛君
曰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聲
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陳禪傳注韓詩曰聞其音聲使人溫厚而寬
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隋書樂志蔡邕獨斷四夷樂之別
名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而歌之以
管籥為之聲後漢陳禪傳陳忠引詩云以雅以南韎任侏離
毛傳無韎任侏離之文蓋見齊魯詩今亡案以雅以南韎昔任佩
引侏離四夷之樂韎任侏離蓋注文也陳忠欲貫四夷之樂陳于
門故牽合引之且詩只言南樂于禪國何涉非附會餘樂不
足覆屍薛章句俱在何嘗有韎任侏離之文耶

楚茨至末為重起應以此詩為什首不應在谷風之什先儒
以楚茨以下四詩為邠雅明是成王時詩序並以陳古刺今
屬之幽王非矣魏氏源謂天子祭祀之詩不列于頌即列于
大雅小雅從無王祭之詩楚茨信南山屬陳祭祀明為王畿
公卿祭祀樂章而通用於侯國斯言近之　禮儀卒度韓詩
外傳四作禮義　苾芬孝祀韓作馥芬云香貌也文選蘇武古詩苐四
首注　神具醉止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欣然若親
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
信南山　維禹甸之韓詩作敶之敶衆也周禮稍人注敶甸古通
畇畇原隰韓作畬畬周禮均人注並見余異文證　雨雪雰雰
韓詩曰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者陰極之數雪花曰霙
雪雲曰同雲自上而下為雨雪藝文二　既優既渥說文作瀀
中田有廬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九百畝家為公
田十畝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
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
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詩云中田有廬云云
甫田　說苑復恩晉文公及國舟之僑爵祿不與舟之僑陳
詞于晉文公覺然欲與之爵祿舟之僑曰天油然作雲沛然
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
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去文公為之誦甫田之詩徐氏
璈曰此事与介之推逮類而反則是此詩為王朝卿士之受
爵于朝者亦受地于野而世保其田祿也　至歲取十千毛謂

一成之數是王朝卿士之采地社為成屋之置方列以祀之
中是卿士之所宜祭焉髦士者鄉老鄉大夫均有進賢之禮
也農夫者佃世田之耕畦田畯者司采賦之啬夫曾孫者受
采地之嗣孫篇中多言我皆曾孫自謂也舟之僑從亡反國
而不得与古之世祿者比故文公為之詠是詩也余按此說
甚明此魯詩說也　俾彼甫田韓詩作對卓也文釋　攸介攸止
薛章句介界也文選魏都賦注　按此詩与大田是炎南山皆寻農
祀蜡之事周禮祈年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其義皆
合則為邠雅無疑

大田　此秋成祀田祖之詩　秉畀炎火韓詩作卜畀卜報
也文釋 卜報一聲之轉新唐書姚宗傳作付畀炎火　韓詩外
傳曰有弇淒淒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呂
覽註篇聰作有晻淒淒興雲祁祁祿釋曰漢以前皆作興雲後
人以顏之推說興雨為是改之說詳余異文証　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班固食貨志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民皆勸功
樂業先公而後私趙岐孟子注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
先雨公田遂以及我私也此魯詩說也蕭望之傳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此齊詩說也

瞻彼洛矣　韎韐有奭白虎通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
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鄭箋本之
禮王制既韎韐有奭諸侯世子未爵之服皆同魯說也　以
作六師賈公彥周禮疏此諸侯世子為軍將也並用是說皆

全篇並無諷刺意序說非

裳裳者華　孔叢子孔子曰我于裳裳者華見賢者世保其
祿也說苑傳曰君子者無所不宜也王基曰此引詩傳益即魯詩傳是故賢
畏戒慎立于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經杖
立于喪次賓客之哈無不哀者被甲纓胄立于桴鼓之間士
卒無不勇者故曰為左亦宜為右亦宜為君子無不宜者徐
氏璈曰此以廟堂喪戎言亦見左吉禮右凶事之義有同毛
傳也

桑扈　此諸侯受命於朝之詩也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賈誼
新書曰胥相也祜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
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与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　彼交匪
敖漢五行志作匪儌匪傲顏師古謂飲酒者不儌幸不傲慢
則福祿就而求之應劭漢書注言在位者不傲訐不倨傲也
則交為皎假字書勝毛說

鴛鴦　詩無刺意是諸侯頌禱天子之詩　戢其左翼韓詩
曰戢捷也捷其喝於左也　摧之秣之韓詩作莝之云委也
釋文 傳摧莝也箋今莝字是摧假字莝本字也　列于周有收
人采鴛當取義于此詩

有頍者弁　鄭氏儀禮士冠禮注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
際結項中隅為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紐亦由固頍而為之
耳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頍象之所由生也滕薛名蔮為頍此
与箋以頍為皮弁之貌異蓋用韓詩　先集維霰韓詩霰英

也宋書二十九 韓詩外傳明主能愛其所愛闇主必危其所愛
詩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危其所愛之謂也
車舝 序以為刺褒姒是也䧺音來括薛章句括約束也文選
劉越石答盧諶詩陸機辯亡論注 以慰我心韓詩作愠恚也王肅曰新昏謂
褒姒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
此韓義釋文云慰怨也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知慰亦有
怨訓毛是假字不如韓作愠為正 高山仰止漢書三王世
家止作之下作景行嚮之史記亦作行之 辰彼碩女列女
傳作辰先師王尚書曰辰信也碩大也言信彼大賢之女以
善德來教此魯詩說古辰字作㫳与辰相涉而誤
青蠅 易林豫之困青蠅集藩君信讒言害賢傷忠患生婦
人來孝政曰衛武公信讒詩人刺之按此与賓之初筵同編
武同為武公之詩殆三家說也幽王信讒廢申后宜為刺幽
詩 構我二人韓詩構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韓詩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与毛同武公幽王
時為卿士當為幽王時作 左右秩秩韓詩曰言賓客初就
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威儀反反韓詩作昄昄善貌
郝氏懿行曰昄今足大也玉篇善也韓之昄昄兼二義 屢
舞僊僊蜀都賦注作遷遷沈約曰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賓
既醉止載號載呶韓詩曰不如其為惡也後漢孔融傳注 屢舞傞傞
說文作㚃㚃說文人部仍作傞則㚃蓋三家文
魚藻 白帖引文有在鎬之樂按武王始居鎬故序言思武

王六帖所引殆出韓詩徐氏璈曰唐書順帝本紀傳宴魚藻
宮張水嬉取義於此若序說刺幽則宮名亦何所取哉余按
王元長曲水詩序信凱樂之在藻注引此詩在唐前矣 有
頒其首韓詩頒眾兒說文頒大頭一曰鬢也按許氏第一訓
即本毛公訓鬢殆出三家王介甫上執政書引魚藻裳華謂
万物皆得其所各因其才詩之所以作也亦用古義
采菽 國語作采叔韋昭晉語注王賜諸侯命服之樂左傳
注同孔叢子孔子曰我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漢明帝賜東平王蒼詔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
歎息是魯韓皆不以為刺詩也 何錫予之白虎通作與之
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閑雅之貌見余異文証 紼纚維
之韓詩曰纚筰也釋文 又曰縏也文選顏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 福祿膍
之韓詩肶厚也釋文 優哉游哉韓詩作優哉柔哉外傳
角弓 漢書杜鄴傳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
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角弓之詩所為作也按鄴時毛詩
未行所傳殆魯詩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說苑作而之韓詩作人
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為無有善者各相安于一方而怨
之後漢書章帝紀注 此人字指王言非避諱而改也說苑人而無良
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此与韓同指王而
言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韓詩外傳言能知于人而不能
自知也已讀為人已之已 如食宜饇韓詩作儀哉也 外傳雨雪
瀌瀌曣晛聿消曣晛日出也 外傳出則為鄉里患入則為

宋族憂詩云如蠅如髮我是用憂小人之行也
菀柳　白帖四十六　刺刑罰不平也唐時韓詩尚存當用太傅
說　韓詩外傳以聾為聰以盲為明以是為非以吉為凶嗚
呼上天曷維其同詩云上帝甚蹈無自瘵焉戰國策作甚神
箋讀蹈為悼戰國策作神是悼之誤
都人士　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傳引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服虔
曰逸詩都人士首章有之禮緇衣注亦言毛氏有之三家則
亡今韓詩見無此首章時三家列于學官毛未得立故服以
為逸余按賈誼新書等齊篇引狐裘黃裘萬民之望賈習魯詩
是魯詩有此首章矣蔡邕日行賦甘衛門以爭入兮詠都人
以思歸亦用首章不得謂三家所亡也此思西周人士之詩
鄭緇衣注以黃衣狐裘為大蜡之服與箋異
采綠　序刺怨曠後漢劉瑜傳同　薄言觀者韓詩作觀者
釋文
黍苗　韋昭晉語注道邵伯述職勞來諸侯也箋宣王之時
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則此當為宣王時詩非刺幽明
矣公子重耳賦黍苗以為百穀之仰膏雨明非諷刺
白華　班婕妤傳注周人刺幽王黜申后漢谷永傳以廣繼
嗣之統息白華之怨並與序合蓋四家同也　天步艱難之
子不猶正義引韓詩曩安侯邑曰天行艱難於我身不我可
也此可訓猶本今文釋言文猶同猷箋亦用韓說　鐘鼓于
宮聲聞于外韓詩外傳曰溫良在中則眉睫著之矣疵瑕在
中則眉睫不能匿之也引此詩云云　視我邁邁韓作怖怖
意不說好也說見異文證
綿蠻　王符潛夫論行人病而綿蠻諷以此為行役之詩與
下漸漸之石同義勝序多矣　薛君曰綿蠻文貌文選何晏景福殿賦
注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傳小鳥貌以為鳥聲者非
瓠葉　後漢書劉昆傳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
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章懷注引瓠葉錢氏大昕曰
此詩乃饗射之樂左傳鄭伯享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
一獻子其從之杜注謂古人不以微物廢禮此魯說也
苕之華　易林中孚之訟牂羊羵首君子不飽年飢孔荒士
民危殆與序飢饉合　三星在罶傳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釋
文作霤初學記廿九同三星而在中霤所謂星如懸磬勝毛義
何草不黃　易之象之　曰何草不黃至末盡亡道家分離
悲愁于心　何人不矜韓詩作鰥論衡同顏氏夾武曰但有
妻而行役在外者亦謂之鰥有夫而獨守在家者亦為寡陳
琳詩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是也

小雅說

毛詩小雅八十篇大雅三十一篇張揖曰大雅之材三十一
小雅之材七十四蓋無六笙詩故少六篇漢世說詩皆云三
百五篇此三家無六笙詩也然則何以分什乎曰是殆信南
山大田甫田四詩為邠雅見于鄭注周禮四詩皆言祭祀天
子卿大夫通用之樂其體已近頌而詩則雅邠有頌載芟良

招也三家自當分別另編其次序不可考矣後儒强分七月之章為雅頌鑿矣邠為王業所開其先固列國也故有風世服諸侯則有雅追美王業則有頌其義確不可易而湮晦不傳二千餘年又考毛詩分什次第亦多有移易鄭氏以十月諸詩屬厲王此晉詩之說固不若毛之屬幽而此外尚多未安之處疑不能明聊就三家之可據者為小雅表

鹿鳴之什
鹿鳴 文武　四牡 文武　皇皇者華 文武　常棣 文武
伐木 文武　天保 文武　采薇 文武　出車 成 北周
以出車為宣王時　杕杜 成 漢書以采薇出車杕杜為懿王時詩　魚麗 成

嘉魚之什
嘉魚 成　南山有臺 成　蓼蕭 成　湛露 成
彤弓 康　菁菁者莪 康　六月 宣　采芑 宣
車攻 宣　吉日 宣

庭燎之什
庭燎 宣　沔水 宣　鶴鳴 宣　鴻雁 宣
祈父 宣　白駒 宣　黃鳥 宣　我行其野 宣
斯干 宣　無羊 宣

十月之什
十月 幽　正月 幽　雨無正 幽　小旻 幽
小宛 幽　小弁 幽　巧言 幽　巷伯 幽
谷風 幽　蓼莪 幽

大東之什
大東 平　四月 平　北山 平　無將 平
小明 平　何人斯 平 暴公平王時人　節南山 平 本年
昭說　瞻彼洛矣 康　裳裳者華 康　桑扈 康

鴛鴦之什
鴛鴦 康　瓠葉 康 昭　鼓鐘 昭 本韓說　頍弁 厲
青蠅 厲　角弓 厲　菀柳 厲　魚藻 宣
采菽 宣　黍苗 宣 以召伯子謝征之

白華之什
白華 幽　車舝 幽　賓之初筵 平 幽　都人士 平
采綠 平　隰桑 平　綿蠻 平　漸漸之石 平
苕華 平　何草不黃 平

豳雅四篇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案毛詩雖列六笙詩之目而編什時以見在為數小雅篇目亦与三家同為七十四篇惟魚藻之什獨多四篇亦未知何義也段氏玉裁曰孔子時當作鹿鳴之什白華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都人士之什凡小雅之篇八什按此亦臆說笙詩之亡當在孔子以前耳

大雅

嘉興馮登府

文王　呂氏春秋曰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古樂篇　漢書翼奉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又曰臣聞之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皆數百年而絶周之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正人天下甫二世周公猶戒成王以恐失天下韋昭晉語注美文王有聖德天所輔祚其徵應符驗著見于天乃天命非人也此並三家之說与序合但序不言周公所作耳　亹亹文王崔集注作娓娓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漢書賈山曰天下未嘗無士也文王獨言以寧者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　侯服于周鄭職方注服事天子也箋以爲事于九服之中　殷士膚敏漢書劉向曰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錢氏大昕曰假傳箋訓固于義未安釋詁假大也此云大哉天命即詩假哉天命也　常服黼冔白虎通曰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皆魯說也　匡衡傳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之首章貴至德之本也此齊詩說　駿命不易鄭大學注易去声言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箋云不可改易　無遏爾躬韓詩曰遏病也文選傳訓止　王之藎臣廣韻藎敬也傳訓進　上天之載鄭康成曰載讀爲裁謂生物也注楚記甘泉賦作上天之縡文選七

大明　詩汜歷樞午亥之際爲革命亥大明也又曰大明在亥水始也此齊詩所本　韋昭晉語注周公昭先王之德于天下也按此詩首叙王季肇基王跡次及文王受命武王克商三聖相承光明大業故齊詩屬之革命亦是周公追述之詩魏氏源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白虎通嫁娶人君及宗子父母没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皆禮親皆没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王者之娶必先迎於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明王者必娶大國也則魯詩以初載爲文王受命中身之初年明矣假如王季以先年春初卒踰年改元次年正月已免喪爲納幣在王季之時則次年仲春冰泮可取期而生伯邑考再春而生武王至文王末年武王年亦四十有八矣又十有三年而克商武王年五十九其明年作度邑解曰自發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故曰未受命而後此言蔡邶晉魯衛毛明皆生于文王中年以後則太姒之齒甚少于文王然則鄒氏忠允掊續女維莘之言謂太姒爲文王之繼妃殆暗合白虎通魯詩親没自娶之義矣諸侯不再娶特周制非殷制文王世子時元妃已卒承嗣不聞繼娶太姒有不妬忌之德致百男之祥考武周所生之年初載纘女之訓文定迎舟之制皆即位以後則知魯詩得而毛鄭失也鄭以載爲識初有知識是

沖年矣殊鑿　使不挾四方韓詩外傳作俠　大任有身列
女傳曰大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卒為周宗君
子謂太姒為胎教詩含神霧太任夢長人感己生文王（御覽八十
一）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呂覽以上帝為紂詩人不敢斥言
如苑析上帝甚揩之類皆指君言正義明事上天之道非矣
聿懷多福鄭表記注訓懷為至箋以為思　俔天之妹韓
詩俔作磬譬也（釋文正義）及說詩余異文証　于周于京白虎通
曰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　惟師尚父白虎通引韓詩內
傳師臣者帝友臣者王臣臣者霸　亮彼武王韓詩曰亮相
也（釋文）廣疋亮相也即本韓詩　會朝清明楚詞引作會鼂爭
盟（天問注爭一作請）

緜　薛君曰瓞小瓜也（釋文文選潘岳左據縣作詩注）與傳箋同　詩含神
霧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宗均注集微揆
著若緜緜之瓜從人之初生揆其如是必將至著有天下也
（御覽六百）此同齊詩說　自土沮漆漢地理志作自杜云齊詩顏
師古注言公劉遷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先師王文簡曰
土當以齊詩作杜古字假借且杜水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
入渭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沮當為徂徂往也與自郊
徂宮自堂徂基同一句法　列女傳太姜者太王之妃有台
氏之女也賢而有色太王之事必諮謀焉詩云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藝文十五）新序（雜事篇）作相宇胥相也　度之薨薨韓詩度

填也段氏玉裁曰度毛公訓居鄭云投韓云填三者同意
皐門有閌韓詩閌盛貌（釋文）玉篇引同詩正義引鄭注君奭詩
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免命
按此鄭所引蓋韓詩傳也（尚書大傳作四鄰）
棫樸　董仲舒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
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先郊而後伐（春秋繁露四祭篇）　述緣其
章劉向說先言文質美也（修文篇）　韓詩外傳五引疊疊我王
作文王此詩小序集傳皆屬文王陸奎勳以六師及之疑為
武王又謂是成王觀外傳我王作文王詩有明文古義為不
可易矣
旱麓　清酒既載薛君章句載設也（文選潘岳西征賦注）　騂牡既備
白虎通言文王之牲用騂周尚赤也　施于條枚韓詩內傳
作延呂覽新序後漢書黃琬傳注並同則韓魯同也箋施猶
延也延蔓于木之枝本陳氏奐曰木而茂盛則當作延矣韓
詩是也　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說苑韓褐子濟于河津舟人
告用事于河韓子不聽曰吾不為人之惡我而改吾志我將
死而改吾義詩云凱弟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于人
乎（修文篇）此以不回屬之鬼神殆魯說也（鄭表記注以君子求福係德不為回邪之
行更以為不違先祖之道與說先合）
思齊　列女傳太姒號曰文母思媚太姜旦夕勤勞以盡婦
道文王理外太姒理內生十子也　刑于寡妻韓詩刑正也
（釋文）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趙岐孟子注御享也享天下國

家之福徐氏璈曰趙氏訓兄弟謂后夫人之娣姊此三家說
也　非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說苑太學之教也　古之人無
斁韓詩作無擇詩攷氏云董鄭箋以斁為擇謂口無擇言身無擇
行擇卽斁之借字鄭从韓也
皇矣　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匡衡曰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
之都為居也漢書郊祀志陳氏長發曰衡治齊詩以首二章為美
文王與箋同後儒以為太王非也　韓詩其菑其翳及草
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釋文毛以菑翳為立死木本之名凡韓
主脩治道塗古壹因同聲　啟之辟之辟君章句曰辟除也
文選上林賦注一切經音義　貊其德音韓詩作莫其德音莫定也　比
于文王劉炫文記正義言可以比于上代文德之王則不以
為文王亦古義也　韓詩無然畔援無然歆羨畔援武強也
釋文羨願也文選登天台山賦注漢書作畔換孟康注畔反也換易也願
師古注畔換強恣之貌　誕先登于岸薛君章句誕信也文選
陸雲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注　侵阮徂共張融曰魯詩義阮徂共皆國名
正義荀子文王誅四國楊倞注密也阮也共也崇也仲尼篇不以
徂為國以遏徂旅孟子作徂莒趙岐曰言文王赫然斯怒于
是整其師旅以遏伐莒者韓非子文王克莒者為國名是丘
國矣說詳余異文証　無矢我陵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
丘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
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
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後漢書本傳　予懷明德二句鄭

中庸注訓懷為歸言我歸有明德以其大不聲為嚴厲之色
以威我也與箋小異　韓詩與爾臨衝衝車也隆臨一聲之
轉臨衝閑閑臨衝弟弟廣大閑閑勃勃盛也弟弟或作勃勃與毛殊
蓋本三家　崇墉仡仡韓詩仡仡搖也釋文
靈臺　詩汜歷樞靈臺候天意也經營靈臺天下附也御覽五百
此齊詩所出　說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
所以為靈者積仁者神靈者天地之本萬物之宜也　王在
靈囿穀梁傳注引魯詩傳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范甯曰
何休徐邈皆謂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方七里子男五
里與魯詩傳別　王在靈沼薛章句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
及魚鼈文選顏延之讌曲水詩注　於樂辟雍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
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雍者
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
七里之內立明堂其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
清白虎通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
天下之儀則此三家古義相同　矇瞍奏公韓詩無珠子曰
瞍眸子具而無見曰瞍文選陸機連珠注
下武　三家本作大武　應侯順德路史國名紀曰應韓詩
云侯對晉會圖汝之魯山有應城傳應訓當不以為國名
文王有聲　說文欥求皃予欥皇詞說詳異文証　文王烝
哉韓詩烝美也徧考書傳林烝無訓君者爾雅林烝訓君君
績與羣同先師王尚書說蓋謂羣庶廣大烝美也用韓詩

築城伊淢韓詩作洫深也　禮器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氏
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之改作者非以欲行己之
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勤訓來為勤與注禮異王
氏伯厚曰此韓詩也　王公伊濯韓詩濯美也釋文傳訓大釋
詁文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劉向說苑聖王修禮
文設庠序陳鍾鼓天子辟雍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云鎬
京辟雍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秦氏蕙田以天子國中立五學
而辟雍居中其東西南北則為教國子之地故武王臨雍而
四學之咸來觀禮非泛指四方之人　豐水有芑表記注芑
枸檵也與傳箋不同

生民　史記三代世表褚少孫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而道
后稷之始也少孫王式弟子為魯詩者　時維姜嫄韓詩章
句姜嫄原字史記注引韓詩說曰三王各正其郊禮記正義此為郊祭
而以后稷配之因追美其初之詩蓋王化之本生民之由也
　后稷肇祀郊云肇郊之神位正義曰宜作兆小宗伯兆五
帝于四郊是也表記集韻並引作兆　列女傳姜嫄行見巨
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
求無子終有子是弗當作祓依鄭注　蓋魯詩說韓詩說聖人皆
無父感天而生正義　履帝武敏尒疋釋訓作敏云姜嫄履天帝
之跡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　拂厥豐草韓詩拂弗也釋文

行葦　列女傳晉弓工之妻曰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葭葦
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班彪北征賦慕公劉之遺德及行
葦之不傷王符潛夫論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
感德後漢寇榮傳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吳越春秋越長君
曰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漢書趙長君從杜撫習韓詩　蜀
志彭羕傳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漢魏以來並以為公劉
之詩此魯韓古義也

既醉　既醉以酒二句鄭坊記注以為饗燕非媟為酒有亦
以觀威儀成德美與箋異　說文俶善也一曰始也郝氏懿
行曰尒疋淑善也淑者俶之假借釋俶為善與傳箋異三家
舊說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鄭氏禮記注攸所也言朋友
以禮義相攝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此亦與箋異亦先用
韓說也　釐爾女士列女傳作士女

鳧鷖　易林大有之離鳧鷖游涇君子以寧履德不愆福祿
來成何氏楷曰釋祭尒疋夏曰復胙此云復德其即復胙之
義乎徐氏璈曰詩首章在涇後章沙渚潨亹皆承涇言之涇
水源于邠邠之境而易林于繹祭舉夏氏之名則非太王以
後詩矣揚雄以泂酌為公劉之詩鳧鷖殆亦公劉時繹祭之
作與戴氏震曰涇為邠地以公劉國邠故即所見入咏孔氏
廣森曰鳧鷖既醉並言公尸公尸者先公之尸生民美后稷鳧
鷖美公劉蓋亦近之　鳧鷖在亹韓詩亹水流進貌文選吳都賦注

假樂　王充論衡曰美周道之德也漢郊祀志杜鄴曰詩云
率由舊章舊章先王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
按序以為嘉成王杜王之說蓋出魯韓詩　中庸嘉樂君子

憲憲令德釋文嘉善也憲憲興盛之貌詩本与此不同中庸
疏云嘉嘉乃齊魯韓異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中庸右作
佑注以為天乃保安佑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与毛異
子孫千億王充曰豈王能順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于千
億增之也詩人頌美增益其實初學記亦言豈王　威儀抑抑說苑
謂禮樂也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
篤公劉　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閒復修后稷之業
務耕種行地利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
民賴其慶百姓懷思多徙而往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
人歌樂思其德據此詩作周召之前召康公特舉此告成王
耳　芮鞫之即顏師古曰韓詩作芮阸讀与鞫同周禮職方
注作汭阸以汭為水名阸以芮為水內鞫為水外
泂酌　揚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
執其經按行葦泂酌並詠公劉三家說也雄為魯詩　豈弟君子
呂覽曰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之父
母此与毛異亦魯說說苑列女傳正作愷悌
民勞　無縱詭隨傳說人之善隨人之惡後漢陳忠傳輕者
重之端小者大之源廣足說隨小惡詩云無縱詭隨所以禁本絕末
鉤深之意李賢傳言說班妥隨之人不可縱宜即罪之此並
与毛鄭異三家遺說也
板　蔡邕傳刺周王變祖法度使下民盡病也鄭禮記注此
君使民戒之詩序于刺厲皆不指其事魯韓勝矣　下民卒
癉韓詩外傳作瘅　民之洽矣列女傳作協辭之懌矣說苑
及釋文作繹　先民有言鄭禮記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芻
蕘謂下民之事也此初用韓說後改上古之民　老夫灌灌
小子蹻蹻新序言老夫欲盡其謀少者驕而不受也　不可
救藥說苑死者不可藥而生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正詩云云
甚之之詞也　曾莫惠我師說苑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
也　牖民孔易樂記韓詩外傳作誘民　介人維藩大師維
垣顏師古漢書注以善為藩蕃謂封周公康叔于魯衛也大
師為墻垣謂封太公于齊也荀子以介人為介甲之士大師為人衆与毛不同　是以
介為善即本毛詩与荀子亦合太師師尚父也班固諸侯王
年表四句皆主封建之事
蕩　厲王暴虐任有括克之臣下民怨咨流言曰興此詩極
言其無道皆有所指詩人痛哭流涕時矣　其命多辟說苑
言不公也若王公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韓詩外傳言怠于宦
成病加于小愈禍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
始詩云云　流言以對列女傳言不善之自內出也韓詩外
傳引不明爾德以無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倍無卿言文王
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漢書五行志作
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臧氏琳曰二
句分說善惡較毛鄭為勝　天不湎爾以酒韓詩曰夫飲酒
之禮不脫屨而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
不能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

洒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洏初學記二十六文選
魏都賦注引薛章句謂之沈作謂之流閉門不出作不出客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說苑辣諫辯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
君好好（闇）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
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
也詩云云此之謂也　本實先撥韓詩外傳根淺則枝葉短
本絕則枝葉枯詩云云言福禍自己出也　殷鑒不遠韓詩
外傳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前車覆不戒
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
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于夏周可以鑒于殷也
抑　韓詩翼要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
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此與序同按日誦是詩則是詩
之作久矣史記衛世家武公以宣王二十六年即位則厲王
之世武公時為諸侯庶子不應作詩風刺幽王時始入為卿
衛世家武公將兵佐周平戎有功平王命為公詩言用逖蠻
方即指平戎事又詩言覺則既作卿士可知當在平王時也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春秋繁露郊祭篇　覺者著也王者有明
著之德行則四方莫不風化此魯家說也緇衣作梏注大也
直也箋止訓大毛訓為直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匡衡曰欽
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
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則物遵其儀故形為
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

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曰云云漢書本傳　無
易由言無曰苟矣韓詩外傳無類之說不贊之辭君子慎之
詩云云　無言不讎表記注讎猶答也箋異　聿喪厥德釋
文釋韓詩作厥國蓋指驪山之禍　取譬不遠列女傳作辟
桑柔　史記厲王三十年好利說榮夷公芮良夫諫而不聽
國人謗王王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　維此惠君
祭統注惠為施惠義以惠為順　征以中垢韓詩外傳征作
往此形相似而誤　韓詩外傳云禍生于無為而患生于多
欲夫土地之產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
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亡其位也
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誦言則退漢賈山傳作譖言
雲漢　何氏楷世本古義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立共伯
為天子遂即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會汾王崩卜于太陽兆
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于宗此詩作于宣王
初年六月以前也董仲舒曰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
其詩云云此魯詩也　倬彼雲漢韓詩作菿菿倬古通薛章
句宣王遭亂仰天也文選注北堂書鈔一百五十　皆與序合　蘊隆蟲蟲
韓詩作鬱隆烱烱釋文說詳異文証　耗斁下土韓詩耗惡也
釋文後漢書章德竇皇后傳注　滌滌山川韓詩傳湯時大旱使人禱於山
川何休公羊解詁　我心憚暑韓詩憚苦也釋文　胡寧瘨我以旱
韓詩瘨重也釋文　瞻卬昊天韓詩為人翩翩卬天告愬文選任昉
勸進今上牋注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

崧高　王符潛夫論篇三式　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
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言申伯山甫文德致昇平而
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此達下燕民言之申伯封謝山甫封
齊而尹吉甫作詩美之即此封頌二篇也与續序建周親侯
合　竹書紀年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　程高禮孔子閒居
作崧高白帖同按漢書郊祀志封崧高師古曰古崧字是武帝
封嵩岳時亦未有嵩字嵩是後人所易。故說文不收新附引
韋注古通崇字則是詩本作崇亦足釋山文亦本是山大而
高曰崇敬毛傳引之新附嵩下曰以高亦从山今作崧俗字
也　鄭氏禮記孔子閒居注引韓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四卅
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
周之幹臣正義曰按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闕氏若璩曰
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就封于齊注云韓詩康成其出此
乎而箋以甫為甫侯乃穆王時臣非申伯遠矣何詩人連類
及之自當以韓詩為正後漢書五七十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
臣也詩云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又五九十張衡應閒曰申伯樊
仲實幹周邦注申伯申國之伯樊仲仲山甫也為樊侯並周
宣王之卿士詩云惟申及甫惟周之翰注曰翰幹也皆本韓
詩　王纘之事韓詩作踐任也釋文箋纘繼也言王使之繼其
故諸侯之事解甚迂曲不如韓作踐訓任言王任之以南國
之事禮中庸踐其位鄭云踐或為纘
烝民　韓詩外傳昔周德大衰道廢于厲申伯仲山甫輔相

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
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内翕然嚮風故百姓勃
然咏宣之王德漢董仲舒傳周道衰于幽厲至于宣王思先
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
而作上天祐之而生賢助後世稱頌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
行善之所致也此魯說也　古訓是式列女傳作故訓　仲
山甫徂齊韓詩曰封于齊見杜欽傳注仲山甫異姓之臣無
親於宣就封于齊鄭長曰詩言仲山甫徂齊者言銜命往治
齊城郭也韓詩以為封于齊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以阿
附權貴求容媚也顏師古曰韓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証
是其義非謬而与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
韋杜氏追叙韓詩也漢孟郁修堯廟碑亦用仲山甫封齊之
事此義之最古者至鄭注亦足釋詁齊疾也引仲山甫徂齊
並不為地名不知何家說也
韓奕　薛君章句奕奕盛貌文選注　有倬其道韓詩倬明也
釋文廣雅晫明也亦本韓詩　韓侯受命韓詩內傳諸侯世子
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
世不絕白虎通　幹不庭方薛章句幹正也文選西京賦注　王錫韓
侯韓詩諸侯有命天子錫之易林大夫祈父無地不涉為吾
相土莫如韓樂可以居止長安富有徐氏璈曰易林兩引皆
以祈父為蹶父蓋即宣王時之蹶惟司馬司馬掌征伐故曰
孔武毛傳蹶父卿士也姞蹶父姓也正義蹶氏父字不書闕

王則非諸侯春秋地名考惟南燕之君入為卿士皆無確據
江漢　後漢伏湛傳注言甫美宣王也湛治齊詩与序合
式辟四方韓詩辟除也一切經音義　肇敏戎公韓詩肇長也釋文
召公維翰白虎通召公文王子也　釐爾圭瓚四句韓詩外
傳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
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圭瓚九錫秬鬯
白虎通天子鬯諸侯薰王制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故釐爾
圭瓚必秉秬鬯　自召祖命韓詩外傳引內傳予小子使爾
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常武　晉書庾旉曰宣王命召穆公征淮夷之詩与序合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班固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古者
人君爵有德必于太祖詩云云　後漢馮緄傳引數穀淮濆
韓詩數大也穀迫也　緜緜翼翼韓詩作民民親也釋文
瞻卬　懿厥哲婦見文選神女賦注引韓詩　婦無公事休
其蠶織列女傳言婦人以織績為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說
見經詁　寔自今矣列女傳作全矣列女傳又引無忝爾祖
式救爾訛
召旻　我居圉卒荒韓詩圉作御外傳八說見異文證　莫不
潰茂韓詩外傳如歲之旱天淨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
不興起之者詩云云箋云潰書作棗　不云自頻列女傳作自濱

三家詩遺說卷八

嘉興馮登府

頌說

韓詩外傳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班固曰成康沒而頌聲寢程大昌曰周頌三十一篇其不言祭祀者八皆作之于廟故頌有頌之體小雅若楚茨大田天保大雅若既醉鳧鷖假樂皆有祭祀頌禱之詞而其體則雅也至若高奚氏言甫自言封頌二篇而列于雅殆亦雅之近乎頌者也奚邑為魯詩于頌三十一全載獨斷与毛序無異宣頌序四家相同耶豐年載芟良耜三篇別為邠頌其餘分東西周次第之

周頌表

清廟之什十篇
清廟周公攝祭于洛邑　維天之命上同　維清上同　我將周公斯祀祭
昊天成王郊祭于洛邑　雝成王禘祭　烈文成王即諸侯助祭　時邁成王巡守祭于
岳所非夏　執競召公頌武王即業通　思文以后稷配天即渠

有客之什十篇
有客微子來朝助祭　振鷺二王之後來朝助祭　天作成王祀先公于岐　噫嘻成王春夏
邦救　潛薦鮪于廟　小毖成王善孝　絲衣祭靈星
載見成王朝諸侯于廟　閔予小子上同　訪落上同

臣工之什八篇

臣工（成王率臣進戒于廟） 敬之（同上） 有瞽（成王制樂和成） 武（大武一成）
酌（文武五成） 桓（大武三成） 賚（大武四成） 般（大武六成）

邠頌三篇

豐年 載芟 良耜

清廟 漢書韋元成傳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元成習魯詩） 杜欽上周相公書周公居攝祀文武于清廟作此以美文武之德（文粹）此三家之說与序祀文異戴氏震曰據洛誥此為成王七年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 韓詩見神所居曰廟（一切經音義） 薛章句於歎詞（文選陸機詩注）貢遠曰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左傳注） 漢書劉向傳周文開基西郊襍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肅雝顯相云云是魯詩亦專指祀文鄭氏書傳注以肅雝指助祭諸侯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肅雝屬周公顯相屬諸侯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大傳射作斁注謂文王之德豈不顯明承成先人之業与箋不同

維天之命 獨斷言太平於文王所歌也此魯詩序与毛合

維清 董仲舒春秋繁露武王受命作宮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舞纘文以配天（繁露） 班固白虎通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此魯詩以為象樂並与毛同

烈文 班固曰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于京師受法度也（白虎通） 詩正義服虔曰烈文武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此与毛序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不同蓋三家說

無封靡于爾邦韓詩靡共也（注引）子薛章句靡好也（文賦注） 維王其崇之班固白虎通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此与毛義殊崇當為夏夷蓋崇之崇

天作 獨斷祀先王先公之所歌也与序同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後漢書郗炎傳注） 箋云後之往者此解彼徂矣句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此解岐有夷之行句与韓詩說苑句讀同 子孫保之說苑作子孫其保之（君道）

昊天有成命 劉向曰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五經通義） 穆天子傳作闕天祭公飲天子酒乃歌此詩郭注祭公以此規諫也 夙夜基命宥密賈誼新書作者諡引叔向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文有大德而功未就武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按此以昊天屬成王与毛鄭不同此詩作于成王之初不應稱謚成王者勤成王業不敢荒安鄭箋亦然 鄭氏禮記孔子閒居注基謀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与箋略殊亦与周語合

我將 獨斷祀文王于明堂之所歌也韓詩說（大戴禮注八）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趙岐孟子注言成王尚畏天之威于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文選東京賦注）

時邁 韓詩美成王也（後漢書注） 鄭氏鄉射禮注引呂叔玉時

過肆夏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大于王位也　韓傳外傳引
濤言振之莫不震疊薛章句濤詞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
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
應其政教後漢書李固傳注　此並與傳箋異　懷柔百神韓詩天子
奉玉升柴三禮義宗　嚴氏可均曰漢儒皆以時邁爲封禪之詩及
河喬嶽劉向曰太山五岳之長故獨封太山告太平于天報
神功也北堂書鈔九十一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韓詩外傳曰王者
之論德也不尊無德不官無功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
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
然皆知夫爲善于而取賞于朝也

執競　呂叔玉曰執競繁過也繁多過止也言福祿止于周
之多也故曰降福穰穰周禮注　韓詩執服也鄭志釋文北堂書鈔

思文　呂叔玉曰思文渠也渠大也言后稷配天之道之大
也周禮注　立我烝民韋昭周語注稷播百穀立我衆民之道
杜預左傳成六年注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其中正箋讀立
爲粒未知何本　貽我來牟韓詩外傳作嘉麰薛章句麰大
麥也文選班固典引注　盧氏同書詩作貽我釐麰漢書劉向傳詳麰異文証
晉書王薈傳以私米作饘粥以貽餓者注貽音嗣本作飤通
作飼貽我釐麰正与立我烝民意相貫又公足甚大麥宜爲
飯又可爲酢其棄可爲飴此本晉詩而推言之也說文作來
麰按麰麰同字牟借字也牟之訓麥無易來當以行來之來
以來爲小麥蓋本牟爲大麥而傳會之說始于張揖釋文來
之非古也又按琛莙錄一麥二稃周之瑞麥陳氏壽祺謂与
魯韓異當是齊詩箋赤烏以牟麥俱來本太誓文說文周所
受瑞麥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我師阮儀真謂一
來當作一朿一朿二縫即一穗兩岐也　無此疆爾介薛章
句介界也文選魏都賦注　釋文介音界大也与箋同

臣工　獨斷諸侯助祭于廟之所歌也与序合

噫嘻　楊士勛穀梁疏雩祀之設本爲求雨求雨之意指爲
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与序合薛章句穀非
一類故言百也　鹽鐵論十四浚發爾私上諫下也遂及我私
先公職也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此魯說与毛
合

振鷺　薛章句鷺絜白之鳥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
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後漢書張遷傳注　方慤曰記言徹以振羽
即此詩　後漢曹貽傳注引在此無惡在彼無射廣氏同来
絲初以爲韓詩

豐年　獨斷烝嘗秋冬之所歌也　高偉及抄韓詩陳氏曰
射釋文義勝毛若射仍作斁解豈不大誤乎言陳啟源如此之
多況斷乎極言年歲之豐此与良耜載芟皆祈頌也

有瞽　獨斷曰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

潛　獨斷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　韓詩作涔薛章
句涔魚池也文選長笛賦注　說見異文証及經詁

雝　馬融論語注天子祭于宗廟歌雍以徹祭鄭康成同蓋

魯詩也漢書劉向傳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內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祀其先祖其詩云有來雝雝云云言四方皆以和來也包咸論語注辟謂諸侯公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色亦治魯詩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劉向曰婦人以隨從為義夫貴于朝婦貴于室故得蒙夫之謚通典一百四

有客　白虎通此微子朝周也與序合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與爾雅異爾雅蓋三家所本

武　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史記吳世家注　耆定爾功韓詩耆惡也釋文徐氏璈曰廣雅諸惡也當即耆字上帝耆之帝惡是商故與周也耆定爾功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也讀當為三家字與韓同義爾功風俗通作武功

閔予小子　史記樂書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　匡衡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其詩閔予小子云云漢書本傳　獨斷曰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于廟之所歌也此皆魯說與序合　惸惸在疚韓詩凡人喪曰疚文選寡婦賦注齊詩作煢煢在疚匡衡曰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漢書本傳　陟降庭止齊詩作廷止匡衡曰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顏師古注成王常念文武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此與毛訓廷為直異蓋齊詩說

敬之　獨斷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　佛時仔肩韓詩外傳作弗時仔肩說詳異文證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韓詩外傳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　示我顯德行董仲舒曰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春秋繁露此說先王言勝傳箋多矣

小毖　獨斷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　予其懲而韓詩懲苦也釋文　自求辛螫韓詩作辛赦赦事也釋文　余又集于蓼易林觀之蓋去辛就蓼毒愈酷甚徐氏璈曰韓詩訓赦為事謂既求辛苦之事復遭多難而就蓼毒故曰又此就同集韓家作就也又焦氏以鴟鴞為桃雀即此詩桃蟲然則詩之作在管蔡發難武庚不靖之後矣傳以桃蟲為鷦箋或曰鴞當本三家　拚飛維鳥韓作翻飛御覽九百廿三薛章句翻飛貌文選謝瞻張子房詩注

載芟　此春祈之詩噫嘻夏良耜秋豐年冬四時祀社稷吹詩以迎神籥師所謂豳頌是也宜以次易　驛驛其達韓作繹繹盛貌文選甘泉賦注驛驛本通見異文證　綿綿其麃韓作民民眾貌釋文　有椒其馨張表碑膠東令王君碑並作有馥其馨此三家遺文釋文云椒沈作俶段氏玉裁曰作俶為是說詳經詁

良耜　獨斷秋報社稷之所歌也　積之栗栗說文作秩之

秩秩說文于積字下引詩同毛此為三家字廣雅稍積也春
秋戰于鉞公羊作秩亦作栗是秩栗古同　百笙盈止韓詩
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北堂書鈔二十七
緣衣　高子曰祭靈星之尸也朱氏彝尊曰子夏授詩于高
行子敍序有高子之言此毛詩之淵故引之即孟子之高叟
也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劉向說苑曰言以內及外以小及
大也韓詩外傳作自羊來牛　鼐鼎及鼒魯詩說七說文鼐小
鼎說文鼐鼎之絕大鼒鼎之圜掩上者与魯詩不同　不吳
不敖史記武帝紀作不虞不驁封禪書作不吳不驁此魯詩
吳虞敖驁通字釋文作不吳不傲
酌　左傳荀子作汋儀禮燕禮禮記內則漢書禮樂志作勺
春秋繁露作汋董仲舒曰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
洽和百王同之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漢書本傳班
固曰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漢書禮樂志　又曰言周公輔成
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白虎通　此並魯說也韓詩外傳仁
義康勇四行在乎民居則恍愉怒則勝敵暮其所以養而治
道具詩云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者之至于晦也与毛
鄭不同　賁惟爾公允師嚴氏可均曰獨斷及毛鄭皆讀賁
維爾公句敵云章九句則四家同也允師二字句
桓　獨斷曰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
般　司馬遷曰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
殷二年天下未定而崩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

之矣史記封禪書　班固曰周太平封泰山也白虎通封禪篇　墮山喬嶽
班固曰言望祭山川而百神來歸也徐氏璈曰固以高山屬
太山其墮山為嶽凡望祭之山也　於繹思釋文云今毛詩
有此者衍文崔靈恩集注本有臧氏琳云釋文正義皆言毛
詩一本有此三字

魯頌說

駉篇序以為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是專指駉也
正義引王肅曰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
克作頌本毛序而混言之殊未明晰孔疏曰漢世文人班固
王延壽等言魯頌是奚斯所作按奚斯作說本韓魯而漢魏
諸儒及金石文俱同是說史克作頌毛王外無所徵論者以
奚斯僅作閟宮餘三篇為克史作是未深究小序而為兩岐
之說不若韓魯為得其也毛傳以奚斯作廟非作詩其說固
誤而以閟宮為姜嫄廟新廟為閟公廟閟無容頌鄭遂盡屬
之姜嫄謂閟公新之耳又或以為后稷廟不知此詩為僖公
修祖廟詩因追頌列祖而末章歸美于僖毛序謂專頌僖亦
非也今按首章頌姜嫄后稷也二章頌太王文武也三章四
章言僖公承祀于周公伯禽而追頌之也毛傳白牡周公牲騂剛魯公牲孟子
而引魯頌戎狄是月二句為周公事　五章乃頌僖公故稱魯侯伯禽稱魯公　新廟
奕蔡邕獨斷作寢廟奕奕是統群公之廟安得謂自奚斯始
作乎按奚斯見于莊閔之末僖公之初頌言淮夷來同淮夷
來從皆虛美之詞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頌魯公者不同今

奚斯亦非追美之詞若丈克始見于文公十八年上去僖公初八十餘年故為追頌之詞皆與情事不合也西都賦注後漢曹褒傳注引薛君曰是詩公子奚斯作也參貴鳳碑慕奚斯之追述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曹全碑慕奚斯考父之美揚襄碑頌有清廟故慕奚斯之追述張遷碑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劉寬碑故吏壽感殷魯述德之頌度尚碑于是故文感清廟之頌歎斯文之詩樂規相承並以為奚斯作頌奚斯所作孔曼之頌與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作誦其風肆好句法同詩之長篇美追于此故云是也

商頌說

商即宋也東京賦注引韓詩以為去奢即儉美襄公司馬遷宋世家曰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此魯韓家說蓋孔子刪書以費誓秦誓終之刪詩以魯頌商頌終之魯是宗國商則溯所自出吾觀殷禮有宋存焉此義甚正若為商代之詩天子之詩反居列國之後順乎不順乎樂記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鄭注商宋詩也左哀公九年不利子商二十四年傳孝惠娶于商杜注商宋也知商之所宋矣續序謂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鄭語亦謂校商頌十二篇是頌作于前考父始得而校之而亡其七也不知薛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宋頌十二篇法言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甫矣皆謂正考父作頌要之頌為宋人所作猶魯頌為魯人作也美襄公而追美元王中宗成湯馬遷之說明甚猶魯頌僖公追美伯禽周公其揆一也班為正考父或作或得則未可定世次亦不盡足據耳古人尚質如召公祭公尸氏之類往往祖孫同傳考父宋之世祿至襄公時猶不失其職史公必非無據鐘鼎之銘文王之鼎皆出考父何獨至作頌而疑之

那　呂覽湯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修六列九招詩疏即以此詩為美湯作濩樂或以謂宋襄公作踏鍾之樂韓詩聞其宮聲使人溫厚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情志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通志

烈祖　魯詩說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正義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史記三王世表褚少孫引詩傳曰湯之先為契契母與姊浴于元邱有燕銜卵墮之契母誤吞之即生契詩人美而頌之按諸師王式為魯詩所引詩傳也　大禧是承韓詩大禧大祭也釋文

長發　顏師古禮樂志注商殷之始祖元王亦殷之先祖衣黑帝之後故曰元王毛鄭以元王即契此志既言契又言元王知非一人矣此魯家說也正義商人禘嚳而郊冥此詩鄭天嘗以冥配而不及冥者馬昭謂宋為殷後郊祭天以配契不言冥者冥于先王宗無國丘之禮也此亦主韓詩之說正義非之誤之　元王桓發韓詩發明也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班固曰言湯有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與毛義殊　率履不越韓詩外傳說堯舜聖之傳並作率禮履禮通三家同也　至于湯齊韓詩外傳作躋鄭

康成禮記注躋讀為躋升也湯升為君此本韓說外傳引湯降不遲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韋昭晉語注躋升也言湯之尊賢下士甚疾故其聖敬之道日升聞于天与鄭箋同　為下國綴旒禮記郊特牲注引作畷鄭正義曰三家詩郊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所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韓詩外傳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詩云云中庸和通言當之為貴也　受小共大共受小球大球廣雅拱抹法也先師王尚書謂即珙球異文字皆从手此承上帝命式九圍言之其訓殆本三家按毛傳共亦訓法大戴禮作拱衛將軍文子篇盧闕本仍作共淮南子作珙本經訓注　武王載旆韓詩外傳作載發荀子同說文坺作說見仝異文証　芑有三蘖韓詩蘖絕也釋文漢書敘傳注作三枿　韋顧既伐苓芑曰韋豕韋顧己姓國皆夏諸侯湯誅之班固引注典古今人表作韋鼓

殷武　匡衡曰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漢書本傳齊氏呂南曰殷武頌成湯蓋齊詩之說序祀高宗　撻彼殷武韓詩撻達也釋文　奮伐荊楚韓嬰詩叙曰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閒箋云楚不修諸侯之職此蓋指僖四年公會宗公伐楚之事亦本韓詩也楚入春秋至僖二年始偁楚若高宗時無荊楚之名嚴氏粲亦主是說　幼子禍適韓詩適數也釋文　商邑翼翼韓詩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翼翼然盛也後漢書樊準傳並注匡衡傳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漢元帝紀晉書武十三王傳魏書甄琛傳白帖九兩引並同今匡衡傳作四方是極後人本毛而改漢元帝紀載衡疏引詩尚作是則為傳所本也　松柏丸丸韓詩章句曰取松與柏文選長笛賦注宋氏綿初曰長笛賦丸梃雕琢刻鏤攢簪五臣注丸折梃擘也善注曰韓詩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　旅楹有閑薛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文選魏都賦注

齊詩說

臻園言詩多出讖緯故盛於東平至魏先亡其言四始五際六情之說當以詩緯徵之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五際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神一作在天門出入聽候卯天保也酉祁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此緯說也太平御覽引春秋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眾均注六情即六義也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應邵漢書注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釋五際考之齊詩皆不然按翼奉傳齊詩其本傳言六情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二陰並陰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注上方北與東也下方南與西也辰未屬陰

戌丑屬陽萬物各以類應此六情之說也又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晉灼注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此五性之說也又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注引齊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孔氏正義引春秋演孔圖以釋五際云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陳氏恭甫謂齊詩五際並數戌而正義不及亦非据郎顗傳注戌亥皆為天門亥為革命當一際戌則出入聽候宜以戌當一際然亥當兩際戌居四際之間不應當一際陳說非是此五際之說也至四始之義序以國風小雅大雅頌當之謂王道興衰之所由李賢注郎顗傳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詩之首當之至詩緯以亥謂水始寅木始巳火始申金始又配以大明四牡嘉魚鴻鴈諸篇孔氏廣森曰始際之義生于律大明在亥者應鍾為均也四牡則太蔟為均也天保則夾鍾為均也嘉魚則仲呂為均采芑則蕤賓為均鴻鴈則夷則為均祈父則南呂為均也古者作樂三篇為一終漢初古樂未湮故說始際者以與三朞之說相配如文王在亥孟大明在亥仲緜為亥季其始皆舉中篇者猶三朞之先仲次季而後孟也故鹿鳴四牡皇華同為寅宮舉四牡以表之魚麗嘉魚南山有臺同為巳宮舉嘉魚以表之卯不言伐木而言天保或三家詩次不盡同毛也以次推之采薇之三正合辰位推采芑為午似蓼蕭之三彼倒在六月采芑車攻之後而為未也吉日鴻雁庭燎乃申也祈父非酉之仲又篇次之異矣又戌子丑為何篇不可推矣魏氏源曰齊詩緯四始五際篇次求之彼以伐木天保常棣為卯宮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為巳宮六月采芑車攻為午宮吉日鴻雁庭燎為申宮然則倒以毛詩篇次巳午之際當為蓼蕭之三午申之閒反缺未宮一位按章以求如齊詩蓼蕭之篇當先魚麗而為辰采薇之篇當後采芑而為未明矣孔氏反謂蓼蕭之三當倒在六月采芑為未宮試思以蓼蕭之詩置宣王詩中與以玁狁南仲之詩置此者孰類乎孰不類乎况南仲北伐南征者在吉甫方叔之後今以采薇出車次六月采芑之後指事次第昭然相承既合齊詩樂章亦補宣王詩之失矣

又按春秋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絕于申宋均注申申公也按申公傳魯詩與齊詩無涉采薇正義引汎歷樞云陽生酉仲陰生戌仲絕于申者謂五際之道陽氣至申而絕至酉始生也此皆陰陽術數與京房孟喜諸家相表裏東漢競尚圖緯之學而匡衡伏湛蕭望之輩皆据師說以明災異其含神霧汎歷樞推度災諸緯疑皆轅固之徒所託要不若韓魯

之得正具同緯說先亡也宜矣

魏氏齊詩表

子又二宮缺

鹿鳴　孟　魚麗　孟　吉日　孟

四牡　寅仲木始太簇　嘉魚　巳仲火始仲呂　鴻雁　申仲金始夷則

皇華　季　南山有臺　季　庭燎　季

以上寅卯辰巳皆文武詩

伐木　孟　六月　孟　沔水　孟

天保　卯仲夾鍾　采芑　午仲蕤賓　祈父　酉仲南呂

常棣　季　采薇　季毛爲文王班固爲懿王　鶴鳴　季

以上午未申酉皆宣王詩

蓼蕭　孟　出車　孟毛爲文王馬融爲宣王

湛露　辰仲姑洗　杕杜　未仲林鍾杜覽以爲刺詩

彤弓　季　車攻　季

戊宮缺昔取白駒黃鳥斯干三詩後全刺幽之詩而取大雅文王三詩

文王　孟

大明　亥仲水始應鍾

緜　季

毛詩表與齊詩分次不同

鹿鳴　魚麗　車攻

四牡　嘉魚　吉日

皇華　南山　鴻雁

常棣　蓼蕭　庭燎

伐木　湛露　沔水

天保　彤弓　鶴鳴

采薇　菁莪　祈父

出車　六月

杕杜　采芑

又按鹿鳴以前尚有子丑二宮魏氏源謂疑取關雎鵲巢而始酉後亥前尚有戌宮疑取祈父以後宣王三詩惟不取刺幽王者故越小雅而文王大明緜也菁莪一詩獨缺于末伏虔所述韓詩正雅次第亦同蓋亡其族類故無述奏之篇而齊詩亦不列於始際與緯書起西漢尚見三家原本取以証古詩篇第固確也

壬寅人日李富孫校過時年七十有九爲之注然擇淨亦不負故人病時所屬也并識

元黓攝提格小春月受業門人史詮百頓首恭謄

三家詩遺說補

齊詩　　嘉興馮登府

沈括夢溪筆談云凡氣始于東方而右行四時始于木故以四牡鹿鳴皇華為寅宮此木之始也太蔟為均以伐木天保常棣為卯宮木之中也夾鍾為均以蓼蕭湛露彤弓為辰宮木之終也姑洗為均木右行傳于火以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為巳宮此火之始也仲呂為均以六月采芑采薇為午宮火之中也蕤賓為均以出車杕杜車攻為未宮木之終也林鍾為均火傳于土土寄王于四時故無宮土傳于金凡音始于西方五音行始于金故以吉日鴻雁庭燎為申宮此金之始也夷則為均以沔水祈父鶴鳴為酉宮金之中也南呂為均戌宮缺當以白駒黃鳥斯干為戌宮金之終也無射為均金傳于水以大明文王緜為亥宮水之始也應鍾為均子丑二宮當以杕杜旱麓思齊為子宮水之中也黃鍾為均以皇矣靈臺下武為丑宮水之終也大呂為均水傳于土土備五音故無宮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故始際皆舉中篇先仲以及孟季也其說本之于陰陽宣之以五行運之以五氣用之為五音十二律氣屬順行音屬逆行天地之本然也四始之義如此

杕杜　孟　　皇矣　孟

旱麓　子仲　　靈臺　丑仲

思齊　季　　下武　季

五際之説謂卯酉午戌亥也亥為革命大明文王緜皆言商周改易之故文武受命之原卯為陰陽交際天保伐木常棣君臣交際之盛君屬陽臣屬陰也午為陽謝陰興六月采芑采薇言征伐蠻夷之事也酉為陰盛陽微陽氣至申而絕至酉而生

寅木　乾九二

鹿鳴孟春　四牡仲春　皇華季春　太蔟箕尾　雨水

卯木　坤六五

伐木孟春　天保仲春　常棣季春　夾鍾心房氐　春分

辰木　乾九三

蓼蕭孟春　湛露仲春　彤弓季春　姑洗亢角　穀雨

巳火　坤上六

魚麗孟夏　嘉魚仲夏　南山季夏　仲呂軫翼　小滿

午火　乾九四

六月孟夏　采芑仲夏　采薇季夏　蕤賓張星柳　夏至

未火　坤初六

出車孟夏　杕杜仲夏　車攻季夏　林鍾鬼井　大暑

申金　乾九五

吉日孟秋　鴻雁仲秋　庭燎季秋　夷則參觜　處暑

酉金　坤六二

沔水孟秋　祈父仲秋　鶴鳴季秋　南呂畢昴胃　秋分

2046406
21101000456162
8
Z121·5
13

戌金　乾上九
缺
亥水　坤六三
文王孟冬　大明仲冬　緜季冬
子水　乾初九
缺
丑水　坤六四
缺
按以上五行生五音音生律寅為木始春孟太蔟為宮也卯
為木中春孟夾鍾為宮也詮謹案下缺

無射　奎婁　霜降
應鍾　危壁室　冬至
黃鍾　女虛危　冬至
大呂　斗牛　大寒

鹿鳴　孟　文　魚麗　戌　吉日　宮
四牡　寅仲　文　嘉魚　巳仲　戌　鴻雁　申仲　宮
皇華　季　文　南山　戌　庭燎　宮
伐木　孟　戌　六月　宮　沔水　宮
天保　卯仲　戌　采芑　午仲　宮　祈父　酉仲　宮
常棣　季　戌　采薇　宮　鶴鳴　宮
蓼蕭　孟　武　出車　宮　白駒　宮
湛露　辰仲　武　杕杜　未仲　宮　斯干　戌仲　宮
彤弓　季　武　車攻　宮　無羊　宮
文王　文武
大明　亥仲　文武
緜　文武

旱麓　子仲　宮
思齊　戌
皇矣　文武
靈臺　丑仲　文
下武　武

我師于辛丑春杪自四明官舍奉命校錄副增草稿遷陸
主容城令秋曉旴世兄出示遺集中有幾葉在所增之
外恭謄以坿八卷之後門人史詮百頓首謹注